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善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一人皆慈
一統皆善
既往未
俱登正覺
七政明朗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九幽六道
日正覺

永樂北藏第一五七冊目錄

-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三十卷 元明本撰 (丁一—十)……………一
○妙法蓮華經玄義 二十卷 隋智顛說灌頂記 (本冊卷第一上至卷第四上 密一—七)……………六九九

進天目中峯和尚廣錄表

丁一

皇帝福蔭東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臣聞佛之生去中國十萬里其歿距今二千餘年故傳道寢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眩誕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其的傳真悟超然獨異於是者實惟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智覺禪師中峯和尚明本本承嗣高峯原妙妙嗣仰山祖欽欽嗣徑山師範範於法系上泝臨濟

義玄爲十五世之祖本距菩提達磨實二十九代之法孫也臣謹按先師明本道德行業衣被禪林孤光絕響振耀海寓仁宗皇帝嘗遣近臣賜衣錫號英宗在御渙汗繼述恩數有加及乎文皇以臣先師之所素履簡在聖心於是賜謚與碑謚曰智覺塔曰法雲今復際遇皇帝陛下聰明天從聖智日新道軼百王皇建有極崇信佛學垂護正宗遂敢輒冒天誅復有懇請蓋自達磨傳佛心宗道盛東土雖代有得法稱

師者然具大辯才大智慧於其教法扶衰拯溺建正摧邪有功佛乘者亦罕見焉惟五季永明智覺禪師延壽慨念天台慈恩賢首性相三宗互相矛盾乃集三宗知法之士更相設難而以心宗旨要折中之於是著宗鏡錄一百卷其書既行後賜入藏宋元祐間明教禪師契嵩憫世儒闢佛太甚而不知佛學陰禪王化遂著書曰輔教編二卷又念釋迦文佛至乎曹溪六祖受授而下歷代諸師譜系不明復著傳法正

宗記十二卷其書亦賜入藏今臣先師明本痛禪學之弊無如今日用救其弊以身先之其所著書因學者不能廓悟神心徹法源底每以聰明之資於古德垂示第一義諦處輒領覽為已解也於是著信心銘闢義解一卷每以講學之士不能無辯詰也於是著楞嚴徵心辯見或問一卷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因學者不信有悟門而遂溺於邪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也於是擬寒山詩一百首又著幻住

家訓一篇以發明真叅實悟之旨因學者
每每致問隨問而答久而成編曰山房夜
話一卷東語西話一卷續集二卷語錄十
卷別錄十卷於戲先師豈好辯哉蓋有不
得已者也今遂總加東錄而繫題其編曰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隨表進上恭望天慈
鑒臣先師之所以立言非徼生榮非覲後
福蓋以禪學之病沉冥膏肓有大醫王不
忍聞見於是鍼砭不切無以中其會俞湯
劑不苦無以蠲其沉痾是所謂對證之良

藥衛生之妙道其旨意如此逮與永明明
教二師之所垂訓實相表裏二師所著之
書故宋既賜之入藏與諸佛菩薩之所宣
說者並行而不悖矣伏念臣先師明本遭
值聖明恩渥周至光寵蕃錫獨其遺言未
得與永明明教之書賜入大藏以故臣夙
夜憂歎懼有墜逸伏望皇帝陛下天地之
量日月之明容臣蝼蟻之志鑒臣草芥之
誠將臣所進先師明本廣錄三十卷特賜
入藏佛學幸甚臣干冒天威下情無任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書隨表上進以聞臣僧
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元統二
年正月 日大魯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
上表

降賜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入藏院劄

皇帝聖旨裏行宣政院准宣政院咨元統
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篤連帖木兒怯薛第
二日延春閣後咸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
赤馬札兒台大夫汪家奴院使羅鍋殿中

喃忽里火里歹等有來本院官撒迪平章
不蘭美院使汪東攢古魯思院使左吉院
使燕京間院使赤哥失里院使喃哥班同
知輦真班同僉峻南叅議也先不花經歷
陳都事等奏在先好師德每撰集來的文
字奉皇帝聖旨教刊板入藏經裏有來如
今爲這中峰和尚悟明心地好師德的上
頭奉札牙篤皇帝聖旨他根底也立了碑
來如今它撰集來的文字都是禪宗裏緊
要的言語有如今依先例將這文字但有

藏經印板處教刊板入藏經教揭監丞撰
序加與普應國師名字俺行與省家文書
教與宣命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教
火者賽罕院使皇太后根底啓呵那般者
麼道懿旨了也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欽依
施行准此除外使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
行須議割付者右割付杭州路南山大普
寧寺住持准此元統二年五月印日

皇帝聖旨裏杭州路餘杭縣南山大普寧
寺住持臣僧明瑞元統二年五月二十八
日蒙朝廷差來官賞奉到行宣政院劄付
該准宣政院咨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欽奉聖旨節該中峯和尚加與普應國師
名字它撰集來的文字但有藏經印板處
教刊板入藏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欽依施
行准此除外使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
奉此除欽遵外臣僧明瑞今將奉到普應
國師夫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謹募檀

信刊為經板計三函入本寺印造毗盡大
 藏經院用廣流通以此功德恭為祝延聖
 壽無疆仰願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
 輝法輪常轉者元統三年六月日佛智妙
 應廣福大師杭州路餘杭縣南山大普寧
 寺住持臣僧明瑞謹題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序

元文林郎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

臣揭傒斯奉勅撰

元統二年正月庚寅朔十日巳亥上御明仁
 殿大普慶寺僧臣善達密的理以其師杭州
 天目山故佛慈圓照廣慧智覺禪師臣明本
 所撰述諸書總題曰天目中峰和尚廣錄三
 十卷因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沙剌班奉表以
 聞願視五代永明智覺禪師延壽所著宗鏡
 錄宋明教禪師契嵩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

記得賜入藏制曰可廿有六日乙卯中書平章政事臣撒迪等言昔諸高僧文字語言凡於其教有所裨輔皆得哀粹奏入大藏遂爲故事如本起東南以其道爲海寓倡德業純備紹隆正傳仁宗皇帝始賜號法慧復加佛

慈圓照廣慧之號英宗繼御寵賚恩數一如先朝其道臣等築不足以知之若其爲人則頗聞其略蓋其所至四衆傾嚮悉成寶坊而本未嘗一留目焉顧尋窮山僻絕洲嶼崖巢浪宿草衣木食以自絕其聲光然而德感而

心卑身遜而名隨及已示寂文宗皇帝勅辭臣製碑禮臣定謚謚曰智覺塔曰法雲恩數至矣逮陛下臨御而其徒以其著書上塵乙覽叅會際遇豈偶然哉宜賜其書一如故事編入大藏庶無負國家崇尚佛乘之意臣等謹昧死以聞制曰可其賜號普應國師仍詔臣侯斯序於書之首臣因即其書而窺之見其刊華就實因事明理而其大旨則深惟其教法隆污殊時聲實異致不能自已其言耳故言叢林栽培滋植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

而偷安利養貪慾瞋恚是皆叢林斫伐之斧斤殞穫之霜霰耳故言其教自入中國中更元魏唐宋固嘗禁止衰息而其向上諸祖身經百罹道益昌盛譬之人身視若病然而其脉則不病也今則異此識者得不爲之寒心至於推明其法必使之斷言語絕依解無授受叅則真叅悟則實悟乃始謂之傳佛心宗其間煅煉之穩密勘辯之明確無假借無回護凜凜然烈日嚴霜可畏也已至若提倡激揚則如四瀆百川千盤萬轉衝山激石鯨濬

龍變不歸於海不已也其大機大用見於文字有如此者謹按菩提達磨十一傳至臨濟義玄玄十七傳至仰山祖欽欽傳天目原妙妙傳今明本妙之居天目坐死關影不出關二十年孤冷峭絕目瞳雲漢見者慄然本給侍左右暑寒一草衣不易妙惻然屢令紉浣垢弊不顧也本雖土木骸形而其相好魁碩偉然一代天人師其侍死關晝日作務夜而禪寂剋勵嚴苦脇不沾席者十年師資之間究詰研窮洞法源底乃始親承記荊由是學

者輻湊歸之然而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也臣復考其行錄其大致固已不可彷彿其端倪若其細行則雖大山長谷之間其徒之耄老名德有卒世窮年不能踐其實之萬分一者然則本之道雖非臣所能測識然即其行以究其言則其為書上肩諸祖並行不悖陰禪皇圖光贊佛乘其於聖教豈小補哉豈小補哉謹序

重刊中峯和尚廣錄序

昔在大德延祐之間江之南有大和尚曰中峯本公居天目山發大願力具大辯才痛救末法之弊大機大用變化翕霍雷震電走如大醫王視一切衆受病已劇悉皆因其病而藥之故其所為書有曰信心銘闢義解曰楞嚴徵心辨見或問曰金剛般若略義曰別傳覺心曰擬寒山詩曰幻住家訓曰山房夜話曰東語西話曰續集曰語錄曰別錄千言萬語反覆辨說無非隨機開示俾凡叅學之士

證上乘也總名之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和尚化去其徒表請于朝願如五季永明壽禪師所著宗鏡錄宗明教嵩禪師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與內典並行朝廷允之鏤板於杭之南山大普寧寺未及廣布而數遭小劫板與寺俱燬有武弁之士曰張子華者善人也得其殘編讀之惕然有省于中曰和尚之言切實明快因事示理真對證之良藥若我之迷鈍且猶有所警誡而况圓機之士乎吳山有雲居菴亦和尚法嗣所築也

子華謀於其菴之上首智嵩慧澤二師曰吾願重刊廣錄以廣流通吾捐已橐為之倡師等皆唱其道者也幸助我募緣成之二師曰是吾志也時和尚之慈風被於人者未泯樂助者衆板林既具擇日命工以鏤刻焉逾年而功完請余為序嗚呼和尚之道大矣其見於虞文靖公集宋正獻公本所著塔銘與道行碑者備矣至於廣錄入藏揭文安公勇碩又奉勅為之序顧余何敢追繼三公之後縱一言之其於和尚之道猶指虛空而加讚歎

安能得其髣佛哉嘗試論之言禪不尚文字
其來尚矣要之第一義諦非文字亦莫能以
傳辟之涉長江大河非假舟筏之力未免望
洋而退惡能濟彼岸故凡傳宗之家必有語
錄者此也夫文字者舟筏之具也何可廢哉
下方元室全盛之日崇尚佛乘前古未有有能
續佛慧命大弘法量力尸化權普應十方而
無礙者和尚一人而已當其住世王公貴人
學士大夫以至遐陬裔域之長攀蘿緣磴躋
千仞之巔瞻其光儀聆其謦欬得悟於一棒

一喝之下固無資於文字及夫報緣已盡光
儀不可得而見矣謦欬不可得而聞矣雖欲
承其榮勸邈不可得猶幸其應世之蹟見於
文字者可以爲究竟之地不然光沈響絕未
有不舍正塗而趨邪道者此廣錄之書所以
不容廢也雖然能仁氏之道累千萬億言至
於無一言可說乃爲大徹嗚呼是書也其大
徹之門乎是故廣錄之書完和尚雖已化去
四衆持誦常如住世之日然則張子華氏有
功於心宗之傳豈小補哉書凡三十卷字以

枚數凡二十一萬有奇若其族出之懿承傳
之的與其純德苦行之詳則有虞宗二公之
碑銘在茲不著

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四月佛誕日杭州府
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總目

卷第一之上 示衆

卷第一之下 示衆

卷第二 小叅

卷第三 拈古 頌古

卷第四之上 法語

卷第四之下 法語

卷第五之上 法語

卷第五之下 法語

卷第六 書問

卷第七 佛事

卷第八 佛祖贊

卷第九 自贊

卷第十 題跋

卷第十一之上 山房夜話上

卷第十一之中

山房夜話中

卷第十八之上

東語西話上

卷第十一之下

山房夜話下

卷第十八之下

東語西話下

卷第十二之上

信心銘闢義解上

卷第十九

東語西話續集上

卷第十二之中

信心銘闢義解中

卷第二十

東語西話續集下

卷第十二之下

信心銘闢義解下

卷第二十一

賦

卷第十三

楞嚴徵心辯見或問

卷第二十二

記

卷第十四

別傳覺心

卷第二十三

歲銘

卷第十五

金剛般若略義

卷第二十四

序

卷第十六

幻住家訓

卷第二十五

說

卷第十七

擬寒山詩

卷第二十六

文

疏 雜著

卷第二十七之上 偈頌七言長篇

卷第二十七之下 偈頌七言長篇

卷第二十八 偈頌五言長短篇

卷第二十九 偈頌七言四句

卷第三十終 偈頌七言四句

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

行錄

大元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普應國師道行碑

謝降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

師表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參學門人社庭臣僧慈淑 上進

示衆

延祐六年九月初六日駙馬太尉瀋王王璋
奏奉聖旨御香入山謁師於幻住菴翼日請

師就師子正宗禪寺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
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臣僧明本爇向寶
爐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
歲陛下恭願至聖至明如日如月惟福惟壽
同地同天次拈香云此香胚胎萬象化育兩
儀仰祝皇太后萬歲皇后齊年皇太子千春
恭願天同覆地同擎海同涵春同育又拈香
云此香名高列國價重三韓奉為駙馬太尉
潘王廣資福壽伏願剗外乾坤榮金枝於帝
苑寰中日月茂玉葉於王庭又拈香云此香

般若為根株仁政為枝葉奉為行宣政院使
平章相國闔院官僚同增祿筭伏願以仁以
政漲佛海之波瀾為瑞為祥壯皇家之柱石
遂歛衣就坐問答不錄乃云大道無為大功
不宰大善無跡大位不居一切處海印發光
千萬古金枝挺秀訪圓通大士於潮音洞裏
買石得雲饒修如意輪期於明慶寺中移華
兼蝶至香風奏四天之樂梵音轟大地之雷
二千載已現國王五百剗常為世主一大藏
教隨機運轉百千善行任意發揮祝萬歲於

九重保三韓於上國此是太尉潘王海印居士尋常行履處只如今日偕行宣政院使平章相國王子從官高登天目下視人寰且佛法相應一句如何指陳匝天匝地祥雲起無古無今瑞氣騰其道行全虧病衰滿體隈藏巖穴惟待殞亡記六載前伏承太尉潘王書幣下逮謂得旨南來首謁補陀次登天目今年之夏忽聞王車從至杭繼臨海岸親見十二面滿月慈容於潮音洞裏約山僧見處又却不然其觀世音聖相當數年前最初發一

念時而滿月慈容當處與王之兩目如鏡照鏡自爾凡舉一念則一觀音示現舉百念則百圓通現前所現之聖容隨念起處竟莫知幾千萬身豈特王心為然自車從離京師之日自北而南三千五百里驛程若聞若見俱使知有補陀巖人人心中心皆具現觀世音菩薩之慈容此又豈數量可知耶如是無刹不現之身皆含裹於王之最初一念而其應現又不止於今日將見亘百千世後傳王之躬詣補陀巖使觀世音自在神通光明世世增

長其無作妙用殊勝功德未易以算數知也
今乃與宣政院使平章相國及王子宰相尚
書侍郎舍人宣使一行官從同時會集尋奉
王旨謂一衆俱欲聞向道之說若使一一請
問未免詞繁俾陞此座普為衆說記得先師
高峯和尚三十年深居此山每以一箇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話教人默默提起密密咨參
但不使間斷亦不為物境之所遷流亦不為
順逆愛憎情妄之所障礙惟以所參話頭蘊
之于懷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到用力

不及處留意不得時驀忽打脫方知成佛其
來舊矣這一著子是從上佛祖了生脫死之
已驗三昧惟貴信得及久遠不退轉更無有
不獲其相應者所以古宿有謂但辨肯心決
不相賺今日太尉王與宣政平章相國王子
從官皆是夙承佛記遠種靈根而華茂果園十四
相逢此際豈非一時慶會千古因緣者哉又
記得教中有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
如虛空且淨意如虛空置之不問還識佛境
界麼如一香一華一磬一幢非佛境界宮殿

樓閣園林浴池非佛境界乃至光明殊勝等俱非佛境界本上座今日忍俊不禁指似去也山高水深是佛境界日上下雲騰鳥飛是佛境界明暗色空壞空成住三塗六趣九有四生鑪炭鑊湯諸惡苦趣是佛境界諸仁者還信得及麼當知佛境界充徧故衆生境界亦復充徧離佛境界外別無衆生境界舍衆生境界外別無佛境界所謂佛境界者極而言之迷則佛境界俱是衆生境界悟則衆生境界俱是佛境界如楞嚴謂如我按指海

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此說豈有定體耶謂海印者廣周法界不於印外別容有一法而得安住一切諸法皆海印之真光含攝諸塵圓裹三際此印隨佛心量建立無異無別不增不減而衆生界亦復如是但悟迷之有間也使我廣說循環莫盡恐稽王聽不欲詞繁記得昔日趙王訪趙州和尚州不下禪床乃問王曰會麼王云不會州曰自小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道尊德備須還趙州不下禪床師法有在無端末後垂示大似

偷心未忘不妨使人疑著爭似幻住以三千
六百丈天目山爲禪床行則與王共行坐則
與王共坐或有人問其中事若何聽取一偈
圓通示現潮音洞幻住深棲天目山至竟不
能逃海印嘉聲千古播人寰

平江路鴈蕩幻住禪菴示衆慧劍單提日用
中天然元不犯磨礮神號鬼哭喪魂膽遍野
橫屍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已命
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嗟夫參學
之士不知此心空寂本來清淨於一切法元

無取捨只貴翻身一擲抹過太虛脫體無依
隨處自在更說甚麼生死涅槃真如煩惱猶
如昨夢何有於我哉到這裏却不妨從空放
下更就他尊宿痛鉗鎚下煅鍊一回等閑伸
出三頭六臂將從上差別因緣聳訛公案縛
作一束拋在他方世界之外便乃索空雙手
向鬧市門頭孤峯頂上現神通十八變使他
依門傍戶者斫額有分所以達磨西來謂之
單傳直指初無委曲後來法久成弊生出異
端或五位君臣四種料揀三關九帶十智同

真各立門庭互相提唱雖則一期建立却不
思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渾身墮在叅天荆
棘中枝上攀枝蔓上引蔓但見葛藤遍地無
有出期逗到頭白齒黃忽然命根子於欲斷
未斷之際返思從前知解毫髮無靈甘赴死
門悔將奚及近代藁林如此叅學者波蕩風
靡十人而九矣於戲望他法社之興藁席之
盛其可得哉間有真叅實悟底尊宿出興于
世欲拯救此弊無處發藥不得已於第二門
頭別開一路將箇無義味話頭放在伊八識

田中只待伊奮起根本無明發大疑情猛利
無間縱致喪身失命亦不放捨久久純熟自
然人法空心境寂能所忘情識盡和箇話頭
一時忘記瞥爾向不知不覺處蹉口一齧百
雜粉碎轉得身來信口道信步行觀體純真
初無揀擇全生殺於一莖草上空古今於三
寸舌頭豈與他順朱填墨者同日而較其得
失哉然則恁麼爲伊亦是作死馬醫了也倘
不更向這裏磨礱志氣抖擻精神一往直前
以求真脫是自棄也中間多有一等好兄弟

不能發決定志因做到不奈何無下手處著脚不牢便生退屈正此擬議驀地被入牽引向冊子上論量經教中引喻不待悟明自立知見直饒爾論得諦當喻得明白殊不知正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雜毒入心佛亦難救上更有人謂我根器狹劣卒不可到先且發菩提心興普賢願兼修白業以爲由漸者此等謂之孤負己靈埋沒先德又有人謂道無言而不顯體無用而不彰便乃漁獵見聞博求勝解者此等謂之癡狂外邊走又有人謂昏

沉散亂似難屏除便乃息慮停機枯心死志坐在蒲團上如一堆朽木相似忽然忘四大虛六情以爲極則者此等謂之解脫深坑死水裏浸又有人認箇昭昭靈靈鑑覺者爲自己法身便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明暗色空元非他物一認認定此等謂之喚驢鞍橋作阿爺下領又有人向他古人垂手處妄生穿鑿謂一句是半提兩句是全提揣摩不行處喚作向上機坐脫立亡喚作末後句中間又將古人語言透漏處從頭註解口耳相傳以

為究竟者此等皆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中
間差別異端不可枚舉總而言之無他蓋為
當人元無正念不發真心又不曾實為生死
大事兼之又不具叅學眼目別白邪正師法
所以坐在裏許不肯知非遂致紅紫亂朱使
他晚學初機難於趣向於是勞他先聖千緒
萬端設出方便特不過為伊解其黏去其縛
耳今則我這裏也不敢自出已見更遠引古
人入道因緣為伊證據去也要知一踏到底
更無回互者但看僧問古德云學人不識佛

乞師指示德云我說恐爾不信僧云和尚重
言爭敢不信德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
德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僧遂領悟這箇豈
不是一踏到底底樣子這僧自非真箇懸崖
撒手直下承當安得便恁麼勦絕大當時儻存
毫髮許心意情識於其間便是百劫千生也
無他領悟處諸人還知麼且看從頭註破學
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合取狗口我說恐爾不
信作賊人心虛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猶自不
知非即汝便是將謂有多少奇特如何保任

脚跟下好與三十痛棒一騎在目空華亂墜
脫賺閻浮多少人僧遂領悟三生六十劫備
諸人還知落處麼也須學這僧向已躬下一
踏到底始得要知持經論教談名說相者但
看良遂座主見麻谷谷閉門不接遂次日再
往谷復閉門遂乃扣門谷問阿誰遂擬應名
忽然有省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
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乃印可遂歸
罷講謂同學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
處諸人不知鄉使談經論教可以了得則良

遂不必扣麻谷之門備看他末後道良遂知
處諸人不知且不知底是何事更爲伊從頭
註破良遂見麻谷棄却黃金抱碌甕麻谷閉
門不接將謂別有長處遂乃扣門劔去久矣
汝方刻舟谷問阿誰拋糠引狗擬應有省已
遲八刻我若不來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
生更叅三十年谷乃印可胡麻廝繳良遂知
處諸人不知依舊可憐生這裏豈是備循行
數墨依文解義底道理也須親見良遂悟處
始得要知自負知見下視諸方者但看黃龍

和尚請益慈明老人明問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龍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龍罔措遂炷香作禮明復舉趙州勘婆話詰之龍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見明詎罵不已龍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龍於言下大悟呈頌曰傑出蘇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明以手指沒字龍即易以有字明頷之黃龍未見慈明時

領衆行脚氣吞湖海後雲峯悅和尚知其未到一夜激發令見慈明所以顯如是之機用也爾諸人還知麼更聽從頭註破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點火開門照賊歸有喫棒分依舊扶牆摸壁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合喫棒拖不入了也炷香作禮墮坑落壑看趙州勘婆話且作死馬醫詎罵不已猶自口忉忉罵豈慈悲法施耶氣急殺人慈明當時見他恁麼道便與索性一頓痛棒打出不惟正令全提亦要使他光前絕後無端便向他道爾作罵

會那致使黃龍復墮泥水便道傑出叢林是
趙州少賣弄老婆勘破沒來由便是有來由
也只道得一半而今四海清如鏡那裏泊行
人莫與路爲讎猶欠悟在所以道纖毫不透
如滿鐵圍自非向他毒惡鉗鎚下揩磨淨盡
豈有了辦底時節丁一爾更要知多聞博覽口耳三
傳受者但看香巖叅瀉山山問曰聞汝在百
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意解
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巖
茫然無對屢乞瀉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

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
巖即焚香平昔所看文字自誓此生作箇長
行粥飯僧乃入山結茅自處一日因芟除草
木以瓦礫擊竹作聲有省遂遙禮瀉山讚云
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
今日之事乃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
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
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爾看他
出詞吐氣處豈是勉強做作得來又豈是記
持學解口耳傳受得來今日索性不惜口業

更爲諸人註破瀉山道父母未生時試道一
句看賊無種相鼓籠香嚴茫然無對不欠一
絲毫屢乞說破胡餅裏討甚麼汗我說底是
我底終不干汝事將謂將謂元來元來嚴乃
焚棄文字結茅自處錯擊竹有省邪法難扶
遙禮^丁瀉山面皮厚多少若爲我說破何有今
日之事如何是今日事一擊忘所知那裏學
得來更不假修持遠在動容揚古路礙塞殺
人不墮悄然機未敢相許處處無蹤跡要眼
作麼聲色外威儀莫謗他好諸方達道者那

箇是咸言上上機承虛接響所以道向自己
曾中流出蓋天蓋地回觀見關學解者又何
翅以十較百以千較萬矣乃至聖賢應世所
有遺言往行皆歷代之元龜百世之師法於
此可不發深省哉是則是矣須知男兒自有
衝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且作麼生是衝天
志咄不是知音徒勞側耳
示衆瞻在前忽在後竹鷄晝啼華鯨夜吼未
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嗟夫學人將此一等
言句作箇相似底道理商量把自家一片潔

白田地添這般野狐涎沫點汙了也却不想
古人開口處如火聚如大風輪無備湊泊
處又如吹毛利劍等閑拈出直欲要斷人命
根此豈可以心意識卜度而為得哉若然則
阿難不假再修二祖不勞斷臂何則彼阿難
二祖聰慧過人意識明了如汝所解者彼豈
未聞耶蓋是心不妙悟見地不脫若見地不
脫則動是情意識輟作一團在處依草附木
承虛接響致使上味醍醐蘊在伊不淨器中
變成毒藥一切時中如箇不解脫鬼相似見

人說心說性便乃扶籬摸壁湊泊將去纔見
有人舉起没巴鼻挨轉面皮突出牙爪處未
免意識不行便乃渾侖吞棗如此等人日用
一心中常有二主互相起滅有時緣般若則
忘世諦或緣世諦則忘般若一若自不知是脚跟
下蹉過却謂我工夫未熟履踐未純二而然便
乃精修白業作有漏因以為資助又有一等
顛預佛性儻侗真如者日用遇一切境界只
作一箇道理硬自排遣乃至破律儀犯禁戒
皆無忌憚及乎弄到差別境中排遣不行處

自不知是當面者謾却謂我力量未充聞見不廣而然便乃叅求古教該博見聞又或忘形死心停機息念以資狂慧如上二種學者蓋爲自無正念况是打頭不曾遇著箇咬猪狗手脚底宗師與之滌蕩坐在病中不自覺知終日肆口而談縱舌而辯總是隔靴抓癢如此叅學要與生死岸頭一念相應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也近世爲人師者往往不能窮其源底但欲學人速得知解暖熱門庭多將箇瑞巖主人公臨濟無位真人即心是佛

他是阿誰等語與人打交輟亦不顧他立脚未穩生恐他不能領解又向他道叅底是誰學底是誰要見本性底是誰只欲他便向這裏認箇光影使其擎拳豎指進前退後不離當處便是西來本意矧乎學人不識好惡丁隨他窠三曰如油入麵不得出頭誠可哀憫良由不知衆生心中圓淨湛然元無汙染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一妄瞥興萬緣各立外則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內則妄見四大五蘊見聞知覺乃至八萬四千塵勞及與菩提

真如涅槃佛性等相皆不出此一妄而有然
此妄念若欲去除直須是工夫純熟脱落根
蒂坐斷聖凡劃然開悟不則直饒備見超二
祖慧過阿難正是坐在第八識中以識去識
以妄遣妄如避身影於日中滅眼華於空裏
徒自勞神轉成差別所以從上諸老宿不奈
伊何拈出一把折柄刀刺在伊命根上待伊
握到轉身不得處奮命一挨卒地斷爆地折
妄消想滅見謝執忘便見森羅萬象廓爾平
沉聞見覺知當處解脫乃至併百千世界融

歸一心自然法法全真頭頭顯露然雖如是
若要向衲僧面前問口吐氣更須朝打三千
暮打八百待伊死枯體上活眼重開方有語
話分大都是無量劫中生死根本今日要與
一期和盤翻轉豈易事哉如其不爾爾但以
妄想心生妄想見忽忽草草認箇目前靈光
昭昭靈靈喫飯著衣開口動舌底喚作自己
又妄認山河大地鵲噪鴉鳴風動塵起處喚
作法身却不思命根未斷見地不脫坐在六
塵緣影裏不肯知非有時被人說箇不是便

乃牽引古人談玄說理處從頭印過只與麼
麻纏紙裹依稀彷彿輒過一生逗到臘月三
十日四山交逼真境現前換却眼睛從前認
底總皆不是了也到這裏甘聽處分啞臍何
及然後招妄談般若欺罔聖賢之報百劫千
生受諸苦楚如此等事從古至今賺人多矣
豈不見古人有偈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
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
來人本上座到這裏事不獲已更為伊與古
人翻款去也學道之人不識真用識作麼只

為從前認識神也不較多生死本即不問如
何是本來人喝一喝切忌錯下註脚
聖節示衆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一氣含容萬
有民無得而名焉功高列聖之上德邁羣王
之先蕩蕩乎用大巍巍乎體堅龍抱九重天
上日真光垂照萬斯年大衆還知麼即日瑞
分利土春滿寰區大毘盧頂分身優曇鉢華
吐燄以故天下稱之為聖人之佳節也但生
植於天地之間者莫不被其澤惟我釋氏之
流乃被其澤之尤者也何以為然蓋孤虛柔

弱而不能自立也言孤則遠離親族不營世
家言虛則寄食檀門栖遲林麓言柔則潛心
空寂守節循規言弱則守護性真不與物競
自非聖人不忘佛囑曲垂外護則僧園資具
安敢自稱常住而不遭陵奪於他人之手乎
由是吾儕安居暇食一時一刻咸出聖恩雖
天覆地擎不足云喻使盡形求法終身向道
至若忘軀畢命亦不足以酬其萬分之一豈
容懈怠懶墮虛延白晝而更馳情於利欲者
乎茲遇聖節曲引微忱以相勉勵記得後唐

莊宗皇帝問興化和尚云朕收中原獲得一
寶只是無人酬價化曰請陛下寶看帝乃引
手舒幙頭脚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龍吟
雲起虎嘯風生則不無莊宗興化若曰酬中
原寶價至竟未曾定奪臣僧遙對天庭輒成
一偈蓋天蓋地中原寶無古無今塞太虛價
重乾坤酬未得佇看皇化越唐虞
清明示衆春溢重山翠欲流子規啼血正綢
繆紙錢灰滿千家塚哭到斜陽恨不休大衆
這箇是清明時節之即事也豈止今日爲然

去年清明也。恁麼前年清明也。恁麼又前年清明也。恁麼乃至逆數到威音已前。其烏啼綠樹人哭荒立。亦未嘗不恁麼也。何則。蓋一妄根于自心。乃不知生滅去來聚散得失。皆由妄現於妄境中。祖父子孫弟兄夫婦互相酬酢。結爲愛見。念念攀緣。至死不休。良可哀憫。諸禪德箇箇入門相見時。指稱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豈外乎此耶。爾但目其感慕之色耳。其哀號之聲。直下不能混入靈源。併歸實際。要脫他無常生死也。大難此事。須是著實。

到這田地。不涉第二念。不見第二人。方堪負荷。苟非能所脫落。身心悟徹底。自餘有一等闍提漢。趣一時狂見也。隨人道無備。無我無生無死。說得也相似。殊不知脚跟下紅絲線不斷。正是益增其識。妄耳。昔靈雲和尚舉眼見桃花。便道丁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廿六不疑香嚴和尚掃地。次擊竹有聲。便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此二尊宿。便是聞聲見色。徹見已躬底樣子。蓋其多生積世。叅扣祖意。乃驗於此。故永嘉謂吾早曾經多劫。修不

是等閑相誑惑豈似今日不本悟明惟以狂
知妄解強陳已見屈辱先哲寧不捫心負媿
哉今日事不獲已更說一偈收起葛藤今古
清明節禁煙道人住處不如然地爐深撥枯
柴火砂罐煨野澗泉擊竹見桃心有契化
錢酌酒事無偏男兒未具超方眼莫道曾參
佛祖禪

重陽示衆大衆俗筵以茱萸飲酒僧舍以茱
萸喫茶理無異轍事同一家却笑陶彭澤無
錢對菊花林下道人都不顧從他時節自交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加諸禪德方嘆九旬夏滿又驚九日秋深流
光如射不可把玩已躬下事還作麼生折合
古者道叅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
既是休不得且如何說箇休得底道理若要
休除非心悟徹凡聖一齊收爾既未由悟徹
此心茱萸茶黃栗粽喫了一頓聽本上座口
匆匆說一上又喚作應箇時節似恁麼喚作
抱道衲子燈籠露柱忍笑不禁帶累他佛祖
俱成虛設有志丈夫終不肯如此懨懨舉
箇所叅話凜凜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政與

歷時轉步不得畏怯不得思筭不得指點不得乃至種種俱不得惟有一味拌性命向前迎敵便是佛來也與之一刀兩段甯中更無一點顧慮更說甚麼茱萸茶黃栗粽常住辨也得不辨也得一念子空蕩蕩虛寂冷冰冰氣忿忿只有箇生死無常與所參話未能透脫安有閑情妄隨異念耶記得汾陽和尚道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華新以之頌三玄三要且今日是重陽九日滿眼黃華爾向甚處見臨濟三玄三要如其未委則老

汾陽不免拔舌犁耕有分各請歸堂體取結夏示衆護生須是殺干戈滿地殺盡始安居荆棘叅天會得箇中意猶較些子鐵船水上浮遠之遠矣此四轉語內有一語是賓有一語是主有一語全賓是主有一語全主是賓這裏縑素得出便見臨濟大師道有一無位真人在赤肉團上出入諸仁者莫是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是麼莫是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是麼莫是全賓是主全主是賓是麼莫是前賓後主前主後賓是麼若恁麼

會要見無位真人更過三生六十劫亦未敢
 相許在衆中忽有箇傍不甘底出來道靈山
 密付底少室單傳底秘魔擎底俱胝堅底雪
 峯韞底投子提底豈不是無位真人乃至現
 前大衆兩足踏地握節當曾搖麈尾鼓唇皮
 做模打樣進前丁一退後底豈不是無位真人吐
 爾這般見解正是指鹿為馬喚奴作郎莫說
 無位真人便是影子也未夢見在縱使爾傾
 懸河之智辯運掣電之神機自一句至無數
 句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待伊言窮理盡處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冊

我則輕輕引手挾鼻向伊道料掉沒交涉既
 然如是且作麼生是無位真人乃屈指數云
 今朝十五明朝十六小盡廿九大盡三十數
 到七月半却好九十日爾等諸人討甚麼碗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音釋

廢於禁切 濼子鳩切 則泥切 眩黃網切
於鹿也 濼也 則泥切 泥如計也 眩黃網切
也 沂而桑故切 流逆流 謚常利切 軼黃切
也 沂而桑故切 流逆流 謚常利切 軼黃切
過切 禪班禪切 譜博古切 良聚侯切 築切
也 禪班禪切 譜博古切 良聚侯切 築切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古代也切
大率也切
微聖亮切
也切
覲居義切
育呼光切
上高下曰

育鍼之切
鍼諸深切
以磁石刺病也
破
劑才詣切
藥劑也

病烏何切
病深也
沉也
札側切
戛
歹五割
唆蘇未倦
劔於

怎先代切

序

僖胡雞切
讓離縮切
奎傾哇切
撒桑割切
袁粹祖切

外也切
會寓四王矩切
地
賚賜也
嶼象山切

在水中也
遯徒母切
刊丘寒切
斫職略切
殞

穫胡于切
郭微切
枯稿也
霰思見切
罹隣知切

煨煉切
煨丁貫切
陶切
綺也
甸確堅也
切
峭七肖切

峻抽切
瞳直視也
慄力質切
緇方六切
綬尼鄰切
以

下也切
藏悖和昧切
翕霍郭切
翕霍疾切
劇奇

也切
甚鏤虛切
燬許偉切
弁皮變切
惕他

也切
棼曷古老切
索他各切
鼻無取切
陬子侯切

也切
磴丁鄧切
登齊登切
聆郎郎切
聲效

也切
遠蹟與迹同
夔渠爲
勵勉也
邈莫

語錄

藝如劣切
脛鋪回切
寰胡開切
闔胡膠切

也切

也切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下 丁二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示衆

師子正宗禪寺示衆所起之因既的所期之果必親所操之志惟真則其所詣之地不期實而實矣教中謂三世如來咸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乎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謂佛知見者乃破生死根塵之利具也佛祖諦觀三界諸微塵刹滿中衆生無一刹那而不受生無一刹那而不變滅浩浩乎不可以

數計也而況妄情起滅刹那不住生死之理豈細事哉由是佛祖哀之於大寂定中隨其迷妄爲轉法輪依處依緣多立名字謂之華嚴法華謂之楞嚴圓覺乃至菩提涅槃真如般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等一依此心建立名常異而體常同也名異故方便善權體同故不離本際必欲衆生悟本際越生死情妄而後已凡學者跨門靡有不以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而爲辭者逮扣其所以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自出母胎至命光遷謝其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也又或指終日
竟夜念慮遷流後念倏生前念忽滅取舍去
來紛然無緒寢興變化未嘗暫歇皆生死也
是說不越分段變易二種生死極理原之皆
枝葉爾非根本也謂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
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
源虛受輪轉以故教中謂迷之則生死始悟
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楞嚴會
上富樓那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此問蓋迷真起妄成立生死之因佛答以大

地山河皆如來藏乃返妄旋真破除生死之
要旨也以迷故引妄入心積集倒見圓覺喻
之如四方易處迷妄在眼不惟所見之色是
生死以至離種種色象純見於空空亦是生
死迷妄在耳不惟所聞之聲是生死乃至離
聲即寂當知其湛寂無聞亦是生死以至意
緣善惡不惟惡是生死善亦未嘗不是生死
積為念慮非惟動念是生死至于息念亦是
生死以緣配之不惟染緣是生死其淨緣亦
是生死以覺論之不惟不覺是生死其念起

即覺亦是生死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大而量之之謂虛空總不出見分皆生死也當知此心未即了悟使其立地成佛要且亦在生死網中原夫生死之大欺凡壓聖籠古罩今未有一法不遭其淪溺者以故目之曰大事因緣有等闢提漢聞說箇生死乃掉頭不顧遽引經書文字中相似語言謂法性清淨猶若虛空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圓滿湛寂迥絕動搖聲色全真見聞不昧所謂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何

處更覓生死去來之跡有問生從何處來便道水流元在海死向何處去遽謂月落不離天似此等見解喚作喫鐵棒陷鐵圍之張本倘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於生死岸畔立得脚牢苟或纖毫_一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界感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古所謂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又云八十公公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一切時中卓卓地

單提此事蘊之方寸向三根椽下淹沒三十年二十年宛同一日於大方之外闊跨三千里五千里不間絲毫廢寢食忘寒暑耐寂寞禁熬煉泯愛憎離順逆空能所融是非死盡偷心方堪溲泊古人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前輩參禪大有樣子一一皆是竿頭進步撒手懸崖豆爆冷灰死中得活備嘗艱苦不憚勤勞挫銳解紛埋光鏟彩不肯以小成近効而生自足之心蓋知生死根塵大於虛空廣於法界況是歷涉多生熏鍊

成熟纖毫不盡便是鐵圍所以立志如敵萬人一步要跨千里蓋形骸面皮鐵石窮歲月肝膽冰霜忘利養於念端空名位於世表無念尚虞滯跡有佛安得肯為非效學而能蓋真實為生死者曾不期然而然矣今人反是才跨門來立脚未穩以聰明之資打頭違得箇自性離生滅真身絕去來底現成說話以為本柄自己脚跟下未曾卒地折爆地斷底一條生死命根置之無事甲中取性向佛祖頂顛上高揮大抹自謂禪學理應如是奈何

實地上工夫未曾親到不知據廣床說大話
打圓相卓烏藤一一皆與生死根塵交光接
影而況心塵易壅識馬難調愛見之習潛興
貪妄之情默運輸回未斷而益熾生死未空
而愈滋叢林衰替法杜荒涼未有不本於此
者所謂不是說了便休斯言豈欺人哉蓋實
有如是事也十二爾不思為生死根塵籠絡在塗
炭中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形飄劍戟業墜火
湯改頭換面備嘗楚毒這箇都是墮生死惡
道底家常茶飯無量劫來不是不曾經歷今

日要將此根深蒂固底生死牢關一回翻轉
豈易事哉更若顧利害較得失擇甘辛存取
舍則生死根塵又將接續去也或者謂展轉
流浪且置之不問輪回生死不由超悟還有
休息之時節也無對曰譬如猛風吹海欲其
波浪自息豈可得乎其生死苟有自息之時
則佛祖不須興慈悲運悲曲施方便一至於此
也是故塵沙可數而生死莫知其數量滄溟
可飲而生死莫知其邊涯當知無量劫來為
生死流轉至于今身於苦於樂以昇以沉竟

莫知其幾矣以迷妄所蔽不自覺知只據現
量較之却似今日方從頭起當知未來汨沒
浩無邊涯推其所因非天降非人與一由迷
妄所致好趁今日身強力健提起箇無義味
話頭猛奮精神一踏到底恁時說有生死也
得說無生死也得下回古風於刹那下播玄機於
當念如壯士屈臂師子遊行豈小根劣器者
所能擬哉

示衆雲門話墮趙州勘婆唯之與阿相去幾
何焦尾錦鱗躍開地網摩空俊鶻透過天羅

不動一塵知落處二千年事不爭多還會麼
如或不然更爲爾重下註脚記得雪竇和尚
頌爲道日損有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
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
奈何拆東籬補西障回地軸轉天關在雪竇
則不無爭奈此四句遭人檢點三分光陰二
早過向甚處去也靈臺一點不揩磨無爾下
手處貪生逐日區區去何處不稱尊喚不回
頭爭奈何直得分踈不下高高峯頂行拄脚
不起深深海底坐打衣不濕雪竇平地上把

人埋沒撚指二百餘年今古之下乏人點檢
幻住也有一偈還有檢點者麼須早出來不
然則就與拈出去也三尺黑蛭眠暗室一雙
白鼠齧枯藤家山咫尺無行路有底閑情逐
愛憎

解制示衆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捧得手折雪
峯是甚麼雲門乾屎橛千七百箇老骨搗開
口重重納敗闕爭似幻住一夏九十日無禪
可叅無法可說把箇無義味話拋在諸人面
前指鹿爲馬證龜成鳖逗到今朝靈驗全無

露柱燈籠與禪板蒲團互相歡悅驚起目捷
連尊者忍俊不禁鐵錫敲開地獄門剎那滅
却阿鼻業諸禪德還知麼此事且置九十日
內謂之禁足謂之護生謂之安居謂之聖制
一日鉢盂兩度濕畢竟爲箇甚麼古教謂迷
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然悟之則不復
與論丁三旣曰未悟決定是迷迷之則無常生死
念念開端塵塵肇始恒河沙劫出沒昇沉卒
未有了日在無常殺鬼誰管爾山中坐夏來
莫說與麼坐一夏倘若不精勤勇猛如救頭

然曲徇世情橫生妄見披襟閑譎曳履高心
漁獵古今虛延歲月似與麼過得百千萬億
夏惟長業輪全虧道用今日九旬制滿三月
功圓被人問著水牯牛作麼生獼孫子作麼
生只與未結夏前宛爾無異豈不孤他佛祖
垂教天龍擁護檀信供給王臣加被者哉在
今日事不獲已更與諸人展箇寬限初發心
爲生死入道之日即是結制於中也不論九
十日九十月九十年但念念不退轉念念不
間斷念念不休息念念不棄離叅之究之決

之擇之直至心空及第脫略見聞打破漆桶
之項便是解制之日也倘不見古教謂如一
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趣泥洹這箇說話固
是悲願弘深殊不知綿裏之刺蜜中之砒直
是惱人懷抱大丈夫或不趁此一期透脫自
甘流浪豈理然哉丁三記得僧問趙州七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
斤謾陳一偈以遣時緣七斤衫重出青州老
趙州禪觸處同聖制九旬今日滿杖藜千里
又驚秋

歲朝示衆大衆達磨大師來也還見麼見不見且止偈道其來所爲何事乃言今日年新日新以至森羅萬象山川草木同時俱新惟我單傳直指之道置之熊耳峯畔千餘年塵堆垢積草長醜生直是無人顧著今日衆此佳節敢借菴主拂子拄杖與之震動發揮也要一回斬新衆示因告之曰此道自虛空萬象有無情等四聖六凡各各本來具足謂單傳傳箇甚麼直指所指何事離此道外莫別有向上事麼時老達磨不覺含羞而去

雖然事無一向今日既是應箇時緣不免因行掉臂去也以拂子擊拄杖一下云諸人還見麼還聞麼直下塵消垢落影現光浮靚面相呈更無隱覆如其不薦切不得將心湊泊舉意測量欲得混融別無方便普請諸人猛將舊年所做底窠臼盡底掀翻只從今歲朝斬新提起所叅底無義味話頭別立生涯叅取於此三十六旬二十四氣之中也莫問大盡小盡今朝明朝綿綿不休密密無間但有片餉精神亦不得等閑虛棄直得心無異緣

念空羣妄慕忽於用意不及處劈面撞著方
知日日是年朝時時是歲旦譙樓畫角幽幽
清響起孤城鉅閣華鯨浩浩洪音鳴梵苑黑
漆桶望空跨跳黃金圈巾地騰驤毘盧向上
未聞此等風規威音那邊安有這箇消息且
道是甚麼消息座上客驚槐國夢屋頭春發

少林華

開爐示衆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爾還知
蒲團上一箇吞不下吐不出底無義味話頭
也闊一丈麼這裏一肩荷負得去便可喚火

爐作古鏡喚古鏡作世界都無異致如其未
爾火爐與古鏡世界與話頭相違不止三千
里何以如此蓋能所分別作障礙覲體如銀
山鐵壁之堅只此便是生死輪回根本故楞
嚴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
華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虛
這裏無爾動步處無爾著眼處昔安楞嚴讀
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
雖破句讀之其桶底子當下脱落直得七穿
八穴洞見老釋迦心肝五臟直下喚古鏡作

火爐不妨洞照森羅萬象喚火爐作古鏡不妨熏炙冰霜面皮洗盡見塵紋乾情浪無第二念無第二人喚南作北敲東擊西死柴頭上爛發心華水底輝騰赤燄冷灰堆裏撥出火種毛端盤結青煙一切處和氣藹然一切處陽春燠若信手拈來安有一毫剎法與人為知為解者哉年來佛法無靈往往將根塵識妄認作真心說得宛然了無交涉記得儒人勸學有詩謂擊石乃有火不擊元無煙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此說雖曰訓蒙於禪

學分上說得恰好何以知然謂石中有火不以智巧擊之引之則終於不遇也今人惟知石中有火未曾施半錢智巧之力擊之終日指此冷石說火之用說到眼光落地依前只是塊石頭要覓一點火為用了不可得此是不肯死心做工夫以求正悟惟記相似語言而說禪者是也更有一等闡提人聞說石中有火急碎其石欲取其火乃至碎抹為塵終不得火却不責不以智巧求之便乃不肯信石中果有真火此是不信自心成佛之凡夫

也此說且置何謂智巧勉向第二門頭立箇
喻子首以信根爲石次以無義味話頭爲擊
石之手又以堅固不退轉志願之鐵打箇火
刀乃以精勤勇猛不顧危亡之力向動靜閑
忙中敲之擊之使不間斷又必待無量劫中
蒙佛祖授記般若種性乾草薦忽相承是謂
智巧也引起一星子延燎不已直教三千世
界化爲焦焰復何難哉捨此智巧未見有燒
物之火無緣而自出也記得百丈令瀉山撥
火瀉撥之不得丈躬撥得之謂瀉曰備道無

這箇彎直下還著得智巧也無聊說一偈十
方世界火爐闕冷灰堆裏深深撥得一星兒
遽喜歡今古拈來鬧聒聒諸禪流休抹撻燎
却眉毛莫便休或不如斯遭凍殺
佛涅槃日示衆昔佛於娑羅雙樹間以手摩
曾普告大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
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世尊大似羅公照鏡取
笑傍觀若曰紫磨金色之身以至蚊蚋螻蛄
皆無欠少不使其各各自觀而觀於我耶又
道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又云凡所有相皆是

虛妄遮裏還許手摩卍字曾得麼不然古德
有頌謂彩雲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
直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直饒便
向摩曾告衆處洞見紫磨金色之身殊不知
已是金塵入眼毒刺投心會得十成轉增情
妄邇來爲師爲徒鮮有不墮此途轍蓋不求
正悟惟貴傍通者也諸禪德要親見世尊涅
槃妙心且莫忽忽草草但於三根椽下七尺
單前朝而叅暮而究拌取三二十年如一人
與萬人敵相似忽然冷地撞著於死枯體上

頓開活眼始知紫磨金色與涅槃妙心一切
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擬心領
荷早涉途程如太阿鋒如火聚苟非真正
體裁全身涉入自餘思而知慮而解且喜沒
交涉大衆即今還有能全身涉入者麼更聽
說偈紫磨金色涅槃妙心未由契悟莫向外上
尋提所叅話保護寸陰萬仞壁立志願資深
冷灰豆爆握土成金纔涉意地即被魔侵波
旬起舞慶喜沾襟妄陳生滅遠背玄音報諸
禪德不用沉吟春風不在華枝上淺碧深紅

古到今

除夜示衆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只今是甚麼時節臘月二十九既非大盡乃是年窮歲極之時也古人謂生死交接之際是臘月三十喻年盡月盡日時俱盡也且一年三百六十日內還辦得甚麼事來若辦不得未免虛喪此一年豈但虛喪此一年自無量劫來至于今日總是虛喪過了或不便從今日脚跟下做箇立地提起所叅話別立生涯猛利做向前去來年雖未過敢保又是虛喪

豈但來年或不猛利精勤便百千年亦只是虛喪諸仁者虛喪時緣也不管備以虛喪故積業愈多道力愈微何有補於出家學道之理哉奉勸諸人以鐵拄杖把殘年許多懶墮自恣昏沉掉舉一劃劃斷向明日大年初一爲始奮起精進勇猛神力做一日便要見一日功程及早討箇倒斷庶不孤出家行脚之志願也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復云今夜臘月廿九處處迎新送舊惟有衲僧面前動著便成窠臼不如念一道真言消遣殘年不啣留

是大神呪是大明呪試聽五更樓上鍾百千
幻法皆成就

湖州弁山幻住禪菴示衆生從何處來崑崙
騎象舞三臺這裏見得便見四大已具來實
無來四大分離去實不去乃至苦樂逆順是

非得失皆是現行三昧山河大地明暗色空

總是自己家珍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更有甚
麼生死去來之相而可分別者哉雖然如是
倘若不曾真箇和桶子底打脫一翻開兩眼
睛向威音王那畔冷地一覷覷破則未免被

他山河大地四大五蘊是非苦樂一罩罩住
不得自由便乃捏目生華妄陳異見即此便
是生死大海中頭出頭沒不得解脫底種子
直饒爾隨人道得箇不來不去底道理爭奈
爾目前有箇情見不忘動步生塵觸途成滯
者何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然而生死
習氣大都是無量劫中熏陶成熟不同小小
若非真參實悟焉得有徹頭徹尾底時節兄
弟家各各帶一箇口欵道生死事大既知是
一種大事因甚麼只向他禪床角頭故紙堆

裏漁獵得一言半句蘊在八識田中見人問
著便乃揚眉瞬目做模打樣以爲究竟若謂
大事只消恁麼了得拈華微笑斷臂安心只
成戲劇耳又安得遺光百世照映叢林諸仁
者倘若真實要洞明此一段大事直須發大
心立大志將平生見聞情解虛妄覺知之心
拈向一壁待他會次中空牢牢無依倚時驀
提起箇崑崙騎象舞三臺是甚麼道理這裏
須是把做一件無大極大底一等大事猛著
精神與之厮捱晝夜六時不得放舍然叅禪

要具三種心第一具大信心第二具了生死
心第三具不退轉心信得及則始終不惑生
死切則用心必至不退轉則決定成就三心
既具則十二時中無虛棄底工夫既不虛棄
則念念爾心心爾塵塵爾刹刹爾忽然向用
心不及處著力不得時和箇信得及底了生
死底不退轉底一時打失當體洞明如十日
並照間不容髮說甚麼崑崙騎象舞三臺縱
饒一千七百則葛藤不直一笑而冰釋矣即
此便是真叅實悟底時節恁時不妨於山河

大地四大五蘊中如香象王擺脫鐵鎖獨步
大方遊行自在豈不遑歟是則是矣更須知
有祖師門下衲僧面前換轉眼睛突出牙爪
一著子猶隔天涯在

結夏示衆大衆踞菩薩乘修寂滅行以大圓
覺爲我如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是二千
年外老釋迦畫地爲牢與當時衆比丘禁足
安居之古制也今朝四月十五適當聖制之
辰拈出陳年曆日頭爲諸人因行掉臂去也
前面一絡索且置之不論復如何是安居平

等性智然性智平等故盡十方刹土更無有
不平等者仰觀諸佛俯視衆生是謂性相平
等前觀過去後及未來是謂三際平等諸戒
定慧及媼怒癡是謂一念平等迷而生死悟
而涅槃是謂不動平等大而虛空細而纖芥
是謂離相平等乃至見色色平等聞聲聲平
等審如是則四月十五結結亦平等七月十
五解解亦平等於中九日日日平等時時
平等念念平等政與麼時喚甚麼作結喚甚
麼作解喚甚麼作安居不安居黃面老漢到

丁二

十四

這裏不覺全機敗露雖然事無一向倘若不曾真正向平等性智中腳踏實地穎悟一回直饒將平等二字盡虛空充塞殆徧無乃益其高下耳此事只恁麼說不過須是硬曝曝地向此九十日於無義味話上橫敲豎敲朝挨暮挨到極處敲到盡時如啞子得夢恁時不妨任意指陳喚平等作不平等亦得喚不平等作平等亦得所謂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記得古人有偈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莫是殺生與護

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瞎人眼目甚非細事更聽說偈各自歸堂九旬禁足意何殊生殺難將古制拘未到身心平等處豈應容易白安居

冬至示衆乾三連坤六斷慈明揭堂上之榜

丁二

壬五

文陽未復陰已消洞山撥座元之果卓兩重公案皎如白晝千年活計瑩若澄潭金毛師子擺脫鐵鎖而奮迅遊行踏碎東西天目玉角麒麟掣斷錦繩而軒昂步驟衝開前後溪山堅冰浮野水而不知春信寄寒梅而未覺

夜後燈籠眼活朝來露柱心空共發揮剗外
風規同指點寰中節令諸禪德還知麼爾若
道年年冬至喫齋歲歲一陽聽法鐵酸餡鐵
痰藜互相拋擲牛尾拂牛皮鼓撩亂激揚任
爾鼓兩片唇皮向曲汞床上說向天也得說
向地也得說得陰消陽長也得說得陽消陰
長也得我只管一日鉢盂兩度濕冬至寒食
百單五是固是矣爾還知只箇不管底政是
生死根株無常羈鎖政未曾透脫在所以道
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古今多少靈

利人向一色邊立定主宰一切處禪將去禪
也禪得是爾若不親向自己脚跟下卒地斷
曝地折一回殊不知和箇禪底亦不曾脫他
輪回生死此事是博地凡夫立地便要向他
佛祖頭上坐卧要於一刹那頃將他積剗根
深蒂固底輪回生死連底一翻翻轉是謂大
事因緣豈口出耳入而能及之者哉如果未
相應且不要人別求方便但只於十二時全
身放下單單靠取箇所叅話頭日亦然夜亦
然行亦然坐亦然生亦然死亦然乃至上刀

山入劒林亦皆然更不生第二念只麼純一無雜揆撈將去久久純熟和箇亦然底同時脫略心空及第其在斯焉政與麼時喚一陽作六陰也得喚六陰作一陽也得喚全消是長亦得喚全長是消亦得喚不消不長即消即長總得可謂真正衲子本色道流遇緣即宗應時納祐又何一物能拘絆哉雖然還不喚今日作一陽來復得麼待別有消息時却來吐露爻立

平江路順心禪菴示衆洞元道者從他教來

信吾道之心甚篤遽染疾而亡守一愚弘古道亦相繼長往老幻不勝哀悼其所以哀者不哀其早亡寔哀其有志于道而未及與道相應乃賫志長往今何所之耶此一著予在諸人分上了不相間須知此三人既往底消息便是諸人現在底消息諸人現在底受用即是三人既往底受用直下論生不得論死不得舉心動念無死時無生時記得古人有問云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這一問最親切若知得亡僧落處便是知得自已落處有等

說脫空禪底見與麼說便道自性本來不生
滅有甚麼來處與去處可以指陳說此話底
喫鐵棒有分爾每日向蒲團上與昏沉散亂
打作一團與是非憎愛馳逐無間與喜怒哀
樂起滅不停與生老病死首尾相續遇順意
事便乃掀眉遇違情事應時蹙額這裏說得
無生死無去來底道理麼所以黃面老爺於
二千年外便乃大驚小怪目之為大事因緣
今日諸人眼眨地親見他三人如是為道
如是同住如是受病如是入滅即今如是無

影跡可見無行處可尋既不曾與工夫相應
決定未到諸佛祖大涅槃城既未到涅槃又
不可遽言箇無遷無變底道理既隨遷變則
即今遷向何法界中變作甚麼頭面便從這
裏不相知處奮起一片猛利決定不退轉身
心向自己躬下提起箇所叅底話頭孜孜而
叅密密而究遺寒遺暑忘寢忘食會中念念
如撞著鐵壁相似只與麼一礙礙住更不要
前思後算今日也與麼明日也與麼夕久不
移易將見情祛識謝塵盡念消不覺不知慕

然撞透便見他三人於未出母胎時早行脚了早參禪了早成佛了早如是而往了直下更教喚誰爲病者誰爲死者誰爲迷者誰爲參禪行脚及了悟者總是夢言皆名剝語由是永嘉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窻如是能與五百年外老永嘉同時如是了了見得一回則永嘉說底即我所說永嘉見底即我所見永嘉證底即我所證是謂前無釋迦後無彌勒者也然後亦無如是說者亦無如是見

者亦無如是證者此是契理而說法如是故如是至理老幻雖如此說得要且亦未如是親證倘諸人切不得便將此話記憶在心以當參學會須將箇自己所未了底一段大事橫在目前努力參取所以古人云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今則菴居十餘間禪衲十餘輩皆是久參宿學誠實以此道相從矧乎擅越雖置身多事中於供給衆人之心未嘗少間或不專心的向道念上著到未審何福何力可以消受今日眼見他三人

受病入滅底現相尚不肯痛加鞭策已躬大
事又不知更待甚麼時節到來操心取辦好
教備知蹉過今日身強力健易於搆取之時
異日老病入身惟有一箇難字相待

端午示衆春秋夏五不書其月記史之人乃

疑文闕闕不闕十字街頭石敢當恣向人前
逞妖孽倒騎艾虎上高樓背挂神符施妙訣
禁赤口消白舌收卷門門五色錢將謂無人
能鑑別忽被無手法師劈曾搗住拽向鱷蟻
眼孔中却把真機都漏泄且漏泄底在甚麼

處庭中一樹石榴花曉日照開如潑血諸禪
德還委這箇消息也無本色衲子自合知歸
未解翻身切忌渾侖吞棗有祖已來凡示一
言半句如吹毛劔如生鐵橛如木札美如塗
毒鼓無爾側耳處無爾下口處無爾著意處
無爾近傍處苟非具眼在生佛已前跨步在
威音之外狹路相逢只眨得眼如風過耳似
鴨聞雷諸禪德在三衣之下大衆筵中於此
事剔脫不下莫教打箇不恰好換了目前境
界那時應是搆之不及也且是二時供給見

成百般受用便當思塵勞捨了恩愛割了僧
相具了話頭聞了其所欠者惟未能因地一
聲耳况是今日色力康健時節太平處處三
根椽七尺單寬廣嚴淨雖常住公務有所不
辦且無半點事相干涉子細思量欠箇甚麼
一箇所叅話提不起都緣自信不及更無第
二人爲障爲礙昔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
採將來財云徧觀大地無不是藥爾看他互
相酬酢了無剩語因甚諸人白日青天向蒲
團上動被昏沉散亂之所纏繞直得分踈不

下且道神做禍耶鬼做禍耶良久云屈原已
化鯢鯨去徒使龍舟競汨羅
中夏示衆大衆四十五日前朝昏沉暮散亂
四十五日後朝散亂暮昏沉政當今日在四
十五日之中試把昏沉散亂來與老僧看既
無爾拈出處則真如菩提涅槃解脫亦無爾
拈出處莫說爾拈不出便是於大寂定中喚
起二千年外釋迦老漢來敢保其亦無拈出
之理既拈不出爾喚甚麼作昏散又喚甚麼
作寂照直下聖凡情盡能所障空觀體無依

當機絕待不見四十五日在前不見四十五日在後三際平等一箇虛閑即今覓箇中夏亦不可得雖然此猶是途路中事若曰到家消息猶較西天十萬程諸禪德爾最初立志要爲生死大事不是說了便休須發起一片不顧生不顧死底決定志氣也不管爾前四十五後四十五正當四十五不四十五硬曝曝地提箇所叅話任爾說是說非論長論短拍盲舉起拍盲打捱誰管今生打得徹打不徹直饒以熱鐵輪驅入刀山劒樹上一日走

百千萬億而要教把所叅話須更放下終不可得有此等志氣欲超過佛祖爲不難矣從前做不到古人地位只是志願不真切立脚不穩當所以古人道過河須用筏學道須立志釋迦彌勒初無所長只是箇能立志願底凡夫耳昔僧問古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且道與趙州青州布衫相去幾何如其未委此去四十五日後却來露箇消息

丹陽大同禪菴高峯和尚遠忌拈香臘月初

一日老和尚遠忌新達大同菴也要効年例
曇華處處開狹路難回避如是展家風曾不
離世諦且如何是物外相看底句年年燒此
一爐香白雲不在青山外

二月旦示衆春入寒巖不可加枯株朽幹盡

萌芽化工無處藏形跡紅白都開下一樣華大

衆一年歲事已過一月了也蒲團禪板還知
覺也無鉢盂匙筋還休歇也無芒鞋竹杖還
放得下也無燈籠露柱還忘境智也無如其
未委爾還知前一月如此虛度若不痛以生

死無常爲己重任精勤勇猛別立生涯則後
一月未免又成虛喪不消打幾箇瞌睡十二
箇月特不過展轉唐捐剃髮滌衣超方越俗
所圖何事爾還知命存呼吸麼壯色不停猶
如奔馬麼或不趁此呼吸未斷之頃壯色可
玩之時拌性命提起話頭與之挨拶討箇分
曉其落湯螃蟹之喻各將誰歸爾不見石鞞
居馬祖會下在厨作務次祖問子在此作麼
鞞云牧牛祖曰牛作麼生牧鞞云一回入草
去焉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也看他前輩

於作務之頃未嘗斯須忘此道豈似今人橫
草不拈堅草不踏二時粥飯百般受用指顧
如意聞首座打板聲厭嫌頓起嗟訝藪生不
得已走上蒲團其情猿意馬馳驟不息或不
昏沉便成散亂間有箇不忘出家本志者強
把箇所叅話提撕作主方舉話頭未完則又
被風吹別調矣似如此喚作叅玄上士不啻
鄭州出曹門較他古德造次不離者豈止霄
壤相間哉諸禪德本色道流面前不容佇思
豈許商量遠得便行玄都觀裏桃千樹提得

便走杏華枝上月三更燕聲尋王謝堂上之
巢馬蹄踏劉阮溪邊之路無一草不含芳潔
無一華不帶春容錦雲騰第一義天王浪漲
真三昧海且不涉化工底句如何指陳鷺鷥
灘上翹雙足蝴蝶園中叫一聲

丁二

生

佛成道日示衆玄玄絕待妙妙無依獨露真
常全彰至體名不得狀不得雪老冰枯理無
礙事無礙天荒地迥萬里雲收午夜四方星
燦長空揭開威音那畔腦門圓陀陀光燦燦
獨瞻髑髏背後眼孔淨保保赤條條勒回三

萬劫風飛雷厲之神機突出五千軸海涌雲
屯之寐語大衆釋迦老子來也即今在諸人
眼睛裏仰見明星頂顛上成正等覺爾諸人
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將箇
所叅底無義味話拍盲提起重整精神默默
自看第一不得祛昏敵散第二不得捨妄求
真第三不得愛聖憎凡第四不得將心待悟
第五不得厭生離死第六不得樂寂嫌喧第
七不得順已違他第八不得藏形避影第九
不得揀緣擇境更有第十箇不得未易與人

說破直待爾似黃面老漢夜半洞見明星一
遍如啞子得夢更不待本上座切切也記得
前輩謂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
之萬物情性猶今之萬物情性天地日月固
無變也萬物情性固無易也道胡爲而獨變
乎審如其說二千年外丁三所學之道即是今日
所學之道今日所悟之道即是二千年外所
悟之道未嘗有毫髮異爾還知黃面老漢棄
萬乘之尊榮如棄弊屣受六年之飢凍如處
宮室及至四十九年轉法輪時惟棲身樹下

丐食檀門而已豈似今日安居暇食指顧如意猶自生嫌要與釋迦同證同入未知其可也吐白日青天莫寐語好珍重

吳江州太湖簡村順心禪菴高峯和尚愍忌拈香順心菴裏太湖中央俄然逢愍忌世相未能忘大衆高峯老和尚來也雨蒸苗葉綠風撼稻花香

師子巖東岡幻住菴中秋示衆天上月水中月光漾漾與誰說今宵幸遇中秋節記得靈山話曹溪指南泉翫寒山比將謂廣寒殿裏

別無人元來總是弄巧翻成拙竹影篩金瑤堦積雪盡謂一輪光皎潔那知今夜圓後夜缺有箇譬喻試聽說三十夜止有一夜圓此圓時如諸禪德之精勤勇猛也三百六十夜止有一夜是中秋此中秋之月如諸禪德於精勤勇猛中打成一片之時也奈何精勤時少懈怠時多又奚止於一暴十寒而已哉雖三百六十夜遇此良宵其或癡雲驟起迷霧橫陳靚體昏昏依舊沒交涉無始時來總是恁麼蹉過昔人有喝火口號謂日間鬧炒

妙夜間靜悄悄可惜好光陰一時都過了照
顧火燭時聞者多有警省本上座對此中秋
之月亦有箇口號勉爲大衆舉似天上月月
月二十九夜缺只有今夜圓莫教雲霧攝攝
不攝眨得眼來天又明寬著程途且待三生

六十劫

丁二

廿四

過雪示衆一片兩片飛入人間尋不見三尺
五尺積向茅簷難辨的銀象三千界靈瑞身
光有空皆徧玉龍八百萬敗殘鱗甲無地可
埋梅華之恨獨深漁叢之歸未晚且道與蒲

團禪杖邊坐堆堆底人有何交涉古老道今
日雪下藪林有三種僧一種向被位頭究明
自己一種向經案上吟詠雪詩一種向火爐
角說契堂供此三種僧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合受不合受置之勿論諸禪德爾還知結雨
爲雪凝水爲冰底道理麼然結雨爲雪固是
造物變化宜乎不知如凝水爲冰遽以流注
之質頓成堅礙之形雖金石不可與較其固
請以喻明之佛性猶水也以無量劫中迷妄
之寒氣念念凝合由是結佛性之水爲冰也

且政當冰時未嘗不具佛性之水奈何迷妄之寒交結未化雖全體是水而不得爲流注灌溉之用耳或不以智慧之日融之安有自化之理如是觀察向道之念可得而免諸或謂古人相逢彈指便解知歸豈必待奮神力丁三下苦工而後然哉爾殊不知或不曾奮神力廿五下苦工於曩昔任爾相逢彈破指頭也無爾知歸之理未有一佛一祖不因智慧之日融化迷妄之寒冰而能復其佛性之水也今日一箇所叅話信得及處靠得穩時豈非真知

慧耶一旦工夫熟時節至千丈冰山也是水萬尋雪嶺也是水滔滔然流歸佛性之海任爾空中積雪火裏生冰未聞凍合無邊之海諸禪德莫道本上座長於譬喻蓋法理如是也更聽一偈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啟窓猶看玉琅玕元宵示衆須彌燈王如來與藥師琉璃光佛昨夜在十字街頭相遇乃携手看熬煎山燈火忽撞見箇厖眉雪頂老漢向百衆人前說四句偈謂惟心即佛佛惟心此話相傳古到今

對面不知燈是火區區徒向外邊尋時二如
來忍俊不禁乃厲聲曰爾說也是惟欠悟在
只箇即心是佛即佛惟心說與三歲小兒悉
皆領會奈何不悟說食不療飢也請問悟時
消息乃曰試以喻明有人失去徑寸之珠雖
百千兩金不足與較其價之輕重使此珠不
獲雖萬死莫酬其尋求之心鏤之肺肝刻之
心膂形之夢寐貫之見聞念念不忘孜孜不
捨一日不獲則一日之念不休一年不獲則
一年之心不廢愈不見愈精勤益不獲益勇

銳乃至情消想竭思苦神窮寒暑兩忘寢食
俱廢積年累歲正於無可捉摸處驀忽入手
圓陀陀光漾漾其三十年馳求之心一時頓
息是謂悟也其尋覓此珠於心勦形瘞之際
豈非參乎丁二頓見此珠於神明意朗之頃豈
非悟乎苟不因參尋之難安有此悟獲之喜
也與論至此忽被箇傍不甘底一喝喝散惟
見燈自是燈火自是火樓臺突兀車馬交馳
華敷井井金蓮燄續條條玉燭胡張三黑李
四萬人海裏醉扶歸查沙鬼大齋郎百戲場

中狂未歇正恁麼時且不涉悟迷共樂昇平
底句如何舉似琉璃滿腹藏明月齒齒渾身
放寶光

除夜示衆四時與八節循環十二月今夜盡
破除禪流瞥不瞥若瞥則陳年曆日不用檢
尋不瞥則明日新條也須甄別東村王老化
紙錢後巷竹聲俱爆裂窮神無地可送福運
有天難接巖前枯木糝銀華庭際嫩條抽玉
葉將謂陽春已發生子細看來盡是殘冬雪
諸禪流還知今夜舊歲去不去明日新年來

不來底消息麼如其未委徃徃以百年壽終
喚作臘月三十夜地黑天昏胡鑽亂撞正此
時也蒲團上生鐵脊骨尋常豎立不牢口唇
邊無義味話平昔提掇不起况是年窮月盡
日了時空再欲如之若何決定噬臍無及矣
殊不知別有箇轉身路子直是奇特備但守
取箇所叅話不得放捨須信來朝更有新條
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或謂傳燈錄一千七百
單一人皆是言外知歸迎刃而解初不聞有
做工夫看話頭之說在此自年朝至歲暮其

丁二

廿七

惻惻不絕口惟是說看話頭做工夫不但遠背先宗無乃以實法綴繫於人乎爾說得也是一則老僧不具此驅耕奪食換斗移星之辣手其奈諸方不觀人之根性速於求人多是鑽朕挿羽急欲其高飛遠舉奈何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此事大難其人謂看話頭做工夫固是不契直指單傳之旨然亦不曾賺人落草最是立脚穩當悟處親切縱使此心不悟但信心不退不轉一生兩生更無不獲開悟者如傳燈錄中許多言外知歸之士焉知

其不自夙生脚踏實地做來古者謂夫見有天生彌勒者是也幻人見解止於此爾若要一超直入不爲實法所綴明朝三百六日又從頭起儘有光陰今夜權且收起葛藤珍重

浴佛日示衆大衆盡十方世界是無憂樹悉逢太子即今下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諸人還見麼乃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諸人還聞麼如其不見不聞本上座贏得熱瞞諸人去也碧芙蓉紅芍藥結成越樣華亭黑斑豆赤

沙糖煎就異常香水鼠尾巴短長一尊佛相
牛眼睛大小一柄杓頭普請諸人同時灌沐
喚作報德有德皆報喚作酬恩無恩不酬然
報德酬恩且置之不問只如二千年外九龍
吐水所浴底與今日衆手所澆底是同是別
若道同孤負釋迦丁二若道別孤負自己且釋迦六
老子黃金面具生鐵心肝他管爾孤負不孤
負但是爾自己等閑孤負則未免虛生浪死
極未來際安有解脫之期爲諸人這一念子
不能替地帶累這老漢捨堯率降王宮入母

胎示人世造妖捏怪大抹高揮曲盡化儀老
婆心切豈謂諸人逗到今日轉增迷倒沉酣
憎愛結縛死生孤負萬端不可枚舉爾還知
三根楊七天單一鉢香炊九條田服盡是這
老漢積劫累世指天指地中流出更不肯奮
起一片決定不退轉正志翻身跳上破蒲團
猛提起箇無滋味話一踏到底豈更有別方
便耶今日這箇浴佛之杓柄即是出生死險
道之梯航斬輪轉根株之劒刃豈戲劇哉况
是寶爐散薈蔔之雲蠟炬吐優曇之穗梵音

宣而雷動森羅萬象共證圓聞禪影移而兩
 傾塵刹十方同躋正覺所以云未離堯率已
 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直下安有一毫
 剩法與人為知為解涉見涉聞雖然只如四
 月初八日已前還有這箇消息也無不因別
 足曾三獻那得連城價倍高

丁二

廿九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下

音釋

羣陸教切 罽下曰羣 控子卧切 鏹初限切 顛乃
 顛頂也 汨古忽切 鶻胡骨切 撚乃珍切 嚙五
 也切 曳以制切 醜白醜切 掀虛言切 踣以
 也切 跳踣蒲沒切 燎力吊切 漣女氏切 蟪蟪
 消切 蟪莫經 留力救 覷七慮切 推五佳 擺
 補買切 躋之鬼切 曝必角切 掇丁括切 餽戶
 撥開也 錄盧谷切 撥排末切 絆博慢切 眨側洽切
 刺實證切 孽魚列切 瞋口答切 拌鋪官切 倮郎
 拽羊列切 啻施智切 是也 獨測角切 倮郎

體切赤也
 撼 搗戶感切也
 羸 蘇感切也
 贅 脊力舉切也
 斂 蘇感切也
 綴 林衛切也
 熨 垂呂切也
 慳 忍作極也
 羸 之餘對也
 輸 輸也
 瞞 莫官切也
 炊 垂呂切也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

第三同卷

丁三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小叅

瞿運使寔發卒哭藥師道場對靈小叅大道
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觀欲識大道真體不
離聲色言語只如都運相公昨自皇慶元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捐館至今年四月初七日
其一百日內鼓螺互應金石交宣豈非聲耶
華果委陳香燈羅列豈非色耶遍演金經廣
宣玉偈豈非言語耶且聲色言語觀體全彰

却喚甚麼作大道若以聲為大道聲自是聲
若以色為大道色自是色若以言語為大道
言語自是言語與麼分析將來古人話似作
兩橛這裏檢點得出便見我都運相公與藥
師如來握手共遊於一十二重清淨願海以
衆寶光明而作佛事俾盡大地衆生不越一
念俱成正覺到這裏既無聲色可求亦何言
語可取總只是箇大光明藏如其不委更為
下箇註脚良久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復舉石頭和尚問龐居士云子學道以來日

用事作麼生居士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
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
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且
如何是日用事茲向第二門頭曲爲註脚去
也眼見色是日用事耳聞聲是日用事鼻嗅
香是日用事舌噉味是日用事以至身覺觸
意雜思是日用事乃至八萬四千諸塵勞應
用等皆是日用事因甚麼說箇無別底道理
雖則體用互陳萬塵交接一一皆是自心成
就自心出生所以教中謂元依一精明分成

六和合又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以其
洞見自心故雖一刹那頃泛應群緣會入一
心曾無異致所以云無別也今之學道者往
往向義路上以聰明之資一一領會自謂佛
法無多子殊不知說箇自心早落情見於是
龐居士謂惟吾自偶諧言偶諧二字直是註
解不破穿鑿不入苟非具金剛正眼向聲色
未彰已前一鑑鑑破物我未形之際一拶拶
開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是謂偶諧者也
其或未到這箇時節和箇偶諧俱成剩語所

以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既到實參實悟之地則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擬眨眼來劒去久矣這箇是老龐公棄家財於湘水跨諸祖門庭掠得些子汗臭氣便解如是發揮惟我都運相公即再世之龐居士也雖不效其棄家珍於水底却能轉為布施利益種種救援攝護方便等事而亦不妨其孜孜在道之心以至啓手足之際屏去血味及與玩好諸欲因緣惟單單舉箇所參話頭泊然而逝豈非多生熏習般若培植菩提而有如是操略耶既

捐館已一百日內晝夜六時備陳佛事由是知相公雖天道人道皆不能以境緣攝取何則道念灼然豈肯為功名富貴諸殊勝事業之籠絡其不至佛地決知其終不已也因記得都運相公昔於至元辛卯二月十九登天目叩先師先師握竹篋問曰相公為遊山來三為佛法來公答云為佛法來先師擲下竹篋曰會麼公云不會師曰不入虎穴爭得虎子本上座今日因齋慶讚重為舉揚為遊山來為佛法來舌頭拖地為佛法來將謂忘却擲

下竹篋云會麼少賣弄不會明如杲日迅若
怒雷不入虎穴爭得虎子醉後又添盃更有
四句偈重爲註脚爲求佛法爲遊山口縫纜
開落二三一十二重悲願海藥師燈現古優
曇

爲趙承旨孟頫對靈小叅大道在目前山是
山水是水玄機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一念
洞然萬緣廓爾水精宮秋容淡淡森羅萬象
吞吐明月珠松雪齋灑氣沉沉屏几六窓交
徹寶絲網無一物不彰至體無一事不演真

乘莊周雖蝶悟枕邊敢保其當機罔措子韶
固蛙聞月下未許其覲面施呈這一著子名
不得狀不得即其知處已陷情圍事亦然理
亦然與麼會時早沉識海所以道神光獨耀
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解
底句如何指陳玉宇秋高無界限金園春事
政敷腴共惟翰林學士承旨松雪居士趙公
受知於九重聖主名聞於萬里黎元官一品
未足謂公之榮爵萬鍾未足謂公之貴蓋其
道超物表性徹玄初空諸見於眼根了群情

於意地者也其記大德甲辰歲首蒙公賢夫
婦相延於武林官舍丁未秋訪公於雪城之
新第至大戊申復會于西湖明年己酉再會
於松雪齋凡一會聚與夫尺書往復未嘗不
以本來具足之道未悟未明為急務每論到
至真切處悲泣垂涕不能自已此蓋出自真
情遠從多劫熏鍊純熟必期徹證不肯與泛
泛者恃其辯聰漁獵聞見便以為得也自佛
法流布東土士大夫咨叅扣問敲唱激揚莫
盛於唐宋而尤盛于皇元往往滯於情解昧

於識度求其真叅實究者不曰無之窮其所
因最初被箇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說一印
印定次以聰明之資直下領過自以為易不
復究明不覺置之無事甲裏殊不知本來具
足之說如麵在麥中飯居穀內或不加舂炊
礱磨之勞徒知具足之虛談終莫能得止餽
之實效猶儒家論仁義亦豈心外之物故孟
子謂我固有之矣非從外得也然不有真履
實踐之功顛沛造次孳孳不忘則亦徒有仁
義之本心耳故吾佛祖謂本來具足猶古鏡

之有光奈何失於護念其愛憎塵習不覺蒙蔽况是積生累劫未經磨治徒稱具足之有光終於鑑照之無補一箇所叅話即是磨鏡之良具政當磨時只知朝也磨暮也磨不必問鏡上之塵何日破除鏡內之光何時發現苟存此等待之心則愈障矣學佛之要惟憑一念但信得及處譬之磨鏡未有磨極而塵不消塵消而光不現者故我相公與魏國夫人雖身抱冠世之奇才而不為其所惑雖身嬰畢世之塵累而不為其所障每於真叅正

念孜孜然兀兀然猶林下老衲寂爾忘緣未嘗少棄當知此箇正念不由教導不依勸請不因造作不屬方便乃是無量劫中於諸佛所深種菩提種子雖百千塵勞百千生死同時現前終莫能昧也此念既堅則其成佛作祖超生越死如壯士屈臂豈假他力人徒見公英聲茂實振耀古今而不知公六十九年凡施為舉措莫不以積劫之事繫于真情自餘皆借路經過遊戲設施爾既啓手足後人皆謂公之亡我獨見公精操正念獨抱天真

於大寂滅大解脫法中與佛祖聖賢混合於一切智智清淨之表曾何古今彼此而有間隔此皆公深信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道其靈驗若此記得華嚴經偈有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謂佛境界者即是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道是也原夫意根欲淨妄想欲離却不成本來具足矣但是所參之正念操之既精守之既密則其意根不待淨而自淨妄想不待離而自離至一切處不為一切法

之所留礙其佛境界與松雪齋不即不離無異無別古所謂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沘聲歸海上消者是也又圓覺淨諸業障章中極言四相其四相之因首惟執我相我相既忘如樹根斷則枝葉不除而自凋矣故經云彼修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六還知我相麼佛境界是我相淨意根是我相乃至坐寶蓮華成等正覺入微塵裏轉大法輪是我相自有宗乘以來分科列段指性說心敲繩牀搖塵拂縱橫放肆演唱激揚以至玉轉珠

回神出鬼沒總不出這箇我相苟能除此我相之外安有所叅之話所守之念所存之因所至之果直下如火聚大風輪雖佛祖到來亦須退縮有分到這裏無位真人倒跨洞庭山遊戲三萬六千頃太湖直上堯率天與彌勒大士指白雪為青松荷葉團團似鏡配青松為白雪菱角尖尖似錐混融物我以無痕超越死生而無作此說且置茲蒙大孝仲穆舍人以書入山謂先君問道二十年不料嬰此大變擬卒哭日內安厝東衡臨壙

一語乞為舉似某以老病退卧巖穴惟我相公於湛寂光中自能照了今事不獲已勉為對眾引些葛藤以慰孝誠記得唐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片石也曾坐也曾卧還鑄作佛得麼泉云得亘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大衆陸亘大夫問處放去何處南泉和尚答時收來太儉須知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狹路相逢了無回互雖然如是只如今日相公家中有一片石也不曾坐也不曾卧亦不要鑄作佛只要移置東衡原上蓋覆相公

棺擲得與不得二俱屏除且道與陸亘大夫
所見相去幾何良久云幻住忍俊不禁向無
音韻中聊伸一偈南泉陸亘舌無筋圓覺華
嚴語未真何似東衡原上月照空群象最相
親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拈古 公案畧舉詳見諸錄

梁武帝問達磨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
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磨云不識

師拈云缺齒老僧手推刀泥彈子要與東震
旦人鬪富可謂不知量矣被梁王指出照
乘明珠問之情知伊道箇不識

馬祖見野鴨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
須臾不見祖云野鴨灘丈云飛去也祖扭丈

第一五七册

鼻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去也丈於言下有省

師拈云設錦穿以陷獸垂香餌以釣魚惟善作者能之馬師擬獲一禽深入荒草費盡腕力打破半邊鐵網豈善作者哉

石鞏凡見僧張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鞏云看箭平摩曾對之云這是殺人箭那箇是活人箭鞏彈弦三下平作禮鞏云我三十年架一張弓兩隻箭只接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

師拈云穿百步穆透九重鼓固是眼親手便其如半箇聖人有隱身之術石鞏之技窮矣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云我不入這保社化曰爾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來日白衆曰夜來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饋飯一堂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師拈云有令不行有事不斷天下之公患也興化既行矣又斷矣未免旁觀者哂

六祖一日見二僧論風旛義祖云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

師拈云嘗鼎一臠具知衆味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可謂鼎之一臠矣使人不覺惡心嘔吐

丁三

九

大覺謂興化曰我聞爾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是否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覺名化曰我直下疑爾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又喝覺又打化曰某甲學得箇賓主句總被折倒了

也覺曰這瞎漢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解於其間哉雖然只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道理這裏見得許爾作臨濟半箇兒孫

僧問夾山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山曰是僧便掀倒禪牀

山休去明日普請掘一坑名僧至曰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語便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上座不然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其僧束裝潛去

師拈云這僧始則攬旗奪鼓終則詐敗佯輸夾山雖有添兵滅竈之謀爭奈脚跟下泥深三尺

臨濟三遭黃檗痛棒後向大愚肋下築拳次歸見黃檗云云

師拈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大愚肋下更

合喫拳這風顛漢敢來這裏捋虎須黃檗面門猶欠掌在致使尿牀鬼子邪見勃興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鼓粥飯氣

瀉山因劉鐵磨來云老特牛爾來也磨云來日臺山會有齋和尚還去麼瀉山作卧勢

磨便出去

師拈云瀉山被鐵磨一拶拶倒要起起不得鐵磨被瀉山一推推轉要住住不得本上座與麼批判多少人在背後齧斷拊指月氏國王聞師子尊者有道乃越國往見尊

者云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王有省
師拈云飯裏沙泥中刺彷彿不同依稀相
似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尊者黃
金鑄面皮

雲門話墮因緣

師拈云雪上霜加上和觀面無私移星換
斗要見這僧話墮處麼且待三十年後
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見忠國師至中途
南泉就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則去歸宗坐在
圓相裏麻谷作女人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

師拈云南泉畫地_六向牢歸宗墮坑落塹麻
谷蒸而無禮點檢將來一人眼空四海一
人舌拄梵天一人入地獄如箭

百丈野狐因緣

師拈云非不非是不是坐斷兩頭劍去久
矣前百丈云不落後百丈云不昧看來也
不較多因甚麼有墮有脫余二十年參學
不能明此如有有人明得此者我當舍四大
為繩牀而用供養

僧問雪峯臨濟四喝意旨峯云我當時初行

脚時便過河北已值大師遷化不得見他所以至今不知可往見他直下子孫僧見南院院云那裏來僧具陳前意院乃展具遙禮雪峯云天下古佛也

師拈云言不在口語不離舌端的有來由特地無交涉臨濟四喝豈但雪峯不知縱是他直下子孫也未夢見在不知且置只如南院遙禮雪峯是有來由耶無交涉耶這裏定當得下要見臨濟也不難南泉爲兩堂首座爭猫遂斬之晚趙州歸泉

舉似州乃脫草履頂頭上而出泉云子若早歸救取猫兒

師拈云南泉劔爲不平離寶匣趙州藥因救病出金瓶然雖慶快一時爭奈古佛家風掃土矣

臨濟云有時奪人有時奪境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師拈云有時奪人錯有時奪境錯有時人境兩俱奪錯有時人境俱不奪錯臨濟大師到這裏鎖却咽喉了也莫有爲伊出氣

者麼切忌將錯就錯

臨濟謂三聖曰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
眼聖云爭敢滅却濟云他後有人問伊又如
何祇對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向這瞎
驢邊滅却

師拈云認他財爲己物將官路十二當人情濟
之心亦濫矣三聖當時見他道不得滅却
吾正法眼便與掩却臭口猶較些子遽云
爭敢滅却噫以聖較濟又何止濫而已哉
靈雲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

拄杖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
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師拈云靈雲白日青天向桃華樹下爲魅
所著玄沙雖則除邪輔正激濁揚清殊不
知又是鬼門上貼卦

藥山和尚久不上堂院主云大衆久思法誨
山云打鼓著衆集山陞座一詞不措主白云
和尚今日陞座因甚麼一詞不措山云經有
經師論有論師

師拈云藥山久不上堂與對衆一詞不措

將謂將謂末後道箇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元來元來

瀉山云老僧遷化後往山前檀越家做一頭
水牯牛左肋下書五字云瀉山僧某甲正恁
麼時道是瀉山僧却是水牯牛道是水牯牛
却是瀉山僧

十三

十三

師拈云道是瀉山僧却是水牯牛好道是
水牯牛却是瀉山僧好當時有人向他面
前下得這兩箇好字教他百劫千生要脫
水牯牛也未得在

趙州一日見文遠侍者拜佛次州以拄杖打
之遠云拜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師拈云文遠云拜佛也是好事不妨軟頑
趙州云好事不如無話墮了也要知趙州
老人話墮處麼待伊磕破腦門即向爾道
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云青絹扇
子是風涼

師拈云拈得使用道出平常山高水闊地
久天長青絹扇子是風涼是拈得使用耶
道出平常耶誰人知此意令我憶汾陽

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

師拈云這僧問處如大浸稽天無物不在波瀾之內風穴固是入水不溺爭奈全身在裏許

真點曾見慈明明問佛法大意真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訶之真乃理前問明白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慈明老人未為好手真點曾雖則向這裏懸崖撒手絕

後再蘇若要知佛法大意更叅三十年始得

玉澗頌雲門止斗藏身因緣云止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後五祖戒問其作頌之意問

乃張目視之戒曰若恁麼會雲門不直一錢公亦當無兩日後澗果如其言戒暮年亦失一目覺範和尚曰今妄意測度先德之言疑誤後昆亦可以少戒

師拈云止斗藏身話豈但玉澗頌不出便

是五祖戒也只得向背後又手暮年各損
其目也是好采覺範謂誣謗先宗感果如
是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頌古

世尊初生

無明滿肚惡纏身纔出娘胎軟厮禁目顧四
方周七步不知脚下水泥深
文殊答菴摩羅女其力未充
將軍有令下重圍八戶風高馬不嘶兩眼忽
開天地闊太平無象到今時

女子出定

花落銀牀春爛熳月沉金帳夜迢遙
虛堂寂寞無人共只把檀香盡意燒

外道問佛有六道如何是那一道

醉乘白鶴登銀闕夢跨青鸞入絳宮
酒醒眼

丁三

十五

開俱不見一川桃李自春風

即心是佛

硬似純鋼爛似泥甜如崖蜜毒如砒
渾侖吞

又渾侖吐賺殺江西馬鞞箕

非心非佛

大地衆生成正覺百千諸佛陷泥犁休將此
話頻頻舉却恐闍家老子知

南泉住菴被人打破碗鑊

一把黃金鈍鑊頭引他白日鬼來偷自從去
後無蹤跡入眼青山總是愁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答藏頭黑海頭白
因緣

白玉琢成西子骨黃金鑄就伍員心蓮宮人
醉歌聲咽月落吳江浹滿襟

趙州無

翁翁年老齒牙疎口不關風道箇無肝膽一
時傾吐了苦哉邪法正難扶

洗鉢盂去

粥罷教伊洗鉢盂翻成特地費分疎是非得
失渾休問真箇闍黎悟也無

黃檗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

不是無禪是没師猫兒尾上繫研槌夜深打
殺街頭鼠路上行人那得知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斧爛柯銷局未闌天風吹鶴下瑤壇滿盤黑

白輕翻轉袖拂蒼梧玉珮寒

德山托鉢

天生富貴稱雄才織翠華裾擁不開一簇管
絃聲未絕醉扶公子上樓臺

臨濟四喝

小厮兒偏愛弄嬌絲毫不挂赤條條劣丁五獅筋

斗重翻擲拶得蟾蜍下碧霄

香巖上樹

全提三寸殺人刀千里聞風鬼亦號沒與有
人輕犯著饒伊得命也無毛

嚴陽尊者問趙州放下因緣

地沒朱砂翻赤土廩無粒米倒龍糠赤窮白
是活不得又被人來指賊賊

婆子燒菴

三冬枯木遇春陽翠萼寒英噴古香雪鬢老

婆情未瞥冷看花樹哭檀郎

木平見洛浦盤龍二老雲峯悅拈云云

葉卷西風樹樹寒亂蛩吟砌夢初殘情懷自

是不堪聽又把琵琶月下彈

趙州勘婆

生鐵簇藜當面擲琉璃坑漸遠身開勸君莫
問臺山路多少平人被活埋

洞山三頓棒

蹉口相酬罪莫逃放伊三頓轉怏怏使他飯
袋江西去添得廬陵米價高

石鞏張弓

平生伎倆盡施呈拗折蓬蒿箭兩莖半箇聖
人還不薦依前日午打三更

僧問夾山境法眼拈云我二十年只作境會
哭月狂猿攀古樹嘯風猛虎踞懸崖人間別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有通霄路不必行從這裏來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萬里山河平似掌一條官路直如絃行人若
問窮通事鐵壁銀山在面前

丹霞燒木佛

火燒木佛丹霞罪脫落鬚眉院主災一陣東
風回暖律幾多春色上梅腮

則監寺叅青峯法眼丙丁童子公案
觸著神鋒劈面揮電光石火較猶遲不因洗
耳池邊過肯信人間有是非

丹霞訪龐居士靈照提籃因緣

放籃斂手舉籃歸自是多情惹是非月落晝

堂人去後不堪歡笑只堪悲

兜率和尚三關性在甚處

赤脚波斯叩海門黑風吹浪暗昏昏三更掣

斷青霞鎖笑看驪龍戲子孫

四大分散作麼生脫

空奮雙拳窮滴滴橫擔片板赤條條夜來得

箇揚州夢騎鶴腰錢跨九霄

眼光落地向甚處去

鐵狗銅蛇正奮瞋風刀火鋸肉成塵茫茫長
夜幾經劫舉眼無親怕殺人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也解攀花折柳牀頭脫落秤

槌打破竈前厨斗

我脚何似驢脚十三翻轉草鞋倒著走遍四大神

州寸步那曾踏著

人人有箇生緣夜半胡孫駕船撞破黑風白

浪踏翻水底青天

佛手驢脚生緣三關一句齊宣更問如何即

是黃龍口裏無涎

達磨一日命門人各言所得遂分皮髓云云
九年冷坐一旦惺惺是非易辨得失難明分
張皮肉骨髓令人路見不平汝得吾皮前長
後短汝得吾肉多肥少精汝得吾骨只堪餒
狗汝得吾髓脫賺平生盡情為伊註破也只
道得八成要見達磨大師麼岳邊頓落千山
勢海上全消萬派聲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音釋

灑合老切 孽津私切 孽故切 縮所六切 尖子廉切
銳也 未也 錐鑽也 惟切 厝倉故切 鑄子泉切 扭夕女切
切 穿陷疾坑也 孽博也 厝安著也 鑄刻也 扭夕女切
也 肉 攬楚切 街 肋歷德也 拗於切 變力充切
也 藥 鏗居鉏切 也 蚤渠容切 伎渠綺切 伎渠綺切 伎渠綺切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丁四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雲南通講主

叅玄上上人須達巧方便不解善思惟驢年
覓不見要識巧方便麼三乘十二分教應病
與藥觀根逗教是巧方便一千七百則陳爛
葛藤放收殺活逆順卷舒是巧方便乃至無
邊賢聖前後出興各各以無作不思議解脫
神力作種種差別佛事亦不出此巧方便也

何則都緣箇事在諸人分上本來具足元無
欠少自是你從無始曠大劫來為妄習所纏
橫計生死雖潑天活計頓在目前剛不領悟
猶向飯籬邊伸手從人乞食豈不大可哀憫
者哉所以累他先聖以善巧方便智力向你
清淨田中拋撒不淨指漸指頓或偏或圓說
一念頓超說歷劫熏煉或可眼根入者以色
空作佛事或可耳根入者以音聲作佛事乃
至六根門頭及與八萬四千塵勞境內咸作
佛事特不過控勒你一箇入處要你識得箇

自己家珍捨此初無實法往往見學道之士
不通權變妄執方便以為實法如以鑰石認
為真金縱經百煉終非金體既不能少加思
究直造玄途但看他古來尊宿出家行脚切
切以已事為重任三十年二十年登山涉水
撥草瞻風未嘗斯須輕棄此道捱到途窮路
極處撞見箇沒意智漢向他痛處一錐直得
七穴八穿干了百當便向三家村裏十字街
頭施棒施喝豎拳豎指大用凜然機辯錯出
魔魅平人遺臭千古豈非洞徹法源善達權

變而然也厥後人心淡薄藪席荒涼多是不
具正因馳聲走譽既非種草不擅家門帶累
他曲录牀上箇老漢不顧好惡將鳩屎砒霜
合造一般毒藥撒在爾八識田中要爾一箇
箇向這裏放身捨命或有嬰其藥味而汗流
浹背者或直下丁四忘餐廢寢而絕後二再蘇者或
久抱于懷偶因物所觸而肝碎膽裂者或因
誤中而喪却性命者中間千緒萬端不可具
舉固是根器利鈍有所不同亦不出此善權
方便之力耳邇來醫師不古方脉無靈異端

前陳執藥成病或潛形避影遏捺心念一物不為以求相應者不知是深沉死水却引他長慶坐破蒲團趙州不雜用心以至莫妄想放下著古廟香爐休去歇去等語為證何異守株待兔緣木求魚或有隨事逐境一切處強作主宰以待觸著磕著者不知是擔枷帶鎖却引他揚岐做監寺雲峯克化主保壽作街坊及引南嶽磨磚作鏡打車打牛等語為證者何異撥火覓漚刻舟求劍又或有心不異緣情不附物終日只麼閑閑地取性過時

以待其自然領悟者自不知是坐在無事甲裏却引他趙州洗鉢龍潭送餅香嚴住菴瀉山撥火及修證則不無汙潦即不得等語為證何異手執艾鏡夜對黑月待火自出終無是處或有漁獵古今該博聞見向五蘊身中認箇主宰不肯信有悟門自不知是雜毒入心却引他古人一種垂慈方便等語為證便乃旁求經論曲引諸文羅綺語言以相眩惑者何異以羊袖續狐白之裘不自知其非也如上所舉皆是初無正見妄認偷心坐在八

識中將古人善巧方便總作實法會了也所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若與麼商量已躬下事饒爾弄到彌勒下生轉沒交涉豈但沒交涉將恐反招罪戾疑誤後人矣須知此事不在靈知不昧處不在藏睛閉目處不在祛昏敵散處不在忘機絕慮處乃至不在博綜經教洞徹古今長時觀照一切平常以至撐眉豎目勇猛精勤擲劍揮空如貓捕鼠至於無邊作用據實檢點將來總不出他一箇善權方便若要與衲衣下那

一著子相應驢年又驢年且作麼生是衲衣下事老僧口門窄未暇與爾說破

示雲南福元通三講主

生於無生中受生死於無死中受死既曰無生死安有受生死者蓋迷却自心而妄見有生死耳苟或迷妄之情不能爆散於一念未萌之表乃依他作解強言無生死者是大妄語成亦名謗般若也

此事不在經書義理中不在一切修證裏至於圓覺之三觀二十五輪楞嚴之二十五圓

通之所證門乃至教中所說頓漸階級次第等一涉見聞皆隨情識總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似教中所言之禪皆不離修證惟達磨獨指一心為禪與經書文字所說者迥別宜思之

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議者謂逼近達磨之旨亦不涉方便漸次殊不知只箇知幻離幻早涉方便漸次了也達磨門下總無是事一了一切了只箇了字亦不可得

禪之一字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覺不可知蓋見聞覺知皆屬情妄非心法也當知心法本來是見是聞是覺是知不應於見聞覺知上別有所謂見聞覺知者維摩詰經謂若求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斯言豈欺人哉

此事須是利根上器提得便行遠得便走雖是慶快已涉途程更待如之若何寬著工夫待彌勒

古人真切於此事上曾不待一切方便言語

之所啓發自然卓卓地不肯虛喪寸陰如大
死人如陷千尺井之求出又如倒懸之求解
曾何有第二念馳驟目前虛妄聲色者哉
今時學者之病在速於要會禪禪無備會底
道理若說會禪是謗禪也如麻三斤栢樹子
須彌山平常心是道雲門顧趙州無一一透
得是解禪語亦非會禪也若不妙悟縱使解
語如塵沙說法如涌泉皆是識量分別非禪
說也當知禪語初不難會凡一千七百則公
案俾之通會於片餉之間亦不難如今之禪

學者流多是商量箇語話皆不肯回頭扣己
而叅所以古人目禪語爲野狐涎唾良有旨
也
近代宗師爲人涉獵見聞太多況是不純一
痛爲生死所以把箇無義味話頭拋在伊八
識田中如吞栗棘蓬如中毒藥相似只貴拌
捨形命廢忘寢食大死一回驀忽敲破方有
少分相應倘若不知此方便於看話頭起疑
情之際將一切心識較量動靜妄認見聞坐
在馳求取捨窠臼中或得暫時心念不起執

以為喜或昏散增加久遠不退承以為憂皆
不識做工夫之旨趣也

做工夫非一切有作思惟之所能是離一切
分別之大人境界古人到此皆是一踏到底
更不涉一些子廉纖搭滯今人做盡伎倆不
奈何者蓋做不力志不大心不死念不切耳
做工夫往往以心念紛飛處做不得政不知
以何為做得處實有趣向處俱墮顛倒網中
當知做處譬如失物欲見政當尋覓時惟有一
箇欲見之心橫于胸中不能自決又何曾

有省力不省力有趣向無趣向之異說其最
初尋覓時也恁麼喫力尋覓到最後也恁麼
喫力更有何初尋時難後尋時易之說但是
尋覓欲見之心切至久久不為境緣之所侵
奪忽冷地眼開撞在面前因地一聲更不待
丁四
問人是與不是也其喜悅之狀又當何如也
六
此事迷時不減悟時不加難時不遠易時不
近得時不有失時不無乃至窮古亘今總無
許多差別渾命只是箇自己纖毫不透如隔
鐵圍快便難逢切忌當面諱却

示高麗收樞空昭聰五長老

叅禪是叅自己禪非叅佛祖善知識禪也所謂禪者蓋遠從多劫前因地所迷引起生死迷乃是自己迷不因境迷不因物迷亦非佛使其迷又非天地鬼神冤親眷屬使其迷也以其自迷故今日若不肯力叩自己親自信向自發肯心向自家已躬下真叅實究一回以俟其自悟無有是處其所悟處不悟佛境不悟祖緣不悟他心不悟外法皆是自悟其自己遠從多劫以來所迷底生死差別情妄

耳以其自悟故則自己生死空自己差別盡自己情妄消即其生死悟於自心而更欲覓生死於自己了不可得於自己覓生死不可得故則於外境欲覓毫頭為生死亦不可得自內心外境覓生死既俱不可得即其不可得處喚作佛境界喚作祖翁田地喚作自己光明幢喚作般若真如藏乃至立出百千種殊名勝相百千種異道靈光莫非一一皆從自己流出者也若曰自己外別有所謂佛法祖意禪機道果皆是顛倒希望與外道無相

異也所以古人謂道在己求不從他覓斯言盡之矣倘若不相信自己不向己躬下立定腳頭更不肯立自己志氣坐斷一切密密體究備準擬向佛上求是從他覓了也擬向法上求亦是從他覓了也擬向師友分上求亦是從他覓了也又擬向語言中求又擬向機緣上求更擬向千七百葛藤樁上求更擬向叢林中求更擬向寂靜境界中求又擬向精進勇猛中求乃至盡其見聞竭其知解及與世出世間諸有境緣中求據理言之特不過皆

是從他覓了也與備自己交結生死底一種情識上料掉沒交涉當知自己分上立起一箇要超越生死底念頭正當也無寂靜時也無憤鬧時也無忙時也無閑時也無安時也無危時也無苦樂逆順時也無一切魔境界能障礙其道業時也無過去也無現在也無未來合三世為一念併萬慮為一心孜孜兀兀爾行也只如是體究坐也只如是體究乃至靜鬧安危苦樂逆順中總只如是體究正當體究時儻或復於體究之外別見有箇

是靜時有箇是開時有箇是魔時有箇是叅
得時有箇是叅不得時至于纔覺有毫髮異
見干涉著爾總非真體究也如今做工夫底
人往往於自己分上苦不切至多只是向境
緣情識上做丁酉以窠臼所以不能得直到大休
歇田地爾但拍盲坐斷許多見聞解會取捨
得失等密密地只向自己躬下做去直下便
是大解脫場直下便是大光明藏除却靠自
己叅去別無方便別無佛境界別無解脫如
前所言教爾向自己密密地做去早是多却

箇密密之說若是當人真切痛為自己縱不
使其密密地做去他自然不肯不密密地若
是當人不肯把自己做一件事縱使將箇話
頭作百千種譬喻使其密密去做則轉不密
密矣縱能強作主宰密密得去亦坐在密密
窠臼中無有是處久久坐在密密窠臼裏驀
忽被奪却他密密處便乃引起百千種狂見
而生分別轉與自己踈且遠矣故古人云叅
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爾看古佛棄王宮入
雪山受辛苦行勝行而萬劫千生不憚勞苦

者是第一箇爲生死切者也自西天四七東
土二三長慶坐破七箇蒲團真如詰引錐自
刺二祖斷臂常啼賣身從上古人未有一人
不歷試諸難皆是爲生死切至者以其切至
故物極則反不覺不知捱到結角羅紋處丁四慕
忽打破漆桶自然慶快平生即此九是不從他
覓底樣子當知自己亦豈別有一箇自己可
憑便只是箇要了生死底心即此生死根本
元從自家自肯漆習結縛而後成就今日要
此生死一念超越別無巧術但只念念於漆

習結縛處別脫教淨盡便是生死淨盡之時
矣如今若作意要向八識田內別脫箇漆習
結縛底早是惹出多端和箇要別脫底輟作
一團轉不相濟由是古人深知過患但只撇
箇無義味話頭教爾發起大信心直下不起
第二念單單於話頭上奮起大疑情與之一
念萬年做將去爾但心不隨緣意不逐物識
不拘境意不染塵三十年二十年首尾通貫
不覺自然有箇入處矣所言不起第二念者
於政扣己而參處卒急不相應時驀忽瞥生

一念謂我莫是根器麼是第二念謂我莫是罪障深麼是第二念莫別有方便麼是第二念謂此工夫實是難做也是第二念謂是易做也是第二念於甚易做處生歡喜心也是第二念於艱難境中做不上處起怕懼心也此第二念更有一般伶俐漢見恁麼說了便云我但一切坐斷都不起心正落第二念了也倘若箇真正要了自己躬下生死大事之人決無如許多計較論量底情見但是說著箇生死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一礙礙

住不是不要起第二念便是要起也不可得了矣且真正為自己底人看公案也得不看公案也得畢竟不落別處既是不看公案也得豈肯復將清淨耳根聽人排遣教只看只疑只參只守或只半提或只全提或密密或孜孜蓋此等皆是尊宿垂慈舉揚底一時方便實不與箇自己_丁有交涉也如今做工夫人或見境緣有所順逆非實境緣有所順逆也其實只是當人靠自己不穩處暫時不在便移箇為自己底念頭向境緣上引起百千萬種

顛倒分別若不當下與之勦絕令其淨盡直
饒爾與他境緣上分別得清特不過益增死
生塵勞之重累耳若欲盡其自己一一分說
將去言說轉多紙盡且住却葛藤

示日本空禪人

棒頭領旨喝下明宗已是第一等不啣啣底
鈍漢須知盡大地是一條白棒森羅萬象觀
體全彰亘十方不消一喝過現未來洞然響
應爾便向這裏領略已是瞎却自己眼睛了
也更欲待他拈起枯樹枝放出粥飯氣喚作

明宗領旨豈不大可屈哉昔臨濟云我在黃
檗會下三遭痛棒如高枝拂相似如今再思
一頓真是無人下手邪法難扶興化云我聞
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直饒喝得我上三
十三天却下來向爾道我未曾向紫羅帳裏
撒真珠與爾看丁在異端並起已而此等臭氣十
流落叢林或指一喝為賓為主為照為用或
指一棒為全提為正令為機用為門庭又謂
之擊石火閃電光摩尼珠金剛劍又謂之擘
破面門露出肝膽當陽舉似覲面相呈又謂

臨濟三百六十骨節只是這一喝德山八萬
四千毛孔不出這一棒又云臨濟多却這一
喝德山剩了這一棒又云無邊刹海十世古
今塵沙義門百千三昧總在這一棒一喝內
全收全攝無欠無餘更有一等超宗異目不
存機境者喚作蚯蚓鳴粥飯氣揚塵播土掣
風掣顛認精魂弄捏怪乃至奇言妙語與奪
抑揚鼓引學人向他一棒一喝之下邪知曲
解者今古以來比比皆是與麼較量他古人
立地處又何啻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既不

識古人用處而欲趣向自己真正面目大似
隔靴抓癢嗟乎古人一片生鐵心肝未開口
已前早是落在個髑髏裏了也只要爾不知
不覺推門落臼於一切法中做箇平常無事
漢所謂涅槃生死六凡四聖至於百千差別
法義更不在人重下註脚又何一棒一喝而
不能了哉這裏倘若將毫釐心識領略解會
豈但不識古人行棒用喝處而亦自家一箇
本命元辰長是黑漫漫地縱使勉強向他一
棒一喝上說得依稀用得彷彿少間驀忽遇

著些子差別逆順境界頓在面前未免情存
取舍意涉愛憎一時區處不下便向他古人
語言窠臼上著到正恁麼時總喚作一棒得
麼總喚作一喝得麼總不喚作棒喝得麼若
喚作棒喝則未免被棒喝礙不喚作棒喝亦
未免被棒喝礙十四既為此礙則山河大地明暗
色空至於微細塵毛未有不能為礙者萬仞
鐵圍可使消殞只這一種礙倘若不真箇在
這裏推托得去管取要礙人墮生入死輪回
無間在本上座到此忍俊不禁要與爾去却

棒拈却喝向未有棒喝名字已前與爾把手
共行只如未有名字已前且作麼生趣向今
日不辭與爾說破久後却恐累及平人

示伊吾顯月長老梵名烏鉢
刺室利

佛法無商量分無湊泊分無安排分但是拌
得一切打開萬般絕計較單單只是靠取一
箇話頭自今日守到箇悟底時分方許爾取
氣倘若未到桶底子自脫之時便欲取氣直
下蹉過了也只此一蹉過便是百蹉千蹉甚
非小緣做工夫最要緊是把得住最要緊是

放得下最要緊是不隨逆順境轉最要緊是
做得主定立得脚牢最要緊是耐得枯淡守
得寂寞最要緊是識得眼前破不被世間一
切境界惑最要緊是寒不思衣飢不求食眼
不隨色耳不逐聲最要緊是一箇身心如鐵
槩子不受一切禪道佛法穿鑿最要緊是盡
生不悟明決不起第二念更有一件是最要
緊處口未開時已說了也筆未動時已寫了
也叅未透時已悟了也備還知麼備還會麼
備還信麼如今大事為備不得小事各自支

當

示薩的迷的理長老

禪那二字梵語也華言思惟修生死事大無
常迅速乃學者之正思惟也衆生本來成佛
以迷妄所蔽而不獲開悟亦學者之正思惟
也清淨本然迷妄無狀而生積劫迨今自纏
自縛念念攀緣無食息之間亦學者之正思
惟也從上佛祖哀矜不暇垂言立象設萬種
方便令我處處悟入以癡想雜亂猶不自覺
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三界萬法色空明暗

咸是菩提妙明元心悟理未通尚留觀聽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苟非神悟縱有多聞惟增見病不脫愛纏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前輩言前領旨向外超宗微見鋒芒拈得便用風飛雷厲迥異常流開鑿人天不存窠臼此皆累生熏習積世鍊磨不期而然無作而作豈容勉強安可効為擬蹈前蹤即落意地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功不盡則事不臻誠不極則物不感况無上大菩提道或不忘形畢命與寢食寒暑俱廢豈口出耳入之學而能

脫略生死情妄於大休歇田地者哉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言思惟修者惟此思惟即是修之之理舍正思惟外或別有一法可修非正修也今則有箇不涉一切思惟底智方便僧問古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十二時中十四但將須彌山頓在眉睫橫之方寸不可妄起纖毫情念強生穿鑿為解為會但只行也參坐也參今日也參明日也參參得也參參不得也參參到無可參處政是著力加鞭之時猛拌取三二十年死工夫萬仞

壁立硬著脚頭叅取正當叅時或有佛祖聖賢現種種相以相似語言開導發明便與一喝喝退向他道此事不從人得安有開發之理任我百生叅不得必欲自悟斷斷不肯妄去敵人鈎線誠有此志不患生死情妄之消殞也

示慈護長老

心不迷不墮生死業不繫不受形質愛不重不入娑婆念不起不生業累蓋因迷起妄由妄生執順其所執則愛之之念紛然而興逆

其所執則憎之之習勃然而起愛憎之情作則死生之跡動轉遷流新新不住念念相續以至一刹那間具八百生滅豈待百年氣泯然後為生死者哉原其所迷初無自性亦無起處只是自家遠從曠劫以至今生良由不體道本失却自心而致然也今日要得此心不為迷妄所惑別無方便但單單提起箇死了燒了那箇是我性十二時中如金剛利劍在手相似最先向八識田中盡力一揮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眼之所見既斷耳之所

十四

十五

聞亦斷乃至鼻舌身意香味觸法同時俱斷
過去事已斷現在事今斷未來事當斷徧搜
胸中無可斷者和箇斷者亦斷斷者既斷斷
亦不立斷既不立則盡法界皆是自心於自
心中無能斷無所斷能所既無則見聞覺知
無地可寄到這裏即是從上諸佛菩薩善知
識放身捨命處亦是大休歇大解脫大安樂
之地亦是不離世間而成就出世間之三昧
此三昧入手覓箇愛底亦不可得覓箇憎底
亦不可得於不可得處回觀世間諸有為相

儼如昨夢如教中謂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
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如今人箇箇明
知此事如夢雖政說時和箇說底亦在夢中
何況說久聲消情隨境變三界夢宅役役不
停苟不能奮起大精進勇猛志力於此大夢
宅中極力一跳跳出向白日青天之下披襟
一笑以快平生決定以夢入夢展轉攀緣隨
逐妄塵墮入無間豈不孤積劫以來諸佛菩
薩為爾所下之般若菩提種子乎爾若非具
此深厚種子安得今生居富貴中處十善家

以至操心入道袈裟著身為佛後裔今日到
這裏家已出了僧已爲了善知識已見了道
已聞了其所欠者但只要力行一徧而親到
一回爲諦當耳況是年齒未艾色力尚充或
不趁身強體健之際做一氣直走到家曉得
眼來便是無常老病相催趨也到那時手忙
脚亂咎將誰歸將箇盡平生底所貪所愛所
患所癡一齊點檢總用不著不惟用不著及
爲其所障礙繫縛蒙蔽展轉流浪孤負勝因
爲無慚人佛所訶斥當知輪回三有出沒四

十四

十六

生孤露鈴孿受苦無間於此復何所戀而不
思超然獨脫豈有志者之所爲哉昔龐居士
以家財棄之湘水乃有偈云有男不婚有女
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且喚甚麼作
無生話昔有尼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州於尼臂上掐一掐尼云和尚猶有這箇在
州云爾猶有這箇在此說又作麼生然古人
親到大休歇田地於語默動靜之頃著著具
金剛正眼塵塵露解脫神機是非不可較量
得失不可圖度者也慈護長老乃高昌三藏

喜菴妙公之母氏也曾叅鐵山瓊和尚向道
之念堅篤因嘉其志不覺葛藤如許若必欲
要知龐居士之無生話與老趙州之猶有這
箇在二意明白宜將鐵山和尚所示死了燒
了那箇是我性遮一句猛與一拶則知龐老
趙州同叅其來舊矣又何生死愛憎之云乎
哉但辦肯心決不相賺重爲說偈以勉之
死了燒了身空物空那箇是我性海底日輪
紅直下領略不過快須著意加功密作用時
聖凡莫測實究竟處水泄不通無常生死拽

丁四

七

不斷見聞知覺難包容是非憎愛絕朕跡善
提般若俱無從單單只有這一念與此一念
潛其蹤無影樹頭撐夜月不萌枝上吹春風
以慈爲護非南非北以護爲慈自西自東無
向背絕羅籠鳳凰池上玉簫奏聲在天涯杳
靄中

示植禪人

要學佛麼要學祖麼要學善知識麼一大藏
教諸燈語錄遺言往行皆是學佛學祖學善
知識之張本不妨向此真履實踐一回但行

之不移守之不易久之純熟所謂佛祖善知識不待學而成矣或者謂丈夫自有衝霄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成佛作祖到善知識地位會須先將一大藏教諸燈語錄遺言往行拈向他方世界之外單提一把吹毛利劍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直教一物不得當其前一法莫能隨其後久之和手中箇擲柄子一齊拈却揚身物外獨步大方自然頭頭合轍處處逢原雖然當知此二說總是窠臼語倘若瞥生一念向此塚跟則落窠臼了也要成佛成

祖成善知識未知其可也且捨此二途畢竟依何標準而至于佛祖善知識田地幻住到此直得結舌有分諸方大有老尊宿不妨一持此話以扣之

示達禪人 聖僧侍者

路逢達道人 丁四 不將語默對畢竟將甚麼對或者謂此事不在語默裏又云語是謗默是誑又云說時默默時說既是不將語默對因甚麼又說箇默時說說時默底道理這裏定當得下揀辨得出緇素得明指點得到便許備

坐斷僧堂中陳如尊者頸與丹霞和尚握手
於數百年外提持此道不為過矣脫或未
到此田地十二時中或出或入且道陳如尊者
向偈道箇甚麼露柱燈籠向偈道箇甚麼香
匙火筋向偈道箇甚麼還聞麼若曰聞則喚
作說耶喚作默耶若曰不聞則終日竟夜畢
竟在何處安身立命直下不知落處即是偈
生時不知何處來死時不知何處去即今眼
眨他語默動靜未免被箇陳如尊者當面
障却燈籠露柱觀體礙却香匙火筋臨機換

却即其所障所礙所換盡是生死煩惱輪回
業識從今日移奪偈到盡未來際之種子耳
要得和盤掇轉連座掀翻不妨提起箇所參
底話頭於對陳如尊者時對燈籠露柱時對
香匙火筋時不得斯須忘念更向蒲團上豎
豎脊骨猛著精神與之抵捱丁四正當抵捱時不
得隨聲色轉隨是非轉隨怠惰轉隨情識轉
隨境緣轉乃至隨善惡凡聖苦樂得失等轉
擬欲瞥生一念隨其所轉不特不能與道相
應將見隨生死輪回轉入盡未來際者矣

示志滿禪人

學道要須乘一時猛利便討箇分曉則於工夫上庶有立脚分豈可依依稀彷彿今日三明日四道是流俗又却有箇念頭在道道是在道又却不曾有片餉猛利精神把做一件大事於是兩頭打脫只益笑具耳更有向蒲團上屏得念頭靜辦少時或半日一日身心不動靜默將去或三朝五朝做主宰不得討頭鼻不見昏沉散亂輟作一團似此等差別境界交馳于心或怕懼做工夫一上

或思慕做工夫一上或勉強做工夫一上或被世間順緣攙奪一上似乎有箇做工夫底心念存于中却不知只與不做工夫者等無有異若盡理而言反不如箇不做工夫底何以知之彼素不做工夫惟信不及耳儻或一旦自信得及忽然被他猛利做去也不定爾既發大信心要做工夫要脫生死今則此箇信心延緩數年了也看看向無事甲裏去坐也終不放寬了又復能發最初底大信心來余知其決無是理也故維摩云譬如敗穀焦

芽不堪為種滿上人過余問道屈指數載今日不忘最初道念又冒荒歉過余窮巖但是扣其入道之志則索然不若初心之猛利也良為可憐此去宜精加念力直要翻轉生死窠臼以悟為期方不孤爾重叅再扣之勞也

丁四

三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音釋

涇即也 溘相也 因聲也 椿江切
 詰之切 撇引也 聵即也 趙藏切
 矜切 駁孤切 跟古切 撐丑切
 也柄也 也駕切 也獨切 也爪切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丁五

參學門人北庭百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嗣禪上人

自有佛祖以來兄弟家挾箇袱子橫跨四海
上人門戶謂之參禪丁五參即不明且作麼生是
禪或有以枯形死志冥心壁觀之謂禪或有
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謂禪或謂微塵法
界明暗色空動植纖洪飛搖蠢蠕當機不昧
覲體全真之謂禪或有撥開萬象透過色聲

坐斷有無不立凡聖之謂禪或有向四大五
蘊中認箇昭昭靈靈聞見知覺之謂禪或有
放下身心休歇萬事一念不動六情不搖之
謂禪或有以臨濟一喝德山一棒靈山拈花
少林得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之謂禪或有
以德山托鉢雲門話墮趙州勘婆洞山三頓
棒等謂之向上一闕末後一句挨轉面皮露
出牙爪活路生機不容近傍者之謂禪所以
垂手教人處或令人祛散亂敵睡魔遣塵勞
遠喧鬧起精進發勇猛豎目撐眉握拳齧齒

或有異於是者則教人隨緣任性不縱不拘
喫飯著衣一切如舊但不做作理自天然乃
引古人依本分放下著莫妄想莫管他等語
為證更或有教人一味歇心全身放下才起
一念便與剷除心如太虛情同木石久之不
休待其自契或有教人立箇主宰勿為境攝
勿隨物轉如握太阿在手佛來也斬魔來也
斬謂之坐鎮家庭把斷要津橫行一路更或
有教人兼修白業以助正因不爾則便乃不
拘律儀任情毀犯略而言之如上所見並是

情存取舍意涉所依用為機關隨為窠臼有
般靈利漢見恁麼說便乃掀翻露布抹過那
邊謂之不落人機境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
喚作於法自在更有般擔板漢聞恁麼說乃
云任爾道是也得道非也得我只管大盡三
十日小盡二十九喚作羅籠不住呼喚不回
如此邪知異解不可枚舉今時商量比比皆
是若欲要與此禪一念相應如人自捏其目
求不生花不可得也更有一種隨語生解者
乃云我但不存窠臼豈有不相應處殊不知

只箇不存早是存了也須知此事如空之循
器如水之隨流雖有方圓動靜之殊而無方
圓動靜之實非作故無禪如然故若實要與
此禪相應真箇是箇三寸命根子向不知不
覺處卒地斷曝地折一回始得要識命根麼
便是備十二時中眼見色是耳聞聲是至於
鼻舌身意香味觸法及與一切知覺等是又
名妄想又名生死又名顛倒無始劫來刀斫
不斷鋸解不開此論且止只如命根已斷底
人還復眼見耳聞心思意解也無這裏若立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纖毫知見解會則五須彌四大海早已穿過
爾罽縠了也所以古人不奈伊何向道毫釐
繫念三塗業因督爾情生萬劫羈鎖直下湛
寂孤明圓淨活脫不倚一物觸處成現所以
永嘉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且
先德豈徒事語言哉丁五今時人會此說話者何
限以其不得受用則前所謂情塵不透見地
不瞥動靜二途俱落窠臼而致然也記得馬
祖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次一云正好修行
一云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經歸藏

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看他一門父子
向光影裏露出巴鼻不妨令人檢點一人向
禪頭上加一畫一人向禪脚下加一畫一人
向禪中心加一畫一人向他三畫上又加三
點今日將箇元本禪字一看徹底不相似了
也後來又有人向他加畫加點處只管加將
去間有加得不相似者便乃彼此是非立箇
名字喚作如來禪祖師禪平實禪杜撰禪文
字禪海蟲蠹禪外道禪聲聞禪凡夫禪五味禪
棒喝禪拍盲禪道者禪葛藤禪更有脫略機

境不受差排者喚作向上禪古今已來諸方
三百五百衆浩浩商量立出許多閑名雜字
由是而吹起知見風鼓動雜毒海掀翻情濤
飛騰識浪逸相汨沒聚成惡業流入無間卒
未有休日佛所謂可憐憫者且古人開闢禪
門貴要伊了生死越苦輪斷分別息憎愛如
大火輪觸著則燎却面門喪却性命豈止於
言說義路而已哉茲因南徐禪上人出紙求
語故抖擻屎腸狼籍及此若喚作說禪拔舌
犁耕彼此有分

示日本丁一頭陀

僧非僧俗非俗六六從來三十六俗是俗僧
是僧從教日午打三更僧亦得俗亦得畢竟
本來無間隔無間隔處忽承當笑看大蟲生
兩翼會麼若也不會且莫忽忽草草備因甚
不顧父母之養而依附大僧投身林谷莫是
為求衣食麼莫是為求名利麼既是不求衣
食不求名利畢竟為箇甚麼事况是遠逾數
萬里航海得得而來實為自家脚跟下有一
種生死無常大事因緣遠經曠劫而及今生

愈見昏迷轉加沉墜今日須是捨命忘形盡
平生氣力向他空闊寂寞中提起古人一則
無滋味話默默自看看來看去但心無希望
意絕馳求識不攀緣念不流逸不問山林城
市靜鬧閑忙今日也與麼看明日也與麼看
忽爾眼皮破觸髓穿便解道丁一卓二箸著
便是卓二丁一百事大吉海東走出黑波斯
眉毛鼻孔長三尺說甚麼生死與輪回說甚
麼虛頭與真實草鞋兩耳忽聞聲僧俗由來
都不識都不識誰辨的春風吹破嶺南花一

一漏盡真消息

示普喜上人問五蘊生死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答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大悟厥旨且答與問相似僧何不早悟於未問之先這裏

見得便見山河大地不從外來五明暗色空且

非他事處處圓光獨露門門至體全彰破情塵於見聞知覺之間脫世界於成住壞空之表豈有生來死去彼聖此凡之異見邪更若情存得失意涉是非不惜眉毛重向葛藤窠

裏注解去也當知三世諸佛與大地衆生於空王劫前各具一面大圓寶鏡初無欠剩無端衆生於淨白光中瞥生異見昧却本來便於寶鏡光中妄認影像以為實有因生有見即起無明無明伏心動成三毒三毒因緣引起諸業由業所繫受此四大從四大中結成五蘊六根諸塵互相涉入內自見聞覺知外及山河大地皆鏡之影像耳所以大般若中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豈但五蘊是空至于

十八界十二緣四諦六度等未有一法不與空相應者然鏡中影像使不達法義者觀之亦言是空耳所以永嘉道心鏡明鑑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永嘉到者裏已是和盤托出了也當知廣大心體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凡聖相離修證相圓裹十虛徧入三際即生即滅之萬法不礙無增無減之本源即增即減之諸塵不隔無滅無生之實際萬機莫測千眼難窺自非頓消情量脫落根塵者不可與聞也

首楞嚴謂空與色是色邊際離與合是受邊際記與忘是想邊際生與滅是行邊際湛合湛是識邊際且道寶鏡還有邊際也無若謂有邊際是謗若謂無邊際則誑直下領略得便見即色受想行識全是大圓寶鏡大圓寶鏡全丁五是色受想行識離寶鏡無五蘊非五蘊無寶鏡曠劫不迷今日無悟諸佛非聖衆生非凡獨步機先全超象外然後還歸本位能所頓亡盡三千刹海一一正眼看來不知孰為五蘊孰為寶鏡自然物我混融一念平等

若不曾真實到這箇田地要脫他五蘊諸法
曾不異指月於水底避影於日中者也且以
五蘊生死言之只今眼眨地有箇四大色
身頂天立地及見身外有山河大地是色蘊
生死也寒暑耗其精神苦樂遷其念慮飢寒
逼其體膚憎愛起其離合是受蘊生死也喜
則愛涎沃心哀則淚珠盈目未食蜜而先甜
其舌未嚼藥而先苦其口興則役其神寢則
現於夢皆想蘊生死也天地之內凡動植纖
洪之物自四大色身及與目則種種所用所

有之物未有一法不由因緣而成即因即緣
皆屬生滅以至成住壞空處處皆然新新不
住皆行蘊生死也處處攀緣念念分別開目
云明閉目云暗涉入三世分布六根指色則
辨其玄黃歷味則別其甘苦順則思縱逆則
思避動時似有覓時還無皆識蘊生死也此
五蘊法障在目前自古至今任爾才過李杜
氣奪項劉直得拱手以聽其處分十二時中
千重百帀直是無爾轉身處所以釋迦老漢
知有此一段大事迷滯衆生於是興大願心

開大法施四十九年五千餘卷偏圓頓漸大
小半滿如長伸隻臂向大圓鏡上推開影象
拂去浮塵但要箇箇向潔白光中識取本來
面目然後靈山會上拈出一華迦葉不覺破
顏微笑直得光吞萬象體遍大千已而四七
二三向此光影裏眼見空華遞相鈍置流傳
既久逗到老趙州面前僧問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覲
面拈來照天燦地自非具大眼目之士莫能
窺其彷彿要見趙州光明麼也莫問五蘊六

蘊六根七根但將平生見解世間出世間法
莫問如之若何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待
教曾次中終日心無異緣意絕妄想却單以
生死無常爲重提起者僧問底話頭道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行而叅坐而叅莫問閑忙靜
鬧拌得此一生與之抵捱捱到不奈何處和
箇話頭一時忘却方知三世佛歷代祖天下
善知識盡是認磚頭作古鏡更說甚麼五蘊
十二緣四諦十八界閑言長語總無著處豈
非大丈夫能事畢矣若不如是脫略一回任

備萬劫千生往來昇降妄受輪轉如蟻旋磨
卒未有休日在梅山上人遽回心於功名富
貴之場偶聚首於普安客窻因話及五蘊生
死乃為之書

示明昶上人書華嚴經

嘉禾石門明昶上人^{下五}手書華嚴大經告畢過
門需語為證余聞之經有偈曰若人欲識佛
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
心所向皆無礙是則揭開法界直示玄猷總
智體於一毫設靈機於萬偈殊不知差別意

內義出多途言語道中寧無分別只如若人
欲識佛境界用識作麼當淨其意如虛空已
遲八刻遠離妄想及諸取費盡分踈令心所
向皆無礙遠之遠矣直下見得乃知未操寸
管點漆八十一軸溪藤已前其微塵數偈已
嘗書之舊矣使遮那老人與無邊大心菩薩
亡鋒結舌於言語文字之表縱欲興大慈雲
布華藏海擬說箇若人欲識佛境界逆知其
不可得也彼既說之不可得而爾何所聞既
絕所聞則云何而書之今日既有所書不免

依偈以設其間且所操者筆所捺者紙所書者字橫者為畫直者為豎斜者為撇圓者為點自最初一字寫至末後一字莫不皆然畢竟紙墨文字之外別喚甚麼作佛境界其外見有所書之經內見有能書之心以能所之二見未忘欲淨其意等太虛空未知其可也一真如性元無分別經卷與世俗文字等讚歎與辱罵等諸佛與衆生等法界與一塵等即其等心亦不自立妄想乃盡諸取亦離安有此經為我所書者哉此心無礙則法無礙

法無礙故則理無礙則事無礙則理事無礙則事事無礙則一切法界俱無礙則書亦無礙不書亦無礙喚作華嚴亦無礙不喚作華嚴亦無礙其所書之經今有人以七寶摩尼珠而用莊嚴以無量諸香雲而用熏塗亦無礙有人以不善心碎其卷軸投之水火置之穢濁等處亦無礙乃法性之本然非以力排而智使之至此無礙之地儻於此無礙法中微加一毫心力情意而欲和合則展轉成有礙也即今日用中一念于卒未能遠契此本

然無礙之理則是經不可書也。倘還甘此說，麼若不甘此說，還契此理麼？若未契此理，則前所運一片真誠正信之心，揮毫添楮書寫成就底八十一軸華嚴大經，乃成虛設耶？不然，所謂遮那性海聖凡圓具因果，全該萬法俱彰一塵不隔，運一筆則千筆，萬筆與之俱運，書一字則千字，萬字與之俱書，成一行則千行，萬行與之俱成，了一卷則千卷，萬卷與之俱了。乃至於一畫中含裹微塵數，畫於一豎內含裹微塵數，豎當知一時書則與盡未

來際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劫同時俱書一時了，則與盡未來際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劫同時俱了。如是觀察如是受持如是見聞如是作用如是書寫如是流通如是信受如是增益又安知其八十一軸之雄文非佛境界而丁五離此別求耶？又安知其意不與虛空而等淨耶？又安知其有妄想諸取而未離耶？又安知其所向之心有所礙而特排斥之耶？既爾佛境現前及心無所礙，即今日用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緣一切境一切法一切念一切見聞

一切知覺一切取舍一切分別一切受用等
則手未嘗離其書口未嘗遠其說目未嘗越
其觀耳未嘗過其聞也然則目前山高水深
日上月下鴉鳴鵲噪魚躍鳶飛雷動風行松
直棘曲大而十方虛空廣而無邊法界細而
鍼鋒芥孔聖而諸佛凡而衆生以至成住壞
空地水火風等一一皆足筆端點出之大本
華嚴亦豈十佛刹微塵數偈而可詮之者哉
這裏不薦且莫忽忽草草雖是本來具足底
現成活計倘若不曾真箇親向毫端未舉之

前全機領略未免首先被箇華嚴名字當面
熱謾把箇一箇本命元辰惑來惑去遠從無
始劫前惑至今日初非小可以其惑情未解
見翳入心引起無明成就生死粘頭綴尾接
續輪回起滅萬殊直至今日觸途成滯了無
出期者無他蓋為十五爾最初心中被箇十二迷惑打
失正見而致然也所以今日用一點心不得
才擬用心便引起佗八萬四千諸情意識互
相障礙不得自由誠可哀憫何謂障礙礙爾
纔見說箇若人欲識佛境界使被箇佛境界

障纔說到當淨其意如虛空便被箇虛空等淨障又見說著箇遠離妄想及諸取便被箇離妄想及諸取障更見說到令心所向皆無礙便被箇無礙障直饒通身手眼超出言象之先遍體機關不墮是非之窠剛把此四句偈一齊按下別資一路抹過那邊殊不知只箇別資抹過底已是覲體把爾箇本命元辰障住了也直下無爾用心處無爾馳求處無爾湊泊處無爾撇脫處無爾趣向處乃至無爾和會處當知箇華嚴性海全體是大火聚

大風輪塗毒鼓吹毛劔百千聖賢不敢正眼覷著又豈許將心湊泊舉意搏量者哉爾若真箇有一片決定真實底大心覲體與華嚴性海如水入水似空合空初無難易但請將從前所知所解所做所遇所緣所著底一切聖凡是非取捨憎愛善惡自他無邊業識猛提起一把智慧刀直下與之一斬兩段如未曾做工夫時相似如未曾與人說學道時相似如未曾出家時相似如未曾著袈裟住伽藍建寶坊興善利時相似如未曾著袈裟住伽

打屏了不剩纖毫却於無纖毫相礙處不得
便坐在這裏不妨提起箇古人沒意智話頭
頓在面前默默體究是甚麼道理從此以去
只向所體究處一捱捱住行時行體究坐時
坐體究忙時忙體究閑時閑體究老時老體
究病時病體究乃至死時死體究十二正當體究
箇所叅底話頭時也莫要問道是佛境界非
佛境界也莫要問道意下淨如虛空不淨如
虛空也莫要問道妄想諸取遠離不遠離也
莫要問道此心無礙不無礙但只靠教箇話

頭穩密盡此一報身只與麼去久久純熟和
箇穩密底一齊裂破那時將佛境界作非佛
境界說亦得將非佛境界作佛境界說亦得
不妨信手拈起一天真一一明妙此所謂
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苟或輸
贏未分切不可輕易中佗人毒藥喪壞法身
永失佛境界者必矣如今多是不真實痛為
生死無常大事著實體究但只欲事持言語
廣說道理往往法道衰替乃根于此有志之
士寧可一生兩生百不知百不會決不肯於

工夫未到情妄未消時妄陳禪道以當叅學
記之記之併將前四句經偈爲華孽去也若
人欲識佛境界提起話頭休捏怪忽然兩手
俱托空佛祖直教齊納敗當淨其意如虛空
勿於聲色詐盲聾工夫做到意根脫鐵壁銀
山處處通遠離妄想及諸取本色道人都不
顧華嚴性海盧遮那疑團破處全機露令心
所向皆無礙法界何曾分小大盡未來際一
剎那漆桶莫教全不快

示雲南護上人求示三聚淨戒

三聚淨戒之體如杲日之麗乎中天乃一切
戒之主也謂三聚者攝善法攝律儀饒益有
情是也原夫攝善法戒乃無善不修也攝律
儀戒乃無惡不斷也饒益有情戒乃無衆生
不度也此三戒乃過去現在及未來一切佛
祖之梯航胎孕也舍之則何以出生死海何
以達涅槃之彼岸耶須知一箇所叅話終日
橫于方寸不思善不思惡善惡二途自然忘
念而言修斷何其贅耶且叅此話時不見有
一衆生而可度脫乃非饒益而饒益也此所

叅話雖不稱三聚而具存三聚無少間也朝
叅之久究之久遠而守之一旦開悟併其所
叅所守之念頓遣三身四智當處混融八解
六通隨時會合不知戒之在我我之在戒也
叅禪上士便請力持正信不拘歲月而行之
脫或遲疑劔去久矣雲南護上人請說三聚
淨戒因筆以遺之
示明忠上人病中
衲衣下一著子攪澄不異磨涅不痕坐斷古
今不存凡聖所以古人謂之向上機末後句

頂門眼肘後符臨濟即之而喝如怒雷德山
據之而棒如疾雨不依工用匪涉階梯提得
便行拈得便用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正眼看
來未爲慶快這裏豈容心思意解安排擺布
而爲得哉丁五雲川忠上人偶因卧病余謂之曰
真歇和尚有云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
總不妨且如何是安閑法對曰知身是夢了
病如幻惟守一心不生異念豈非安閑法乎
余因不顧又曰安即不動閑即無爲超出二
途栖心無寄此豈非安閑法乎余亦不顧上

人茫然若有所失余遂示其略曰汝所說者乃情識計度分別取舍皆暫時歧路豈真究竟耶要識安閑法麼四大五陰是根身器界是四百四病是山河大地是見聞知覺是以至一切差別塵緣無有不是者咄是何言歟且四大五陰及差別塵緣等皆是敗壞不安之相若喚作安閑法大似指鹿爲馬若不喚作安閑法亦是指鹿爲馬直饒去此二途別資一路未免亦是指鹿爲馬要得不指鹿爲馬須是向他真歇和尚未啓口已前掀翻情

量不隨是非已眼頓開洞見源底始知一大藏教是指鹿爲馬千七百則公案是指鹿爲馬以至天下老和尚拈槌豎拂是指鹿爲馬如是指說如是悟解亦是指鹿爲馬會麼脫或不曾但切切將箇沒滋味話頭向藥爐邊枕頭上默默恣參不得放捨忽然^{十五}枕子落地病藥兩忘衲衣下那一著子覲體現前到此即其身心及與諸病無有不是安閑法者也雖然切忌指鹿爲馬

示月禪人病中

生老病死是四種漫天網子曠劫至今把伊籠罩欲暫時脫離亦不可得所以佛祖興大哀憫教伊一條通天出路今日但要牢絆草鞋硬著腳頭與之抵捱縱有死在前亦不暇顧豈可復為病緣纏繞而作艱難想耶然病是裂身世網之利刀易煩惱苦為解脫場之良導備今日利刀在手良導在前若不能將身心世間諸有情識盡底掀翻從空放下即是網羅上又加網羅去也如此學道何有益於自己哉且病中做工夫也不要備精進勇

猛也不要備撐眉努目但要備心如木石意若死灰將四大幻身撒向他方世界之外由佗病也得活也得死也得有人看也得無人看也得香鮮也得臭爛也得消瘦也得長生也得設使醫得健來活到一百二十歲也得如或便死被宿業牽入鑊湯爐炭裏也得如是境界中俱不動搖方有少分學道氣緊所以古人道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若不到這箇田地便見有身使我病有痛入我心有苦惑我神有逆動我念以至渴則

思飲飢則思食叫喚呻吟咨嗟歎息過一日
如度百年望寸步如隔千里孜孜逐妄念念
攀緣總而言之但覺有身受病不得自在只
此便是沉滯生死之根種也豈不忍些子病
緣便乃主張不過又何況地水火風分散之
時也尋常學道正要用在今日今日若不得
用百劫千生蹉過無疑矣如今有一服起膏
育必死之靈丹重為拈出昔僧問趙州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
七斤要識趙州麼聽取一偈衲僧有病在膏

育趙老全施不死方萬象森羅開活眼更於
何處覓醫王

示琳上人病中

昔真歇和尚有偈謂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
獨卧涅槃堂門無過客窻無紙爐有寒灰席
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徃時多為別人忙老
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古人作此
偈傷身世之浮脆了夢幻之起滅指情妄之
所緣示斯道之真寂五十六言網羅殆盡真
道人之龜鑑也學佛之士當向這裏體取則

知未了此心之際通身是病徧界是病盡形畢命起心動念更不問徧成佛作祖皆是病緣於中或有人指出一法不是病者悉是妄見又豈待形拘枕席跡涉沉痾而謂病耶由是雪山大醫王眼不耐見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塵說刹說丁五今結集為一大藏教十七是治此病之藥方今日所叅底一箇無義味話頭是方中所祕傳之神藥要起此膏肓必死之病常以一念不退轉不變易之湯使向一切時中送此神藥然此藥之治此病百發百中今之

服藥而病不瘳者蓋與藥忌並進所以不取効也苟不能盡其所忌不惟不効將見執藥成病又未易療之也所謂忌者即第二念是也何謂第二念便是徧離却箇所叅話頭正念之外更於善惡悟迷境上微動一毫是謂第二念也此則藥之忌也誠能久不犯其所忌則念念相續安亦守危亦守生亦守死亦守表裏混融如是持守忽爾相應其病頓如失去若藥若忌同時俱失便是安閑法現前也宜知之以自勉

示宗裕上人

浙東山浙西水拄杖頭邊草鞋跟底大事未
明如喪考妣衲僧直下莫思惟思惟便隔三
千里會麼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生死無常銀山鐵壁盡在此問處趙州道我
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神出鬼沒瞎棒盲
枷盡在此答處會得問處則銀山鐵壁面
通穿生死無常塵塵透脫會得答處則神出
鬼沒當體不痕瞎棒盲枷全機殺活若也不
會便見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問答交馳無爾

入處既無入處且只向入不得處猛加精神
立定腳頭參來參去參到能所兩忘不覺踢
倒燈籠掀翻露柱目前萬象自森羅現成活
計全豐裕正眼看來大似業識茫茫無本可
據

示成上人卓菴

丁五

六

古人以已事未即明了徃徃結草爲菴作自
了活計初未嘗有所爲於世間以日用處隨
緣自遣或栽田或種畬或草衣或木食或澗
飲或燒折脚鐺或以枯木爲牀或以三箇柴

頭品字燬或三十年二十年目視雲漢不與
世接或三篋束腰或豎空拳或伸一指或謂
溪深杓柄長乃至種種作用其孤風凜然聳
動觀聽一段孤明照映千古亦皆不期然而
然也自此以降世道日微人心日薄即此住
菴之風轉為偷安逸居之計只圖禮法不相
拘束蘇林不相縛繫要眠便眠要走便走日
滋月浸變為自在外道不特無補於道將見
流而不回去而忘返不知不覺於偷安逸居
之外引起世間百千萬種顛倒差別復墮流

俗者多矣蓋佛祖施設或萬眾廣居或形影
相弔實存乎道道之明則在萬眾不知為多
單已不知為少以不知故喚廣居為住菴亦
得喚住菴作廣居亦得以廣居為住菴則不
見有上下左右之相拘以住菴為廣居則不
見有暗室屋漏之自欺也如是住菴則念念
共人天交接塵塵與聖賢胥會雖千古之上
而可以挽回於目擊也如是住菴則窮也得
不窮也得有人扣門也得無人扣門也得終
日作用熾然也得終日一物不為也得乃至

遇苦遇樂遇逆遇順百千境界同時現前當機總是豎拳豎指之時也這裏也無住菴者也無不住菴者也不見有菴內事也不見有菴外事一體純真萬慮泯絕是非情盡能所識消乃知婆子放火門上書心字皆是增金之黃助日之明也如是住菴是為正住不爾住者便未免身外有一箇菴子為對為待為離為合其取舍愛憎之情頃刻百變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曾何異於是哉當知住菴不以生死為重任不覺臘月三十夜到來只

箇生死便是個白日所住之菴返為其所住去也宜如是觀察勿為日用所惑而移其道念也

示寶燈上人禮祖

祖師心印橫亘十方豎窮三際一切處不隱藏一切處無遮障塵塵不昧處處相逢這裏更若瞥起一念禮祖之心大似棄却滄海之波而求水於陸地捨却真燈之燄而覓火於陰崖者也是則固是只如臨濟塔在真定雪峯塔在福州五祖塔於淮江六祖塔居嶺海

還能未動脚頭道得箇一塵不隔底句麼燈
上人遊方禮祖出紙求語故發是問以扣之
并爲說偈白雲黃葉石稜稜一塔中藏一祖
燈三尺炊中無地屐又携金錫下危層

示希有上人行脚

有一句子在拄杖頭邊有一句子在草鞋根
底有一句子在三千里外有一句子在六根
門頭向六根門頭薦得則三千里外底不用
別尋三千里外薦得則六根門頭底總在裏
許惟是拄杖頭一句子只在拄杖頭草鞋根

永樂北藏

六目中峰和尚廣錄

卷一五七册

底一句子只在草鞋根底不得動著還知麼
盡無邊法界是條拄杖遍十方虛空是綱草
鞋拈得拄杖則失却草鞋著得草鞋則失却
拄杖須知拄杖無備拈處草鞋無備著處備
若擬心拈著則一齊都打失了也且不擬心
又爭得拄杖草鞋入手但將箇所叅底話頭
掛在眉毛眼睫間默默自看是拄杖耶是草
鞋耶是三千里外耶是六根門頭耶看到無
可看處冷眼被備葛忽看破元來七尺拄杖
一綱草鞋總是故鄉田地信手拈來則去地

不遠矣。倘若不於話頭上，個儻分明管取。拈箇拄杖草鞋，惑過一生。到頭殊無毫釐所益。古今行脚高士，被拄杖草鞋惑者，莫知其數。備於今日，豈肯復爲其惑耶？重說偈曰：有一句子藏不得，三千里路覓家鄉。未拈拄杖先

開眼，始信途中歲月長。

遺誠門人

佛法無備會處，生死無備脫處。一報之身如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尚無備了辦處，著甚死急平地上討許。多忙亂，賤得眼來早已

四五十歲了也。倘喚甚麼作佛法，任備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解註，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遠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備會處，備轉要會轉不相應。備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抄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底。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已躬下真參實悟，乃能荷負。倘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故古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

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橘皮自認
爲火到處高談闊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
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幻者三四十年的
此事上著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尚不相應所
以日夜懷慚安敢濫膺師位尋常遇甘言厚
幣不帝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蓋多生
緣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
道流沒要緊遇些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明恣
縱業識狂心毒行平地上擠陷人喚作我持
公論殊不知爾從無量劫來被此等公論結

縛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
日所持底公論爾還知多少人在爾背後掩
鼻之不暇生死無爾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
事粘皮綴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伎倆
一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徒向千佛萬
祖累發重誓逗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喚作道
流奈何依舊識他目前不破動便生心起念
莫非滋長生死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
與麼熱亂得千生萬生徒長業輪於理何益
好教爾知衆生結縛濃厚無爾奈何處爾若

無力處衆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
 枯寂丐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
 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備會處生死無備脫
 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推推
 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焉爾
 拶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音釋

剗初限切 齏許結切 嚼在爵切 攬古巧切
 覲徒歷切 瞎許結切 一當抽庚切 挽古巧切
 乙曳也 細兩力切 枚讓切 擠推機也 鶉有足曰鶉倫切

下五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丁六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海印居士 潘王璋

自己一片靈明之性觀體與三世諸佛平等

此說自靈鷲山舉行於二千年前凡教禪律

三宗學者既宗古佛之說靡有不知自心是

佛者豈特宗佛說者為然至若街童市豎販

夫竈婦亦曰自心是佛以其未由悟見源底

徒具此知耳故圓覺有謂末世衆生希望成

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此五句責其尚知解而不求正悟之過也又云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貪嗔愛慢諂曲嫉妬對境不生彼我思愛一切寂滅佛說是人漸次成就求善知識不墮邪見此說是世尊勉其精進破妄證真之極談不許住妄知之要旨也後之學者速於會道惟以即心自性之說廣求博記領納在心雖曰了明其實增障古德有云依他作解障自悟門斯言盡之矣

若欲必求正悟別無方便但將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之要言蘊于八識田中念念勿令間斷政爾無間斷時忽有佛祖以成現三昧注入我心亦須吐却此事使佛祖果有教人之理只消與麼教去又何待人悟入耶

或有問云既不可教今一大藏教豈皆虛語耶答曰佛祖言教乃指衆生破妄入真之蹊徑耳亦描寫如來境界之圖本也苟不肯親蹈千萬里之蹊徑孤露他方安有到家之日或不假高登九仞之崇臺縱目觀其境界則

圖本亦奚以爲須信而後行行而後到到而後守然後爲得也

或者謂傳燈所載之諸祖皆於一機一境一挨一拶便爾脫略圓淨卓然超越安許其歷涉蹊徑之說乎如少林謂直指人心曹溪尚云說箇直指早已曲了也此說之下間不容髮又豈容其信而後行行而後到之說乎靈利衲僧言前薦得已涉途程句外知歸猶稱鈍漢所謂電光石火豈容其停思佇想耶往往人多向此說之下墜跟殊不知古人於言

前句外未荷負之時其艱難辛苦昏散障礙
略不少今人之一髮苟不奮廢寢忘食之志
力又不肯操三二十年衝寒冒暑不敢怠惰
之勤勞安有自然超越之理徒見古人悟入
之易而不知其未悟之難或不難於今則安
有易於後日也何故如此蓋生死大事是無
量劫中熏染結習底一種不可拔之業根在
今日要以不退轉身心直下一翻翻轉豈戲
劇耶今即衆生心欲混入佛心使之不資勤
苦忘力亦未見有自得者也

釋迦文佛道已成於無量劫中眼不耐見衆
生妄受輪轉故示生於王者之室頓捐萬乘
之榮沉影雪山卧冰嚙檠備嘗勤苦及至道
成雖聚徒說法惟止於丐食樹棲未嘗有所
長蓄也此是衆生界中第一箇超越世出世
間之樣子願成佛果者宜思之_{丁六}
或者謂已知無量劫來妄受輪轉使不加勤
苦將來還有自了之理乎答曰輪回若有自
了之理豈勞諸佛復轉法輪以無自了故必
依信而力行力行而後到斯法輪之不容不

轉也

先師高峯和尚三十年影不出山每以一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教人極力參究不問年深歲遠但以了悟為期俾日用處單提此話蘊于胷中孜孜而叅密密而究譬之如撒手懸崖比之如竿頭進步喻之如一人與萬人敵方之如兩木相鑽而覓火此是古人用力極處諦實商量豈事虛語乃有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之句又云雖然舊閣開田地一度羸來方始休此說豈欺人哉

古云叅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何以如此三世佛歷代祖種種建立種種發揮必欲破除衆生生死情妄而後已或不為此大事安用建立種種法耶今之學者或不痛念已躬大事朝叅暮究何所圖耶

原夫生死情妄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從空變不因人與蓋由無始時來迷失自心於清明目妄見空華輪轉遷流至今不息始因自迷受此淪溺或不自悟百千佛法其奈我何凡日用提話頭做工夫處覺得昏沉擾擾散

亂紛紛把捉不定處初無一點外障只是一箇爲生死之心不真不切而致然也但覺把捉不定時只消猛以生死無常隨處鞭逼久之純熟自然合轍或未合轍時只向所參話上一捱捱住但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第一不許別求方便第二不可歸咎於緣境第三不得瞥起一念惑情雖未到家亦不問何時可到古宿謂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如是用心鮮有不獲相應者

性果鈍但以不退轉深心待之不患其不悟也雖具此堅密之志而不能遣除業習則堅密之志亦未可憑何謂業習或遇順則恣情而喜遇逆則信情而怒遇愛則徇情而著遇憎則極情而離遇是則盡情而稱遇非則任情而毀乃至善惡取舍種種分別通名業習如是業習不係根性皆情妄所遷本色道流悉當屏盡業習淨處道力益堅積久不休不悟何待蓋情妄業習之弊歷劫迄今愈增迷倒遠背悟明若不屏之徒學奚益

叅禪或盡生不悟但信心不退來世決定具
總持門或於未悟之前誤將相似語言記憶
在心雖一字亦多生障道眼之金塵也古人
云叅須實叅悟須實悟謂實叅者決欲要超
越生死無常不求一點佛法知解謂實悟者
乃當念頓空生死無常不存一點佛法知解
凡聖情盡迷悟見消生佛兩忘能所俱泯進
一步則高蹈佛祖所不到之境退一步則遠
離凡聖所未滌之塵老毘耶即之為不二門
釋迦尊據之為菩提座諸祖秉之為金剛劍

萬靈體之如優曇華起大病之藥王濟飢渴
之甘露給萬方貧乏之寶藏裂三界羈鎖之
利刀如上種種異稱皆海印三昧之變相也
示脫歡達刺罕丞相
諸佛法要惟在自心於一切人本來具足不
從外得也然自心之法何法也乃靈知之至
體也昔裴相國作圓覺略疏序首先一句謂
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其異類
雖昧略於蠢蠕中身相微劣惟同體之靈知
初未嘗減少也世尊初成道時乃云奇哉衆

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謂智慧德相即自心之靈知也夫靈知之體猶古鏡中所含之光也妄想執著猶翳光之塵垢也鏡雖為塵垢所蔽而鏡中所含之光初未嘗一毫虧損也一旦垢淨塵消則本來所有之真光廓然清淨洞照萬象豈從外得也諸佛以是光轉法輪度含識菩薩以是光修六度集衆善聖天子以是光統萬邦福海宇賢宰相以是光沛仁澤宣大政至若天依光而普覆地依光而普載與夫草木山

川有無情等咸依是光昇沉變化嗟乎世人動為物欲所蔽而昧斯光者久矣故佛祖重其同靈垂百千方便啓之導之必使其開悟而後已惟大叅相閣下光明盛大德業淵深不動神情撫安黎庶此積世不肯昧靈鑑真光之驗也或若動靜中尚存觀聽未泯功勳情妄愛憎時或出現別無方便可遣惟宜密以一則無義味語置之鈞抱默默自看謂父母未生時那箇是我本來面目其叅究之念既真了悟之心必至既悟矣則前所云靈鑑

真光亦無所容於聞見也阿敦理問入山傳
奉鈞旨需以語要輒陳管見如此

示容齋居士別不花參相

心非妙悟而莫知悟非情盡而不了情非工
夫而莫忘工夫非正信而不立蓋學道以正
信為根本也謂信者何最初要信自心是佛
惟佛即心曠大劫來本來成就今更別不假
再成也靈山之密付付此也少室之單傳傳
此也古今之舉揚舉揚此也前輩大達之士
徃徃皆是於一音未吐一念未萌已前兩肩

荷負一往直前如素貧人頓居寶所而不驚
不畏者蓋信根純熟故也其次要信道我若
不畢其形命取證斯道昧此心佛於無明界
中妄受輪轉纏縛苦輪沉墜三有盡未來際
卒未有自了之日是故從上佛祖恨不耐見
強出頭來設百千方便以起其信心俾其各
各自證自悟而後已昔有芙蓉訓禪師問歸
宗和尚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宗云說與爾
恐爾不信訓云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宗云即
汝便是訓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目空華

亂墜訓於言下大悟這箇便是信自心是佛
底樣子當知這箇信字豈苟然哉乃積劫於
般若法中熏煉純熟一歷耳根永不退轉是
謂決定信也學道人不問悟不悟但只要信
心決定心既決定更無有不相應者但是有
祖以來契證此道者更無有一人無此決定
信心所以古德謂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或不
實參實悟總是虛妄生死根本所云實者即
決定也既有決定參學之志則有決定悟明
之時所悟既決定則成佛決定無疑矣今之

學道者往往無此決定本志必欲要洞明生
死惟以聰利之資向能所上做窠臼未參禪
要會禪未學道要明道未見開口動舌便先
要知他落處引起一種虛妄情識孜孜向語
言道理上著到將一切經書文字古今因緣
穿鑿殆盡間或被入點著重處不肯知非但
以語言支持得過便了殊不知這箇要支
持底念頭正是生死情識既要參禪學道於
生死情識上不能斬斷何所圖哉昔香嚴和
尚問一答十問十答百自恃聰慧一日瀉山

問云子試除却從前記持底字解父母未生
已前試道一句看看嚴不能加對乃曰望和
尚慈悲與我說破瀉山云我不辭與爾說爾
將後罵我去在嚴乃發憤屏去經書義理入
南陽卓菴百無所思以度朝夕一日掃地次
忽擲瓦礫擊竹有聲丁六當時開悟八遂遙禮瀉山
云和尚當時若與我說破又爭得有今日事
此箇公案古今共知但未曾見有一人奮起
決定信心屏去經書義理向無用心處操守
一回又安得有香嚴擊竹底時節且古人皆

是負大根器秉大志願尚且三十年二十年
孜孜不舍寸陰克究此道以期妙悟而況今
日根器浮濁志願卑微只箇世間麤重五欲
無時不與之作對盡形打屏不去反開口便
要向佛祖頭上坐卧欺罔自心輕毀先聖豈
道人之心也哉故古德教人處最簡徑直捷
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但休得一分心即是
學得一分佛法達磨大師亦云外息諸緣內
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然達磨秉單傳
直指之要貴在領於機先得於言外豈可又

教人息緣止念如墻壁耶蓋亦眼不耐見此
一等無決定志之士日夜馳求不息以曲順
機宜故設此方便耳又有古德教人十二時
中但如一箇大死人相似去只與麼過十年
若不悟去老僧大妄語成如上所說只為學
者最初不具決定信心欲洞明生死大事無
端反於聖教中引起馳求攀緣不斷豈有志
之士甘施於此耶但只信道有箇自己佛性
義積劫未明情識纏縛墮落生死都不要別
求道理惟念念扣已而參於叅之之頃如救

頭然如遇怨敵寢食俱廢寒暑兩忘馳求不
斷而自斷諸緣不息而自息久之不懈不廢
不失不忘機緣偶觸則心華燦發矣此心既
悟則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無一法為障
為礙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進退合轍左
右逢原不假安排一一成現是謂心地法門
者也如今未悟得之人徧閱古人現成言句
也知道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只知得相
似說得恰好偶於一毛頭順逆之境現於其
前即舉心動念與之較量安有解脫之少分

其得失有如此者由是推之反不如箇尋常
不學道依本分人曾中且無許多知見解會
且眼前逆順尚爾融化不得而況四山交逼
死生岸頭念慮紛飛識情馳散之頃惟蒼黃
恐怖之不暇安有解脫自在之理乎如是之
流蓋最初發心學道時不曾具決定志要了
生死只欲會禪會道於是逗到眼光欲落未
落之際無箇決定身心以爲主宰反被能會
所會底心識總爲障礙其用心差誤一至如
此且叅禪學道但盡此一生向真實決定正

念中要了生死無常大事其或於生死未了
不會禪不明道正是不壞天真底好人但正
念不忘再出頭來以夙熏般若力故管取一
聞千悟試看他從上古人於一言一句下築
著磕著迥然超越皆是叅學究竟於未悟之
前身不忘夙因所以心眼洞開如是之易也
苟或不叅學於前身復不體究於今日欲望
此生後世自然超越死生者是猶棄食而求
飽所以古人道無天生釋迦自然彌勒斯言
盡之矣昔張無盡丞相初以聰明之資會盡

古今公案因作漕運過江西訪堯率悅悅詰之曰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張曰惟香嚴獨腳頌德山托鉢話微有所疑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疑耶張一夜睡不穩至五更踏翻泉鉢忽有所省詣丈室扣門求證此是仕宦中叅禪底樣子使張無盡自恃聰明不肯求決於堯率安有扣門求證之理哉又如裴公美侍郎出入於黃檗圭峯二師之門凡歷任所時黃檗每與之俱於是深叅密究精思苦研深信法源飽冷禪味於名相之

學既精教外之旨尤熟此亦是現宰官身作不請友一代偉人也豈特此二公為然但自有祖以來其不離功名富貴而超出涅槃生死者代不乏人當知此道在蠢動含靈各各具足安有官居極品素為佛法之外護與佛祖聖賢而有少間者哉此心清淨猶若太虛無一點相貌逼塞虛空不為大涉入微塵不為小在聖不可增其多在凡不可減其少這箇說話凡是看文字識義理通教相底箇箇說得若不曾真正於離文絕見處妙悟一回

親見源底縱使更說得玄中又玄妙中又妙
正當說時亦不相應何況不說時也若是悟
徹底人說時即是不說時不說時即是說時
更無有說不說之間昔太原孚上座講涅槃
經次因廣談法身妙理有禪者失笑孚講罷
云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
垂教禪者曰笑座主不識法身孚曰如此解
說何處不是禪者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孚曰
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
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遍禪者

曰不道座主說得不是只是說得法身量邊
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為
我說禪者曰座主還信否孚曰焉敢不信曰
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
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下孚一依所教
從初夜至五更聞角聲忽然契悟又德山和
尚素講金剛般若於般若義海靡所不通聞
南方教外別傳之旨疑其妄謬遂擔經跡持
往聞之因買點心喫處被婆子輕輕一撈早
是疑著了也及至一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

豁然開悟始知從前會得箇佛法義理若一
毛置於太虛一滴投於巨壑看這二尊宿於
未悟時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及至情妄俱
消廓然神悟之後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既
只是這箇道理却要悟作麼蓋未悟之人說
道理如月夜看物丁六已悟之人說道理如白日
看物月夜所看底也只是這箇物但依稀彷彿
餘惑未盡白日看底也只是這箇物惟是
見徹根源感情頓洗又未悟底人不曾到杭
州終日說杭州話彼雖說得相似其如未到

何既悟底人如已到杭州其四方八面之境
界洞然在心目之間雖終日不說會中未嘗
迷杭州故佛印元禪師云未悟之人不可與
言已悟之境譬如生盲之人與之言天日之
清明彼雖聽而不可辨也已悟之人不蹈未
悟之境如睡覺之人欲追從所夢之境不可
得而復入也又教中謂末世眾生希望成道
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至若有證有
悟其證悟之理尚存乎心教中斥之為我人
然既證既悟苟不能忘其證悟之理是謂法

塵是謂見刺已悟者尚爾而況未悟者乎故
禪宗有云學者須是以悟為則悟了須是見
人若不見人縱有弘為皆非究竟昔有則監
寺在法眼和尚會下自號罷叅法眼問曰子
於何處得箇入頭則曰我嘗問一尊宿如何
是學人自己宿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我於言
下有箇入處眼曰爾作麼生會則曰丙丁是
火又來覓火只是以自己覓自己也眼訶之
曰爾恁麼會爭得則乃重整威儀別求開示
眼曰爾試問將來則乃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又有
真點曾破夏再見慈明和尚明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真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乃
震怒訶之真愧憾無已明曰汝何不問我真
理前問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
是大悟玄旨試看他二尊宿見處前時問答
也一般後時問答也一般且道悟箇甚麼這
裏見得便見師家與奪自在學者之明昧兩
途以毒攻毒以的破的無毫髮差互真正學
道之士直須與麼方為究竟處脫或不能如

是向這裏一撥便轉也不要急性但只依本分提起箇所叅底話頭腳踏實地下鈍工夫拌取三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生兩生信心不退不易穩穩貼貼地只與麼叅取正當叅時却不要起一念善惡凡聖情念作取舍分別底道理常令會中蕩然如太虛兀然如大死人相似於世間出世間法中總不要動一念與之計較如是保任如是操守如是加工管取自然廓徹悟明有日矣其或捨此方便用心任有百千種造作皆成有漏生滅之因非

究竟也茲因丞相需我以做工夫語不覺吐此一段葛藤若謂宗門中果有如許多說話則謗般若咎其誰與當幸審之審之

示同菴居士般刺脫因院使

一切佛法是自心具足心外別無佛法可求

丁六

十四

縱使求得亦非諦當皆是妄想情識非究竟法也當知自心無聖凡離聖凡之量則與自心相應自心無憎愛離憎愛之分則與自心相應自心無取舍離取舍之情則與自心相應自心乃至無一切善惡動靜造作等能一

切俱離則與自心相應然而說箇離聖凡憎愛等最是不許將一種心去特地離佗只箇離處宛然生滅或不用心又如何說箇離底道理所以古人云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但知道自心無聖凡之間也是知解又知道離聖凡之量也落知解當知此箇離之之理亦不屬用心但是悟明時不待離而自然不著不執矣只箇不執不著之念是名曰離如今此心未曾悟明只消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日用

中默默自看都不要作一切想亦不要作修行想纔作此想便被箇修行名字籠絡在聖見中於都不作想處依舊默默參取所參話頭久之純熟忽然開悟如久忘忽記那時情妄空知解泯一箇自心全體獨露隨處自在

丁六

十五

百千念慮同時休息百千緣境當念俱離安樂法門無越此也

示主一居士

敬參政儼字成卿

圓常之道非佛一人獨有之衆生各各具足而不自悟也然悟有兩途有正悟者焉有相

似悟者焉謂正悟者如久暗遇明大夢俄覺一了一切了更無纖毫憎愛取舍之習滯于曾中如老龐所謂心空及第者是也謂相似悟者多以相似極理之言記憶于懷於四大身中影影響響妄認箇不生不滅之神性用聰利之資領納在心以與道會實未曾也豈真誠求泐死生大事者當如是耶唐宋名賢大有樣子雖混身於功名富貴子女玉帛之間然其為道之正念與彼世間富貴等相了不相觸久久純熟一念洞明轉萬物歸自己

如壯士屈臂不假他力也古今聖賢入道之徑雖萬不同未有不由此而致者叅政相公主一居士簪纓累世為時名公於性命之學體究充力乃欲追跂前賢了明自己須知此事一切語言一切義理一切奇特一切玄妙總該不著必欲要與正悟相親既未能脫略於迷悟之先但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詰置之案牘几席之上默默叅究政當叅時於靜於閑於順於逆不生忻厭如失至寶欲見相似不問年深歲遠一旦工夫熟

知見消如久忘忽記於斯時也政不待主一
而至敬之道克塞宇宙左右逢原又何生死
輪回之復論哉茲奉鈞命需以簡易入道之
語故直筆以答云爾

丁六

七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音釋

撲音木切輟知劣切憾胡紺切纒昨來切簪
纒音伊切深盈切冠音系切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丁七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鄭廉訪雲翼字鵬南

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
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且衆
生心是何物般若體復是何物而說箇能緣
不能緣底道理試聽從頭註解金勒馬嘶芳
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是衆生心也玉樓人
醉杏華天金勒馬嘶芳草是般若體也芳

草地嘶金勒馬杏華天醉玉樓人是能緣不
能緣也直下會得便見離衆生心外無般若
體波盡水還源離般若體外無衆生心水生
波自起聖凡情盡能所見消盡十方世界是
大圓覺場一切衆生本來成佛這裏要覓一
毫為衆生心亦不可得要覓一毫為般若體
亦不可得更要覓一毫為能緣不能緣底道
理尤不可得也是謂一味平等真如法門三
世諸佛因之而轉法輪歷代祖師承之而開
正眼天倚之而蓋地由之而載聖人任之而

治萬方清四海君子即之而霈仁澤發政令
良由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背之而日遠矣
以其遠故依般若體起世間相從世間相發
衆生心隨衆生心造差別業展轉流浪積成
輪回莫能已也所謂般若體者惟一靈知散
為六用如一室具含虛空而六門洞開不相
留滯者是也所謂衆生心者循色聲香味觸
法六種塵習之所熏染隨處取舍引起愛憎
念念攀緣而不休息者是也般若體猶水也
衆生心猶波也為境界風搖動心海攪水為

波其波離手水則無有定體也惟大智廓明
者即千波觀止水動靜無虧苟不至此徒依
相似語言而深背靈知之智體爾

心與識一體而異名悟則會識歸心迷則轉
心為識何謂心靈知不昧之謂也何謂識依

靈知而妄起分別之謂也今之學者極其玄

辯多認識神而不自知靈知之心體雖曰靈

知而實無有所知者所以古人謂鏡不自照

火不自燒若自照則不能照物自燒則不能

燒物心之體亦然雖曰靈知若自存其所知

則不知一切也苟存其所知所知者即識神耳非心體也識乃生死變易之具既認之則安有了生死之期耶

心之至體無可見無可聞無可知無可覺乃至無可取舍但有可為皆虛妄顛倒既不可以見聞知覺則學人何以超入而證之但遠離一切見聞知覺乃至能離所離一齊空寂則靈知心體宛然顯露於見聞知覺之間故古人默契而神會自然諸緣無礙矣然欲離見聞知覺等病只箇欲離之念早是增加其

病耳於是古人別資一種善巧方便將箇無義味話頭拋向學人面前令其究竟但知體究話頭則與見聞知覺等不期離而自離矣傳燈錄諸祖皆不因看話頭起疑情而各於言下頓悟無生者蓋其為生死大事之心真切脚未跨門則早有一種無常生死大事之念梗塞于心中卒莫之自決雖三千里五千里撥草瞻風孜孜只欲洞明自己而已或十年二十年不能自決則所疑之生死愈久愈堅決不肯斯須忘念有如是智力又何患其

不發明哉

嗟乎人心浮淺口說叅禪但欲明悟機緣以資談柄耳初無一念要決了生死大事之心所以言語轉多窠臼轉深葛藤轉盛而生死轉熾矣惜哉

要學佛祖須先立箇決定要了死生大事之正志此志頓在眉睫間雖萬緣擾擾萬慮紛紛不得別起一毫頭異念自生分別以障其志苟爲生死之正念不真不切決定日用中做工夫不得設若強做去亦暫時爾終不悠

久縱使聰明利根於古人文字上有所悟解祇益見聞實於生死大事上了無交涉蓋根本之志不真實耳

學道有三要第一要爲生死大事之心切第二要識破世間虛妄浮幻榮辱得失等相第三要辦一片長遠決定心永不退轉此三要苟缺其一則廢缺其二則失三者俱缺縱使背通三藏教深讀五車書惟資業識謾長高心殊無所補於己躬也昔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

這一箇無字如倚天長劍塗毒鼓聲觸之則尸橫嬰之則魂喪雖佛祖亦不敢正眼覷著今古之下疑此者既多悟此者亦不少而錯會此意者尤不為不多矣若要洞明佛祖大意廓徹自己真心不妨將此箇無字置之文字案牘間懸之語默動靜裏密密自看是甚麼道理且趙州因甚麼道箇無字行而叅坐而究朝而思暮而疑不得暫時忘念正當叅究之頃不要作世間法會亦不要作出世間法會如目前無事此箇所叅之念順密亦不

可因其順密而生喜如緣務交錯此箇所叅之念間斷散亂亦不可因其間斷散亂而生懼惟是做得到也與麼做做不得也與麼做都不得別起一毫助長攀緣方便作為之心纔有此心即間斷矣久久綿密自然打成一片直得內心外境當下虛廓彼聖此凡同時超越方知道在已求不從他覓也生死無常流轉多劫備受辛苦莫之能脫者蓋一毫不從外來皆是自心迷惑之所生起然此心一迷則自肯涉入非物使之肯也亦

非天地鬼神使之肯也此箇肯心若是外來則不名肯矣以其不自外來所以云自肯也既是自肯墮生死今日要脫離生死趣入涅槃苟非深發自肯之心擬待聖賢勸發語言誘引則當其起諸愛染流入生死之時却不因勸發誘引而入也如是思之只將箇自肯結生死緣業之心轉之趣道則未有一人不成者也故古人謂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又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斯言豈欺人哉昔馮給事有偈云公事之餘喜坐禪未嘗將

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又李駙馬有偈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立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又張拙秀才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間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又趙清獻公有偈云默坐公堂虛隱

凡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
從前自家底如上士大夫皆是不離功名富
貴遊戲大圓覺場豈古人獨能而今人獨不
能耶惟在信之深行之力則古今可以一致
更或躊躇此乃自畫之耳

佛法是大解脫門只要當人自把生死做一
件大事發深信心向所叅話頭上猛加精進
驀直做去最不許人思前算後較量得失非
同二乘小果之人厭身避境絕念忘緣遺愛
逐憎驅情離妄作種種修習亦不要嫌喧取

靜辨是別非取聖捨凡消昏敵散但是會中
離却箇叅無字底正念向此等異端上瞥起
一毫所重之心則劔去矣安有悟明之日
哉叅禪只要求悟明所叅底話頭斷不可離
此求悟明之外別起第二念則不相似矣慎
之慎之

如今學道人先存一箇聖凡情量蘊于藏識
中隨念分別未曾涉事則厭煩之心頓興未
曾觸事則思慮之念交作苟不能直下坐斷
祇益自勞於理無益但守得箇話頭綿密於

綿密處更加綿密去正當綿密時亦不要作
綿密想纔作此想隨在綿密中亦不相應久
久純熟其憎愛取舍是非分別之妄情亦不
待別起第二念掃蕩而自然淨盡無餘矣
儒之道治心者也修心者也佛之道明心者
也悟心者也治與修漸之之謂也明與悟頓
之之謂也心一也頓漸之途不可以一者蓋
世間出世間之異也使吾佛言入世間之道
亦不能忘正心誠意之說也使孔子言出世
之道則逆知其不能外吾心空覺圓之旨也

苟不達聖人垂教立化之大權則徒事誦誥
之多言惟增其是非耳
治世間書道德仁義禮樂刑政八者皆不能
外吾一心之妙用也心通之謂道心正之謂
德心慈之謂仁心平之謂義心中之謂禮心
和之謂樂心直之謂刑心明之謂政以至百
千善行凡有利天下而澤斯民者未有不因
吾一心妙用之所著也凡夫反是而失其妙
用則顛倒錯亂由之而生焉故聖人不得不
設教以裁之也復爲說偈以演其義云

從來至道與心親學到無心道即真心道有
無俱泯絕大千沙界一閑身
萬物性情皆有德惟人之德與心通自從識
得這些子語默昭昭合至公
聖賢垂教幾千般化育鈞陶宇宙寬我欲仁
考仁即至不須心外覓毫端
心到平時物我齊等閑行處自相宜但教法
性無差別不礙興慈與任威
威儀進止非爲禮心到中時禮自臻相見不
須陳玉帛一聲彈指見天真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萬籟夜吹無孔笛兩溪朝奏沒絃琴要知此
樂從何得只屬當人一片心
念惡先將心受誅三千條貫治形軀道人善
惡俱忘念刑法分明是有無
心似權衡定重輕到頭斤兩自分明從來善
政還相似千古令人作準繩
示彛菴居士蔣教授均字公秉
大願聖人降生西竺現百萬億種神異作百
萬億種方便鞠其所由特不過曲爲衆生發
明箇本地風光而已舍此更不爲第二事乃

云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又云我此
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
傳皆的的指點衆生本來具足底一段圓湛
虛寂不動搖無變易之娘生面目蓋已嘗於
逝多林八字打開以二乘人不能披襟領荷
累及這箇老漢說戒定慧三學示空假中三
觀現法報化三身論法身般若解脫三德布
箇漫天網子八面四方必欲使之趨入逗到
末上拈一枝華謂吾有教外別傳實相非相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得老飲光出來破顏微

笑方稱本懷不爾則四十九年幾成漏逗原
夫世尊積多生苦行萬劫勤勞舍身命忘勢
位其竒功異行人所不可行者悉皆熏鍊千
艱萬難摸索得者一著子及乎興慈運悲推
己及物又費許多神力蓋知此事甚非小緣
然如是廣大真實事業只在當人脚跟下且
是不曾移易毫髮許以其迷昧逐妄流轉由
是鞭之不回勒之不住英俊上士肯於不回
不住處瞥轉一機當念休歇始知此道恩大
難酬爾擬別求劔去久矣

少林只教人心如墻壁乃可入道更無別說
原夫衆生本來之心端如墻壁政不假傲而
効之良由於墻壁之心自生穿鑿入俗入真
緣動緣寂於墻壁上枉起萬種愛憎千般
取舍狂華塞眼愛見橫心向無影像中妄執
影像於絕是非處剛立是非致使一點妄情
處處添著殊不知墻壁之心了無所添及遇
神光於覓心了不可得處一肩負荷究竟了
無別法今日要與少林神光父子同參且是
不要廣求義路徒覓玄猷單單教此心直下

如墻壁去久之不易但遇聲遇色遇凡遇聖
當知聲也是墻壁色也是墻壁凡亦是墻壁
聖亦是墻壁乃至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見聞
知覺俯仰折旋莫不皆是墻壁一一無穿鑿
一一無滲漏一一無過患一一無取舍正與
麼時少林神光在伊眉毛眼睫上入一相一
行三昧又何今昔之間哉或有箇闡提漢道
使我心如墻壁即與土木何殊幾與無情不
相去矣苟作是念要見少林神光千里萬里
沒交涉

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華嚴謂了知虛舍那自性無所有這是如來禪雖少林直指未必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而學佛法之人往往只麼讀了便休今古之間要求一人於此說之下痛快領略瞥轉狂心返照自性便爾歇去不真何待不知何物爲障爲礙而難乎其入昔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沙曰從這裏入此僧領悟此豈非能痛快領略而何當知狂心苟不能自歇雖佛如來具百千萬

億種莫測之神變乃至旋乾轉坤碎山竭海不勞餘力獨不能與衆生歇狂心於俄頃此事苟非當人自肯休自肯歇自肯超越自肯照了則自性盧舍那萬劫不得歸家穩坐且今日歷盡諸趣備受楚毒尚不肯痛自歇心一念狂情馳逐諸妄與生死根種念念交接復不知更待何時有自休自歇自超自越自證之理也於戲惜哉

將心來與汝安將罪來與汝懺依稀相似彷彿不同龐公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擬龐婆

曰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謂也不難也
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龐公說難路遙知馬
力龐婆說易歲久見人心靈照說不難不易
移華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六祖謂非風動非
幡動仁者心動瞞人猶自可自瞞愁殺人德
山入門便捧臨濟入門便喝佗得底人其神
機智用如水赴壑如風行空語言作略圓轉
活脫雖局局迥異段段不同要且曲爲當人
發揮已事自有佛祖已來二千餘載能於此
事上肯放身捨命者類牛在之於牛毛一月

之於衆星何其少耶今日更不肯奮不顧性
命之正因向萬仞崖頭撒空雙手於萬人海
裏特立獨行其死生纏縛日重月深故爲山
謂今生便須決斷料想不由別人李駙馬謂
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斯言豈欺人
哉

古人於參學此道用心處謂做工夫斯說最
切當而學人例於此說如無聞見相似聞說
著箇禪字或有便要易會日夜向語言文字
中尋討或者以爲難曉乃掉頭不顧論劫放

在無事甲中曾不加意是二者皆不知有做工夫之理而墮于過與不及之間恍惚一生甘受輪轉深原做工夫之理特不出箇信字蓋信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十二時中有方便無方便自然放意不過孜孜兀兀爾只這箇放不過處孜孜兀兀便是做工夫初無所謂瞠目起模作樣及避喧求寂等惟信知此事不從人得雖釋迦達磨現身于前將禪道佛法傾注入心本月上流直須吐却惟守箇放意不過處孜孜兀兀以求正悟斷

不肯於未悟時妄緣道理以為已解其做工夫之志若此則何患如來禪祖師禪不入吾掌握者哉

禪何物也乃吾心之名也心何物也即吾禪之體也達磨西來只說直指人心初無所謂禪蓋於直指之下有所悟入於既悟之間主賓問答得半還馬遂目之為禪然禪非學問而能也非偶爾而會也乃於自心悟處凡語默動靜不期禪而禪矣其不期禪而禪正當禪時則知自心不待顯而顯矣是知禪不離

心心不離禪惟禪與心異名同體故雪峯毬
未山鼓秘魔义道吾笏臨濟喝德山捧天皇
餅趙州茶八字打開兩手分付本色道流如
鏡照鏡似空合空既無言論之迹亦無作用
之影昭昭然如十日並照了無言前句後之
差以至風聲雨滴谷響山鳴皆賓扣主應之
時也且心既不可得而禪豈可得哉學者當
知此則於未悟心之際禪不可強而得之苟
得之非所謂禪誠業識也
三祖謂要急相應惟言不二這兩句話是醍

丁七

十二

醐是毒藥圓悟和尚謂早是二了也往往事
因叮囑生須知此事無備啓口處無備留意
處無備用心處無備回避處若也是去凡咳
唾掉臂戲笑譏訶皆第一義若也不是雖終
日安禪長年入定以至盡形叅究無剪爪之
工皆顛倒妄想輪回根本此事不屬人排遣
不屬人讚毀不屬人指教所以云通身是病
通身是藥倘若正信此事單單向話頭上克
究死生即通身之病皆為藥矣苟存一念佛
法禪道之見萌於其間則通身之藥皆是病

矣至理如是奚強使之然哉

古人淳誠無一點勉強其於領荷之際如獲舊物如久忘忽記了不加一毫外物渾倫是一聚自家寶藏信手拈來用之不竭今人脚跟浮淺於所學時便自立脚不穩其偷心念丁七念起滅必強作主宰十三僅可趣向不爾則不覺不知爲情妄境緣轉移將去攬奪將去百種計較萬般施設終不自由蓋從脚跟下先涉了一種勉強徹底打在骨董袋中及至領荷之際未免义手向古人背後聽其處分要如

香象渡河如師子遊行如大鵬展翮終不能得既不得此地位則於生死之際未免躊躇故前輩古人惟貴當人自信自肯自能放手放脚向百尺竿頭萬仞崖頂放身捨命然後一切處平常一切處脫略一切處安穩一切處慶快豈屬強爲法如是故釋迦佛只是箇心中無事底凡夫以其熏煉成熟而百種神異自然出現於出現之頃而佛心中亦只閒閒地終不言我有神異而矜誇鼓惑於人若爾即外道等也豈佛之謂哉是謂大人境

界又謂象龍負荷非驢馬所堪苟具此志則
今人即古人苟不具此志則古人即今人蓋
時緣不以古今為間根性不以生佛為殊志
乎在學者不可斯須忽忘之也

老龐謂子頤侍郎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

諸所無此二語是入毗耶不二法門之要徑
是轉諸祖向上關捩之玄機既不可以事說
尤不可以理論更不容以義解也惟親到大
休歇大解脫田地者如兩鏡相照直下無毫
髮隱覆真所謂超言象越格量透情塵沒窠

曰底最末後句蓋盡得諸祖不傳之秘乃發
機如是之準的也原此老能棄家珍重已事
橫身向萬仞險崖再三挨拶一念子磨勵得
澄湛瑩徹洞無痕翳於出生入死之際屹立
如泰山之不可撼也此一著子彼既丈夫我
寧不爾一種是丁七自不把做一件事率易放過
殊不思放過目前便是盡未來際放過底種
子其最清淨至明白極廣大之道業在今日
等閑放過甘受無盡生死之所流轉者是智
耶是愚耶余不可得而分別者矣

死生二字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因人與不
向已出雖千生萬劫不可逃避且無根蒂可
尋良由白日青天遇聲遇色對違對順不能
直下照破其死生之本由是而生焉無量劫
來交輒純熟不知為險峻不知為危難不知
為墜墮不知為流浪日與諸苦因緣交頭接
尾未嘗少離自固不知已可憫矣而遇達者
眼不耐見咄咄不絕口自二千年外叮嚀告
誡迨于今日展轉頑鈍不加聽信非迷惑而
何大丈夫或不肯自負只消向一念未生已

前拍盲坐斷猛將宵中善善惡惡諸思惟心
念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常令其空洞虛
寂不動不搖然後密密將箇所叅話頭頓在
面前默默自看政當看時都不要別作方便
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要進一步也不得於
揆拶不入處工夫純熟忽爾觸翻十五則知生死
二字果然寐語於我何有哉
法無定相隨念變遷只如三界二十五有在
凡夫喚作常分在二乘小果喚作苦空在菩
薩喚作識變在佛知見喚作自心只如在衲

僧分上喚作甚麼。倘若隨例喚作自心。是謂佛見。要與祖師同。叅決無是處。且佛見尚不可起。尚不可著。又豈容別存所見耶。要得不墮。諸見直須向千人萬人。行不到處。進取一步。千人萬人見不到處。薦取一機。乃可於生死岸頭。具大自在。如其不爾。如永嘉謂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示吳居士

禪即淨土之禪。淨土乃禪之淨土。昔永明和尚離淨土與禪。為四料揀。由是學者不識建

立之旨。反相矛盾。有謂禪自淨土。自淨土也。殊不知叅禪要了生死。而念佛亦要了生死。原夫生死無根由。迷本性而生焉。若洞見本性。則生死不待蕩而遣矣。生死既遣。則禪云乎哉。淨土云乎哉。昔大勢至菩薩以念佛心得無生忍。觀世音大士從聞思修三慧取證。圓通今之禪乎。淨土乎。皆二大士之遺意也。二大士常侍安養導師。左右未嘗少悖。今二宗之學者。何所見而獨悖之耶。予返復求之。遂得其悖之之源。試略言之。蓋二宗之學者

不本乎生死大事耳以不痛心於生死禪則
 耕空言以自高淨土則常作為而自足由是
 是非倒見雜然前陳若非古佛願行冥符則
 二宗或幾乎息矣居士久親淨土之學復慕
 少林直指之道直以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
 本來面目詰置之念佛心中念念不得放舍
 孜孜不可棄離工夫純熟識見愈精明道力
 益堅密一旦於忘能所絕氣息處豁然頓悟
 始信予言之不爾欺矣脫或於未悟之頃妄
 執予言為已見不惟坐在窠臼中則亦去道

愈遠矣誠之誠之

夫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音釋

脇虛業切 嫌戶兼切 訥許拱切 逗大透切 滲
 所禁切 攤他干切 恍恍恍切 惚惚惚切 惚惚惚切 惚惚惚切
 下灘也 扞手布也 恍恍恍切 惚惚惚切 惚惚惚切 惚惚惚切
 翮下革切 盾干擗切 屬屬屬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六同第七 丁八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書問

答潘王書 來書附

弟子太尉潘王王璋頓首百拜和南天目

丁八

中峯和尚大禪師座下惟璋眇德叨預天
媿爵祿雖榮常遵佛化仰靈山之付囑懷
覺樹之潛輝每對真容誠切瞻戀至於修
崇勝事聽演教乘頗嘗及矣而禪宗向上
一著罔知所趣伏審吾師道傳天目名簡

帝心良以江山迢遙尚阻執侍渴仰醍醐
思霑化雨極懸懸也緬想天人叶贊法候
勝常今專遣洪鑰謹齋信香代伸禮敬久
嚮和尚養高泉石他方多請住持曾未垂
諾柰無相法身欲隱彌露曷若出世度生
廣開利益然聞江南靈蹤聖境久欲遊觀
秋冬間儻得旨南來首當叅扣願與悲濟
先此布區區幸祈法照
某為學既昧於道無聞剝影僧園濫叨田服
捫心揆已夙夜恐惶伏惟閣下位冠百辟爵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居名王天嫺懿親爲國尊行性海巨筏爲佛
雄藩仁聲仁聞被乎寰區有德有言無愧
冊顧其何人敢當垂念過蒙洪叅軍與奇長
老冒塵觸暍徒步登山出王鈞緘侑之厚幣
辭情慊慊自敵以下有不敢當者而况大王
年德名位振耀皇家者哉盥沐熏香對信使
展讀雖山林泉石增助光潤其如某之愧悚
何觀信使之聰明有以知大王之通貫無礙
也因與信使話及世尊於二千年外將過去
諸佛已轉法輪一音演唱而諸弟子結集爲

一大藏教布之寰宇實祛情遣妄指瑕摘疵
之無上法寶當時一印印定治今無所加損
王亦於過去佛所親蒙授記其大施之門已
嘗啓於彼而乃應於今日也豈惟應于今日
將見綿續不斷入未來際不可窺其涯涘者
矣故佛以智慧而現法藏王以布施而廣經
教布施乃六度之首智慧乃六度之終咸具
波羅蜜體而無間然者也夫有文字相是謂
教離文字相是謂禪即其所有而離是謂功
德惟其所離而有是謂莊嚴如是至理在王

已分有自來矣茲承示諭於禪門向上一著
子未有所聞似不勞過遜也然禪門言向上
向下者乃一時建立之方便巧辭非實有也
記昔僧問古德曰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
曰我言恐爾不信僧曰和尚重言焉敢不信
德曰即爾便是僧曰如何保任德曰一翳在
目空花亂墜後有尊宿舉此公案乃云古德
答此僧所問如百二十斤重擔此僧一肩荷
負薦直便行更不回顧可謂有力者也此說
安有向上者哉貴在信根猛利決定不退轉

久之無有不獲其悟入者管見若此又承諭
及某不肯住持之說斯言似為過情使某苟
有一毫利益於人而獨擅其退休閑逸之計
不思法道之隆替誠法門之罪人也正以自
救不暇故當退適豈有它哉惟王諒之聞王
駕有江南遊覽之念夫以王心虛明物境洞
照能徧涉法界於不動神情之頃恐不待走
輕車策駿駟然後為得也信筆觀縷山野無
文下情不勝媿汗之至伏幸矜悉
與嗣潘王

其一介魯鈍分守窮山頗知佛祖之道爲濟世舟航以其自救未能焉敢濫膺主法者之任不謂過情之譽上千尊王海印大居士之聽遠賜寶緘委洪叅軍奇長老冒暑入山焚香展誦感愧奚文因話次奇長老宣傳王旨俾書法語一篇以資玄路切謂一國之主遊刃羣機以寧海宇何暇存神內典以親方外之學乎教中有言菩薩夙乘般若智力示爲人主以夙習濃厚不爲富貴之所籠絡於六波羅蜜四無量心念念策勸念念成就未嘗

斯須暫忘者殆非一生兩生爲人主也何以知其然十金之家沈酣五欲不暇他顧而況富有國土乃爾孜孜于聖賢之道非夙植德本何能若此惟是富貴易於移人故佛許之以生生修證成熟菩提然禪宗門下以無修而修絕證而證無修故直見自心絕證故見心即佛心不可見以悟爲見佛不可即忘悟爲即故古宿謂學以悟爲難悟以忘爲難忘以行爲難如是三難初無定論在信根之深淺志願之重輕耳惟王之信根決定是深志

願天然其重若夫信根不深志願不重則應念為諸欲因緣所移安肯寄音於無似野僧需入道之語耶教中有天鼓忽鳴謂諸天子曰諸法皆空無有真實勿貪五欲以快一時當力求道果以悟本來然本來既悟回觀天樂特夢幻爾學道有三種正見第一要念得生死無常大事真切畢其形命不肯放過第二要識破一切世間憎愛是非緣境不使一塵為障為惑第三要辦取一片長遠決定身心歲月愈久而志願益精假使久無所入雖

三生五生亦不知其疲倦久之更無有不成就者或者謂道在一切處道在平常中只要人一切時中忘思絕慮當念無心無心即道舍此復有何實法與人自取纏縛然此說亦未嘗不是殊不知未盡善也何則只如說箇無心且心既曰無復教何人知其為無耶苟存所知則不得為無心矣或無所知則又同木石所以宗門中事須求妙悟謂悟者何悟此心耳此心既悟則曰有曰無俱成刺語前代諸尊宿與國王大臣酬酢此道初不曾有

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俾之言下領悟
後來法久成弊但欲會禪多將情意識穿鑿
解會但說得相似蓋不曾忘心契悟生死岸
頭了無交涉近代師僧不奈何將箇無義味
話頭置之學人懷抱命其朝叅夕究起大疑
情叅到心空念泯之際不覺不知以之悟入
惟此一門最爲允當聞王興隆三寶備作佛
事獨不知於此事上曾究竟不如未留意因
記得僧問古德云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
云須彌山日用中不妨舉此話默默自看如

何是須彌山且須彌山之意作麼生道但與
麼舉起來叅取政當叅時都不妨治國齊家
營福修善等事於此等事上亦不妨叅此話
頭久久純熟忽爾開悟翻思老釋迦棄王宮
入雪山見明星將謂有多少奇特元來鳳池
淵底龍床角頭雖去二千年曾無一髮少間
然後以此道治國則國無不治理民則民無
不安崇福則福無不資析壽則壽無不永豈
特此爲然以至莊嚴真法界成就佛菩提無
所施而不可管見若此惟王諒之

答高麗白尚書

二使者至捧出珍翰兼承奇惠物意隆厚自非閣下篤信正法何以得茲蒙以四疑下問謹依來問一一奉答

一來問坐禪或云不在坐但四威儀中令心無放逸此可信乎答梵語禪那此名思惟修亦名寂滅乃指一心之極致也教中有四種禪皆入天聲聞沉空滯寂用心偏向故少林不取焉今之叢林稱禪者遠宗少林單傳一心之要旨也此心適在行住坐卧之間不局

於一隅也雖不在坐亦不離坐也今之人但知不在坐而不知不離坐也苟知不離坐則終日坐又何傷焉或不了此心謂不在坐則近狂蕩謂不離坐則近執縛二俱異見非至理也謂坐禪者必欲以悟心爲本此心既悟則四威儀皆是坐時此心未悟雖不離坐實未曾坐也

二來問一切佛經不解佛意但口常讀於理上亦有小功德否答佛說一切經教爲破執遣疑而設焉以世尊真實之說不虛凡執卷

即獲勝利其言獲利者一以如來真實願力所致二以自己信心所成凡閱經教獲利之途非止一端隨其信向之淺深所蒙利益之優劣俱不能外乎信心也且如展卷信云獲福即得福信云獲慧信即得慧信云滅罪而罪即隨滅或不以信雖但口誦亦沾利益蓋聖人之至言非鄙俗游談之比曰功曰德云胡不具哉

三來問別法謂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如何更說別法此是落階級之法耶生天之法耶

答教中有總別二義總者諸佛所致之一心也別者乃諸佛隨宜演唱之方便事也須知總不異別即一心現萬法也別不離總惟萬法皆一心也法無心外之法心非法外之心但迷悟之自分耳心迷故但見別法無總名心悟故惟知一切皆總名佛法更無一物非總也但除却佛法大總持相不問生天生人

生十法界中皆是階級也

四來問在家菩薩謂眼前妻子奴婢全然障道之本何名為菩薩此疑妄說答昔維摩居

士謂無住爲家舍大慈悲爲父隨順菩薩毋
柔和忍辱美智慧名爲子方便即奴婢如是
而受者名在家菩薩雖未獲如是解脫使置
身於五欲塵勞者但存一念信佛法之正心
念念欲遠離塵勞雖未即清淨亦可稱菩薩
蓋菩薩之稱乃梵語耳華言道心但有向道
之心則菩薩亦可通稱也
極理言之佛法無二無別總因一心建立心
悟故山青水綠鵲噪鴉鳴更無一點不是佛
法心迷故花池寶樹玉殿瓊樓更無一點不

是世間法一大藏教祖師西來只要人悟此
心自然一一不被差別名相所礙所以古人
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如今
必欲要驚覺夢中所具之境別無方便但請
發起一念決定信心參箇四大分散時向何
處安身立命話盡此餘生密密參究久遠不
退廓悟自心此心既明則世出世間聖凡差
別一念混融更不容別有一法爲分別也其
雖未克瞻對其體道之論不過如此古人云
但辨肯心決不相賺

與海粟居士 馮待制子振

曩辱下訪繼領詩章枯槁之蹤過蒙提獎何以得此哉尋聞閣下奉旨入覲而其亦理浮遊之棹走淮沂返又復三年別來不識閣下於此道上能精加念力不令古利達之士靡不知三界是大夢宅苟不曾一回親切警悟則與此所知之心俱落夢寐故吾法中目之曰所知障是也此障鈍根人無分惟利達者有之故少林初祖只令人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肯將會中解會底百

千道理猛與截斷俾之如牆壁一回忽爾於牆壁處孔竇豁開千差萬別一以貫之曾何悟迷之有異同耶或孔竇不即開豁但令久持而不忘縱使盡生不了當鍼芥相投於異世矣安有虛棄之理哉所以佛祖教人深信而不疑惟閣下於吾道信根未嘗不深獨未見其於信處能脫略所知不世間浮光幻影能幾何時向者鄙偈中有披衣終日坐茅堂之句嘗蒙閣下許我以踐之今日所謂貧人索舊債也

與大覺長老

大覺泰定叟也皇慶間瞿運使霆發屢請師住大覺師力辭舉定叟應命叟嘗歷職於開先一山萬和尚會中後復叟師及出世欲改嗣師師以是書却之令嗣一山

初六日分袂不及拜送懸情依依未能暫忘
昨者坐語未及他論而首以往院承嗣扣之
者惟恐足下苟徇世諦故也某與足下納交
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諒
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翻覆若此耶古人於
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源委不可
誣也世漓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

某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
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
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
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為之主政以足
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徇世俗而易其所
師哉由此言之某猶不欲以先師坐下人送
尸大覺而况牽枝引蔓欲為某之嗣乎聞命
駭然專挽逆流塔主預此拜聞望以玉峽之
音直與拈出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
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六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七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佛事

拈高麗金書法華經

此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日因甚

麼却在幻住手中於斯薦得便見大海之東
大海之西大海之南大海之北一會靈山儼
然未散如其未委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
沙賣與人

瞿運使卒哭藥師道場放生

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裏正啼鶯目前大
道無遮障自是衆生沒路行由是今日藥師
如來與近故少中大夫兩浙都運瞿公於一
毫端上起大道場作百寶莊嚴佛事本上座
因齋慶讚普為諸舍識指箇路頭去也教中

道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心不可求法將安寄
便見十方世界是清淨法身十方世界是藥
師十二願海審如有羽者聽其高飛有足
者不妨遠舉帶甲者潛於深淵負鱗者縱於
巨壑無一衆生不成正覺無一衆生不入圓
明雖然如是只如古人道門裏出身易身裏
出門難且道不涉易難如何是超然獨脫底
句乃放生云衝開盡是通霄路透出無非解
脫門

馮將仕秉炬

現成公案絕安排無位真人笑滿腮吸盡太
湖涓滴水寒梅樹樹待春開舉火把云某人
八十年來只憑這箇起家立業勤倉儉廩積
有餘仁居義路行無竭八十年來只憑這箇
崇德慕善舉心曾不昧天真觸著通身是方
便八十年來只憑這箇教子育孫丁八挺挺羣賢
繼芳躅珊珊環珮振高門八十年來只憑這
箇收因結果苞湯水面青溶溶善慶堂前花
朶朶到這裏本來面目觸物純真自己家山
不離跬步八萬四千毛竅與性空真火竅竅

相通三百六十骨節與性火真空節節相拄
垂光散為福德林流輝攝入光明戶且道這
箇是何物擲以火把打圓相云團團轉作大
圓鏡條條照出珊瑚枝盡大地人都不見只
許馮公獨自知

謙西堂入塔號無礙住千頃寺

徹骨窮來三十年每於佛祖結生冤巨靈捏
碎虛空骨大用塵塵總現前共惟某人師子
巖前叅得一句蓮華峯頂似空合空蓮華峯
頂悟得一機師子巖前如鏡照鏡遮邊那邊

應用不缺千頃萬頃遇緣即宗拈却水火珠
放下打草扇到這裏盡十方世界是金剛正
體盡十方世界是無縫塔門出亦無礙入亦
無礙且道不出一句作麼生舉揚鐵馬
衝開青石門玉鷄啄破黃金殼

為諸禪人秉炬入塔

生既空死亦空空到真空空不空不空空處
亦還空乃舉火把云空上座還空得這箇麼
火星迸出扶桑日海底波斯鼻孔紅日本人
諸方直歲度火把與住持今日住持度火把

與直歲且道是明甚麼邊事明日優曇華茂
發淨飯王宮生悉達只從這裏便承當千古
萬古阿刺刺茂直歲

宗監院歸宗一味禪楊岐三脚驢兩重公案
一句破除且道是那一句擲火把云臘雪堆

中火一爐

梵菴主象骨低頭歸去文殊是藥採來拈得
梵王鼻孔觸著帝釋眼睛雖然如是未出常
情且道因甚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以火把
打圓相云沉寒痼冷莫能治伏火靈砂下一

丸能醫藥

以火把打圓相云圓浴主見麼喚作圓相則
肯不喚作圓相則觸透過兩重關還他親
屬蓮峯突出碓背花杓柄堯翻師子足香水
沉沉徹底乾普請大家齊刮目且道看甚麼
擲火把云脫殼神龜飛上天無位真人火中
浴
舉起火把云祥紫頭見麼萬朵祥雲匝地飄
蕪林枝葉半肩挑今朝匾檐兩頭折十日斫
柴一日燒

鑑首座末後一句子爾未跨閭一萬八千里
路時已嘗說了也今日古鑑發光露出晴空
閃電團團無縫塔門開收取眉間三尺劍雲
南人

弘知客維那不在當汝打鎚劈頭一下振起
宏規掣開無縫塔擊破玉玻璃正是全身放
下時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七

音釋

<p>痼 沉古重 也切 菑切 也切 卩切 即切 卩切 卩切 卩切 卩切 卩切 卩切</p>	<p>迹 非步也 也切 癸切 也切 窾切 也切 帶切 也切 乃切 也切 結切 也切 殼切 也切</p>	<p>滴 癸也 也切 支切 也切 徇也 也切 從切 也切 閏切 也切 免也 也切 母切 也切 罪切 也切 蹠切 也切</p>	<p>縷 觀力切 也切 庚切 也切 委曲切 也切 主</p>	<p>泝 泝液也 也切 桑切 也切 故切 也切 皮切 也切 變切 也切 流</p>	<p>懽 也切 口切 很切 懽切 懽切 懽切 懽切 懽切 懽切 懽切 懽切 懽切</p>	<p>摵 度也 也切 癸切 也切 尊切 也切 華切 也切 行切 也切 浪切 也切 切切</p>	<p>淵 伊家切 也切 緬切 也切 遠切 也切 典切 也切 鐮切 也切 以切 也切 灼切 也切 齋切 也切 祖切 也切 芳切 也切 切切</p>	<p>擘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p>
--	--	---	---	--	---	--	---	--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八

丁九

叅學門人社處臣僧慈寂 上進

佛祖讚

盧舍那佛讚并序

佛身無相隨念現形佛身無為依作而住當
其念之未起作之未興所謂佛身與虛空合
有劔門上人智慧者嘗發大心刺十指血塗
雜華藏海之文八十一軸以其筋膜日積月
累聚為舍那佛像經書既畢佛身亦圓高二
寸許眉目可覩毛髮微露冠纓衣褶靡不分

明飾以黃金奉以朱塔隨處供養惟見若聞
莫不稱異彼上人者返觀十指了無痕跡經
自何來佛從何見初心既滅所作亦忘惟佛
與經昭然不隱如是了知盡法界性及微塵
刹起滅不停動靜無間如我佛身等無有異
以此一盧舍那依幻而見如是了知百億盧
舍那大而虛空身小而微塵身未有一佛不
依幻而見者以其所見白於幻住比丘明本
於是歡喜合掌而說如陀以讚之

稽首盧舍那 安住雜華藏 金色妙相好

燦如日月輪 縮作二寸身 從十指中現

指相寂不動 現理無所為 悟此舍那身

虛空微塵等 靡不依幻住 法界本空寂

上人悟佛身 而獲性常住 如是功德聚

微妙難可測 我作如是觀 說此妙如陀

與法界衆生 同入智慧海

釋迦如來十大弟子圖像讚并序

釋迦如來展化權於五天之中有聲聞弟子
上首者十人各擅一能而如來併其十者之
能曾不滿一毛孔之法量何況一一毛孔所

容受者豈心思意解而可了知耶故佛法如

大海香象一飲十斛而蚊虻不過涓滴各盡

其量而後已然十斛與一滴之飽無異特量

之大小而所受之多寡不同耳詎謂二千年

後能專其一亦未之見烏有所謂兼善其十

者乎雖然須知一即十十即一互融互攝全

主全賓審如是則上無師尊下無弟子展開

圖畫坐立儼然傀儡一棚不加線索眼目定

動肯遭熱瞞三搭不回更聽說偈

稽首迦葉解禪定 鉢盂不用重安柄

多聞爲最阿難陀	那事還容記得麼
神變目連稱上首	忘却家鄉沿路走
保綏清禁優波離	至體誰言有犯持
說法富樓那第一	水中捉月爭拈得
阿那律多天眼通	銀山鐵壁障雙瞳
羅睺密行稱無比	脚底白雲千萬里
論義莫敵迦旃延	佛法驢年也現前
長老解空爲領神	究竟何曾離窠臼
身子專開智慧門	遇無義語渾侖吞
惟有迦文都不會	任有弘爲俱請退

四枯榮樹非斷常 竹林冉冉沉蒼翠
面面相看何所爲 行人猶在青山外

歷代祖師畫像讚并序

世尊教外別傳脫略義解之大旨二十八傳
而至菩提達磨大師是爲東土第一代禪祖
初師觀東震旦人有大乘根器乃越重溟三
周寒暑以梁普通七年抵金陵尋往少林居
九載得可祖領荷心法已而翩翩隻履復返
流沙五傳至黃梅而橫出牛頭一枝六傳至
曹溪則有南嶽青原派而爲二自南嶽青原

而下宗而為五南嶽出馬祖祖出百丈丈出黃檗檗出臨濟濟以金剛王寶劍之喝雷轟霆震不容掩耳別傳之道由斯而盛濟十七傳而至仰山雪巖和尚先師入巖翁之室於羣弟子未造之先誤中其毒口耳俱喪既而深棲天目影不出山三十年無一法與人領荷杭之妙行寺嘗集五宗傳道之師遺像數千軸每遇歲旦展挂緇白瞻禮目之曰祖師會有好事者圖少林至天目直下相承二十八代祖師遺像歲遇少林諱日薦羞染盛以

酬遞代傳持之德明本為述小傳并偈以贊之小傳不錄

少林初祖圓覺大師善提達磨

大法資始妙存直指唯不可藏汝得吾髓

二祖大祖禪師慧可

雪腰刃臂忘己安心十萬里師芥投以鉞

三祖鑑智禪師僧璨

達罪性空為法作則信此心兮唯嫌揀擇

四祖大醫禪師道信

縛脫兩忘威武莫屈破頭山高一枝橫出

五祖大滿禪師 弘忍

青松未老室女懷胎黃梅東阜五葉華開

六祖大鑑禪師 慧能

縫腰石存風旛話在一滴曹溪雄吞四海

南嶽大慧禪師 懷讓

金雞有識玉鏡非磚躍天馬駒實資其鞭

馬祖大寂禪師 道一

眈眈虎視足印兩輪其遺踏者八十四人

百丈大智禪師 懷海

木作不食大智惟昌痛難忍處扭折鼻梁

黃檗斷際禪師 希運

神珠在額智鏡潛心棒頭眼活大樹垂陰

臨濟慧照禪師 義玄

用金剛王作師子吼真照無私雷奔電走

興化廣濟禪師 存獎

罰克賓飯削臨濟跡還識老僧投柶而寂

汝州南院禪師 慧顛

同時啐啄電捲星馳未詳終始鐵裹摩尼

汝州風穴禪師 延沼

濟北之道遇風欲絕荷負之誠益增餘烈

汝州首山禪師省念

法華放下拂袖便行動揚古路落漸隨坑

汾陽禪師善昭

龍袖拂開西河師子停筋便行孰云其死

石霜慈明禪師楚圓

惑亂神鼎彌縫李揚生機活眼五不離平常

袁州楊岐禪師方會

總院十年親遭教壞突出金圈兒孫滿界

舒州白雲禪師守端

相逢一笑觸著父諱猛省得來聲光振地

東山五祖禪師法演

拽海會磨轉東山輪沸騰佛海一遠二勤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克勤

錦帳夢回金鷄報午陵跨古今蕩除佛祖

平江虎丘禪師紹隆

拳邊獲見已露一斑最親切處坐視眈眈

天童應菴禪師曇華

搗屋頭春料老虎尾太白峯高甘露門啓

天童密菴禪師咸傑

投機以句頂門廓徹唯破沙盆萬古一條

破菴密印禪師祖先

一菴破壞荔直無餘贍金剛眼走玉盤珠

徑山無準佛鑑禪師師範

用文武火行密化周鳳毛麟角一網齊收

仰山雪巖慧朗禪師祖欽

機前語活棒頭眼開山河倒走仰嶠再來

天目高峯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原妙

揭開天目坐斷死關峯高萬仞險絕難攀

觀音

上同諸佛慈心兮天下歸仁焉下合衆生悲

仰兮萬物備於我矣若夫覆其頂跣其足周

遊於娑婆界中以圓通三昧而為佛事者吁

吾無隱乎爾趙教授請

少林初祖

揚子江心波少林峯頂月寥寥一片心直指

五

成曲折謂其有傳兮胡為乎壁觀九年六謂其

無傳兮因甚麼花開五葉秋山落木猿晝啼

行人眼底流鮮血傳上人請

大鵬展翅取龍吞一攪滄溟徹底渾觸碎珊

瑚枝上月至今千古暗昏昏

遮漢捏怪為欠禪債此土西天重重納敗最
初見梁王言不識末後受神光禮三拜淒淒
隻履西歸漆桶依前不快似遮般阿師貶向
師子巖頭雲蒸霧鎖千百年且看眉毛壞不
壞

栽松道者

種得千山無空地一枝猶挂鏹頭邊不因脫
賺周家女衣法何緣到你傳

粥薪漢子

荷條柴擔眼頭空路入黃梅伎已窮賣得叢

林枝葉盡嶺南無地種春風

馬郎婦

深願弘慈無縫罅乘時走入衆生界窈窕丰
姿都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金沙露
濕衣裾壞^{丁九}菑裙不把珠纓蓋特地掀開呈捏
怪牽人愛曲盡許多菩薩債

布袋

兜率天宮降人世忘却當來下生記閑家潑
具有許多勾引兒童恣遊戲袒肩赤膊當神
通揚眉瞬目稱三昧奪將拄杖劈頭揮一齊

趨入龍華會

黑拄杖橫挑布袋轉頭忘了率陀天茫茫不
顧肩頭重猶要逢人乞一錢

臨濟

袂三拳於大愚肋下持虎須於黃檗面門肆

一喝如雷砰霆震搖寸步似電激雲奔掣風
顛漢世希有普天匝地皆兒孫

趙州

腦後萬莖雪面前三尺霜肚裏直儻侗語下
絕囊藏勘破臺山婆子大坐平欺趙王萬里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海門攔不住遠遺清影過遼陽我只喚作三
百年浸漬不朽底陳爛葛藤椿試將此話傳
諸方高麗僧請贊

丹霞靈照

放籃斂手提籃便走弄鬼眼睛自呈拙醜及
至歸家舉似爺毒蛇不肯輕開口牛妳無端
赤土塗足非從此難分別

郁山主

朶朶山河眼裏塵明珠一顆匪家珍至今千
古溪橋月看盡驢前馬後人

第一五七冊

政黃牛

跨牛背兮執牛尾一片吟懷淨如洗鷲鷲終
日自忘機何曾見爾常來此

天童東巖日禪師

匡廬山高太白山高較吾圓應老人面門鼻

孔猶太虛之一毫腥膻露兮螻旋八蟻聚植拂

動兮鬼哭神號雙眸四海空牢牢下視佛祖

為兒曹

道場及菴信禪師

盡十方世界是古佛道場盡十方世界是雙

溪橋梁不住而住兮風飛雷厲非成而成兮
虎踞龍驤面目現在如何讚揚領下眉毛十
丈長

南嶽鐵山瓊禪師

向上機若鐵末後句如山既不得而擬議又

豈容其躋攀堅密不動湛寂自閑無端將戒

定慧三學編作漫天網子向萬里鯨濤之東

攔空一撒直得高麗國僧俗二衆沸騰上下

奔趨往還腥風遍野絕遮攔逐隊隨羣入北

關錢塘妙行院祖師會請讚

徑山晦機熙禪師

面如臨濟三角心似妙喜空廓坐斷大雄峯
高踞慧日閣自徑山而至仰山肯受尊卑之
束縛是風動旛動心動黑漆竹篋難溲泊風
旛寺長老請讚

徑山虛谷陵禪師

面冷如鐵髮白如雪起集雲萬古法幢追凌
霄三世遺業奔走象龍掃空魔孽佛祖不敢
正視天人咸被慈攝我嘗隔嶺望餘光惟見
曇華開五葉

天童雲外岫禪師

太白峯為屏廿里松為座雲影外藏身幾多
人蹉過不蹉過元是隰州古佛再來切忌機
前說破且道說破後如何夜明簾挂須彌顛
走盤珠向空中墮

靈雲鐵牛定禪師

那伽定裏鑄鐵為牛白雪巖下一握齊收掀
翻聖凡窠臼結盡佛祖冤讎茶陵千仞靈雲
寺聲播元朝數百州
高峯和尚

雙髻六龍須九一十八年師子吼死關已掩
三十秋惡聲萬里猶奔走既陷險穢親遭毒
手一回見面焉上心思怨難教自分割義首
座請

天目三千丈難方高峯之高地獄十八重莫
比死關之險我曾親近十餘年不願頻將畫
圖展

三十年影不出山二六時情不附物逼釋迦
達磨生陷鐵圍鞭白牯狸奴立地成佛便是
這箇不覩是底阿師坐斷天目山深踞師子

窟倘若不是我本師更要罵教爾見骨
掃帚兩眉橫塵埃堆面上依稀徐十三郎彷彿
高峯和尚松江江上姚道人好把香華勤
供養

斷崖義禪師

丁九

撞漫天網解師子鈴情忘義斷石裂崖崩奪
龐老金珠高揮大抹將阿爺門戶豎拄橫撐
這邊那邊多無羈絆問禪問道不近人情大
地山河一片雪話頭流落至今行
失脚踏斷懸崖逢人更不安排取性入真入

俗一任神猜鬼猜掉臂獨行時拖拽不住狹
路相逢處推托不開虛空拔得無根樹要向

螭螟眼上栽

中竺布衲雍禪師

澗東山澗西水面目儼存真機不倚蓮華峯

突兀半天桂子堂腥臊萬里玻璃誰道匪家

珍沉沉法海深無底法海院珍知客請讚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八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音釋

膜幕各切褶陟積切傀偶口猥切偶偶木偶落

戲也緇繩偽物也拐古買切老杖切啐啐即啐

角也圜丘圓切藟藟側下切跣息地切足粥

薪賣也罇呼訶切茜倉甸切槥側六切

砵披耕切砵丁九切妳奴蟹切臊蘇高切豕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第十卷 丁十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自讚

繩床枯坐兀爾忘緣面皮厚三寸鼻孔沒半
邊盡世藏形避影徒勞掘地覓天鬼神推不
出佛祖設加鞭丁十幸爾師同天目山年同大海
水鄉同西澗路道同金剛圈就中一種不同
處愧我未曾參得禪斷崖禪師請
咄哉此僧無本可據倚中之峯依幻而住手
裏三尺黑竹篋何嘗有此閑家具話頭流落

古伊吾風前笑倒人無數蒙古宣差請

虛空有體貌牆壁具耳目惟有這箇漢完全
離背觸喚作幻住漚華翻性海之波謂非幻
住陽燄轉識田之曲不墮兩頭如何付囑常
憶開沙十萬家錦團團馮默菴請芳華簇簇
幻不可寫可寫非幻惟幻既非復云何讚金
飈濯濯考雲深天目萬峯玉露沉沉考月照
駕湖兩岸不於這裏覓中峯展開圖畫從教
看魏塘吳宅請

渠無面目不受拘束謂是幻住則皆謂非幻

住則觸有時一葉扁舟有時半間破屋但不
教渠作住持一切盡情皆準伏為甚麼休逼
促波斯嚼冰牙齒寒蚯蚓吞鹽尾巴曲宣政

院官請贊

叅禪禪未明學道道何悟從來只解平實滴

量脫略人前只成笑具年來衰病滿空身任
運惟依幻而住寄言怪怪學道人動著何曾
不相遇阿呵呵有甚長處馮待制子振請

磐石上蒼松底踞坐者誰元非是僮問伊佛
法信口惟言不知俾之住山驀鼻橫牽不起

見無所見刺雙眸聞無所聞多兩耳塊然一
物人共嫌不識喜菴何所喜阿呵呵誰共委
似這般堯搜面孔傳得十萬八千只宜理向

一微塵裏喜菴三藏請

鴈蕩結茅廬大德庚子歲依幻住其中身心
無向背鼻孔與眼睛今古常相對從來不覆
藏堪嗟人錯會不錯會水澄澄而涵空竹蒼
蒼而積翠望虎丘山上月光透吳中聽楓橋
寺裏鍾聲騰物外休將佛祖巧相於渠儂不
入它羣隊平江幻住菴請

這漢無檢束弁山結茅屋生緣湯團灣受業
西天目要識渠是誰不用問龜卜若非孫七
郎定是郭八叔佛法無半星人緣頗相熟莫
知何所長標形歸畫軸留之幻住菴又要頻
叮囑夜深禪影照蒲團刮風吹入平田綠湖

州幻住菴請

至大已酉夏曾憩白洋曲明年役般輸荆棘
變華屋隨順一切心元是此尊宿曾中無寸
長渾不受輕觸禪衲滿門叅且是無拘束太
湖吐一漚容受西天目笑面當慈悲苦心舍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惡毒倒捋牛尾巴說法無機軸震禪請渠自
贊揚合掌稱為田八叔吳縣順心菴請

遮箇面目無本可據既染丹青曲勞指註眉
橫眼上彷彿中峯鼻搭脣邊依稀幻住更有
問大同菴主面目短長問取彝菴蔣教諭丹

陽大同菴請

丁十

三

咄哉此僧有甚巴鼻大坐胡床全無義味談
禪禪不曾叅論道道非所契以茫茫業識當
叅學眼睛以擾擾幻緣為平生住計有時橫
孤舟於青莎白水之上笑船子便素渾身有

時撥魁芋於寒灰冷火之中笑懶瓚不收殘
 涕千手大悲推不向前八臂那吒捺不入地
 盡指南閻浮提喚作西來祖意只如斯鹵莽
 為人如何做得他徐十三郎之後裔西來菴
 後用二上人請

我不是渠渠不是我物外變通目前包裏閑
 雲居此幻住身狹路相逢來合火咄咄我
 我我是甚麼一天星月影團團萬疊湖山青
乃乃雲居菴請
 幻住不識實際實際却識幻住分明兩箇題

目究竟一般情緒昔年狹路相逢今日不勞
 指註蘇州城裏月當秋天目山頭雲滿樹際菴請

這漢懶入骨誓願不做佛寸心空牢牢長年
 坐兀兀雲谷居士不識渠新興積慶瀨西湖
 準擬開門待知識要憑幻手聊相扶只將這
 箇持虛壁天目山深難辨的幻相何曾有住
 時春滿六橋天地寂積慶庵請
 這箇面目有誰喜見依幻而住沒地頭舉措
 全無巧方便拗曲作直遇貴即賤本中峯諾

將謂是如何入地獄如箭喜見菴請

這軀殼難摸捺謂善何善道惡不惡空煩惱

根去菩提縛却笑靈山話曹溪指爭似渠儂

掉棒打水中捉當的諦都丁華梵何曾有兩

般烏巴刺室利丹青不用頻描貌卷向柴床

壁角頭片月流輝照山嶽高昌顯月長老梵名烏巴刺室利請

海會菴裏水雲如歸更著這漢意欲何為謂

辨道渾無孔竅謂結緣殺欠慈悲天目山冰

枯雪老慶元府雷動風飛兩頭坐斷渾無事

佇看人間十二時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咄遮頭陀也甚偉傑髮亂如雲脊硬如鐵問

渠佛法禪道便謂無可言說三十年天目山

有一句繫驢橛還會麼海底烏龜頭帶雪日本如律禪人請

遮默漢只好看殺有手姿全無氣岸謂知道

不明本地風光謂會禪罔測古人公案最無

分曉處佛徂瓜牙極有來由時鬼神茶飯從

來伎倆只如斯一字如何可加讚普極寺主請

大德庚子相見便是這箇至治辛酉請讚也

是這箇謂其無心考吳松江水徹底深謂其

有形兮天目山雲忽飛過
兔角拄杖龜毛拂
竿木隨身翻成滯
貨阿呵呵中峯元不是
渠儂只做此回重說破

理悟上人
號無心請

幻住菴不記幾年天目山
三千餘丈畫得像

鼻孔搭唇邊畫不像
眉毛橫眼上萬人海裏

化機行真珠撒出紫羅帳
頭陀苦行合如斯

狹路相逢肯多讓
逢人便與麼展開要教他

識取描不成畫不就
底無面目中峯大和尚

善助化主請

依幻而住三十載
自賣由來還自買
不知別

有何所長盡把虛空圖
五彩江山圖畫新展

開全身半身俱絕待
依稀只似本中峯彷彿

渾如滿覺海伊兮
余兮休度量他家自有公

評在智滿院主號
覺海請

爾道渠是誰誰道渠
是我萬古只如斯直下

是甚麼狹路相逢處
以毒攻毒和光同塵時

無可不可便喚渠作
幻住時如何温州摘皮

不是火

幻在耳絕所聞幻在
眼離所見全身半身目

面月面紹隆祖道無
端教石女生兒射中鐵

牛特地用蓬蒿爲箭幸自少藁林孰謂多方
便祇將這箇錯流傳幻住家風其誰肯羨頭
頭物物皆成現

此是幻住真是真非幻住兩段文不同一句
無回互挂在水晶宮不勞重指註從來修證

絕安排絕安排處全機露全機露也春風二

月百花香子規聲裏山無數

湖州修禪人請

截斷紅塵石萬尋衝開碧落松千尺巖花朶
朶水泠泠楊柳一瓶甘露滴莫便是本中峯
麼不識不識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道是渠不是渠謂非渠却是渠非神非鬼非
馬非驢指十方空爲幻住向一塵中結草廬
龜毛拂挂繩床角緣木何曾捉得魚

一峯居中富嫌千口少依幻而住貧恨一身
多阿呵呵好大哥不妨隨處薩婆訶

多禪人請

月在山頭分明不露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萬
里飛鴻踏雪四方野鶴離羣本中峯面目易
辨幻住菴真偽難分

淵默忘言繩床兀坐喚作本中峯當面都蹉
過不蹉過丈二眉毛領下生笑倒東村王小

大淵禪人請

中峯之中喚西作東白菴之白指南作北面
目現前有甚奇特眉毛罅裏大江橫鼻孔尖
頭玄路窄三十年後忽展開笑倒東村王大
伯

水泠泠石齒齒淨瓶邊青松底這一箇便是
彌擬追尋千萬里朱選卿頗相委拈起寸毫
顛倒揮左右逢原妙無比低聲低聲本中峯
來也馬領驢腮沒兩般笑破虛空半邊嘴
眼如泥彈丸面如憨布袋喚作幻住頭陀漆

桶元來不快撞見高平林且不存知解要算
末後句低頭禮三拜自買依前還自賣
天目山心未忘幻住菴話誰領要識渠儂行
藏良馬不待鞭影

我相是幻畫出尤幻其不幻者如何加贊眉

毛罅裏劍光橫廬陵米價齊霄漢觸著無明
劈面揮無了辨中教了辨莫便是為人處麼
首座既相知也須擡眼看

堅密不動石柔和善順草又似海中巖澄湛
水環繞會合老幻相彼此無欠少只有一處

傳未真歲久年深當自曉

抱一爲天下式得一而萬事畢道人見處一
亦無眼睛本橫兮鼻孔元直異路忽相逢同
途誰辨的雲龍風虎漢壇高圖書展開明歷
歷

爾不識我喚馬喚牛無不可我不識爾十字
街頭白日鬼非爾非我空裏忽生花朶朶非
我非爾雲合雲兮水投水離此四路葛藤中
峯不在這裏鐵丁飯與不濕羹拈來塞破虛
空甯行人不識東隱菴都只來尋馬騰裏東

隱接待菴請

形質旣幻描寫亦幻所不幻者急著眼看是
甚麼莫杜撰推不向前便是這漢旣不曾讀
孔仲尼之詩書又不解叅老揚歧之公案何
緣人見每相憐多是五百生前燒牛糞香供
養作鬼神茶飯常憶東西兩馬騰二月春風
如錦爛西隱接待菴請

無見頂相不用丹青與麼挂起一切現成爾
豈不見僧問末山境山云不露頂如何是境
中人山云非男女相盡謂末山一期勦絕古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冊

今之下幾多人路見不平再煩妙筆從頭寫

要見中峯眼上橫尼出白絹請師預贊

遮箇空皮袋開口便納敗有時強說禪無人

不笑怪誓死深山敲菜根通人不用頻相愛

雲南通講主請

無慧亦無福口裏水漉漉丁十要開幻住法門且

不受人拘束海天萬里白雲橫只此是渠真

面目雲南楮講主

寂而照鼻無兩竅照而寂家無四壁見得徹

處領下眉長靠得穩時機前意的鐵如意擊

珊瑚枝秤錘捏出黃金汁匡床坐着北庭花

春風處處成狼藉善達密的理長老譯名慈寂號照堂請贊

欠蹄不馬無角非牛聲穿兩耳色貫雙眸不

與人天共轍不希佛祖同儔生涯半箇矮屋

活計一葉扁舟見不見月澹遮山千尺霧識

非識風清幻海一浮漚虛空手動龜毛拂仁

壽菴中夜不收遮山修上人號幻海請

頭如木杓口似匾檐要識渠儂便是遮漢何

曾悟得佛祖心剛道十方都是幻幻不幻好

生剔起眉毛看

趙州無雲門普到渠面前都成芥鹵匡床坐
握如意柄眼裏何曾有今古青山綠水自茫
茫春風吹入建寧府莫教錯認定盤星呼爲
幻住菴中主

不寶尺璧不貴寸陰一塵絕待萬慮平沉是

渠非渠勿向外尋一樹幻花成幻果十分春

色滿空林空林果上人請

露腹袒曾指西話東毗耶室內相逢逸翁連
忙認作本中峯何異濕紙包虛空阿呵呵
斗煎茶銚不同

天目山太湖水高不見頂深莫知底盡謂渠
德之流行若置郵而傳命子細揀點將來
苔石上亂草窠伸脚元在縮脚裏吳江急
鋪信人請
何清翁寫幻相盡謂逼真子細看來領下欠
丈二眉毛腦後欠一點神色三十年後再相
逢似與不似總奇特何以如此春風元不在
花枝至體由來無揀擇
全身半身是幻非幻積菴居士剛要求贊與
其壽泉菴圖畫展開何似天目山觀面一看
莫便是本中峯磨山明水秀古杭州生遮一

枚擔板漢

枯坐草窠了無向背心安未安道會不會天
目山三十年澄不清撓不濁幻住菴二六時
推不前約不退憶著太原亭上座揚州聞角
聲却笑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

公伯真我住幻遮箇面目如何毀讚太虛空
壓碎上唇驢鞍橋且非下鎖大江日夕水東
流海門潮拍西津岸影像昭章聲光蕩漾是
甚麼急著眼看盛伯真請
遮漢沒意智開口要觸諱撞見松間隱人指

出當生羅計第一無分做佛第二容身無地
只好向深山窮谷中苦行數百生更待驢年
蒙授記阿呵呵也甚奇異日者松隱請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九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

參學門人北苑百僧慈寂 上進

題跋

跋慈受和尚般若心經註

黃面瞿曇向潔白地上拋撒不淨為害滋多

慈受菴主不善屏除益增狼藉舍利子在麼
與我將糞箕掃帚來

題琇禪師代古塔主答寂音尊者書

寂音尊者力排古和尚說法之誤其奮辭舞
筆如醫者用峻劑以攻五臟之毒殆與元氣
併將蕩滌石室老人痛指寂音公論之失其
雄談博辯如百萬師揮戈伐國不問仁人必
欲使之血刃而後已審如是則安有古洪二
師之感舉復喧轟於宇宙哉蓋各有所據而
然也後之讀其書者苟不具此正眼於是非

之外文字其可憑乎

題園悟和尚心要

少室不傳之妙就當人正體上舉揚無形段
可指無方隅可示無言說可詮無道理可陳
虛洞洞空牢牢絕毫芒離朕兆圓滿湛寂真
正妙明通貫十虛包含法界不可得有不可
得無空由之而空空不可混色依之而色色
不可齊入凡夫之迷如水中鹽味同聖人之
悟似色裏膠青雪山大沙門之智辯雖淵深
廓徹廣大無涯當三百餘會之發機其詞源

袞袞放肆汪洋開合卷舒具大自在幽秘微
密靡不揭揚獨於此事不能加一元字脚可
謂極聖之大猷至神之玄府者也園悟和尚
得法於東山演祖其眼明其機活其意透其
語圓不守一方便而開示叅徒溢爲巨編目
曰心要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應機隨
器解其所縛去其所重多不病繁少不病簡
縱橫得要左右逢原其痛快直捷貴馬師一
口吸盡西江細密操持重巖頭只守閑閑德
嶠於心無事其爲初機必使其真叅實究廢

寢忘餐雙泯愛憎兩忘身世機輪活脫不滯
一隅挾轉面門一口咬斷返擲踞地豈容湊
泊譬如大雲倏忽變化彌綸六合降注甘雨
潤滋草木流布江河項焉開霽覓其去來了
不可得非得法自在疇克爾耶一種是說法
之師雖臨濟德山亦將歛衽蓋嘗於般若種
智積刳熏鍊故獲如是圓轉無礙者也本伏
讀再過乃拜手書此以識之固不敢望師橫
點首於大寂定門期不孤其所教者矣
題東坡居士大悲閣記

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揮古鏡絕形豈礙羣
形影現觀世音大士聞所聞盡覺所覺空神
廓太虛智懸古鏡對機應物千手異執千眼
齊觀特言其妙用之少分耳使具論其分身
遍塵刹一塵爲一刹一刹現一身一身千手
眼未易以數量知也極理言之非神通使然
凡具知覺之性者靡不如是由迷妄所蔽而
不自省也予讀東坡居士所作大悲閣記謂
菩薩以無心故能普應羣機變通諸法洞無
窒礙似不知菩薩妙證圓通歸後自性慧光

照徹如杲日輪雖千手眼同一手眼既不拘
於一多又安可以心之有無議之也哉

題列子

列禦寇知榮辱之在天而不知其本乎一念
知生死之由命而不知其根乎自心惟欲忘
形骸虛物我一是非泯視聽任天真於智慮
之表超情思於得失之源乃鼓舞於老氏絕
聖棄智致虛守靜之門與莊周相爲表裏因
觀其著書八篇故筆以曉之惟同志者擇焉
題十牛圖

偶觀梁山不鼓倡和十牛圖頌于餘杭接待
 菴之壁自尋牛而至入鄜垂手一節一節似
 有程限而然思之古人立言固是一期方便
 殊不知賺累後學倒皆尋尋覓覓做模打樣
 曾未休息須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三世十
 方見聞知覺皆露地白牛之影子耳多少入
 認此影子以為全牛彷彿不得受用矧
 乎又有向影子上覓影子敢保終其身不見
 全牛也必矣政與此歎忽規上人出紙求語
 故信筆以似之規曰敢問全牛今在何處余

於是投筆附夜航而之武林矣
 跋天目禮禪師墨迹
 天目和尚七歲時携籃侍母採桑次母戲之
 曰携籃者誰諮爾開悟今觀其餞侍僧省毋
 有施為動靜憑誰力之句大似螟蛉之子殪
 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烏乎多見伊不
 自知其醜也
 跋牛腰佛頌軸
 佛身無為遍在牛腰馬腹智體不動誰分蟻
 穴蜂房一切處示現受生一切處成等正覺

紫金聚沉潜水牯赤肉團無位真人從前話
榻已行即今面目現在本來無位次直下絕
安排雖然立處皆真總是顯奇惑衆昔唐文
宗愛食蛤蜊忽遇一蛤蜊砧杵不壞尋而解
開乃見觀音像於中顯現召惟政禪師問其
事師曰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
爲說法帝曰菩薩旣已現身惟未聞其說法
師曰陛下見此信耶不信耶帝曰焉敢不信
師曰說法已竟文宗大悅此話垂五百年矣
大德丁未杭之臨安縣里人買二牛腎剖其

一中得佛像一軀高寸許非金非石結跏趺
坐眉目可觀遂累石樹塔奉藏之若見若聞
咸生異信其廣長舌相流布法音震震雷轟
卒未之已也公怨施君携諸方頌軸訪子窮
山俾爲著語因筆前說以似之復爲說偈
無位真人赤肉團牯牛腰內總相瞞十四法雷震
地通身口若要親聞著眼觀
跋梁楷畫妙峯禪師四鬼夜移圈
昔南泉謂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殊
不知鬼神不著便白日被王老師熟瞞相傳

妙峯善和尚住靈隱時爲四鬼所肩而出當
時賴遇妙峯若是王老師未免又作修行無
刀會也一種是瞞神嚇鬼顯異惑衆今日被
人描貌將來不知面皮厚多少

題十八尊者圍碁圖

俗諦是黑子真諦是白子十八界內奪角爭
先平地上逃他分段生死阿羅漢起直饒看
得眼睛穿翻轉碁盤都不是

題羅漢揭厲圖

諸佛海衆生海聞前輩已嘗置之一毛腹中

聲聞雖超越分段生死具跨虎縛龍之力而
不能與境混融區區附形體與魚鱉蝦蟹浮
沉於粘天鯨浪之間自謂神通不可及矣宜
乎起黃檗有所折其脛之怒雖然也是爲他
閑事長無明

十

十五

跋及菴禪師設利頌軸

先師嘗誤中大仰老人之毒每於所剪之髮
舍利粘綴如貫珠及菴和尚與先師同出其
門而舍利迸于烈火嗚呼異端並起邪法難
扶予於此不能無耻焉

題古畫像四首

寒拾謂豐干饒舌問丘為豐干熱滿一種是
鐵芥相投要且是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
向有錢家問丘太守寒山拾得

盡謂黃龍指澗賓之劍入地三尺殊不知性
命已落神僊之手何則點石化為金玉易勸
人除却是非難呂巖機禪師

烏窠和尚謂白侍郎曰薪火交煎識性不停
得非險乎白公微領其旨吁當時白公因欠
箇末後句反累其師到今日措躬無地且末

後句又作麼生香山居士見烏窠

居士嘗有偈云男不婚女不嫁大家團樂頭
共說無生話今其夫妻子女坐立儼然且作
麼生是無生話竹籬茅舍安無盡博飯栽田
樂有餘龐居士家居圖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

音釋

颼早遙切 捋力括切 鹵補郎古切 莽古切 菴苟且

也摸 捺摸慕各切 搽桑各 豨五來 臙神陵

也矮 矮於駭切 熨於勿切 斗貯 鉞徒弔切

睽直忍切 嶠幾也 螺螺古火切 贏贏郎

也蛤 蜊蛤古齒切 腎時忍切 嚇正作

誑誑也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俊一

參學門人北庭慈寂進

山房夜話上

幻人僻居窮山忽隱者過門與對牀夜坐時
山月吐輝窓白如晝隱者曰聞義學以禪定

之禪配吾達磨單傳直指之禪以達磨曾有

所謂胎息論迤相傳受而曲引第八識住胞
胎時惟依一息而住故云胎息者以方吾禪
定亦依止一息而住今議者遂枝蔓其說離
吾達磨為二乘禪定之學何如幻曰彼非謗

也是不識達磨所指之禪也將謂離四禪八
定之外別無所謂禪殊不知達磨遠繼西天
二十七祖以如來圓極心宗之謂禪也此禪
舍多名又名最上乘禪亦名第一義禪與二
乘外道四禪八定之禪實天淵之間也當知
是禪不依一切經法所詮不依一切脩證所
得不依一切見聞所解不依一切門路所入
所以云教外別傳者也惟大心衆生夙熏佛
種不涉階梯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自此或獨
宿孤峯或入塵垂手縱橫逆順道出常情語

默卷舒不存窠臼安有所謂禪定胎息之謂
乎蓋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凡六傳至能
大師師云說箇直指早是曲了也此說之下
豈容別有所謂語言文字而可傳受者邪世
有胎息論不知何等謬妄之人誣罔聖師而
作況是後之欲欺達磨者乃跡其說互相作
妄要知非欺達磨也乃所以欺自心也原夫
世尊四十九年說法寔哀憫衆生之自欺於
生死中妄自纏縛卒莫之已所以示其心法
欲其不自欺今反以其心法而自欺則何所

往而不自欺也

或問禪稱教外別傳果有別傳之理否每見
義學紛紛於此不能無議幻曰義學以分別
名相爲務而於此不能盡分別之理使盡究
其極則於別傳二字當一笑而釋矣何則夫
四宗共傳一佛之旨不可闕一也然佛以一
音演說法教中謂惟一佛乘無二無三安容
有四宗之別耶謂各擅專門之別非別一佛
乘也譬如四序成一歲之功而春夏秋冬之
令不容不別也其所不能別者一歲之功也

密宗春也天台賢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宗秋也少林單傳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禪爲諸宗之別傳而不知諸宗亦禪之別傳也會而歸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濟之心也教宗乃闡一佛大智開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莊嚴之心也禪宗乃傳一佛大覺圓滿之心也猶四序之不可混既不可混非別而何或者謂彼三宗皆不言別傳惟禪宗顯言別傳者何耶對曰理使然也諸宗皆從門而後入由學而後成惟禪內不涉思惟

計度之情外不加學問脩證之功窮劫迄今不曾欠少擬心領荷早涉途程脫體承當翻成鈍置誠別中之別也彼按圖索馬者烏足以知之聞吾禪有教外別傳之說無恠其驚且駭矣

或問永嘉以惺惺寂寂爲藥昏住亂想爲病後一此說與達磨所傳之禪如何余曰永嘉集中十篇大指所明脩證之說大約取止觀法門首則息念忘塵次則境智冥寂至於別立觀心十門至玄至妙深達無生惟達磨只教人三

直下明取自心此心既明如人到家自能隨時作活更不廣引言教者良有以也其曲引神光處惟言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此外不聞別有言說但真實於自心中有所契證者則知循階級歷涯岸與直指之說大不侔矣豈惟永嘉然至若天台之三觀賢首之四法界觀皆曲盡此心之至理使過去諸佛再現世間演說心法逆知其無有過於此者然不與達磨同者蓋即言教離言教之別耳盡理言之如圓覺以三觀互分

為二十五輪及楞嚴以十八界七大性證為二十五圓通豈止此二經但涉經教中所陳脩證法門亦皆不與達磨所傳直指之禪同途共轍也何則使苟涉言教則不得為教外別傳也或謂若然則達磨之禪與諸佛言教異耶對曰我於佛祖之道覓同相尚不可得而何異之可見耶爾不聞教中謂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之說乎然總持無文字則達磨契之而直指也文字顯總持則諸宗即之而引導也且達磨之道異於諸宗者非其尚

異而私出乎自己之胃臆也乃遠繼靈山最
後獨付大迦葉之心法也其獨付大迦葉之
道亦非靈山一人之私有者即盡法界衆生
共稟之靈心也故世尊與慈運悲垂教設化
之際曲徇衆生利鈍等差之根器俟一其所謂大

小偏圓同異顯密之方便不容自己也

或問間有言教與禪家直指之說同者如華
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
悟如法華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
金剛般若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及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如圓覺謂知是空華即無輪轉
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如楞嚴謂根塵同源縛
脫無二及知見立知等以至諸經諸論中其
相似之語層見疊出亦豈待達磨直指而後
然耶幻曰余不云乎此文字顯總持者也苟
不曾向自心中真實契證一回徒說藥不療
病也若是真實有所契證之人豈惟大乘經
論之語能契達磨之禪但是麤言細語至若
風聲雨滴未有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契者
苟不能妙契自心於言象之外但將大乘經

論相似之語記憶在心古所謂依他作解障
自悟門又以金屑入眼爲喻甚明宜深思之
勿自惑也豈惟經教文字不同達磨所指之
理且如禪宗門下自二祖安心三祖懺罪南
嶽磨靛青原垂足至若擎叉輓毬用棒使喝
及一千七百則機緣莫不皆是八字打開兩
手分付直下更有何物爲間爲礙你若不曾
向已躬下透脫得過擬將情意識領覽一箇
元字脚記憶在心是謂雜毒入心如油入麵
又云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

藥蓋知此事無人用心處無人著意處無人
措足處無人手處直須親向自己躬下蹉
步一踏到底始解相應凡咳嗽掉臂一一從
自己胸中流出如師子兒不求伴侶始知前
面一千七百則皆脫空妄語狐涎雜毒焉肯
涉他毫髮惜手間有一等聰明之士不求自
悟日夕坐在雜毒坑中分向上向下全提半
提最初末後正按旁敲照用主賓縱奪死活
等曲搜旁注強立巧求安箇名字喚作宗門
關鍵眩惑後人更或揀辨言語區分機要謂

那箇尊宿語全提向上不帶枝葉謂那箇尊宿語新奇巧妙凌爍古今那箇尊宿語是道者禪乾曝曝地百般比況萬種搏量殊不知前輩大達之士曾中七穿八穴無一物可守臨機應物信手拈來初無揀擇直下如迅雷掣電擬覓蹤由則劔去久矣又安肯局於見量弄峻機裁巧語思欲鼓誘後昆俾其宗尚者哉且前輩尊宿應機垂示其語言有麤細顯密廣略之不同途者蓋各各發自真心初無造作如洪鐘巨鼓隨叩而聲其聲之大小

清濁本乎一定之器或器之不逮苟欲微加外助則失其本真矣今之禪流將欲據大牀揮麈尾首取諸家語要揀擇記持及漁獵百氏之雜說以資談柄者是說禪之師也不惟不能與人解黏去縛而亦自失本真喪壞道眼如此妄習互相趨尚既失祖庭之重望又安有所謂起叢林興法社之理哉原夫世尊出世達磨西來咸欲與盡大地人解黏去縛是你最初不識好惡把自家一片本來清淨潔白田地妄以無邊聲色汚染得無措足處

及乎捨親割愛依師學道且前面之汚染莫之洗滌而又添入如許多佛法知解使伊重失本心深可憐憫所以前輩唱導之師忍後不禁出來吐一機垂一令如吹毛劍向伊重處一截直欲斷其生死命根誠以真慈痛憫而然豈圖門高戶峻以重後學之仰望邪蓋前輩大達之士最初皆是的以已事未明跨山越海求人決擇忽撞著箇聾訛話頭透脫不去如吞栗棘蓬相似又如遇怨敵相似孜孜於懷經寒涉暑廢寢忘餐至於終身無

斯須間斷決不肯容易覓人開示亦不肯向文字語言上尋討直欲待其真機自發打破疑團而後已自有宗門以來凡有契有證者莫不皆然所以一箇箇脚跟穩密等閑動步如師子兒驚群動衆故宗門以此相因而有後一做工夫之說焉七

或問永明和尚作宗鏡錄百卷廣引大乘經論之文配吾達磨直指之禪其志亦奇矣似亦不免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乎幻曰不然達磨自至此土其直指之道六傳至曹溪溪又

九傳至大法眼眼又二傳而至永明其間哲人偉士竒蹤異行雖後先錯出照映今古而三藏學者不能無議於吾道由是永明和尚弘多生智慧辯才之力該羅經教述而辨之其縱橫放肆左右逢原是謂即文字之總持門也俾三藏學者不敢置吾徒於佛海之外與明教和尚之輔教編精搜百氏博達群書伸釋氏之真慈杜儒門之重嫉此二書乃佛祖之牆岸謂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不可也苟無二師之真誠玄解甚不可倣效而作也或

謂永明和尚復出萬善同歸集與宗鏡之說不同何著述之自反也余曰心乃萬善之本也宗鏡則卷萬善歸一心此集則散一心入萬善其卷舒開合未嘗不相通也蓋防禪若之未悟而略萬行也亦止三藏學者議吾禪之不該萬行也故申而明之非苟然也古今天下之師捨永明其誰歟或謂禪家於萬行不可不脩邪余曰遠磨門下只貴悟明自心此心既明於六度萬行無脩與不脩之過或脩之則無能脩所脩之執或不脩則無任情

失念之差苟此心未了則脩與不脩俱名虛妄禪者宜以明心爲要萬行可以次之也或問十地階級與禪如何幻曰聞十地乃具神通聖人約其所至之理而建立故古人謂十地如空中鳥跡凡大乘菩薩等靡不由之而不可以定執也^後達磨只論見性成佛自餘身土地位因果等俱略而不言者蓋達磨之禪乃諸佛心宗獨爲圓頓上乘之機而設說箇成佛已背真詮何則以正法眼藏觀無邊衆生各各本來成佛又何待指其見性而後

成邪佛尚無可成何十地之復論哉或問古者謂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傳大士謂只遮語聲是莫離此外別有見性之理否或無則學人便與麼負荷時如何幻曰若使一期說性則不妨徧將古人極理之談從頭記一徧過其如轉說轉遠何蓋見性之理離言說相離思惟相離分別相離取捨相繁興大用舉必全真你擬有一毫知見則覲體相背矣今之眼見耳聞孰不說箇見性被人問著箇性便道無有不是者乃引教中謂諸法所

生惟心所現之說爲證好教你知說也說得是證也證得分曉只是要與之念念相應不勝其遠矣何則蓋不曾從命根斷處能所盡時觀體契悟得來皆陰識依通爾凡說時有箇性雖說得有箇性於正說時亦未嘗不迷後一更莫說你無明暗起邪妄橫生儼然與說時九似有兩箇欲望其念念相應其可得哉須知真正人前尚不許說箇相應底道理矧乎不相應者哉當知此等異見之人有二種過差一則自家發心學道時只要說得與道相通

初無決定要洞明生死大事之正念第二是一等謬見之師略不顧學者因地正不正惟見其稍負天資必欲巧施方便不待其做工夫守正念惟一味將箇卽心是佛卽色明心底相似話頭互相熱瞞只要控他箇入處只待其口開便了今之禪林相習成風正不知何所圖邪如圓覺楞嚴訶斥此等謬見於二千年外蓋聖人預知末世衆生有此妄習故作如是曲申問答必使其知非而自改也奈何其不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惟務言通

自以爲了忽然撞著箇真正眼目人搖手向伊道三箇不是早是心中七上八下便若遭其訶斥則怒氣不勝其高矣你若真實要與此事相應一回最先痛以眼見耳聞竒言妙語盡情掃去苟使其有絲髮凝滯于心中是謂惡毒入心佛亦難救大抵學人固是被他師家一時引入草窠裏亦是自家有所重於解會而然你若必欲要向生死岸頭做得主宰設使釋迦彌勒將禪道佛法傾入你肺肝只把箇不從他得底一句子照看自然惡心

嘔吐也你豈肯受此惡毒以其無此正見所以開眼受人埋沒你若果然只要會禪不消頃刻間等閑說箇喻子便教你將千七百則葛藤一時穿過有甚麼難以其無益不如箇盡生不會底最親切此事若可以與你過付得則香嚴昔在瀉山門下不用入南陽佳菴阿難於楞嚴會中不勞悲泣也你莫說道和會便是箇真正悟明底人必欲要將箇悟處來主張早是不相稱矣而況以心意識向相似語言上妄自和會箇目前昭昭靈靈底淨

後一

十

光幻影認爲主人公寶之於懷抱實迷中之
倍人也久之不悛遠招妄談般若之報百年
影謝噬臍何及哉昔忠國師謂近來南方佛
法大弊變了盡謂四大身中有箇神性不生
不滅四大壞時此性不壞此等見解與西天
外道等又如長沙和尚有學道之人不識真
只爲從前認識神之語皆指今日妄認六塵
緣影爲自心相者即楞嚴所謂棄却百千大
海認一漚爲全潮者也更有一等僮侗真如
底便道盡十方世界是箇自己此性包虛空

徧法界混古今融聖凡與森羅萬象無所間
然遂引古人拈一莖草是丈六金身一毛端
上現寶王刹等語爲證爭奈說食不蔴飢說
衣不治寒何也須是親曾與麼悟一回始得
直饒你親曾與麼悟了又要遇本色宗匠與
你掃其所悟之跡不然則謂之見刺入心執
藥成病此豈以言通意達而爲了哉蓋無量
劫來生死根塵今日要與和盤翻轉又要你
與所翻之力頓忘功用豈小根淺器者所能
擬哉此說實非鼓惑惟切於痛爲生死者以

爲然自餘惟務說禪之士將反面而見唾則
吾亦何敢辭

或有號西歸子者過門曰某念阿彌陀佛求
生淨土其透脫生死似易於叅禪蓋遠承阿
彌陀佛願力冥資故也爾叅禪無把捉無聖
力冥資苟非大根利器一聞千悟者難於趣
入以故永明壽禪師有十人九蹉路之譏咄
是何言歟審如是則淨土外別有禪耶便果
有之則佛法二字自相矛盾安有會入圓融
之理哉爾不達善權方便局於已見誣謗先

拓夫永明棟禪淨土爲四句乃曲徇機宜特
方便抑揚耳蓋教中所謂於一乘道分別說
三之意也如長蘆北磻真歇天目諸師作淨
土章句皆寄談即心自性之禪初無異致間
有指東都曦法師於定中見蓮華標圓照本
禪師之名疑其單傳之師安得標名於此故
往質之照曰雖在禪門亦以淨土兼修耳當
時圓照謾展善權不孤來問豈真然耶昧者
不達權變剛謂禪外別有淨土可歸及引永
明禪淨土四句爲口實不亦謬乎客避席曰

試請辨之幻曰淨土心也禪亦心也體一而
名二也迷者執其名以昧其體悟者達其體
以會其名豈特淨土然如教中謂知一切法
即心自性又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但
悟自心之禪即其三界萬法混入靈源舉必
全真初無揀擇既無東西兩土之殊安有淨
穢二邦之異促十萬億土於跬步寶池金地
充塞寰區延一刹那頃於永年翠竹黃花同
歸正受四大海目塵塵獨朗五須彌毫處處
分輝老達磨頓忘明月珠阿彌陀夫却黃金

印禪門皆剩語淨土亦虛名名體見銷是非
情盡丈六身一莖草何劣何優三千界半點
塵孰多孰少是謂一味平等法門苟非真正
全身悟入安有解脫之理哉且叅禪要了生
死念佛脩淨土亦要了生死聖人設教雖千
塗萬轍一皆以決了生死為究竟然破生死
根塵惟尚一門深入古人謂毫釐繫念三涂
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兼脩云乎哉或不
如此談禪說淨土沸騰識浪鼓扇情塵卒未
有已也余所以不能無辯

或問達磨始以單傳直指之道至十餘傳而
分爲五家宗派者何也不可破裂達磨一家
之說異而爲五耶儻不異則安有五家之說
乎幻曰所云五家者乃五家其人非五家其
道也爾不聞佛祖授受之旨目爲傳燈苟知
傳燈之義則不疑其爲五也請以世燈言之
有籠燈焉有盞燈焉有琉璃燈焉有蠟燭燈
焉有紙撚燈焉謂燈則一也而所附之器不
同爾雖曰不同未有不能破生死長夜之幽
暗者豈惟今之五家爲然昔達磨一燈凡四

傳至大醫則有牛頭一宗五傳至大滿則有
北秀一宗六傳至曹溪而下則青原南嶽荷
澤此三人者便自不可得而混矣此勢使然
也蓋各宗之下枝分派衍人物蕃昌乃不分
而分矣今之謂五家者乃出自南嶽青原兩
派之下沿流至此五人不覺其各各如奔匯
之水溢爲巨浸前波後浪各不相待而黏天
沃日浩無邊涯是可以一目觀之哉乃不得
不分焉或謂五家之分不止於人之盛就中
各有宗旨不同幻曰非不同也特大同而小

異爾云大同者同乎少室之一燈也云小異者乃語言機境之偶異爾如瀉仰之謹嚴曹洞之細密臨濟之痛快雲門之高古法眼之簡明各出其天性而父子之間不失故步語言機境似相蹈習要皆不期然而然也使當時宗師苟欲尚異而自爲一家之傳則不勝其謬矣以若所爲豈堪傳佛祖照世之命燈乎今之禪流泥乎宗旨而起夾截虛空之妄見互相短長余知五宗之師於大寂定中莫不掩鼻矣

或問佛祖機緣世稱公案者何耶幻曰公案乃喻乎公府之案牘也法之所在而王道之治亂實係焉公者乃聖賢一其轍天下同其途之至理也案者乃記聖賢爲理之正文也凡有天下者未嘗無公府有公府者未嘗無案牘蓋欲取以爲法而斷天下之不正者也公案行則理法用理法用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王道治矣天佛祖機緣目之曰公案亦爾蓋非一人之臆見乃會靈源契妙旨破生死越情量與三世十方百千闍士同稟之至理

也且不可以義解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文詮
不可以識度如塗毒鼓聞者皆喪如大火聚
嬰之則燎故靈山謂之別傳者傳此也少林
謂之直指者指此也自南北分宗五家列派
以來諸善知識操其所傳負其所指於賓叩
主應得牛還馬之頃麤言細語信口捷出如
迅雷不容掩耳如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
橛之類略無義路與人穿鑿即之如銀山鐵
壁之不可透惟明眼者能逆奪於語言文字
之表一唱一和如空中鳥跡水底月痕雖千

途萬轍放肆縱橫皆不可得而擬議焉遠自
鷲嶺拈華迨于今日又豈止乎一千七百則
而已哉無他必待悟心之士取以為證據耳
實不欲人益記持而資談柄也世稱長者
即叢林公府之長吏也其編燈集錄者即記
其激揚提唱之案牘也古人或匡徒之隙或
掩關之暇時取以拈之判之頌之別之豈為
炫耀見聞抗衡古德而然蓋痛思大法之將
弊故曲施方便開鑿後昆之智眼欲俾其共
證之爾言公者防其已解案者必期與佛祖

契同也然公案通則情識盡情識盡則生死
空生死空則佛道治矣所云契同者乃佛祖
大哀衆生自縛於生死情妄之域積劫迨今
莫之自釋故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待
其迷繩旣釋安有言象之可復議乎且世之
入有事不得其平者必求理於公府而吏曹
則舉案牘以平之猶學者有所悟解不能自
決乃質之於師則舉公案以決之夫公案即
燭情識昏暗之慧炬也揭見聞翳膜之金篦
也斷生死命根之利斧也鑑聖凡面目之神

鏡也祖意以之廓明佛心以之開顯其全超
迴脫大達同證之要莫越於此所謂公案者
惟識法者懼苟非其人詎可窺其彷彿也嗟
世之迷妄者不考其源每以聰明之資廣尋
博記顯授密傳惟務言通匪求心悟致使棒
喝交馳之勝執墮情想之稠林龍象蹴踏之
靈蹤陷是非之深窞愛憎溢目取捨盈懷古
人醍醐毒藥之喻驗於斯矣叢林之替莫有
不本於此者嗚呼猶吏曹竊法以貨天下之
賄賂已私一勝欲望公道有治平之效其可

得手

或問祖師公案本於學者因疑致問而古人
大寂滅心中如虛谷巨鼓隨扣而應特不過
與人破疑情裂窠臼而已所以云我宗無語
句亦無一法與人蓋前輩既爲人所師不得
已而酬酢一言半句流落叢林後之承虛接
響者目之爲公案乃本於此一箇道理今之
叢林商量大不如此乃以問佛問西來意之
一問一答如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莫妄想
之類喚作單提淺近者以勘婆話墮托鉢上

樹等爲向上全提者或以衆機緣列歸三玄
或以諸語言判入四句中問曲談巧辯網羅
千七百則公案各立異名互存高下不識古
人之意果爾善幻曰祖師語言蓋出於大空
寂無爲心中信手拈來初無揀擇凡一拈一
放本於達磨單傳之旨口開見膽絕無覆藏
譬如月之在天其東行者視之則月與之俱
東西行者謂月與之俱西中間不動者謂月
與之不動各執所見互有東西不動之殊而
滿月當空實未曾循其東西而依其不動者

也其說不同者蓋由未徹法源底耳所以有循器定空之喻前輩明眼宗師舉似之項或抑或揚又不可以此開口不在舌頭上之語爲證其有於一機一境上會得纔涉著縱奪逆順處罔知所措無他特悟理之未盡然

住一

住一

亦皆領會得過及乎叩其極致則久參宿學亦少有不錯會者何則殆問伊喚甚麼作心早是路頭生也遮裏要指點得的當直須親曾連得在手反覆看一遍看教明明白白如十字街頭撞著親爺相似自然舉起便合轍也或有一等不曾做工夫不曾洞明心地不曾截得脚跟下生死大疑命根子斷惟以聰明之資向古今文字上將相似語言較量卜度會盡古今公案殊不知既不了生死返不如箇不會底最真雖曰不會忽然一日發起

信心真叅實究却有箇悟明之時惟聰利而預會者不復生正信而穎悟也近來叢林欲速於得人亦不待學者聰利師家把著本子逐一句如教童蒙讀上大人相似欲其領會共資玄化此無異吹網欲滿者本色道流既不肯食此惡毒但遇著古今因緣都不要將心解會只消舉起一箇頓在面前發起決要了生死之正志壁立萬仞與之久遠叅去慕爾撞破疑團則一百千萬則公案深與淺難與易同與別一串穿過自然不著問人也如或

心眼未開不肯叩己而叅必欲求人開示縱使釋迦達磨披肝瀝膽以示之益障其心眼耳思之思之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音釋

大計也 逸更逸也 端端切 充充切 鍵鍵切 曝曝切 黏黏切
女廉切 相相切 聾聾切 訛訛切 購購切 噬噬切
龍侗切 龍龍切 侗侗切 他他切 蹉蹉切 跬跬切 躡躡切 躑躑切 躑躑切 躑躑切 躑躑切
駮見也 匯匯切 水水切 回回切 合合切 楸楸切 共共切 月月切 篋篋切 連連切 連連切 連連切 連連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中 俊二

參學門人北庭慈寂進

山房夜話中

或問達磨西來門風險絕言前薦得已涉途程安有所謂做工夫况枯坐蒲團如守屍鬼

俊二

且禪豈可以坐而得邪無乃辱累先宗者乎
余曰不辱累也爾蓋知此而不知彼也如龍潭問天皇學人久依和尚不蒙開示心要皇曰你擎茶來我則舉手你來問訊我則低頭那裏不是與你開示心要處潭遂領旨此箇

公案以學者言之不勝快便以宗門言之又
不止涉途程而已又如香嚴被瀉山問父母
未生已前事不能加對乃求瀉山為說山不
允遂盡棄所習入南陽住菴久之忽以瓦礫
擊竹有聲始能警地彼時雖不形做工夫之
名其孜孜退守念茲在茲為何所圖邪雖不
能直下領畧而歷涉歲月方乃省悟其悟之
之旨謂非達磨所傳之旨乎今之做工夫不
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
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已來所

習所重不下十二時中雖隨人舉箇話頭方
上蒲團坐席未温其昏沉散亂左右圍繞又
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難矣哉安有天生彌
勒斯言盡之矣徃徃見無所成者不責己之
不逮而返以佛法下衰叢林秋晚爲辭而言
在處上無煨煉之師旁無策進之友况是湯
火不便粥飯不齊規矩荒蕪境緣謬亂致使
工夫由之而廢墜此說之行更無有學道之
人不以此爲口實譬如農夫責水旱不時而
廢耕耘則安有秋成之望哉但是學道人對

違順境管生一念欲與之分別余知其纏縛
萬劫生死之欲必基於此矣爾不聞雪嶺老
沙門棄萬乘尊榮六年之間卧冰齧檠忘形
於凍餒之中乃有夜覩明星之悟自佛以降
西天二十八祖皆巖棲穴處或混跡於差別
門頭以真心不泯實行無差皆克證己躬傳
佛心印及達磨東邁百丈未生牛頭橫出一
枝南北宗分兩派皆腰鎌荷鍤火種刀耕勤
夙負春鶉衣丐食鐵石身心冰霜懷抱以佛
祖大事因緣一肩負荷了無畏怯蓋行處既

親所到必的矣彼時安有五山十刹之廣居
三玄五位之奇唱放收殺活之異作拈頌判
別之殊音不加雕琢而玉本無瑕安用規模
而眼元自正自百丈建叢林已來廣田大宅
指顧如意其柰正因日墜謬妄日滋紀綱日
繁禮義日削數百載前提唱之師如臨濟德
山雲門真淨氣憤憤地怒罵諸方如姪女兵
奴視之蓋責其不體道本惟務言通互相欺
誑者也已而間有眼目定動之師喻諸方說
禪如葉公之龍趙昌之花然葉公趙昌已自

不真矧乎復有效葉公趙昌者出烏焉成馬
之歎正不在今日也由是觀之其真參實悟
之士不惟鮮過於今日在往昔亦未嘗多見
也無他蓋生死情妄無明結習念念遷流間
不容髮苟不有入骨入髓痛為生死之正念
提起話頭如遇怨敵後二便拌一生兩生與之抵
牾待其廓然開悟靡有不為葉公趙昌之所
惑者或有引三祖謂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與
永嘉不除妄想不求真之語相證云只遮箇
便是悟理何假一生兩生勞形苦志以為得

邪此說之行搖動葉公趙昌之心卒莫之已也殊不思永嘉有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之語痛指其不求正悟者妄將心意識和會相似語言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又不翅烏焉成馬也所以古人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斯言盡之矣余固非實悟者惟不敢輕蹈葉公趙昌之轍耳尋常與人東語西話較量此事皆是自信法門初非炫耀見聞要譽於人也人或見信余不加喜或不見信亦何敢怒然信不信皆當人

之自心庸何喜怒爲哉惟同道乃知或若以妄誕見譏則吾亦何敢諱或問叅禪不克開悟還有方便可使其開悟否如或展轉不悟其生死無常大事向後之又後世還有自了之理否幻曰快哉問此事是當人已躬下事初不干第二人連累亦不屬第二人排遣所以云迷是自迷悟須自悟苟不自悟縱是釋迦達磨亦爲你不得今時師家多是不柰學者之不悟何所以巧設機緣曲施方便以啓迪之而學者又不以生死

大事爲己重任惟欲速於會禪於是便向他
方便中蹲坐盡將古今公案一串穿却謂之
透關殊不知脚跟下一座生死牢關政好不
曾透得其所透者乃言說之關耳豈惟無益
返有害於己事也若是箇真實爲生死大事
底好人縱是達磨大師出現世間把諸佛祖
玄要道理盡情放在伊八識田中也須和根
吐却何以如此蓋悟須自悟豈干他人半錢
事若也終身不悟但只堅持正念生與同生
死與同死不必妄求一毫知解苟能如是操

守只隔得一生兩生不患其不悟明也或有
坐在靜默中於塵勞暫息之頃忽於陰識中
遽省得箇相似底道理便乃依約爲是勾引
經教中語言證過舍於心中不知此病是陰
識依通真生死本非見性也堅執爲了不肯
求人決擇到處只要人把冬瓜印子與之印
過此何所圖哉又有一等妄認六塵緣影爲
自己主人公及引古人謂未了之人聽一言
只遮如今誰動口之語爲證大率叅學不獲
正悟者不惟生死岸頭用不得即今日青

天大開兩眼遇聲遇色動輒生情起念不得
自由人或非之則發起根本無明與之爭執
此蓋狂人之所爲也又或有盡生學道無所
悟入便乃不信尋而把箇學道之正念掌在
無事甲中更不復起求開悟之心如此等人
謂之失正念後二既失正念莫說後之五又後世不
能自了縱使徧歷塵沙盡未來際亦無自了
之時譬之良田不加耕耨而望其五穀自生
無是理也
或問盡世參禪不獲開悟有何果報幻曰豈

種不生麻麥草根不產松椿蓋參禪雖曰是
無功用法門但恐其不真參耳如永明和尚
謂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爲
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
來一聞千悟皆誠言也世之暫修片善尚獲
勝利教中有聞五種名超刹寶施福豈事虛
語哉最初發心本期決了生死大事或三十
年二十年未即開悟不須別求方便但心不
異緣意絕諸妄孜孜不捨只向所參話上立
定脚頭只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誰管三

生五生十世百世如不徹悟決定不休有此
正因不患大事之不我明也故教中謂末世
衆生能發一念不退轉心即同正覺斯言盡
之矣今之學者反是於最初發心便自立脚
不穩惟恐境緣倏變念慮俄興做主不牢流
入異路以之念念馳求速期超越殊不知返
爲此馳求之念所障把箇要了生死大事底
正因妄自遮障久之不決忽爾遷變者有三
或者勝心不捨頗負聰明矧平師友之罔其
悟理惟尚言通不自覺知涉入知解以相似

般若黏綴識田自謂了明莫知虛妄則其口
出耳入之習紛紛皆是化權表替鮮有不墮
其轍者此其一也或者志氣狹劣識見淺陋
每向工夫邊倚靠不穩將謂此無功用法門
絕無靈驗惟限以十年二十年或不相應遽
變前因或以念佛爲徑路修行朝暮掐數珠
求淨業或以一代時教佛口所宣我既參禪
不靈未免循行數墨旋種善因自謂不爲虛
度或厭煩受用畏懼報緣自甘陸沈垢面草
衣負春執爨苦其形體以資事行或密持呪

語或潛懺罪憊等皆是自違正信遠涉異端
此其二也或元無信種遇境興心三根椽下
坐席未溫八識田中攀緣不斷一箇話頭咬
嚼未破百般情妄起滅無時不至三年五載
遽謂參禪不悟擎向無事甲中念念猶塵心
心流浪甘赴死門未嘗返省者此其三也當
此叢林像季祖道荒涼參學道流苟不負決
定不退轉鐵石身心則於此三途不之此則
之彼既失自心之大志益增佛祖之深哀法
社凋零未有不本於此者殊不思參禪正信

是千生一遇百世一出儻不能一往直前以
期真脫轉念之間白雲萬里欲望般若種智
復入于心猶敗穀之芽無復萌矣
或問古人今人參學用心有以異乎無以異
乎幻曰古人學道未問道之得與不得脚未
跨門首先將箇偷心一斬兩段更不復生今
人純以偷心為主此正今古之同異判然不
相涉矣何謂生死有偷心是何謂涅槃盡偷
心是請以喻言之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
良藥偷心是藥之所忌以佛祖言教治生死

之大病此古今之同然者安有不治之理惟是藥有所忌古人純服藥鮮有不獲其神效者今人方藥之未已而繼投之以忌不惟不治其病將見增益異證使大醫王亦歛衽而退矣何謂偷心乃識情之異名也能劫奪自家無上法財故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且畧舉前輩數段因緣可爲今時龜鑑者只如六祖到黃梅但令槽廠去瀉山在百丈會中充典座楊岐十餘年惟總院事演祖於海會充磨主雲峯之化緣雪竇之

持淨慈明叅汾陽惟戲笑譏訶黃龍扣慈明惟遭詬罵中間差別之緣錯出違順之境橫生但是當人正因炳煥死盡偷心任其異境紛如一一消歸至理又何所往而不與道相遇哉今之人偷心不肯遽死者無他蓋已事之不真切耳雖寄身於空寂之場而馳念於取捨之域一種是作興保社較其優劣則天冠地履之不相侔矣何則如今人稍負天資必欲遠附清名高攀勝軌凡猥屑等事終身不齒安肯作磨主充典座乎凡住處雖安居

暇食尚不遂其所欲安肯入槽廠而爲化士
手至若手橫塵柄身坐狃牀正因益微偷心
愈熾欲其垂念後昆作清涼樹其可得哉用
是卜化權之盛衰今古之得失未有不係乎
偷心之有無也余於此不容不辯

或問偷心於聖凡有間邪無間邪余曰偷心
何物即如來妙明元心之至體耳以其求道
之志不真不切爲諸妄所蔽轉爲偷心也猶
蠱生於禾害禾者蠱也亦猶火生於木燒木
者火也但求道之念真切雖寢食於人不可

一日無之之事尚能廢忘何偷心之不泯哉
譬如人之爲利養甘執賤役於人雖竟日奉
勞苦而不生疲狀方一毫不盡其役則鞭笞
罵辱應時交接皆所不憚何其志羞惡之若
是邪無他蓋求利養之心真切而致然也使
其憚勞苦畏楚辱則失利養矣彼區區爲浮
幻之利養而能忘極重之羞惡較吾儕之希
求聖道而不肯死虛妄之偷心者何如哉然
凡何異聖聖何異凡惟偷心而成異耳道人
可不慎諸

或問做工夫多為昏沉散亂所障用盡神力
屏打不去無乃根力有所不逮而使之然乎
幻曰非也當知昏沉散亂全體是本地風光
其實際理地中無二法也爾其不委且昏沉
散亂初無自性亦無實體皆是自家一箇參
禪底正念不真不切依二上入來當知第一念不
真切即從第一念入第二念不真切即從第
二念入乃至百千念真切竟無所入或最後
一念稍不真切則便從最後入矣若使自最
初一念真切直至心花發明之際其真切之

心了不間斷則所謂昏沉散亂者不知其蹤
矣往往不責為道之念不真切而以昏沉散
亂為礙者是猶自處暗室而責已眼之不能
洞視物象者無以異也且真實做工夫之人
面前見有昏沉散亂錯了也更起念要屏打
箇昏沉散亂又錯了也然而屏打不去而生
憂懼者更是錯了也設使屏打得箇昏沉散
亂去面前淨裸裸地錯之又錯者也更有箇
鹵莽之人見說昏沉散亂元是本地風光認
以為是終日與之輟作一團而不生分別者

此又不勝其錯也或者見余連說許多錯字乃問如何用心即得於昏沉散亂上不錯去乃謂之曰苟有心可用則展轉成錯矣纔見有昏沉散亂凡用心不用心都是顛倒錯謬或謂遮箇向上話我初機學人不能得入幻

煩惱染習太重是昏沉散亂之根本你即今見色聞聲念念與諸緣作對其愛憎取捨之情起滅無定是昏沉散亂之根本你最初一念要超生越死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參禪學道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成佛作祖是昏沉散亂之根本成二要希求無上大菩提趣向涅槃是昏沉散亂之根本乃至於世間出世間種種法中苟存毫髮念慮莫不皆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若根本既斷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中間欲覓一毫昏沉散亂了不可得於不

可得處不惟無昏沉散亂至若真如實際俱
不可得而有也且聖凡迷悟之跡向甚處安
著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或以學人鮮有不背其初心者為問幻曰負
所欠者其懷虛滿所期者其情逸此人之常
理天下古今共之然懷可使之虛情不可使
之逸也何則無邊聖道未有不由虛懷以納
受之無窮結業未有不因逸情以滋聚之蓋
心念無主涖淨隨緣一剎那間變化萬狀不
之道則之業不之悟則之迷曷有已也偶論

及此忽有老比丘作而言曰憶昔在俗時能
背誦法華經四卷自謂童顛方服之後必可
通背其所未記之三卷豈期出家二十年不
惟廢其未記之三卷其已誦之四卷亦皆忘
失時聞者莫不掩鼻因謂眾曰當在家也以
負出塵之所欠每虛其懷抱故能朝思暮想
而受之已而既滿出家之所期頓脫塵累閑
情日逸曾不期忘而忘之矣原其所失與今
之參學者無以異焉且四海無家一身萬里
其所負之欠惟欲會禪而後已一旦遇教壞

之師巧設問端控其入草或將聰明之資和會情識於語言文字上一印印住自謂滿所期矣殊不知閑情日逸妄見潛生則說時似悟對境還迷不惟不到古人大解脫之地求如前日負所欠而孜孜欲會之心亦茫然無有矣嗚呼聖賢之學豈止是哉蓋負所欠之懷不深而希所滿之期不遠也學者可不慎諸

或問悟心之後有履踐否幻曰此說難於措言也所云悟心者心不自心悟從何得悟既

不立心亦無心心無其心縱觀虛空萬象有無情等觀體混融欲覓一毫自他彼此之相了不可得於不可得處無縛無脫不取不捨離妄離真非迷非悟一念平等萬法皆如復有何事可言履踐哉或謂積劫無明微細滌習尚留觀聽未即頓消不可無履踐也幻曰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若見有纖毫情習未盡即是悟心不圓而然也或心悟不圓須是掃其未圓之跡別立生涯以期大徹可也其或謂悟心未盡以履踐盡之如抱薪救焚益其

熾矣古人謂當以佛知見治之余不識佛知見爲何事或果與佛知見相應則治之之說亦贅且剩矣曰若然則無履踐之說乎答曰茲不必預以有無履踐自惑于心請勤加鞭策到桶底子一回脫落其履踐之有無當有

以默契于中矣

位二

十二

或問禪者有不斷惡不修善不捨貪嗔癡不習戒定慧是謂一性平等之說有諸幻曰此余平生深欲辯而未暇也今既有所問當畧而言之夫達磨悟諸佛心宗不與外道二乘

同轍惟一心法界中無佛無衆生至於生死涅槃皆名剩語又何惡可斷何善可修及捨貪等而習戒定耶今之學禪者於一心之要旨曾未悟入遽以此極理之談竊爲已見妄興狂解恣逐凡情破壞律儀自投籠檻是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若必欲要知斷惡修善之底蘊不必廣尋文義但只勤究自心究到無可究處心眼洞開始知惡之可斷不可斷善之可修不可修等當如啞子得夢所以極理之談者謂惡與貪等皆是自心則自心無

可斷可捨之理所以云不必斷不必捨也或謂既曰不必斷與捨則行之可無礙乎幻曰爾作是說誠佛祖之所哀矜而不已者謂惡等皆是自心尚不許起心斷又焉得許伊起心行之也或曰今雖悟知惡貪等是自心既不許斷又不許行其惡貪等必向何處安著後二幻曰爾甚惑也當知一切惡業及貪嗔癡與無明煩惱種種塵勞等俱無自性皆由迷自心故依妄而有如水因寒結而為冰此心既悟則諸妄乘其所悟而消如冰因慧日所照

復化為水既化水已今云冰復向何處安著此寔迷中倍人也或謂某人者已嘗有所悟入而惡貪等對境遇緣亦猶自若此又何如幻曰此有二種一者悟心未盡諸妄尚存苟不進修則終歸顛倒一者悟心已圓洞視諸法了如昨夢因示現世間行同事攝法似有惡貪等殊不知其真心了然超越當知此行或力量不及者少加勉強俱不免過失矣或曰人有日營萬善者與至道之體親乎踈耶幻曰道體本乎無為善惡不可加損也原

夫造惡根於迷妄聖人觀破迷妄之漸故使之爲善也善業勝而迷妄消迷妄消則惡自遣矣諸惡既遣萬善亦忘古人有善惡俱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之說謂心體者即至道之異名也苟遣惡而存善欲望吾至道之體不勝其邈矣試以喻明之人有惡廁屋之臭以香熏之莫若置身於無糞穢之地可也然廁屋喻惡也香熏喻善也無糞穢之地乃至道之體也人有畏幽室之暗則執炬以燭之莫若處於大明之地可也暗室喻惡也執炬

喻善也大明之地即至道之體也復有懼冰雪之寒者必燔薪以解之莫若措躬於陽和之室可也冰寒喻惡也燔薪喻善也陽和之室乃至道之體也然焚香有斷續執炬有起滅燔薪有離在惟至道之體窮劫不變積世常存安有斷續起滅離在之謂哉修善之於合道也其親踈之理若是豈容不辯哉

後二

或問善惡二言已嘗聞矣謂善惡之理世或未能辨有以鞭笞怒罵爲惡能忍是惡而不加報者爲善有以持刃殺人爲惡以順受其

十四

害而不形諸念慮者爲善有以淫蕩暴亂貪
多務得爲惡以安舒靜默齋戒誦持爲善幻
曰斯說皆善惡之跡也謂理則未然也使盡
言善惡之理無他凡起念動心所期之事無
大小無優劣但欲利人皆善也惟欲利己皆
惡也事或可以利人雖怒罵擯斥皆善也事
或可以利己雖安徐承順皆惡也以故聖賢
垂教立化汲汲於濟世而無食息之暇者皆
至善之心也惟衆人反是雖聖賢其衣冠文
藻其言行苟不有利人之心已不勝其惡矣

況暴怒之氣搖動而不息者乎以若所爲而
望善之一言猶隔霄壤豈至道去乎哉
或問孔孟之書言王道極於仁義而已矣老
莊之書言皇道極於無爲而已矣百氏之書
雜入霸道極於功利而已矣吾佛之書單明
性理謂諸法所生惟心所現極於一念不生
而已矣似各擅一門而不能融會於大同之
域果別無理乎或別有理乎幻曰謂無則局
謂有則放聖道俱不取也其所取者貴在一
門深入使之自悟悟後藩籬既決洞見三教

聖人握手於言象之表而不有出世世間之間脫或未悟縱以四庫書漁獵于肺肝含吐於齒頰特不能脫多聞我見之誚如西天所謂聰明外道者是也故學者不求正悟而尚區區於文字之間者非愚而何今之稍負聰明者多不肯死心忘情以求正悟每取證於文字語言不惟無補於理而增長識情分別動違聖道如之何化權之不衰叢林之不替也

或問宗門中有碧巖集者乃圓悟住夾山時

取雲竇頌古分綱列要言批句判舉揚細密開發詳明語其富麗則如揭開寶聚而明珠大貝委積橫陳語其充溢則如掣斷禹門而逆浪回瀾掀昂起伏偉矣哉非得法自在者不可及矣奈何自開戶牖之士每資此爲階級尋而妙喜知之恐學者流而忘返嘗入闔碎其板今書坊仍復刊行丁茲季運無乃益學者之穿鑿乎幻曰非也無邊衆生各各脚跟下有一則現成公案靈山四十九年詮註不出達磨萬里西來指點不破至若德山臨

濟摸索不著此又豈雪竇能頌而圓悟能判者哉縱使碧巖集有百千萬卷於他現成公案上一何加損焉昔妙喜不窮此理而碎其板大似禁石女之勿生兒也今復刊此板之士將有意於攬掇石女之生兒乎益可笑也

依二

十六

曰然則當人脚跟下見成公案了不與佛祖言教有交涉則當人何所考而證之手余曰無所考也亦無所證也惟貴當人瞥爾回光退步一踏與目前見聞覺知一翻翻轉則知風前瀑韻雨後溪聲無一字非頌也雷震空

山籟鳴清晝無一音非判也至若天高地厚夜暗晝明萬象森羅熾然常說是謂見成公案之碧巖集者也雖百千雪竇圓悟亦當望崖歛衽於言象之表又安能置一元字脚於其間哉爾其未諳此旨彼之建化門中一成一壞一抑一揚特世相之常分耳爾謂碧巖集必使學人穿鑿知解障自悟門逆推二師之心恐不爾也如世尊以正法眼洞觀法界衆生各各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我當教以聖道令離諸著然佛

豈不知聖道亦在衆生分上各各具足非可
以語言教之者及乎應酬三百餘會差別之
機則大小偏圓頓漸半滿之聲無日不出乎
口而今古學者不達語言言方便指以爲實
法各執所解異見紛然鼓舞於是非之場交
馳於能所之轍俾一大藏教去碧巖集亦不
相遠且聖教尚爾況他文字乎雖然逮極究
言教之得失實在當人爲己事之真切不真
切耳或爲己事真切則知片言隻字果有超
越生死之驗如教中謂鵝王擇乳也或師資

之間誠有志於克明己事荷負宗乘決不肯
依文解義自能扣己而參政不在碧巖集之
有無也何足議哉

或問諸方莫不以高峯和尚令人然指受戒
爲異者然乎否耶幻曰亦嘗親聞其異因
以異之之說扣之先師先師曰不異也彼不
識權變而然我寧不知達磨大師單傳直指
見性之旨文字尚不立何戒可受乎然達磨
不言戒者有二理存焉一觀宗二驗人觀宗
者達磨專以傳佛心印爲宗惟務單傳俾之

一超直入如來地不涉大小二乘階級其宗旨如是言戒則背矣驗人者凡達磨門下皆上根利器之士非夙熏般若種智具最上乘根性者不可涉入如此等人其於戒定慧之學深熏熟煉政不待復令其受戒也故達磨之時宜乎不言戒彼雖不言而亦未聞令人故毀之也自達磨而下其具大乘根性者四方八面雲興海湧古今沿襲而來亦皆畧而不言戒者乃宗旨之當然也初未聞有不守戒律而傳佛心宗者昔慈受和尚乃宗門碩

德每於舉揚之次極讚人具受戒法真歇和尚建勸發菩提心會與四眾敷宣此二師乃權變之漸也昔湛堂準和尚叅梁山乘禪師乘曰驅鳥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堂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乘乃後二驚異堂曰雖然敢不受教遂詣康安律師受具足戒從上宗門中言戒之事尤多不及繁舉由此言之則受戒豈可謂之背少林宗旨而爲異也所云權變者隨時適宜知有補於理故不疑也思我初入衆時乃開慶景定間

如淨慈雙徑皆不下四五百衆其住持頭首固不在言衆寮中間有一人半人飲酒雖不常飲而鄉人鄰單未嘗不以此誚之除飲之外他事鮮有所聞今則自上至下蕩而忘返無所避忌昔佛說五戒爲白衣設比丘自有四分僧祇等律及三乘具足大戒且白衣之戒尚逸而況律儀乎瀉山亦云止持作犯東歛初心然初心一步也傳佛心宗千里也未有一步不能行而能到千里者古人謂持戒學道是把本修行或根性遲鈍一生道眼不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明亦得戒力擁護道念令不忘失則來生易於成辦也如言教中以楞嚴圓覺二經是大乘圓頓之要詮請試檢閱其中未嘗不以戒爲要務故古者謂戒爲基址道爲屋廬二者若無一身安寄此余所以從權設變也復可異哉若以教人持戒爲異如百文建立許多威儀禮法凡行住坐卧靡不周該而悉備較之達磨直指人心之旨得非異乎或謂自安衆以來其叢林禮法不可使一日無也殊不知戒律乃叢林禮法之根本未有絕其根本

而枝葉自能存者嗟乎道體喪而戒力消戒力消則叢林之禮法失矣安得天下人心復存乎道我於今日而以戒示人者何異之有此皆先師誠諦之語偶因所問不覺打開布袋說說若此識者毋以我為好辯云

或問佛菩薩皆具神通此神通還屬修證否幻曰神通亦屬修證亦不屬修證也夫神通者是諸佛菩薩於久遠劫中純以四無量心六波羅蜜及種種善行之所熏習而然也言屬修證者苟不因如上種種熏習則不具也

言不屬修證者當知佛菩薩所行諸波羅蜜及眾善功德等非為求具神通而然乃其大悲熏心本已願行之當然者使佛菩薩苟有一念欲求神通則當頭被此一念障住縱盡修諸善行等皆成有漏之因安得具此自在解脫變化之神通耶或未曾契證諸佛心宗及種種無作願行而至自餘二乘小果及外道等亦各有神通變化非神通也乃幻力變現皆有作思惟成就實顯異惑眾之生滅因也夫佛菩薩大悲熏心無作願力所現之神

通殊勝與法性平等雖於一毛孔現出百千
光明百千莊嚴具充塞法界隨其欲樂皆獲
滿足而佛菩薩解脫心中不見有具是神通
者亦不見有現是神通者亦不見有依是神
通而獲受用滿足者何以知之蓋神通與法
性平等然法性無一異自他能所分別之差
則知神通亦爾也或謂佛菩薩神通不可謂
之全不屬修證若果不屬修證則凡夫緣何
不有耶幻曰凡夫於法性之神通亦未嘗不
具而凡夫及異類皆昧畧而不自知也但凡

後二

二十

夫關於無作願行諸波羅蜜所證之威德莊
嚴之神通耳前不云乎佛菩薩以大悲熏心
而然非為求神通設也請以喻明之世有造
十大惡業不思懺悔之衆生此人命終由業
力故直入地獄受種種苦此人政當造業時
但為迷妄入心恣情而作決不曾有一念謂
我業熟時決入地獄也蓋地獄無自性亦無
實法乃由自己妄業之所致爾當知佛菩薩
解脫神通亦無自性亦無實法寔由戒定慧
諸波羅蜜等成熟之所致爾復何疑哉

或問西天二十七祖皆有神通洎達磨亦有神通自達磨已降何以不具神通中間或聞一人半人亦不多見幻曰聞西天外道皆具有作思惟變化神力佛燈初傳將照明世間非具神通者不能攝彼外道蓋西天皆化佛後二化菩薩應身為祖以傳命燈故達磨謂是觀音應身自達磨已降中間或有一人半人亦具神通者乃聖賢間世而起助揚宗教耳其不具者惟以悟佛心宗為本蓋佛心宗乃百千三昧神通之正因也安有果報不自因而

著者凡真實悟心之士或偶生神異則當念遣除決不肯滯此為奇也苟以為奇則失本心矣且悟者尚爾況未悟耶今之學者不求正悟而妄興一念神通三昧之心乃外道眷屬永背正因必矣或有人謂神通亦有傳受至東土恐致顯異之譏故不傳此說不惟自惑又且惑人豈至理也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中

音釋

攷勤也 移切 檠博陌切 餒如罪切 鎌鎌切 錘錘切 擣乃切

欽切也 錘切 鶉鶉切 睚五懈切 躡但尊切 擣豆乃切

洽切 參也 鶉鶉切 睚五懈切 躡但尊切 擣豆乃切

也 耘切 靠苦到切 拍苦洽切 咬咬五巧切 嚼在爵切 詒詒切

也 擊香幾切 雅衣襟也 槽槽切 廠廠切 詒詒切

許遊切 塵尾之能生思 猓五稽切 蝨蝨切

也 名士皆切 躑赤郎呆切 顛落胡切 贅之切

也 燔附衣切 藩甫煩切 掣昌列切 掀許言切 襲襲切

閩武中切 攬攬切 掇七官切 諳烏舍切 襲襲切

承切 因也 說女交切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一七册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俊三

參學門人北庭慈寂進

山房夜話下

或者以所知爲問曰僕嘗積學半生凡佛祖言教漁獵殆盡每臨文對卷未嘗無所知獨

不能剪情縛於見聞之初乾識浪於愛憎之

俊三

表者何也幻曰子槩言所知而不能擇其至考有靈知焉有真知焉有妄知焉夫靈知之謂道真知之謂悟妄知之謂解言所知則一也謂靈謂真謂妄則自劫相倍矣學者不揣

其理泛於所知妄生執著引起是非不惟汨喪道源而亦沉埋自己如裴公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言靈知之知此知於聖凡迷悟無所間然心體本具了無加損者如華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如圓覺謂知是空華即無輪轉又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等此言真知端從悟入苟非迷雲豁開斬絕見量不動神情如久忘忽記當念解脫立處皆真自餘決不可偶然也又圓覺謂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

覺又云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等此皆痛指依通妄知之謂也其妄知者雖深窮至理洞徹性源使終日肆懸河之辯即其所辯而與之俱迷政不待辯後而迷也故迦文於雪山示其悟跡末後於百萬衆前拈一枝華顯其悟理已而諸祖門庭其設施雖萬不同皆近之如火聚觸之如太阿闢之如雷霆飲之如蠱毒至若語默動靜了無縫罅與人作蹊徑者良有以也然宗門中尚不許向悟處塚跟乃非之爲法塵

斥之爲見刺必欲其兩忘迷悟混入靈源而後已或未至此則以其所知動形諸妄如瞽者執炬而復晝行不惟無益於明使久不擲去將見火其所執之手矣余亦昧真知者而不能逃妄知之責因其致問故說此以自警或問塵勞二字世所共稱不識塵勞以何爲因以何爲義知曰以迷妄爲因以深汚爲義謂迷妄者以迷自心故不達一切法無自性謂無自性者性本空寂無知見故以不達無自性而引起妄情認一切法爲實有既墮有

海則其取舍順逆之念皆自我起順之則愛
逆之則憎愛則取受憎則捨離展轉遷流順
愛生喜逆愛生怒微細微細潛伏識田騰躍
不定起滅無時徇情膠膠擾逐念紛飛染而六
凡淨而四聖雖悟迷有間謂塵勞則等也何
則本來清淨真實性中亘古迄今不容別有
一法為增為減為得為失彌滿充塞周徧含
攝廓徹靈明了無住相衆生未悟動逐境緣
但涉所依皆塵勞相無間聖凡咸遭汚染矣
夫塵勞者能傷戒體能濁定源能昏慧鏡能

潤貪根能資慧敵能長癡雲能開惡道能閉
善門能助業緣能消道力使盡說塵勞之過
無有窮已今之學人弊言動作施為皆是塵
勞直欲置身於一物不侵之域或少事役其
情微務于其慮謂消道力必欲掉臂徑去不
肯回顧其志亦苦矣而返墮迷中之倍人不
可與之論道也何則蓋不能返照塵勞所起
乃根於迷妄非出於事務也若出於事務則
飢不當食寒不當衣居不當屋廬行不當道
路審如是則死無日矣其必當然則不思所

食之穀出於耕鋤所掛之衣出於機杼所居之屋廬出於營繕所履之道路出於開闢使各各俱不涉事而歷務則資身之具何所從而得耶復不思即今行道之身本來無有皆自父母養育之塵勞而生撫抱之塵勞而長又不思從上佛祖道大德備之人未有不食不衣不居不履者以其廓悟圓滿清淨之自心充塞法界中不容他一剎那間轉八萬塵勞爲八萬佛事故永嘉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安有了悟自心之外別見

有一法爲塵勞耶是故華嚴會上諸善知識皆借此塵勞爲行菩薩道修菩薩行以至莊嚴佛淨土之一種要門當知離塵勞無六度捨塵勞無四心虛塵勞無聖賢盡塵勞無解脫蓋塵勞是三世佛祖十方開士無邊善知識一切戒定慧恒沙善功德之胎孕苟不有塵勞則聖賢事業無出生之理嗟乎學者不了此義妄生欣厭無乃將塵勞去塵勞轉增迷悶而已聖人哀之故楞嚴有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斯言豈欺人哉

安得人人於此遠契聖心即塵勞爲妙用者
哉使以百千功行欲洗滌塵勞聖人尚訶之
爲妄作然洗滌塵勞尚遭訶斥矧乎心塵壅
塞不求正悟遽以一切無礙而爲口實者非
欺罔自心而何

或問子之道譽頗爲人所喜胡不徇時緣坐
一刹隨力闡化以張佛祖建立之心且靖退
小節苟執之不返其能免爲法中之罪人耶
幻曰自嬰不虞之譽日聞斯言然所以無愧
於此心者有解焉使其果有爲人之道擬全

高節固守而不爲則法中罪人無可逃者使
其實無爲人之道乃欲乘時網名背理而強
爲之不識罪人之名可免乎不可免乎或不
可免則較之固守不爲之罪亦倍矣頗知此
理故不敢冒爲也嘗默究之住持之要有三
種力庶幾無敗事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
力體也緣力智力用也有其體而缺其用尚
可爲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其道體
既虧縱有百千神異苟欲資之益不相稱雖
緣智奚爲哉或體用併缺冒焉爲之使無因

果固不足論使有因果寧不慊然于中乎余於佛祖之道缺於悟證尋常形之語言毫措者特信解耳思古人得旨後復不懼危亡三二十年置身爐鞴之側尚欲屏其悟跡蕩其證理然後入真入俗不見一法當情則其通

位三

五

悟證之跡尚不容存於心何況信解純是情見其於至道之體愈親而愈踈益近而益遠且自未能會乎道安有能使人會道之理哉以此礙之不能自遣故不敢妄尸大牀稱弘道之師也客曰審如是說古今列刹相望其握麈柄者代不乏人豈皆真不失其體用者乎幻曰子問甚詳爾不聞各各三昧各各不知既不之知欲竊議其可否無乃益余之過耶客於是相視一笑或問僕半生跡寄空寂之場而情馳聲利之

域方責造物之不我助偶有以住持之名見
任喜而從之自負此名字而來返不若未負
之爲安也何則百務之通塞羣情之喜怒咸
萃於吾方寸或少有不周於思慮則禍辱不
旋踵而集豈從上佛祖果如是耶幻曰爾不
思受名之初乃受責之始也天下之名未嘗
孤起而忽生蓋由實而致名名之與實猶影
之隨形也猶衣之出於帛縷也猶飯之本乎
米粟也所云責者求實之謂也如稱影之名
必求其形之實言衣食之名必求其粟帛之

實當其初負住持之名必先自責其持任正
因令法久住之實有無也苟無其實則不異
離形而論影捨粟帛而議衣食言說愈多而
實效愈遠矣心機愈密而大用愈乖矣攀緣
愈熾而正後三因愈廢矣使亟棄之猶有可禦之
方或流而忘返則不至泥犁不已也且名者
何物也而競尚之蓋非尚名也乃所以有我
也以有我故而生愛見愛見莫甚於名故名
於五欲居其一也欲潛乎心隱微難見遇緣
而動萬夫莫能敵千聖莫能制雖斧鋸在前

鼎鑊在後將不暇顧又何畏夫因果哉然名之至美者聖賢也道德也其次則功利也又其次則技能也由是欺聖賢以網之駕道德以要之專技能以奪之竊功利以據之美名根於心妄識馳於念至若舉措言動惟名是務至於論其名之實則掉頭弗之顧也雖營營終日逆知其何所爲而不敗哉間有報緣適爾偶中所求使美名加於百世而不衰一旦報緣忽盡即前日之名乃今日之辱也名愈多而辱愈甚故知罔實之名乃取敗取辱

之具也原夫聖人洞窺理底存實于中惟恐斯須或忘之也是故於無量劫專求至道乃破生死魔而返靈源之實也精修六度普運四心乃興大慈而啓大悲之實也三百餘會半滿偏圓乃觀根應病利生接物之實也未後手拈一花衣付飲光乃以心印心以器傳器之實也至若百千勝行恒沙功德靡有一法不自實際理地中流出是謂純一真實無所爲於內無所慕於外無所矜於己無所待於人惟勇健不息履實踐真之正念爲當然

也以其誠實之行具足圓滿則調御師天人
尊優曇華光明藏種種嘉號種種美名曾不
約而至矣使聖人瞥興一毫念慮有所慕其
名於外縱滿百千萬億恒沙數劫堅修衆善
不惟美名之不遂將見逐妄之譏不可逃也
古人惟患實之不存不患名之不至蓋知實
乃名之招也故天下古今未有無其實而有
其名者所云住持之實何實也遠慕先佛之
教體近持諸祖之化權内存自己之真誠外
起人天之傾信不以賢而使進之不以愚而

使退之不以順而愛不以逆而憎以平等慈
與物無間皆所謂代佛揚化據位稱師之實
也苟力有所不逮當退而養之晦而藏之決
不可苟也或欲假一毫方便以資其實猶螢
光之助太陽也聖人惟知實之可踐踐實之
外復何念於名耶譬如積聚粟帛之多則衣
食之名曾不待求而自至矣自有叢林已來
其住持之美名若懸的也其抱聰俊負才能
者咸以筆舌辯利之矢得而射之或不顧其
實皆自中其矢耳豈能中夫的哉然化門之

翁張法道之隆替名乎實乎蓋不能外於此矣

或有以進退爲問幻曰寄四大浮囊於三界海中眇若太倉之一粟其驟進勇退雖日千萬里何利害云乎哉良由人情好惡不等進亦是非退亦是非人不能遠鑑至理動爲是非所惑一進一退惟任妄情卒無所主聖賢獨不然其進必以道則思所以濟人其退必以道則思所以補過其於進退之頃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較之卒無所主者何如哉其

或干榮官寵孳孳爲一己之謀者進則與業會退則爲情轉是非之跡動輒紛然因果之招凜然莫隱道人於進退寧容無擇焉

或問公與私對私則喻矣公之爲義何如幻曰我何人也輒敢妄議之竊嘗聞之古人謂公之一言乃佛祖聖賢之本心也至大至明凜乎獨立而天地莫能掩鬼神莫能窺也揀而辨之有至公焉有大公焉有小公焉至公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昔迦文老人夜觀明星唱言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

慧德相於此發明聖凡同稟其靈俾傳之無窮乃至公之道浚源於此也已而三百餘會隨機任器設教殊塗文字語言浩如山海乃大公之教張本於此也及其化被五天光流震旦僧園資具徧在寰區此小公物務之所從生也非道無以發其教非教無以任其物務非物務無以暢其道是三者更相成而互相資蓋均出乎佛祖聖賢本心之公也且天普覆而地普擎海普涵而春普育亦已至矣未若吾公之普又至也何則語其道則圓裹

三界洞貫十虛無一舍靈而不與同證者也語其教則三乘十地之階梯萬行六度之品級大張宏設不使一衆生不得其門而入也語其物務則崇門大殿之開闢廣堂密室之容受雖一飯亦必考鐘伐鼓以警其幽顯俾之均沾而悉被也人之所以不至佛祖聖賢之域者蓋不存乎公也苟不存乎公靜則蘊乎憂思動則涉乎禍辱窮則滯於下愚達則長其罪惡已而三塗六趣纏縛萬生卒未有自釋之理良由此心之不存乎公也如離婁

困踣於暗室之底負千里神光不能睹其分寸是以聖人教化不得不啓之也故安樂人之所趨而不知致安樂者公也福慧人之所尚而不知資福慧者公也聖賢人之所仰而不知達聖賢者公也佛祖人之所親而不知契佛祖者亦公也公也者與本心而無一毫少間也以故聖人指至公之道以明其心設大公之教以照其心任小公之物務以正其心惟心與公異名而同體者也然公之爲理不可苟也不可強也無作爲也離種種情偽

是一直之道也惟至真至實之心能契之少涉念慮則不公矣故聖賢操之履之趨之向之未嘗違越其絲髮凡縱心舉念不假思惟渾然至公不期昭顯而顯矣世之罔其公者非罔其公乃自欺其心爾苟知心之不可欺從三自然動則與公合其明靜則與公合其照以十至通教道而持物務舉不失其公矣所云公者人或終身無所知而昧之則亦無如之何也間有知之而故背之返張至公之道以網其名假大公之教以濫其位竊小公之物務

以濟其欲深沉重溺而罔思所以效之者又
不止於自欺也昔朝有欲改某寺爲倉一僧
力拒不從因聞于王王授劔與使者曰今再
拒則斬之如不畏死則與免尋而使者諭旨
僧笑而引頸曰爲佛法死實甘飴之彼當引
頸之際了無畏怯豈苟而強之也蓋一出於
真誠推原其心豈直爲僧園物務之小公深
有意於教道者也隋太守堯君素下令以諸
僧登城固守敢諫者斬時有沙門道遜歷階
披陳而拒之君素直視遜曰此僧膽氣如是

壯耶遂免此爲七公之教速抵鋒刃不懼
死亡又豈苟而強之也東山演祖書畧曰今
夏諸莊旱損我總不憂室中舉箇狗子無佛
性話無一人會得此誠可憂原其所志於至
公之道拳拳翼翼不敢斯須忽忘之也然諸
莊旱損而言不憂者非不憂也以物務之小
者較之於至道則物務可畧其憂也僧園物
務本於興教傳道而建立使教之不振道之
不傳雖飛樓湧殿餘金剝粟充塞大千不惟
無補於公適足以爲教道之累也公之存亡

係於法道之隆替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或有以威爲問幻曰威之於天下有二所謂二者有道德之威有權勢之威道德之威出於天權勢之威出於人出於天者服其心出於人者服其形耳然服其心之威不特威之聞內使風行萬里之外亦威之又不止威之於今日將聲傳百世之下亦威之矣何以知其然古之道德淳全者今人挹其遺風仰其餘烈莫不意消心醉而況承顏接辭於當日而不畏敬者乎彼服人心之威一出於至

誠蓋自然之理不容毫髮念慮加於其間也夫道德之威人心感服固無疑矣使聖賢苟擅其道德而必於服人則人豈服之哉且道德之美聖賢尚不得專擅以服人而世之昧者捨道德而附權勢自不知其危猶磬磬終日尤人之不我服何其謬哉然權勢之威縱能服人之形亦頃刻耳反面則不威矣其能威之於身後耶不特不能威之於身後人將結恨於懷欲追其威服之跡以報之則其爲禍未易量也故知前日之威鮮有不爲後日

之禍幸吾儕遠稟四無量心之大訓於西域
聖人之後威權之柄宜終身不預焉或曰聞
規正天下之心莫善於賞罰匪恩莫賞匪威
莫罰子於世道固遠矣其僧園寶具或任人
之不職欲不威之可乎後二曰昭昭因果實臨
爾躬聖賢垂範誰敢易也十二使威之而不悛將
如之何當歸求其道德可也未見道德在躬
至誠浹洽於內外而人不之信從也安用威
焉且海內之威無日不在而肆暴習惡者莫
之少畏豈其威果不及之耶苟道德之不充

而靡思退養惟務持威柄以臨人者不禍於
今將引其禍於身後者必矣聞者畏之
或問吾法須外護然後可行乃有佛法付囑
國王大臣之說幻曰事說則可也理說則未
知其可何則隋珠絕類人將忘重溟之險以
求之下璧無瑕世將輕連城之價以易之理
固然也使吾衣底之珠不具懷中之玉愕然
雖早言屈體狎近於人則人將遠之又安肯
輕連城以易之忘重溟以求之者乎故佛祖
以道德自任夷險一致身世兩忘曾何意於

求外護也以道德不能自掩則王臣乃傾誠以待之世之昧者不顧己之道德為如何必欲干榮冒寵奔走權門而稱外護或不遂所欲則怨嗟之聲形於言鬱勃之氣浮於貌不至禍辱不已也豈抱道之器合如是哉

後三

十三

或問僧園物務有所缺漏而忘身補之可乎幻曰有藥必聚於良醫之門無貨不投於巨商之肆柯將茂而鳥集池既成而月來昔雪山大沙門棄萬乘尊榮受六年飢凍視大千世界不翅一漚之輕曾何有為於世耶及萬

德功圓之日則衆寶樓閣諸莊嚴具周而罔繞雖滅度二千年遺風餘烈充塞海宇是謂出乎爾者返乎爾者也聞菩薩成就世間或不具足不責彼之不我助惟精修六度廣布四心化機圓熟而諸施者持以奉獻或蒙領納則踊躍歡喜自利利他均名解脫是僧伽藍成就福田者也今之苾芻於所為處動背至理惟務惡求如片地之不獲或多財以壓之或重勢以臨之或構罪以恐之或挾術以勝之雖成就於一時皆煩惱業根豈福田利

益者哉競以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說爲張本殊不思千年常住苟非定慧資熏自他兼利必何所從而得耶或罔其所自是猶捨池而招明月棄樹以集衆鳥理豈然哉理豈然哉或問說法之儀式必須雨花堂須彌座爲然手否耶幻曰謂儀式則然也謂說法則豈其然哉夫法無定相說亦無定相其揮白塵拂播搖唇吻者事相之說也如吾佛不起菩提座不出那伽定不動廣長舌不見一法相而熾然常說又豈待四十九年三百餘會爲說

邪如諸菩薩能捨難捨以布施爲說法能持難持以戒律爲說法能受難受以忍辱爲說法乃至修六波羅蜜四無量心皆說法也如觀世音三十二應處至若天龍鬼神人非人等即其所現是說法時更不待別有所言也如從上諸祖之擎後三又毘毘提油舞芴隔江招手立雪安心十四豎空拳於草廬疊屣十四跌於巖穴撼木鐸於紫陌紅塵之隙放絲綸於白蘋黃葦之濱打地叩舷張弓面壁孤峯獨宿狹路相逢得牛還馬而道出平常喚覓作鐘而意

居言外千途萬轍玉振金聲豈必皆雨花堂
須彌座爲然也心同乎道雖形影相弔於巖
兜草莽之下未嘗不是儼臨大衆播揚宗教
之時苟不同乎道雖榮披上服尊據大牀問
若雲興酬如瓶瀉口舌相勝惟益高心媚悅
世情鈎引時習謂之說法利生代佛揚化甚
非余所知也

或問古人得旨之後或孤峯獨宿或垂手入
塵或兼擅化權或單提正令或子籌盈室或
不遇一人或泯絕無聞或聲喧宇宙或親嬰

世難或身染沉痾雖同趨少室之門而各蹈
世間之路者何也幻曰言乎同者同悟達磨
直指之真實自心也言乎異者異於各稟三
世之虛幻緣業也以報緣觀之非樂寂而孤
峯獨宿也非愛鬧而入塵垂手也擅化權而
非涉異也提正令而非專門也雖弟子滿門
非苟合也雖形影相弔非絕物也其畢世無
聞非尚隱也其聲喧宇宙非搆顯也至若榮
枯禍福一本乎報緣以金剛正眼視之特不
翅飛埃之過目耳安能動其愛憎取捨之念

哉所以龍門謂報緣虛幻豈可強爲演祖謂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苟不有至理鑑之則不能無惑於世相之浮沉也

或問據師位者代佛揚化本於得人以續慧命今五宗之嗣惟濟北而下血脉不斷餘皆絕嗣者豈授受之際失於囑累耶抑夤緣之使然耶幻曰聖人之道雖隱顯隨時亦由定分耳其時代之延促人物之盛衰化權之隆替雖一毫不能加損於其間昔吾祖未離西乾已受般若多羅預識此其可驗矣當青原

南嶽未著之時其五家已有定分矣當五家方盛之頃其脩短之數安得無定分焉特彼此昧畧而不自知也或謂臨濟道出常情爲人痛切機圓語活其煅煉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是宜乎不永於世也此說不惟誣謗先哲臆斷是非亦乃昧天理之甚者然近代之據師位者不思等心垂化令法久住往往急於求嗣效閭巷庸俗之所爲以勢利相傾名位相誘物欲相勝情妄相欺似此雖數千百傳繩繩不墜何有益於

理哉豈惟無益實害之至也故月堂有日中
灌瓜之喻石室有鎖腋插羽之譏具在典章
不知何所圖而弗之顧也如古之雲門得法
於陳尊宿而宿使其終嗣雪峯叢林迨今尊
之又如慈受謁佛鑑於蔣山室中有奇遇欲
易其所嗣鑑終却之叢林尤歸美焉後三但恐我
之道不能廣被於人使異其所嗣亦何憾焉
譬如分東家之燈而照西室但取其破幽燭
暗為美又安庸責彼昧吾燈之自來也耶
或問楞嚴經云我滅度後菩薩阿羅漢於末

法中現種種形與其同事終不自言我真菩
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未學惟除命終
陰有遺付覩今之據師位者於人天前稱說
悟由或學者之未信則伸之以誓似違古佛
之誠言增後人之妄習莫知其可否幻曰此
說其來有漸矣如五燈編諸祖之本傳必先
載其領悟之緣當其悟之之頃如久忘忽記
如啞子得夢惟已自知非第二人境界是謂
自證三昧使其絕口不言安有問野鴨吹布
毛見桃花聞畫角之說乎蓋此說之露亦有

由也或因師詰問或遇事指陳或末後表證無偏或當時遮掩不及惡聲流布豈得已哉其中亦多有不形所悟者既預祖燈寧無證據蓋覆藏深密不欲顯露而然也其真有所得者雖未嘗以悟之一言掛之唇齒其如山

後三

十七

含玉而草木華滋淵抱珠而波瀾澄瑩自然之理也本色宗匠但據已所得與人決擇政不必引已悟因以求其信亦不必生心動念巧設機緣移換當人折困來學但一一隨力展布學者或不加信惟任之而已苟縱生滅

則失正受也審如是則悟之之理其可秘乎其可泄乎

或問禪者臨終坐脫或不能者不知平昔以何所守而然幻曰無所守也此多係緣業不可苟也夫悟心之士情消境寂見謝執忘初不以此爲介其或臨終不嬰疾苦及諸障難則了了分明超然獨脫因行掉臂復何爲哉且世有不學道修行之人亦間有坐脫者乃至傾動敬心光揚末後此非報緣而何凡學道之士不才窮心要預思末後不能獨脫恐

人譏誚而孜孜以此爲重者則有一種外魔乘其所重而入令汝預知時節作種種奇特殊不知爲魔所著流入三途何益於理間有真實悟心之士臨終或中毒或遇難或久嬰異疾至若四體莫支一語莫吐而其平昔道力不能奪者但只堅持正念以待其盡未嘗不與至理契合也臨此之際或自照世間不破或爲生人以言激忤或強生一念欲如之若何則利害不小也宗門中有尊宿指期坐脫體香襲人飛走哀鳴草木衰落火光散彩

舍利流輝至若種種神異不測之事聳動四衆者此皆世世生生住善知識位中以定慧資熏其勝因不昧感斯異報亦非尊宿著意而然或地位中菩薩來展化權現斯勝相非一生參學能如是也係乎報緣之說盡矣

或問諸方說法無義路與人尋討乃活語也子所說者皆實法繫人無乃死語乎余曰爾擬於諸方活語中活而不肯向死語中死其亦俊矣爾如肯向死語下死去久之死中忽自活將見不勝其活矣夜話至此林雞忽鳴

東方漸白余乃睡去客亦忘言少頃睡覺思終夜所談竟不記一字偶童子收之毫楮出以示余因怒而麾之曰余無是語此所謂叢林粥飯氣也宜屏諸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音釋

也切	跛	也切	糶	也切	糶	也切	糶	也切	糶	也切	糶	也切
也	糶	也	糶	也	糶	也	糶	也	糶	也	糶	也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俊四

參學門人北庭慈寂進

信心銘闢義解上

聞夫少林不立文字直指之道方二傳而至璨大師師作信心銘五百八十四字得

俊四

非遽變乃祖之風而爲文字流布耶或謂不然是欲顯示其直指之道俾後之學者具正信而破邪惑也謂信者何信其廣大心體與諸佛平等無間必欲其自信而入不假修證一入信位決定不退轉也故此

銘與不立文字之說並驅於千古之下而不相悖者蓋信大師立言之至荷法之誠也嗟今學者膠於義解不能廓悟神心洞見源底以資正信返以是銘爲引證談柄之張本其金屑入眼之喻不能無及於吾大師也余因繫影于舟凡兩句下申之以語偈不敢炫耀見聞仰攀勝軌誠欲闢義解顯正悟曉同志勵自己也其有傍不甘者則余罪過當何以釋諸故以信心銘闢義解標其名焉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神光烜赫萬靈罔測踞羣象之深淵啓重
玄之大宅臨濟用金剛王發雷轟霆震之
令望影尤難德山遣木上座奮風馳電走
之威追蹤莫及陶形鑄象不居其有功負
海擎山似覺其無力黃面漢四十九年有
手只好拏空白拈賊千七百箇有口惟堪
掛壁最見成難委悉擬向當陽指似伊早
是門前起荆棘
祖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義解者謂此

兩句乃一篇之要綱一銘之本旨然信之
一言全該悟證非信行之信也如法華之
諸子於會權入實之際作信解品以述其
懷吾祖目之曰至道唯佛證之曰菩提衆
生昧之曰無明教中彰之爲本覺皆一心
之異名也至若徧該名相涉入色空異轍
殊途千條萬目豈乘優劣靡隔悟迷莫不
由斯而著如趙州之栢樹子揚岐之金剛
圈密菴之破沙盆東山之鐵酸餡異端並
起邪法難扶則知至道之話行矣該通事

理融貫古今說箇無難早成剩語然聖凡
染淨極目全真揀擇情生迥乖至體是謂
惟嫌揀擇也下文雖殊悉崇其意

關曰依稀相似彷彿不同且至道二字任
你意解謂無難之旨須相應始得自非心
關神悟妙契冥符迥絕見知超出言象者
望無難之旨不翅天淵於根境相對差別
互陳不能當處解脫擬將箇無難不揀擇
底道理存乎宵臆又豈止於認賊為子矣
故於此不能忘言偈曰

至道不應嫌揀擇 莫言揀擇墮凡情
快須獨瞎娘生眼 白日挑燈讀此銘

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直非松曲非棘通非虛空塞非牆壁無孔
鐵錘當面擲直還松曲還棘通還虛空塞
還牆壁依然野水連天碧昨夜南海波斯
捉著西天正賊待到天明點火看却是東
村王大伯
祖師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義解者謂默
生死慕涅槃是憎愛捨煩惱趣菩提是憎

愛你但於一切聖凡法中不得存毫髮欣
厭之情則此心自然明白矣

關曰咄直饒你一切不欣厭坐斷主人公
殊不知只箇不欣厭底已涉憎愛了也苟
非親見祖師立地處與麼註解當得西來

意麼偈曰

似地普擎天普蓋 如燈俱照日俱臨

擬於明白中蹲坐 脚下不知泥水深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有定據無準則拈空塞空以的破的買石

得雲饒六祖道不會移花兼蝶至達磨道

不識只遮兩路葛藤引起叅天荆棘休荆

棘海神不貴夜明珠滿把撮來當面擲

祖師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義解者謂我

此廣大法門雖曰悟迷無間你若愛憎揀

擇之情毫釐不盡則霄壤相去不勝其遠

矣

關曰與麼商量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何則

直饒你一一無差塵塵合道也出他天地

懸隔不得偈曰

說箇無差共有差 俱成捏目起狂花
天懸地隔同今古 擬涉毫釐事似麻
欲得現前莫存順逆

兩不雙一不隻放去非離拈來非即楊岐
十載鑄就金圈少室九年覷破鐵壁古佛
未生時月印千江大塊已鑿時風清八極
道順不順謂逆何逆掛角羚羊喫鐵鞭秤
鎚捏出黃金汁
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一等義解者
謂祖師到此話作兩極何則此事本來現

前教誰欲得教中謂正性無不通順逆皆
方便於此若教莫存却成斷滅去也不然
蓋祖師曲為初心方便委示似美食不中
飽人餐也

關曰低聲低聲祖師在你脚下縱饒一踏
粉碎更叅三十年偈曰
欲得現前徒逐妄 不存順逆更乖真
香塗刀割忘分別 亦是空王眼上塵
違順相爭是為心病

是病非心是心非病莫將有漏筌籬喚作

香溪杓柄非離身非即身毘耶厥疾轉深
日面佛月面佛馬祖沉痾愈盛情塵未盡
處使甘露亦殺人鍼芥相投時用砒霜能
活命自從海上競傳方無孔鐵鎚生異證
祖師道違順相爭是為心病義解者謂生
死無常是心病見聞覺知是心病後參禪學
道是心病成佛作祖是心病會須兩忘違
順雙泯聖凡萬慮俱捐一道空寂不假萬
金神藥所謂心病者自然無地可寄矣
關曰吁祖庭秋晚佛法下衰抱病之流滔

滔皆是無恠其然似此知解入心執藥成
病者使者婆丹世遇斯等人亦無所施其
巧矣偈曰
順違相諍心生病 違順俱忘病在心
今古死人常繼踵 謾傳盧扁有神鍼
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盡大地是熱鐵輪盡大地是大圓鏡狸奴
白拈今本不迷彌勒釋迦昔亦何證白雲
淡蕩兮非卷非舒明月去來兮何動何靜
聚塵沙於法界之圈陷法界於太虛之窅

只如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
時如何蟮螟吞却須彌盧胡孫驚出那伽
定

祖師道不識玄旨徒勞念靜義解者謂玄
旨即至道異名同體若不識得豈特念靜
任伊歷恒河沙劫萬種修證心外求法只
益自勞此吾祖之不許也

關曰玄旨如金剛利劍不識固是喪身失
命識得亦不免傷鋒犯手且有何方便能
免此過偈曰

玄旨是誰親識得 經迦彌勒尚茫然
為憐滯寂沉空者 獨宿孤峯是幾年
圓同太虛無欠無餘

本無欠剩却有乘除莊周配萬物為馬龍
門喚十方作驢依稀還共轍彷彿不同途
有水易招空界月無心難獲夜明珠
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叢林商景道
此心在聖不加增在凡不加減如太虛之
圓各各具足

關曰遮箇說話脚踏諾方者坐席未溫箇

箇築一肚皮惟資談柄耳及至偶嬰一毫利害則較得失之念紛然交接要教圓同太虛噬臍何及當知此事須還妙悟悟後豈更有第二境為對為待耶偈曰

蟪蛄巢結瘦蚊眉 直與鯤鵬接翅飛

若謂太虛無少欠 依前開眼陷重圍

良由取捨所以不如

薦福莫趙州無雪峯放出南山鱉鼻雲門
打殺東海鯉魚興化赴村齋向古廟裏驢
卒風暴雨丹霞燒木佛却教院主墮眉鬚

疑殺人間幾丈夫

祖師道良由取捨所以不如義解者謂此
心既如太虛之圓無相不具一切皆如你
於深淨法中瞥生取捨則不如也

闢曰若是真正本色參學上士見此等說

話底人便與劈面唾不為性燥蓋像龍不

足致雨故也偈曰

取既非如捨不如 是牛誰敢喚為驢

大千沙界金剛體 也是重裁領下鬚

莫逐有緣勿住空忍

萬物芸芸萬靈蠢蠢離相離名有誰不稟
因甚麼少室分皮分髓臨濟立主立賓引
得兒孫草裏鞦

祖師道莫逐有緣勿住空忍義解者謂二
俱虛幻擬心執著取捨紛然一念不生常
居中道可為解脫道人

關曰錯待汝知是解脫已落虛幻了也若
是真實悟心之士有緣空忍豈在解脫之
外哉偈曰

有緣莫逐還成易 空忍教他勿住難

難易兩頭俱斬斷 祖庭依舊不相干
一種平懷泯然自盡

不動道場無生法忍皓月照窓扉清風屆
屏枕有佛處不得住鐵裹燈心無佛處急
走過花鋪蜀錦三千里外摘楊花十方虛
空盡消殞易商量難定準海底泥牛喫鐵
鞭百草頭邊風凜凜
祖師道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義解者謂取
捨之情既盡聖凡知見無依自然一切處
平常一切處泯滅

闢曰白日青天莫寐語好即今眼見色耳聞聲喚甚麼作平懷不平懷偈曰

泯然盡處事無涯 百草頭邊正眼開
生死涅槃俱捏碎 不知何處著平懷
止動歸止止更彌動

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曲說且止如何是直說張三喫鐵棒李四忍疼痛活人入棺材死人成隊送觀音失却神通反被兒童戲弄直說且止曲說又作麼生覺花須向性天栽佛種宜將心地種

祖師道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一種義學沙門謂真心湛然常住不動無始流轉皆由妄見且動既妄動止亦妄止以妄止妄猶抱薪救焚祇益其熾矣引肇法師謂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於諸動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審如是則動無動相靜無靜相如教中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者蓋了知動靜皆是妄緣羣妄既消二相亦遣矣

關曰咄動是銀山靜是鐵壁或未曾一捏
粉碎要教他二相不生萬里崖州未為遠
在偈曰

火焰差容蚊蚋泊 劔鋒寧許赤身挨
少林堂奧無門限 把手相牽孰肯來

惟滯兩邊寧知一種

左轉右旋西沒東涌突出無孔鐵鎚打破
上牢漆桶無位真人把須彌盧一擱直得
虛空藏菩薩向十字街頭合掌告言伏惟
珍重為甚麼如此

祖師道惟滯兩邊寧知一種義解者謂兩
邊是動靜二相一種是觀體無差乃釋上
二句之辭也當知動靜二邊妄則俱妄真
則全真安有二致者哉

關曰低聲低聲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因為說偈曰

是一種兮非一種 是非情盡若為知
休將雪裏蒺藜石 喚作溪邊白鷺鷥
一種不通兩處失功

指鹿為馬喚兇作鐘從來將錯就錯不礙

拏空塞空破蒲團三箇五箇撫掌大笑折拄杖七尺八尺滿面春風掃除佛祖病陵

滅少林宗爐鞴年深火政紅

祖師道一種不通兩處失功一等杜撰禪

和道遮兩句是結前引後之辭也謂結前

則顯示一種之真理謂引後則深責空有之妄緣也

闢曰若真實是箇衲僧說一種說兩處句向歸宗拍拍是令如其不爾說箇一種早落窮口了也況兩處乎偈曰

一種由來無地著 二邊何處立功勛

老婆只為頻叮囑 累及渾家落見聞

遣有沒有從空背空

頭正尾正心空眼空驀面道著狹路相逢

趙州栢樹子紅塵截斷一溪水東山鐵酸

餡碧落衝開千尺松大象不遊於兔徑師

王安肯媚狐蹤

祖師道遣有沒有從空背空有等循言逐

句者謂有乃妄有由遣之而故沒空本自

空欲從之而故背有是空家之有空是有

家之空空得有而故彰有得空而乃顯以其彰故空全是有以其顯故有全是空互融互攝而不差相在相入而無損由是而知遣之從之得非徇妄者乎

關曰咬人師子安肯與逐塊韓盧並轍依

文解義曾逐塊之不若也欲望其哮吼返

擲其可得乎偈曰

只爲挑符釘得高 鬼神白日把門敲

何如三尺茅簷下 雲月溪山伴寂寥

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似水入水如鏡照鏡洗得法塵結成見病三世諸佛無家可歸歷代祖師何道可證爲憐沒眼巡官要與空王算命夜深翻轉卦盤看一片虛明冷相映所以道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義解者謂言多去道轉遠又云神心洞照聖默爲宗又引達磨道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外絕諸緣則忘其言內心無喘則絕其慮矣

關曰你與麼引證了還相應也未若果未

則言語云乎哉偈曰

因言顯道道忘言 忘到無言亦妄傳

脫畧是非言象外 虛空無口解談禪

絕言絕慮無處不通

道吾舞笏石鞏張弓西河師子長沙大蟲

且當時極有餘態到今朝尚播遺風逗到
祖師門下直教竄跡潛蹤何以如此豈不
見道欺筭量米升渾別熨斗煎茶銚不同
所以云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或者依文解
義道絕言則言語道斷絕慮則心行處滅

言語道斷則寂而照心行處滅則照而寂

到此如來禪祖師禪可以一串穿過又有

古人教伊休去歇去口邊醜生舌上草出

等語得非是理乎

闢曰與麼和會大似置堅冰於烈火之上

多見其不知量也若果如其說則那討祖

師來偈曰

絕慮絕言同木偶 何時成佛永嘉非

聲前未領通玄旨 拈起毛端隔鐵圍

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與麼與麼指西作東不與麼不與麼認有
爲空與麼中不與麼似網兜風不與麼中
却與麼濕紙將來裏大蟲何以如此豈不
見道歸根得旨隨照失宗一等人巧生卜
度道絕言絕慮是歸根無處不通是得旨
你若作歸根得旨會又却隨照失宗矣然
根本無歸旨亦非得不了此意妄自認執
是謂隨照苟存照之之跡則佛祖心宗不
勝其失矣

佛祖來喫閻羅大王鐵棒何則爲他歸根
得旨來偈曰
隨照歸根事一同 不須特地展家風
偷心未向機前死 得旨何曾異失宗
須臾返照勝却前空
見到行到宗通說通揭露人天眼目剖開
佛祖心曾却物逐物似異非異殺人活人
謂同不同總與一齊生按下海門夜半日
頭紅
祖師道須臾返照勝却前空一等強說道

理者謂以明暗色空消歸自己者是名返
照當知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
心故有離心無空離心無有衆生違背自
心妄見空有而欲從之却之俱名顛倒
關曰錯下名言少林門下覓心了不可得

誰是顛倒者偈曰

本來非照何勞照 說甚須臾與久長

但見一期超象外 不知二子共亡羊

前空轉變皆由妄見

古廟香爐一條白練直下超死越生總是

落他方便從來不信自心迷却言佛法無
靈驗有靈驗立地便成佛入地獄如箭
祖師道前空轉變皆由妄見義解者謂有
是妄空亦是妄空有從緣變易無定欲得
離妄二俱排遣

關曰咄遣則任伊遣殊不知只箇所遣之
妄能遣之心俱不離妄苟不能與遣俱遣
要脫他妄緣未有休日在且有何方便與
遣俱遣偈曰

空何有變變非空 莫把山河著眼中

水底波斯吹石火 金烏飛上海門東
不用求真惟須息見

豎起生鐵脊梁橫按倚天長 劔閉忙靜關
門頭總與打成一片 既精專復勇健將謂
成佛作祖不隔一塵 撞著三祖大師輕輕
向伊道不用求真惟須息見 好好看方便
一等義學之者 謂見有六十二種法數具
陳不出斷常二見 為主求真落斷見 逐妄
墮常見楞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
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 但能離一切見

全體即真不用求也

闢曰是則固是且祖師道惟須息見且見
作麼生息苟有息之之理展轉成見矣偈
曰

著意求真真復隱 盡情息見見還生

當門雖不栽荆棘 自是無人十四有路行

二見不住慎勿追尋

鐵頭削鐵佛面利金謂無則一塵不隔謂
有則千聖難尋天曉不露夜半平沉絕對
待離古今舉世盡知湖海闊出門方覺水

泥深

祖師道二見不住慎勿追尋義解者謂既
不住妄又不住真和箇不住亦不住正與
麼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更不假離此別
尋也

關曰噫如此等相似語言那箇無一肚半

肚只是要近傍他祖師未得在偈曰

法法本來無所住 於無所住絕追尋

陽鳥昨夜沉西嶺 今日依然上曉林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根非利鈍道無淺深有一句子非古非今

搆不著底宴坐大圓鏡智搆得著底深入

邪見稠林彌勒釋迦自知無分狸奴白牯

忍俊不禁夜騎鐵馬沉滄海摸得陳年兜

鼻鍼

祖師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後四叢林十五徃徃道

盡十方世界是沙門自己十方世界是古

佛法身所以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

也無是者也無非者一一皆是妙明心中

流出

關曰如此等說話叢林喚作平實商量又
喚作轉身句子莫不引斯二句爲證古今
之下不知污染幾多淨白田地故本色道
流斥之爲雜毒訶之爲狐涎莫有不甘其
魔魅者麼急須吐却偈曰

說有是非無是非 重門高啓待誰歸
參天荆棘橫官路 那箇行人不掛衣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

日上月下天長地久惟有周金剛不事事
白棒橫拖沿路走有問祖師西來若不劈

脊便撲便言合取狗口引得森羅萬象笑
眼豁開阿訶訶笑須三十年後

祖師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義解者謂纔
徇二即昧一纔守一即生二當知二是真
妄一是自心真妄之二既除自心之一無
住可謂解脫大道也

關曰此等語言記憶在懷謂之參學使德
山有棒未到你喫閻羅老子手中鐵棒少
你一分不得在偈曰
一法併教伊莫守 不知莫守未爲貧

何如醉卧花氊上 亂把黃金擲向人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蘇州有常州有六六三六七七四十九
菴主豎起拳頭百文展開兩手更兼千七
百箇飯袋子弄出鬼面神頭蝦跳何曾出

得斗

後四

十六

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義解者引他
經論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諸
法不自生諸法不自滅皆自一心所變一
心不生諸法常住所以古人謂鐵牛不怕

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之說政類乎此
闢曰然則然矣只如永嘉道誰無念誰無
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
佛施功早晚成似乎返是且不生底是無
不生底是試定當看偈曰

萬法本來無過咎 一心何更有生緣

叮嚀固是婆心切 牧笛難教合管絃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太華山非險滄溟海不深盧仝月蝕詩有
何難讀伯牙太古曲殺有知音惟有東山

暗號子收來無縫罅放去卒難尋攪擾幾
多伶俐客摩棍擦袴到于今

祖師道無答無法不生不心義解者謂此
二句返上二句而言謂無答則萬法自消
不生則一心自寂法消心寂至道之體冲

然不待得而得矣

後四

十七

關曰昔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
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
洗鉢盂去此僧悟去且道此僧當時悟無
答耶悟無法耶悟不生耶悟不心耶試定

當看偈曰

法法只因無答答 心心多為不生生
寒猿夜哭巫山月 客路元來不可行
能隨境滅境遂能沉

以一重去一重路遙知馬力不以一重去
一重歲久見人心兩重公案已展不縮三
千里外誰是知音自從立雪人歸後幾片
春雲裏翠岑

祖師道能隨境滅境遂能沉義解者遽引
永嘉道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

生了境而生境了智生而了當知能是一
 心境是諸法能即智之異名境即法之別
 號境滅則能了之心亦滅心空則所現之
 境亦沉相即相在互攝互融初無間斷其
 不了者目之曰迷

闢曰據如所說謂之了可乎不惟不了如

飢食鹽重增其渴耳偈曰

共知光影因燈現 咸謂波濤仗水興

燈滅水沉波影盡 政堪門外喫烏藤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一大藏教陳年故紙千七百則腐爛葛藤
 不翅止啼黃葉何殊日下孤燈拈過了也
 又是一層脫賺人間幾箇僧

祖師道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有箇依語生
 解漢道境不自境因能故境能不自能由

依四

十八

境故能能仗境而生境托能而起當知生
 而不生心外無法起而非起法外無心祖
 師到此將一心萬法九作箇蜜果子只要
 伊笑談一嚙

闢曰因逆問之曰子曾嚙得也未如其未

然世間還有嚙得者麼他日異時吞鐵丸
有分在偈曰

因能生所所生能 能所俱忘生不生

老蚌吸乾鯨海水 珊瑚枝上月三更

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空而不空兔角杖撐破銀山鐵壁不空而
空龜毛拂展開明月清風洞山麻三斤黏
皮綴骨雲門乾屎橛滯殼迷封納僧面前
放過不可祖師門下再犯難容常教肚裏
如鍼刺拋向洪波白浪中

水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祖師道欲知兩段元是一空義解者商量
道兩段即指前之心法所言一空非太虛
頑然之空非小乘斷滅之空乃靈覺無相
之真空耳此空是諸佛之源萬靈之母無
聲無臭昭昭於羣象之前不有不無朗朗
於諸塵之表者是也

闢曰是空不應有知既知不應名空苟未
曾與祖師握手親到真空之海言語云乎
哉偈曰

夢中鑿得黃金藏 又跨青鸞上寶臺

盡夜喜歡無著處 天明只落得場歎

一空同兩齊含萬象

一句無私萬靈同仰遠拍祖肩清機歷掌

大顛打首座聚雪埋金興化罰維那揚聲

止響惟有石敢當長年整歲向百衆人前

出一頭今古無人解稱賞

祖師道一空同兩齊含萬象義解者卜度

道心不異法是一空同兩法不異心是齊

含萬象所以古云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

現又教中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故

祖師發明於此

關曰講經則許你講要見祖師意何異鄭

州出曹門偈曰

一不成單兩不雙 夜深寒月印長江

無邊宇宙光吞盡 又引梅花上矮窻

不見精麤寧有偏黨

禪名關教名網撈攬三有衆生及第心空

標榜撞著箇沒意智漢掣其椽解其紐萬

目要張不張百夫欲掌不掌無心道者合

如斯豈是人前呈伎倆所以道不見精麤

寧有偏黨

義解者謂心法既空能所俱泯則生佛體同悟迷一致故引息心銘謂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得何失何重何輕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之語為證

開曰然證也證得相似其如證得太殺相似返不相似矣且如何是不相似處試定當看偈曰

一喝迅雷難掩耳 蟯螟負海入蚊眉
泥猪癩狗齊開眼 三世如來總不知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音釋

烜 光遠切烜 烜烜 烜烜
覩 七慮切覩 覩覩 覩覩
錘 視也錘 錘錘 錘錘
犇 虎橫切犇 犇犇 犇犇
頰 下斬切頰 頰頰 頰頰
獨 刺各切獨 獨獨 獨獨
蟯 蟻即濟蟯 蟯蟯 蟯蟯
螟 蟻也螟 螟螟 螟螟
鞞 補過鞞 鞞鞞 鞞鞞
全 同音全 全全 全全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中 俊五

參學門人北庭悲寂進

信心銘闢義解中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

竊得衣盃入手解道非風幡動金襴外別

序五

有何物倒却門前刹竿遮兩箇漢無事討
事瞞人自瞞本來無縫罅穿鑿不相干還
相委麼一回相見一回老一度風來一度
寒

祖師道大道體寬無易無難義解者道本

來箇事包日月含虛空佛祖不知名大地
載不起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各各圓成人
人具足又何難易之可容言哉其所難易
者在人不在法也肯信自心是佛即易不
信自心是佛即難

聞曰余則異乎所聞肯信自心是佛即難
不信自心是佛即易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此說且止只如龐居士道難難十石油麻
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
照謂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遮

裏定奪得他三箇舌頭長短其難易可一笑而領矣其或不爾縱饒你隨語生解說箇無易無難正是瞎驢趁大隊轉脚則無路可行矣偈曰

攤麻樹上困來睡 祖意惟言百草頭

三箇一般無眼孔 扶籬摸壁幾時休

小見狐疑轉急轉遲

轉自己入山河鐵牛沉巨浸轉山河歸自己老象溺深泥自己山河一齊拈却諸方爐鞴無可設施有設施不異空拳嚇小兒

祖師道小見狐疑轉急轉遲義解者道一切衆生自空劫已前與三世諸佛同成正覺初無少欠此心不了返墮愚迷而不知覺是故諸佛祖百千方便導之策之使之悟入所以云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使五乃爲此也但是學人不信自心是佛而欲心外別求故斥之爲小見當知此心本具說箇疾得成菩提已成剩語何遲速之有耶

闢曰然則即今喚甚麼作佛如指點不出

病在於何偈曰

天豈容伊坐井窺 盡其見量總成疑
翻身跳出虛空外 別起眉毛已是遲
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山無重數水無重數善財於彈指聲中見
慈氏尊樓閣又無重數無位真人路見不
平以拄杖攔空一畫十萬八千一齊捏聚
却回首高聲唱言芳草萋萋鷓鴣洲晴川
歷歷漢陽樹何以如此豈不見祖師道執
之失度必入邪路

近代有等據師位者見人說看古人話做
工夫孜孜不捨寸陰克究己事者便遽引
此二句斥之謂之執之失度乃云佛法那
有遮箇事一切見成何不領取特地做死
模樣作麼

復五

關曰說得也是但不究其源殊不知祖師
責其悟後之執豈不見佛眼云有一等人
騎驢覓驢又有一等人識得驢了不肯下
驢正言此等執其悟理未能忘念外存所
悟之法內記能悟之心古人斥之爲法塵

非之爲見刺故藥山謂纔有所重便成窠
曰皆是責其執悟理者使悟理不忘謂實
有此事見法不圓成外道所計然迷而求
悟則易已悟欲忘則難儻不遇真正導師
盲徇瞎棒深錐痛劄卒莫之自己也你還

甘此說麼偈曰

執心未盡花常贅 結使還除果不遙
只就從前邪路上 等閑回首赤條條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向上機末後句八字打開兩手分付連得

便行梅花枝上月三更提得便去醉跨紫
鸞迎曉霧不作佛法商量不作世諦流布
畢竟如何不見祖師道放之自然體無去
住

義解者謂執心既遣自然任運騰騰無拘
無絆動若行雲止如谷神既無心於彼此
寧有分於去住乎圓覺謂居一切時不起
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
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亦差近矣凡聖
情盡體露真常迥絕妄緣即如如佛

聞曰相罵饒你潑水若是祖師意饒你和
一大藏教吐出只成業識茫茫偈曰

見聞知覺盡皆捐 本不期然却自然

君入西秦我東魯 頂門誰不戴青天

任性合道道遙絕惱

裴相國捧佛請爲安名唐莊宗向中原獲
得一寶君不爲萬乘尊榮之所移臣不爲
百揆機務之所撓林下衲子足蹈大方形
棲物表長年累歲坐在無事甲中因甚麼
返不能如是之却好且道以何爲礙歲歲

彫枯般若林年年增長無明草

祖師道任性合道道遙絕惱義解者謂心
空及第之士性不待任而任道不待合而
合道遙如出岫之雲絕惱若行空之月大
圓鏡中有誰不爾

聞日子不聞佛印元和尚云未悟者難與
言已悟之境如生盲之人與之言天日之
清明彼雖聽而不可辨也或未能撒雙手
於懸崖之下便以任性合道之說爲證如
飢說食之喻豈誣人哉偈曰

任他法性自周流 轉見心王病不瘳
更欲逍遙求合道 鐵鞭三百未輕酬
繫念乖真昏沉不好

一大藏教是箇切脚丈六金身成一莖草

大雄一喝三日聾仰山傾出一栲栳且此

等說話是瓦礫是珍寶你若道是句也掃

非句也掃正是渾侖吞箇棗

祖師道繫念乖真昏沉不好義解者引教

中云心不繫道亦不結業是為得道人也

或引德山毫釐繫念三途業因之說為證

又云體道之士纔有纖毫凡聖悟迷之情
繫于念慮則為凡聖悟迷之見所昏直須
一物不干懷萬緣俱蕩盡始可合他古人
見處

開曰莫謗古人好古人向你道繫念乖真

只箇一物不干懷已是繫念了也偈曰

繫念乖真真不乖 昏沉不好好何來

上牢漆桶連箍脫 戴角披毛入糞胎

不好勞神何用踈親

趙州勘破了也水銀無假雲門話墮了也

阿魏無真參禪不靈驗觸處昧元神眼中
藏見刺耳裏翳聞塵吐果有如是事那只
向伊道舉眸天外看誰是出頭人

祖師道不好勞神何用踈親義解者謂由
繫念便乖真既乖真即勞神以勞神必踈
親當知繫念乃踈親之因踈親即繫念之
果祖師說箇何用噬臍何及哉

關曰遮一絡索大似依樣畫貓兒大槩畫
得也相似雖死鼠不能捕而況活者乎苟
不真箇向命根下一刀兩段徒資其話柄

耳偈曰

既知不好復勞神 役盡精神愈不親
何似三家村裏漢 飽噉高卧契天真

欲取一乘勿惡六塵

眼為光明法身耳為音聲法身鼻乃莊嚴

供五

六

香法身舌即清淨味法身身名普覺法身
意號了知法身總具六千功德成就一切
種智只如四大分解百骸潰散之頃六根
悉歸變滅且法身向甚處安著愁人莫向
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祖師道欲取一乘勿惡六塵義解者謂一
 乘即自心之異名六塵根識十八界乃自
 心之別號安有取一乘而惡六塵是猶愛
 手足而忘肩背也當知悟此心則六塵即
 一乘迷此心則一乘皆六塵裴相國謂背
 之則凡順之則聖又楞嚴謂阿難汝欲識
 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
 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
 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
 物

闢曰和會得也相似你還知一乘是妄六
 塵是謗捨此二途還免得妄與謗也無偈
 曰
 色聲香味與觸法 六處從來契一乘
 取捨之情猶未瞥 又於平地起稜層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主人翁諾諾諾有路不行無繩自縛謂六
 塵即是徹底乖真謂六塵即非還成大錯
 錯不錯一莖草現黃金軀倒騎萬里冲霄
 鶴

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義解者謂也
無六塵也無正覺總只是箇妙明心地喚
作六塵也得喚作正覺也得你若於此妙
明心地有所不了喚作六塵也不了喚作
正覺也不了別有甚麼事只箇了不了引
得他佛祖口嘮舌沸分出許多優劣都是
自不丈夫而使之然也
關曰昔有一秀才因累舉不第乃焚棄筆
硯作一篇歸田詩譏誚功名如涕唾及至
明年開選依前走在場屋中可與作是說

者併案偈曰

不惡六塵同正覺 少林堂與隔天涯

會須伸出拏空手 佛與衆生一窖埋

智者無爲愚人自縛

移嶽盈壑續鳧截鶴莊周自謂說得盛水

不漏點檢將來政是較短量長自生卜度

惟有木上座也無好也無惡也無是也無

錯通身只麼黑黻皴長年靠在繩林角

祖師道智者無爲愚人自縛義解者謂智

不自智由悟而智愚不自愚因迷而愚智

者悟自心心悟本無為愚人迷自心心迷
還自縛當知悟者之無為雖天地鬼神莫
能使之為迷者之自縛雖千聖萬賢莫能
釋其縛惟智與愚悉由心變豈外物使之
然乎

後五

闢曰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何則須知
無為即自縛自縛即無為若謂果有二途
則蹉過祖師遠矣偈曰

愚人自縛還須解 智者無為縛殺人
寸刃不施俱截斷 為憐平地喪天真

法無異法妄自愛著

通身是病通身是藥擬議不來當面諱却
藥即是病病即是藥太虛空裏筋斗易翻
青州做領布衫難著也無病也無藥森羅
萬象鐵渾侖揚岐驢子三隻脚

祖師道法無異法妄自愛著義解者謂青
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盡
微塵法界海內所有聲色於中覓一同相
不可得覓一異相亦不可得離此同異俱
不可得嗟乎不了此者著佛被佛礙著法

被法礙且著佛法尚且遭其窒礙降此以往又何愛著而不窒礙者哉

闢曰法若有異法愛著則有異法既無異法愛著亦無異因甚麼却道妄自愛著遮裏看祖師不破前說皆戲論耳偈曰

法無異致體還同法五 同體如何展化功七

少室九年惟面壁 不知將底播真風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心心心難摸索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偏說圓分半分滿詮註不成末上拈一枝花

正是將心用心難免人道箇豈非大錯到此既是事不獲已且將箇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與伊遮蓋却

義解者道你要成佛是將心用心要作祖是將心用心乃至要超生死住涅槃證菩提斷煩惱等總不出箇將心用心

闢曰雖然也只得一半當知心體廣大不可限量直下如大火聚嬰之則燒觸之則燎縱饒你不要成佛作祖等亦出他箇將心用心不得偈曰

即佛是心心是佛 擬承當處早乖踈
飲光眉向花前展 平地無端起範模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

迷時迷悟底諾悟時悟迷底諾迷悟兩俱
忘打破靈龜殼龜殼既破迷悟亦空且道
遮兩箇諾向甚處安著打瓦與敲執一任
伊卜度

祖師道迷生寂亂悟無好惡義解者謂真
寂體中一切不留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
是中更容他物以其未悟此理面前不見

寂便見亂不見動便見靜不知動也是迷
亂也是迷靜也是迷寂也是迷乃至見自
已立地成佛亦是迷能了此迷心當處解
脫則一一天真一一明妙既不見亂亦不
知寂二邊捨離中道不立安有好惡之情
復為障為礙者哉

聞曰此說差近矣且道迷從何來悟從何
起遮裏知得來處起處不待遣迷只箇悟
底亦無地可寄矣如其不爾且把迷底悟
底取性分別究竟惟增見病耳偈曰

古今天地誰曾悟 無悟何曾更有迷
翻憶温州老真覺 無端一宿憇曹溪

一切二邊良由斟酌

開口道者動步踏著一切總見成不信且
行脚待伊行到路途窮雲水空布衫穿草
鞋薄那時驀鼻拽回頭始信從來自擔閣
祖師道一切二邊良由斟酌或有箇杜撰
巡官注解道纔見有亂便見有寂當知亂
不自亂因寂故亂寂不自寂因亂故寂由
是諸法紛然未有不相對相待而起所云

斟酌二字便是最初謂揀擇之說差近也
以其揀擇之識未消則於寂亂等二邊動
成斟酌之念以其未遣則一切不得不二
矣

闢曰然則斟酌之念有何方便而遣苟或

復五

不知此方便則爾所說亦未嘗不由斟酌

十二

而生偈曰

二邊不用頻斟酌 一道齊平亦妄傳

觀體未超言象外 見同佛祖政堪憐

夢幻空花何勞把捉

烏龜殼空索索鐵秤鎚實曝曝惟有木上
厓不受人穿鑿朝騎陝府牛暮跨揚州鶴
有時白日走歸家敲打虛空自酬酢還鄉
一曲聲未消天岸雲飛星斗落

祖師道夢幻空花何勞把捉義解者引教
中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
電應作如是觀又引永嘉道放四大莫把
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
是如來大圓覺便乃肆情所緣任意所作
至若毀犯禁戒破壞律儀一以此二語爲

證

關曰但不知正當肆情任意放逸自恣之
時果見諸緣境如夢幻空花也無若也見
是空花則不應馳逐曾中微存一念攀緣
馳逐之心則不得爲夢幻空花矣當知成
佛作祖亦是夢幻空花自此已降又何往
而非夢幻哉更須知道只箇不勞把捉之
說早是墮他夢幻了也此事若不親證實
到只欲隨語生解非愚而何偈曰
雪山午夜觀星處 業鏡臺前照影時

一種做成顛倒夢 不知誰是得便宜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雪峯輓木毬普化搖鐵鐸雖曰大用大機
究竟還成造作爭似無生國裏王太博也
不善也不惡取性飽食高眠任意逍遙快

後五
樂有人來叩祖師禪但教問取黃幡綽

祖師道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義解者道一
法界中也無得者也無失者也無是者也
無非者良由妄情瞥起異見橫生於無得
失中熾然得失於無是非處紛然是非所

以祖師教伊一時放却已是傷鋒犯手平
地風波你還知本來既無放箇甚麼若曰
有可放之理則得失是非向甚處安著
關曰咄說有可放也合喫棒說無可放也
合喫棒何則爲你脫他得失是非未得在

偈曰

兩手撒開無一事 是非得失盡皆捐
擬將遮箇超生死 脚下騰蛇正繞纏
眼若不睡諸夢自除

長年屈膝坐竟日 背廬都兩眼掛空壁莫

知何所圖叩已而參半疑半信閱古人話似有似無逗到年窮歲盡翻成緣木求魚何似從空都潑撒滿懷突出夜明珠

祖師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義解者謂此二句是前喻後合如人大張兩目歷歷不

昧則昏住自遣既不昏住安有夢緣

伏五

十三

闢曰若作喻說則可使其不作喻祖師亦合喫棒何則且開眼何曾不是夢來偈曰金剛正眼何曾睡 大夢須知沒覺時 寄語祖師門下客 休將鶴唳當鶯啼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道人行處如火消冰衲僧面前似冰消火拈却兩重冰炭放他凡聖同途無手道士畫神符瞎眼闍黎讀梵書更有一般堪信處 螭蟻吞却洞庭湖

祖師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義解者謂萬法本如由心乃異譬如山不自高心異故高水不自深心異故深此心異則千差競起萬別橫生項背俱身視之不殊楚越弟兄同氣目之何啻天淵以其異故至近之

情尚爾欲其混聖凡齊物我一自他等憎
愛其可得乎教中亦云未達境惟心起種
種分別類羣盲之摸象猶廣客之疑蛇於
無同異中熾然同異何當揭開翳眼之膜
剪空亂意之絲融法界歸此心如鏡照鏡
轉山河入自己似空合空到此諸緣寂爾
萬慮悄然二見不生一法印定可謂速符
祖令深契佛心者矣
闢曰此說且止即今明暗通塞壞空成住
諸境坦然且喚甚麼作不異底心直下指

點不出或有箇道任他諸法前陳我但一
以此不異之理照之吁審如是則不勝其
異矣偈曰

心不異兮同萬法 空拳惟把小兒欺
擬教依樣描將去 脫賺平人沒了時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

後五

十四

禪禪禪離言詮釋迦老子未得一半達磨
大師猶欠八千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
手穿一一從頭點檢殊覺地遠天懸近前
類撥波求火退後若掘地覓天不前不後

求相應更著重叅三十年

祖師道一如體玄兀爾忘緣義解者謂一
如之體玄之又玄非因緣而有非自然而
成離四句絕百非雖佛眼莫窺聖心罔測
擲大千於方外卷法界於毫端一空一切
空不加宰割一有一切有豈用栽培塵沙
不得喻其多毫髮不可方其少可謂忘緣
絕待一如之玄體也

關曰說也說得近你若蘊此說於方寸要
與一如玄體相應正不異抱火於懷求其

不燒偈曰

一如如外更何如 重疊溪山隱故廬

睡到三竿紅日上 笑看潘閣倒騎驢

萬法齊觀歸復自然

佛法不遺方寸禪道豈離中邊你若起心

求覓又還十萬八千有何三後五要也十五沒三玄

通身無影像覲體離言詮道人安用求相

應今古何曾不現前

祖師道萬法齊觀歸復自然義解者引他

教家謂隨緣故真如是萬法不變故萬法

是真如又云更無心外法能與心為緣皆是自心生還與心為相此說似祖師萬法齊觀之理不相遠矣或云謂齊觀亦是不揀擇底影子苟存揀擇則不能齊觀矣
關曰引證則不無且日上下夜暗晝明
煥然不可混作麼生說箇齊觀底道理離却語言請露箇消息來偈曰
萬法如何類得齊 那堪歸復自然時
知音自是從來少 徒把黃金鑄子期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殿裏底牆外底打車打牛豎拳豎指雲峯
輟三箇木毬玄沙封三張白紙靈山說性
說心少室分皮分髓曹洞列五位君臣瀉
仰會一門父子吟哦滿目青山指點門前
湖水放行光殺五天捏住風馳萬里聲前
不許停機向外豈容插嘴咄總是開眼泉
牀燒香引鬼何以祖師道泯其所以不可
方比
義解者謂般若經以一百喻喻般若他經
中以一百喻喻解脫或以一百喻喻善

提心具在典章安有不可方比之理當知
 般若解脫菩提則可喻使去却一切名相
 與一心俱泯正與麼時還立得箇甚麼喻
 子或者謂古人道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
 蘆花不似他此說豈非不可方比者乎

後五

十六

闢曰你擬向白雲蘆花中覓不翅認温州

橘皮作火偈曰

方之兔角長三尺 比較龜毛短一分

却有一般渾斲稱 眼睛難見耳難聞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

萬車同轍萬事同理萬器同金萬波同水
 萬象森羅完全是你你若不信多買草鞋
 向釋迦達磨肚裏走百千遭却來依舊從
 頭起

祖師道止動無動動止無止義解者謂祖
 師老婆心切將箇止動二邊輟作一團與
 伊說破與肇法師即靜而動即動而靜之
 旨大率同途亦是萬法齊觀之旨趣豈特
 動止然蓋一切境緣亦皆如故即止是動
 落花還是春風送即動是止堅冰有日全

歸水達人大觀本無差昧者由斯顛倒起
闢曰且置是說只如亦不作動亦不作止
正與麼時還有商量分也無速道速道偈
曰

動時塵起靜冰生 把手相牽入火坑

象體目來無蓋覆 後五 苦哉顛倒是羣盲 七

兩既不成一何有爾

佛海有涯禪河無底尺水丈波源源不已
馬大師教龐居士一口吸盡西江法眼道
是曹源一滴水更兼船子釣盡煙波帶累

他許由來洗從前是非耳大浸稽天瀾漫
萬里當時不解塞其源至今平地波濤起
祖師道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義解者道是
無非不是非無是不非纔見有是先存其
非纔見有非先存其是所以單是不立獨
非不存非乃是之根是乃非之本至若真
妄悟迷等與之同然且是非之兩既去中
道之一何存祖師到此可謂披肝剖心老
婆太過
闢曰然兩既不成一亦無有還有知不成

無有者麼若謂無誰知不成無有著若謂
有喚作無有得麼祖師到遮裏也只得結
舌有分偈曰

不放春歸春自歸 園林處處綠成畦
萬紅千紫知何處 剩得一雙蝴蝶飛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中

音釋

室	突	宅	拷	樵	攤
<small>乘陽也切</small>	<small>貌切</small>	<small>江切</small>	<small>拱柳切</small>	<small>虛俗切</small>	<small>他丹切</small>
騰	窖	渾	命	剔	
<small>徒登切</small>	<small>地古切</small>	<small>命渾切</small>	<small>命渾切</small>	<small>他歷切</small>	
攃	皺	箍	拷	老	
<small>業七切</small>	<small>皺七切</small>	<small>束音切</small>	<small>束音切</small>	<small>老切</small>	
閤	噉				
<small>來容切</small>	<small>來容切</small>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下 俊六

參學門人北庭慈寂進

信心銘開義解下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

十尺爲丈十寸爲尺此說東至日出西至

俊六

日沒盡塵沙國土內徧問諸人那箇不能
委悉因甚說著祖師禪箇箇面前如鐵壁
更有一箇最分曉底末後句不暇囊藏盡
與一濟拈出是甚麼屈屈
祖師道究竟窮極不存軌則義解者謂盡

十方世界所有虛空色象大小纖洪皆是
箇自己信步行不離祖翁田地信口道總
是古佛真詮以至抱妻罵釋迦醉酒打彌
勒俱成一行三昧說甚麼開遮持犯等故
永嘉亦云大悟不拘於小節

關曰且住且住說也說得太殺明白只是
閻羅大王要捉此等說底來契鐵棒且道
利害在甚麼處各自歸家點檢看偈曰
信手拈來信口談 縱橫放肆總司南
不存軌則如留念 動輒依前落二三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

象王回顧師子返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
惟有陳如尊者長年宴坐松龕也惺惺也
寂寂也不管你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夜
來及第心空透過叅天荆棘閑於隴外豁

雙眸一樹寒梅花摘索

祖師道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義解者引教
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譬如水銀墮地
大者大圓小者小圓盡大地更無有一法
不與自心相應者如來成道時回觀積生

多劫所修行業皆如夢幻亦無作者亦無
不作者所以云修習空花梵行宴坐水月
道場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良由
此心未了於平等中見不平等以其不平
等則一切所作由是而興焉

依六

二

關曰圓覺云性自平等無平等者說箇平
等便合喫三十拄杖更引出許多知解轉
見不平等也偈曰
罷問程途撒手歸 一菴高卧對晴暉
百千玄妙俱忘却 整日無人扣竹扉

狐疑淨盡正信調直

牛是一頭狗是一隻貓是一箇馬是一疋見火知燒見水知濕緣何一點自心箇箇味如黑漆疑上加疑執上重增執不須疑也休執誰知萬別與千差一切聖賢從此入

祖師道狐疑淨盡正信調直義解者謂信有二種一正信二邪信信自心是佛不假外求是正信不信自心是佛起心外馳任有宏爲皆名邪信當知正信亦有疑於正

信中未由證得所以致疑疑念益深久遠不退忽爾洞明一念開朗是謂大疑之下必有大悟當知悟是信之果信是悟之因肇法師謂果不俱因因因成果審如是則信時即是悟時悟時不異信時祖師之銘目之曰信後六心正類此也當知大根器之士一聞舉起如獲舊物了然於心雖衣食可忘性命可捨欲其斯須去其正信不可得也故古云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其正信之念果如此

之堅密安有不獲親證者哉捨此則自餘
邪信生疑疑之不已則倒見橫生馳逐妄
緣流入無間者必矣

闢曰是則是只如信即悟悟乃混入靈源
靈源既入遮箇信字向甚處安著若謂別
有著處請指出看若謂別無著處則祖師
亦成剝語矣偈曰
信根不正起狐疑 疑念冰消信自持
說得宛然相似了 祖庭何翅隔天涯
一切不留無可記憶

大心如天寬大智如杲日大疑如火聚大
法如鐵壁臨濟盡力喝不退德山盡棒打
不息深深一箇葛藤椿引蔓牽枝無了畢
就中有箇漢出來道昨夜被我和根拔出
了也葛藤椿子既拔在手擬向甚處安著
聲前句外不知歸轉於平地添狼藉
祖師道一切不留無可記憶義解者謂心
行處滅一切不留言語道斷無可記憶外
無法可捨一切不留內無心可為無可記
憶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

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是謂一切不留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是謂無可記憶

開曰然引證得也相似任你廣將佛祖言

後六

教引證得盛水不漏惟是記憶不勝其多

矣欲得一切不留其可得哉偈曰

一切不留還有見 了無可記尚存知

故家田地非親到 畫餅何曾療得飢

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為道務日損為學務日益損到見謝執妄益至填胃塞臆忽然損益兩俱忘撒手歸來面空壁池陽城裏王老師冷地令人苦相憶休相憶虛明自照非心力

祖師與麼道義解者謂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是謂虛驪珠獨耀桂輪孤朗是謂明既虛而明物來斯鑑自照之功不容有言遮裏加一毫心力則不得為虛明自照矣
闢曰然引喻甚當其理爾見虛空無相貌麼但未聞虛空自言我無相貌使虛空能

言則不得爲虛空使祖師早知此喻則駟
不及舌之咎終難免矣偈曰

輪王一顆黃金印 須是當陽正受之

暗地拾來無用處 那堪穴隙去傍窺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雪裏粉易分識使六即惟心墨中煤難辨五惟心

即識是識非心是心非識明鏡臺前別醜

妍杲日光中觀黑白恁麼說話大似箇講

惟識論底法師衲僧面前如何露箇消息

不是心不是識夜犬吠花村春鶯啼柳陌

長鯨吸乾海底波蒼龍走入無生國驚起
大梵王直上色究竟天頂把虛空一擲撒
下千顆驪頷珠閃閃神光射衣裓

祖師道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義解者謂識
是心家之識心是識家之心此二者如水

乳難辨當知識是水心是水中之乳所以
教家謂鵝王擇乳寧同鴨類但是水中皆
有乳惟鵝王能辨自餘水族皆莫之知喻
一切識中皆具真心惟佛祖能了靈知鑑
覺之謂心思惟憶持分別取舍等之謂識

然識有八種六根具六第七名末那第八名阿賴耶亦名如來藏上七識為枝葉惟第八識為根本教中謂來為先鋒去為殿後悟為如來藏迷為阿賴耶此識在迷則任持無量劫來捨身受身一切善惡無記等業在悟則能任持無始時來一切菩提解脫諸智慧種此識自迷入悟轉為大圓鏡智改名不改體也即今於四大五蘊諸聖凡法中了了記憶作用分別至若見聞覺知三有紛然萬法昇沉一念起滅莫不

皆依之而生所以云萬法惟識圭峯云生法本無一切惟識嗟今之學者不能向命根下一斬兩段脚踏叢林惟以聰明之資引起情識覽諸玄解記憶在心慕爾觸發不知是情識依通而然剛執此是神悟或妄認目前昭昭靈靈舉口動舌為自己而楞嚴謂棄百千大海認一漚為全潮圓覺謂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長沙和尚謂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

等乃佛乃祖靡不指陳而末法中此病益加熾盛然墮此病者亦因根本學道之志不真不正而然若是根本志決欲要與生死岸頭相應終不肯向此識情中墜跟良由最初一念只欲會禪會道會佛會法況此識如千仞鐵圍無始時來把伊圍繞又如千兵萬騎晝夜在六根門頭伺其間隙苟不具決定要了生死之志則無所往而不入之矣且祖師作信心銘誠欲展開堂奧俾後之學者脫去情識惟信自心轉步

涉入儻學者一毫情識不盡使祖師此銘俱為毒藥其利害有如此者不見最初兩句道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只遮兩句將心與識判然分解煥如黑白何則謂至道無難即是指此真心後六惟嫌揀擇即是破此情識莫有情識不忘者見此說乃云我只不揀擇殊不知即此不揀擇早是情識作解而況步步涉有觸境生情者乎蓋祖師此銘前後之意重拈再指原其本懷特不過曲為學者揀辨其心與識耳所以云非思

量處識情難測

闢曰據云惟嫌揀擇今則於一心法中指出情識是揀擇耶非揀擇耶然情之與識與一心果異耶果同耶真實道流於此不能定當要見祖師銘信心之旨不亦邈乎

偈曰

非思量處情難測 學佛玄徒合共知
直下不知欠甚麼 又來開眼被人欺
真如法界無他無自
師曠無耳至神無體靈源無底達磨安得

自相委

有所謂相傳之髓從前共住不知名今日相逢且非你月娟娟而萬水不沉風泠泠而六窓自啓不是心不是佛爛葛藤引蔓於空劫之前非風動非幡動死枯體吐氣於碓坊之底靈鑑昭昭我不知雲月溪山

可得而有亦不妨自他物象熾然安立何
則真如法界喻金自他物象喻瓶盤釵釧
當知金是實體瓶盤釵釧等器是權名以
實就權則自他物象不妨安住會權歸實
則惟見一真法界之至體自餘瓶盤之假
名不待遣而自泯矣昧者將謂祖師不達
圓融之旨宛然斷滅墮在偏空作無他無
自之說茲不容不辯
關曰辯則辯矣且真如法界中還容得此
辯麼偈曰

內無自己外無他 一箇渾侖花木瓜
驀直向人人不委 依前撒土又拋沙
要急相應惟言不二
性喻曰海心方以地廣涵而不逾普擎而
弗墜不可得而涯岸容受十虛罔知所以
邊疆貫通三際前不落後不昧野狐精完
全兩枚昨日定今不定乾屎橛渾侖一塊
毘耶窮衆士之辯口似鼓椎曼殊逞七佛
之師舌如劍利我宗無此葛藤至理有何
碑記海闊全消萬派聲嶽高頓落千峯勢

祖師道要急相應惟言不二其義解者謂
祖師重費分踈首則言惟嫌揀擇其中間
若一亦莫守萬法齊觀萬法一如等盡是
惟言不二之意然諸佛衆生觀體不二說
箇成佛早是剩語惟是要急相應似話作
兩橛矣使果有箇相應不相應之理則宛
然成二特於此未嘗無疑
關曰但恐此疑不真不切不深不固若然
則異日此疑當有自破之時此疑若破其
相應不相應之二與不二了之於機先領

之於言外則知祖師恩大難酬昔毘耶老
人命衆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各各說竟
及至被衆菩薩返其所問而問之則默然
不加對時文殊即伸讚歎謂真入不二法
門且文殊何所見而興此讚之之辭若將
此默爲不二法門則世之病瘖者亦合得
不二法門與夫機關木偶等俱可入不二
法門然默既可爲不二法門則語亦可爲
不二法門以至謳歌戲笑皆名不二何乃
獨讚毘耶爲得耶遮裏親見毘耶文殊二

大士鍼芥相投之旨則相應不相應之說亦可一笑而釋矣偈曰

祖翁門戶絕支離 石火電光猶是遲

要急相應言不二 老婆嚼飯餵嬰兒

不二皆同無不包容

祖祖心空佛佛道同心空則衆星拱北道同則萬水朝東興化昨日赴村齋吾道一貫德山今夜不答話公案兩重擒虎兇辨蛇龍不費海神些子力驅雷霆走雲霧消得龍王多少風細鍼削鐵壓沉大地單絲

絞水浸爛虛空無把柄絕羅籠禪河自是無船渡隔壁何曾有路通

祖師道不二皆同無不包容一等循朱填墨之士謂法華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又云一切諸佛惟一佛乘無二無三所

云一者即妙圓明心體離修證豎該三際橫貫十虛色空明暗以之爲源凡聖悟迷即之爲本乃至盡塵沙法界見有一毫不依之而生者皆外道所計所以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其不二皆同無不包容

之說不能外於此也

關曰審如是說一切言教已嘗具載又用
他祖師西來作麼須知言教如趙昌之畫
花其高低向背濃淡開合煥然可觀但非
真花耳苟未能向脚跟下如斬一握絲一
斬一齊斷而不二皆同之旨烏可以口出
耳入為得哉偈曰
黃金鑄就雄雞卵 擊碎依前又鷓鴣
裏許不知包甚麼 孤光長夜照乾坤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至神無功至體混融如鐘在簾耳畔非響
非寂如春發榮枝上自白自紅洞山五君
臣朱絲奏一畫未形之韻臨濟四照用鐵
鞭追萬靈罔測之風玉轉珠回兮機先路
活風飛雷厲兮頂門眼空思惟不及快便
難逢差排古佛離窠曰斷送生蛇化活龍
祖師道十方智者皆入此宗義解者引華
嚴云如來真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眾生
入其實無所入又圓覺謂諸能入者有諸
能入非覺入故當知此宗一切眾生本來

深入安有復入之理衆生既爾其有智者
不應反有所謂入也聞永明和尚謂心真
如門初無離在但迷者喻出悟者喻入特
迷悟相間豈果有所謂出入哉

闢曰且止是說你還曾悟麼待你真實有

箇悟處方見祖師言不欺矣偈曰

盡說此宗難得妙 十方智者若爲論

懸崖未解拋雙手 撞入無非地獄門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

乾爲天坤爲地禪不異教陽爲竒陰爲偶

教豈離禪只爲五生卜度引起騰蛇繞纏
一箇專一心三觀一箇擅直指單傳默如
山隔語若天懸被箇無面目漢路見不平
攔空一喝直得達磨大師與天台賢首吞
聲飲氣垂手入塵各家自掃門前雪不把

無明潤識田

祖師道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義解者謂祖
師指一心爲宗一心法界中以劫爲日不
加促以日爲劫不加延所以視一念爲萬
年轉萬年爲一念不長不短非少非多豈

神通使然乃法如是故

開曰昔儒之達者以齊彭殤爲妄作一死
生爲虛誕使其知有一念萬年之說猶增
驚愕無他蓋真俗不同途也古人亦云談
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豈不然乎何當使

其裂開俗網十二斬斷塵根回觀吾祖短長相

即圓常自在之機則失言之咎其可逃哉

雖然且不涉短長試道一句着偈曰

剎那萬劫非延促 不把虛空較短長

便與麼時還諦當 且歸門外錯商量

無在不在十方目前

鏡清六刮濟北三玄天龍伸瘦指菴主豎
空拳有佛處不得住抹過西乾與東土無
佛處急走過打著南邊動北邊一狀領過
六戶悄然開門放出揚州鶴不用腰纏十

萬錢

祖師道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或者以意識
卜度謂心非色像道絕方隅即色像而不
妨處處分身倚方隅而豈礙塵塵露影塵
塵露影不離當處常湛然處處分身覓即

知君不可見是謂無在不在十方目前之
旨明矣

闢曰作是說者偷光望影也少伊一分不
得若不能親下手剖破藩籬望他祖師無
在不在之旨何異鄭州出曹門偈曰

不離何處是何物 俱六 逼塞四維含十虛

拋向目前無蓋覆 十三 直教覩著眼睛枯

極小同大忘絕境界

投子言壞大隨不壞墮此兩重關觸途成
障礙無障礙但將兩句併作一處看便見

微塵不小虛空不大見成公案絕覆藏漆
桶何緣能不快

祖師道極小同大忘絕境界義解者道前
云無在不在便是極小同大極大同小之
標題故楞嚴謂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
塵裏轉大法輪苟不達無在不在之旨則
動為境界所囿既囿於境界則安有忘絕
之理既不能忘絕境界則大者大相小者
小相安能融攝於一體者哉

闢曰只如忘絕境界底人還見大小也無

若謂見則未能忘絕若謂不見則去土木
偶人無幾矣試道看偈曰

須彌納芥人皆委 芥納須彌佛也疑

縱使見超情量外 刻舟求劍不勝遲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

得得非得了了何了心地花開雪谷春性
天日出冰壺曉不萌枝上金鳳翱翔無影
樹邊玉象圍繞百丈脫野狐胎貧恨一身
多文殊出女子定富嫌千口少但知隔山
見煙誰問出門是草一切見成不用尋討

縱饒靴裏弄鉗鎚也是門前打之繞

祖師道極大同小不見邊表一等義解者
謂昔毘耶大士運不思議解脫神力以三
萬二千師子座置之方方一文室中室不
如窄座不加隘然後以右手斷取妙喜世
界十六普告大眾彼世不搖動此世不改變以
大入小以小入大互即互融非彼非此經
中欲說此不思議解脫神力窮劫不盡然
此神力無一毫不自妙明心中流出或者
謂我今亦嘗悟此妙明心體緣何於此神

力而不克證有以對或者曰當知此神力
本自具足不加復證其所未獲現前者蓋
初心入道於定慧解脫之力未圓滿故雖
未圓滿於本覺心中亦不曾失但時至自
現耳雖曰時至亦不得存一念待時之心
苟存此待時之心即落異見矣譬如初生
孩子未離襁褓而欲其負重致遠其可得
乎雖不能負重致遠而於負重致遠亦何
畏何疑耳雖不獲其現前其真實有所悟
明者聞此神力自然不驚不畏不惑不疑

若有一毫驚畏疑惑之心存乎胸中則於
此心實未曾真正悟明者矣近世行脚高
士不求正悟惟貴言通況居師位者多是
取順一時不肯與之深挑痛剔彼此徇妄
俱不丈夫至使般若叢林掃地無幾嗚呼
惜哉其有志者能刻苦勵行以大悟是期
則報佛深恩莫加於此蓋吾佛亦未嘗不
備言今日之弊謂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
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雖二千餘載
相去其說如示諸掌益見聖人之言不我

誣矣

闢曰住住你將謂悟了便休直饒你超證
不思議解脫神力於一刹那將毘耶老人
命根一捏粉碎苟未能忘其所證坐在神
異中政好來喫衲僧痛棒偈曰

小大悟迷俱屏跡 百千神用頓忘時
衲僧狹路相逢處 棒折須知未放伊
有即是無無即是

半夜子雞鳴丑石女深裁無縫衣木人痛
飲菩提酒嘯時申日入酉雪山深處象王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冊

行大火聚中師子吼十二時辰不要數盡
三十年後有人分割無無不無有有有
何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弄
花香滿衣你有主杖子我與你主杖子柶
水月在手我宗不立階差何用強分妍醜
一塵起三昧諸塵入正受珊瑚樹下闢金
雞薨薨花間眠玉狗
祖師道有即是無無即是有其義解者謂
有不自有有是無家之有無不自無無是
有家之無有不單居無不獨立且人之言

有者曾中先存所見之無然後乃云其有
 苟曾中先不存其無安肯於無所對中突
 然言有故知無不無即是有有不有即是
 無有無之理本乎一源於一源中言有則
 多其有言無則剩其無有無混融言路亦
 絕是謂還源之旨矣

作六

十六

闢曰雖然若不奮起大志泯有無之二於
 正悟之域其起心分別安有忘言之日哉
 偈曰
 無中現有有還無 此物應難入畫圖

笑老趙州忘管帶 強言東壁掛葫蘆
 若不如此必不須守

孤山愛種梅彭澤惟栽柳一般素養高懷
 二處各存窠曰爭似箇沒意智漢向無陰
 陽地上插一莖草直教花開煦日之前果
 熟清霜之後你等諸人終日竟夜於其間
 俯仰折旋還見麼見則切忌眼花未見不
 得亂走
 祖師道若不如此必不須守其義解者謂
 此是祖師叮嚀囑累之辭謂真實要與妙

精明心本覺靈源一念相應直須與如上
所說一念契同苟不如是其雄談闊辯皆
外道所計守之奚益哉或者謂若不如此
者乃決定要人契悟其真心也必不須守
者乃指其不求正悟惟泥此言說為得者
之意也此說亦通

保六

十七

闢曰然如二說苟不能忘軀畢命誓期大
成一報俄消則五 甲失矣特不知學者於
夢幻影中何所恃而不加鞭策者哉偈曰
有無情盡色空忘 白日青天賊獻賊

賤比黃金貴如土 為憐無地可埋藏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二五是十二五亦七在人領會法無固必
喚眾作諸佛體亦何差喚諸佛作眾生
理不曾失忽有箇漢出來道眾生自眾生
諸佛自諸佛何混濫聖凡令他釋迦老人
平地受屈只向他道無始妄流轉莫不由
斯執定性凡夫聖所訶千手大悲推不出
祖師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或者引教中
謂一是一切之一一切是一之一一切在一

不少在一切不多此是心法互徧一多舍
 容非神通使然乃法理如是然此說具在
 典章不須廣引只益言系無補於道當知
 吾祖作是銘至不二皆同無不包容處恐
 後之學者不達融會之理首以延促相即
 次以大小相即又次以有無相即今復以
 一多相即以無邊世界海融為不二法門
 廣闢於羣象之淵大啓於衆靈之府俾後
 學不動步而到不隔塵而入不加功而成
 不克念而證大慈之願既周大化之功普

矣

闢曰雖然其如按圖索馬者日益繁多何
 當換轉面門與祖師一齊趕退始解知恩
 報恩苟或未然曳尾靈龜不能無及於祖
 師矣偈曰

大地撮來如粒米集 當陽打鼓大家看大

眼中若未除金屑 要辨玄黃也大難

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大心無依大化無跡大巧無作大任無力
 萬法全彰處光滅影沉一毫不露時山堆

嶽積白蟻鑽開鐵佛心青蠅踏斷金牛脊
趙州看你放不下偃溪便從遮裏入信手
拈來和聲吐出豈智可知非識能識幾人
覩著眼睛枯不是克家徒點額

祖師道但能如是何慮不畢義解者謂法
華云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即祖
師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之意乃爲學者保
任之辭也其策勵勸進之誠盡見于此
闢曰雖然是伊果如是也未即應聲點首
三下已遲八刻稍加佇思劔去久矣偈曰

如是如是復如是 要問畢時那裏泊
將下重重鐵面皮 家鄉猶隔三千里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永嘉大
師道則太殺道要開鑿人天眼目如隔海
在何不道心非根法非塵共轉如來正法
輪忽有箇人道永嘉道底如隔海你與麼
道如海隔爭似三祖大師信心不二不二
信心遮兩句如生鐵秤鎚要且穿鑿不破
只向伊道低聲低聲啼得血流無用處不

如絨口過殘春

或者以義解祖師意謂衆生迷此心者其來久矣於一法中妄生分別一一分別莫不皆二且見已爲自必見人爲他此謂自他之二從此引起無量無數分別不勝其二矣豈筭數譬喻而知其涯量者哉故祖師老婆太過單提箇信心不二不二信心之正印與之當頭一印印破如網舉網無一目而不張如領提衣無一縷而不順迅雷起乎幽塾杲日麗於昏衢瞽者視瞶者

聞窮者通愚者智不離夢空遠登真覺之場匪隔幻身直證金剛之體可謂起死回生之神藥革凡入聖之良導至矣美矣闡曰讚歎且止只如神悟之頃此箇不二之說還有容受處也無苟無地可容且祖師到此也合喫棒偈曰

凡聖悟迷俱不二 了知元自信心生
心非生滅誰迷悟 開眼無端入火坑
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心心非心非心心而非心非心而心提起

頭拽不斷放下手卒難尋此等葛藤自二
千年外起乎西土其間四七二三以至千
七百箇鈍漢萬種施爲勦除不盡牽枝引
蔓直到于今幻出煨聖鎔凡爐鞴化成吟
風嘯月叢林俄二見之蜂起資異證以交
侵發藥既衆受病尤深而況雜邪外之毒
無處著膏肓之鍼今日且作死馬醫去也
良久云機前三點活言外一鉤沉
其義解者謂既是言語道斷此一篇銘非
剩而何若曰非去來今乃知祖師面目見

在

闢曰且莫謬加穿鑿取笑傍觀殊不知理
本圓融道無離在言語道斷廣長舌其說
熾然非去來今淨法身恒常寂爾毒藥醜
翻攪成一器黃金凡礫靛作一團用處無
差拈來有準一踏到底者不留朕跡三搭
不回底謾自搏量誠一代之聖師乃百世
之標準敲出鳳凰髓資異饌於禪悅之門
抽出師子筋絕餘響於至靈之府雖然且
道祖師還肯受此等茶飯也無收起葛藤

一任貶剥偈曰

熱椀畫鳴翻古調 瞎驢夜吼換新腔

語言道斷道不斷 一任傍人錯較量

非文非字無佛無心 拏空塞空以毒攻毒

璨大師款案既在少林 宗聲價不衰何妨

讀作信心銘 切忌記他元字脚 黑漆桶攔

空撲碎玉麒麟 就地勒回揣盡古佛家私

瞎却當人正眼 且道靈驗在那一句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下

音釋

椿 朱江切 煤 模杯切 械 古得切 確 都內切

兇 詳子切 篋 鐘曰許切 殤 尸羊切 楡 未切

禰 禰居仰切 照 許御切 揆 良切

也 聵 胡對切 勤 子小切 腔 驅羊切 揣 楚委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俊七

參學門人北庭慈寂進

楞嚴徵心辯見或問

玄樞密運亘刹上而無法不周靈鑑高懸統沙界而有形莫隱有形莫隱之謂見無法不周之謂心曾無外見之心寧有離心之見類純金之鑄像猶湛水之興波舍像無以覓其金全金是像撥波何以求其水即水生波名雖異而似差體常一而無別是以世尊據玄樞之正體設問多端阿難昧靈鑑之真光指

歸七處

或問阿難正當七處指陳之頃為是故指以祛末世衆生之惑耶惟復果不知而墮此迷悶耶答不見其智不知其愚愚為發智之端智乃遣愚之本如來抱大雄之正智靈鑑昭然阿難示小乘之偏愚玄樞昧矣然而智不待遣愚而養智如來徵而無徵愚不待發智而守愚阿難答而非答乘一時之方便開萬古之圓聞者大哉阿難之慈也聞過去佛所說法要阿難悉能通記無遺於其心法固不

能詳知而具委豈不能繫領也蓋憫傷末世示此愚蒙深欲曲盡如來之本懷以爲後學之據耳

或問阿難七處所指皆心所不在則人皆謂之無心可乎答心離四句當體不涉其有無道絕百非應念豈論其離在昧之則是非鋒起了之則凡聖情融然阿難指處孰曰心之不在惟是不了心源墮於偏小致使如來曲盡玄辯以攻其偏且心之爲理者一切衆生各各具足況人爲萬物最靈而不具心體者

乎若曰無心誠爲自惑

或問七處所指既偏究竟孰當爲正答象軀不隱隱歸羣士之盲空體無方方在衆人之執象不爲盲而故隱空豈因執而定方聖心曷有正偏偏正各因其所見耳請以喻明之

依十

二

如有一人曾於七處住止偶遭人問月出沒於何地首則曰月自水東出而水西沒謂昔居水國乃爾見之又云月自山頂出而山下沒曾居山中見之又云月自城頭出而城外沒昔居城中見之又或指月出沒於舟之左

右樓之上下村之前後郭之東西皆其曾居而見之遂成執於曾中而智者咸不許其說當知彼所指處未嘗非月也惟是月實不於此七處出沒原其所指之謬者無他雖處處見月惟未曾仰天一見耳如阿難所指處不曰非心但未嘗親自回光一照耳或問據爾所喻則阿難所指之處而此心曷嘗不在焉答無形之形豈眼目之可見非在而在奚蹤跡之能尋離彼離此而卓爾獨存匪中匪邊而湛然常住此一切衆生歷劫由

之而不自知者然世之言大者莫越虛空塵沙法界咸爲虛空之所包括如來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且虛空最大於吾妙明心中特片雲一漚耳由是而知心之體量豈凡愚所能測哉阿難後七示同迷惑爲妄見所障指歸七處豈非棄百千大海而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故如來亦不能不以此徵之其偏小之執到此昭然莫隱也或問心體既徧於山河大地緣何離身外咸

無知覺豈曰心徧而不具知覺耶答萬竅並
號扶搖莫知其有力羣幽洞燭晨曦自若其
無功至理未嘗不融迷妄以之自惑耳汝謂
離身不具知覺且置之勿論言身內之知覺
者特不過飯之而飽衣之而煖染之則垢潔
之則淨至於順喜逆嗔樂榮苦辱與夫博通
事物記持古今而已汝元不思如上所緣皆
似知覺而非知覺也何謂似乃因根境相對
虛妄緣塵和合而有非真知覺如來之微辯
者致所以發明於此也汝猶不悟尚復認此

爲知覺且汝身中咸捨此妄則何以爲知覺
乎或曰此身旣曰亦無知覺豈可同土木耶
答此身離却虛妄緣氣政同土木無殊或曰
如是虛妄必從何起答亦無起處但是你一
念自背真覺之體即其真覺轉爲如上等虛
妄緣塵或曰悟達之士寧有飯而不飽衣而
不煖者乎知則亦同虛妄不知則還同土木
耶答汝言不知則真覺之體安有暫時不在
之理乎子不聞迷而爲識悟而爲智換名不
換體也故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

妄猶如空花何謂識認體爲我執持分別之謂也何謂智了體非我離諸分別之謂也或曰悟達之者見山不曰水見僧不曰俗謂之無分別可乎答真寂體中本具靈鑑分別而與識分別異者識乃起心分別者也智乃無念分別者也或曰既云無念憑何分別答子不見世間所謂明鏡者乎鏡乃無情不具諸識安有念體而妍則現妍醜隨現醜豈曰不分別蓋其體明故洞鑒乃爾似分別而實無有能分別之念也與吾靈鑑之體何殊所以

後七

云萬竅因風而號羣幽由日而燭則風何意於號萬竅而動日何念於燭羣幽而來皆體本如然似有爲而實無能爲之心耳爾如體此則終日喫飯不妨言飽實無嚼破粒米之能終日著衣何礙言温安有曾挂寸絲之執所以云修習空花梵行宴坐水月道場凡聖情忘是非見盡真知靈覺一道齊平豈分其身內身外乎據所問云身外咸無知覺今復問汝汝今離此四大身外覺有物耶覺無物耶若曰不覺有物應同土木既曰有覺能了

知耶不能了知耶縱汝失心不能了知認明
為暗指色為空雖曰謬陳非無知覺況是縱
手所指虛空物象大小美惡靡不明辨苟非
知覺孰臻於此忽然之間妄惑頓空執情銷
落則知十方虛空是大圓鏡不加磨拭而照
古照今三千刹海後七即楞嚴王豈假證修而融五
凡融聖到此則所謂虛妄知覺將無地可寄
矣故永明和尚以一心萬法為體就如來一
代時教中撮出要文乃成宗鏡謂以一心為
宗照萬法為鏡雖百卷之文繁大意惟欲揀

辨虛妄獨顯無念之真覺耳當知永明未作
宗鏡時一心未嘗不照萬法也豈特永明然
迦文未出靈鷲山時一心亦未嘗不照萬法
也此理混今古而無變隨語默而不遷極而
論之惟在當人脫略見聞赤身領荷實非言
通而意達者故永嘉大師謂若以知知寂此
非無緣知此破依文字能所而知此靈知之
體也即經所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何則蓋
欲妙契靈鑑體中本具無念之知此無念之
知不容別有所知也又云若以自知寂亦非

無緣知謂雖不假文字因緣等以夙根不昧生而能知言非無緣者謂尚存能知之跡耳故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何則蓋真寂體中之知覺元不因一法而具也苟不依體而證儻存毫末許言其知見者皆墮戲論

汝言身內外者豈特戲論斯實狂愚矣

或問衆生知覺與如來知覺同耶異耶答衆生食鹽曰鹹諸佛乃云不淡諸佛指火云執衆生則曰不寒雖遮表之詮異途而知覺之性同轍苟真妄而不隔則生佛以何殊然而

知覺約有兩種一曰真知真覺一曰妄知妄

覺此兩種似同而異雖異而同故凡聖以之區分迷悟以之隔越也如圓覺序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正指真知之體一切衆生本來具足與諸佛常住法身觀

後七

六

體不別此體湛然常寂廓爾靈知名之曰心徧含法界雖諸世間相剎那剎那生住異滅而此體不動也故如來所徵者直欲顯此心耳此心離一切名相及與聖凡染淨因緣自然真妄和合以至見聞覺知等法所謂妄者

即是今此四大爲身根塵相對蘊藏陰識隨處執持而生分別所以取捨愛憎念念遷流而不自息者也此之妄體由根塵虛妄和合似有其體根塵忽消此妄亦滅此即阿難所指之心也而如來云胡不斥之哉故曰此虛妄心離去前塵畢竟無體又曰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此所謂似同而異也

或問此虛妄體爲是依真而有爲是離真別有若曰依真而有則妄即是真若曰離真別

有則宛成二體答依真立妄似結水以成冰由妄顯真若見煙而知火因是堅冰即水柰何冰無流動之形雖曰猛火即煙而乃火無鬱焯之象執之則千塗各立了之則一道齊平法界之理既然則如來不容其默矣良由衆生未達聖人善權方便隨其語言而生執縛於無同異中熾然同異如來所以對同立異真妄斯彰破異立同真妄俱泯而經中舉一中六結立喻詳明一中喻真六結喻妄非一中無以成六結真爲妄所依非六結無以

顯一中妄為真所倚故如來謂解結因次第
六解一亦亡則知羣妄既消一真何有以妄
望真雖異而同也

或問真該妄末妄徹真源真妄既同而生佛
之途常異者何也答起而無生諸佛入涅槃
于衆生識海寂而常動衆生墮生死於諸佛
心源理求之則全同事推之則迥隔雖曰同
具知覺之體諸佛自空劫以來如理而解如
解而行如行而證而衆生有迷而未解者有
解而未行者有行而未證者以故異之不然

迷而未解者固未可論而況口談實相而意
逐攀緣跡履空宗而情況有海虛叨了解之
優名實墮凡愚之劣行然真妄同源言其性
具古今之下未聞有不絕妄而返真不遣真
而契理者惟頓漸之等差耳此約事行而言
若約理則十法界同具一心經云心佛衆生
三無差別豈生佛之果異耶其所異而不能
同者乃妄未遣也真未泯也見未亡也總而
言之惟心之所以未明也
或問真妄之外別有心耶別無心耶答屋是

總名依屋以顯其成壞心為正體因心以發其妄真曲引喻文重下註脚一心喻虛空也真喻明也妄喻暗也當明時空與之俱明暗時空與之俱暗真妄似與心同也非虛空無以顯其明暗則真妄不離心也極而究之則虛空之體在七今古廓然了不為明暗之所遷乃知一心與真妄泮然矣至此則列羣峯於五嶽咸消高下之形引萬派於四溟共失淺深之跡豈真妄之復云乎哉

或問六根具舍妙用而如來單辯其見者何

也答五色可盲老子未盡傾肝膽千里能視離婁欠剔起眉毛覩薄伽梵忽起愛源遇摩登伽幾沉欲海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手頭撥動金剛鉀髑髓揭盡根塵膜其所以單辯其見者首因阿難謂我以眼見如來三十二相之說乃辯之耳一根既了六處同明今分其所見有二一者如來以心體靈知了了不昧之為見是謂真見二者阿難依衆生執以眼對前塵諸有色象之為見是謂妄見其言妄者離種種前塵則無有見其言真者不

涉前塵乃至因緣和合等相指真寂體中廓
爾靈鑑豈日輪黑月使之能見哉而如來與
阿難揀辨前塵不出八種各還所屬乃顯其
離塵無見也所言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即破
妄顯真耳

後七

九

或問眼對前塵既不名見今我眼中謂之無
見可乎答山青水綠本色人鑑在機先夜暗
晝明靈俐漢視超色表舉措消歸自己縱橫
肯墮前塵苟不如斯實爲顛倒何則豈不聞
如來謂若曰眼見諸已死人眼目現在云何

不見又云譬如盲人忽得眼光名爲眼見若
有眼人處於暗室忽得燈光當名燈見燈能
顯色是眼非燈眼能顯色是心非眼於此了
悟則眼實何見之有哉

或問若物即見是見非物若物非見云何見
物此說謂見與物似同似異答顏軌齊古鏡
當機莫隱其暗明巨闢倚高垣觀體難藏其
通塞雙與則物生見起雙奪則見泯物沉豈
同異云乎哉以要言之物不是見見不是物
見能顯物物能顯見物非見而不物見非物

而不見矣如其不委更聽下文若物即見不須更覓舍元殿是見非物一切聖賢如電拂若物非見彩雲遮却神仙面云何見物龜毛束斷虛空骨阿難早不解回頭幾致釋迦同受屈一塵不有徧大千未亡見者休尋覓或問即物顯見理既昭然今見物時即名見見如何答燈鏡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妙網珠接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身撥開百草頭邊突出萬人海裏停機則失擬心即乖將尋自是螢光欲取便成魚目何則經云若見

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此如來謂若見是物則我之見亦與物等物既可見則汝亦可見吾之見也又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此如來謂物非隱顯見有離在若見是物則物無隱而不見之說後七以見非物故則見有離在見當離物之時名為不見之處云見不見者謂吾當離物了無可見之時汝若果能見吾離物不見之處則我之見果與物等如是則自然非彼離物不見之相也以其見實非物故使

其見若離物則不見矣復云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者謂既不能見吾不見之地則我之見自然非物矣此一段意義重疊詳陳曲喻主意在於破彼認物爲見之謬直欲俾其知云見不是物也

或問離物惟見惟見即心見見之時見非是見又何謂也答離雲玉鑑照之則影落千潭出匣龍泉用之則屍橫萬里大火聚豈容湊泊金剛圈不許撮拏撥著便轉已墮功勛提得即行早成途轍原夫如來直指靈鑑心體

不特破根塵相對之妄亦乃破離妄絕對之真蓋真妄兩途皆衆生無始時來之見病也故云見明之時見不是明此乃破妄顯真又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與真俱遣矣故偈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如來到此可謂詞窮理極矣然真妄既遣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者獨指靈鑑之體內外圓明離諸聞見故維摩亦云法非見聞覺知若求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蓋謂見聞覺知皆依虛妄根塵和合而

有何當赤身挨入徒手揭開妙明真心廓爾
無際以之爲見則麗杲日於長空以之爲聞
則啓蟄雷於虛谷豈復爲浮光幻影之所籠
絡者哉

或問久爲妄所纏欲斷絕之未有其方請教
之答我不識妄從何起而你欲斷妄若妄從
心起則妄可斷而心亦可斷心既可斷則諸
佛之一乘菩薩之六度緣覺之十二緣聲聞
之四諦天人之十善皆可斷也使其果可斷
則眼之所見耳之所聞乃至舌味意緣水濕

火熱風動地堅世出世間俱可斷也如上諸
緣不可斷故則汝所謂妄者亦無有可斷之
理也曰苟不可斷則未免相續去也咄是何
言歟其起心斷妄尚爾不許而豈容其相續
耶據爾云則爾之妄體果有斷滅之時也苟
未嘗斷滅則何續之云乎汝元不知自無始
劫前最初不覺瞥興寸念違背真心引起遷
流迨今新新不住乃至諸佛出世祖師西來
皆汝妄情之所執受欲絕此妄當明自心自
心一明則無邊妄緣覲體融會矣辭曰妄非

心明而不絕心非妄絕而匪明心明則絕妄而明妄絕則明心而絕妄絕故色空明暗不礙眼光何見之可辯心明故聞見覺知收歸毫末何心之可徵誠為祖禰不了殃及後人更或有疑請求達者

後七

十二

徵七處於二千年外阿難獨未曾迷拈一花於百萬衆前迦葉何嘗解悟裂開一味平等之體演出萬般差別之名教海斯彰兔角杖挑潭底月禪關遽啓龜毛繩縛樹頭風走殺天下叅禪人惑倒世間求佛者蓋為當時鹵

莽虛延幻影浮光今日思惟觸著銀山鐵壁客有以徵辯之疑見請余故引問答之義相酬不過借彼杖繩謾爾控他風月英靈上士獲真心於形名未兆之先俊邁衲僧具妙見於言象不該之表詎肯按圖索馬指跡云牛掃空生佛之狂言蕩盡妄真之魔說爾如加誚我何敢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參學門人北庭慈寂進

別傳覺心

惟圓而覺惟覺而圓非覺無以大其圓非圓
 無以滿其覺覺不知覺而覺徧自他圓不見
 圓而圓周彼此謂圓也太虛不足方其形謂
 覺也靈鑑何能盡其用五嶽止千山之勢圓
 斯圓乎四溟吞萬派之聲覺斯覺矣佛祖之
 安宅聖賢之要路塵沙衆生之所戴十二開
 士之所宗實萬世之指南三界之元龜也

曼殊首提本起因地之問至尊特彰圓照淨
 覺之名指四大標六塵撲碎無明窠窟喻空
 花方二月滌除生死根塵印迷悟之本虛斤
 有無而俱遣不存一法於不存處豈礙成褫
 靡隔一毫向靡隔邊何妨剗削是謂圓常要
 旨格外真規苟非神悟於機先豈許滯情於
 語下偈曰

首問如來本起因 擬相酬處喪天真
 標圓已陷無明窠 謂覺難逃有漏塵
 出匣太阿那敢觸 當臺古鏡若為親

未能言外超方便 盡是華胥夢裏人
空裏月輪奚假再三撈撓木中火燄豈憑逐
一推排焦尾巴石虎雄踞雪林無鼻孔鐵牛
穩眠露地普賢昧諸幻元生覺海世尊謂真
覺猶是幻源離其所離幻上何妨立幻遣其
所遣空中更不容空捨方便不滯證脩引妄
想全歸解脫指石爲玉點鐵成金無梯航處
設梯航非漸次中言漸次偈曰
白牯狸奴咸具足 那知具足處難憑
千般幻妄元依覺 萬種脩持總滯能

石虎空中吞皓月 波斯夜半嚼寒冰
遣情離謂離還遣 物物全彰最上乘
十方世界即摩尼珠法法依之而影現大千
刹土是寶絲網物物仗此而光騰大火聚裏
不許藏身塗毒鼓邊豈容側耳普眼向無方
便中曲伸請問駕鸞帳裏春正濃世尊於絕
思惟處俯徇來機歌管叢中酒方勸捏聚則
地水火風鐵山岌岌放開則見聞知覺玉海
沉沉枕邊之槐國夢回室內之蘭膏燄炯應
時圓淨敲鑼播鼓共演真常當處等平打戶

槌門併歸圓覺彈指頃孰脩孰證舉世間誰
悟誰迷苟非象外廓明翻作門前之繞偈曰

無邊刹海虛明鏡 積劫埋塵光未虧

肯把幻緣滋幻影 誰將真智起真規

徒誇萬里還家日 謾說千燈照室時

安有住持圓覺者 教人容易作思惟

因疑致問離匣之寶劍為斬不平引答破疑
出鼎之靈丹欲瘳既病覺體元非作用話頭
不許承當叻藏隨在鑛之金曲伸三惑瞿曇
示過雲之月遠闌羣迷始終生滅豈復現前

聚散有無不成安住獨瞻金剛正眼何處覓
生死垢心掀翻自己家珍孰肯認涅槃淨性
燒須彌雅宜螢火束虛空慣用龜毛日麗星
明成佛不成佛難逃法執風馳電激圓覺未
圓覺俱墮魔垣苟非撒手懸崖一任開眼說

庚七

十五

夢偈曰

罔知覺性離生滅 縱悟無生覺未圓

花亂長空三惑起 浪翻平地五宗傳

鑛中金出功猶在 月外雲行見政塵

何似橫身聲色裏 從來千聖不同塵

欲網重重金剛劍不待揮而自裂愛河渺渺
菩提岸奚假涉而已登夢中之四聖非真鏡
裏之六凡何有輪回根本吐吞彌勒口門貪
欲因緣含裹如來心地生而無生卯胎濕化
相而非相明暗色空迷即悟悟即迷一道齊
平五性俱遣事即理理即事兩頭坐斷二障
全消三世諸佛同叅一切衆生皆證超方便
住圓覺止啼黃葉何多成佛果斷輪回翳眼
空花不少會須是一生了辦更莫教萬劫沉
淪惟務肯心不勞佇思偈曰

輪回幾種問來端 至理如何可自瞞
一點愛源常滴瀝 萬尋欲海政彌漫
徒將二障論深淺 枉對羣迷說易難
圓滿覺心皆已證 擬思量處不相干
長空皓月伶俐漢何待指標滿覺真心大文
夫豈由言顯言外承當早成途轍機前負荷
已涉廉纖不許執著妄情不許深求悟理不
許依憑功用不許允蹈無爲清淨慧咨詢地
位階差路遙知馬力老瞿曇花分能所照覺
歲久見人心真不自覺覺不真眼非自見見

非眼凡夫覺聲聞覺無文鐵印向空拋祖師
 禪如來禪折角泥牛連夜吼地獄天堂打成
 一片菩提煩惱坐斷兩頭白雲自占青山明
 月誰分流水苟非親到故家田地更聽幻人
 重說偈言

或七

十六

中不容他清淨慧 階差地位叩瞿曇
 月行空界憑虛指 花燦心田貴實叅
 息妄固知非正覺 尋言安得是司南
 未曾跨過黃金限 且向門前宿草菴
 即一而三濕紙裹金毛師子惟三而一單絲

控玉角麒麟大千界不受纖塵十萬里那隔
 寸步威德巧於設問四門之城堞面面俱開
 世尊曲為指陳一道之覺源塵塵涉入即空
 即假即中而易分雪裏粉惟靜惟幻惟寂而
 難辨墨中煤須如是人明這箇事鏡裏像昭
 昭不隱切忌眼花器中鏗浩浩無虧休將耳
 聽穀收則苗土俱棄功成則境觀齊指欲知
 圓攝所歸之方更舉直捷根源之偈
 有幾種脩威德問 未能直捷世尊酬
 三重妙觀爐中雪 萬種奇功水上漚

夜氣冷沉深雪谷 曙光遙映白雲樓

無人為向靈山道 那事如何著意求

翻頭作尾連環鈎鎖而二十五重抵掌論心

直指單傳而千七百箇水入水時全無差別

空投空處煞有聲訛辨音躡威德之前蹤肯

俱七

十七

信龍門無宿客如來列次第而酬答那知少

室有斯人即三觀離三觀玉轉珠回以一重

去一重神出鬼沒前空後假斷送渾家落火

坑齊寂兼中攬掇鐵牛眠死水一種是門前

之繞萬般皆心外馳求擬登正覺之場更聽

重宣以偈

單複圓脩啓辨音 沉沉覺海政淵深

諸論指體還迷體 三觀惟心又覓心

翫月靈犀蟲禦木 求珠罔象芥投鍼

寄言并法不隨者 難免空花翳一林

圓湛深淵漚花影裏千尋浪湧軒昂大宅叫

呼聲外八面火然悟迷不越見生縛脫皆由

已造一箇我絲續不斷宜乎淨業咨詢四種

相潛伏難知獨許世尊揭露遣神兵戰空廡

壘驅智將搜破賊機使迷悶不入者蹈廓達

之通衢於增益諸病時飲必瘳之靈劑擬作
將來眼目難忘現在我人湯與水濕性儼存
何處著寶蓮香之欲火愛與憎知覺元在豈
應容演若多之狂風難思客路千差終詣祖
庭一實這箇說話大似釘椿搖櫓慕劄相逢

那裏泊在偈曰

覺心迷悟若爲通 淨業那能奪至功
能所頓消何相遣 妄真俱盡豈情融
無空作境空猶在 有我談玄我未窮
向古鏡邊閑照影 山重重又水重重

善知識是塗毒鼓耳其聲者死不移時善知
識是太阿鋒觸其銜者喪不旋踵一味生擒
活捉百般大用全提普覺問依何等人移花
兼蝶至世尊答遠離諸病買石得雲饒且做
成作止任滅四種膏盲總不出憎愛是非一
般病痛以毒攻毒須還老者婆肘後神方用
醫奪醫不許水潦鶴口邊訛說甘草苦黃連
甜果符斯語砒霜良甘露惡頗有其端與其
同事處換人眼睛奚止搏財妻子別行異路
時不存軌則何妨戲笑譏訶攪不渾兮澄不

清近不僑兮遠不怨丈夫步驟知識軌儀且
不犯風規如何通信偈曰

欲開知識門前路 普覺興慈意獨新
狎近不僑離不怨 徧邪惟敬正惟親
通身是病通身藥 徧界全真徧界塵

話到搏財妻子處 古今疑殺幾多人

百廿日畫地為牢路從平處險二千年閉門
作活人向靜中忙操心降鏡裏之魔開眼做
夢中之佛圓覺設最後之間窮據投林世尊
垂極理之談畫蛇添足長中下三期多處添

少處滅正像末三法前何重後何輕合眼跳

黃河且不許停機佇思赤身挨白刃又那容
顧險防危一條窮性命東擲西拋萬丈冷門
庭橫開豎闢安居平等性智蓬蒿鞭陝府鐵
牛懺悔夙昔罪根濕紙裏嘉州大像更聽祇

夜遠贊微猷

後七

十九

道場加行設威儀 圓覺當機立問時
打水杖痕人共覓 釘空槌跡我全知
三期政不分長短 二法何須論順違
話到安居平等處 老婆心特為誰癡

五種經名穿透百千諸佛耳孔一條覺路截
斷十二開士脚頭賢善首曲爲流通尼藍婆
密垂守護綺筵欲散不妨鼓吹頻催戰陣將
收豈礙干戈盛舉閑骨董撩天索價爛葛藤
徧地生枝後如是果前如是因衆器入金而
金何有異多不加增少不加減羣波歸水而
水自然同鐵蒺藜搜空狡兔之窠露刃劒斬
斷靈龜之尾明暗色空分科列段伶俐座主
難窺雲林泉石直指單傳了事衲僧罔測三
毒八倒全該真體十身四智靡隔妄緣一圓

一切圓何待水銀墮地一覺一切覺豈容古
鏡當臺語言文字一點難容機智識情萬般
虛設便與麼領荷已成途轍不於斯脫略更
聽偈言

以賢以善標爲首 最後當機欲播揚

道樹不栽圓果熟 靈根未種覺花香

謾將修證論真假 難把虛空較短長

脫略語言文字外 須知別有好商量

真歇了和尚作圓覺十二偈叢林盛傳
而未之見也余禪坐之隙披閱是經獨

文殊普賢二章旨趣直捷自餘皆曲徇
 機宜巧施方便殊未有納僧氣象於是
 每一章用禪四六提其綱要復申以偈
 固不敢效真歇和尚之作與宗門共之
 聊復自警耳乃標其名曰別傳覺心且
後七
 即文字離文字置之勿論如大圓覺心
字
 果有別傳之旨乎長鯨一吸海水盡森
 森露出珊瑚枝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音釋

竅穴苦切 焯吊切 焯蒲沒切 鉶通切 褫陳知切 刻諫切
平也 焯古迥切 焯明也 焯所賣切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俊八

參學門人北庭慈寂述

金剛般若略義

延祐丙辰秋七月翰林承旨趙公自京師遣書來問金剛般若大意遂述略義併答其書略曰聞如來於第四時說般若經六百卷金剛經乃其一也議者於六百卷之綱目以融通淘汰四字攝之蓋如來嘗於第二時在鹿苑轉四諦法輪證諸小乘入有餘涅槃以未稱本懷由是第三時維摩

彈斥使其恥小慕大然後廣說般若一味談空專為小乘人融其所執通其所滯淘之汰之如滌穢器使之清淨然後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注之但金剛經局於文約幾不能以句讀義意深邃寄之六百卷間於中或有不能通處正不必致疑但存一念深信之心信之不已久當自解今利根之士不待功深力久必欲一時意會每以曾臆之見穿鑿之一涉此途則般若大義不復契會於自心矣茲直述經旨題曰金

剛般若略義望取而究之或究之不盡餘
惑未泮只消提箇所叅話自看不必於此
文字中致疑一朝看破話頭則六百卷之
雄文皆吾胸中舊物也略義云乎哉

金剛是喻般若是法波羅蜜此翻到彼岸喻
般若為金金以不變不壞為義般若為剛
剛以摧壞萬物為義謂般若之體離相離
名亘古不動即諸佛之自心乃眾生之本
源也

般若於大般若經有一百喻又不止於金剛

二義也謂般若如大火聚物或嬰之咸遭
其焚燒般若如大日輪能破一切諸幽暗
般若如光明鏡能分一切諸妍醜等云云
般若乃梵語此翻為智慧言智慧者破愚癡
故當知智慧與愚癡俱無定體悟此心故
即愚癡是智慧迷此心故即智慧是愚癡
既悟之人雖譏訶戲笑皆智慧也未悟之
人雖梵唄讀誦皆愚癡也故愚癡智慧特
迷悟之分無定體也

大般若經中具八十一科通聖通凡以至悟

迷無所間然自五陰六根至十八界十二緣四聖諦六度及三十七助道品以至菩提涅槃等彼大般若若六百卷宜廣說今金剛般若不過五千餘字乃總攝大般若之要義以故言詞簡約義理該通其言約故至於句讀難辯其義盡故自非曾徧覽六百卷之長文卒莫知其所歸也如經中言不住色布施且色之一言乃八十一科之首若欲廣說須一一從五陰十八界至菩提涅槃等應於不住色布施下便

當言不住受布施不住想布施以至不住菩提涅槃布施以此經之文尚約惟言不住色布施極至於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而已又不知布施一法乃六波羅蜜之首若以廣說則應布施盡八十一科竟又當言不住色持戒^{後八}不住受持戒^三以至不住菩提涅槃持戒展轉盡六波羅蜜循環入八十一科則文不勝其博矣今金剛經一卷以約文納深義其名相廣博難於義解古今三教中之聰利者首未探

淵奧之文必欲以一時聞見釋之因而註解互相是非皆多於臆說而自開戶牖去般若之大義遠矣

經首列八金剛四菩薩名相昔孤山圓法師嘗以直辭闢之謂好異者爲之也

經中言四句偈論者紛然咸謂經中果有四句特旁搜曲指必欲以四句主之或有甚者乃至稱六祖有曹溪口訣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之一句逐兩字分爲四句惑人一至於此却不思經中言四句偈必上有

乃至二字下有等之一言未嘗單稱四句偈惟云乃至受持四句偈等謂乃至者是不及之辭云等者乃總該之義今依文直解但當云於此般若章句受持自一句二句三句乃至四句及與十百千句等此說極明不加穿鑿政不必曲勞神思遠求四句以蹈自開戶牖之轍也

經中言四相四見者乃一切相一切見之總名亦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也惟相惟見根於虛妄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然

迷妄之習在根爲見在境爲相故經云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又云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且我人衆生壽者之四乃執相滯見之總名惟相惟見不特迷者有之而悟者亦未嘗不遭其惑也苟非聖凡情盡迷悟影消則相見二魔卒難消隕依八迷者四相謂妄認四大爲我相離我視他爲人相衰風所觸而生獸離是衆生相忽觸和風而生戀著是壽者相此四相乃迷妄之麤淺者也

悟者四相謂於所學習忽悟自心是我相久之悟跡既遣證理猶存是人相悟證俱消存有所了是衆生相覺所了故知覺未忘是壽者相此四相乃學道人之細而深者非深契密會者難與同日而語也然麤細淺深均同虛妄者謂般若清淨彌滿表裏澄瑩不受一塵只箇不受亦不受迷固不可說雖悟之一言亦無地可寄矣所以有云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

之上知此喻者迷悟四相不待言而遣矣
言四相四見是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者
因執四大爲我就一箇我上引起百千執
著百千愛護離我視他爲人就一箇人上
引起百千分別百千取捨乃至遇衆生而
發憎於壽命而長愛交馳虛妄起滅無從
諸塵勞識因之而集是故謂一切相一切
見之根本也四相之義據直而說只是一
箇我人憎愛四種情妄夫人自古迄今馳
逐去來於生死海中引起八萬種念慮如

燈燄燄似水涓涓未有不自我人憎愛四
種情妄之所交接者也或謂佛何不直以
我人憎愛爲辭而曲言我人衆生壽者何
也蓋聖人指說一切名相咸有所因茲莫
究其因雖然特不能外吾情妄之說也且
人之與我即是非之端何則謂非人即我
謂是我非人但以非他即是我相或云非
我即是人相而不知大般若真寂體味內
而無我外而無人以至無衆生可憎無壽
命可愛故三祖信心銘有云纔有是非紛

然失心又云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斯言曲盡其間與不必別有說也

或問般若真淨之體既顯則我人衆生壽者之妄將何所歸對曰智非相空而莫顯相非智顯而莫空相空則智顯而空智顯則相空而顯相見空故即非四相是名四相智慧顯故是名四相即非四相當知相見本空智慧元顯以本空故則我人衆生壽者全彰般若之光以元顯故則壽者衆生人我總是金剛之體所謂一切智智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也

經中言即非是名二義蓋本乎破相法相二宗而來然即非二字乃破相顯理是名二字乃就事顯理如來說般若一味談空特以一味空破一切相以故但於名相處皆以即非是名爲說乃契一經之旨趣也惟遣事存理無越即非事理不二宜乎是名譬如但言世間一物蓋物物皆具般若不欲顯名般若但云即非其物因物能顯般若故云是名爲物餘皆例此則知即非是

名似乎兩端而其實一致也

經中言五語謂真語不妄實語不虛如語不變不誑語無惑不異語不兩說也佛作是說蓋知衆生不達法義之玄奧不能無疑於其說故使其聞法生信而然也

經中言三千大千世界法相數中具載茲不詳出云大千者蓋對小千而言其大小之說亦具存法數

經中言三日分者謂早晨是初日分午刻是中日分晚時是後日分言一日之間於此

三時將身入河沙國土而用布施如是至百千萬億劫日日於此三時將身布施特喻其施身得福之多然後以信心不逆之功復過於彼

或問無量劫施身之功何劣於般若章句方能一念之信68其德何優對曰此義特破彼執相之甚者也彼雖施身不忘我相此雖一念之信而應念破諸我人較其住相離相誠霄壤之不侔矣如來豈欺人哉經中言三際心不可得者蓋過去已過去於

現在何可得耶未來又未來於現在亦何
可得現在之心不住諸相當體空寂亦不
可得此心於三際尚不可得云何於不可
得心中執縛諸見而滯四相非虛妄而何
經中言五眼即賢首宗列五乘頗類其旨且
以槩言之務脩衆善即肉眼堅護禁戒即
天眼觀諸法空即慧眼悲智圓滿即法眼
一乘安住萬德莊嚴即佛眼此五眼在聖
在凡各各具足特迷悟之自隔耳如上指
陳惟依已解而直辭之茲復於逐分下略

加註脚貴在遣疑關異其敢以般若大教
炫耀見聞而取過咎云

第一分

自如是我聞至敷座而坐乃序說法之時
會衆之處故稱法會因由也

第二分

須菩提從座而出讚言希有如來善以慈
心護念我等善以正法付囑我等遂問有
人發阿耨菩提之心此心當依何住當如
何降伏自佛言善哉至願樂欲聞皆許可

應對之辭故云善現起請也

第三分

專答善現所問云何降伏其心之文謂此
心不能降伏者爲有我人衆生壽者四相
故也首令度十二類生俱入無餘涅槃然
後不見有一衆生曾受度者苟不至此則
四相宛然分稱大乘正宗者謂四相既盡
此心不待別有所謂降伏而自然明白了
悟非正宗而何

第四分

方答善現所問云何應住之義佛謂心有
所住即是愚癡心無所住乃名般若自色
之一法至菩提涅槃於八十一科中俱不
令有所住不惟於布施一法無所住乃至
六波羅蜜四無量心菩提涅槃亦無所住
其無住而住之功雖十方虛空之大不可
比量故稱妙行無住也

第五分

正破執相滯見虛妄情習必使其如理性
而實見者也

第六分

佛對須菩提云今之信般若者甚非偶然皆昔曾於無量萬億佛所深種善根而來夫信般若之心乃名正信此正信中得福無量何以知其然謂其於般若能生正信則不復執相滯見而墮虛妄也然不滯相不執見之法亦欲令捨何況滯相執見之非法而不捨者非愚而何

第七分

須菩提深達佛之所問乃云如來於阿耨

第八分

菩提既無定法可得而亦無定法可說苟存有所得有所說之心則般若正宗不得名本來空寂者也故三賢十聖於般若尚存所惑則於無為法而生差別云

第九分

佛謂有人於般若章句自一句至無數句等而能受持不惟超過河沙七寶布施之福當知般若體中能出生諸佛及阿耨菩提故名依法出生者也

須菩提謂二乘人雖證四果亦無所得之心苟滯所得亦不能免四相所纏然後自述謂我雖已得無諍三昧以其不作是念故世尊稱我為解空第一

第十分

如來自色法至菩提涅槃皆不生所住之心以其無所住則於阿耨菩提不見有所得於佛土不見有所莊嚴猶無相法身隱於諸相雖須彌山王之大不可得而比矣如無所得之得非莊嚴之莊嚴無以異也

十一分

佛謂恒河之沙固不可數而況一沙又是
一恒河如是沙數恒河所有之沙一沙為
一世界雖以七寶滿彼世界布施所得福
德較受持般若章句之福德不啻以百較
千以千較萬也何則此一分經即是莊嚴
分不盡之辭也謂七寶布施不能免其生
心住相受持般若者於心無所生於相無
所住是謂無為福勝

十二分

佛謂人於般若章句能說其少分則爲天人之所尊敬何況盡能受持是謂第一希有名尊重正教得不宜乎

十三分

佛云即非般若是名般若即非微塵是名微塵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即非三十二相是名三十二相等即非者乃掃跡之談是名者乃本具之義爲須菩提以云何奉持爲問故佛乃標名以教其受持繼以掃跡之談乃不使其於受持處而生執著故也

十四分

須菩提於此感悟流涕復歎後五百歲有信解受持般若者則決定不爲四相所纏既離諸相即是佛也佛云不惟信解但聞此般若不生驚怖已自希有復引因中以持般若故得離諸相雖遭割截使人了無瞋恨展轉復引不生心不住法及以入暗處明之喻此分名離相寂滅誠有旨焉

十五分

如來謂此般若章句專爲發大乘心者說

又能受持即是荷負阿耨菩提之良器也其樂小法著四相者烏足與語此哉又謂此般若章句住處即是佛塔天人圍繞豈過分哉

十六分

佛謂受持般若章句之人以今生輕賤之微垢能易當墮惡道之重障復引因中曾供養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之功不如後末世中受持般若章句少分之福使我盡說受持般若之功其局於小見者不

能不驚駭而狂疑也

十七分

須菩提復理最初之間世尊亦如前答復引因中以無法可得故方蒙然燈佛授記作佛使我當時有少法可以為所得之心則不與我授記矣展轉說至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是真菩薩故目為究竟無我云

十八分

分中前言五眼後說三心卷首已叙其略茲不復贅中間云河沙佛世界中所有眾

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其所知者雖優劣
善惡之不同皆如三心之不可得也

十九分

如來重引布施因緣所得福德皆虛妄果
非真實也雖言其所施之福多較之持般
若無盡之福後六特泰山之毫末耳十二

二十分

佛以具足色身見如來及以具足諸相見
如來為問而須菩提了解空義皆云不可
得見故世尊許之

二十一分

解般若故即非衆生不解般若故是名衆
生然般若以無說而說謂有所說即謗佛
也此理其可與滯相執見者道哉

二十二分

佛以如是如是印可須菩提無法可得之
問復謂之曰我於阿耨菩提乃至無少法
可得謂無所得者以本來各各具足故蓋
衆生以迷為失而諸佛以悟為得也政當
失時於般若體不欠一毫方其得也於般

若體亦曷嘗有一毫之多哉

二十三分

依般若而行所作皆名善法此善法中了無高下蓋依般若體性平等其平等法中安容四相復入者哉

二十四分

重言受持般若章句之功雖以七寶聚如須彌山之高而用布施不惟百分不及一雖千萬億分亦不及持般若之一分是豈筭數譬喻而可盡哉宜乎稱福智無比

二十五分

受持般若即是度衆生久之般若智圓自然衆生見盡是名度衆生若謂離受持般若外別起心而欲度衆生則四相儼然是謂化無所化

二十六分

須菩提謂觀如來必不可離三十二相佛云轉輪聖王亦具三十二相若果以色相見音聲求則遠背法身非相之義也

二十七分

般若體性離一切法具一切相苟不悟無斷無滅之至理謂有則墮常見謂無則墮斷見皆失般若之中道也。

二十八分

佛謂持般若故則知一切法無我能成就無生法忍其七寶布施之人豈可與其福德比量彼布施者惟貪惟受此持經者不受不貪以其不受是名正受於正受中如海納百川安有已哉。

二十九分

般若智體與十方虛空湛然常寂而不拒諸相於常寂體中去來動靜故法涌大士謂般若無來故當知諸法亦無來般若無去故當知諸法亦無去善觀般若者則知諸法無去來相且諸法尚無去來之相而如來之身安有去來耶。

三十分

佛謂微塵世界乃事相也能受微塵世界者乃理性也事相理性常混合爲一而不可分蓋凡夫貪著於事相而獨不悟理性

所以徇生滅而固究涅槃之至理不容其無所說也

三十一分

佛言發阿耨菩提心者應如是知諸法無相應如是見諸法無相應如是信解諸法無相自然於我人衆生壽者中不生知見也

三十二分

佛以不取於相是名演說如如不動是名演說未嘗以播唇吻弄音聲而爲說也當

知一切相一切見一切取捨一切言說一切學解等皆有作思惟之法其有爲之法如夢幻泡影露電世間惟此六物速於變滅不得久住其有志學般若者應當作如是觀

原夫般若後八無可學十五無可取無可得無可求以至俱無可爲世尊於無可爲處洞見源底哀憫衆生逐妄流轉隨處取著以故廣說空法與之融通與之淘汰必欲其淨治心器滿貯般若甘露上味當知心器既淨

其般若上味自然充足譬如穴土欲盛虛空其虛空之體隨土出處全體現前而豈待土出然後別見有虛空可入耶猶衆生於無始劫來妄執我人狂逐憎愛障大般若以至于今但我人憎愛之惡習既消則阿耨菩提般若智慧隨其所消而現故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又古德云不學佛法惟務休心此心休得一分即是學得一分般若此馳求之心全休全歇則般若智慧豈待別有所謂學而致哉如上三十

二分之太義持不能外乎此教以般若離相離見無爲無得爲正宗究竟別無他說於經中或句讀重疊或義解不通此或翻譯之失傳寫之訛當以理遣政不必滯於微瑕而乖大義也當思祇園問答之本懷但欲破其妄執使其了解以故破相蕩執之辭層見疊出蓋悲願之深痛心之切也茲辱翰林承旨相公松雪大居士問及經義不覺援筆及此更以四句截斷葛藤謂其有說皆名謗今日分踈謗更多外護不

忘親付囑三千里外定聾訛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後八

十六

音釋

淘汰

淘徒大淘汰

汰刀切

汰音湫也

唎

唎音荒也

啻

啻音利也

駭

駭音駭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六

俊九

恭學門人北庭慈寂道

幻住家訓

幻人一日據幻室依幻座執幻拂時諸幻弟子俱來雲集有問松緣何直棘緣何曲鶴緣何白烏緣何玄俊九幻人豎起拂子召大眾曰我此幻拂豎不自豎依幻而豎橫不自橫依幻而橫拈不自拈依幻而拈放不自放依幻而放諦觀此幻綿亘十方充塞三際豎時非豎橫時非橫拈時非拈放時非放如是了知洞

無障礙便見松依幻直棘依幻曲鶴依幻白烏依幻玄離此幻見松本非直棘元無曲鶴既不白烏亦何玄當知此幻翳汝眼根而生幻見潛汝意地起幻分別見直非曲指白非玄徧計諸法執性橫生曠古迄今纏縛生死由是累及雪山大沙門眼不耐見方出母胎便乃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地指天大驚小怖將過去百千萬億劫所證底第一義諦向諸人淨潔田地上狼藉殆盡審如是奇特建立要且於幻法了無加損老雲門謂當時若

見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雖則增金以黃
其柰又添一重幻翳當時四十九年三百餘
會彼以幻問此以幻答文彩熾盛音響沸騰
其幻頓幻漸幻偏幻圓且置之勿論末上以
幻手拈幻花謂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
得老飲光擘破幻顏兩肩負荷自爾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幻幻相因授受不已至少林面
幻壁安幻心懺幻罪解幻縛問幻姓書幻偈
磨幻磚垂幻足掛幻拂聾幻耳搥幻掌就中
引出箇掣風顛漢施一幻喝如青天怒雷乃

至幻照幻用幻實幻主縱橫交錯與奪殺活
態千狀萬莫窺其涯迨今諸方無面目老比
丘出其門嗣其宗承虛接響置一幻於口門
藏諸幻於量外文其言巧其機高其風逸其
韻峻其令大其家更無有一人能出其幻者
幻乎其旨圓其義備其體大其用周與諸佛
祖相為始終盡塵沙劫不可窮蓋間有未能
了此大幻於言象之表者或以某師說禪簡
明或以某師說禪圓活或以孰為高古或以
孰為峭峻孰為細密孰為文彩孰為粗暴孰

爲不工尚其優而效之鄙其劣而棄之亂真
機於巧偽之場屈要旨於笙簧之域見聞日
博是非日滋大義日乖真風日墜殊不知前
輩深達大幻之士凡吐一辭出一令其簡明
也是幻圓活也是幻高古也是幻細密也是
幻至若直捷文彩粗暴不工等咸自廣大幻
輪中流出此幻輪一轉如水就決似風行空
迥絕安排了無揀擇隨機任器殺活臨時使
古人存一點分別取舍之情潛於隨扣隨應
之間則與雜毒無以異也豈甘露醍醐之謂

哉更有人將箇禪冊子廣讀博記欲契祖師
西來意却成實法流布豈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之道果如是迂曲耶若是真實要證此大
幻法門便請全身直入直下更無一絲毫障
礙苟或脚跟擬議意地躊躇切不可隨語生
解道一切是幻依九本來見成我但拍盲坐斷更
別有甚麼工夫可做門路可求是則固是爭
柰你依情帶識墮在草窠欲較他古人獨脫
悟明不翅天地懸隔只如香巖擊竹靈雲見
桃太原聞角洞山過水如此輩皆是偷心泯

絕脫落知解能所兩盡得失俱忘如空合空似水投水既非強勉安許拍盲乃於不知不覺處脫落根塵自然語默動靜不帶枝葉此是大解脫門惟心死識忘情消見謝者乃能涉入或半點心意識不盡縱使透過古今超越言象欲與古人握手於真寂之海何異螢光之附太陽非其類也今日既是與諸人應箇時節不可只與麼說了便休借五須彌筆蘸四大海水向東拂于逮打箇直落復於南瞻部洲轉箇曲角徐於北鬱單越著一點轉

向西瞿耶尼亞箇半刀併作一箇幻字懸向盡十方虛空之頂使大地人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有身者覺有意者解乃知過去佛久遠於此已證涅槃現在佛今各於斯成等正覺未來佛將於其中開正法眼以至微塵數諸菩薩各各不離當處修六度運四心度衆生斷苦縛乃至無邊聖賢更無有一人不依此幻具大神變而獲自在者柰何諸人終日折旋俯仰動靜語默觸目無間剛不自悟將謂與他聖賢佛祖有無邊法界之所間隔自甘

陸沉徒受輪轉今日特爲你起模畫樣和盤托出如前所云便請全身直入直教一切處點畫分明一切處受用成現與三世佛歷代祖契理契事同出同沒更有何物爲障爲礙而尚存觀聽猶滯功勛者哉古今之下如有住九一佛一祖不由此大幻法門而獲菩提解脫者無有是處更教你知盡法界內無古無今但有情無情等如有一物不依此大幻法門而具生住異滅者亦無有是處當知幻無聖凡幻無彼此了得此幻在彼不見有菩提涅

槃在此不見有生住異滅一切幻幻圓滿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非是強言法如爾也苟或於此未能脫白露淨全機超入且不要忽忽草草但辦取一片鐵石身心拌取一生兩生向所叅底無義味話頭上拍盲立定丁字脚頭心憤憤地與之抵捱將去正當抵捱時都不要你向禪道佛法上別求解會只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除却箇齧嚼不破底無義味話頭之外更無第二念蹲坐其懸懸之心如措足於百尺竿上者脚於萬仞崖巔前

無可攀後無可援但與麼把教定靠教穩孜孜兀兀只如是去當知大幻法門在你脚底不曾移易一絲毫只待你情消見盡蹉步踏著則知太原聞角洞山過水之時節不我隔也到此更須和箇所入底大幻法門一踢踢翻不留朕迹始是丈夫脫或乍得入門苟存一念歡喜之心依舊與昨日之迷無間然也此事不是說了便休亦不是見了便休直須始終丈夫不受一法籠罩方堪為荷負大法之真實種草邇來法道不古人心懈怠為師

為徒彼此只求解會日夕相誘築得一肚禪道佛法其如生死命根不曾於懸崖撒手處絕後再蘇一回墮在惡毒海中不自知非此誠可愍叅禪學道何所圖哉然本上座固非其人惟是不肯自昧叅禪正因而況諸人幸不遭此邪謬各各是不肯墮人窠臼底端入正士既來遮裏相從我此間又非唱導之師建立門戶彼此相依於半間茅屋之下只圖真實以辦平生然此雖曰大幻法門苟非神悟決不可造次而入只如說箇幻字今古共

知於中欲覓一人於此幻中掉臂而入橫身
而坐肆足而行任意而用放開捏聚一切自
由者極難乎人其故何哉蓋由心存所知而
未嘗悟脫於一切處明知是幻不待旋踵而
反爲幻所縛以若所知則與不知者何以異
也只如教家道一假一切假無中無空而不
假此說之下了無剩法惟其不悟翻成文字
語言流布豈佛法果有教禪之二哉以其神
悟教即是禪以存所知禪即是教故圓覺謂
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

長我見斯言殆盡之矣只如會通和尚見鳥
窠吹起布毛應時脫略德山見龍潭吹滅紙
燭當下超宗今人但見前輩領悟如是之易
而不知其未領悟時之難苟知其難則古人
之易亦今人之易也苟不知其難欲效古人
如此之易未免爲情識虛妄引入相似般若
中重生死之根塵深輪回之陷窞耳且古人
領悟之易置之勿論如何是未領悟時之難
只如二祖未悟之頃立齊腰之雪不知爲寒
斷娘生之臂莫知爲痛只遮一箇樣子不惟

今人之難在二祖分上亦未嘗不難以其求法之真所以忘其難也自二祖而降其親師爲道痛爲生死無常而有契有證之士於未領悟時未有一人不如是之難當知古人之生死即今人之生死也今人之道業即古入之道業也蓋古人負真誠而忘其難所以致其易今人逐虛妄而棄其難必欲效其易故於此一法中雖同知是幻而其利害優劣所以異也此是從上佛祖不易之論一時老婆引援及此在本色道流分上喚作惡口亦名

實法綴人亦名教壞人又喚作瞎學人正眼今日彼此不獲已也然而遮許多做工夫底露布在當人爲法之誠自然步步踏著豈是起模畫樣教得人底道理其或爲法之心不真不誠不苦不切縱使百千方便束縛得他儼然如箇死人何異吹網欲滿復九又如瀉山充典座雪峯做飯頭寶壽作街坊演祖爲磨主此猥屑之務豈真龍象所當爲哉蓋亦爲道之真忘其鄙陋有如此者今人稍負聰敏或叢林補職不稱則掉臂譏主法者之誤於此

觀之則古今之真妄判然矣。幻人於幻法實未曾悟。今日但路見不平，竊論如此。到遮裏索性將平昔所解底大幻法門重爲發露去也。過去是已去之幻，見在目前之幻，未來是將至之幻。一大藏教依幻而說，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由幻而生，菩提涅槃根幻而成，真如般若倚幻而現，慈悲喜捨即幻而興，六度萬行憑幻而立，三乘十地仗幻而等，差戒定慧貪嗔癡煩惱塵勞無常生死等從幻而出，以至明暗色空見聞覺知未有不稟吾幻而

有者，豈但松直棘曲，鵠白烏玄，是幻乃至天以幻蓋地，以幻擎海，以幻涵春，以幻育桃，以幻紅李，以幻白迷，以幻難悟，以幻易我，以幻說爾，以幻聞森羅萬象，一幻所印，此大幻印中固是不留剩法，只如幻人手中拂子，即今與須彌山王眉毛厮結，且道是幻耶，非幻耶？若謂是幻帶累，幻人墮在幻網中，萬劫出不得，若謂非幻，請去却語，默動靜出來，露箇消息。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參學門人北庭慈寂述

擬寒山詩

有客從予而問曰叢林戶稱為參禪且禪固不可逆測而知惟參之一言莫識所云請釋之予曰所云參者乃古人咨決心疑究明已事不可不由之徑也如安心懺罪洗鉢盂聞水聲之類耳蓋生死之心疑未決如墮網之欲出若沐漆而求解望見知識之容未待卸包脫屣其曾中岌岌未安之事遽衝口而問

之一言不契又復往叩而他之或停餐輟飲廢寢忘勞至若風雨寒暑之不移禍福安危之莫奪其所參之念不致洞明不已也是謂真參餘皆似之耳非參也何謂似如火爐頭禪牀角領納一言半句相似語蘊于情識不自知覺久之遇緣逢境忽然觸發是謂知解依通非參也或於方冊梵夾中以聰明之資博聞廣記即其所曉處和會祖機一一合頭乃穿鑿搏量非參也或循規守矩不犯條章靜默安舒危坐終日乃緣境攝持非參也或

搜尋難問記憶機緣堂上室中苦攻逆敵者
乃狂妄時習非參也總而言之但胸中實無
爲生死大事之正念或形影相弔於巖穴之
下或有駢踵接於廣衆之中各偏於所向而
取著之非吾所謂參也矣客又曰近代尊宿
教人起大疑情看古人一則無義味語斯可
謂之參乎予曰傳燈諸祖各有契證初未聞
有看話頭起疑情而悟者良由機緣泛出露
布橫生況是學者目中爲生死之心苦不真
切脚未跨門咸遭誑惑由是據師位者不得

已而將箇無義味話放在伊識田中教伊吞
吐不行齧嚼不破孜孜兀兀頓在面前如銀
山鐵壁不許其斯須忘念日深月久情塵頓
盡心境兩忘不覺不知以之悟入雖則不離
善權方便亦與參之之義幾近矣或學者不
實以死生大事爲任則師與資俱成途轍荆
棘祖庭穢滓佛海豈參云乎哉因徃復酬酢
遂引其說偶成擬寒山詩一百首非敢自廣
蓋痛心於教外別傳之道將墜無何誠欲策
發初心之士耳或謂宗門有活句死句全提

半提擒縱無偏與奪自在之理子何不發明
 之此何時而尚欲以實法綴繫於人耶予曰
 世有能跨千里之步而終身不能自越其閭
 者予不信也彼與奪自在之師皆由參之不
 謬悟之無根蓄養深厚如千里駒輕肆其足
 便有追風逐日不可及之態而不自知也使
 彼師苟存其與奪自在之見于胸中則人法
 不空能所交接與魔外何別哉當知真寂體
 中尚無地可寄其與奪自在之迹則其可講
 而學耶得不重貽達者之所譏蓋識法者懼

也道人其鑒諸
 參禪一句子 衝口已成遲 擬欲尋篇目
 翻然墮水泥 舉揚無半字 方便有多歧
 曲為同參者 吟成百首詩
 參禪莫執坐 坐忘而易過 疊足取輕安
 垂頭尋怠惰 若依九不任空沉 定應隨想做
 心華無日開 徒使蒲團破
 參禪莫知解 解多成捏恠 公案播唇牙
 經書塞皮袋 舉起盡合頭 說來無縫罅
 撞著生死魔 漆桶還不快

參禪莫把玩	流光急如鑽	那肯涉思惟
豈復容稽緩	時刻不暫移	毫釐無間斷
撒手萬仞崖	乾坤無侶伴	
參禪莫涉緣	緣重被緣牽	世道隨時熟
人情逐日添	工夫情未瞥	酬應力難專
早不尋休歇	輪回莫怨天	
參禪莫習懶	懶與道相反	終日尚偷安
長年事踈散	畏聞廊下魚	愁聽堂前板
與麼到驢年	還他開道眼	
參禪莫動念	念動失方便	取捨任情遷

愛憎隨境轉	野馬追疾風	狂猿攀過電
蕪密捉蓬塵	癡心要成片	
參禪莫毀犯	動輒成過患	作止誠可分
開遮豈容濫	內外絕安排	自他俱了辦
突出摩尼珠	光明照天岸	
參禪莫揀擇	舉世皆標格	曾不閒閑忙
何嘗分語默	一念離愛憎	三界自明白
更擬問如何	當來有彌勒	
參禪莫順已	動須合至理	工夫要徹頭
志願直到底	瞥爾情念生	紛然境緣起

白日擬偷鈴	難掩虛空耳
參禪宜自肯	胃中常鯁鯁
自然成勇猛	一念如火熱
冷熱兩俱忘	金不重為鑛
參禪宜退步	勿踏行人路
倒拖三尺布	得失豈相干
驀直走到家	萬象開門戶
參禪宜具眼	庸鄙休觀覽
雙輪豈推挽	洞見佛祖心
搖搖照世光	不受眉毛鬚
	不擬起精勤
	寸懷若冰冷
	橫擔一片板
	是非都不顧

參禪宜朴實	朴實萬無失
大千俱受屈	話柄愈生疎
一氣直到頭	捏出秤錘汁
參禪宜努力	真心血滴滴
似與萬人敵	有死不暇顧
冷地忽擡頭	何曾離空寂
參禪宜簡徑	只圖明自性
歷歷無欠剩	擬向即是魔
脫略大丈夫	塵塵自相應
參禪宜及早	遲疑墮荒草
	纖毫若涉虛
	身心轉堅密
	如登千仞高
	無身未堪惜
	了了非聖凡
	將離轉成病
	隙陰誠易遷

幻軀那可保	當處不承當	轉身何處討
寄語玄學人	莫待筭筒倒	
參禪宜正大	切勿求奇恠	真機絕覆藏
至理無成壞	拽倒祖師關	打破魔軍寨
赤手鎮家庭	塵塵俱出礙	
參禪宜決定	莫只成話柄	瞥爾隨茵循
灼然非究竟	但欲了死生	何曾惜身命
一踏連底空	佛魔聽號令	
參禪宜捨割	命根要深拔	活計再掃除
生涯重潑撒	寸念空牢牢	萬古阿剌刺

放出一毫頭	光明吞六合
參禪要明理	理是心王體
惟有智堪委	法界即其源
後園枯樹椿	勿使重生耳
參禪要直捷	一切無畏怯
舉起無分別	法性元等平
過去七如來	與今同一轍
參禪要到家	不必口吧吧
途程非邇遐	寸心常不動
踏斷芒鞋耳	門前日未斜
	每與事交參
	禪河以為底
	用處絕踈親
	至理非曲折
	履踐無生熟
	跬步亦何差

叅禪要脫略	何須苦斟酌	道理要便行
事物從教却	豈是學無情	自然都不著
更起一絲頭	茫茫且行脚	
叅禪要精進	勿向死水浸	動若蹈輕冰
行如臨大陣	晝夜健不息	始終興無盡
捱到髑髏乾	<small>後九</small> 光明生末運	<small>十三</small> 身世等空華
叅禪要高古	備盡嘗艱苦	遠接少林武
利名如糞土	深追雪嶺蹤	
道者合如斯	豈是誇能所	
叅禪要識破	萬般皆自做	榮辱與安危

存亡并福禍	元是現行招	等因前業墮
如是了了知	世間無罪過	
叅禪要本分	只守箇愚鈍	豈解叙寒暄
何曾會談論	兀兀似枯椿	堆堆如米囤
一片好天真	常不離方寸	
叅禪要孤硬	素不與物諍	白日面空壁
清塵堆古甑	遇境自忘懷	隨緣非苦行
昨夜煮虛空	煨破沙糖甕	
叅禪要深信	豈應從淺近	直擬跨懸崖
不辭挨白刃	橫披古佛衣	高佩魔王印

道源功德山	咸承慈母孕
參禪為生死	豈是尋常事
出此而沒彼	不啻萬劫來
今日更遲疑	又且從頭起
參禪為成道	丈夫宜自保
鰲山話將掃	疾捷便翻身
轉步涉途程	出門都是草
參禪為超越	大地無途轍
萬里一條鐵	躍出威音前
回首照菱花	銳氣生眉睫
	從始直至終
	曾無片時止
	雪嶺星欲沉
	更莫打之繞
	寸心千丈坑
	坐斷僧祇劫

參禪為絕學	擬心成大錯	既脫文字禪
還去空閑縛	拈却死蛇頭	打破靈龜殼
腰間無半錢	解跨揚州鶴	
參禪為究竟	直入金剛定	兩端空悟迷
一道融凡聖	澄潭浸夜月	太虛懸古鏡
偈擬著眼看	<small>即</small> 墮瑠璃窰	
參禪為直指	未舉心先委	動足路千條
擡眸雲萬里	安心鑰雜金	懺罪乳加水
棒喝疾如風	煖熱門庭耳	
參禪為已事	要明還扣已	得失莫回頭

是非休啓齒 不肯涉蹊徑 直欲探源底

流出自曾襟 孤風絕倫比

叅禪為圓頓 豈分根利鈍 草木尚無偏

舍靈皆有分 一法印森羅 三藏絕言論

更擬覓端由 道人今日困

叅禪為求悟 胃中絕思慮 但欲破疑團

決不徇言路 寢食兩俱忘 身心全不顧

蹉脚下眠牀 絆斷娘生袴

叅禪為明宗 道不貴依通 鷲嶺花猶在

熊峯髓不窮 心在千古合 見謝五家同

情識猶分別 門庭是幾重

叅禪無利鈍 且不貴學問 妙悟在真疑

至功惟發憤 任說他無緣 直言我有分

一踏桶底穿 蟪蛄吞混沌

叅禪無古今 但勿外邊尋 席上沉孤影

窻前借寸陰段九 志密行亦密 功深悟亦深十五

打開無盡藏 撮土是黃金

叅禪無貴賤 各各不少欠 密護在真誠

精操惟正念 廊廟倦躋攀 輿臺忘鄙馱

悟來心眼空 昭然無二見

叅禪無奇特	惟貴心無惑	對境消佛魔
當機泯空色	問著有來由	舉起無蹤跡
曾不離平常	通身自明白	
叅禪無巧妙	非覺亦非照	將底作光明
以何為孔竅	佛祖弄泥團	象龍噉草料
海底黑波斯	却解逢人笑	
叅禪無限量	古今稱絕唱	跳下破繩牀
拈起折拄杖	祖令要親行	佛亦難近傍
子細點檢來	盡是做模樣	
叅禪無祕訣	只要生死切	心下每垂涎

眼中常滴血	盡意決不休	從頭打救徹
脫或未相應	輪回幾時歇	
叅禪無僧俗	四大同機軸	一念根本迷
萬死常相逐	推開生死門	打破塵勞獄
携手下煙蘿	共唱還鄉曲	
叅禪無愚智	家親自為崇	智者落妄知
愚人墮無記	抄破兩頭空	轉歸中道我
拈起一莖柴	覆却西來意	
叅禪無靜鬧	盡被境緣罩	聞見有兩般
混融無一窖	水底月沉沉	樹頭風浩浩

更擬覓家鄉 路長何日到

參禪非義學 豈容輕卜度

解開名相縛 一句鐵渾侖

蹉口忽咬開 虛空鳴曝曝

參禪非漸小 至體絕邊表

來學無為道 在九 一證一切證

逆觀免渡河 特地成煩惱

參禪非可見 可見墮方便

電光還有現 靈鑑寫羣形

疑別兩莖着 浮雲遮日面

拽斷葛藤根

千聖難穿鑿

難將有限心

在六 一了一切了

鳥跡尚堪追

體用成一片

參禪非可聞

放牧雲合雲

未能忘口耳

參禪非勸誘

出生離佛口

作略解如斯

參禪非術數

鬼神爭敢覩

徧界絕覆藏

參禪非息念

敲唱謾區分

石鼓鳴晴晝

響寂動成羣

誘引那長久

一步跨向前

步步無窠臼

單提第一句

靜若須彌山

當機無覓處

妙性圖覩見

語默影搏影

煙鐘送夕熏

超越須自心

萬夫約不後

佛祖不能窺

動如大火聚

瞥起落緣塵

不續隨偏漸	起滅有蹤由	渾侖非背面
當處悟無生	塵塵離方便	覓處不從他
參禪非自許	至理通今古	門門追步武
得來須契祖	句句合官商	
毫髮若有差	惺惺成莽鹵	
參禪非杜撰	要了舊公案	擇法任曾臆
為人若冰炭	道本絕踈親	理爭容混濫
一點更留情	自他何了辦	
參禪非教外	亦不居教內	兩頭能混融
一道無向背	法法契真宗	處處成嘉會

少存分別心	直入魔軍隊	靈光雖洞燭
參禪絕所知	有知皆自欺	掃空繩上疑
當體屬無為	獨瞎棒頭眼	
更來存此跡	節外又生枝	
參禪絕能所	獨行無伴侶	既不徇涯岸
何曾立門戶	空棒鞭鐵牛	幻繩牽石虎
機關活卓卓	疑殺少林祖	
參禪絕聖凡	三界沒遮欄	滌淨遣他惑
悟迷還自瞞	倒卓青雲眼	橫趨赤肉團
欲名名不得	今古許誰看	

叅禪絕階級	坦蕩又平直	凝動脚趾頭
直墮心意識	三界鼓狂花	萬里栽荆棘
舉似王老師	堪嗟又堪惜	
叅禪絕露布	機前莫罔措	喝退趙州無
趂出雲門顧	縛住走盤珠	塞斷通天路
不假拈一塵	兩手都分付	
叅禪絕有無	道人何所圖	空中書梵字
夢裏畫神符	不有何庸遣	非無曷用除
話頭如不薦	徒費死工夫	
叅禪絕真妄	語言難比况	幻名惟兩端

空花非一狀	智者欲掃除	惡人常近傍
舉措似勤渠	於法皆成謗	
叅禪絕修證	生死那伽定	三有金剛圈
十虛大圓鏡	徧界淨法身	極目真如性
動著一毛頭	驢年會相應	
叅禪絕照覺	道人休卜度	擊碎明月珠
剪斷黃金索	拈過赤斑蛇	放出青霄鶴
去就不停機	依前未離錯	
叅禪絕影像	豈許做模樣	象龍徒蹴踏
佛祖謾勞攘	徧界覓無蹤	當陽誰敢向

有人稱悟明	快來撞拄杖
叅禪最易為	只要盡今時
那生節外枝	日移花上石
萬法何曾異	勞生自著疑
叅禪最簡捷	當念忘生滅
語言盡超越	昨夜是愚癡
好箇解脫門	惜無人猛烈
叅禪最成現	元不隔條線
通身菩薩面	圓聞聞不聞
墮此兩重關	入地獄如箭
	不作身前夢
	雲破月來池
	聞見絕羅籠
	今朝成俊傑
	滿眼如來光
	妙見見非見

叅禪最省力	不用從他覓	壯士臂屈伸
師王影翻躑	纖疑或未銷	操心來辨的
回首望家鄉	鐵壁復鐵壁	
叅禪最廣大	一切俱無礙	橫亘十方空
豎窮三有界	既不涉離微	曾何有憎愛
時暫不相當	依前入皮袋	
叅禪最明白	大用無軌則	揭開三毒蛇
放出六門賊	徧造業因緣	都成性功德
勿使路人知	恐他生謗惑	
叅禪最警脫	不受人塗抹	來去赤條條

表裏虛豁豁 喜時則兩與 怒來便雙奪

觸處不留情 是名真解脫

叅禪最安樂 不被情塵縛 真照豈思惟

靈機非造作 一處證無爲 千門成絕學

窮劫墮輪回 由來自擔閣

叅禪最枯淡 冥然忘毀讚 兀兀守工夫

孜孜要成辦 如飲木札羹 似噉鐵釘飯

此心直要明 不怕虛空爛

叅禪最寂寞 寸懷空索索 四大寄禪牀

雙眸懸壁角 疑團不自開 情竇徒加鑿

但得志堅牢 何愁天日薄

叅禪不持戒 那更存知解 弗省是自瞞

尚欲添捏恠 生死轉堅牢 輪回無縫罅

坐待報緣消 且來償宿債

叅禪不守己 硬要說道理 卜度須彌山

便是栢樹子 但只鼓唇牙 不肯憂生死

禪到眼光沉 噬臍無及矣

叅禪不合度 紛紛徇言路 公案熟記持

師資密傳付 世道愈相攀 已躬殊不顧

十冊古傳燈 轉作砧基簿

參禪不解意	纔聞便深記	兜率有三關
曹洞列五位	楞嚴選圓通	雜華宣十地
及話到已躬	一場無理會	
參禪不著物	立地要成佛	肯將生死心
沉埋是非窟	從古墮因循	如今敢輕忽
生鐵鑄齒牙	一齧直見骨	
參禪不顧身	直與死為隣	寸念空三際
雙眸絕六親	門前皆客路	衣下匪家珍
誰共滄溟底	重重洗法塵	
參禪不可緩	自心須自判	迷悟隔千塗

首尾惟一貫	掇轉鐵圍山	現出金剛鑽
變化不停機	把伊眼睛換	
參禪不屈已	人天咸讚美	英氣逼叢林
真風振屏几	千聖共擡眸	萬靈皆側耳
一句絕承當	敲出少林髓	
參禪不求勝	勝為禪人病	勝乃脩羅心
勝即魔軍令	勝非解脫場	勝是輪回宰
惟佛無勝心	所以稱殊勝	
參禪不求名	參禪不為利	參禪不涉息
參禪不解義	參禪只參禪	禪非同一切

參到無可參

當知禪亦戲

參禪第一義

全超真俗諦

六祖道不會

古月照林端

兒曹共指陳

呼作西來意

參禪欲悟心

該古復該今

窮之似海深

名聞三際斷

圓湛含空色

奇花秀晚林

參禪非戲論

直欲契靈知

施工是自欺

精金離煨日

或未忘聞見

何曾出有為

達磨云不識

高風吹嶺外

仰處知天闊

體露十虛沉

積學非他得

古鏡却磨時

參禪禪有旨

旨悟亦無禪

少室空餘月

靈山獨刺天

認聲言直指

對影說單傳

今古尋玄者

區區亦可憐

參禪緣底事

獵縣更遊州

但覺千山曉

那知兩鬢秋

工夫增執縛

學問長輕浮

逗到龕幃下

清燈照古愁

參禪何太急

東去又西馳

走殺天真佛

追回小厮兒

空中施棒喝

靴裏動鉗鎚

縱有神僊訣

難教出水泥

參禪誰作倡

少室有神光

雪重齊腰冷

刀輕隻臂亡 真風陵大法 英氣厲頰網

孰謂千年後 門前賦獻賊

參禪無樣子 樣子在當人 本淨通身白

元無徹骨貧 曾襟懸古鏡 懷抱積陽春

不待重開眼 何曾隔一塵

參禪作麼參 切忌口喃喃 擺尾淹蘆菟

低頭入草菴 有言非向上 無句起司南

未解如斯旨 前三復後三

參禪參不盡 參盡苦為論 鶴放青松塢

牛尋碧水村 雨深苔蘚路 雲掩薜蘿門

更覓禪參者 歸家問世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音釋

蘸莊陷切 穿疾郢切 駢蒲眠切 滓壯士切

也鑽古猛切 也鑽古猛切 也鑽古猛切 也鑽古猛切

也鑽古猛切 也鑽古猛切 也鑽古猛切 也鑽古猛切

也鑽古猛切 也鑽古猛切 也鑽古猛切 也鑽古猛切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俊十

參學門人北庭慈安進

東語西話上

余養痾之暇客有以叩之者隨叩而應集成巨編目之曰山房夜話竊為好事者取

俊十

去已而餘音未泯觸事興感發為言辯先後凡二十餘篇題曰東語西話蓋無倫叙也非敢聞之先達期與後學共焉

至近而不可見者眉目也至親而不可知者心性也眉目雖不可見臨鏡則見之心性固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不可知徹悟則知之苟非徹悟而欲知心性之蘊奧是猶離鏡而欲見眉目也昔大梅常和尚問馬祖如何是佛答云即心是佛常公聞是語當下如十日並照情雲識霧應念廓清直往大梅山一任非心非佛此其徹悟之樣子也俊十自爾即心是佛一語流布海宇豈惟叅玄上士戶知之至若販夫竈婦凡言論之頃未有不言心便是佛者逮叩其以何為心則茫然不知是處此類且置之勿論間有素稱叅學之士一歌一詠指其心體宛若觀眉

目於鏡中毫髮不隱逮求其如常公之脫略則天冠地履之不侔矣何以然哉蓋常公乃徹悟者也他人則情解者也情解之者語益工而旨益昏言愈竒而理愈昧矣或曰照眉目之鏡可得而求之悟心性之旨未聞其要也對曰但信根于心則悟不難也或下以信未有無因而自悟者古者之信不待有所警省亦不待有所勸發惟信根於心如飢者之欲食念念未嘗間歇窮情竭慮信信不已一旦觸發如久忘忽記此常公之於馬祖言下

豈偶然哉今人不之徹悟任以即心是佛之辭掛於唇吻與情妄分別浩浩無時惟增其多語耳於心佛何有契會之理也學者未有不為生死事大者速叩其何為生死例是茫然無所加對或有謂以其不知所以致問即從容告之曰爾既不知生死為何等事今發心為生死得無妄乎夫生死事大苟不知生死之理徒加參學譬如辟穀之人遣其耕穫雖勉從命令將不旋踵而退惰矣何則辟穀既忘飢餒而禾黍亦何所用哉

猶學者既昧生死之端緒則參學亦奚以爲
或者強謂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謂生死斯
實狂言縱使知來知去即其所知宛是生死
以生死脫生死無是理也須知生死元無體
性因迷自心妄逐輪迴宛然成有譬如積寒
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
結生死所迷既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
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之理當知生死本
空由悟方覺涅槃本有以迷罔知或不能洞
悟自心而欲決了生死是猶不除薪火而欲

鼎之不沸理豈然哉了生死莫親於悟心悟
心莫先於立志忘寒暑廢寢食空情妄此一
念子於動靜處如堅兵嚴城之不可犯閱古
人話之正志如是壁立萬仞則開悟可坐立
而待既悟已不但生死之空寂雖涅槃亦無
地可寄如其不爾柰何生死與迷妄交結遠
從曠劫至未來際其流轉無絲髮之間謂生
死事大豈虛語哉豈虛語哉
三
蛇虎無意於害人嘗倚高岡卧平陸行人驚
相告而遠之蓋知其有齧人之毒不容不望

影而避之也菩薩之視幻法亦然何謂幻法
乃實無而有者是也既曰實無必何所有譬
之太虛纖塵不立由病在眼亂華叢然了幻
者自責眼中之病不了幻者惟嫌空裏之華
至若水底月鏡中像皆幻有也迷人執有必
欲遠離惟其所離展轉成有達人知幻不作
離想雖不故離自無所著故教中有知幻即
離不作方便惟知幻之知不涉情妄乃超悟
之心全體是知也以其知之至當故不待離
而離矣然不作方便即能離所離之心皆方

便也良由洞悟自心照了諸幻惟其照了全
是遠離更不特別有所離而離矣猶望蛇虎
而避者蓋真知其有齧人之毒自然念念遠
離豈待別作方便而後離也其不具此真正
悟知者於四大五蘊亦未嘗不言是幻頃焉
對違順境瞥爾情生與諸幻塵同時起滅備
嘗衆苦馱足心生必欲遠離重增幻見或不
正悟其諸幻因緣安有可離之理哉惟識達
之者不起離幻之念但勤究己之功已躬一
明百千幻妄悟歸真寂其離之一言不勝其

贅矣

妙喜曰古人皆明心見性今時人例是說心說性好教備知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此極言教化日薄人心日趨而下也何謂見性行而已到者是也何謂說性不待行而似到者是也譬如京都乃天下人物會聚之所殊方異域街童市豎皆能指其所向之方獨未曾親到耳以其未到是謂說者也其說愈多而其言愈枝矣有志者安肯依他作解而耕其空言以作掠虛之士乎必欲裹糧躡屨

雖千萬里之遠忘其勤勞進進不已一旦親到則宮室之華麗人物之繁阜百千富貴了然在目是謂親到而見者也既見矣還復殊方凡言京都之境任其指東為西壓良為賤縱談終日皆不能昧其所見之真是為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者也其親到而見者與未到而說者相去知幾何哉原其所說亦有因求勝之心乃其說之因也蓋天資俊敏以多聞博記之風鼓動情竅曾不期鳴而鳴鳴足以滋其勝勝足以潤其情死生結縛愈說而愈

固矣親見之者雖終日不言其誠諦之音充塞宇宙故永嘉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其效若此豈欺人哉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妙喜此語褒耶貶耶聞者不覺墮淚如雨

佛云病是衆生良藥此說可憑乎不可憑乎後十是何言也衆生積劫迷妄內存我相外逐境緣恃其輕安情妄紛錯頓忘幻質之有老病死也一旦攝養乖方呻吟枕席所需不遂苦痛無時氣命將終返思平昔道無所得法無

可恃茫茫三界沉墜無涯或得苟延誓當精銳刻苦究道不捨晝夜以酬出家本志以報佛祖深恩如是受者則知病苦真良藥也不爾受者返思病中境界緣逆順滋潤愛憎欲相報酬不顧來業是無慚人非菩提眷屬也反致佛祖誠言而爲過咎然病不止是受病者之良藥亦是不受病者之良藥也何則彼此身拘四大形假衆緣彼病若斯我寧不爾今幸病不至體時暫輕安八苦循環其能久恃乘此身形勇健精勤如救頭然破有漏之藩

籬碎無明之窠曰空涅槃之險穽截生死之
迅流此道既不假外求心佛豈果從他得如
是觀者其良藥之效豈獨為病人設耶凡屬
有情皆當於此取其神效況吾徒身依法席
跡廁禪叢動以死生大事為口實觀此病是
良藥之明訓而復懵然不加顧者逆知其輪
轉將無畔岸矣

客有謂俗人以巧術奪隣寺之基業者寺僧
百計不能復而求理於官志卒未伸勞苦萬
狀或者曰子遊方之外者也當忘形骸空物

境以理自照豈可效彼俗人不能忘其取捨
耶僧曰不然古有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誠苟
非一朝僧則孰與保護千年常住乎或者曰
我之所聞異於是夫不變之謂常不動之謂
住此指法身真寂之體耳真不變也寂不動
也真常寂住統攝大千無一物不被其體故
古教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我輩抗塵
走俗動為情妄所遷宜乎不知子棲身世外
識達理源或不了常住為真寂豈能導物揚
化而為佛弟子乎昔菩薩脩六度運四心謹

萬行親衆善乃保護常住之牆岸也子爲一朝僧欲保護常住亦善矣或棄此正念而任取捨之情興鬪諍之行恣血氣之勇懷謀奪之計其迷亂真寂破壞常住莫甚於此矣子其不悛必欲徇狂情效流俗謂欲保千年常住是猶決其隄岸而禁水之不泄誠自欺耳子不觀乎世間飛樓湧殿諸莊嚴具充塞大千使諸佛有所求而然雖外道亦不爲也聞菩薩行檀時施頭目髓腦悉無難色三輪等空一念無住人天奉獻尚無能受之心羣生

欲求安有所施之念真寂混其體常住顯其相保護之心盡於此矣又焉肯肆情於俗求理於官乎僧曰審如是在已則可或事在於公詎容坐視而不救耶或者曰子徒知救之之說而不知其所以救之也七成等正覺第一十義諦常住依之而建立也六度四心萬行衆善常住由之而安隱也捨是而別資救理生心動念惟助業輪雖曰救之其實害之也原夫真實法身之常住與僧園資具表裏混融亘萬劫而不變不動矣止千年而已哉聞者

領之

昭昭然盡宇宙之充塞晃晃焉極色空之融
混無相可覩無跡可尋非青非黃不長不短
隨機應現而爲雪山午夜之星顯露當陽而
爲龍潭所滅之燭鑑體無虧而爲東平打破
之鏡照方不立而爲毘耶無盡之燈長年觸
體而體不可分終朝溢目而目不可覩斯所
謂神光者也古德謂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
此門來莫存知解言獨耀者乃一體而無二
者也神乎光乎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虛含萬

象洞貫十虛紫羅帳裏撒珠鐵眼銅睛莫窺
其彷彿枯木巖前問路電光石火孰辨其端
倪謂神光之不可覆藏珊瑚枝枝撐著月謂
神光之不可混濫扶桑夜夜日輪紅神光非
天生非地湧非內出非外來造化依之而轉
旋物象由之而生植能成就一切而一切不
能成就者神光也能蓋覆一切而一切不能
蓋覆者神光也般若非衆生心能緣其能緣
者神光也真如非一切法可混其能混者神
光也西祖握露刃劒佛來也斬魔來也斬其

所不可斬者亦神光也道人行處如火消冰
衲僧面前險絕無路你恁麼我不恁麼你不
恁麼我却恁麼箭未離弦而中的珠猶在積
而照空皆神光之所著不假他術也天下學
者苟非廓悟於言象之表少存知解欲契吾
獨耀神光之要旨心日勞而功日墜矣可不
慎諸

山可移也方可易也一定之業不可逃也所
報之業有二曰善曰惡而已善則報之以福
惡則報之以禍福與禍雖不同咸屬報緣同

名業耳業之定分如行路之遇境也三十里
一橋五十里一店行至所期里數而橋店在
焉雖聖賢莫之能避夫善惡之念不從天降
不從地出一由迷妄之情自結縛耳通於三
世貫於多劫因緣會遇福也禍也猶三十里
之遇橋五十里之遇店絲髮不可易也世人
徒見仁者天暴者壽逆者言義者凶豈知其
作於昔而受於今作於今而受於後惟恐不
作安有不報而受之者故聖人不怨天不尤
人良有以也昧者怨天尤人實不知其出於

已也如或知之福何喜禍何悲以忘喜故安肯妄生一念攀緣其福以忘悲故雖強使之設詭計以避禍寧死而不爲也況定分之業誠不容其避就也間有苟求而得之苟避而免之者亦一定之業當然豈容其苟也後十既知不可苟則馳求畏避之念不待遣而空矣念體既空則所存之心地亦空而會道矣佛祖聖賢安隱解脫之方殆不過是也以無所爲而爲之則理自殊也以無所作而作之則事自勝也理殊事勝盡法界內無一塵不在吾

莊嚴之域矣其迷妄之者愛憎結其情取捨紛其念與諸苦因緣涉入未來備受楚毒而終於不悟定分之業一出於己者良可憫也土之厚則所植必豐源之長則所流不竭積之盛則其爲用必充因之圓則其感果必滿此天下古今之常理也聖人積萬劫之功脩塵沙之行捨無量之身命聚難思之法財百福具周萬德圓滿世出世間洞無遺欠凡所設施如春回萬谷月印千江不知其爲而爲不約其至而至蓋積因之圓故感果如是之

滿也余嘗觀建伽藍立塔廟者或四至不周或形勢不足乃多財以取之方便以求之巧計以謀之至若勢力以臨之皆非滿足菩提之旨也凡建立或不與滿足菩提相應非法利也非功德也非利他之善行也乃隨業妄而資勝見菩薩行之所不取也菩薩脩滿足菩提時凡所建立過不周不足等事惟返觀本因缺漏則勵精勤苦以脩之必待菩提勝行之滿足彼將持以奉獻惟恐不受則檀波羅蜜致於他滿足菩提會於己也或曰建立

之方或未周足謀以智術臨以勢力固不可也以多財取之於理何傷對曰道人建立乃推己之餘以利物也所云利者必使均蹈吾滿足菩提之地而後已衆生積貪備受諸苦多財則甚彼之貪益彼之苦較之持以奉獻惟恐不受者相去不啻霄壤矣

東山演祖有萬般存此道之說或者謂萬般即萬事也亦萬法也且世間事法未嘗不與出世之至道表裏混合也而言存之得無贅乎對曰子何言之易也彼言存者政欲其混

合而無間也以其非所存則諸妄差別依之而起以日用言之萬般者如著衣是一般喫飯亦是一般智者之於衣惟見其通身是道不見其絲縷爲衣也智者之於飯惟知其滿口是道不見有顆粒爲飯也以至種種營爲無一物不與道相混合也其混合之旨既明則存之之意在乎中矣昧者反是其著衣時不惟不會道而復於衣上隨情逐妄作種種分別依分別則生死結縛無端而固執矣然存之之理有二焉有混合而爲存者有操守

而爲存者惟悟達之者雖曰混合亦不知爲混合是眞存者在學地者以操守而爲存也謂操守者純以正念念所學之道離凡聖絕憎愛孜孜焉不敢斯須忽忘也如執至寶如蹈春冰操之益堅履之益慎忽焉開悟回觀能存所存之念俱無定體雖終日熾然作十一用乃不擬存而存矣

古教謂於人有緣則易信於法有緣則易入謂緣者何乃積劫所種之因而感於今日者是也緣之會遇雖佛祖聖賢欲避之而不可

得況其他乎故東山演祖有一味信前緣之明訓焉言信者順也正順而不流溢之謂也自而感者之謂業他而感者之謂緣達者知一報之緣既熟離之合之俱不能關其欣戚也昧斯旨者愛之則苟合惡之則苟離苟合之心偶遂則矜誇之不暇苟離之心不遂則嗟怨之無時了知一報之緣既定而不可以苟使終身合其所愛而不加喜也盡形會其所惡而不加怒也教中有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斯言苦者乃不信前緣而自受也使知前

緣之當爾而正順之則苦無隙而投矣斯世相不可易之緣也道人究出世之旨固不當以報緣論然推之靡不繫乎緣也古有一聞千悟具大總持者此積世菩提道緣已熟鍼芥相投久忘忽記不待轉念而達之矣亦師資之緣熟聆其音望其容不待曲垂方便而領旨矣間有終身學而不至者蓋夙緣之未稔也緣之未稔必期以悟猶遣孺子爲壯士之役豈理也哉苟知緣之可信但操之力進之勤久遠不退一旦如壯士屈臂不假他力

豈非緣乎豈非緣乎

營家者本在貨財養身者本在元氣世有不固其本而事外飾者未有不廢且敗也隣有二子焉一人強壯舉千鈞不知重作終日不知勞一人瘁弱呻吟終日偃卧窮年偶醫者察二人脉謂強壯者犯行屍脉人雖健而脉病死無日矣謂瘁弱者六脉平和人雖病而脉健其平復可立而待也不久果如醫者之言蓋身之安危本在脉也脉之存亡本在元氣也可不慎乎余觀教禪律三宗棟宇之植

田園之聚譬之吾身可謂強力也矣殊不知戒定慧三無漏學乃吾脉也苟不潛鞭密鍊堅守力行則吾脉病矣昔吾教遭三武之廢可謂病吾身也已而戒定慧之本脉應指而現生意充然未久則病去而身益強矣蓋本固之驗也嗟乎不思固其本者謂外護之力可恃又從而文飾之而不知脉與元氣斷喪無幾矣一旦禍出不測余於此不能無懼焉世有一夫耕百畝之田而求多人助之諺稱伴工以彼助我之耕固易使我報彼所助之

工甚難或畏後報之難勿求先助之易可也
古人謂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
天下之事決無易於前而不難於後者亦無
難於前而不易於後者故孟子謂天將降大
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雖不顯言其難易而難易之理不待顯
言而著矣昧斯理者惟知易之可求臨事無
輕重之分惟欲直捷簡易苟得志於易則勝
溢乎心喜盈乎面一旦去其所易逢其所難
則不勝窘迫矣未有不陷於不義之地者惟

庚十

十三

識達之士不墮常情難則順受之易則逆處
之能逆處其易則無苟得之容順受其難則
無窘迫之態吾天真不為喜怒得失之所亂
則道在其中矣故老氏曰多易必多難而世
人多尚其所易背其所難或不有酬報之理
則聖人之說皆妄作也思之思之

一長者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雖致身貴宦
未嘗見其有暴怒之容一日謂余曰佛法有
二途曰淺曰深其深者固非俗子所能造詣
淺者嘗博聞而熟解之惟此心不能與所聞

所見相應耳於此未嘗不自責也因叩之曰
佛法廣大徧入寰區雖佛祖不能正視爾何
人輒以深淺議之哉乃曰心識之蘊奧境觀
之差殊悟理之是非乘戒之寬急此皆佛法
之深者如云世間財貨甚於毒蛇能損善根
能滋苦本此佛法之淺者自最初入道歷涉
諸師之門未有一人不如是開導策發然尋
常念及世財亦未嘗不如是觀察遠有求施
惠者踵門方將取而施與之則恻惻慳愛之
情交橫于前若爲物所禁而不容取者復自

謂非施財也乃所以施煩惱而離毒蛇也雖
百千巧見終不能自開其鄙悒之懷因慕有
所省蓋其平日所聞所解者偽心也悒慳愛
惜者真情也真情無相可見舍衷於藏識之
底苟非洞悟徹底掀翻或毫髮未盡瞥爾現
前雖百千妙解誠無異於隔靴抓癢也思無
常生死乃真情結集浮知偽解其能遣哉詳
察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覩其睫舉千鈞之重
者不能自舉其身古人此喻極言明於責人
昧於恕己之弊方與友論此而容有盛言時

事嗟訝感頰不能自己者因叩其所以乃言
人心不古世道日薄在處三百五百聚徒其
墜堂致禮宛爾混融速一事不諧一語不偶
則忿怒之氣甚於仇敵使為主者兢兢業業
雖儼臨廣衆不翅蹈春冰踐虎尾安有所謂
解脫之理哉思古叢林上下相忘於無事之
域不復見矣余曰子之言過也豈不聞古教
有言於人有緣則易信於法有緣則易入安
有古今正像之分使我緣福不逮雖臨衆於
數百載前古人亦今人也人情無順逆其順

逆在吾緣耳使吾緣福之或備雖天魔外道
亦皆轉爲衛護之人安得吾儕之不委順哉
所謂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蓋順亦報也
逆亦報也皆自業所變豈他人所能致哉客
唯而退

庚十

十三

即一而三水波冰不離濕性惟三而一餅盤
釧總是全身用有千差體無二致就體觀用
則易會用歸體則難須知體在用邊用旋體
際儻非妙悟一切意解皆不相應謂三者何
真諦俗諦中道第一義諦也謂一者何當人

之自心是也言即一而三者謂此心能真能俗能中也言惟三而一者其真俗中皆自心之現量所變也荆溪謂真諦泯諸法俗諦立諸法中諦統諸法故古教謂於諦常自二於解常自一賢首有四句謂依真入俗是一句由俗會真是一句真俗不二入乎中道是一句即中而成真俗是一句天台謂真不自真對俗而真俗不自俗望真而俗中不自中謂真俗二諦一而非單二而非兩互顯互奪相即相融而爲中也若空是斷空則不能融色

色是實色則不能混空以其斷而非空實而非色各立二邊宛然中道惟昧此心體者對真則執斷入俗則迷常二見儼存則中道斯背矣此說講學者未嘗不通其所通而非會者以意識依文解義非妙悟也以其不悟則能所之跡熾然解心愈多而迷情愈重矣謂悟者何乃親見此一心之至體也謂解者何乃熟究此三諦之虛跡也然悟而非解解而非悟皆與心道不可言議惟真參實究者宜深思之其學解縱使玄中又玄莫若神悟之

爲準也

情之所起者愛憎跡之所由者進退是四者
乃流浪生死執縛三界之大本也亦超越世
間遠契聖道疾證菩提之捷徑也既云流浪
又云超越何謂哉蓋聖人言教之所詣有二

後十

十六

二者何合道也結業也夫愛而合道者愛公
務也愛衆人也故有愛惜常住如護眼目此
愛公務也古教謂我於多生深求道果爲救
護一切衆生超越苦輪此愛衆人也此愛存
乎心曾不期合道而道自合矣夫愛而結業

者愛自己也愛己之親厚眷屬也以愛己故
則諂曲嫉妬攀緣馳逐狂妄顛倒紛然交作
至若愛己之眷屬則護之惜之必使之尊榮
勝達不復顧其是非可否也其愛若此則念
念與生死業習糾結矣謂憎而合道者責己
者也亦責己之親屬不臻乎正行者也以其
責己也苟有怠惰偷安之弊則潛鞭密鍊痛
思深省改革愧悔之不暇矣必別求道果而
道自合矣或捨責己之正念則指檢他人之
過至使怒忿積懷暴慢盈面謂之結業豈待

言哉愛憎之道既爾進退之理亦然何則儒
典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訓吾佛之道豈
不然乎謂進者亦有二焉爲已也爲人也夫
爲已而進者乃進學也精勤勇猛決定堅密
朝不足繼之以暮夕不足繼之以旦念念如
救頭然不使須臾忘念是進之在已也爲人
而進者乃掌公務秉化權也孜孜勤苦廢寢
食忘寒暑凡有一毫利於人者必行之不敢
以己之得失而怠慢此進之所以合道也亦
名勝進或不爾者妄起一點名稱利養之心

雖黧面跣足奔趨馳走之不暇靡思無窮業
累愈進而愈結矣謂退者亦有二焉尚晦隱
而守道念者尚閑散而傲世相者二俱曰退
論其退之之實則霄壤不侔矣若爲人之力
有所不逮應世之才有所不周退藏於密深
蓄厚養或已事未了不敢妄涉世務棲遲巖
谷形影相弔身世兩忘此退之所以合道也
或懶於應酬不受拘檢恃其給養無缺世相
無求飽食煖衣任情肆識自言絕俗高卧游
談反譏爲衆之勤奉公之冗惰四體而不知

慚背羣恩而不知報豈退守者宜如此耶一
 旦報緣忽盡業何可逃淪墮死生噬臍無及
 其愛憎進退之理曉如黑白不之合道則之
 結業由一念之反覆而升沉果報若此如楞
 嚴謂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
 物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
 更非他物此說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
 曾何異焉本色道流當乘業縛未深道離未
 遠精勤勇猛瞥轉一機早求脫略否則白日
 青天動遭業縛可不懼哉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音釋

掠力灼切 擣純約切 積德谷切 痒秦醉切
 窘巨迫切 抓抓側切 繫良脂切 趺古與切
 颯子六切 類眉攢也 繫黑色也 趺足瓶也

後十

尸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八之下 又一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下

昌黎韓公唐之大儒也以不知佛氏之教有補於治道發為詞章而詆訶之逮遇大顛固心降之其譏毀之聲尚班班見於簡牘抑子厚與之同時亦以文鳴於世作諸祖碑碣發揮佛氏之學雖非極至初未嘗效韓之詆毀也宋歐陽氏出文章宗韓作本論以拒佛謂攻之愈堅撲之愈熾而不知有不可攻不可

撲之大本於其間徒誦誦多言又何加損於吾佛也明教和尚著書非韓非非韓也乃論歐也後儒相倣效詆佛者頗衆吾教之士往往謂彼嫉佛余謂彼非嫉佛也實不知佛也使彼知之則將外護之不暇雖強使其詆毀寧無媿於中乎復以因緣果報言之亦可以收謗也如佛累遭提婆達多以惡計陷於死地而不動念者乃知其有宿冤也當其狹路相逢返觀報盡還無之理如飲甘露又何念之可動哉彼韓歐之怒排力詆又安知其非

提婆達多之餘蘊未消者乎但堅持正念待
彼之餘蘊消盡則逆耳之聲將不求息而自
息矣永嘉謂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
疲永嘉加之說雖盡善惟從他任他似亦未能
嘗念融化之也靈芝照公取文中子何以息
謗曰無辯謂嘗事斯語矣且無辯與從他任
他之語然亦俱未盡理也故圓覺謂若知我
空無毀我者則從他住他以至無辯贅且剩
矣嗟乎近代之持公論者不鑑其本惟見彼
斥我為異端我則非彼為外道與閭巷倚門

而相罵者無異又何以表無生慈忍之力因
緣果報之理哉昔有國王放五百醉象害佛
佛豎五指迎之象皆馴伏時阿那律見佛五
指端各現金毛師子時一弟子白佛云嘗聞
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今現師子之威禦
醉象之難豈非愛樂其夢中之身耶佛曰我
何有心於禦象哉我積劫以來修慈忍三昧
今豎指入此三昧任其踐害以我三昧之力
成熟故師子之威不期自現觀佛之說乃禦
難息謗之第一義也語言云乎哉機智云乎

哉又世有所謂見德人之容使人意消心醉
德人豈亦使之然乎斯亦禦象難之漸也或
不爾者皆自召也苟欲以語言息之適滋之
耳何益哉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
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天下叢林讚佛
多用之此偈出華嚴經第六卷時佛白毫相
光中示現一切法勝音菩薩所說乃一部華
嚴大經之綱目也亦諸祖狹路相逢之要領
也佛身充滿於法界擬向甚處蹲坐普現一

切羣生前眼裏耳裏著他不得隨緣赴感靡
不周空合空水投水而恒處此菩提座將謂
別有長處與麼註解未越常情或不知歸別
露消息佛身充滿於法界遲日江山麗普現
一切羣生前春風華草香隨緣赴感靡不周
呢融飛燕子而恒處此菩提座沙暖睡鴛鴦
一切法勝音掬水月在手少陵杜工部弄華
香滿衣雖然珠轉玉回要且天懸地隔還要
識佛身麼瑠璃殿裏白玉毫寶華臺上黃金
相且拈過一邊以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眼

裏金塵且沒交涉更說箇佛身無為不墮諸
數隨語生解萬里崖州若曰充滿於法界底
佛身眼不可窺心不可測智不可知識不可
解惟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斤却較些子爭
柰無人悟得以其不悟縱有玄談皆成欺誑
更有傍不甘者廣引相似語言謂佛身包太
虛含萬象不可以色見而色無不周不可以
空求而空無不備迎之非前隨之非後低聲
低聲此等說話竈婦乳兒皆能言之若曰佛
身不亦遠矣然普現羣生前隨緣靡不周且

置之勿論又指何物為菩提座耶或謂佛身
充滿此座亦充滿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若曰菩提座上別有佛身則不可得為恒處
也然既充滿且無常生死有漏世間又向甚
麼處安著或者引永嘉謂夢裏明明有六趣
覺後空空無大千既覺矣謂佛身謂菩提座
亦無地可寄又何言說而非寐語哉學者未
能真誠夢覺雖曰讚佛乃謗佛耳宜審諸宜
審諸

盡十方世界是清淨法身當體如千日並照

了無纖毫障蔽無端爲一點無明當面覆却以故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以至山高水深晝明夜暗風動塵起雲騰鳥飛與夫披剝萬象剖析精明欲覓所謂法身則空然無有也由是引起又分別堅執妄情喚空作色不得指明爲暗不得視親作疎不得轉憎爲愛不得要識無明面目麼只這箇轉不得底不欠一毫忽有箇強主張者道我但見空不作空見色不作色惟以一清淨法身觀之是亦是矣柰何謂空

謂色之見卒未能忘又作清淨法身之能觀所觀初未曾泯須知只箇未忘未泯底政是根本無明直下絞瀝不乾洗滌未淨若欲頭上明物物上顯誠不啻隔靴抓癢也如圓覺謂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與麼說來無明豈有實體定性可得乃全體是清淨法身也雖然如經中謂及至於醒了無所得還曾與麼醒也未須知醒有二義最初省色空等法皆自心現量乃淨法界身之影像也如是而醒能

斷枝葉無明最後見聞情盡能所識消不見
一法是法身不見一法非法身是非俱泯念
念皆知到此方斷無明之根本也然枝葉根
本二種無明必欲頓斷其黑漆桶或不連底
泐脫三回五回豈容心思言議而可得哉

昔東坡居士題廬山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
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
似人後有禪者謂東坡每句多却二字何不
直言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又有謂溪聲
不用舌山色不用身等總是忍俊不禁將謂

超出局量殊不知總向他措大背後又手當
時老坡只識得箇溪聲山色又安知驢聲馬
聲鴉鳴鵲噪至于愁歎聲痛哭聲乃至地獄
刀劍戈戟宰割鞭打種種惡毒呻吟號呌聲
皆廣長舌豈但山色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極
法界內外所有體象殊形異狀妍醜怪奇青
黃短長至若冰河炭燄腥臊穢濁與夫不可
眼視之種種惡色皆清淨身也豈惟身之與
舌但鼻所入者皆佛香口所噉者皆法味至
六入十二處法性混融間不容髮是謂一相

平等真淨無漏圓滿具足三昧門從上佛祖
據此三昧攪河為酪變地為金出沒卷舒無
邊妙用一一皆從此三昧門流出法華謂惟
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即今天覆地擎日上
月下晝明夜暗嶽立海橫更無一毫髮不在
此三昧門中影現直饒如此明白舉似又安
知仍舊坐在溪聲山色中鯁跳何曾出得斗
也記得亭上座講涅槃備說法身不大不小
非方非圓無住相無不住相圓裏十虛混融
三際時有一禪者在座掩鼻而退上座乃致

問云我說法身不曾違文失義見笑何也禪
者曰上座盡其所學只說得法身影像若曰
真法身大固遠在上座要與法身相應請拈
過講學凝心靜坐孚一依所教忽聞角聲劃
然開悟你道老坡曾與麼悟也未此道離言
說絕知解或不深窮密究以期悟明脫略見
聞超出情量妄為溪聲山色引入荒草而不
知有悟入之理者滔滔皆是可不慎諸
少林直指不立文字六祖謂說箇直指早已
迂曲了也更有甚麼看話頭起疑情做工夫

將心待悟無乃取謗乎德屈辱古人者乎不然六祖方三傳而出百丈世稱大智禪師建禪林清規遠依律部立為禮法復置廣堂連牀俾三百五百眾凜凜危坐枯椿其形死灰其心目之曰坐叅然直指尚曰迂曲此迂曲中之又迂曲者也已而自待者察朝叅暮請親熏熟灸開鑿見聞俾掌藏鑰涉獵名相與夫博究儒書通內外等學使之分座說法然後待時出為人師上則付衣表信下則辦香稟承斯又不勝其迂曲矣至若派為五宗不

相混濫其授受之際細密委曲異說殊途莫之紀極豈直指之道果有是理哉蓋前人非不知不立文字之直指也以去聖時遙人心日趨而下觀其體道之念不密徇境之識日遷乃不得已而救之如百丈未建叢林時人皆草衣垢面棲遲於空山大澤中極情向道至百丈時早有老病畏怯由是建叢林以慰安其老病而輔祖道也使前輩或不曲徇時宜巧施方便則直指二字亦滅絕無聞矣近代持公論者惟責人不直指而之迂曲是不

鑑其迂曲乃伸直指之異方便也且責之固是而亦不返鑑其責人之心全體墮在迂曲中矣何則如少林兼單傳直指之道默坐九年未聞其有責人不信直指之辭逮今千餘載而直指之道炳如日月亦不因從上之迂曲少蔽其毫髮蓋心真而理自顯據如少林負直指之要有傳少林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且屏絕外緣而不涉禁伏內心而不動斯豈直指之旨乎乃欲其久之而悟入吾直指之域也今看話頭做工

夫蓋亦使其情消識謝功用兩忘徑造吾直指之域復何疑哉

禍福萌於自心憎愛豈從他得出一時之情妄混三世以報酬歷萬劫而不消雖絲髮之無貸一大藏教舉果明因皆自心現量更無一法從心外至者道人當念念觀察自心無形象可得無影跡可求昭昭太古之先歷歷極未來際故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所以前輩目之曰金剛寶劍標之爲清淨太虛謂劍則無物不摧謂虛則無方不

攝大光明藏觀體無依佛祖證之頓空異見
衆生不了妄逐情塵由是三界起焉萬法集
焉生滅去來之相紛焉禍福酬報之理昭焉
而不可逃也以不達自心現量則其趨福避
禍之念汲汲不休捨憎取愛之情密密無間
且妄見益深而積業益熾矣夫人膠於世網
者固未可責其已嘗裂開世網殊形異服之
士尚馳逐而不知息者誠可責也楞嚴謂狂
心未歇歇即菩提乃責之於名教也少林謂
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又古德謂不學佛法惟

務休心乃責之於祖語也如四心六度萬行
羣善及道品等蓋不忍其坐致淪溺以輕易
重以優易劣皆善巧方便而責之也直以心
體言之惟歇休二字早是金塵入眼又何優
劣輕重之復論哉故聖人不柰衆生之不悟
自心現量猶化城而之寶所也謂自心者何
乃佛祖共證本來具足圓滿菩提之至體也
謂現量者何乃衆生隨識所變執而不可化
之見妄也或問何以遣之對曰不可遣也苟
欲遣之則與遣之之跡俱成現量故古有靈

龜曳尾之喻惟信心堅密究參不已亦爾開
悟即其自心現量不間一塵轉為自覺聖智
猶迷時認金為銅悟時則知是金非銅也悟
銅元金乃自覺聖智也迷金執銅乃自心現
量也楞伽一經之要義少林持以印直指之
心捨現量而禍禍福福之跡俱不可得而容
也學者宜思之
情何物也執而不化之見妄也未有情而不
執者未有執而非情者情之所以執蓋出於
迷妄也所迷者何乃迷自性轉而為情也眾

生之情執有同焉有異焉謂同則同乎憎愛
謂異則異其憎愛所趨之見差別萬殊不可
得而一也有二人焉一人執東為是則所向
皆東一人執西為是則所向皆西其執東為
是者每以西為非而不知執西為是者反觀
吾之東亦非也其執東者不知西向之人指
吾東為非其進東之步益遠自以為益是彼
以為益非其執西者亦然二人之所執不翅
矛盾之不相入也以其不相入則天下之是
非未有能同之者故聖人世起而救之垂言

立教必欲同其是非之心化其所執之情柰何教跡愈彰而是非愈熾且古今三教鼎立其互相詆訾者以各專門不容其不是非也如一佛之垂化觀萬法惟一心一心即萬法所以彰萬法為教標一心為禪名常異而體常同教即文字而禪離文字也究其所以特不過破情執之迷妄混入一心之靈源而已以即文字離文字之執未化而教與禪宛如冰炭蓋有離即之二也至若教非教禪非禪雖聖人亦不能不歛衽而退縮矣且日親性

理之學尚不能化其所執之是非使素昧教理之人忘其所執不徇是非又何異戒飢人見飯而勿餐也古德有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之訓昭若日星未即驗其語者蓋情執未化不能不見是非也x-要而言之化執+無越於忘情忘情莫先於悟性性既悟矣則情不待忘而忘情忘則是非之執若春霜當赫日安有不化之理哉

幻人世居杭之新城族孫氏祖遷錢塘父母

生子女七人幻居其最後方離襁褓惟以歌
唄佛事爲兒戲鄰人異之七歲從市學讀論
語孟子未終九歲喪母而輟學蚤負出家志
以世相日拘百計莫脫至廿四其所縛之世
相不待作意而劃然自解寔至元丙戌歲也
是年五月獨登山禮先師已而誦金剛經至
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自爾經書語言頗沾
其味非悟也丁亥二月信女人楊氏授以資
具從山海翁登山雜染己丑充堂司庚寅欲
潛去密爲松公所知助腴田三畝復令叅堂

未幾衲疾先師令給侍辛卯春瞿公施田莊
不受俾馳書歸瞿田壬辰充庫務癸巳甲午
惟奔走施門元貞乙未先師卧疾不起奉葬
畢即去山以酬宿志丙申往來吳門大德丁
酉春挾袂舒之天柱山秋之盧阜冬還建康
匿影草廬者十閱月戊戌冬結幻住菴於弁
山己亥冬結幻住菴於吳門庚子辛丑咸居
焉壬寅大覺請住持而避走南徐癸卯遂布
衲歸大覺甲辰歸守先師塔乙巳冬領師子
院事丙午丁未至大戊申冬因分衛吳松不

返己酉買舟儀真夏繫纜於雪城庚戌歸天
目居山舟辛亥復爲船居往汴水皇慶壬子
春結菴六安山秋舟往東海州癸丑春舟次
開沙夏送定叟住大覺就寓環山菴延祐甲
寅春復領師子院事乙卯結菴大窩丙辰春
渴疾作楚夏舟泊南潯丁巳居丹陽大同菴
戊午復還天目己未庚申至治辛酉壬戌六
十歲矣是年之夏結菴于中佳山自丙戌至
壬戌整三十七白而幻跡方將遠引爲避緣
計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

冒服田衣乃抱終身之愧且文字失於學問
叅究缺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所稱蓋報緣
之偶然耳平昔惟慕退休非矯世絕俗使坐
膺信施乃岌岌不自安也古人有五十而知
四十九之非今余六十返思往事大率情妄
所蔽何有當於理哉浮光幻影變在須臾故
書此以自警云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音釋

雉	幾也	計	文	二	切	腹	下	肥	也	腹	血	出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詆	訶也	檓	檓	檓	檓	檓	檓	檓	檓	檓	檓	檓	檓	檓	檓	檓	檓	檓	檓
與	禮	許	拱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十一

十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日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又二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續集上

非一歲無以終萬化之功非一心無以收萬法之跡然而春夏秋冬之令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歲也頓漸偏圓之理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心也且歲不知有春夏秋冬而四序成其歲心不知有頓漸偏圓而四教彰其心如是一則知即別而同即同而別也即別而同四不離一即同而別一不離四惟同則不能

徹其化跡惟別則不能會其本源於是同別之旨不容不兩立本跡之門不容不雙收也每聞議者謂一代時教彰如來之本懷罄無不盡彼云教外別傳者豈教外果別有未盡之法爲傳耶儻別有所傳則名外道或別無所傳則妄誕之跡不容掩也余嘗以前說證之茲復謂議者曰聖人初生下時手指兩儀足行七步何教義所攝耶此乃別傳之最初顯示也豈待末後拈一華以示迦葉謂之別傳者乎中間四十九年隨機演教於正直舍

方便處皆是別傳之旨又豈止乎最初末後而已哉所云別傳者非教外別有所謂禪也非心外別有所謂法也非離言說外別有不形言之祕密三昧也非理外別有理也亦非一向無事而故作是言也何則自始洎終惟示一心也依一心所演惟一法也安有所謂別哉當知靈知心體離言說相離見聞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乃至離一切諸相雖曰離言說相非言說不能立其教雖曰離見聞相非見聞不能傳其教雖曰離思惟相非思惟

不能達其教雖曰離文字相非文字不能宗其教故知言說文字等乃教也離言說文字等乃教外別傳也所云教者宣明此心也所云教外別傳者即超出言象而妙契此心者也使言說文字外別無旨趣則經中不應言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又云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或謂言說文字等果不可契如來之心耶曰不然豈不聞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於此則一大藏教曷嘗有言說文字等相之可得也

苟不洞徹如來之本心則帶有文字非教也
執無文字非禪也動爲情縛於有無之間則
教禪俱不取也然教外別傳者目之爲禪此
禪即一心之異名非人天二乘所習八定四
禪之禪必待枯形死心殞情絕識之謂也蓋
此禪之體如金剛王寶劍自非上根利器生
知夙習之士領於機先薦於言外欲向見聞
思惟等擬涉毫芒則刻舟奚益哉遠自少林
相傳迨今如印印空雖文彩不露而至理獨
存信別傳之說良有旨焉通而言之禪即離

文字之教教即有文字之禪覓一毫同相了
不可得復何別之有耶其所別者乃化跡之
設不侔爾譬如堅冰烈日之不可同日而語
也

藥不專治病無必死其用舍安危之要在醫
者之得失耳苟得其要二以寒破寒三以熱攻熱
供無實實虛虛之謬不得其要而或誤投毫
髮雖病未危而藥危之矣世無盧扁使萬金
神藥亦能殺人其利害有如此者佛稱三界
大醫王純以無上神藥治法身之病其對證

投機之頃順用逆施迎刃而解世云神聖工巧殆不可同日語也余因閱圓覺經文殊首以本起因地爲問乃答以永斷無明方成佛道普賢以以幻修幻爲問乃答以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爲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普眼以修行漸次爲問乃答以先依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待衆宴坐靜室徧觀四大及與根塵虛妄和合然後身心根塵與幻俱滅便能

顯發無方清淨彌勒以修佛菩提幾種差別爲問答以欲脫生死免諸輪回先斷貪欲及除愛渴清淨慧以凡聖所證所得云何差別爲問答以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至若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威德自在以方便漸次爲問答以當修三種淨觀謂寂靜奢摩他如幻三摩鉢提寂滅禪那等辨音以圓覺門有幾修習爲問答以二十五種清淨妙輪即前三觀交互單複云云淨諸業障以本性清淨因何染汙

爲問乃答以不了四相不成聖果又云但當
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
斷圓覺以云何安居修此圓覺清淨境界爲
問答以建立三期求哀懺悔復以三種淨觀
隨學一事已上皆大悲願王普告諸菩薩及
末世衆生淨治覺體之善見妙藥也如何獨
答普覺所問一章之中指出四病謂作止任
滅則前所謂善見神藥者俱不能逃此四病
所攝何則自遠離諸幻與堅持禁戒建立三
期等豈非作耶自先斷貪欲及除愛渴與宴

坐靜室修奢摩他等豈非止耶自一切障礙
即究竟覺及於諸妄心亦不息滅等豈非任
耶自永斷無明及四大六根虛妄和合與幻
俱滅等豈非滅耶原夫法身流轉五道而爲
衆生者由內熏三毒外迷四倒轉入無邊生
死海中如來不指三毒四倒爲病而反指作
止任滅爲病者何耶且作止任滅固不足以
詣圓覺之閻域亦必取證聖道之漸望三毒
四倒何翅天淵之間哉對此不能無疑於聖
人之言乃爲之解曰豈不聞一時婆伽婆入

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正當入時上同
諸佛下與衆生及十法界中有無情等同時
俱入自昔至今不起于座就中無主無伴離
聖離凡身心混融性相平等良由十二大士
未忘境智警興問端是非鋒起故如來據大
圓覺縱其所問廣說證修即作止任滅俱指_五
為藥至普覺竟將收玄唱斥作止任滅均名
是病即病一言取舍俱奪苟知縱而不知奪
混圓覺於問答之場或知奪而不知縱墮圓
覺於泯默之地當知縱亦藥也奪亦藥也即

其縱之之藥治三毒四倒之正病以其奪之
之藥治作止任滅之助病豈不聞世之療色
身之病者乎凡初感正病之頃則指方以對
治及執其所投之藥而過之由是不病於元
感之正病而病於藥之所助則卒無如之何
也惟藥致病非庸醫所知故知作止任滅之
藥病非如來洞鑑其源則孰能指也當知覺
有二義有覺妄之覺有靈明之覺覺妄之覺
能對治一切垢染及世出世間種種見聞塵
習者是也靈明之覺亦名本覺亦名圓覺體

離凡聖跡絕自他雙泯色空兩忘能所窮今
亘古湛寂不搖靡間一塵覲體圓淨雖菩提
涅槃真如般若到此俱名是病又何作止任
滅之不病哉

善致福惡致禍正合道邪干業此理昭然如
黑白之不可混真如淨境界中初無善惡邪
正皆一念瞥生處失於照了而不得不有也
以其有故則三界煩惱念念起滅無時暫息
成住壞空循環不斷是故聖人興慈運悲垂
教立化使其捨惡以從善忘善以合道捨邪

以歸正忘正以會心不越念而三界空不動
塵而煩惱盡復歸本際洞徹根源教化之權
亦從而泯矣捨惡則斷恩愛遠利名脫塵勞
盡貪欲捨邪則齊物我絕是非空見聞泯能
所從善則守戒律修禪那趣空寂向善提歸
正則徹法源洞真諦契佛心合聖道六至於邪
正善惡會歸一念則一切時中觀根設教普
利羣機信手拈來無非妙用隨衆生願報佛
祖恩手眼通身一機不露熾然作用一物不
爲撒手去來了無拘束是謂一代聖化之本

旨也雖羣宗異教各立門風皆莫能外乎此
自先佛建立祖祖相承大小伽藍分布海內
凡主一方者苟或善惡倒置則禍福之機隨
念響應內關已德外涉化風不容不審也惟
是識馬易奔情猿莫制故聖賢制禮立法於
一念未起之前乃深欲防其微而杜其漸使
微不知防則著將安救漸不知杜則頓起難
收譬之水火防其微漸之初則不致於崩山
燎原也故吾佛棄萬乘之權而受擯辱於匹
夫之手捨海宇之富而丐衣食於域內之民

忘宮室之華而委形質於草木之下泯道德
之貴而歷辛苦於塗炭之中觀其所由莫不
痛以無邊衆生各各具此深遠廣大利欲根
於情識卒莫能制乃化現斯事實防微杜漸
之大旨也教化之通塞初無定體出入乎道
德利欲之間使存道德則教化不期通而通
存利欲則教化不期塞而塞矣當知道德自
佛祖盛化之後人物衰替從著而至微利欲
自時移事變之頃貪妄日興從微而至著道
德利欲譬之明暗不同時水火不同器今端

居佛祖之域苟不知防微杜漸固已危矣矧
手相勝以欲相誘以利莫悟其非視之爲常
然者則火已措于積薪之下矣境風日扇禍
災倏起反不以爲憂而欲坐待教化自通者
是猶吹網欲滿多見其不知量也悲夫

世所謂語言者動乎其心而達乎其口即情
想之昭著未有無其義者也故其情愛且喜
則其言也和而溫憎且嫉則其言也峻而訐
逆且怒則其言也迫而怨順且恕則其言也
肆而達誇且美則其言也婉而文俗且鄙則

其言也朴而拙皆言語之容也欲審其義先
觀其容既達其容則知其情既知其情則有
以諭其義矣所謂義者乃情想之所適意識
之所主而言以宣之也蓋語言皆模寫情識
所緣之義曲盡其巧苟情想不到意路不行
雖大張其吻於終日將無一詞可措矣豈特
人言爲然哉至於鴉鳴鵲噪犬吠雞啼凡若
有情一動其聲必有所主之義但人莫之曉
耳安有語言音聲而無其義者乎惟吾佛祖
之道則異於是自手指兩儀足周七步至於

一華遽拈時百萬衆皆神通智慧之聖賢盡其所思之量俱莫測其邊溪惟飲光微笑而已自祖道之東而兩宗五派星分棊布遍入寰區遠扣其言則須彌山是甚麼東海鯉魚打一棒新婦騎驢阿家牽與我將禪板來飯袋子江西湖南去等語誄誄不絕如長江大河莫之所止味之則如木札羹鐵釘飯親之則如吹毛劔大火聚目之則如閃電光擊石火耳之則如塗毒鼓旱地雷入之則如荆棘林透之則如生鐵壁既不可以語默會尤不

可以智識通及與天地鬼神感莫能測所以目之爲無義語也夫無義者超乎喜怒哀樂之外脫乎情識意想之表又豈容以經書文字聖凡名相而和會哉嗟學者之未諭紛紛亂鳴擅自穿鑿謂此語是放開是把定是傍敲是暗打是探他是肯諾又謂此語是向上向下是全提半提是賓家主家是死句活句是商量平展又謂此語是最初末後是藏鋒透關是殺人刀活人劔又有甚者牽引經教謂此語是即色明心附物顯理是有言顯無

言無言顯有言是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是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不間一塵全歸自己等異端殊說莫可具陳不知一涉意根俱成有義矣使佛祖之道果止於是則將何以斷他生死情妄之根乎誠所謂聚螢火以燎須彌持蠡量而測滄海也或謂禪家之無義語我知之矣佛祖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安可復有語耶其應機接物之際高揮大抹答問汪洋雖語言如塵沙其如不落那邊著者皆歸第一義所以開口不在舌頭上又何向上向下

之云乎謂無義語得非是歟余曰無乃五十步笑百步也子雖不墮向上向下之異說且第一義得非義乎或曰聞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必因有語而然使佛祖之語果無義趣則何以致然也余曰斯言差近矣子當致此疑於懷抱久之自悟方知無義語不爾密矣苟或不爾則徒增戲論何益於理哉
人莫不有心心莫不有應禪者心也機者心之所應也自鷲嶺拈華少林立雪之後此心一傳響應千古曰禪曰機無一時不與天地

萬象互相酬酢政不待別有所扣而然也况
自有宗門以來其所謂木上座金剛圈暗號
子破沙盆青州衫娘生袴三脚驢鼈鼻蛇無
米飯不濕羹至若五君臣四賓主三玄九帶
十智重關放下著自做得是什麼莫管他等
語四方八面霆轟雷震浩浩湯湯前後出興
莫之紀極語其疾則嚙齧猶遲語其利則吹
毛亦鈍鳩酒不可方其毒大羹莫能比其淳
麗鋪錦上之華精食水中之乳儼臨廣衆高
踞大牀風動鬼神聲喧宇宙凡咳唾掉臂怒

罵戲笑總而目之曰禪機者良有以也世典
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與禪機似彷彿矣
不動者非有所止而使之不動蓋體本湛寂
如太虛空乃天理之不動也感通者非有一
毫意謂於其間必待有所感而通者當其感
通之際若洪鐘斯扣空谷傳聲無爲也無作
也天理本然之勢也喻乎淨鏡之鑑萬形明
珠之現五色禪也者鏡也珠也機也者鑑也
現也其萬形之妍醜五色之淺深雖昭昭不
能自隱而鏡與珠曾何有所爲也有所作也

乃至淨至明之效耳能契此者則謂之禪機
外此則非余所知也或問據所言人莫不有
心則有情界內窮古亘今資生產業治世語
言浩如塵沙原其所因靡不由心而著初未
聞有禪機之說惟少林門下業咨叅者獨擅
其名何也對曰心有二焉曰真曰妄真者即
靈知之至體此非妙悟不可得而逆測也妄
者即情識之幻用乃逐物者由之也昧者槩
稱之為心不知真之與妄實霄壤之不侔彼
資生業等者乃妄情也非真心也夫真心者

惟佛與祖熏鍊正因智徹神悟堂堂於聲色
是非中妙符而密契者也全超修證靡涉功
勲不墮見聞豈存地位所謂達大道兮出度
超然名之曰祖也又豈可與依情附識膠纏
世網者同日語哉或未達其真則修行亦善
矣若使有作思惟而吠虛逐塊於祖庭之下
者反不若資生產業有治身之益也彼不惟
無益將坐致謗法之咎豈禪機之果累於人
乎蓋不善擇其真者也道人宜審諸
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此

話流布叢林古今之下鮮有不墮於意識者
盡謂著衣喫飯動靜語默一天真離此天
真之外擬涉念慮早是不平常了也古人道
箇平常心是道兩手分付只貴一切平常佛
法世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乃引張拙秀才
謂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是平
常心龐居士謂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是
平常心三祖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平常
心馬大師謂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現是平
常心又古德謂翠竹真如黃華般若是平常

心但是古人凡說到日用本來具足不離見
聞覺知處皆配之為平常心若然則總不出
箇意識搏量蓋南泉實不於此處蹲坐而從
上古人亦不向這裏垛跟但是不曾親向趙
州未問南泉未答以前薦得擬生寸念徇其
語默引起意解徹底不平常了也更若廣引
古人垂手利生方便接引處一言半句以之
取證轉見崖州萬里或謂即今對物遇境不
起一念是平常心或謂雖舉念動情而不住
諸相是平常心或謂有無不隔聞見混融是

平常心或謂寒則添衣熱則搖扇是平常心
或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細語麤言皆第一
義是平常心或謂古人痛棒熱喝擎又鞦韆
機無停滯道出常情是平常心乃至種種作
爲種種思想種種湊泊要與箇平常心相似
無異掩耳偷鈴自取欺誑但是玄言聖量妙
理真詮總不與平常心相應況是迷惑貪妄
顛倒情識而能遠契平常心者乎當知平常
心不屬知不屬解乃至不屬一切和會領略
擬涉知涉解則安有平常之理乎昔雪山夜

觀明星是悟此平常心迦葉破顏笑二祖禮
三拜是明此平常心至若太原聞角靈雲見
桃凡一機一境有契有證者莫不皆契此平
常心今日要與此箇平常心覲體無間須是
親如他佛祖瞥地一回則信手拈來無一毛
頭不與平常心相應雖迦文放眉間照萬八
千土之光出徧覆三千大千世界之廣長舌
相與夫納須彌山於芥子建寶王剎於毛端
甚而至於橫身火聚闊步刀山亦未有一事
不與平常心相應者但迷人不知而自見等

差於等差中更莫有不自此平常心顯現乃知無邊衆生雖重迷極障於無盡苦趣動經塵劫未得棄離亦未嘗有絲毫不出此平常心者也特自昧而不覺耳南泉又謂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這一絡索將謂盡力扶持殊不知破蕩不勝其夥矣x二爭似永嘉道箇絕學無爲閑道人十三不除妄想不求真與此平常心差近且孰爲絕學孰爲無爲殆不容舌也

於四法界曰何法界所攝余從容告之曰四種法界顯一心之體用也幻者罕習經教輒以已意陳之且以手中拄杖言之依相視之喚作拄杖名事法界離相惟性不喚作拄杖名理法界性相不二正喚作拄杖時却不是拄杖於不是拄杖處不妨全體是拄杖是名理事無礙法界以一拄杖入一切法任法立名了無定體以一切法入吾拄杖同名拄杖亦無定體名事事無礙法界如帝網珠以吾一珠入一切珠而體未嘗分以一切珠入吾

一珠而體未嘗合相收相攝而無虧互奪互融而不間如永嘉謂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其法界之名廣說萬殊略說惟四其實亦未嘗四也惟廓悟自心之士見處圓融於法界相不執一而言一切不離一切而守一蓋法爾如然非神通所致也嗟夫昧者妄執色身為我起種種貪欲為事所障囚縛三界無解脫期聲聞觀色無我惟滯一空遠離世間獨求解脫為理所障被佛所訶惟菩薩乘

了色即空悟空即色色空不二住于中道理事相合獨脫無礙猶存見執尚滯法塵獨如來事事無礙之境如鏡照鏡似空合空類一摩尼具含衆色收則俱收現則齊現不容造作豈涉安排是謂無功用法門其法界相總十四萬歸四會四歸一於無功用中一亦不可存矣余身於四法界理體如是上根利器薦在機先中下之流徒勞佇思客唯而退太末蟲處處能泊而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而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火固

不可泊余不知般若果何物而獨不能緣耶使般若果不可緣則衆生成佛之理無有是處或謂不然衆生爲妄所惑墮落生死流染世間識想交馳善惡分別皆徧計成就縱有知覺亦成戲論遠經多劫近及今生從迷入迷曾未休息夫般若者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識相離思惟相乃至見聞覺知徧計分別種種離故能離所離亦皆遠離爾時般若觀體成就所謂不能緣者由真妄各立不相入故譬如明暗二體相傾欲合爲一縱有神

變其可得乎雖然殊不知法無異相動念則乖理絕多途舉心則隔徧十方是般若體盡大地是光明幢不問一塵觸處圓淨纖塵未盡萬劫難明欲得現前當依智用會須技能所根於一念未萌之際空人我見於寸心不動之時念念破十二無明離妄想斷攀緣十五浪聞見奮起此志如金剛王寶劍橫按當軒遇物即殺晝夜六時熾然無間久久心境寂入法空意識消伎倆盡和手中欄柄子一時打脫始知衆生心外無般若智亦何依般若外無衆

生心緣特安寄即衆生心非般若青出於藍即
般若非衆生心冰生於水即衆生心即般若
廓爾圓明非般若非衆生心泯然無寄然後
動一塵則萬法彰歛一念則十虛殞卷舒與
奪任意縱橫注死去來於法自在事雖與麼
若約祖師門下衲僧面前猶未有語話分在
奇哉此道豈古人獨有而我獨無耶丁此叢
林日晚光影如流努力勤叅決不相賺
止體也百千諸佛之所共住觀用也八萬細
行之所齊彰體無用外之體則止在觀中用

無體外之用則觀歸止處體不動故猶須彌
立於太虛用不昧故若杲日麗乎暘谷止無
所故波水盡於本源觀無能故光影消於古
鏡太虛隱須彌之勢則止體本自無虧暘谷
藏杲日之光則觀用由來具足源空皮水滅
止亦何依鏡破光影亡觀將安寄然則鏡源
本幻體用元空能所俱亡止觀亦寂矣或曰
承教有言衆生爲昏散故墮生死流諸佛以
止觀故住涅槃岸所謂以止止散寂而常照
以觀觀昏照而常寂所以寂照雙顯定慧兩

融止極觀圓不真何待審如前說則止觀之名既混定慧之體何分名實既乖恐非至論意豈不聞法華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止觀也定慧也寂照也體用也理本無殊特立名之異耳然以實就權則二邊各立會十六權歸實則一亦不存儻權實之不分則名相自惑矣殊不知靈鑑絕待真覺無依良由一念瞥興萬法斯起且迷悟既無別念得失豈有二人故聖人設教雖百千不同乃應機隨器特不過遣其妄而去其執皆出於善巧方

便三昧智力也曷嘗有定意於其間而亦未嘗無定意也要在得旨忘言可矣且以止散而不知其所以散以觀觀昏而不知其所以昏使散有可止則心外有法昏有可觀則法外有心所謂散者不由空寂靈源而應不自生所謂昏者若匪圓湛真體而曷由自起且空寂靈源動靜不異圓湛真體明暗何殊使止形乎絕動靜之源猶寸土培須彌之勢觀加於離明暗之體若孤燈助暘谷之光但一真之至體廓明則萬法之幻名自釋不離

當念豈涉階梯歇止觀於昏散之場全定慧
於生滅之際即千波而觀湛水清濁誰分就
五色而觀圓珠染淨莫惑至哉此旨世或罕
聞惟證乃知非悟罔測言前薦得已涉途程
擬著意求刻舟何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又三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續集下

客問古人謂即今山河大地四大五陰明暗色空等乃衆生無始時來見病所致茲不識

又三

見病爲何請解之余舉手中扇問之曰爾目其色謂是扇乎謂非扇耶二者皆見病也偶鴉鳴復問之曰爾耳其聲謂是鴉鳴乎謂非鴉鳴耶此二者亦皆見病也至若鼻舌身意所對塵境曰是曰非皆見病也何則謂是則

墮常見謂非則墮斷見住常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爲實有守斷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爲本無有無斷常三世五陰返覆循環計六十二皆見也所云見者非眼見之見乃妄心所執之謂見也首楞嚴謂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經中以知爲見謂根塵相對是謂見也言病者何如是二見能壅塞靈源障礙法性引起虛妄纏縛死生卒無已也如上約凡夫二乘見病如是若以祖師門下雖悟得山河大地等咸是自己妙明真心中

物不為有無二邊之所留礙至於離四句絕
百非淨治法塵不存聖量儻有纖毫所得不
忘亦名見病這裏豈特山河大地等縱使百
千華藏海解脫菩提場法界及虛空聲聞菩
薩佛妙義與神機三昧語默等總而言之皆
見病也客曰世有能醫者乎余曰謂無則佛
法無靈驗謂有則又益子之病矣客茫然因
筆之

亦有怠惰而閒者謂閒則一也以休歇怠惰
言之則不可以一致論也忙亦然有盡道義
而忙者有趨利欲而忙者言忙則一而道與
欲則不可以一也求其沉酣相似而不知返
者無他由此心涉迷悟之兩途而迷者不自
知也豈惟不自知反責悟者之不類乎已而
深疾之也如怠惰之閒者不自知其陷於罪
垢沉溺之淵反以盡道義之忙者為非也又
如趨利欲之忙者不自知其陷於狂妄顛倒
之域而反以休心歇意之閒者為非也惟聖

人之心公於道義以百千方便革其妄謬之情俾間者忙者必契其理而後已嗟人之情溺於迷妄以聖人之是者亦是之雖是之於言而不悛其念聖人之非者亦非之雖非之於口而不遣其情此是是非非之又相似也逮求其實則不翅天淵之間也此世相之相似且置之勿論如即心是佛之語悟者有是說也解者亦有是說也謂相似者乃即心是佛之四言也惟悟者之說如明鏡鑑像無朕跡可留解者之說如五彩畫像微動筆則跡

不勝其多矣學者於相似之理云胡不辨哉天下之器各有其量故盃則有盃之量缶則有缶之量不待器之徧舉而量之大小分矣心亦身之器也安得不有其量哉夫聖凡之心惟一無二而其心之量獨異何耶當知盃亦器也缶亦器也言器則一而其量則不一也夫心隨其所見之明昧而量之大小依之而別焉譬如螻蟻瞋目所覩不過分寸人乃窮其遠眺之力不過數里而具神通聖人觀大千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況吾佛以四

大海爲目微塵刹土洞觀無遺故讚有量周沙界之語昔張無垢居士謂人有輕愠易喜者以其量之不大也惟其量之不大也人有一毫拂吾心者則氣不平氣不平則言不和言不和則鬱艱忿怒之色形於面至於切齒攘臂不能自己我之量不容彼之惡方熾未有不蹈夫禍患之機者原夫見之明昧由學之至不至使之然也學之不至則見昧而局學之漸至則見遠而廓學之純至則見到而宏學之大至則見明而圓矣聖人乃學之大

至者也至人乃學之純至者也賢人乃學之漸至者也常人以其學之不至則其量亦不得不等而小矣量既局於小而卒不可以廣之也故涉一毫利害則無以處之蓋有涵養之說焉且心之所見固不可以勉而至若涵養之道則不可不力行而勉進之也謂涵養者一以信爲本何謂信信聖人之言也且學之不至則所見昧然心既蔑於見聞而不信聖人之言其動違天理又不翅終此身而已也故聖人曰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三界

本無事人心自撓之苟信之則不應於物境
存是非憎愛之見或存此見是謂分別自心
既與自心分別則吾心之量不勝其隘且塞
矣是非之習愈厚則心器之量愈狹仰觀周
徧塵沙法界之量奚止日劫相倍而已哉然
信而後能學學而後能至至而後能明明而
後能久以洞明而久視則其量不期充擴而
寬若太虛雖萬象森列亦不容有所礙矣人
皆具此量由信之不篤學之未至甘為是非
憎愛窒塞於煩惱習氣之域是豈道人之所

用心也哉

古人謂楮小不可懷大綆短不可汲深蓋言
有限之量不可使物過之也且吾楮有五尺
之量使懷三尺之物可也吾綆有二丈之量
使汲三丈之深不可也適當其可則優游自
在而不難矣當其不可則驚畏窘逼而用小
懷大用短汲深未有不敗者然則人之才量
豈可強至哉故道人才量宜寬涉事宜簡庶
幾其可也反是多見其不自忖焉
世有信口言而語不乖信意為而事常勝不

可與言心量才量者豈識達羣類智周萬物
量能然哉惟福量有以致之也且福非有像
量何所依吾嘗以無像之福求其無所依之
量曾無絲忽之差非有神見蓋嘗以事觀之
也使有人焉外乏口體之奉內嬰疾苦而無
所告者其福量自不足^{六三}以周一身也或啼飢
號寒猶未已而禍辱駢集至若雞犬不得寧
者其福量不足以周一家也且福備乎已則
身安福備乎衆則家齊以至爲國爲天下靡
不本乎福也世之昧者不責己之福量有所

不周而怨人之不我順猶瞶者咎聲之不及
乎耳何愚之甚哉惟智者與世浮沉而不加
嗟怨有以見其福量之大小不能加損也
道體本具慧福修成慧臻則本具之道益明
福會則本具之道益著苟慧福俱失則本具
之道隱矣有謂古人天真淳全而易化所以
法席隨處鼎盛今人澆漓而難化所以在處
衰微余曰不然衆生情竇一鑿則是是非非
之見自二千年外交接迄今無一時非憎愛
也今之人即古之人古人之憎愛即今人之

憎愛了無毫髮損益也古時法席鼎盛舉無
敗事蓋主法者之福臻緣備有所感焉非天
真淳全而易化也今時動遭廉孽以致衰微
不振蓋主法者福緣有所不逮非澆漓而難
化也何以知其然且今日之衰歇在古亦有
之古時之昌盛在今亦有之豈人情之易遷
實福緣之所繫也竊嘗謂治不因明亂不因
昏何則明不自明由福盛以資其明昏不自
昏由福衰以致其昏人徒知因明而治而不
知資其明者福也由昏而亂而不知致其昏

者亦福也福之盛衰而治亂繫焉福乎蓋一
定于前業在今日不可苟也自祖道之東其
道大德備之士具載典籍斑斑可考而身嬰
奇禍者有之退卧荒隴者有之無聞於世者
有之方應世而出奪於多事不及伸其道者
亦有之逮尊居文室萬指繞圍如優曇出現
光明焯焯照映今古者千萬人中一二人爾
所得之道無異也惟福有等差而盛衰之跡
不同耳故雪山大士稱兩足尊良有以焉然
而福拘前業報盡還無道人正不足恃也昔

典午以策禪師福不逮慧而憂策曰學者惟恐己眼不明己眼若明雖獨對聖僧喫飯又何嫌焉典午領之噫能眇視報緣而獨尊道眼者策公其人也盛衰之跡何足浼焉

世稱叢林者蓋取喻於草木也法道之所寄材器之所從出焉然草木培植則豐沾濡則榮霜雪則彫斧斤則敗叢林以無上大道爲培植以慈悲喜捨爲沾濡以偷安利養爲霜雪以貪欲瞋恚爲斧斤主叢林者不諳其培植之道沾濡之理則草木病矣况偷安利養

之霜雪貪欲瞋恚之斧斤時時斫伐而殞獲之故其草木區萌芽蘖猶不暇而欲望叢林之盛材器之萃難矣哉

吾叢林揖讓升降之謂禮鞭笞擯辱之謂法古之人欲行所得之道必以禮法輔之而道行焉禮者防於未然法者治於已然其或道之所存豈必待禮而後正法而後從哉然叢林用禮法猶國家之用兵蓋不得已也特假此以規正學者之心術與其儀範耳儻不本之以至道而膠於禮法者則禮出乎虛詐法

近乎仇敵虛詐易忘仇敵生變禮忘法變併其心術亦大壞矣儀範云乎哉

學道須具足五種正信第一要信自己方寸心中一箇喜怒哀樂底主人翁體與三世諸佛不欠一毫髮第二要信從無量劫來與聲色愛憎染習流注結成一種生死無常於四大身中念念遷流新新不住第三要信古人垂慈留下一言半句如倚天長劔等閑按透端的會斷人命根第四要信日用工夫但恐不做做之不已念念精專決有透脫之期

第五要信生死無常不是小事若不奮決定志以期獨脫其三途苦趣曾無自免之方也有三法為進道之捷徑一智眼明二理性通三志堅固智眼明則照破世間身心現量境界一切是非憎愛取舍得失貧富壽夭苦樂等法皆是夢緣了無實義而不起分別理性通則於從上佛祖所說語言名相至於三教聖賢諸子百家差別法要會歸一源不生異見志堅固則從今日至未來際不問近遠若不徹證決定不休此三法具一而缺二三只

成箇無事漢具二而缺一三只成箇伶俐漢具三而缺一二只成箇擔板漢當知此道如涉千里之脩途若具一二而缺三是由九百里而止者具一三而缺二終不免其岐泣具二三而缺一吾知其觸途成滯必矣三法全具雖未動足敢保其與已到家者不相異也又三豈待其重問迷津而再搖鞭影乎

兄弟家千生萬受做盡伎倆終不柰何者蓋爲其不曾發起真心而然也夫真心者觸境便有不待思惟分別者是也譬如聞人惡罵

聲纔入耳瞋心忿然當下身心境界見聞知覺皆瞋也至於忘餐廢寢形於夢寐乃至結冤懷恨終身不能暫忘瞋乎八萬塵勞之一塵耳一塵既爾諸塵皆然互相涉入鈎鎖連環結成生死流入無窮學道要了箇事須是聞人說著生死二字便如聞人惡罵相似更不待牽經引教作意思惟憤憤于懷推托不去如不頓悟死亦不休操志如此何大事之不了耶

所謂禪者非玄學非奇解非密授非祕傳是

衆生本有之性元是諸佛所證之三昧若欲
契悟切須實的以生死無常四字是萬劫未
了底最大因緣若不就此一生和盤翻轉盡
未來際應無了期如是發心更無異見久久
心念絕伎倆忘焉忽一翻方知生死無常即
是禪之骨髓禪即是生死無常之眼目然後
禪與生死骨髓眼目亦皆剷除便見咳唾掉
臂總是祖師西來意也自然頭頭上明物物
上顯方知果然不是玄妙秘密也你若實不
爲生死無常而欲務禪者則與西天九十六

種人略不少異矣

佛祖之道在凡夫分上了不加損其毫髮如
鏡照鏡如水入水且凡夫終於自昧而不能
照燭者病在於迷耳所迷者何蓋久遠劫來
一段心光動爲妄習所蔽而不自覺當知此
迷不特迷於四大六情等乃至讀書爲書迷
聽教爲教迷坐禪爲禪迷持律爲律迷習定
爲定迷極至悟爲悟迷證爲證迷成佛爲佛
迷總而言之但有所爲皆心光之影事苟未
能遣此心於量外空有作於機先任伊徧將

佛祖玄奧浸漬入骨欲脫此迷不翅掩耳大叫求人不知未知其可也於是前輩真有志於此道者其委形骸忘寢食泯是非絕憎愛皆不期然而然蓋胸中有大於此者一旦迷妄頓消開豁顯露通身如倚天長劍八面受敵曾無虧損是豈偶然者哉

道無方行者莫能至道無形視者莫能覩道無爲作者莫能成道無機智者莫能測自三教九流百氏諸子凡啓口措辭靡有不言道者使其道果如是則孰能有之耶明白之士

向這裏直捷根源不妨奇特古之善造道者如臨濟之於黃檗凡問佛法大意惟遭棒而已棒外了無言說又如慈明之扣汾陽惟譏訶戲笑而已初不聞有所謂向上機末後句之說然後於此無義路中久久淹浸其胸中欲決未決之疑一旦活脫直下如鵬搏虎踞電掣霆轟吐詞出令或如蠱毒之不可沾唇或如鐵壁之不容措足或若行空之月處處分輝或若過樹之風塵塵絕跡乃至四稜榻地一種平常凡咳唾掉臂未嘗不與斯道牒

然混合已而造其堂奧出其門牆之士一箇箇拔塵絕俗出萃離倫闊步大方目視雲漢雖佛祖聖賢亦無意與之俱誰肯俯就聲名利養五欲恩愛諸塵勞境受其籠絡者哉且前輩負如是體裁非有過人之異見亦非有蓋世之奇術一皆為道之念炳然譬如火聚使冰霜望影而消亦如風輪使塵埃迎刃而走但為道之念堅密一分彼情妄之業自然消殞一分吾向道之念無間則彼所謂情妄顛倒愛憎等念猶遇風之塵近火之雪不自

知而遣矣豈惟情妄然至于聖道亦不可得而入此名無功用三昧此三昧中生死涅槃俱無地可寄今之人未嘗不在三昧中蓋其向道之念不真不切動遭情妄結縛於能所之場愈會佛法則愈增業識愈明道理則愈長無明復為此知見風扇入輪回海中甘受流轉豈有志之士合如是哉譬如盲人經涉寶所為珍寶所傷終於委棄者無以異也學道先具信根以精進力乘之未見有不成就者然信根如輕舟精進力如櫓棹信根如

駿馬精進力如鞭策上櫓棹加於輕舟水無
順逆之異駿馬乘其鞭策路無夷險之差今
之具信根者未嘗不有而求其精進力首尾
一貫者誠難其人殊不知精進日廢怠惰日
滋以浮淺之信根當無窮之怠惰雖有聖道
易如展掌知其不相應者必矣而況積劫輪
回種子與心識念念遷流了不之間使純一
精勤猶恐不徹今任情放逸而罔其進可乎
不可乎
古人信道篤見理明操心密立志遠於所學

處雖百折到不能少回其意不惟不回其意
即其折到皆磨淬其志力之方蓋速其成就
之理也由是觀之則境緣豈有順逆之實惟
在吾進道之心真不真耳或進道之心真切
雖家庭即方外逆奪皆順與也前輩之深入
堂奧者未不自艱難辛苦中來思之
佛祖之道不可謂之易知易則使人生急不
可謂之難解難則使人起惑且難易在人不
在道也譬如千里脩途若駕輕車乘駿駟指
日可到若附羸牛之尾跛鼈之足雖累日窮

年不能至矣然所涉之途非以車馬而近非以牛鼈而遠實係乎遲速之自異耳儻不知自遲自速之為難易者則前所謂急之與惑不入於彼則入於此矣以根性觀之則利者多急鈍者多惑使利者不困於急鈍者不病於惑則可以並馳而共進既進矣亦何有於難易急惑遲速利鈍哉

舍不惟不直捷不簡徑返不如箇不學道底人喫飯著衣外却無許多枝葉當知佛祖皆是具真正體裁千生百劫於此道上徹證底蘊至一念休歇處萬境平沉時方知直捷簡徑不從人得豈苟然哉所以古者道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知休大大聚猶能出沒露刃劍尚可撮拏此一著子未舉念間早已十萬八千了也而況情塵瞥起念慮潛興縱具不可思議辯才說得轉轉地無異栽荆棘於生死之林潑穢濁於

輪回之海本色上士安肯如此顛倒錯亂當知古人不得已拈起一毛頭必欲與人直捷斬斷以其不遇斯人轉作葛藤枝蔓焉有已哉焉有已哉

少林謂心如牆壁乃可入道六祖謂汝但善

入三十三

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德山謂汝但於心無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死心謂節儉放下最爲入道捷徑前輩一種是垂手爲人柰何老婆太過翻成途轍如今要一箇墮此途轍者亦爲罕有而況於此途轍之

外具大受用者其可得哉彼既丈夫我寧不爾你若苟存一念以時緣不古恐難於趣入非自畫而何

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栢樹子如太阿鋒等閑拋向面前使萬劫死生當下勦絕然後欲覓其用處盡十方世界風休雲靜了無蹤跡可尋是謂法王法印理合如斯其不相委悉者惟向道理上蹲坐論有論無立知立解如人以手撮摩虛空不惟無益返有害之豈真正爲生死大事者甘施於此耶

道人日用現前境界皆前業也虛幻也無間斷也純真一如離異致也如是觀者則能空榮辱泯是非於萬緣膠擾之頃也不爾則生死無常相續於盡未來際卒莫之休息也學者營營終日何所圖而不爾思更欲瞥起一念與世分別非所謂道人也若以前業觀目前則一毫無你回避處若以虛幻觀目前則一毫無你取覓處若以無間斷觀目前則一毫無你舍離處若以純真一如觀目前則一毫無你揀擇處正與麼時觀照俱泯能所兩

忘方是道人泯是非空榮辱越死生超夢幻底時節也

三祖道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且生死是凡涅槃是聖其非凡是聖之見千重百市鈎鎖連環無你躡避處直饒你拍盲向未有涅槃生死名字已前十三一坐坐斷然後將一條斷貫索十四向生死涅槃頂顛上一串穿却要脫他是非之見亦不翅鄭州出曹門當知此事苟非神悟妙圓超出不墮情見自餘縱使穿鑿得盛水不漏總是以是非止是非其夫本心又豈

待轉入第二念而已

一事中於前一法解於後此天下古今對治之理也如坐卧忘其勞困飲食止其飢渴始中者勞困飢渴也終解者坐卧飲食也然勞困飢渴有時而盡則坐卧飲食無有去念之時也因其不去念習成逸欲至於敗德喪志廢道滅身無所不至矣人但知所中之為害而不知解其所中者亦害也細而推之當所中時皆知為害不容其深入故思解之當解之之時不知為害狎而玩之與之俱化其入

體也至深其為害也至酷及乎覺知不亦遲矣何則譬如隆暑火塵撲面洒汗如流必思以風露解之適當風迎露之際盡其快爽不忍棄去久之陰風濕露砭入肌骨輕為拘攣重為癱瘓區區欲解一時之煩而抱膏肓畢世之疾反不知為害者多矣所以從上聖賢怪而愍之教化所由生也人能達此可以知道

世有傭奴為主所使勞形竭力不敢自怠少有過隙則怒罵鞭笞靡所不至未嘗厭離何

其忘賾怨之若是耶無他爲利養所攝而然也儻加賾怨則主將見逐必失利養所以爲利養而忘賾怨也學道之士少爲境緣所觸便生退情然以利配道霄壤不侔何求利之切而求道之略耶當悟此以自勉

儒典有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況無上大菩提道又豈特大任而已哉西竺聖人積劫舍身爲求道果聚骨如須彌飲乳如大海竟莫知幾形命矣乃有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之語

焉嗟今置身空寂之地者例以學道爲名逮觀其所由惟未飢而餐未倦而寢百種受用任意所需或不隨情怨嗟交作聞勤苦精進則掩耳退縮天下安有不爲而成不種而穫者哉思前輩雖負大根器每於未悟未徹之頃凡執爨負舂陸沉賤役尚不敢憚其勞苦我曹何人而敢縱逸無檢昔管仲戒齊君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彼爲國君富貴宴安乃其常分尚不許其狎玩況吾徒痛念死生大事毀形易服如救頭然之不暇宴安其可待

乎然管仲之言鴆毒止不過害一生之色身也吾徒之謂鴆毒乃害萬劫之慧命也較利害又何如哉

念誦謂大衆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一種是譬喻其深切著明痛快極則莫有過於此者夫置火於頭雖大飢遇食或不先去頭上之火將亦不暇食矣雖至倦欲寢或不先去頭上之火則孰能安而寢之夫寢食乃切己之事以頭然未救雖欲就之終不可得也或欲放逸於未救頭然之際雖聖賢如佛祖知其亦

有所不能也使救頭然之精進一存乎念當下身心如堅兵嚴城凜然不可犯則生死業識情妄顛倒政不待遣而聲爲之沉跡爲之掃矣今在處叢林之網維每遇月八日未嘗不儼臨大衆厲聲舉揚而聽者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亦猶土偶聞俳優之鼓吹不惟不能奮發其精進反惡聞惡見莫若無事之爲快也嗚呼人心荒怠一至於此使百丈復生如其人何如其人何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音釋

佛音弗達也 艸蒲沒切 蔑莫結切 撓擾女巧切 室
 陟栗切 綆井杏切 汲五怪切 孽魚列切
 塞也 藥魚列切 撈子括切 躓楚限切 稜盧登切
 生口藥 撈子括切 躓楚限切 稜盧登切
 滓取內切 與燁同 燒而 跛補火切 蔓葛音
 內水中以堅之也 而 跛補火切 蔓葛音
 滋蔓子小切 躓丁果切 顛如挺切 砭險
 也 勤絕也 躓丁果切 顛如挺切 砭險
 刺以石痛也 拘學問具切 手癱瘓他短切 癱瘓他短切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又四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賦

勉學賦并序

古人學才學藝而極於達道今人負學道之名反流入於才藝又四豈道無蹊徑可入耶蓋由生死之念不切耳且學不至於道徒增情妄於理何益哉余故作而爲賦以勉其所謂學云辭曰

三界虛廓惟念自縛念去覺存未離有作真

淨體中不容他大火聚如何湊泊雖靈鑑之可憑信此宗之無諾見欲逃於斷常理必資手參學生死事大一念包八萬劫之輪回迷悟根深百界隱一千如之醜醉所云學者不學六藝不學羣書孜孜矻矻惟道是需求願樂之半偈舍所重之全軀思香華以表其誠敬粥肝心而忍厥形殂或五熱炙身而投火於必死之隙或半腰積雪而刃臂於忘生之區臨寢食而終不暇顧對寒暑而安有其餘或降已爲童奴或舍身爲牀座或半夜腰石

而負春或七箇蒲團之坐破或視利養如游塵或棄功名如涕唾或千魔萬難益勵之以精勤或積世多生頓相忘其怠惰或驚幻影之忽遷或歎隙陰之易過或形影相弔於空閒寂寞之底而不見其榮孤或身世兩忘於苦樂逆順之場而不知其福禍如浮山與葉縣之廚演祖司白雲之磨揚岐總院事而十載奔馳神照問經王而三年折剝蓋忘情於道注念於學而不暇擇利害較優劣問不可者也原夫道爲舟航道爲梯級道爲家舍

道爲飲食匪舟航無以越生死之迅流匪梯級無以構涅槃之殊績微家舍何以收飄零暴露之狂踪微飲食何以濟饑餒孤虛之陋質覲面不委噬臍何及法無正像末三時之等差人何上中下三根之端的惟知進學之弗荒不擬真功之自積古有跋鼈千里之喻正法末世之談蓋表其自強不息者也偉矣哉學有多轍悟非一岐子韶聞月下之蛙圓悟聽日中之雞瀉嶠撥火洞山渡溪靈雲見桃而更不疑香嚴擊竹而忘所知德嶠遇紙

燭之滅會通逢布毛之吹至若聞畫角洗鉢
盂細末將來從這裏入是皆望影而脫聖凡
之羈鎖迎刃而具鑿鑿之玄機人徒見其悟
之不難而不知其學之必到苟學力之不精
何悟由之深造道離愛憎其學之之心對順
逆肯存于懷抱道非取舍其學之之心遇佛
魔必空其間奧道體等平其學之之心苟動
一念即資其顛倒道本具其學之之心苟
任馳求轉增其紛鬧道非見聞其學之之心
擬涉解會而皆名自暴道非有無其學之之

心苟滯一隅而誠難取效道如倚天長劍其
學之之心不能覲體混融則不免爲物我是
非之所籠罩道如杲日道如太虛道如風輪
道如火聚其學之之心或不具如是之天資
縱使讀四庫書記一藏教吐懸河瓶瀉之詞
章徒爾資其叫譟三四惟道一學最妙最玄三既無
義路亦匪言傳昧之則一門異轍了之則萬
里同躡佛祖爲一大事而指鹿爲馬學人走
半天下而掘地尋天絕思惟處強生鄙目無
義味話特地加鞭逼生蛇化活龍粥飯氣高

揮大抹轉山河歸自己小兒戲羣號聚喧據
七尺單守三條椽如遇怨敵如救頭然學之
之力既極悟之之理不偏理必學而致悟余
於是作而爲賦令人徒見前輩悟在頃刻而
不思古人於未悟之先其學之之心未嘗不
專精而謹懼其學之之心或不至道之淵府
曰藝曰材豈吾徒之當慕嗟師道之既微驚
法歲之云暮惟學道之爲學與百家而異路
毛髮忽若當情鐵壁那容進步絕學之學以
爲學非悟之悟而爲悟不涉功勳豈容回互

死偷心於能所未形之初具正眼於朕兆未
彰之戶一語臨機萬靈罔措臨濟設施雷轟
霆震之喝雲門空試石裂崖崩之句曰向上
之不傳總羣機而共赴鞠其所以自來皆玄
學而爲度或不勉勵其學力未有無因而自
遇大哉能仁爲學之端視勤苦而無畏對怨
親而等觀駕一乘而勇銳愍三有而悲酸垂
洪範而塵沙不廣闢大猷而虛空靡寬由是
四十九年弓折箭盡三三四七脣亡齒寒性
天滅沒學海枯乾古者謂不學佛法惟務休

心蓋休心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於已無事
切勿妄求蓋無求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學
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
來業識種子蓋洗滌根塵業識乃佛法之至
學也又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
休蓋精勤勇猛久遠不退亦佛法之至學也
又謂參禪學道非等閒直須廢寢并忘餐蓋
廢忘寢食於學之之頃曾不期然而然也又
謂無佛法可學無禪道可得無涅槃可證乃
至無無亦無與無俱遣亦不外吾學之之理

也或謂道本具足安用學爲本具猶璞石之
含玉安能免參學之剖鑿本具猶腴田之產
禾安能免參學之鋤犁本具猶地中之水脈
安能免參學之穿搆本具猶古鏡之藏光安
能免參學之磨治本具猶木中之火燄安能
免參學之鑽擊本具猶良藥之治病安能免
參學之搆篩本具猶驪頰之夜光安能免參
學之探索本具猶扇中之風性安能免參學
之搖揮本具猶貧士懷中之至寶匪參學之
指導雖終身之罔知本具猶麥爲麵體黍爲

飯基苟不加參學之炊磨任萬劫以難齊一
旦力邁先賢功侔古聖脫參學之幻因提本
來之正令判有作之鋒鏑擲無爲之欄柄不
加毫力掃生死魔於知見之稠林靡仗寸金
新涅槃將於證修之深穿斥臨濟金剛王使
之無地措躬又曰驅德山木上座俾其望風乞命
或智眼之不明豈常流之能競今之學者惟
以本具之說相牽而不思實學真參之究竟
原夫釋迦不天生達磨非自證總由積學之
真致此光明之盛者也審如是則學季乃破

生死斷煩惱證菩提出三界興保杜起叢林
之不可不由之徑也可不勉乎可不勉乎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二

參學門人北庭巨僧慈寂 上進

記

大覺寺無盡燈記

心法徧周鏡燈交徹本來成就不假安排迷

涉妄情悟歸智體於畢竟空中鑿開有海向
真實地上撥轉妄輪達一念之不生諸法
之無盡者矣是故諸佛鏡顯眾生之燈水流
元在海衆生燈投諸佛之鏡月落不離天相
收相入不圓而圓互攝互融非在而在以一
燈之無盡周十界以全彰何則一乘獨朗萬
德莊嚴斯佛燈之無盡者矣圓修六度總貫
四心菩薩燈之無盡者矣見局因緣位標獨
覺辟支佛燈之無盡者矣功歸四諦跡涉二
乘聲聞燈之無盡者矣善根深密戒體輕安

天燈之無盡者矣聿修百行躬踐五常人燈
之無盡者矣偏求福果純執勝心脩羅燈之
無盡者矣十習無間六交自纏地獄燈之無
盡者矣識隨妄變貪與性成鬼趣燈之無盡
者矣癡愛溺心噬吞積業畜生燈之無盡者
矣良由染淨緣空聖凡情盡一心圓鑑萬法
齊觀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此無盡
燈之無盡者矣大圓覺場開蓮華峯有栴檀
林龍象圍繞按野居士張公叔夏施財造無
盡燈一座復捨腴田若干畝用充膏油持以

供養工師出巧珠轉玉回浮幢玉刹殆不是
過位置十面面各一鏡鏡各一佛中然一燈
交光相攝外以彰法界之無盡內以標事理
之不窮即圓覺之摩尼珠雜華之寶絲網也
原夫燈無意於投鏡而鏡自含鏡何意於攝
燈而燈自入是燈也使龍潭啓虛空口吹毘
嵐風而不能滅是鏡也使東平展巨靈手奮
須彌槌而不能破是故居士即之而興無盡
之施匠氏因之而獻無盡之巧蓮峯得之而
作無盡之莊嚴大眾觀之而為無盡之佛事

或者遽以燈為心鏡為法界以燈為理性鏡
為事相是皆謗也或總不作是觀亦不能外
吾謗之之說殊不知自諸佛達乎品類其無
盡燈各各具足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鳥出
暘谷羣幽以之而亡一滴投禹門萬派以之
而會乃天真之本然奚情識之能造苟欲耳
吾無盡之名目吾無盡之光想吾無盡之量
蹈吾無盡之域則燈斯昏鏡斯翳矣是謂無
功用解脫法門惟超然於名相之表者乃能
證之非念慮使之能入居士求余作記故引

是說以告之復爲說偈曰

一燈穿十鏡 非法亦非心

理極空何廣

功全海不深 言機無得失

應念絕追尋

物物彰無盡 垂光照覺林

寂寂菴記

大寂混於衆響之門太虛隱乎羣有之府非
知道者孰能辨之或背響而執寂棄有而襲
虛常情烏足與論道哉龍虎山道士孫悟真
字從善族廣信之貴溪嘗遊天台一旦棄所
習結菴里之應天山北麓高其風韻以寂寂

二字文菴之楣實延祐丙辰歲也遠來取證
于幻住子因與論命名之旨乃曰杲日麗天
盲者莫覩疾雷震地瞶者無聞不待收視返
聽而聲色不到者以其病在根也五目不覩
其蹤二聽絕聞其響不待去聰黜明而耳目
不及者以其體在位也彼亦寂寂也此亦寂
寂也而僕不取焉吾嘗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則寂存乎中矣外觀其形形無其形則寂居
乎外矣寂寂之義聊寓於斯審如其說但無
心無物耳真寂之理未知其可也徵問不已

乃辭以似之辭曰

天地一遠廬 萬物一屏几 中有無位人

太虛藏兩耳 聲來空合空 聲去水投水

靈焰巨星壇 光芒射衣袂 百鳥不飛來

琴鶴自相委 寂寂復寂寂 如是而已矣

空明軒記

人昧自心久矣既失本有之自心動為色空
明暗執縛於遷變不常之域故聖人哀矜之
不暇乃起而示之何謂色天地萬物之謂也
何謂空與天地萬物相為邊際者是也何謂

暗長夜黑月之謂也何謂明與長夜黑月相
為表裏者是也以斯四者倏遷忽變窮劫迨
今動搖心目由是無頃刻不與生滅相對有
人於此厭離生滅必欲舍色而慕空背暗而
投明自以為臻其極矣殊不知空乃色之基
明乃暗之媒安有基存而色泯媒在而暗去
者乎故聖人哀之謂非至理也空菴居士盛
鑄以空明二字扁其軒或曰爾將舍吾色背
吾暗耶乃曰吾之所謂空非離色而空亦非
即色而空吾之所謂明非離暗而明亦非即

暗而明我嘗於二千載前觀毗耶老人以一
默答諸開士之所問不二法門如廓太虛於
萬象之顛麗杲日於羣陰之表於斯時也不
惟無色可見無暗可知惟空與明亦不可得
而視矣何則真空為空非大明而不空大明
為明非真空而不明即明之空混萬有而不
雜即空之明處羣幽而不遷吾嘗啓吾軒之
牕倚吾軒之檻敞吾軒之地納吾軒之境上
下一色表裏混同不知為空惟天地萬物窮
劫不能礙不知為明惟長夜黑月亘古不能

又四

九

昏而好事者以空明二字加之吾亦未嘗有
所知也延祐丙辰冬余寄舟大江之岸空菴
訪于無聞見之地請筆其說為空明軒記於
是手書

大同菴記

南嶽石頭詰老龐日用事答以日用事無別
且語時不是默時行時不是坐時安有無別
之理哉蓋神心穎悟見越常情一道虛融萬
緣絕待轉歸日用政不待排遣而無別之旨
炳然獨存于聖不能掩也大同菴乃丹陽尋

菴居士蔣公善秉爲幻住老杜多之所建也
公世居桐村菴距村之北三里許素有結菴
之志今適遂焉實延祐四年春正月也余旣
命名而復爲之記乃記其所謂大同者也原
夫迦文之鷲嶺飲光之雞足達磨之熊峯懶
融之牛首雖後先千餘載其步驟標致詳略
不同要其所歸乃所以大同也豈惟佛祖然
淨法界性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物同物至
若三教九流之雄唱百氏諸子之玄談與夫
長岡之松風野田之麥浪暮雲接遠山之色

疾雷振大江之聲六戶未扃一榻危坐青燈
不夜古鏡無塵耿耿禪光照映今古非動非
寂無自無他了不知其同而無往不同也昔
毗耶離城淨名居士弘不思議解脫神力嘗
以一點與三萬二千開士同入不二法門迨
今間不容髮今譯老龐之無別翻毗耶之不
二證斯菴之大同然固然矣其未能忘情謂
於能同所同之表者欲見菴中主人門外垣
牆不翅三十丈之高且遠也
平江幻住菴記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楞嚴有是語
昔僧問瑯琊那返是語以答之僧頓悟玄旨
人徒知山河大地是幻而不知清淨本然亦
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狀而生水體元清月
影不期而現原夫昭昭影像所現之幻跡也
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幻與幻盡覺與覺
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余遊吳中郡
人陸公德潤施松岡數畝于閭門之西地曰
鴈蕩結茅以棲禪者踵至僅半千指凡三見
青黃絕際上人永中與董菴務一日衆集請

名其菴因謂衆曰二千年外大覺世尊棄王
位卧深雪夜覩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涉入
如幻三昧嗟乎衆生迄今沉酣情妄而不自
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所
未悟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避席而言
者曰承教有言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十一幻心滅
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
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非住乎余曰子
以識量分別欲知幻法是住非住無乃增益
幻見安有悟入之理也爾但能蘊無義語於

識藏以究其心捧應量器於檀門以正其命
荷百丈不作不食之具以效其勞守諸祖萬
慮冰消之誠以堅其志一旦能所頓盡功用
兩忘廓爾無依劃然超悟則是住非住政不
待借手於無臂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
忽相值於吳松江之舟中從容叙舊亟請筆
以爲幻住菴記擬相傳於久遠云爾

弁山幻住菴記

實無而有之謂幻鏡中像水底月豈有耶謂
其無則昭昭影現未嘗無也山河大地諸色

相等倚空而現靡有一法不依幻而住者余
次德丁酉挾策淮江自匡廬而下抵金陵已
亥冬憩吳興弁山彬澄二師之雲半間頃焉
結茅于資福寺後之黃沙坑幻住菴之名乃
於斯著明年庚子徙吳門越六年乙巳師禪
上人訪余天目謂幻廬旣墜幻木儼存主精
嚴院沙門森公容遷于院山之麓明然上人
奮力與俱已而珂月來從之至大己酉際菴
水田一區四十畝有奇堤穿岸穴積年不稔
然月共議以耕徃扣其主以買以施尋而市

土填築頓成膏腴食觀方充禪侶亦集採樵
之山植蔬之圃運載之舟楫掩藏之窳堵悉
備焉惟棟宇陞隘延祐戊午均鳴化喙盡撤
其舊而新大之效禪林制具體而微其司歲
務者用或不給行乞以補然禪月淨凡三年
循次任主菴之責乃從權也已而禪以老辭
淨以病革復議然正而月副之終為甲乙之
傳一日衆曰菴之未有也師之來菴之既有
也師之闢或不記其顛末則何以憑余曰三
世佛幻也歷代祖幻也菩提與煩惱生死及

涅槃俱幻也爾其未證斯幻無義味話堅豎
脊梁緊握空拳慎勿輕放外而行乞內而執
事中而宴坐不見有間忙動靜之相猛策痛
鞭以悟為則如是受者雖幕天席地誰無此
菴不如是受雖峻宇雕牆誰有此菴當知明
暗色空同一幻住是說可憑乎不可憑乎青
山白雲咸皆點首時管城子振起而記之
報恩懺院記

佛廬徧天下其弘麗莫甚於蘇杭秀水之間
鶴沙距松江僅三舍地接海壖民居既鮮伽

藍則未有也自瞿氏徙居此地世有積善慕
義之風逮今運使公寔發及其從弟雲巖居
士震發慨然以爲非伽藍無以營善而聞道
乃卜地得吉於先塋之側傾金捐田命里僧
某董之不幾年而華池紺殿重門廣廡觀室
講堂凡伽藍所宜有者悉備焉迎清淨行沙
門十真晝夜六時頂禮散華深味禪觀幢旛
象設華鯨清楚宣流法音互爲佛事運使公
喜其有成亦施腴田若干畝以報恩懺院爲
額大德間 天子降璽書以護之謁余文爲

記余問何以謂之報恩乃曰恩莫大於君親
報莫越於聖道聞西方聖人之禪觀圓悟一
心該攝萬行推而廣之導物指迷莫大從化
以斯道報斯恩不亦善乎余曰秉一心爲禪
照萬法爲觀其爲心也圓湛虛寂涉入無礙
不可以相求不可以言詣舒之則萬法即之
而彰卷之則萬法依之而泯無邊刹海十世
古今未有不由斯而著焉凡夫迷昧引起輪
回遷謝苦樂昇沉莫之能釋是故非禪那不
足以契諸佛心非妙觀不足以破衆生惑圓

覺以三觀互推爲二十五輪無量壽以一佛分觀於十六處始則端坐靜室注想一方存注不休與想俱泯見法界中朗然明了所以一輪見諦而妙觀澄明一處功成則真佛圓具如當臺鏡如帝網珠萬象顯而無所照之功千光聚而絕能收之跡如是觀者即見清淨願王白毫亘天紺目澄海如優曇華如紫金聚巍巍堂堂殊特相好徧界光明化爲香雲寶樹樓殿臺沼車服器玩諸莊嚴具是時三昧行人即聞即見即覺即知一語一默一

動一靜皆與無作清淨妙觀昭然混合者矣然後即斯妙觀於一切時散作無邊莊嚴佛事以之報國恩則聖祚保無疆之永以之報親恩則劬勞超有漏之纏至若天龍鬼神過現未來寃親賢聖草木昆蟲凡有纖息則於功德亦相須而無盡十四噫公之志尚矣遂撮筆直書以爲記

圓照菴記

無法不備之謂圓無時不在之謂照是心也曾何法之可離又何時之能昧離此心不可

以圓舍此心莫之能照圓也照也即心之謂乎空谷道人少負叢林之傑結菴於天目山之嶼塢乃生緣之所也扁其菴曰圓照因余記之余曰圓照之體不可以目覩不可以耳聞不可以意知不可以識解擬涉_{十五}芒則圓不得為圓照不得為照矣道人深掩六窓密扁八戶經行坐卧屏絕塵緣萬慮不遣而自忘一念不澄而自瑩於斯時也圓照之體與蒼松翠竹蒲團禪板觀體交叅了無回互庶其近矣不則圓照一菴名徒具耳於實奚取

焉

旅泊室記

老莊譏孔氏旅泊於仁義而不知老莊亦旅泊於芒乎天運窅爾神化之域故吾佛有云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去已無返此說蓋曲為二乘發機視三界為逆旅以四大殘質棲泊於其間了證本空於一生一死之外不復來矣以至理求之皆非了義之旨焉昔直翁居士洪君證不二法門於吾先師笑談之頃嘗屬_{十四}爰用二上

人構山舟一區於師子巖之景

成則

君逝矣實至大戊申九月十一

二年

上人徙山舟於谷川之西來菴又五年盡撤舟廬之舊廣而新之更山舟曰旅泊客有以問之曰三界旅泊竊嘗知矣其有泥犁旅泊於十惡天人旅泊於衆善聲聞旅泊於四諦辟支旅泊於十二緣菩薩旅泊於六度如來旅泊於一乘諸教已明吾亦何惑蓋不能出於三界諸法也然則三界諸法能無所泊乎余曰汝問甚善當知三界旅泊於太虛其十

方虛空旅泊於大圓鏡而大圓鏡獨旅泊於吾靈知之府惟吾靈知無所泊而無所不泊也且置是論還知衆生旅泊於諸佛心海之中諸佛旅泊於衆生識田之內大法輪旅泊於微塵裏寶王刹旅泊於一毫端五須彌旅泊於芥心四大海旅泊於毛腹百千華藏境旅泊於蟻螟之睫無邊世界種旅泊於藕絲之尖至若三萬二千師子座旅泊於吾方方一丈之室是可泊耶不可泊耶爾還知旅泊亦旅泊於吾旅泊之地而吾旅泊之地無受

其旅泊者無不受其旅泊者亦無知其受與不受者如是悟明如是證入則大小促延短長迷悟互相旅泊當念洞明更不待思而知慮而解也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二

十四

十六

音釋

醅醅是周切 醅醅疾各切 榮渠管切 噬音逝 譟桑到
 呼而宣切 壖地也 塋音營 脗音泥 脗脗合 勾
 居太切 睫即涉切 乞也 睫旁毛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又五

參學門人北庭巨僧慈寂 上進

箴銘

貪瞋癡箴并序

一迷根乎自心又五縱而為貪抑而為瞋合而為

癡良由迷無自性由不守正念而生以其生

故曰貪曰瞋曰癡皆一迷之異名也聖人不

以砒霜鴆酒為毒而以此為毒者以其喪壞

法身淪溺慧命也今三有界中眾苦充滿無

有一物不本乎貪等一中其毒則殺盜淫業

四面紛合卒莫之避良可哀也惟悟達自心

洞契法源之士能奪其縱之之貪以求道返

其抑之之瞋以治心轉其合之之癡以利人

資長法化則貪瞋癡果何物耶乃為箴曰

惟貪如海瞋以火喻癡比同雲依一心住心

迷則來心悟乃去優劣聖凡不離當處勿強

分別毋勞指注如手掌巧放開捏聚

戒定慧箴并序

一悟根乎自心揀而為戒守而為定融而為

慧良由悟無自性因不失正念而生以其生

故曰戒曰定曰慧皆一悟之異名也聖人不以栴檀沉水為香乃以此為香者以其光明雲臺盤結不散莊嚴法性之上妙具也今雜華法界眾寶充滿無有一物不自吾戒定慧而生焉一熏其香則法報化之跡隨念出現其有尚存悟理未盡功勳者執其存之之戒以違宗泥其守之之定以礙理放其融之之慧以失妙欲望其超然於寂照圓明之戶未知其可也戒定慧云胡不辨哉乃為箴曰
 由戒而定即定以慧三法互融了無向背熏

之為香充塞大地聞惟在心觀不以鼻功用兩忘動靜一致如走盤珠不可思議

喜箴并序

世之所謂喜者由適情遂欲而生焉道人不爾必使情消欲盡動與理融不遭愛見諸魔之所惑其喜也政未易以足蹈手舞既其情狀者焉箴曰

至哉之喜徹法源底曰如意輪契解脫體愛見不住情欲何倚劫外春回華開確紫怒箴并序

爲物所忤怒氣結爲心火至使面赤髮立不
蹈禍機不已也聖賢則不然其一怒如金剛
王劔諸煩惱魔嬰其鋒者應念斬截然後致
萬物於無諍之地則其怒也豈徒然哉箴曰
聖賢奮怒不墮諸數却煩惱魔成大法聚嗟
凡夫瞋燒然無度當處撲滅神機獨露

哀箴

并序

凡夫哀聖賢亦哀凡夫結情妄而致哀聖賢
乃哀其所謂哀也於是發爲辭章悲奮激切
必使其感愕於中脫略情妄則其哀也豈可

與凡夫同日而語哉箴曰

聖賢悲極成致斯哀辭章奮切合吐無涯淳
醜道喪其誰不懷凡愚自若傷已焉哉

樂箴

并序

樂莫樂於道道爲天下之極樂捨道而求樂

是猶棄食而求飽也世之昧者縱擊色之欲

而爲樂一報忽盡變化萬殊不知與苦循環

豈其所謂樂哉箴曰

三界無樂動遭業縛達人大觀目之倒錯寂
滅真常非修非作當處現成地平天廓

雲居菴銘 并序

天地之氣凝而爲雲動則彌布十虛靜則卷歸無所物其似之三界如雲也萬法如雲也卷舒不定開合無時推而窮之則道入之心亦如雲也道人所居亦如雲也無意而行隨處而寓曾何有爲於世哉乘月二禪素服杜多行鑿巖闢址縛屋於七寶山之陰扁曰雲居乃有得於理也乞銘於幻住道人乃屬其銘曰
八荒一雲天地一廬窅窅四壁孰與同居以

雲之舒彌綸十虛以雲之卷收入無餘道人住處豈同舒卷牕牖不扃戶庭深遠清風徘徊明月繾綣雲間僧閑水流石轉萬法不到柴關自掩

懶禪室銘 并序

余嘗譏世之尚懶者謂處俗必盡其義入真當盡其道盡義則務四民之役盡道乃營六度之勤聖賢不能免也苟尚懶則二途俱失豈道人之所用心哉或者謂禪者之學乃懶之尤者也何則其忘形骸於休歇之地滅情

妄於空寂之門泯見聞於解脫之淵絕去來
於不動之域收視而色不惑其目返聽而聲
不亂其耳忘緣而境不入其心息慮而事不
遷其念則其混世之跡飄然若行空之雲廓
爾如流澗之月得非懶之尤者乎余曰據爾
之言似非懶者之能事徒見其四體不勤宴
休閒逸政恐勤勞於事者莫之能及也南屏
書記恭行已需余以懶禪室銘因以或者之
言告之恭曰非也世有不爲者有無爲者不
爲之者雖強使其爲而不肯爲也無爲之者

雖欲爲之而無所爲也二者皆似懶而非懶
也吾之懶禪異於是非不爲也非無爲也才
涉名言則不得爲懶矣欲知吾懶之至要雖
成佛亦有所不願又何禪之願哉余乃爲之
銘曰

吾之懶即禪兮聖眼莫窺吾之懶非禪兮凡
心那知雪嶺之六載高卧兮徒自勞疲少室
之九年壁觀兮妄自驅馳濟北之金剛王兮
亂鳴熱碗德嶠之未上座兮何異蒿枝總不
入此行戶兮自遊自嬉三界無事兮萬法何

羈既非不為兮尤非無為毗婆尸佛早留心
 兮罔逃達者之譏習懶成癖兮舉世莫醫千
 七百人豪唱絕叫兮徒自鍼錐我懶我禪
 兮如師子獨行不求伴侶從教門外打之澆
 者吁嗟其已而已而

鐵圍室銘

并序

眾生結業濃厚所陷之地皆鐵圍也毗嵐鼓
 扇而莫拔劫燒洞熾而不融佛手雖能揭五
 百力士所不能動之石望鐵圍亦未嘗不歛
 衽而退堅乎確哉所以稱鐵圍也聞禪者有

鐵毫未透如隔鐵圍何言之甚耶曰不甚也
 特取其堅確不可破而喻之耳使盡言禪學
 之密旨鐵圍可碎而此旨不可穿鑿也何則
 當其未有所入也以迷為鐵圍及其既入也
 以證為鐵圍既忘證入之境以悟為鐵圍及
 其與悟俱遣而存有所了以了為鐵圍了無
 可了不住了知知了俱捐鐵圍宛爾蓋心法
 之粘綴有不可取喻而辨者德山所謂毫釐
 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此說乃
 鐵圍之遮詮也今之學者純沉識網深墮情

窠愛憎之羣習儼存生佛之二見猶在強加
排遣動涉功勳自言混入靈源豈解全該識
量於斯諦審又奚止鐵圍而已哉泉南順藏
主以禪宴之所扁曰鐵圍乃有警於自他也
乞銘於幻住道者乃引前說以序之復爲銘

曰

天地爐冶太虛模範鑄迷妄鐵火無明炭危
乎高哉遠絕畔岸百市千重凜不可犯四聖
六凡生沉活陷禪盡覺空未離羈絆無事無
爲是金鎖難脫略丈夫莫容易看來讀此銘

墮三尺暗

西來井泉銘

井序

少林初祖遠逾數萬里而西來直指人人本
具之道道若泉之在地無處不遍也大同菴
既成庖人乏水而汲諸鄰彘菴居士念其勞
乃命工師鑿井于門之東其深四十尺有泉
隱隱自西而至甃成禪者引綆汲之首以一
甌奉佛清甘香冽名其泉曰西來蓋不亂其
所至之方也當泉之未至也視之窅然凜凜
將壓人爲鑿井者危之鑿者不惟無所畏而

益加銳焉若與泉約而必其所遇人之求道
能積日累歲猶鑿井之深入無畏其不與道
會者吾不信也禪者請銘銘曰

泉之在地道之在人配之大同鑿土深入勇
銳無怯克成至功四十尺下有泉西來洩洩
溶溶其體既重其氣益冽且盈且豐以沃吾
渴以浣吾頰所須悉充少林直指趙州庭栢
如空合空泉依幻涌幻復銘泉非始非終咨
爾諱禪西來一滴萬派同宗勿汙勿壅朝探
暮汲如保厥躬惟養與泉若內外護永播玄

風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參學門人北庭巨僧慈寂 上進

序

送宗遇上人省親序

昔慈明和尚持銀盆為母氏壽母曰子盡棄

所愛而出家今返持此爲獻將累我於地下矣慈明自爾奮志叅方爲一代大法主盟蓋慈母所警發也石窻和尚輔佐天童法席一日歸省其母母曰子出家已事未辦何暇間工夫爲衆耶窻乃告曰雖爇一燈亦分自他之用實不敢以因果累母也母笑曰然過水那得不打脚濕夫二祖師之母雖跡混塵俗觀其吐辭出語峻如鐵壁肅若秋霜殆老師宿衲之不是過今之父母遣子出家莫不望其榮家利俗者雖地獄門開不暇顧則彼此

優劣何如哉雖然有是二母之賢亦有是二子副之也使其二子不力於道陸沉於長行粥飯僧中將與母之格言俱無聞於世矣然二母之賢世亦未嘗無也如二子之賢克荷宗乘力弘斯道以顯母氏之名於百世之下者則鮮矣以要言之全在子之盡心於道以光像季法輪政不在父母之賢不也苟摩耶之聖而悉達不能持堅牢願力爲大法王安有佛母之名流布於此土哉廬陵遇上人旋里省母出紙求語乃發余緒言以策其不逮

云

送明然上人居山序

古之善輔叢林者皆非苟然也有以道輔之
有以才智輔之有以力輔之有以身命輔之
是皆舍逸趨勞棄甘就苦至於衝寒冒暑含
耻忍垢惟孜孜播五真風揚道化以振末學爲
念嗟乎古今之下凡有道尊宿起于一方而
波旬之徒往往謗聲四合矧無道者乎然其
謗之之聲未及尊宿所聞而先入手輔者之
耳苟非金剛正眼洞燭幽微莫不遭其惑者

余兩結草廬有明然上人者忘其所惑以相
輔及歸家山主院之三年歲荐饑饉而我二
千指宴坐空山十利之具陳三德之畢備至
于望門而來者咸使之飫飽禪悅要其所自
皆上人白食以輔之也今余將謝事上人以
白食之鉢懸之太虛空中擬俟彌勒下生復
從而輔之誓不入他人行戶也因疑而問之
余豈有道尊宿者哉當此象龍蹴踏八面昇
騰皆期爾以輔之無乃太峻乎上人作而爲
歌曰

水邊有山可以縛茅廬山中有屋可以藏幻
軀屋下有柴牀可以結雙趺牀前有尺土可
以開地爐所以無用者一箇黑鉢孟旣無著
處懸之太虛我非所輔休塗糊天高地遠道
何孤惟有歛衽退縮真良圖極目誰非大丈夫
不須特地做規模豈不見釋迦老子二千
年外黃金鬪髻也會枯謾言遺臭在江湖爭
似我自今已去不爲一物度朝晡佛法從教
說有無

止止堂偈序

余聞真寂不動之體與奔匯之水行空之雲
逐日之蹄搏風之翻無間然也嗟夫人之未
悟妄見遷流卒莫之已如小兒旋走見屋廬
動是故聖人垂善巧方便教之令止謂止者
何息也定也安住不動寂滅無爲者也外止
其境內止其心止境於外則心無所迷止心
於內則境無所惑且不惑於境即境惟心不
迷於心即心惟境心乎境乎止止之義明矣
或曰心可止乎境可止乎謂心可止則益其
迷謂境可止則滋其惑矣如教中謂是法住

法位世間相常住審如是則心可止乎境可止乎不然如是法住法位止也世間相常住亦止也子或未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之地擬逃吾止止之說猶日中之避影也雖然殊不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亦未嘗不在吾止止之間是謂無止之止性體本具雖三世佛祖見超物表識達機先未有能出吾止止之義者天竺靈山法師某講觀之暇嘗構精舍於越山扁其堂曰止止或問其故乃曰吾之所聞異於是蓋非心思言議之所能及也遂

為之歌歌曰

萬境之體詮曰心一心之用表為境道人非境亦非心心境俱非非亦泯止止之名堂兮奚語默動靜之所該堂之名止止兮豈思惟分別之能領止非止兮我獨知非止止兮人

莫省一團風月又五啓晴攔萬象森羅照清影

設利偈序

設利之體圓常湛寂充塞法界無處不有隨衆生心循業發現金剛不可比其堅日月不可奪其耀豈肉眼所能識哉自靈山以降此

土西天散爲種種佛事若必以色像求之不
惟不識設利而亦重欺佛祖也嘗有信士得
先師所剪髮安奉久之忽設利累累如貫珠
遠近傳唱觀者踵至先師聞之累欲奪而委
諸穢壤今祖意上人亦得於遺髮之表及蒙
山閣維之餘并辟支佛所遺者珍藏祕護以
爲至寶然蒙山辟支固非我所知者而先師
實無此物謂其有乃謗先師也上人即啓函
而示余曰贓物見在爾何諱焉余於是說偈
以解之偈曰

圓明湛寂真設利靈燄神光貫三際開士由
之百福尊菩薩依之二嚴備十萬里傳西祖
意五色祥光吞大地棒喝交馳珠走盤觀面
相呈無忌諱先師一髮不留根勿將聲色輕
相戲百寶摩尼一顆珠非俗非真非聖諦五
目不得觀其蹤又五十聖那能知仔細上人如未
獲此珠懸崖撒手非容易驪龍領下月團團
禹門千尺還重閉赤手推開遠得歸有意氣
兮添意氣回觀八斛四斗多添得衆生眼中
翳

觀音菩薩補陀巖示現偈序

觀世音菩薩以太虛空爲體以五須彌爲寶
髻四大海爲口門日月兩曜爲眼光森羅萬
象爲垂身瓔珞一切衆生於其毛孔裏出生
入死由是菩薩以此與大悲心發無上願施
十四無畏現三十二身上合諸佛慈心下應
衆生悲仰無端被吾兩淙運使琴軒瞿公向
小白華巖偷眼一看直得無地藏身文彩彌
露乃援毫引墨盡意發揮時有梅山喜公奮
辭舞筆作爲長篇揭露殆盡而海粟待制以

雄才豪辯向無所見處議論風生筆舌雷動
但末後一句留以遺幻住子同爲證明乃爲
說偈以收之偈曰

妙圓通體超諸礙包裹色空合法界見與不
見二俱離始識大悲觀自在琴軒居士佛眼
通白華巖畔追靈蹤狹路相逢避不及似鏡
照鏡空合空引墨援毫書所見揭破浮雲呈
日面盡十方空一普門妙相塵塵俱露現梅
華山裏老禪翁滄海一粟夫子馮浩浩春雷
鼓筆舌巨篇長偈真豪雄俾我重圓末後句

口縫未開先吐露若以耳聞非所聞不以耳
聞非所據我昔曾遊碧海東海王抱日扶桑
紅怒浪搖金光閃爍照開朵朵青芙蓉無位
真人潛洞府洞裏潮音喧萬鼓珊瑚樹頭月
徘徊水晶簾外蛟龍舞波神拔劍驅長鯨吞
空浪雪粘青冥撒出龍堂珠萬斛寶光射透
瑠璃屏法身驚入一毛孔一毛孔裏波濤涌
爾時大士失却盤陀石上吉祥草與蒼蘆華
但見玉煙翠霧埋雙踵有眼共見耳共聞妙
圓通體鐵渾侖最初末後向非向萬里潮聲

又五

十三

撼海門

觀音菩薩瑞相偈序

聖人無體隨念斯彰念興則諸聖同參念泯
則一真絕待以吾莊嚴善功德心即觀世音
之寶冠瓔珞也以吾確乎不可拔之正念即
觀世音所坐之盤陀巖石也以吾慈悲利物
深廣之誓願即觀世音所居之大海也以吾
親近聖賢參隨不倦即觀世音之善財童子
也以吾寬厚仁慈以恭以敬即奉觀世音之
月蓋長者也以吾一切處不違菩薩願不捨

大悲心即觀世音三十二應之妙色身也以
吾居一切處遇順遇逆了無畏怯即觀世音
十四無畏法也昔丞相史公躬詣海岸不獲
瞻觀方生慢易回首惟見碧芙蓉華萬朵芬
披隨浪而現遂勒石以記其事非現宰官身

說法而何至大四年兩漣運使瞿公霆發按
部鄞郡放舟直駕巖下首觀聖像毛髮不遺
即命工造其所觀之像者二一奉之鶴砂普
福院一奉之天目大覺正宗禪寺皆公施心
所現之伽藍也復以誠心所現之觀世音歸

之得不宜乎公自述記文一篇以示無窮之
信此又非現宰官身說法而何公嘗囑余序
之後五年為延祐乙卯公之子時學刻其記
文隨大士像置之可觀樓上復俾予筆以記
之既不得辭贅之以偈

心鏡光明皎如月聖人智體無生滅一念纔
興即現前古今凡聖相融攝海岸人招海岸
人不知誰現宰官身紫金光聚圍通體應現
何曾隔一塵萬峯圍繞蓮華國龍象倚闌看
不足鼓鐘鏜鞳間燈香出生世代光明福

示善助道者居山序

至大戊申冬余謝院事之明年將荷五臺之策有善助道者從余遊抵淮陰道阻遂返棹儀真助乃操吾舟絕大江至鐵甕城下束短髮易小袖練裙烏帽舉止便捷刺篙川行引繩岸牽風帆怒張收縱不違雨篷平鋪掀覆以時施之轉摺縈如游龍纜之解縛操持若神其素服篙師之役者皆推其能至若寒暑晦冥風霜雨雪篙師告憊而助益治舟無惰容又明年客有促吾舟而命之歸者助趨吾

前乃逆問之曰舟在乎曰將舍之曰汝操舟之藝在乎曰將棄之若然則無所復用於汝也助無以對乃謂之曰汝嘗駕吾舟於要隘空繩網布峻檣林立舳艫交錯過若行雲開闔萬變而汝之心目與手爲之一貫少失顧盼則互相衝擊殆四山交逼之不若也故菩薩子操第一義諦之舟與一切是非聲色交接於三有要匯亦如是也使暫時不在墮于順逆之淵又不止於相衝擊也今將罷若役復若形放汝林下苟能一注其衝擊解紛之

心目於平居宴處間則道可學禪可參生死
 可了煩惱可斷無施而不可者審如是則舟
 可舍乎藝可棄乎豈無用耶安有用耶汝其
 不委吾復為汝歌之歌曰

去年放吾之舟兮絕長江之迅流今年藏吾
 之舟兮將返乎山丘假汝操之之術兮吾無
 之而遠遊視今昔之大幻兮傾逆浪之輕漚
 勿謂無吾之舟兮將舍是而何求勿謂有吾
 之舟兮離蹤跡之去留憶昔佛與祖兮以慈
 為舟葦為舟盃為舟鐵為舟更有一箇大闌

提漢要以大地撐為舟如是之舟汝能操不
 如其不委兮提起從前閒話頭挨拶不入處
 一齊透過吸乾鯨海兮萬象全收生死無拘
 兮誰與儔

一華五葉序

又五

十五

先師枯槁身心於巖穴之下畢世不改其操
 人或高之必蹙頰以告之曰此吾定分使拘
 此行欲矯世逆俗則罪何可逃余竊聆其說
 私有所得閱二十年每與同參道者俯首茅
 茨論及之不覺成編題為山房夜話又擬寒

山百首以寓禪叅之旨復閱楞嚴因講學者致詰遂假或問以答之又以禪者不求心悟惟尚言通例引信心銘爲證故辭而闕之以破其義解及幻跡所至結茅以居皆名幻住勉爲相從者所請引起葛藤故稱家訓前後成篇者五戲以一華下五葉目之亟欲投之水火時幻衆曰一華是幻五葉亦幻幻無自性任其安立使棄之却成實法流布也請序其所以昭示來者由是振筆以從之非敢與大方之家共焉

一華五葉後序

少室一華開五葉以狼藉叢林豈堪說却外春風吹幻根幽芳似向枝頭泄山房夜話話無端波斯嚼冰牙齒寒黃金鑄成泥彈子白日青天誰共看謾擬寒山詩百首重重語不離窠臼靈龜曳尾跡何多笑破虛空半邊口那堪註解信心銘剛以不平攻不平葛藤露布拽不斷瞎却空王雉及眼睛況是靈山巧徵辯心旣無心見何見阿難逼得口生膠一棚傀儡無方便幻住蒼生皆歌一篇又將家訓錯流

傳為人一句沒牆壁生飯飽弄筋誰不然自買
 由來還自賣豈但傍觀生笑怪都緣口業未
 易消乃爾償他文字債幻人拍掌笑呵呵
 蟻奮怒吞禪河南泉問主趙州勘婆秘魔又
 下神號鬼哭雲門顧外虎視鷹拳樓空師子
 窟掃盡野狐窠又五一葉五葉還如何長處更無
 多延祐丙辰冬幻住沙門明本復說此偈以
 為後序云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音釋

砒音兮切 毒藥名 紫即委 繾綫詰戰切 綫不分離貌
 癖匹亦切 癩癖也 遠教角切 鐘鐘音涉 鐘鼓聲 僊音虛 船後持
 病拜切 匯胡對切 水由盧 音軸 船後持
 頭刺切 傀回合切 猓音猓 猓音猓 樓力侯切
 揮庚切 傀音傀 音傀 猓音猓 音猓 樓音樓 音樓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又六

叅學門人北庭巨僧慈寂 上進

說

般若說

般若離一切相而不礙諸相發揮般若離一切名而不礙衆名出現般若如大火聚世間所有形器嬰之者莫不遭其燒般若如太阿鋒世間所有物像觸之者莫不遭其壞般若如太虛空世間所有色法入之而無不容般若如大圓鏡世間所有相貌臨之而無不照

大矣哉般若之體圓般若之用大般若之功博般若之道普矣三世諸佛於無所證而證十方菩薩於無所了而了歷代知識於無所悟而悟叅玄上士於無所學而學然諸佛雖證而不宰其功菩薩雖了而蔑居其德知識雖悟而莫覩其蹤上士學之而罔測其狀以至山川日月森羅萬象由之而建立依之而運行使物物各具金剛正眼窮古亘今欲窺其髣髴不可得也嗟夫衆生迷背其來舊矣轉爲無邊生死曠劫迄今於此般若體上念

念遷流念念起滅念念攀緣念念輪轉深沉
欲海甘赴死門而吾大般若光雖未嘗少間
其如瞽者居太陽之門聾者住雷霆之窟終
身由之而竟莫知其聲光震耀也由是三百
餘會之玄談千七百祖之絕唱皆純以一味
清淨般若融爲善見神藥俾瞽者明聾者聰
壅者通執者化也當知瞽不自瞽依般若而
瞽聾不自聾依般若而聾壅不自壅依般若
而壅執不自執依般若而執是謂一切智智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若謂瞽瞽壅

執之病不居般若體上則般若有所不周以
其瞽聾壅執之病即般若而生則般若有時
而弊其深密幽邃之旨非超出言象之表者
孰能與於此所以云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
能泊於火燄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
般若蓋知般若×六誠非心識所可緣也故般若
離心緣相離意識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以
至離種種相如是離者非所離非能離本性
離故以性自離離亦不立離既不立一切混
融然舍般若無衆生心舍衆生心無般若即

衆生心是般若青出於藍卽般若是衆生心
冰生於水苟非見忘執謝甚不可以言通而
意達之也所以永嘉謂惟證乃知難可測昔
僧問古德如何是般若體答云兔子懷胎又
問云如何是般若用答云蚌含明月發迅雷
於昏蟄麗景日於幽衢展鷲峯無作之機啓
少室不傳之妙在古德分上綽綽有餘且學
人到此如何領會其或停機佇思萬里崖州
直下承當劔去久矣高昌三藏法師喜菴妙
公梵名般若室利命余申其義乃因引前說

併爲說偈

般若無知亦無相非曰無相非無知有無知
見二俱遺了般若體常無爲無爲之體卽無
作百草頭邊光燦燦已忘證者名醍醐見病
未祛名毒藥般若非良亦非毒般若之機離
背觸喚作般若又六沉悟坑謂非般若三遭迷局般
若非悟亦非迷迷悟俱忘復是誰玉雞啄破
琉璃殼鐵牛觸碎珊瑚枝法身解脫卽般若
觀體難容分別者般若解脫卽法身三事何
曾隔一塵法身般若卽解脫如珠走盤活鱗

綴一三三一相容攝水底蝦蟆吞却月三一
一三相互融半夜金烏海底紅三既遣兮一
不立虛空爲紙須彌筆擬書般若兩箇字已
是抱賊重叫屈一不立兮般若空龜毛繫住
毗嵐風滿菴歡喜著不盡張起東南般若宗

真際說

太尉潘玉海印居士求法名別號遂名之曰
勝光號之曰真際夫真非色像不可得而見
有見非真際非境緣不可得而又可及非際
真乎不可見而見之際乎不可及而又矣其

不可見之真廓爾無像不可及之際洞然絕
痕無像之真體之莫非神悟罔及之際混之
必欲心開然真非際外之真際匪真前之際
但見真則必達其際凡達際則必見其真真
乎際乎猶鏡與光二者未嘗斯須少間言光
則必由鏡出語鏡則必有光存光即際之真
鏡乃真之際亦猶羣波共水衆器同金理體
元齊事相非一嗟乎衆生於無始時來重爲
業習所蔽擬涉念慮即落妄緣那更馳求劔
去久矣或不真誠啓悟諦實開明不撥一塵

洞見源底則未免粘情帶識依文解義妄存
知見墮在意根說時與真際相符用處與妄
緣不隔使諸佛菩提之道果止於此則安有
解脫之期也或謂離妄之謂真真之所詣之
謂際謂妄者何以迷自心故見聞覺知皆妄
也謂真者何以悟自心故明暗色空皆真也
真無定體悟之則圓妄絕正形迷之則著全
波是水了知妄外無真全水是波畢竟真中
絕妄然則二名一體就中萬別千差欲教舉
必全真當體必須神悟所云際者畔岸之謂

也事物之極乃名邊際如色之極是空邊際
空之極是色邊際是故妄不可有其邊惟真
乃妄之邊真不可言其際即妄乃真之際也
或謂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心佛及衆生
是三無差別又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
但諸佛祖圓頓了義之談若妄若真未嘗有
纖毫界限邊際復從何立耶然了義之詮固
無界限既迷之境實有方隅以無界限故三
塗地獄萬種泥犁千仞劔林諸熱惱海至若
塵沙苦趣悉該真際使有一毫揀擇則離波

別有水也以有方隅故衆生諸佛煩惱菩提
苦樂順違安危得失殊形異狀名相紛然俱
出妄緣悉乖真際雖曰波水同體而不可同
其名也原夫此心之迷也於無妄真中卓爾
妄真於絕邊際處宛然邊際但如衆緣觸目
羣象當情水不可喚作山空不可呼爲色各
專其用不同其名明知理體無差其柰事情
有異譬如水之就決也湍流不息及遇寒則
結爲堅冰凝然不動了知不動之堅冰全是
迅湍之流水柰何迷妄之寒氣積集濃厚於

一體中儼然成異或不以頓悟之慧日融之
化之欲會歸真際之水其可得乎是故真際
如來目之爲第一義最上乘昔世尊初生時
目顧四方乃顧此真際也以手指天地乃指
此真際也復云惟我獨尊乃示此真際也已
向棄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夜半見明星悟
道乃顯此真際也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燈燈
相續乃傳此真際也至于臨濟卷真際於喝
下德山揭真際於棒端又豈特禪宗佛祖爲
然如三乘十二分教大小偏圓祕密開顯無

邊法義種種方便皆從實際出生實際乃佛祖所詣之根本法門更無一法能過於此者實際誠一心之異名也古者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又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此說之下以實際之體散於森羅萬象之頂標於色空明暗之端更無毫髮能外吾實際者若以言說流布則實際豈待別有作為而後得哉若果欲與實際念念融合念念圓融念念不痕念念無間直須是工夫熟知解泯能所忘向不知不

覺處豁然開悟如獲舊物如歸故家心戶洞開性天廓爾十方世界不見纖毫過患是謂心空及第於斯時也實際二字亦無地可容矣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老趙州眼空四海神洞十虛融八識為真野色更無山隔斷混六情為際天光直與水相通寸心圓湛片舌瀾翻隨語隨默而泛應羣機機相副或與或奪而全該大法法法同歸用之則殺有準繩操之則洞無影跡蓋其實際洞乎心府

真際貫乎口門凡動靜語默曾不與真期而
真自臻曾不與際約而際自至豈特趙州爲
然但宗門中有契有證之士靡不皆爾今日
在海印居士瀋王分上間不容髮欲得諦實
領荷親切承當直須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話下廓爾悟明所謂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
途也如或未由開悟且真際亦未嘗有絲毫
隔越獨不能混融無間爾猶未磨之鏡在鑛
之金雖金體無在鑛離鑛之差鏡光絕已磨
未磨之異柰何垢翳而光不彰鑛存而金有

礙又如冰之與水亦未嘗斯須隔越但冰具
堅礙凝結之質而不能爲水流注潤澤之用
也夫善於求道者道不可將心求求而得之
是妄得也但磨其汙染之塵銷其執著之鑛
融其迷妄之寒久之不休則光斯照而金斯
純冰斯泮矣政於斯時道遠乎哉道遠乎哉
嗟乎今之人但聞直指單傳不加修證咸以
聰慧之資望塵領荷依文解義說處宛然滯
識執情轉增迷妄是猶以堅礙之冰不期泮
釋便欲與水同流多見其不知理也譬如京

師王城鎮于北方普天之下凡有識者皆知北有京城惟到與未到者有差別爾其既到者雖移身於萬里之外凡一念京城則人煙市井昭然在目不能惑也其未到者至終其身不能無茫然之咎謂既到者乃悟而見之者也謂未到者乃解而知之者也悟而見之者固已極矣古人尚欲掃空悟跡剷除見刺或不爾則坐在悟邊動成窠臼蹲於見處尚滯功勳審如是則爲已尚恐未周又安能爲人解粘去縛也哉前所云磨鏡之塵銷金之

鑛融冰之寒似與本來具足少林直指之道觀體相反不然爾徒見其言下知歸機前領旨之易而不知其磨塵銷鑛融寒之難歷於夙昔以致今日之易也苟不之難而欲之易是猶認鑛爲金指冰爲水者無以異也當知妄依真而起妄真由妄而顯真真非妄而真不自居妄非真而妄無所倚妄因不立真理何存楞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斯說之下不惟妄遣亦乃真祛妄遣真祛道存目擊矣邊依際而立邊際由邊而顯際際非邊

而際不自著邊非際而邊不獨存邊既無方際何有界故祖師云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斯說之下邊融際廓洞然無間矣如是則真際與萬法會同萬法與真際交徹在迷則真際是萬法惟悟則萬法是真際悟迷俱遺得失兩融真不立而真存際不形而際徧矣

止源字說

一塵不飛之頃止乃剩言一漚未發已前源將安寄直下見得便知四大海水止在一源

源體本空止亦何有於此絕能止所止之異無此源彼源之差即源是止萬波隨一水而收即止是源一水攝萬波而寂世之不鑑其源者但見百川競注萬派橫流而欲遏之使止大似捧土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何當於浴流不止之際瞪目一觀洞見源底則知此源窮古迨今澄之不加清攪之不加濁一滴不加少四海不加多以至決之非動堰之非靜者也何則使澄而後清則不得謂之止矣攪而後濁亦不得謂之止矣乃至曰動曰

靜曰少日多皆識量所遷妄見流注縱能以
四鐵圍山隄防一水至萬劫不興寸浪而欲
較吾止源之旨者實膏壤矣江西定侍者字
止源是必有所得於止之道豈枯形忘慮
而滯於死水者可同日而語哉

雲谷號說

天六

八荒一雲也天地一谷也一塵翳空萬象各
立消長盈虧頃刻百態者雲之變化如是也
又何待隨清風出遠岫之謂哉疾風駕雷山
振海涌機動籟鳴終日不息者谷之響應如

是也又何待呼而後聞扣而後應之謂哉知
藏興公深窮此道自號雲谷所以跨昂霄之
步如雲行空肆懸河之辯如谷答響宜其然
也或曰太虛無形因雲見色天地無口由谷
有聲我將空耳目於混茫之先越見聞於未
然之表何乃以聲色而爲號耶不然雲無心
而見色即色明空谷中虛而有聲即聲顯寂
假雲谷之號示聲色之體以聲色之體顯空
寂之用如教中云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
顯現如鏡中像何疑而不悟哉知藏聞而笑

曰我雲無形亦不著空我谷無聲元非滯寂
子所說者皆錯下注脚耳

月舟字說

光明奪夜之謂月直造彼岸之謂舟惟月與
舟頗符斯道然道之光不特照夜而無所不
燭焉道之體不獨濟岸而無往不至焉以其
無不燭則喜怒哀樂如月映千江無一水而
非月影以其無不至則過現未來如舟行萬
國無一地而匪舟航能即而行之不患其不
與道相合也脫或外此則迷雲醫其光世波

搖其體而誰有此月誰有此舟者乎一上人
以月舟二字表其所學余於是解之就為說
偈天上一輪水中一葉上人乘之余復何說
無濟字說

聖人不以慈亦無意於濟人也由衆生妄自

取執而繫形於空有彼此之兩途故聖人以

百千方便向平白地上強自指陳以愛為河

以煩惱為河以生死為河而於此河以非彼

為彼以非此為此以不以彼為此不以此為

彼如是兩岸隔斷中流觸目成乖覲體為礙

以其礙故則此能礙彼彼能礙此彼此礙中
中礙彼此塵塵涉礙法法成差使本來具足
圓常不斷之旨昧之又昧矣所以大慈普濟
於四十九年純以不二之道導之俾其妄消
執謝而自化也知彼不二則不見有此知此
不二則不見有彼知彼此不二則不見有中
流知中流不二則不見有彼此如是則亘古
迄今自一微塵而至不可說廣大世界海融
歸至理圓證不二安有捨此求彼之心哉於
是大達之士抹過兩邊不存中見掀翻檣棹

泯絕舟航輓底波濤了無涓滴直下內無能
濟之心外無所濟之物其無濟而濟是謂大
濟者也苟未達其大濟之濟則安知其為無
濟乎慈禪人字無濟宜知此以自勉

定叟字說

又六

泰藏主字定叟因質其義叟曰定以不動為
義然則維摩大士不離丈室斷取妙喜世界
置諸掌如轉陶家輪時在座者見彼世不搖
動此世不改變此豈非不動者乎雞足峯中
飲光尊者入滅盡三昧以伺慈氏下生此豈

非不動者乎叟曰不動之理豈如是哉我嘗於一漚未發已前洞見十方平等本際圓同太虛湛如古井諸佛於衆生身中入大涅槃而衆生不知衆生於諸佛體中流轉生死而諸佛無礙至於崑崙振海而不去大塊已鑿而不來非智力所能乃法如是也故百川競注水體不流萬竅怒號風本自寂乃至亘古今窮法界人畜草木長短纖洪互起迭興而定體自若於中欲覓一毫動相了不可得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也嗚呼聞叟

之論始信那伽常在定之語不我誣矣嗟乎二乘小見以枯心屏志絕慮忘緣爲定者縱經八萬劫祇益戲論耳安得斯人亦具清淨耳根聞叟如是之說而捨小慕大乎無念字說

昔鳩摩羅什法師年甫七歲隨母入寺以手捧鉢鉢置之頂上鉢未及頂而遽投之母問其故乃曰我因頂鉢次悟一切諸法皆從心念而生初捧鉢時不作想念鉢方及頂忽起念云鉢如是大安得不重此念起時其鉢不

勝重矣由是知念未起時一切諸法猶若太
虛初無分別據什師所見謂念乃法之源也
永嘉云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
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工早晚成據永嘉所
見謂念不生處與木石等也雲南護藏主自
號無念因以什師永嘉所見扣之乃曰我之
無念異乎其所聞什師過在絕念之不起永
嘉過在任念之自起二皆不能無念也謂無
念者心體靈知湛寂不動如鏡鑑像如燈顯
物其像之妍醜物之纖洪而鏡與燈不知也

十六

十二

雖曰不知未嘗毫髮少隱也其照體本空而
能顯物曾何念慮於其間哉所謂繁興大用
舉必全真我嘗於見聞知覺之頃欲覓念相
如毫髮許了不可得而曰無念非不念也無
念之念生無生相住無住相異無異相滅無
滅相非思慮計度所知惟洞徹法源者頗測
其彷彿未易與纏情縛識者語也余嘉其說
乃筆以志之
無方字說
盡塵沙法界是箇自己中邊混融表裏通徹

既不可以形器拘而亦豈容囿於方隅也或
迷自己於當念則囿於方隅拘於形器以其
有方則仰而為上俯而為下日昇則東月沉
則西不敢易其毫髮由是引起徧計流墮分
別交結識情感於生死者蓋深昧其無方之
自己也或曰常啼又六東行善財十三南徃文殊北邁
達磨西來具在典章如其無方何從得此言
也余曰前不云乎囿於方隅拘以形器者不
可與論無方之自己也徒見常啼之東設使
自今日行至盡未來際東之又東豈知盡東

無方盡方無東者乎盡東無方則方不可求
盡方無東則東不可立常啼爾時惟見般若
洞無向背循東求方了不可得東既無方而
西南北亦復如是故古云道無方行者莫能
至斯言豈欺余哉南徐遠上人號無方余為
說無方之義如此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祭文

祭鹿巖初禪師文

三十年前先師以無上大菩提道變為毒藥
設為險穽我師兄嘗中其毒親陷其險是故
三十年後浸漬既久因地發生毒處愈毒險
處愈險使人望風斫顛骨毛為之凜然正當
今日即毒即險與無上大菩提道昭然混合
纖毫不間則知先師與我師兄到此不免首

尾俱露其義同手足敢不效顰於是乎點一
盃茶燒一炷香換手槌肩連聲叫苦苦苦有
懷莫伸酸淚如雨

祭玄鑑首座文

佛祖之道未易墜十六兮吾無照遠踰一萬八千

里江山以來茲佛祖之道失所望十四兮吾無照
負三十七春秋而云歸生耶死耶果離合兮
非智眼而莫窺祖意教意果同異兮惟神心
其了知謂無照於吾道有所悟兮真機歷掌
其誰敢欺謂無照於吾道無所悟兮大方極

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鈔兮何取舍之
紛馳鄙良遂之歸罷講兮徒此是而彼非惟
吾無照總不然兮即名言與實相互融交涉
而無虧出入兩宗大匠之門兮孰不歎美而
稱竒屈指八載之相從兮靡有間其毫釐我
閱人之既多兮求如無照者非惟今少於古
亦稀我不哀無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墜而
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對鑪熏於今夕兮
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也
祭泰長老文

本與公二十年所交者道所忘者世也公昔
奉衆命來主蓮華峯本居門外止宿草菴謂
道可交乎方三見黃落而公遽引無生一曲
於大寂定門本遠望寢幃不自知而泣下謂
世可忘乎其所交所忘者固不可以語言通
尤不可以毫楮×六盡森羅萬象咸為點頭白雪
半甌赤心千文謂交與忘則贅矣公其鑑諸
祭瞿運使文

於戲三教聖人一以此道化成天下其知道
者雖貧而富賤而貴貧賤尚爾況富貴而知

道者乎其濟斯時澤斯民猶壯士屈臂不借他力信然也公嘗於不惑之年扣吾先師於巖穴之下披心投誠論道終日而侍坐達旦公爲道之勤見於此矣已而掣施鑰於空諸所有之海構禪宮於大圓滿覺之場佩金紫於詩書禮樂之門蒞仁政於博愛簡易之域修孝慈於寬厚高明之府履違順於安舒靜默之途閱身心於鏡像水月之表處生死於湛寂不動之地此皆公之餘事也公其自得於心之旨旣不可以意測復不可以語言道

也某凡一會公公未嘗不以此道相問至大庚戌之春會公于湖山語論方輟乃出紙命書進道之語置之座右於此益見公向道之志二十餘年不間然也自爾去公於淮漢之表者三載聞公復以寺事見逼遽移棹而他之不期與公有生死之間於戲公福德人也而知道焉吾西竺聖人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惟公之福本乎自心而道亦豈外乎自心哉蓋知公之施田施心田也建寺建心寺也不達乎心而帶物者吾道之所不取也

苟會於心則心無施不施之異心無建不建
 之殊即寺與田皆公心外之影事而我住不
 住者又影外之影耳知公必不以此二其心
 也雖曰心外無田盡大地一圍也心外無寺
 徧十方一刹也此田不待別有所施而檀波
 羅蜜念念出生此寺不待別有所建而大圓
 覺海處處成就於此雖彌勒釋迦無住持分
 況其他乎審如是則知公於不思議解脫心
 中宴坐丈室獲正住持三昧現前入未來際
 種種受用如是具足是謂因該果海果徹因

源者也其賴公知道之詳故匍匐千里敬持
 是說以告之非巧辯以惑公之聽也由是薦
 園池之華果列萬象之盤殮拈法界之鑪重
 淪海門之晴雪莫公於不動真際之室公必
 以我說為然也尚享

疏

續刊傳燈錄疏 芝巖西堂鍾板未竟而卒
 密溪藏主募緣續刊

未生佛祖早傳此燈千七百人錯認浮光幻
 影不立文字乃有是錄數十萬偈聚成鐵壁
 銀山笑芝巖墮於死語而莫之所圖看蘆溪

別立生機而即之能了拈一華脫賺迦葉當時不解覆藏受三拜累及神光今日正宜揭露當有大木顯全體作用之靈夢會見英檀興一言領荷之勝心共知印板上打來須向刀刃邊拶出正法眼洞燭聖凡悟迷之跡涅槃心鑑空生死情妄之蹤始十六編集於景德年間當流通於大元國裏話頭具舉註脚分明四祖寺童行求僧疏
溪邊尋女子投胎操心太切壁上倩秀才書偈用意不臧爭似我毫髮剷除便與他赤肩

負荷然美玉精金固非易得而方袍圓頂豈是小緣一千七百則葛藤打歸自己八萬四千門佛事用報檀那
四祖接待菴募緣疏

隔江招手望廬山面目猶在半途別甌炊香領黃梅意旨不消一宿既是容身有地何愁具眼無人趣起水牯牛祖父田園從頭耕遍提携木上座毗耶庫藏彈指豁開從他知識來參是我祖師現在前不違村後不迭店誰問你船來陸來飢則喫飯困則打眠總教他

休去歇去一機相副萬善同歸

妙德院化燈油疏

通身汗下灼然從逼拶處得來脫體光生真
箇是遮藏他不得爍破老瞿曇黃金面孔照
開大檀度生鐵心肝瑪瑙階前滿地月搖松
影動瑠璃殿上四欄風颭菜華香即此光明
是真供養

師子院化粮疏

天目山三十五年開拓水赴雲奔師子巖數
百千指繞圍肩摩踵接擬向飯籬邊打發須

憑筆端下施來倒廩傾倉萬斛珠光明璀璨
考鐘伐鼓滿堂僧意氣崢嶸既灼然親遭塞
斷咽喉肯諱道不曾咬破粒米鉢盂兩度濕
助我飽參毛孔七日香報君多福

雜著

又六

上

誠間

世人未有不以間散為樂而共趣之逆問其
故乃曰昔嘗以榮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
馳心志勞而形體憊以至結於情想接於夢
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不得一日之安雖富

貴矣益也由是一切棄之思欲行歌坐忘觀青天白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或有避父師之訓厭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拔塵遠俗以遂其閒余曰忙固勞形役慮也閒則坐消白日又何益於理哉二者皆欣厭之情妄耳故聖人有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旨正不必厭此忙而欣彼之閒也余將直言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不服勤勞役則事無貴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虛妄欲究聖賢出世之道倘不忘餐廢寢則根無利鈍又

何從而得之故雪山大士捨身命如微塵數事知識如恒河沙積劫迄今歷試諸難蓋欲示後學者知道之不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悉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十六既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體如泰山之不動十九心等太虛之無爲豈一閒字可與同日語哉或入世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孜孜以安閒不擾爲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爲無慚人凡有識者安肯負此無

慚而復嗜閒於踈散之域也余故書此以爲
投閒者之誠

存實

道人用心務在存實心存乎實雖頃刻萬動
而不亂苟不存乎實須終日不用可也一用
之則禍相繼矣謂實者何中也正也不欺也
不僞也事無小大而不敢以私蔑公初無智
愚巧拙之間也然人莫不有心心莫不有用
當用心之際苟務智巧而不務乎實則愈巧
而愈乖益智而益敗蓋實者乃天理之不可

易者也智愚巧拙乃賦分之不可移者也惟
聖賢所愧夫實不存乎心不愧夫智巧不居
乎分何則能存實而用心使賦分雖愚拙然
其存實之心初未嘗厭愚拙而悅智巧也久
之不覺即其愚而智拙而巧矣即其愚而智
真智也即其拙而巧天巧也真智絕思慮也
天巧無造作也惟絕思慮無造作之智巧觀
體與佛祖不傳之道相去無幾矣其存實之
効有如此者且實者心之體也古云一實之
道是也夫人終身背之而不能自返者蓋情

欲蔽于中物境誘於外引起虛妄日夕遷流而不知息也世謂愚拙莫甚於此者孰智乎孰巧乎余未之見也

評恃

道不越乎正受謂正受者不受諸受也諸受

既遣豈容復有所恃乎又六一有所恃則應念不二十

居其正受矣既失正受則此心不能無謬焉

是故恃勢則心日傲恃權則心日暴恃福則

心日驕恃才則心日慢恃智則心日枝恃術

則心日詐恃貨則心日貪恃力則心日爲之

很矣蓋心念無主隨其所恃而趨之所趨之途萬不同要皆謬亂之本也或謂權勢貨力粗有識者皆莫之恃世固有道大德備望重當世者恃之庸何傷對曰道大莫極乎明性德備莫越於利人使內有所恃則性不得而明外有所恃則人不得而利矣故聖人無爲而天下治無作而事功成無思而理通無取而用足蓋不自知其爲聖也苟存所知則亦恃矣安有聖人而自恃其道大德備者哉且道雖尊德雖貴猶不可恃況道德以降舉皆

虛妄或起心恃之是猶抱蛇虎而眠欲不遭其嗜齧者余不信也

善人李生傳

余偶遊異鄉有傭工李姓者咸稱之爲善人因怪而問之曰彼傭工耳能博涉古今聖賢之事乎曰不能也彼必起居飲食有以異於人乎曰未見其異也彼必有才術智巧精於世乎曰無是也彼之言行必有以利於物乎曰俱非也然則稱其爲善人何耶乃曰若李生者惟受人辱而氣平與人作而工倍似不

識世間是非憎愛之習凡父母妻子親友間巷間以猥屑無狀之事雜然交迫皆泛應之無難色人或不平以止之則曰惟恐不見役耳雖死亦何所憚哉由是里中無老穉無貴賤知與不知見之皆稱爲善人余慨之曰彼一傭力耳天下之至卑賤者人尚不敢隱其德而稱之嗟今之居聖賢之廣居服聖賢之上服乃不思修身慎行而反責人之不已稱者較李生寧無慊於中乎

蜂蟻

蟻穴於將潦之壤封疆之守愈堅蜂集於將割之房號令之威尤重其爲生也掠殘華於蛛網之隙慕餘羶於馬足之間投死於須臾脫身於僥倖惟靈知之性了然獨露於飛搖蠢動之表洞無隔越由惡習所蔽受此微劣之軀返不自覺人或盟其芒擦其尾則鬱勃之氣奮然見於橫趨直突之間將盡其毒以刺之於戲惜哉殊不思即其奮毒之念直下與三世開士大解脫法觀體平等由昏迷之異則果報亦相須而遠矣豈特蜂蟻然哉聞

聖人觀百億四天下如觀掌中之果今吾徒所居者乃四天下之一耳自暘谷之東至昧谷之西其中長山廣漠際空入雲不知其幾千萬里之遠使馳以逐日之蹄鼓以搏風之翮將盡其生而不能達其涯涘且一天下之廣也如是以六尺之軀位於其中曾不翅大倉之一稊米耳增一稊米而倉不加多減一稊米而倉不加少則其微眇可知矣逮乎苦樂之境脩焉變于前則鬱然而憂慄然而恐怡然而喜奮然而怒馳騁聲色沉滯愛憎其

虛妄攀緣動搖形體猶甚於掠華之蜂慕羶之蟻也其遭蛛絲馬足之厄者窮劫迨今莫知其幾方將違順二風輕觸其念則驟然動其情雖風刀火聚橫于前亦不暇顧其含裹十虛廣大靈知真覺之體由是而昧之又昧者矣悲夫使湛四大海清淨寶目觀吾徒之生蜂乎蟻乎何營營而不自息也

觀蝦蟆

記夏坐皖山偶立簷下忽蝦蟆趨伏踵間驚畏喘息似依人者方疑其為異俄而蛇至遇

人而返蝦蟆驚喘猶未定忽有小蟲至其前亟起張口吞噬略不少貸於戲方畏蛇之啖已也其驚懼若此能推已畏死之心而及物安肯肆其吞噬如是之切耶於此洞見衆生迷昧之情曉如黑白嗟夫人之逐妄處心積慮有甚於蝦蟆不能推已者遂迷觀蝦蟆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音釋

殼

克角切

審

音鑛

金古

也

澄

直應切

於建

也

穿

音淨

匍

匍胡切

匍

盛力

奔趨也

根

也

皖

華板切

匍

匍盛力

奔趨也

也

根

烏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上又七

叅學門人北庭巨僧慈寂 上進

偈頌

幻住菴歌

幻住菴中藏幻質諸幻因緣皆幻入幻衣幻

又七

食資幻命幻覺幻禪消幻識六憲舍裏幻法

界幻有幻空依幻立幻住主人行復坐靜看

幻華生幻果放還收控勒幻繩騎幻牛時或

住八萬幻塵俱捏聚時或眠一覺幻夢居四

禪有時動幻海波翻幻山聳有時靜幻化光

中消幻影可中時有幻菩薩來扣幻人詢幻

法我幻汝幻無端幻生幻死幻涅槃淨名

室內龜毛拂龍女掌中泥彈丸更有一則幻

公案幻證幻修須了辦莫言了辦幻云無只

此無無名亦幻學人未達真幻輪動輒身心

自相反幻心瞥爾生幻魔幻翳忽然遮幻眼

陽燄空華乾闥城天堂地獄菩提名有問此

幻從何起雲月溪山自相委要見菴中幻主

人認著依前還不是

十二時歌

玉兔走金烏飛百年影子空相追
山翁兀坐禪床角使得人間十二時半夜子震旦竺乾
無彼此五白華狸叫一聲牀頭老鼠偷心死
雞鳴丑僕僕起來伸兩手趁忙捉起赤斑蛇
到頭却是生茗蒂平旦寅眼空佛祖絕踈親
斷送渾家窮性命一條白棒血淋淋日出卯
獲得輪王如意寶散在春風百草頭三世十
方何處討食時辰大開兩眼喪天真笑擎一
鉢和羅飯十字街頭等箇人禺中已赤脚波
斯穿鬧市滿把驪珠撒向人醉倒玉樓扶不

起日中午倒跨南山焦尾虎驚動溪邊石丈
人一槌搥破虛空鼓日昃未也解隨羣并逐
隊橫拈鐵笛向西風嗚嗚吹起斜陽外曠時
申恣縱五欲生貪瞋竈前不見破木杓惡口
小家窻四鄰日入酉孽破面門呈拙醜選甚
魔來與佛來一喝直教顛倒走黃昏成那事
一時都打失撲滅空王殿裏燈且喜眼前鳥
漆漆人定亥淨躑躅兮赤洒洒取性長伸兩
脚眠誰管桑田變滄海與麼去好好爭免
全身隨荒草有人更擬問如何彌勒下生時

却向你道

道要歌

本色道人無孔竅不必問渠重覓要口門未
待鬼孽開機先已被虛空笑古今多少明眼
人不怕羞慚惟絕叫強言一句有三玄又道
一玄具三要從前公案既現成今日慙慙添
草料第一要踏著麻繩兩頭翫波斯疑是赤
斑蛇白日青天把燈照第二要金剛眼上蝦
蟆跳一槌擊碎獻空王元來却是新羅鷄第
三要熨斗煎茶不同銚普賢失却白象王土

地面前來討玳此語諸方耳共聞總解移腔
并轉調直饒伎倆現盡時愈失自家真道要
休將識量立踈親肯信靈源無老少毗婆尸
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皮袋子歌 并引

幻人枯坐次有皮袋子者見訪乃曰人以我
具六用之根於順逆愛憎起諸倒見沒溺於
生死海中莫之能脫而我嘗返思三世佛祖
咸以我為成無上道之具今不知果為惡耶
果為善耶果能聖耶果能凡耶幻人乃歌以

答之

皮袋子佇聽幻人歌目前法界名婆婆華言
堪忍誰奈何浩浩湯湯搖世波百千皮袋暗
消磨良由一念不肯瞥無明愛見相交羅今
日瞋明日喜朝榮暮辱何曾已幾回銜鐵并
負鞍幾度腰金并衣紫窮也是皮袋富也是
皮袋等屬陰陽相管帶忽然報盡共沈空夢
裏何勞生捏怪人亦是皮袋獸亦是皮袋宰
割烹炮誇手快昔相負兮今相償自買依前
還自賣娘生皮袋不堅牢寒暑迭遷成又壞

脆如泡薄如雲幻如陽燄輕若游塵倏忽起
滅幾萬古積骨如山難比倫大皮袋小皮袋
幾人嫌幾人愛嫌者爲因貧病攻愛者多緣
身自在皮袋子教你知通身是假盡世成非
了知名業質委棄爲死屍四大蛇同處一
篋壞空成住變滅無時因甚時人不解事盡
情放出貪瞋癡上天入地巧中巧暮寢晨興
迷外迷朝飯飽午還飢執搖扇冷添衣百計
惟思巧護持偶乘調攝遍界求醫禱鬼神
無感應客盃弓影生蛇疑男須婚女還嫁換

面改頭呈矯詐忽然觸動利名心地獄現前
都不怕只筭一期圖快心肯信鐵圍無縫罅
誇文章說道理三教勝流誰不爾一朝學問
夢魂消依舊打歸皮袋裏皮袋聽余真實說
舉心盡屬輪回業不思皮袋本來空茫茫弄
巧翻成拙莫多知莫多會但有施爲都拽退
不須禮拜與散華只此是名真懺悔不思善
不思惡兩種由來皆妄作不緣凡不緣聖聖
凡盡是心王病不著悟不著迷迷悟何曾離
有爲不貪生不畏死定業從教起還止皮袋

子空勞勞披毛帶角要做便做成佛作祖道
高不高四聖六凡體元具十方世界目前包
皮袋無情無喜怒頭頭盡是無生路但於見
處不留情法王大寶親分付如來獲得意生
身皮袋何曾隔一塵你若區分成兩箇笑倒

靈山會裏人

警策歌

三界塵勞如海闊無古無今鬧聒聒盡向自
家心念生一念不生都解脫既由自己有何
難做佛無勞一指彈此念即今拋不落求幼

鑽頭入鬧籃名何名利何利一息不來成鬼
戲愛何愛憎何憎惹著毫毛是火坑既無人
還沒我你見空華曾結果休辯是莫論非大
夢無根總自迷生死無常繫雙足莫待這回
重瞋目翻身一抹過太虛展開自己無生國
有何難有何易人七只貴男兒有真志志真道力
自堅強力強進道如遊戲有何熟有何生是
路何愁不可行拌得一條窮性命刁山劍嶺
也須登亦無鈍亦無利剔起眉毛休瞌睡不
破疑團誓不休寒暄寢食從教廢亦無鬧亦

無間靜鬧間忙總不干如一人與萬人敵觀
面那容眨眼看大丈夫宜自決莫只隨情順
生滅今日不休何日休今朝不歇何朝歇況
是叢林正下秋千門萬戶冷湫湫叅禪必待
尋師友敢保工夫一世休師禮自心師友結
自心友除却自心都莫守縱饒達磨與釋迦
擬親早是成窠臼自己叢林到處興誰分村
墅與州城脊梁三尺純鋼鑄肯聽堂前打板
聲行也做坐也做尺寸光陰休放過心存少
見失真誠意涉多緣成怠惰有般漢更猷癡

文章今古要兼知，叅禪設使無靈驗也。解人前動口皮，口皮動得有何好聰明？只是添煩惱，脚跟生死如未休。千里萬里沈荒草，穿馬腹入牛胎塗炭，曾經幾度來。此生幸作金僊子，莫把繩頭易放開。生同生死同，死萬年一念常如是。胃中能所兩俱忘，境寂心空無彼此。蹉口咬破鐵蒺藜，傑出叢林也大奇。休將萬里西來意，黃葉空拳嚇小兒。德山棒臨濟喝儘有神機，都潑撒一千七百爛葛藤。不勞動手和根拔，心空及第真衲僧。堪傳佛祖不

傳燈照世光明，只這是立地頂天。誰不能到此時，盡由我混衆獨居。無不可團團一顆如意珠，覺知聞見全包裹也。無禪也無道也無解脫，并煩惱三界明明大脫空。凡聖悟迷何處討，盡是從前眼自華。然雖到此，勿矜誇法塵見刺擺，不脫舉足玄途。鮮不差我語，切切非眩惑。志在同叅相警策，五湖四海抱禪人。若未到家無自畫，即心菴歌并引。

雲南福元通三上人遠逾萬里訪余窮山坐

夏未了欲歸故鄉結菴爲禪居以圖究明已
事預乞爲菴立名余以即心二字示之蓋大
梅常和尚叅馬祖聞即心是佛一住空山誓
不再出既有志於住菴當追古風以繼芳躅
庶幾吾道之有望也乃爲之歌曰

菴即心兮心即菴十方世界無同叅靈山四
十九年說舌頭拖地空喃喃却笑少林言直
指已是白雲千萬里未形言處鐵渾侖纔掛
口門都不是三箇道人歸故鄉秋江萬里秋
風涼誅茅就樹縛間屋即心二字懸高梁心

不自心安用即心即心誰辨的百億日月
繞四欄光射銀山穿鐵壁一菴內外赤條條
拈來總是心王苗龜毛束破混沌殼蒲團壓
折虛空腰雲南即是西峯頂兩頭踏斷俱非
境你若無端喚作心依舊隨人認光影見地
不脫還茫然已眼不透成虛捐只消豎起生
鐵脊不拘歲月勤加鞭待伊斂得即心破是
佛是魔俱按過等閒豎起箇拳頭住菴活計
天然大
翠巖抗上人省師靈巖

萬法無根那伽非定孽開生鐵枷躍出瑠璃
穿杖頭挑起吳中第一峯脚跟踏斷洪崖千
尺并古靈背上血淋漓良駒豈待搖鞭影君
不見杭之東海潮推出玉萬丈雷奔電激翻
晴空不是境且非禪纔擬議路八千男子丈
夫活鱖鯪肯受他家強塗抹好兒既不使爺
錢草鞋跟底乾坤闊等閒失脚踏一步萬象
森羅連底脫那時赤手走歸來好把虎鬚顛
倒拈

寄實西堂

金鰲背上珠一顆爛破淮山青朶朶百衆人
前玩弄時圓機錯落飛星火燭來照我青茅
屋隱顯回旋看不足夜深翻轉碧玉盤直射
斗牛光奪目胷中痛恨山頭老向曾奪我靈
蛇寶無端落在他手中拋墮深崖瘞荒草鐵
蛇入海今其死抖擻空囊有些子覲體分明
不一同鬚髯依稀頗相似叢林日午打三更
堂堂祖道皆縱橫何當傾出一拷撻免使男
兒摸壁行

恭上人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靈山有一機少林有一語幻住不覆藏明明
爲君舉那一機金烏啄破青坡黎那一語玉
兔踏翻紅馬乳慶雲上人知不知死生大事
非兒嬉猛著精神拌命投掃空情解捐階梯
忽然失手欄柁脫屋頭有路如天闊步六七趨
兮露堂堂進兮退兮活鱖鱖始知靈山一機
狀如鐵牛少林一語不在舌頭生擒活捉兮
奔雷走電高潭大抹兮倒嶽傾湫君不見黃
龍古洞深無底山鬼吸乾金井水鞭起泥蛇
飛上天回首白雲千萬里

戒上人遊江淮

拄杖頭邊草鞋跟底踏倒萬疊淮山穿過千
重江水秋風八九月白雲千萬里觸髅堆裏
葛藤椿窰堵波前暗號子會不會呈明日麗
照雙眸知不知石裂崖崩喧兩耳有佛處不
得住毳袍滴瀝松露寒無佛處急走過古路
岩堯淨如洗已躬下事總在目前向上一機
道委不委諸方門戶盡敲開究竟何曾離這
裏
珙藏主化藏經然一指

破一微塵出大千經不撥自轉通身眼晴明
明字與義山河及大地歷歷文與科萬象自
森羅三界揚真旨古今曾未已白馬胡爲來
何其十萬里爲憐半偈舍全身何當仄爐娘
生指談笑推開大施門毗盧藏海波濤起但
看煙霧濕溪藤拂拂香風動屏几琳琅數百
函縱橫千萬紙謂是一大藏金剛腦後鐵三
斤謂非一大藏碧眼胡僧穿兩耳萬疊湖山
擁翠雲渺渺湖光淨如洗爲君併作經上題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

寄此道監寺

此道自來無改變城市山林總成現上而諸
佛下衆生阿那箇人曾少欠遠經曠劫至目
前今古何嘗隔絲線聲前不解便承當更爲
從頭歌一遍靈山密付絕疎親少室單傳無
背面離陶鎔非煅煉一法何須分頓漸若於
語默未忘情經書謾讀三千卷如過駒等流
電德山屋裏販揚州臨濟堂前開飯店聞無
聞見無見揚岐倒跨三脚驢鹽官強索犀牛
扇誰言佛法今下衰此道依前有靈驗滿眼

滿耳非覆藏自是當人不能薦緬思張公洞
裏老杜多活捉生擒如虎健死關既掩氣猶
高彼此男兒宜自勸黑漆桶底如未穿幻影
浮光休慕戀始終不放話頭寬何患工夫弗
成片五蘊身中大脫空不用棄離并健羨右
何貴有何賤奮掘持刃惡不惡羅睺沉空善
非善境逢逆順謾依違緣遭憎愛無欣厭古
廟香爐一條白練曾中寸寸結冰霜消落聖
凡諸妄念始知萬法本空閑自心未了徒攀
援等閑瞥轉目前機此時方愜平生願涅槃

謾說安如山生死從教急如箭十方世界鐵
渾侖觸著通身是方便拔出繫驢橛拈却吹
毛劔打開荆棘林直入空王殿若教除却此
道時更喚誰爲親法眷

送吉上人之江西下高峯和尚遺書

寒巖一夜風雷惡六七師子迸斷黃金索驪駒萬
里追不回聲沉宇宙空山嶽君今去去持此
音十八灘頭探鱗角君不見馬師一口吸西
江波騰浪沸煙茫茫又不見集雲峯下四藤
條兩洗風磨恨未消生耶死耶俱不道鐵壁

銀山齋靠倒有問禪血染溪華春正妍有問
道兩岸夕陽對芳草千差萬別任縱橫瞥轉
一機何處討玄沙白紙脫或舉似時更須莫
誇西峯好
別絕際

伊余十載交情懷若冰檠一處最親千機莫
測燒尾紅鱗躍九淵鐵脊金毛走深澤神駒
十影謾追風眨得眼來天地隔君不見長沙
岑大蟲旬旬一躡爪牙直凜凜崖谷生陰風
又不見瀉山水牯牛山北山南水草足掣斷

鼻繩誰敢收我亦非牛子非虎休將爾汝論
今古明朝拄杖各西東男兒豈肯埋塵土何
當橫擔片板抹過那邊更那邊拈一毫頭吞
四海吸百川興雲致雨生風煙始知造化只
此是慶快何止三十年

開爐日示祖上人

祖道迢迢祖風寥寥祖師心印七花八裂祖
翁活計瓦解冰消林下相逢祖禪者爲言祖
意何蕭條尚有祖闢崛起千七百丈高何當
一撥百雜碎從他大地空牢牢風雨閉門十

月朝死灰撥盡相向無聊祖堂氣燄不炙手
祖庭積雪空齊腰爭如自斫一把青桴拙靜
對祖燈深夜燒

坐禪箴

并序

夫非禪不坐非坐不禪惟禪惟坐而坐而禪
禪即坐之異名坐乃禪之別稱盡一念不動
為坐萬法歸源為禪或云戒定是坐義智慧
即禪義非情妄之可詮豈動靜之能間故知
不離四威儀而不即四威儀也乃為作箴箴
曰

參禪貴要明死生死生不了徒營營至理不
存元字脚有何所說為箴銘或謂參禪須打
坐孤硬脊梁如鐵作如一人與萬人敵散亂
昏沉休放過或謂參禪不須坐動靜何曾有
兩箇揚岐十載打塵勞險絕祖關俱透過坐
而不坐心外馳摩祖擦袴空勞疲釘樁搖櫓
消白日心空及第知何時不坐而坐志還切
寸懷鯁鯁難教擊說到無常與死生眼中不
覺流鮮血如是坐如是禪不勞直指與單傳
寬著肚皮只麼守誰管人間三十年如是禪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目山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之下 又八

叅學門人北庭巨僧慈寂 上進

偈頌

送斷崖禪師遊五臺

五臺山在天之北又八師子吼處乾坤窄我兄曾

解師子鈴擬向山中探幽蹟又八文殊老人雙眼

黑一萬菩薩滿坐莓苔石只憑倒卓鐵蒺藜

一齊趁入無生國諸子去時誰繼踵盡將五

臺攝入草鞋雙耳孔虛空滿貯赤玻璃笑看

秘魔巖石動歸來說與傍人知德山臨濟皆

兒嬉今生元無佛與祖就手拗折烏藤枝坐

斷高高峯頂那一著銀山鐵壁人難窺翻思

少林九載面空壁千古萬古知誰知信手拈

起一莖草總是金毛師子威

扣皖山隱者

野人原上十五里寒崖白日啼山鬼萬峯重

疊路回旋半間箬屋青松底老僧和鉢入煙

霞滿林搖落朱藤華燒田種寒粟斲地栽胡

麻雲根撥笋澗底尋茶糞火深埋魁芋種砂

瓶爛煮黃菁芽人謂隱者間不足何故山翁

事驅逐山翁笑指溪上桃庭前竹春風幾度
更新綠香嚴不作靈雲死徒有是非喧兩耳
爭似儂家百不知從教少室分皮髓
送儂都寺監收

世上共言人種田不知却是田種人但見烏
頭看田水俄然白骨埋黃塵轉眸又作烏頭
子依舊重來看田水田水洋洋似笑人入死
出生元是你農夫見說心欲折歸來翻轉犁
頭鐵不耕田水耕虛空不種青苗種明月虛
空可耕明月可種先以智拔後以定動白牛

露地生挽回即此用芳離此用大千撮來一
粒粟鉢飯搏歸香精國靈山問訊老瞿曇福
慧由來二俱足有門禪兩堤楊柳含青煙有
問道一片斜陽卧芳草江頭袞袞搖世波古
岸移舟宜自保

送燈副寺監收

松江江上莊中底萬廩千倉且非米檀翁一
片鐵石心歲去年來磨不已粒粒盡是金剛
圈粒粒盡是鐵彈子出生勝妙性功德轉入
恒沙福無比莫教拋散一粒在路傍莫教誤

入一粒歸自己勿欺一粒如此微塵沙法界
從茲起焦脣餓口鬼亦嫌輪回業果無終始
撥開罪福異路行一點真燈光萬里照開蓮
華峯頂選佛場伐鼓考鐘宣要旨歸來重把
簿書看妙用神通只此是

秋夜述古

蛩聲唧唧鴈聲嘒嘒病葉落空階清籟鳴空
隙客來叩我白雲房三遠禪牀振金錫玄音
落落不覆藏更加一語成狼籍擬來此處尋
聲跡萬里秋空有何極丈夫何事不肯休直

欲參天起荆棘九載少林窮的的一宿曹溪
浮逼逼偃溪流水香巖擊切忌隨他那邊覓
良由眼聽與心聞疾燄過風俱莫及威音那
畔空劫前底事何曾異今日幻住道人都不
識柴扉晝掩千山碧寒莎葉底露沉沉煙外
數聲牛背笛客既無言我亦休橫眼一覺青
茅席夢裏忽聞蕭騷浙瀝何處生覺來元是
山雨四攔聲滴滴

留別馮居士

片片秋雲飛瑟瑟秋風吹團團秋月白英英

秋露垂道人挑起七斤山衲衣回首萬里外
復覓青山歸倚松卧石飲溪飯藜眼空佛祖
口掛壁從教四海相追隨珍重長安市上長
者子莫教貪著五欲樂住火宅如兒嬉大白
牛車在門外轉身便可縱橫推莫教推不動
墮在途轍中我有鐵鞭懸屋角不勞搖影行
如風君如要見我鞭影大江日夜流天東
贈鏡堂一洲二座主
鏡堂之鏡不照象草木雲煙自消長一洲之
洲不容物清波浸爛虛空骨夏前握手登西

峯江湖盡謂來更宗天台少林共一舌禪關
教網俱相通有問教古鏡堂前風浩浩有問
禪一洲風靜波影圓生死輪回機不破教禪
總是心王禍道人論實不論虛肯爲世間聞
見墮西風兩袖下嗟峨七尺烏藤拂薜蘿長
安市上眼前事不啻周身毛孔多阿呵呵與
麼與麼一外不知洲際遠堂前無柰鏡光何
送聞上人歸南山
已躬下事作麼叅木人笑倚青蘿龕已躬下
事如何委瞬目白雲千萬里上人念念扣已

躬去年橫錫來西峯眉毛厮結住一載已躬
下事深如海秋風吹動碧海門已躬下事俱
休論娑婆世界浮漚幾出沒銀山鐵壁元無
根靈山密付少室單傳不立文字已墮言詮
已躬下事俱不然當機非道尤非禪一塵覆
却四大海一步跨闊三禪天南山突兀幾千
仞青松翠竹摩蒼煙極目無非舊途轍已躬
下事瞥不瞥脚未跨門先轉身重來共看中
秋月
船居述懷

道人行處無途轍買得船兒小如葉終朝縮
頸坐蓬窻聞見覺知俱泯絕往來解纜橫六
江逆風衝破千堆雪或行或住人莫猜兩岸
中流靡經涉也無橈可擎也無棹可舉更打
船舷俱不許古帆未掛天地空森羅萬象忘
賓主或隨順水下前灘西天此土無遮攔古
今千萬箇佛祖出沒漚華誰共看我船有時
撐不動藏在鱉螟眼睛孔我船有時挽不回
五須彌頂波濤湧我船不載空百千奇貨皆
舍容我船不載有毛髮更教誰納受說有說

無誰辨的問著篙工都不識但見海東紅日
曉彎梁柳西斜月穿蘆席有時四面雲雨收
波光萬里沉虛碧當處不知我是船亦復不
知船是我勿將空有論踈親船與非船無不
可歸去來是甚麼推開煙浪望雲頭突出好

山青朶朶

火記并引

皇慶壬子冬艤舟于漣海洪福院側剪莖蘆
縛屋丈許以居越五日工畢道者煨糝糠以
乾壁土至後夜丙丁童子逸出簷外而火之

實十月二十七夜四鼓也因思先師居龍須
山時亦有此事故書偈以記之

新縛茅屋壁未乾頭陀不耐冰霜寒盛把十
斛真珠殼牀頭午夜俱煨殘舞馬潛蹤穿屋
角霧捲交蘆鳴曝曝河神禁水凍不開星燄
騰輝射寥廓頭陀跳出虛空外摸著虛空無
向背須臾對月掃寒灰發明幻住真三昧緬
想龍須炙壁時造物端若重吾欺雪磴九年
生鐵脊於斯寧敢忘先師又憶當年老婆子
縱火偷心元不死驚回枯木倚寒巖是非涉

入兒童耳我生五十未曾親見火燒屋但聞
水底火發燒破無生國虛空撥出死柴頭手
搓十丈龜毛束幻法由來無斷續尺地不妨
重卜築一把茭蘆又縛成漣海依前青濫目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應寂 上進

偈頌

幽居聞市聲

鱗鱗萬瓦下蓋覆物與人五更幾夢覺眼底

秋復春側耳白雲巖間市喧埃塵二毛轉鬢
脚白日迷天真疾馳生死岸獨立人我濱少
壯習輕肥老大成貪瞋英雄與才智紛紛復
紆紆浮光自苦樂幻影徒寃親一念不返照
萬劫歸沉淪良哉美丈夫好景休因循混沌
鑿七竅開合俱漓淳肉團裹枯骨枯骨藏靈
津靈津忽散滅太虛包一身太虛亦妄見轉
復諸苦輪瞠目視乾坤云胡而不仁乾坤不
加對萬象俱橫陳輸與寒山子時時笑眼新
即事十首

一刻復一刻每日數盈百過去等河沙未來
積塵墨忽忽若跳丸逆逆如轉息當處絕蹤
由瞬目天地隔

一時復一時非速亦非遲歷涉幾千載循環
十二支金雞催曉箭鐵馬報春旗諗老云能
使真成戲小兒

一日復一日金烏無路出團團三界圍密密
兩儀窟諸佛不露影衆生是何物更擬覓玄
門苦哉咄咄咄
一句復一句那事逐時新圖寫虛空相雕裝

混沌身祖庭深白雪佛海翳黃塵一句無生
話誰將汙口脣

一月復一月那箇知時節走殺老兔精埋深
繫驢極再閤十三圓小盡廿九缺少空不傳
機渾侖都漏泄

一年復一年談笑歲華遷夢垂轉又做夢鄧中
更入鄧迷時猶海隅悟處正天懸眼底無行
路纔方好著鞭

一紀復一紀流光如逝水佛國徒有名人海
元無底一息忽平沉萬死從頭起當處不回

眸祖庭空側耳

一世復一世三際無碑記過去不可追未來
信相繼十方不二門萬法真三昧彼此皆丈
夫緣何猶不會

一生復一生把手共誰行耕破識田識瀝乾
情海情色色猶非色聲聲豈是聲自從聞見
絕觸處是無明

一劫復一劫那知幾生滅觸躄鑽得空皮袋
打不徹生死有異方涅槃無祕訣火急要相
應一塵元不隔

示行堂

至道常湛然萬古絕成壞良由妄想生輪回
三有界曠劫至今朝展轉償宿債超越在精
勤沉淪由懈怠操履貴平常言行休捏怪去
除雜語言掃蕩閑知解一箇死話頭悟來方
慶快挑包打十方有利而有害大事不思惟
前程何所賴殷勤報汝知古人曾有誠自在
不成人成人不自在莫隨眼底貪瞋癡換却
如今好皮袋

教禪律總頌四首

聽教欲奚爲思同佛祖齊機前空境觀向外
脫筌罟見不離文字心常滯水泥縱饒華雨
墜還是法中迷

參禪須致悟不悟總虛捐啓口徒知解存心
著妙玄五宗雲蔽月二派管窺天更覓西來

旨何時得正傳

制律緣何事單防毀犯心念空真羯磨情盡
正持任作止冰侵骨依違雪滿襟遮那曾未
委羈絆去來今

生死依情妄輪回事可嗟鼎分元有據壁立

更無差修學水中月講明空裏華當機如未
瞥三者謾誼譁

次魯菴懷淨土十首 并序

永明和尚以禪與淨土揀爲四句謂有禪有
淨土無禪無淨土有禪無淨土無禪有淨土
持辭而辨之乃多於淨土也致業單傳者不
能無惑焉或謂禪即淨土淨土即禪離禪外
安有淨土可歸離淨土豈有禪門可入審如
前說則似以一法岐而爲二矣不然教中有
於一乘道分別說三永明之意在焉魯菴和

尚宗禪之師也效古作懷淨土章句辭達而
意明語新而思遠使人讀之曾不加寸念咸
置身於純白蓮華之域豈尚異耶蓋變體說
禪亦善巧方便之略耳本素昧禪學尤踈淨
行披味至再不覺於一毫端戲成偈以贅韻

又八

九

脚云

惟禪惟淨土非下亦非高謾爾章羣品何曾
間一毫妄情終自瞽悲願肯辭勞誰信泥犁
底常光雜俊髦
十萬億何迂回光即有餘惟心標一實自性

奪十虛易簡超羣作高闊越太初古今玄達
者誰不歎猗歟

純白蓮華土高賢每共論有心皆是佛無地
不名坤截斷輪回路掀翻解脫門眼聲并耳
色逆順總承恩

千聖體無差彌陀即釋迦擬心猶捕影動念
若蒸沙利刹寶絲網塵塵車軸華那知孤露
客具此大榮華

慈親興法利似賈復如商帆截貪癡海華吹
戒定香信心入易入垂手願難忘嘉號方存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冊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冊

念音書已到鄉

飯食經行外觀光倚玉樓風微天樂奏波靜
水禽遊寶網珠常曉瑤階樹不秋一從心地
印隨處絕馳求

稽首黃金父眉間玉燄橫昔年曾去國今日

幸聞名衆寶天常雨織塵地不生大慈無界

限那肯禁人行

萬德芬陀利人間現一枝祥光分處處靈燄
發時時月滿水精網藕香雲母池笑逢諸勝
友謂我到何遲

故家名極樂清淨凜冰霜直捷超三觀褒揚

讚六方覺華含古色靈草照春陽樓閣雲天

外雙雙彩鳳翔

斫額望慈親相違幾度春頓忘三際業徒剩

一開身失路難逃妄還家豈是真西天并此

土元不聞織塵

闕林間錄有感

林間編此錄深夜剔殘燈慧命微如線人心

冷似冰祖庭空積雪古路不逢僧追跂前賢

轍思歸一念增

禮四祖真身塔

九拜曉龕前追思獨慘然真身無日壞此道
有誰傳古岸橫秋水空山起暮煙幾多西祖
意寂寞在江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音釋

鍾測洽切 斲朱欲切 瞬舒閏切 曝必角切 磴

鑿也 斲剝也 瞬目動也 曝必角切 磴石磴也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又九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偈頌

寄同叅十首

本來成佛非他得不信分明是自欺一箇主

人翁既失萬生皮袋子難醫昇沉相續蟻旋

磨憎愛交纏象溺泥未肯懸崖親撒手不知

辛苦待何時

自從昔日昧天真掘箇無明窖轉深因業受

身身造業由心起境境生心輪回動是經塵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劫修證何曾惜寸陰生鐵秤鉅牢把手莫教

東海又平沉

修行須是用心真心若真時道易親迷悟二

途端在我是非兩字莫隨人黃金猛與鑄肩

脊白醜常教生口脣漆桶齋然插自脫心華

開發少林春

法界何曾問自他見聞知覺眼中華衆生心

佛三無別煩惱菩提兩不差嚇你老翁臨濟

喝惑他兒女祕魔又低頭更擬求玄解十萬

程途未是賒

即心是佛佛惟心三際同時絕古今將佇思
間駒過隙擬承當處鼠偷金拍盲快向聲前
領脫略難於向下尋早不立成男子志驢年
方會芥投鍼

今古奔趨幾象龍禪禪直是心空二宗得

旨非南北五派歸根絕異同得馬還牛間口
鼓燬凡鎔聖假神通苟非真實超玄者端的
難教振祖風

即心是佛大家知涉境難教絕順違既悟且
言無戒律不迷安得有貪癡閉門說路語何

直出戶親行步却遲故國苟非真到者萬般
施設總非宜

如來禪與祖師禪一手猶分掌與拳既得髓
時忘直指已拈華處喪單傳烏焉成馬今皆
是黃葉爲金古亦然未具照空生死眼爭教

仰不愧龍天

六九

相逢盡說做工夫謂做工夫何所圖不是坐
忘消白晝豈應高卧守清虛多生憎愛情難
遣積劫輪回業未除不做一回親斬斷空將
名字掛江湖

十方聚會號同參，半入叢林半住菴。大法不
明宜自譴靈源未透，欲誰甘識田塞斷泥犁。
窄心地熏開優鉢曇，今日伊余容易別牛頭。
自北馬頭南

示玄鑑講主二首 并引

雲南鑑講主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越一萬八
千里而來西瀨，自相見至相別，恰三載一日。
尋我客中夜話，湖山間因舉宗門下數段，陳
爛葛藤不覺咬斷，拊指臨別，忽忽不欲徵其
罪犯，且放過一著，異日抵匡廬而之，故鄉却

不得出露醜惡，被人叫罵而累及我也，就以
二偈贈之

狂心未歇爲禪忙，萬八千程過遠方。喪盡目
前三頓棒，揮開腦後一尋光。陳年故紙渾無
用，今日新條亦頓忘。見說雲南田地好，異時
歸去坐繩牀。

衲僧用處絕羅籠，按著渾身是脫空。輟破一
塵如有旨撥開，萬象覓無蹤。德山焚疏情先
死，良遂敲門路已窮。積劫塵勞忽吹盡，黑龍
潭下五更風。

鴈蕩除夜

茅屋三間冷似冰
灰頭土面十餘僧
掃除自已間
枝葉不打諸方爛
葛藤就手揭開新
歲曆和光吹滅舊
年燈
頂門別具摩醯眼
越死超生似不曾

夢幻泡影總頌五首

夢中做夢日悠悠
究竟何嘗有斷頭
槐國既無分
晝夜漆園那復論
春秋半窻月吐三更影
一枕風含萬古愁
不識有誰曾獨醒
揭開宇宙縱雙眸

幻本非生非不生
實無而有政縱橫
織塵靡積乾城
聳涓滴那容燄
水傾火宅長年機
未息雪山午夜道
初成謾將几聖閒
分別把手同歸一路行

泡因雨點激平川
脫出規模顆顆圓
倏有忽無彰起滅
隨成即破示抽添
山河密裏虛玄轂
法界深藏空寂圈
却笑幾多兒女戲
重重撲碎又依然
影子從來不離身
惟於光外獨分真
日中疾走誠難避
水底深探豈易親
三界昇沉蹤已

舊四時遷謝跡方新古今多少英靈者曾不
遭迷有幾人

三界何人得暫離六如處處未相違捕風吹
緬人皆笑逐色隨聲自不疑迷所以迷知幾
劫墮之又墮更多時不能彈指超無學擬剔

眉毛已是遲

又九

贈營壽藏

斷斷雲根闢古基粉牆低護石樓危既知身
後有終日肯信目前無了時夜雨一窓蠶課
滿春風千里燕啼泥到頭共熟黃梁夢哭送

斜陽欲恨誰

次韻答盛秀才

風月何緣事苦吟擬將英譽壓雞林幾回立
盡三更月一字搜空萬劫心夢裏忽驚霜入
鬢梅邊不覺淚沾襟可憐半世聰明種甘為

浮詞又陸沉

送禪者歸鄉二首

直下本來無一事謂言無事早相欺輪回不
翅三千劫履踐何拘十二時竹筧引泉聲滴
滴松窻來月影遲遲市朝見說黃金貴誰買

青山種紫芝

湖海俄經三十年無端一念憶生緣
夢中復做還鄉夢禪外重參逆旅禪
踏碎暮雲投古寺衝開積雪望炊煙
狂心未向機前歇溢目家山轉棄捐

船居十首

已酉舟中作

五

世情何事日羈縻做箇船居任所之豈是畸
孤人共棄都緣踈拙分相宜漏篷不礙當空
掛短棹何妨近岸移佛法也知無用處從教
日炙與風吹

水光沉碧駕船時疑是登天不用梯
魚影暗隨篷影動鴈聲遙與櫓聲齊
幾回待月停梅北或只和煙繫柳西
萬里任教湖海闊放行收住不曾迷

人在船中船在水水無不在放船行
藕塘狹處拋篙直荻岸深時打棹橫
千里溪山隨指顧一川風月任逢迎
普通年外乘蘆者未必曾知有此情

大厦何知幾百間爭如一箇小船間
隨情繫纜招明月取性推篷看遠山
四海即家容幻

質五湖為鏡照衰顏相逢順逆皆方便誰暇
深開佛祖關

家在船中船是家船中何物是生涯檣栽兔
角非干木纜繫龜毛不用麻水上浮漚盛萬
斛室中虛白載千車山雲溪月常圍繞活計

天成豈自誇

一瓶一鉢寓輕舟溪北溪南自去留幾逐斷
雲藏野壑或因明月過滄洲世波汨汨難同
轍入海滔滔孰共流日暮水天一色且將
移泊古灘頭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散宅浮家絕所營閑將行色戲論評煙蓑帶
雨和船重雲衲衝寒似紙輕帆飽固知風有
力舵寬方覺水無情頭陀不慣操舟術幾失
娘生兩眼睛

為問船居有底憑渾無世用一慵僧拋綸擲

釣非吾事舞棹×九呈橈豈我能轉舵觸翻千丈

雪放篙撐破一壺冰從教纜在枯椿上恣與
虛空打葛藤

懶將前後論三三端的船居勝住菴為不定
方真丈室是無住相活伽藍煙村水國開晨

第一五七册

供月浦華汀放放叅有客扣舷來問道頭陀
不用口喃喃

船無心似我無心我與船交絕古今漚未發
時先掌舵岸親到處不司鍼主張風月蓬三
葉彈壓江湖鱗一尋袞袞禪河遊殆遍話頭

從此落叢林

山居十首 六安山中作

曾中何愛復何憎自愧人前百不能旋拾斷
雲修破衲高攀危磴閣枯藤千峯環繞半間
屋萬境空闕一箇僧除此現成公按外且無

佛法繼傳燈

三尺茅簷聳翠岑去城七十里嶽嶽誰同趣
入忘賓主我自住來空古今雪碓有聲泉眼
活兩岸無路蘚痕深為言海上叅玄者菴主
癡頑勿訪尋

行脚年來路轉多爭如縛屋住巖阿有禪可

悟投塵網無法堪傳逐世波偷果黃猿搖綠
樹嚼華白鹿卧青莎道人喚作山中境已墮
清虛物外魔

觸處逢山便做家秬緣甘分老煙霞盧都膺

甯生青蘂磊直形骸上白華四壁光吞蓬戶
月一瓶香熟地爐茶苟非意外相知者徒把
空拳豎向他

數朵奇峯列畫屏參差泉石暢幽情青茅旋
墮尖頭屋黃葉頻煨折脚鐺雲合暮山千種
態鳥啼春樹百般聲世間出世間消息不用
安排總現成

一住空山便厮當兩忘喧寂與閒忙但聞白
日銷金鼎不見青苔爛石牀印破虛空千丈
月洗清天地一林霜客來不用頻饒舌此事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明明絕覆藏

閒雲終日閑柴扉海上同叅到者稀白髮不
因栽後出青山何待買方歸拽簾諗老投深
穿雜髮曾郎墮險機要覓住菴人住處擬心
難免涉離微

見山渾不厭居山就樹誅茅縛半間對竹忽
驚禪影瘦倚松殊覺老心閒東腰懶用三條
篋扣已誰叅一字關幸有埋塵孰子在待磨
成鏡照空顏

頭陀真趣在山林世上誰人識此心火宿篆

盤煙寂寂雲開窻檻月沉沉崖巖有岫長生
晝瀑響無絃太古琴不假修治常具足未知
歸者謾追尋

千巖萬壑冷相看不用安心心自安識馬乍
教離慾廐情猿難使去玄澶竹煙透屋蒲龕

密松露沉空毳衲寒此意山居人未委未居

山者更無端

水居十首 東海州作

道人孤寂任棲遲跡寄湖村白水西四壁煙
昏茅屋窄一天霜重板橋低鷺濤拍岸明生

滅止水涵空示悟迷萬象平沉心自照波光
常與月輪齊

水邊活計最天然物外相忘事事便門柳每
招黃蝶舞岸莎常襯白鷗眠雨蒸荷葉香浮
屋風攪蘆華雪滿船不動舌根談實相客來
何必豎空拳

縛箇茅菴際水涯現成景致一何奢野塘水
合魚叢密遠浦風高鴈陣斜道在目前安用
覓法非心外不須誇一聲鐵笛滄波裏煙樹
依依接暮霞

年晚那能與世期水雲深處分相宜菱蒲繞
屋供晨爨菱藕堆盤代午炊老岸欲隳添野
葑廢塘將種補新泥無心道者何多事也要
消閒十二時

漚華深處寄幽棲聞見天真分外竒一枕香

吹紅菡萏四簷光浸碧瑠璃繞圍雲水盈千

衆爛嚼虛空遣二時幻住叢林無間歇苟非

同道欲誰知

雲漫漫又水漫漫新縛茅龕眼界寬儘有池
塘堪著月且無田地可輸官四時風味人誰

得萬頃煙波我自觀却恐客來爲境會閉門
收在一毫端

住箇茅菴遠市塵東西南北水爲鄰風休獨
露大圓鏡雪霽全彰淨法身波底月明天不
夜爐中煙透室常春聞將法界圖觀看心眼
空來有幾人

水中圖畫發天藏不到無心孰可當雪谷春
深沉玉髓冰壺夜永泛銀漿洞然圓湛融三
際廓爾淨明空八荒縛屋且依如是住難將
消息寄諸方

水國菴居最寂寥世途何事苦相招去村十里無行路隔岸三家有斷橋數點鴉聲迎暮雨一行魚影漲春潮陳年佛法從教爛豈是頭陀懶折腰

極目瀾漫水一方水為國土水為鄉水中縛屋水圍繞水外尋蹤水覆藏水似禪心涵鏡像水如道眼印天光水居一種真三昧只許水居人廝當

鄺居十首

汴梁作

古稱大隱為居鄺柳陌華衢間管絃畢竟色

前無別法良由聲外有單傳錦街破曉鳴金鞚繡巷迎春擁翠鈿靚面是誰能委悉茫茫隨逐政堪憐

綠水青山入眼塵心空何物可相親既無世務堪隨俗却有鄺居最逼真月印前街連後

巷茶呼東舍與西鄰客來不用論賓主篆縷

橫斜滿屋春

足跡無端遍海涯現成山水不堪誇市鄺既可藏吾錫城郭何妨著我家四壁虛明連棟月數株紅白過牆華見聞不假存方便只麼

隨緣遣歲華

山居何似我鄮居對境無心體自如手版趣
傾樓上酒腰鈴急送鋪前書沉沉大夢方純
熟擾擾虛名未破除白日無營貧道者草深
門外懶耨鋤

起滅循環事若何萬般粧點苦娑婆榮膺廊
廟三更夢壽滿期願一刹那翫月樓高門巷
永賣華聲密市橋多頭陀自得居鄮趣每笑
前人隱薜蘿
鄮市安居儘自由百般成現絕馳求綠菘紫

芥欄街賣白米青柴倚戶收十二時中生計
足數千年外道緣周苟於心外存諸見
驢年會合頭

山根水際我嘗諳特地移居逼鬧籃人影紛
紜方雜沓市聲撩亂政沉酣千樓燈火為標

六九

十一

準萬井笙歌作指南却喜頭陀忘管帶無邊
法界是同叅

山居却似苦無緣既不居山學隱鄮新縛蒲
團侵市色旋移禪板近人煙庭華日暖藏春
鳥欄樹風高噪晚蟬一鉢普通年外雪與誰

同共潤心田

鄧居不費買山錢
溢目風光意自便
逐日驕騮蹄踏踏
弄晴蝴蝶翅翩翩
見忘境不須頻
遣執謝心常合本
然如是住來知幾劫
難將消息與人傳

市鄧卜築道何親
物物頭頭契本真
微有得心魔所攝
擬存住念鬼為鄰
招提禁夜鐘聲
近閭巷催年鼓吹
頻三世如來諸法
相一回新又一回
新
次韻潘王題真際亭

高亭結構標真際
體共雲林一樣閒
山勢倚天忘突兀
水聲投澗自潺湲
伽陀迥出言詞
外海印高懸宇宙
間佇看凭闌人獨醒
又添公案入禪關

雙髻峯有懷
高峯和尚初
湖菴於此

雙髻雲深古道危
不來夜半扣柴扉
六年底事成遺恨
寂寞空山啼子規

題佛母堂

熱鐵洋銅地獄坑
禍胎今日又重生
黃梅山下人無數
誰解門前掉臂行

雪竇送友

子規啼血染山華
拄杖頭邊興轉賒
眼底迢迢皆客路
草鞋今夜脫誰家

贈桃溪法華經會

一會靈山曾見不
聲前句後莫輕酬
碧桃溪

上三更月龍女明珠夜不收

又九

十二

贈鐵山道人禮補陀

脚跟下鐵山萬仞
眼睛頭白浪千尋
不於這裏承當去
更要重參觀世音
送澄上人之江西

大江西去水無垠
澄不清兮攪不渾
一吸直教乾到底
莫將涓滴上人門

題廬山佛手巖

清淨身中金色臂
匡廬疊疊曉雲開
爲人隻手無伸處
且聽勞生空望崖

凶者堂失火就死者數人

乞兒男女苦相煎
拶得無明火現前
一夜渾家都喪却
死枯骸上不生煙

題十六尊者揭厲圖

十六高人去就輕
天台南嶽任縱橫
不知著

甚麼死急箇箇拖泥帶水行

次韻酬李仲思宰相四首

晴雲萬疊裏羣山崖瀑千尋落樹間定裏驚

傳王駕至愁應來奪老僧間

歸鞭未舉且婆娑平地須知險處多休把世

間名字相累他巖穴病頭陀

又九

十三

物我遷流興未疲正圖誇勝與稱竒遊多林

裏真慈父也把空拳嚇小兒

機裏藏機復見機秋霜點點透征衣話殘夜

壑三更月又約天雲擁毳歸

晦室

千燈不照六窓寒光影俱忘始解看三萬二

千人去後至今門戶黑漫漫

逆流

出源便遇打頭風不與尋常逝水同浩浩狂

瀾翻到底更無涓滴肯朝東

藏山

等閒撥轉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盡大地

人尋不見是誰收在一塵中

送空藏主禮高峯和尚塔

三尺毒蛇潛古洞一堆白骨鎖寒雲石樓夜
半關猶啓只待衙寬負屈人

贈鄱陽裁衣李生

番水一條生白線廬山半幅舊青羅李生提
我袈裟角補得渾侖不欠多

客中聞計

計音遺我客牀頭話到輪回鬼亦愁肉眼未
空今口夢滿天霜月曬枯骸

太古
七日莊周才鑿破百千諸佛未投胎衲僧一

箇間名字端的親從那畔來

次韻酬馮海粟待制四首

無言童子拂香臺報道長沙學士來爛煮摘

皮砂罐冷幾年生意喜潛回

雄談博辯振玄音莫把黃銅喚作金脫略語

言文字外方知佛祖只傳心

西天目頂望錢塘佛與衆生共一航六月火

雲飛白雪是誰觸熱是誰涼

瓦爐燒盡栢根香筆債何須苦用償幸有頓

空文字在披衣終日坐茅堂

別友十首

色空明暗遮雙眼地水火風周一身八萬四

千間妄想江南江北幾多人

世有百千間日月人無一點好身心知他爲

甚麼邊事添得茫茫業海深

一死由來對一生了知迷悟不多爭如何滿

地栽荆棘白日青天沒路行

千里路行千里馬一重山隱一重人都緣昧

却從來底日夜紛紛覩六塵

佛與衆生共一家了知法性等無差何緣白

日隨他去特地新栽眼山華

世間只是許多事更要如之與若何盡大地

人剛不省前婆婆又後婆婆

烏兔兩丸虛跳躑象龍千里謾追尋誰知優

鉢曇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又九}渾^{十五}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薦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瞥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升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來無管帶道人行處合如然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音釋

容古孝切 譴詰戰切 臚郎古切 進船切 欵嶽切
 嶽嶽者欵嶽 嶽嶽山不正貌 莖莖側下切 篾莫結切 嶽嶽切
 觀初觀切 隳許規切 鞞正作經丁切 鄧呼也 薙呼也
 去田草也 隳音威 覆也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人十

參學門人北庭巨僧慈寂 上進

偈頌

擬古德十可行

宴坐

竟日巍然萬慮忘又十脊梁節節是純鋼待教七

箇蒲團破却與空生較短長

入室

鏤錙橫按碧油幢叱咤神威孰敢當若是定

乾坤好手到來那肯犯鋒鏑

普請

我扣華鯨汝便來區區運水及搬柴為憐逐
隊隨羣者伸手從人覓草鞋

粥飯

兩度煩他展鉢孟舌頭誰不辨精麤醍醐毒

藥渾休問粒米還曾齧著無

洗衣

通身脫下笑擡眸一片雲霞浸碧流久雨不
晴難曬眼從教張在屋簷頭

掃地

蕩盡從前垃圾堆依然滿地是塵埃等閒和
柄都拋却五葉曇華帚上開

經行

當宵叉手去還來多少閑黎踏破鞋金地遶
旋知幾市老僧一步不曾擡

諷經

薩怛他了悉度提浩浩朝音搯口皮清磬一
聲齊側耳子規啼血染華枝

禮拜

紫金足下寶華壇多少人來展布單旣自倒

時還自起不知誰覺腦門寒

道話

團團相聚火爐頭商略瀉山水牯牛一語忽
投入拍手滿天霜月下西樓

示妙上人五首

換轉面門十爺不識瞠開眼孔佛難親二一條性

命先拌却要空心空及第人

參禪渾似齧生鐵齒破脣枯未肯休力盡忽
然和口破舌頭拖地始風流

三條椽下睡魔窟七尺單前散亂坑笑倒橋

陳如上座驢年將會快平生

工夫切勿墮空閒念念拚身透祖關一刹那

間成斷滅依前鐵壁又銀山

上人忒殺不留情和我先師共箇名何似也

吹無孔笛教他千里外聞聲

寄玄鑑首座四首

妄談般若罪無涯項上先擔生鐵枷清淨法

身膿滴滴令人追憶老玄沙

十萬八千家未遠六根四大病何多撥開眼

裏瞳人看當體潛消佛與魔

叢林衰替不堪憑少室兒孫沒路行肚裏有

禪須吐却莫留毫髮誤平生

山中無路不須來病足難禁著草鞋寸步未

離言見了如何真箇到忘懷

無隱

眼見耳聞元不隔xt晝明夜暗絕三商量本來成

現何多事切忌當機自覆藏

古田

七佛如來陳佃戶五千餘卷舊砧基稻華香

熟黃雲老多少兒孫自不知

偶成十首

簷頭密布蜘蛛網砌下高堆曲蟻泥
達磨眼睛渾不顧尋常讀作一聯詩

秋雲片片秋空闊秋葉沉沉秋雨寒
林下野人難曬眼眉毛終日不曾乾

五色花狸與赤斑南泉拭目動慈顏
太阿斬斷虛空骨白血橫流滿雪山

青鞋布襪道人家兩眼何曾肯著華
飯裏忽逢砂一粒無端彈破半邊牙

眼前何是復何非好把龜毛一貫之
撞著燈

籠穿不透是非築殺老闍黎

睡到五更無箇夢籬根壁底亂蛩吟
夜來拾得鐵酸餡擊在牀頭鼠不侵

起引來勾要到官吏曹磨勘事多端
誰云款出囚人口得箇驢兒便喜歡

宿雨洗空三伏暑曉風吹動一天秋
四時遷謝承誰力疑殺瀉山水牯牛

一種秋砧幾樣聲為憐深夜最堪聽
老婆腕力無多子斷續渾如搗不成

掛帳不須尋閉日出行何用揀良時
了知蚊

蚋非他物家舍途中百事宜

省菴

一聲幽鳥到窻前白髮老僧驚晝眠走下竹

牀開兩眼方知屋外有青天

定叟

為人散亂現威儀十千劫渾如坐片時白日未

曾輕動著西風吹白兩莖眉

警世廿二首

多生業累入胞胎合水和泥與麼來極目境

緣遮道眼未知何處得忘懷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第一五七册

舉心盡屬輪回業動念無非生死根要與太

虛無向背常吞一箇鐵渾侖

聰明盡解諸家語英俊橫吞四庫書這箇念

頭如未瞥口開都是費分踈

貧窮致賤富生驕等是無明火自燒倏忽報

緣顛倒轉方知一點不相饒

貪榮冒寵日忽忽行到窮途興轉濃半點便

宜非外得無端虧殺主人公

逆之則怒順之歡天下人情沒兩般肯信順

窮還逆至眼開休把自心瞞

夢眼未開重做夢青天白日黑漫漫靈臺幸
是無遮蓋不識何緣轉自瞞
四序循環暖復寒獼猴深戀六華村耳聲眼
色曾無暇念念那知是死門
把一片心迷得盡又於迷處起規模自纏自
縛誇能所笑倒西天碧眼胡
飢來喫飯冷添衣三尺之童也共知一箇話
頭明歷歷如何開眼恣愚癡
口喃喃地說青黃自謂高才壓當行話著主
人公分上到頭一點不承當

衰殘忽忽二毛斑鶴骨雞皮澀又酸老與病
來呈伎倆笑他皮袋有多般
業緣牽引入娑婆百歲光陰一刹那換面改
頭無了當野田添得鶻鶻多
鶻鶻未冷氣猶抽尚把青銅照兩眸將謂百
年多少事徒增幻海一浮漚
茶傾三奠復三奠一箇鶻鶻燒不乾業識又
鑽皮袋去鐵人聞也骨毛寒
火燒水浸與沙埋白骨曾經幾度來早不回
光休歇去又如何要巧安排

三百六十段骨節東挂西撐豎又橫不做一
回枯得盡又來行了又來行
男兒不肯受人欺意氣英豪也大奇衣底有
珠渾不顧萬般都是喫便宜
一條大路如弦直開眼人人總現前彼此不
知緣底事更無人肯賦歸田
閻羅王是真彌勒向鍍湯中轉法輪輓到聖
凡情盡處直教無法可相親
愛網空虛欲海乾千門萬戶是司南塵塵與
麼相親者方不謬稱除饑男

生死且無僧與俗性真那有悟和迷伽陀寫
寄同叅者杜宇聲乾口又西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
行錄

禪師諱明本號中峯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
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
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跣趺

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九歲
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
志出家禮佛然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
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因以首觸柱自警居近
靈洞山時登山顛習禪定甫冠閱傳燈錄至
菴摩羅女問受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
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已而沙門明山
者指師往叅天目高峯和尚妙公高峯孤峻
嚴冷不假入辭色一見驩然欲爲祝髮師以
父命未許高峯曰可舉闍夜多尊者出家因

緣喻汝父勿自沉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
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由是內外典籍皆達
其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時年二
十有四實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峯雜染
於師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
省即詣高峯求證高峯打趂出+而民間說
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
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峯曰我但度竹篋子與
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衆中人無知
者於是高峯書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

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叅
徒詣師請益衆由此知歸淮僧子證嘗問高
峯諸弟子優劣高峯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
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根老竹其如七
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
材未易量也壬辰松江瞿公霆發施田二百
七十頃即山之蓮華峯建大覺正等禪寺元
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峯將遷化以大覺屬師
師辭推第一座祖雍主之大德丁酉師登皖
山遊廬阜至金陵戊戌結菴廬州弁山學者

輻湊師雖拒之而來者愈衆庚子結菴平江
鴈蕩衆既夥遂成法席癸卯瞿公堅請師還
住大覺師力辭避之時吳興趙公孟頫提舉
江淞儒學叩師心要師為說防情復性之旨
公後入翰林復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
略義一卷公每見師所為文輒手書又畫師
像以遺同叅者乙巳師還山廬高峯塔丙午
領師子院至大戊申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
法慧禪師已而乞食勾吳因謝院事已酉道
儀真即船以居庚戌衆請還山今兵部尚書

鄭公雲翼時僉瀾西廉訪司事候師餘抗問
法師推明經世出世之學以答之詞見語錄
辛亥師復船居吳江陳子聰建順心菴請師
開山既而渡江擬遊少林至返隱其名僦城
隅土屋以居僧俗爭相瞻禮皆手額曰江南
古佛也皇慶壬子結菴廬州六安山江瀾省
丞相奉書訪問師去之東海州癸丑瞿公霆
發以兩瀾運使終師還帛其喪公之子時學
奉宣政院疏復請師住大覺師舉首座永泰
代已泰欲承嗣師師俾泰嗣開先一山萬公

蓋以院易嗣其來久矣聞師之風者莫不多
之丞相延師私第懇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固
辭中書平章又請曰師之道德孚於人者博
矣宜順時緣住一刹以恢張佛祖建立之心
無多讓也師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
敗事三種力者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
也緣智用也有其體而闕其用尚可爲之但
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便神異
無筭雖緣與智亦奚爲哉或體用并闕而冒
焉居之曰因曰果寧無慊於中乎其無其實

故不敢尸其名平章知師意堅弗敢強師辭
以未疾還山中延祐丙辰春上命宣政院使
整治釋教距杭期入山候謁師聞避之鎮江
丁巳丹陽蔣均建大同菴延師居之戊午衆
請還山九月上顧謂近臣曰朕聞天目山中
峯和尚道行久矣累欲召之來又卿每謂其有
疾不可戒道宜褒寵旌異之其賜號佛慈圓
照廣慧禪師并錫金襴袈裟仍勅杭州路優
禮外護俾安心禪寂改師子禪院爲師子正
宗禪寺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撰碑以

賜特贈高峯和尚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先是
駙馬太尉潘王王璋遣叅軍洪鑰賫書幣叙
弟子禮期請上命南來叅叩己未秋九月王
奉御香入山謁師草廬咨談心要請師陞座
爲衆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言王復求法名
別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真際王因建亭師
子巖下以記其事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虛徑
山席強師主之師貽書院官卒不就結茅中
佳山將終焉山北距西峯三十里重溪複澗
穿徑崖險捫蘿薜冒豺虎縑白隨禮無虛日

師愍其跋涉尋歸草廬十月英宗皇帝特旨
降香并賜金襴僧伽梨詔行宣政院官親詣
山宣諭恩意時江澗省右平章今丞相答刺
罕脫歡公命理問官阿敦偕院官行乞師法
語中書叅知政事敬公儼亦嘗通書問法其
為天子大臣所知遇蓋如此師每斥學者只
尚言通不求實悟常曰今之叅禪不靈驗者
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
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
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

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
曰汝喚甚麼作生死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
者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師曰
便饒知得亦生死所知亦是生死又或指一
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
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
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
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
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
乎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

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割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界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為已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儻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乎師之激勵後學皆此類癸亥春一日師自叙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則曰汝種蔬欲為誰蓋耶汝負春欲為誰

炊耶師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菴向秋決作離散計繼書屬門人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徇世禮也復條示師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初心慎守開山明訓十令法久住之意十一又遺誡門人其略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喚甚麼作佛法任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遠說時

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
會轉不相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
饒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
箇要會底妄念惟具大信根叩已躬下真叅
實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
知衆生結習濃厚無汝柰何處汝若無力處
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白食
鷄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
以道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既會不
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

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薦爾拶透始信
余言不相誣矣越十日師示疾有來省者師
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圯壁倒不可久住也
語笑如平時學者強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
白日曲徇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
曰何不過了八月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
遺別外護仍寫偈遺別法屬故舊十四日蚤
作復寫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
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
體溫軟顏貌不少變有禪者乞剪爪髮供養

誤傷指端血津津出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
全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先是其年春涸凍
山中大木皆摧折若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
之至於歿之日白虹貫於山之顛師生宋景
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
僧臘三十有七初侍高峯于死關日作夜坐
脅不沾席勵精勤苦諮訣無怠逾十年親承
記薊退而藏晦以住山交聘避走南北所過
輒成寶坊俗率自化海內學者望風信慕識
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尚家繪像而敬事焉

其來瞻禮絡繹載道祁寒暑雨連無虛日每
填溢山寺至無以容其道德所被上自天子
萬里延慕屢欲召至闕庭而卒莫之能致也
王公大人北面事師而鄉道者傾動一世下
逮屠沽負販優伶工伎厮輿暴悍之徒師一
真慈相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貴賤而尊
易諂瀆之也得師半偈不啻重寶或藏師所
薙髮輒產舍利有疑謗者一接言容無不遷
善爲師外護遠至西域北庭東夷南詔接踵
來見南詔沙門素閑教觀東來問法寔自玄

鑑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繼而普福等五比丘畫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眾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目仰觀翹勤傾信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爲南詔第一祖師之法量汪洋辯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諄諄論戶屢日滿一無倦容故登師之門者如泛重溟不測涯涘如飲醇酎不覺醉悅及其勘辨學徒決擇心法無假借慎許可凜凜然如秋霜烈日嚴不少貸其爲文信筆萬言了不經意而其辭必歸於警昏瞶明宗旨闡義解顯正悟極於

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倡道每視古德前言徃行或有缺漏輒爲歎息而師之行事則不蹈其失墜也故師之立言示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終其身不言也至於退恬逃名根于天性清苦自持尤矜細行大覺師子二寺由師克成及奉勅撰碑師不惟不肯涉分寸功并其名字亦不肯與於其間也隨所寓草創菴廬皆曰幻住又因以自號焉嘗隆暑病渴膚腠汗腐有遺細葛繫衣者受之終不衣也遊淮汲井汲艱遠遂終身不復頽浴

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凡傳記語涉攻訐
毀訾則掩卷不觀僧有卧疾者則濟以湯藥
而策其進道僧有省親者則施以財法而勉
其孝養師嘗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一卷信
心銘闕義解一卷山房夜話一卷幻住家訓
一卷擬寒山詩一百首總題曰一華五葉復
撰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學心一卷東語
西話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東語西話續集
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傳于世師之自
序略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

行以冒服田衣抱愧沒齒平昔懶退非矯世
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參究則闕於悟
明尋常爲好事者之所稱道蓋報緣之偶然
耳於戲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適宜
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
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
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滯前塵而
溺多聞者闕知見海導以正悟爲圓機者直
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然
一心平等泯絕去來不留朕跡槩非常情所

得而窺測也每念師出處言行或承之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老宿或質諸遺文謹叙次而錄之然猶以景像求師者也其不可以景像求者又烏得而盡紀也耶泰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比丘祖順錄

有元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

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

臣虞集奉勅撰

天目之山有師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

關以辨決叅學之士望崖而退者衆矣得一人曰日本公是爲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爲童兒嬉戲必爲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傲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解而師自謂所證未極勵精勤苦諮訣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明師亦悶而不聞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累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勵

世推以爲大辯焉高峯將戢化權遂書真讚
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
自兒見得半邊鼻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五
篇曰山房夜話曰擬寒山詩曰楞嚴微心辯
見或問曰信心銘闢義解曰幻住家訓名曰
一華五葉集復著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
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三卷語錄十卷別錄十
卷盛傳于世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
紋伽梨衣賜之號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
賜師子院名曰正宗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

製衣即所居而修敬焉駙馬太尉潘王璋
嘗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於上親往
見之旣見構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藏
法師沙津愛護持必刺牙室利遊方時亦嘗
從師叅詰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每受師
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自稱弟子行省丞
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閻諸達官尤加敬
服每徑山靈隱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乃
已轉運使瞿霆發以大覺寺奉師亦不受師
踰澗絕江渡淮泝汜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

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漢東涉三韓西域南詔
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
名曰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
也師相好魁碩見者讚歎皆畫像事之南詔
人有奉其像歸者夜出神光燭天其土感悅
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
力爲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
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說
我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爲毀
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妄認法塵以資狂解

者道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
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爲文字
失於學問參究闕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所
稱蓋報緣之偶然耳祗然爲退休之計噫師
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爲不可
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姓孫
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
月十四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廬有訣別書
偈誠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
者哭師哀甚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于西岡

之上而塔焉後七年天曆己巳正月甲子聖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隣帖睦耳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謚與塔名而汝集爲之銘俾其門人善達密的理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近日禪學之弊以覺識依通十七爲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爲參學以險怪竒語爲提唱以破壞律儀爲解脫以交結貴達夤緣據位爲出世方便惟和尚傳佛心宗卓絕不倚弘闡玄猷痛斥禪病以救末法其高識遠見溥

德實行法量汪洋辯才無礙東南一人而已請謚曰智覺禪師塔曰法雲銘曰

魏魏楞伽	上極無際	大雄善喻
著無上義	達磨之東	憂言多窮
獨此不遺	曰心之宗	是故妙師
高蹈天目	右海左江	以表遐矚
師子巖巖	置死爲關	孰當吾鋒
有造無還	惟幻住叟	登中據最
示則絕學	無依無外	千偈翻瀾
夫豈好言	昏蒙銅深	抉提孔艱

如彼淫疾 勝邪並受 有大醫王

為出一手 炳砭塗摩 擣嚼鍊烹

紛然百為 因病以生 疾除醫已

言亦如是 得本不迷 何有一字

悲願深弘 智覺所悖 受職度人

鬱乎法雲 法雲彌天 有蔭斯溥

協于皇風 永填終古

天曆二年八月 日師子正宗禪寺

當代住持臣僧了義建

有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兼經筵官兼國

子祭酒宋本製文

禪自少林指心單傳十一傳而為臨濟玄玄
十七傳而為雪巖欽欽當宋之季而其道明
濬光潔嗣其法者夥矣而獨得一人焉曰高
峯妙公妙於欽諸子得法最先而其道最為
卓絕後登天目之西峯見其山高林深便卓
錫巖石下書石作死關而居之閱暑寒十七
年不跬步出關外方是時尊教抑禪欽由江
右召至錢塘授密戒妙方遺世子立身巢巖

扃目瞪雲漢何止空四海於一睫也哉其大
弟子得兩人焉一日斷崖義公一日中峯本
公義嗇其用以推揖于本公故公獨以其道
爲東南末法倡公示寂之十二年當元統二
年天子賜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著書曰天
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賜之入藏勅詞臣
序於書之首其徒狀事龔石請於余曰吾師
身栖巖谷名聞廟朝仁宗皇帝嘗製衣降詔
一再遣使入山致禮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
師其受業師子院改陞師子正宗禪寺勅翰

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謨碑以賜英宗繼明
寵賚如之逮文宗臨御師已入寂賜謚智覺
禪師塔曰法雲之塔塔之銘詩并序文全奎
章閣侍書學士青城虞公奉勅謨恩言寵數
可謂至矣然吾大僧自唐以來有封國師者
降及五季亦有尊之爲其一國之師者至於
宋有區域幾四百祀僧之顯者班班輩出然
未有尊封國師者今吾師遭遇聖明遂膺曠
典自非總其實如唐名僧道行碑則將何以
章殊恩顯異數敢叩首以請余謂名公卿其

歿則有碑蓋因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子孫因宜而不去遂以銘其德行焉今大沙門尊封國師其葬雖無窀穸而其名行勒之金石孰曰不宜謹按行錄師諱明本錢塘人姓孫氏母娠師時夢無門開道者寄籠鐙其家而生師師生有至性既不好弄而好歌梵唄結趺坐年十五輒然臂持戒誓鄉空寂因而閱傳燈錄有疑志在叅訣遂登死關妙髮長不薙衣弊不易孤峭嚴冷未嘗一啓齒而笑亦未嘗親爲其徒剝落獨見師便驪然欲爲祝髮

蓋已知爲大器焉久之誦金剛經恍若開解者師自謂識量依通雖於義趣無不貫解然非悟也已而薙染給侍死關天目於東南諸山最高寒廩粟屋材非飛輓不能至其上師晝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脅膚不沾席後於妙言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俾眾歸之師益自晦未嘗肯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在山珠在淵其光氣自不可掩况審之以諮訣重之以記劄哉至元間松江瞿霆發施田建寺於蓮華峯號大覺正等禪寺妙將

遷化以寺屬師師辭師每謂住持者必無上
大道其力可以開明人天夙植福緣其力可
以蔭結徒衆明智通變其力可以酬酢事宜
故凡住持必道爲之體而緣與智爲之用有
其體而缺其用雖或化權不周事儀不備猶
之可也十使無其體而徒倚其用則雖處衆而
衆歸制事而事宜亦不足言矣況三者併缺
而冒焉尸之者其於因果能無懼乎於是五
山缺主席宰相大臣拜致書幣屢以爲請師
皆力辭至於窮崖孤洲草栖浪宿屏邀其跡

而避去之然而四方學者北禪龍漠南極六
詔西連身毒東窮博桑裏糧躡屨萬里奔走
而輻湊赴師者逮無虛日南詔僧玄鑑素明
教觀辯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
是耶吾將從其學使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
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一聞師言便悟昔非
洞法源底方圖歸以倡道而歿于中吳鑑之
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遂易教
爲禪奉師爲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天目
山木稼其徒之老異之秋八月癸酉師遂入

寂即山之西岡塔其全身未歿前一日遺別
其外護并法屬一一皆師手書歿之日白虹
貫山師於是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有七年
矣余嘗使江南聞師所至四衆傾慕香茗金
幣拜禮供養悉成寶坊而師一衲一單未嘗
屬目人念其豐肌暑月^{大十}曝腐奉葛衣以^{廿一}緹裨
者師一不以近其體他可知也師雖屢辭名
山以自放於山林江海解滕屨脫包笠在處
結茅以居一皆名曰幻住蒲團禪板晝作夜
禪規程條章井井森列儀槩慎嚴如臨千衆

至於激揚提倡機用翕霍嬰之者膽喪聞之
者意消而其大致則深惟世降道離諸方禪
者裨販佛祖為可痛心每謂其教傳佛心宗
單提直指惡有所謂授受哉惡有所謂言語
依解哉故師於其教法欲救其弊而藥其病
師皆以身先之故師之於物洪纖高下緩急
後先拒之而不遺應之而不攜人徒見其發
於慈願真誠而不知其一一以身教而匪事
夫空言也以故當世公卿大夫器識如敬君
威卿清慎如鄭君鵬南才藝如趙君子昂一

聞師之道固已知敬及接師言容無不歆慕
 終其身江淞丞相脫驪公最號嚴重讀師法
 語便歛衽望拜高麗瀋王以天屬懿親萬里
 函香登山拜禮起謂人曰吾閩人多矣未有
 如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涕淚感發於戲
 師躬已以究其道豈有毫髮于世意哉然而
 其名不行而至其道不言而信自非行解相
 應聲實一致允克當于師之位永久益章而
 弗昧者抑亦何以致此哉廼為銘詩傳之其
 徒昭示不朽若師所著書其目見塔銘茲不

永樂北藏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書詩曰

天目於山擅弘賁	兩峯高盤帝青雲
孤禪行坐虎豹羣	延敵死關駐孤軍
神機觸著身火焚	濯以甘露洗垢氛
有幻一人奪鼓旗	正令一下千騶馳
定目不睹轅門麾	摩尼寶王缺輪持
如日始出搏桑枝	光雲照耀千須彌
崩騰驟赴無中邊	百舍重趺走莫前
來者駭汗命髮縣	幻以鑪錘烹金鉛
其出躍冶流炎煙	不缺則折非龍泉

第一五七册

迺復煨擣而煉烹 爇肉爾骨死以生
 醍醐上味投寶餅 藥香珠幢帝網纓
 一一芬馥而光明 問師何由執神樞
 一切入一亦無餘 陰禪國程輦皇圖
 天子南面味道腴 五朝恩光鬱扶輿
 號尊國師章異恩 賜書入藏開蒙昏
 揭若日月行崑崙 又如大海涵乾坤
 俾人盡證毗耶門 正宗的的萬子孫
 億劫師言永長存

謝降賜中峯和尚廣錄今藏并封號國師表

皇帝福廢裏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誠
 惶誠恐昧死謹言臣善達密的理昨於
 元統二年正月初十日不懼天誅以臣
 先師天目中峯和尚明本廣錄三十卷
 進呈乞賜入大藏與經律論並傳廿六
 日欽奉 又十
廿三
 聖旨頒降廣錄但有藏經印板去處刊板入
 藏流通詔文林郎藝文監丞參檢校書
 籍事臣揭傒斯序於其書之首仍賜臣
 先師明本號曰普應國師欽此臣中謝

伏聞道匪言傳況一佛心宗之旨理由
事顯非百家世諦之譚明大用於機先
振玄猷於語下伏念臣先師明本身栖
巖谷言滿寰區當禪林搖落之秋孰爲
依託任覺海圓明之域獨任流通故其
徒雖默默真參而其道必言言後闡於
是以廣長舌樹光明幢攬江海作醍醐
飲者量足奏風水爲韶濩聞者意消師
子絃響絕衆音摩尼珠體非一色蓋以
力扶其宗教豈圖上達於宸聰蒙乙覽

之清光加國師之殊號復頒朝旨賜列
藏函寵燁山林恩融泉壤此蓋欽遇皇
帝陛下道隆聖統心契覺皇羅圖似黃
金輪常持四天下沙界如寶珠網交現
重光中世昌釋子之正宗日効封人之
三祝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以聞臣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
昧死謹言
元統二年六月 日大普慶寺僧
善達密的理上表

音釋

鑊 鑊音莫 鑊音 吃陟駕丑 亞二切 齧五巧切 坵

圾坵郎合切 瞞謀官切 埤音貪 俟肝切 耐

直又切 類呼內切 訾符氏切 銅古慕切 窳

把緝切 鞞式速切 身身音捐 毒音篤 錮

搏神木切 屨音脚 草私列切 紕

滕徒登切 渠居羽切

法華私記緣起

密一

隋 沙 門 灌 頂 述

大法東漸僧史所載詎有幾人不曾聽講自
解佛乘者乎縱令發悟復能入定得陀羅尼
者不縱具定慧復帝京弘二法不縱令盛席
謝遣徒衆隱居山谷不縱避世守玄被徵為
二國師不縱帝者所尊太極對御講仁王般
若不縱正殿宣揚為主上三禮不縱令萬衆
屈膝百高座百官稱美讚歎彈指喧殿不縱
道俗顯顯玄悟法華圓意不縱得經意能無

文字以樂說辯晝夜流瀉不唯我智者具諸
功德幸哉灌頂昔於建業始聽經文次在江
陵奉蒙玄義晚還台嶺仍值鶴林荆揚往復
途將萬里前後補接纔聞一遍非但未聞不
聞亦乃聞者未了卷舒鎖仰彌覺堅高猶恨
緣淺不再不三諮詢無地如犢思乳並復惟
念斯言若墜將來可悲涅槃明若樹若石今
經稱若田若里聿遵聖典書而傳之玄文各
十卷或以經論誠言符此深妙或標諸師異
解驗彼非圓後代行者知甘露門之在茲

序王

所言妙者妙名不可思議也所言法者十界十如權實之法也蓮華者譬權實法也良以妙法難解假喻易彰況意乃多略擬前後合成六也一為蓮故華譬為實施權文云知第一寂滅以方便力故雖示種種道其實為佛乘二華敷譬開權蓮現譬顯實文云開方便門示真實相三華落譬廢權蓮成譬立實文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又蓮譬於本華譬於迹從本垂迹迹依於本文云我實成佛

來久遠若斯但教化衆生作如是說我少出家得三菩提二華敷譬開迹蓮現譬顯本文云一切世間皆謂今始得道我成佛來無量無邊那由他劫三華落譬廢迹蓮成譬立本文云諸佛如來法皆如是為度衆生皆實不虛是以先標妙法次喻蓮華蕩化城之執教廢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真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上中下根皆與記荊又發衆聖之權巧顯本地之幽微故增道損生位隣大覺一期化導事理俱圓

蓮華之譬意在斯矣經者外國稱修多羅聖教之都名有翻無翻事如後釋記者釋曰蓋序王者叙經玄意玄意述於文心文心莫過迹本仰觀斯旨衆義泠然妙法蓮華即叙名也示真實之妙理叙體也歸廣大之一乘叙宗也蕩化城之執教叙用也一期化圓叙教也六譬叙迹本也文略意周矣

私序王

夫理絕偏圓寄圓珠而談理極非遠近託實所而論極極會圓冥事理俱寂而不寂者良

由耽無明酒雖繫珠而不覺迷淫禁道路弗遠而言長聖主世尊愍斯倒惑四華六動開方便之門三變千踊表真實之地咸令一切普得見聞發祕密之奧藏稱之為妙示權實之正軌故號為法指久遠之本果喻之以蓮會不二之圓道譬之以華聲為佛事稱之為經圓詮之初目之為序序類相從稱之為品衆次之首名為第一釋曰談記是叙名會冥是叙體圓珠是叙宗俱寂是叙用四華六動是叙教本迹可知此妙法蓮華經者本地甚

深之奧藏也文云是法不可示世間相常住三世如來之所證得也文云是第一寂滅於道場知己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始見我身令入佛慧為未入者四十餘年以異方便助顯

第一義今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所言妙者褒美不可思議之法也又妙者十法界十如之法此法即妙此妙即法無二無別故言妙也又妙者自行權實之法妙也故舉蓮華而況之也又妙者即迹而本即本而迹即非本非迹或為開廢云云又妙者最勝修多羅甘

露之門故言妙也釋曰妙無別體體上褒美者叙妙名也妙即法界法界即妙者叙體也自行權實者叙宗也本迹六喻者叙用也甘露門者叙教也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第一上

隋天台智者大師說

門人灌頂記

釋名第一 辨體第二 明宗第三

論用第四 判教第五

釋此五章有通有別通是同義別是異義如此五章徧解衆經故言同也釋名名異乃至判教教異故言別也例衆經之初皆安五事則同義也如是詮異我聞人異一時感應異佛住處所異若干人聽衆異則別義也又通者共義別者各義如此通別專在一部通則七番共解別則五重各說例如利鈍須廣略二門也衆教通別今所不論一經通別今當辨就通作七番共解一標章二引證三生起四開合五料簡六觀心七會異標章今易

憶持起念心故引證據佛語起信心故生起使不雜亂起定心故開合料簡會異等起慧心故觀心即聞即行起精進心故五心立成五根排五障成五力乃至入三脫門略說七重共意如此廣解五章者一一廣起五心五根今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耳初標五章云標名爲四一立二分別三結四譬立名者原聖建名蓋爲開深以進始咸令視聽俱得見聞尋途趣遠而至於極故以名名法施設衆生分別者但法有麤妙若隔歷三諦麤法也

圓融三諦妙法也此妙諦本有文云是法住
法位世間相常住唯我知是相十方佛亦然
尚非不退菩薩入證二乘所知況復人天羣
萌之類佛雖知是不務速說文云我若讚佛
乘衆生沒在苦諍法不信故墜於三惡道所
以初教建立融不融五小根併不聞次教建立
不融大根都不用次教俱建立以融斥不融
令小根恥不融慕於融次教俱建立令小根
寄融向不融令大根從不融向於融雖種種
建立施設衆生但隨他意語非佛本懷故言

不務速說也今經正直捨不融但說於融令
一座席同一道味乃暢如來出世本懷故建
立此經名之爲妙結者當知華嚴兼三藏但
方等對般若帶此經無復兼但對帶專是正
直無上之道故稱爲妙法也譬蓮華者剛有
麤妙云何麤狂華無果或一華多果或多華
一果或一華一果或前果後華或前華後果
初喻外道空修梵行無所剋獲次喻凡夫供
養父母報在梵天次喻聲聞種種苦行止得
涅槃次喻緣覺一遠離行亦得涅槃次喻須

陀洹却後修道次喻菩薩先藉緣修生後真
修皆是麤華不以爲喻蓮華多奇爲蓮故華
華實具足可喻即實而權又華開蓮現可喻
即權而實又華落蓮成蓮成亦落可喻非權
非實如是等種種義便故以蓮華喻於妙法
也體者爲四一釋字二引同三簡非四結正
體字訓禮禮法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君臣
擗節若無禮者則非法也出世法體亦復如
是善惡凡聖菩薩佛一切不出法性正指實
相以爲正體也故壽量品云不如三界見於

三界非如非異若三界人見三界爲異二乘
人見三界爲如菩薩人見三界亦如亦異佛
見三界非如非異雙照如異今取佛所見爲
實相正體也金剛藏說佛甚微智辭異意同
其辭曰空有不二不異不盡空非斷無故言
空有有即是空空空即是有故言不二非離空
有外別有中道故言不異徧一切處故言不
盡此亦與龍樹意同中論云因緣所生法即
空即假即中因緣所生法即空者此非斷無
也即假者不二也即中者不異也因緣所生

法者即徧一切處也今言實相體即權而實
離斷無謗也即實而權離建立謗也權實即
非權實離異謗也雙照權實徧一切處離盡
謗也斯乃總二經之雙美申兩論之同致顯
二家之懸會明今經之正體也私謂實相之
法橫破凡夫之四執豎破三聖之證得破凡
夫可解破聖者三藏二乘指但空為極譬玻
璃珠一往似真再研便偽身子云我等同入
法性失於如來無量知見空有之旨正破此
證也通教人指但空不但空共為極譬雜色

裏珠光隨色變緣所見之光亡其本體逐玄
黃之色墮落二乘大經云聲聞之人但見於
空不見不空菩薩之人非但見空亦見不空
所見既殊不二之旨正破此證也別教人指
不但空為極迥出二邊如雲外月棄邊取中
如捨空求空不異之旨正破此證若彼有此
無則正法不徧不盡之旨亦破此證也此等
皆非佛甚微智不與金剛藏意同非佛證得
本有常住不與方便品同不徧一切處不與
壽量品同既不會正體攝屬何法但空是化

他之實但不但是自行化他之實出二邊中
是自行之權並他經所說非今體也今經體
者體化他之權實即是自行之權實如垢衣
內身實是長者體自行化他之權實即是自
行之權實如衣內繫珠即無價寶也自行之
權即自行之實如一切世間治生產業皆與
實相不相違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況自行
之實而非實耶宗者爲三一宗二簡三結宗
者要也所謂佛自行因果以爲宗也云何爲
要無量衆善言因則攝無量證得言果則攝

如提綱維無目而不動牽衣一角無縷而不
來故言宗要然諸因果善須明識尚不取別
教因果況餘因果餘因果者昔三因大異而
三果小同又三因大同而三果小異又一因
迥出一果不融因不攝善果不收德則非佛
自行之因非佛道場證得之果又簡者諸經
明佛往昔所行因果悉皆被拂成是方便非
今經之宗要取意爲言因窮久遠之實修果
窮久遠之實證如此之因豎高七種方便橫
包十法界法初修此實相之行名爲佛因道

場所得名爲佛果但可以智知不可以言具
略舉如此因果以爲宗要耳用者爲三一示
二簡三益用者力用也三種權實二智皆是
力用於力用中更分別自行二智照理理周
名爲力二種化他二智鑒機機徧名爲用抵
自行二智即是化他二智化他二智即是自
行二智照理即鑒機鑒機即照理如薩婆悉
達嚩祖王弓滿名爲力中七鐵鼓貫一鐵圍
山洞地徹水輪名爲用諸方便教力用微弱
如凡人弓箭何者昔緣稟化他二智照理不

徧生信不深除疑不盡今緣稟自行二智極
佛境界起法界信增圓妙道斷根本惑損變
易生非但生身及生身得忍兩種菩薩俱益
法身法身後心兩種菩薩亦俱益化功廣大
利潤弘深蓋茲經之力用也教相爲三一根
性融不融相二化道始終不始終相三師弟
遠近不遠近相教者聖人被下之言也相者
分別同異也云何分別如日初出前照高山
厚殖善根感斯頓說頓說本不爲小小雖在
座如聾如瘖良由小不堪大亦是大隔於小

此如華嚴約法被緣緣得大益名頓教相約
說次第名從牛出乳味相次照幽谷淺行偏
明當分漸解此如三藏三藏本不為大大雖
在座多路婆和小所不識此乃小隔於大大
隱於小約法被緣名漸教相約說次第名酪
味相次照平地影臨萬水逐器方圓隨波動
靜示一佛土令淨穢不同示現一身巨細各
異一音說法隨類各解恐畏歡喜獸離斷疑
神力不共故見有淨穢聞有褒貶嗅有蒼荀
不蒼荀華有著身不著身慧有若干不若干

此如淨名方等約法被緣猶是漸教約說次
第生酥味相復有義大人蒙其光用嬰兒喪
其睛明夜遊者伏匿作務者與成故文云但
為菩薩說其實事而不為我說斯真要雖三
人俱學二乘取證具如大品若約法被緣猶
是漸教約說次第名熟酥味相復有義日光
普照高下悉均平土圭測影不縮不盈若低
頭若小音若散亂若微善皆成佛道不令有
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具如
今經若約法被緣名漸圓教若說次第醍醐

味相當知華嚴之譬與涅槃義同三子三田
三馬等譬皆先菩薩次及二乘後則平等凡
聖云云問既以五味分別那同稱漸答約漸得
明五味耳又若小不聞大大一向是頓若大
不用小小一向是漸若以大破小是漸頓並
陳若帶小明大是漸頓相資若會小歸大是
漸頓混合故無量義云漸頓二法三道四果
不合今時則合即此義也問云何相資答小
聞於大恥小而慕大是為頓資小佛命善吉
轉教大益菩薩是為漸資頓如前分別但約

顯露明漸頓五味之相若論不定義則不然
雖高山頓說不動寂場而遊化鹿苑雖說四
諦生滅而不妨不生不滅雖為菩薩說佛境
界而有二乘智斷雖五人證果不妨八萬諸
天獲無生忍當知即頓而漸即漸而頓大經
云或時說深十一或時說淺應問即遮應遮即問
一時一說一念之中備有不定不同舊義專
判一部味味中悉如此此乃顯露不定秘密
不定其義不然如來於法得最自在若智若
機若時若處三密四門無妨無礙此座說頓

十方說漸說不定頓座不聞十方十方不聞
頓座或十方說頓說不定此座說漸各各不
相知聞於此是顯於彼是密或為一人說頓
或為多人說漸說不定或為一人說漸為多
人說頓各各不相知互為顯密或一座默十
方說十方默一座說或俱默俱說各各不相
知互為顯密雖復如此未盡如來於法自在
之力但可智知不可言辨雖復甚多亦不出
漸頓不定秘密今法華是顯露非秘密是漸
頓非漸漸是合非不合是醍醐非四味是定

非不定如此分別此經與眾經相異也又異
者餘教當機益物不說如來施化之意此經
明佛設教元始巧為眾生作頓漸不定顯密
種子中間以頓漸五味調伏長養而成熟之
又以頓漸五味而度脫之並脫密一並熟並種十二番
番不息大勢威猛三世益物具如信解品中
說與餘經異也又眾經咸云道樹師實智始
滿起道樹始施權智今經明師之權實在道
樹前久久已滿諸經明二乘弟子不得入實
智亦不能施權智今經明弟子入實甚久亦

先解行權又衆經尚不論道樹之前師之與弟近近權實況復遠遠今經明道樹之前權實長遠補處數世界不知況其塵數經云昔所未曾說今皆當得聞殷勤稱讚良有以也當知此經異諸教也 二引證者如文殊答問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以是知今佛欲說法華經何但二萬億大通智勝及五佛章中三世佛說皆名法華也文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又云諸法實相義已爲汝等說又云無量衆所尊爲說實相印此亦今

古同以實相爲體也文云佛當雨法雨充足求道者即是會三歸一之法雨令求佛道因者充足乃至一切皆會令充足若開近顯遠之法雨令求佛道果者充足文云諸求三乘人若有疑悔者佛當爲除斷令盡無有餘又云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真實即是斷三乘五乘七方便九法界等疑皆令生信此證經用也又如來神力品云以要言之如來一切所有之法如來一切自在神力如來一切祕要之藏如來一切甚深之事皆於此經宣示顯

說一切法者權實一切法皆攝也此證經名一切自在神力者內用名自在外用名神力即證用也一切祕要之藏者非器莫授為祕正體為要多所含容而無精聚名藏此證體也一切甚深之事者實相名甚深為實相修十一因名深因究竟實相名深果又法師品云若聞此經乃是善行菩薩之道深因也求佛道者咸於我前開妙法華經一句乃至一念隨喜我皆與授記乃至須臾聞之即得究竟三菩提深果此證宗也所以引二文者古佛事

定舉要略以釋疑今佛說竟舉要略以付屬中間正當機廣說故不引證耳若引者開示悟入即其文也為大事因緣故證名佛之知見證體開示悟入證宗為令衆生證用此異餘經證教也又藥王品舉十譬歎教今引其六大如海高如山圓如月照如日自在如梵王極如佛海是坎德萬流歸故同一鹹故法華亦爾佛所證得萬善同歸同乘佛乘江河川流無此大德餘經亦爾故法華最大也山王最高四寶所成故純諸天居故法華亦爾

在四味教之頂離四誹謗開示悟入純一根
一緣同一道味純是菩薩無聲聞弟子故月
能虧盈故月漸圓故法華亦爾同體權實故
會漸入頓故燈炬星月與闇共住譬諸經存
二乘道果與小竝立日能破闇故法華破化
城除草庵故又日並一暎奪星月令不現故法華
拂迹除方便故輪王於四域自在釋王於三
十三天自在大梵於三界自在諸經或於俗
諦自在或於真諦自在或於中道自在但是
歷別自在非大自在今經三諦圓融最得自

在譬大梵王餘經拔衆生出生死如五佛子
於凡夫第一或拔衆生出涅槃如菩薩居無
學上今經拔出衆生過方便教菩薩上即成
法王最爲第一引諸譬喻明教相最大例知
用宗體名亦大如海境智乃至利益亦大如
海教相如山在四味教上用宗體名境智利
益亦復如是教相虧盈圓滿如月用宗體名
境智利益亦復如是教破化城用宗體名境
智利益亦復如是教相自在餘亦如是教相
王中王餘亦如是非但引文證教餘義亦成

三生起者能生為生所生為起前後有次第麤細不相違聲云名無召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無名無物名物安在蓋第一義中無相意耳世諦為言無名無以顯法故初釋名名名於法法即是體尋名識體體非宗不會會體自行已圓從體起用導利合識利益既多須分別教相也神力品中約教次第一切法本皆佛法大經云一切世諦若於如來即是第一義諦衆生顛倒謂非佛法今明言示之故言一切法也欲說此法先以神力駭動

故言一切自在神力既見變通醒悟渴仰得為說教教詮實相故言秘密之藏也稟教修行即有因果故言甚深之事也欲分別四義與餘經同異次明教相耳序品約行次第初從經卷若善知識有所聞見即聞名也聞故十一推理體顯顯體須行行即因果宗也行自攝惑亦利衆生是用也分別同異教相也開示悟入亦約行次第法本無開閉今呼為方便門開此聞名也示真實相體也自迷得悟悟因也由因故悟果宗也悟故深入亦令他入

用也分別同異教也今之五義依序品扶行次第也 四開合者五章共釋一經種種分別令易解故凡三種開合謂五種十種譬喻初釋名通論事理顯體專論理宗用但論事教相分別事理釋名通說教行顯體非教非行宗用但行教相但教釋名通談因果顯體非因非果宗自因果用教他因果教相分別上法耳釋名通論自行化他體非自非他宗是自行用是化他教相分別自他釋名通論說默體非說非默宗默用說教相分別云云十

種者釋名總論三軌體宗用開對三軌教相分別三軌釋名總論三道體宗用開對三道教相分別三道乃至第十釋名總論三德體宗用開對三德教相分別三德云云譬喻者譬如總名人身開身則有識命煥云云分別諸身貴賤賢愚種種差降人身譬名識云云以譬體命以譬宗煥以譬用分別譬教相云云 五料簡者若為蓮故華華果必俱將不墮因中有果耶答因中有果舊譬邪法已為初教所破尚非麤權實義況是妙因妙果新譬真乳法耶問

華以喻權權是小乘之法則不應破於草庵
草庵既破何得以華喻權答小乘是化他之
權是故須破今明自行之權故以華喻耳問
文內從火宅至譬子凡七譬悉不明蓮華何
以取此為題答七譬是別蓮華是總舉總攝
別故冠篇首也問一切法皆佛法何意簡權
取實為體答若開權顯實諸法皆體若廢權
顯實如前所用問何故雙用因果為宗答由
因致果果為因所辦若從能辦以因為宗若
從所辦以果為宗二義本是相成不得單取

又迹本二文俱說因果故問論宗簡化他因
果明用俱取自他權實答宗論自行故須簡
他用是益他是故雙取又問用是化他亦不
須自行權實答欲以自利利他故竝宗亦應
然欲自行化他因果是故應取他也答化他
因果不能致佛音提是故不取竝用他權實
亦不能令他至極亦不應取答他宜須此利
是故取也問宗用俱明智斷云何分別答自
行以智德為宗斷德為用若化他自行智斷
俱為宗化他智斷俱為用問何故五章不四

不六答設作四六亦復生疑墮無窮問非也
問經經各有異意那得五義共釋衆經耶答
若經經別釋但得別不得同今共論五義得
同不失別 六明觀心者從標章至料簡悉
明觀心心如幻燄但有名字名之爲心適言
其有不見色質適言其無復起慮想不可以
有無思度故故名心爲妙妙心可軌稱之爲
法心法非因非果能如理觀即辨因果是名
蓮華由一心成觀亦轉教餘心名之爲經釋
名竟心本無名亦無無名心名不生亦復不

滅心即實相初觀爲因觀成爲果以觀心故
惡覺不起心數塵勞若同若異皆被化而轉
是爲觀心標五章竟觀心引證者釋論云一
陰名色四陰名名心但是名也大經云能觀
心性名爲上定上定者第一義定證心是體
大經云夫有心者皆當得三菩提心是宗也
遺教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辨心是用也釋論
云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心能地獄心能
天堂心能凡夫心能賢聖覺觀心是語本以
心分別於心證心是教相也觀心生起者以

心觀心由能觀心有所觀境以觀契境故從
心得解脫故若一心得解脫能令一切數皆
得解脫故分別心王心數同起偏起等即是
教相故觀心開合者心是諸法之本心即總
也別說有三種心煩惱心是三支苦果心是
七支業心是二支苦心即法身是心體煩惱
心即般若六二是心宗業心即解脫是心用即開
心為三也分別十二因緣心生即有六道差
降分別心滅即有四聖高下是為教相兼於
開合也觀心料簡者問事解已足問煩觀心

答大論云佛為信行人以樹為喻為法行人
以身為喻今亦如是為文字人約事解釋為
坐禪人作觀心解又論作四句評有慧無多
聞是不知實相譬如大闇中有目無所見多
聞無智慧亦不知實相譬如大明中有燈而
無照多聞利智慧是所說應受無聞無智慧
是名人身牛今使聞慧兼修義觀雙舉百論
有盲跛之譬牟子有說行之義華嚴云譬如
貧窮人日夜數他寶自無半錢分偏聞之失
也下文云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偏觀之失也

何者視聽馳散如風中燈照物不了但貴耳
 入口出都不治心自是陵人增見長非把刃
 自傷解牽惡道由其不習觀也若觀心人謂
 即心而是已則均佛都不尋經論墮增上慢
 此則抱炬自燒行牽惡道由不習聞也若欲
 免貧窮當勤三觀欲免上慢當聞六即世間
 相常住理即也於諸過去佛若有聞一句名
 字即也深信隨喜觀行即也六根清淨相似
 即也安住實智中分證即也唯佛與佛究盡
 實相究竟即也修心內觀則有法財正信外

聞無復上慢眼慧明聞具足利益何得不觀
 解耶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第一上

音釋

東漸漸將廉切 顯魚容切 聿以律切 耽舍新切
 流入也 仰也 惟也 和切
 切過褒補刀切 謗補曠切 斥昌石切 搏本切
 樂也揚美也切 研倪堅切 縷隴主切 驚烏切
 抑也豎立也切 石窮究也切 縷隴主切 驚烏切
 切持也豎立也切 石窮究也切 縷隴主切 驚烏切
 關矢也殖培壅也切 瘕於病之悲檢切

嗅許救切以 蒼蒼之廉切 藟藟子花也 咸咸胡
 切鼻挫氣也 藟藟子花也 咸咸胡
 駭下楷切 熯乃管切 立立皮命切 盲眉庚
 子無童也 跛補火切 足也 借也 目

永樂北藏

妙法蓮華經玄義

第一五七册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第一下

密二

隋天台智者大師說

門人灌頂記

七會異者問佛有所說依四悉檀今解五義與彼會不答此義今當說先對五章次解四悉檀世界悉檀對釋名名該一部世界亦冠於三第一義對體最分明為人對宗宗論因果為人生善義同對治對用破疑滯與治病事齊分別悉檀對教相教相如後說問何不次第答悉檀是佛智慧對利鈍緣則成四

種利人聞世界解第一義此對釋名辨體即足若鈍人未悟更須為人生善對治破惡乃入第一義則具用四也五重玄義意兼利鈍四悉檀法專為鈍者對義是同次第則異問論專釋大品不涉法華何得指彼悉檀通此五義中論通申諸經何意不用答釋論云四悉檀攝八萬法藏十二部經法華何得不預耶中論通申理宜須用若具引論博而未巧今取論題申於五章中字申體觀字申宗論字申用瓔珞云破法方便立法方便利益眾

生方便論有研覈破執立三寶四諦得四沙
 門果故知論字申用中觀理不可思議申妙
 觀境是權實申法觀智是因果申蓮華觀詮
 申經論之三字合四悉檀以對五義通申意
 顯若更以論申餘經者取偈初句申三藏次
 句申通次句申別次句申圓法華又為第四
 句所申也豈止兩論申此五章五章通申諸
 經論也次解四悉檀為十重

- 一釋名
- 二辨相
- 三釋成
- 四對諦
- 五起教觀
- 六說默

- 七用不用
- 八權實
- 九開顯
- 十通經

釋名者悉檀天竺語一云此無翻例如修多
 羅多合一云翻為宗成墨印實成就究竟等
 莫知孰是地持菩提分品說一切行無常一
 切行苦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是名四優檀
 那此翻為印亦翻為宗印是楷定不可改易
 佛菩薩具此法復以傳教此就教釋印如經
 世智所說有無無二此法楷定以此傳授經
 過去寂默諸牟尼尊展轉相傳此就行釋印

也經增上躡出乃至出第一有最上衆共歸
仰世間所無此釋宗義彼明文了義釋優檀
那諸師何得用宗印翻四悉檀如此既謬餘
翻亦巨信南岳師例天涅槃梵漢兼稱悉是
此言檀是梵語悉之言徧檀翻爲施佛以四
法徧施衆生故言悉檀也二辨相者世界如
車輪輻軸輞和合故有車無別車也五衆和
合故有人無別人也若無人者佛是實語人
云何言我見六道衆生當知有人人者世界
故有非第一義第一義可是實餘不應實

各各實如如法性等世界故無第一義故有
人等第一義故無世界故有有於五陰十二
入十八界一切名相隔別名爲世界外人迷
此世界不達法相或計無因緣有世界或計
邪因緣有世界大聖隨順衆生所欲樂聞分
別爲說正世二因緣世界法令得世間正見是名
世界悉檀相二各各爲人悉檀者大聖觀人
心而爲說法人心各各不同於一事中或聽
或不聽如雜業故雜生世間得雜觸雜受更
有破羣那經說無人得觸無人得受爲二人

疑後世不信罪福墮斷常中故作此說此意傍爲破執正是生信增長善根施其善法也故名各各爲人悉檀三對治悉檀者有法對治則有實性則無對治者貪欲多教觀不淨瞋恚多教修慈心愚癡多教觀因緣對治惡病說此法藥徧施衆生故名對治悉檀栢也四第一義悉檀者有二種一不可說二可說不可說者即是諸佛辟支佛羅漢所得真實法引偈云言論盡竟心行亦訖不生不滅法如涅槃說諸行處名世界說不行處名第一

義二約可說者一切實一切不實一切亦實亦不實一切非實非不實皆名諸法之實相佛於如是等處處經中說第一義悉檀相此亦是一家明四門入實之意故中論云爲向道人說四句如快馬見鞭影即人正路若聞四句心生取著皆是戲論豈第一義耶私十五番釋其相令易解隨說事理聞者適悅是世界舊善心生是爲人新惡除遣是對治得悟聖道是第一義雙說假實是世界論輪輻軸輞故有車五陰和合故有人單說假人即

爲人論或說有人或說無人單說實法即對
治論對治則有實性則無雙非假實即第一
義論言語道斷心行亦訖云云因緣和合有善
人惡人之異是世界善緣和合有善人是爲
人惡緣和合有惡人是對治云云非善惡是第
一義五陰實法隔歷是世界從善五陰生善
五陰是爲人以善五陰破惡五陰是對治無
漏五陰是第一義善法惡法異是世界說今
善法生後善法是爲人以今善法破今惡法
是對治非善非惡是第一義問曰人通善惡

何得言生善是爲人答善業爲人所乘今生
其善故言爲人問爲人生善抵應生善那復
斷惡答爲人者生善是舊是正斷惡是傍是
新治中治惡是舊是正生善是新是傍云云三
世隔別是世界來世是爲人現世是對治非
三世是第一義四善根內外凡隔別是世界
煩頂是爲人總別念處是對治世第一法近
真是第一義見道修道異是世界見道是爲
人修道是對治無學道是第一義非學非無
學是世界見學是爲人修學是對治無學是

第一義世界悉檀中有為人爲人中有對治
對治中有第一義第一義中無三悉檀云一
悉檀通有四悉檀論云陰入界隔別是世界
因緣和合故有人是爲人正世界破邪世界
是對治聞正世界得悟入是第一義爲人有
四者雜業因緣得密二雜觸雜受是世界於一事
中或聽是爲人或不聽是對治無人得觸無
人得受是第一義對治中有四者佛三種法
治人心病藥病異故是世界治人是爲人對
病是對治實性則無是第一義第一義中四

者一切實乃至四句是世界佛支佛心中所
得法豈非理善是爲人一切語論一切見一
切著皆可破一切不能通第一義能通是對
治言語道斷法如涅槃是第一義又通作者
四悉檀不同通是世界悉檀也四悉徧化衆
生通是爲人四悉檀皆破邪通是對治隨聞
一種皆能悟道通是第一義也別作者約苦
集諦明世界約道諦能治明爲人約道諦所
治明對治約滅諦明第一義問依論解相已
足何用多釋答論云四悉檀攝八萬四千法

藏私約十五法分別何咎三釋成者四悉檀
是龍樹所說四隨禪經佛所說今以經成論
於義彌明所謂隨樂欲隨便宜隨對治隨第
一義樂欲從因得名世界從果立稱釋論云
一切善惡欲爲其本淨名云先以欲鉤牽後
令入佛道佛經舉修因之相論明得果之相
舉隨樂欲釋成世界悉檀也隨便宜者隨行
人所宜之法各各爲人者是化主鑒機照其
可否論云於一事中或聽或不聽宜聽不
不聽如金師子宜數息浣衣子宜不淨經舉

行者之堪宜論明化主之鑒照以釋成也餘
兩種經論名義同云四對諦者直對一番四
諦如前說廣對四種四諦者四種四諦一
以四悉檀對之復總對者生滅四諦對世界
無生四諦對爲人無量四諦對對治無作四
諦對第一義注二五起觀教幽微之理非觀不明
契理之觀非悉檀不起修從假入空觀時先
觀正因緣法此法內外親疎隔別苦不殷勤
樂欲則所習不成必須曉夜精勤欣悅無斁
此即世界悉檀起初觀也若欲觀假入空須

識爲人便宜若宜修觀即用擇精進喜三覺分起之若宜修止則用除捨定三覺分起之念通兩處是爲隨宜善心則發若有沈浮之病須用對治悉檀若心沈時念擇進喜治之若心浮時念捨除定治之若善用爲人善根則厚若善用對治煩惱則薄於七覺中隨依一覺恍然如失即依此覺分研修能發真明見第一義是爲用四悉檀起從假入空觀成一切智發慧眼也若從空入假觀巧用四悉檀取道種智法眼亦如是若修中道第一義

觀巧用四悉檀取一切種智佛眼亦如是若一心三觀巧用亦如是起教者大論云佛常樂默然不樂說法淨名亦論杜口此經云不可以言宣大經云生生不可說乃至不生不生不可說又云亦可得說十因緣法爲生作七因亦可得說十因緣者從無明七至此十成於衆生具四根性能感如來說四種法若十因緣所成衆生有下品樂欲能生界內事善拙度破惑析法入空具此因緣者如來則轉生滅四諦法輪起三藏教也若十因緣法所

成衆生有中品樂欲能生界內理善巧度破
惑體法入空具此因緣者如來則轉無生四
諦法輪起通教也若十因緣所成衆生有上
品樂欲能生界外事善歷別破惑次第入中
具此因緣者如來則轉無量四諦法輪起別
教也若十因緣所成衆生有上上品樂欲能
生界外理善一破惑一切破惑圓頓入中具
此因緣者如來則轉無作四諦法輪起圓教
也復次一一教中各各有十二部經亦用悉
檀起之若十因緣法所成衆生樂聞正因緣

世界事如來則爲直說陰界入等假實之法
是名修多羅或四五六七八九言偈重頌世
界陰入等事是名祇夜或直記衆生未來事
乃至記鴿雀成佛等是名和伽羅那或孤起
偈說世界陰入等事是名伽陀或無人問自
說世界事是名優陀那或約世界不善事而
結禁戒是名尼陀那或以譬喻說世界事是
名阿波陀那或說本昔世界事是名伊帝目
多伽或說本昔受生事是名闍陀伽或說世
界廣大是名毗佛略或說世界未曾有事

是名阿浮陀達磨或問難世界事是名優波提舍此是世界悉檀為悅衆生故起十二部經或作十二種說生衆生善或作十二種說破衆生惡或作十二種說令衆生悟是名四悉檀起三藏十二部經若十因緣法所成衆生樂聞空者直為說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無不即空或四五六七八九言偈重頌陰界入即空或說能達陰入界即空者便與授記或孤然說陰界入即空或無問自說陰界入即空或說知陰界入即空名為禁戒或舉如幻

如化等喻陰界入即空或說本昔世間國土即空或說本生陰界入即空或說即空廣大或說陰入界即空希有或難問陰界入即空是為隨樂欲世界悉檀起通教十二部經或作十二種說即空生善或作十二種說即空破惡或作十二種說即空令悟理是為四悉檀起通教十二部經也若有十因緣法所成衆生樂聞一切世界一切陰界入及不可說世界不可說陰界入等事者如來即直說一切正世界及陰入等一切翻覆世界及陰入

等一切仰世界及陰入等一切倒住世界及
陰入等一切穢國一切淨國一切凡國一切
聖國如是等種種世界不可說世界種種陰
入界不可說陰入界云云或作四言乃至九言
偈重頌或孤起偈或能知國土陰入界者即
與四二記成佛或能知者即具禁戒或譬喻說或
說昔國土事或說昔受生事或說廣大事或
說希有事或說論議事如是等十二種說悅
其樂欲或生其善或破其惡或令悟入是名
四悉檀起別教十二部經若十因緣所成衆

生樂聞不可說國土不可說陰界入皆是真
如實相即直說一切國土依正即是常寂光
一切陰入即是菩提離是無菩提一色一香
無非中道離是無別中道眼耳鼻舌皆是寂
靜門離此無別寂靜門或作偈重頌或作孤
起偈或作無問自說或知者與記或知者具
戒或作譬說或指昔世界或指本生或說廣
大或說希有或作論議是爲起樂欲世界悉
檀起圓教十二部經或作十二種說生妙善
或作十二種說頓破惡或作十二種說頓會

理是爲四悉檀起圓教十二部經復次用別圖兩種四悉檀說十二部經者是起華嚴教也但用一番四悉檀說十二部經者是起三藏教也若用四番四悉檀說十二部經者是起方等教也若用三番四悉檀說十二部經者是起般若教也若但用一番四悉檀說十二部經者是起法華教也大論云四悉檀攝十二部經其義如是地持云菩薩入摩得勒伽造不顛倒論爲令正法得久住禪而作論也菩薩住是禪觀衆生於佛去世後根緣不

同作論通經天親用兩番四悉檀造地論通華嚴舍利弗用初番四悉檀造毗曇五百羅漢造毗婆沙通三藏見有得道意也訶黎跋摩亦用初番四悉檀造成實論通三藏見空得道意也迦旃延亦用初番四悉檀造毘勒論通三藏見空^{密二}有得道意也龍樹用四番四悉檀造中論三番正通大乘一番傍通三藏彌勒用二番四悉檀造地持通華嚴無著亦用二番四悉檀造攝大乘龍樹用三番四悉檀造大智度通大品天親用一番四悉檀通

法華世人傳天親龍樹各作涅槃論未來此
土準例可知又五通神仙種種諸論釋天善
論大梵出欲論皆用初番悉檀方便利益意
也書云文行誠信定禮刪詩垂裕後昆即世
界也官人以德賞延于世即爲人也叛而伐
之刑故無小即對治也政在清靜道合天心
人王無上即是世間第一義悉檀也六起聖
說聖默者思益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行二
事若聖說法若聖默然聖說如上辨聖默然
者夫四種四諦並是三乘聖人所證之法非

下凡所知故不可說假令說之如爲盲人設
燭何益無目者乎故不可說名聖默然華嚴
中數世界不可說不可說明理極不可說不
可說約無量無作兩番四諦不生不生不
生法明不可說不可說名聖默然若三藏中
憍陳如比丘密二最初獲得真實之知見寂然無
聲字身子云吾聞解脫之中無有言說者是
約生滅四諦生生之法明不可說不可說名
聖默然淨名杜口大集無言菩薩不可智知
不可識識言語道斷心行亦訖不生不滅法

如涅槃此約四番四諦不可說不可說名聖
默然若大品句句悉不可得不可得者不可
以身得不可以心得不可以口得此約三番
四諦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法明不可得
不可得故不可說不可說名聖默然此經明
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是法不可示言辭
相寂滅不可以言宣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此約無作四諦不生不生法明不可說不可
說故名聖默然問爲樂他故有聖說法爲自
樂故名聖默然默然則不益他答正爲自樂

傍亦益他若人獸文不好言語爲悅是人故
聖默然如律中爲福他故受供聖則默然如
脇比丘對破馬鳴是故默然如作結跏正念
身心不動令無量人得悟道跡是故默然皆
是四悉檀起此默然利益一切何謂無益問
論云四悉檀攝八萬四千法藏其相云何答
賢劫經云從佛初發心去乃至分舍利凡三
百五十法門一一門各有六度合二千一百
度用是度對破四分煩惱合成八千四百約
一變爲十合八萬四千也若作八萬四千法

藏名是世界悉檀攝若作八萬四千塵勞門
名為人悉檀攝八萬四千三昧八萬四千陀
羅尼門亦如是若作八萬四千對治八萬四
千空門對治悉檀攝若作八萬四千諸波羅
蜜八萬四千度無極第一義悉檀攝又一說
佛地三百五十法門一一門有十善合三千
五百善治四分則一萬四千又治六根即八
萬四千也七明得用不得用者夫四悉檀獨
有如來究竟具得微妙能用下地已去得用
不同凡有四句不得不用得而不用不得而

用亦得亦用凡夫外道苦集流轉尚不能知
四悉檀名字誰論其得既其不得云何能用
也若三藏教二乘殷勤自行者知苦斷集修
道證滅入真亦名為得不度衆生故不能用
假令用者差機不當故淨名訶滿願云不知
人根不應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如富樓
那九旬化外道反被嗤笑文殊暫往師徒皆
伏此是不知樂欲不能用世界悉檀也如身
子教二弟子善根不發更生邪疑此不能用
爲人悉檀也如五百羅漢爲迦締那說四諦

都無利益佛為說不淨觀即得破惡此不能
用對治悉檀也如身子不度福增大醫不治
小醫拱手五百皆不度佛度即得羅漢此不
能用第一義悉檀也支佛亦是名得而不
用也次明三藏教菩薩者雖知苦集修道止
伏結惑未有滅證但得三悉檀雖未得一而
能用四所以者何如病導師具足船楫身在
此岸而度人彼岸常以化人為事自未得度
先度人是為不得而用通教二乘體門雖巧
得而不用與三藏同也通教菩薩初心至六

地亦得亦用而未巧七地入假其用則勝
也若別教十住但得析法體法兩種四悉檀
而未能用十行方能用十迴向進得相似四
悉檀亦能相似用登地分真得亦分真用圓
教五品弟子未能得用六根清淨相似得用
初住分真得用也唯佛究竟得究竟用八明
四悉檀權實者四諦各辨四悉檀者此通途
說耳釋論云諸經多說三悉檀不說第一義
者此指三藏三藏多說因緣生生事相滅色
取空少說第一義就三藏菩薩但約三悉檀

明四若就佛即具四雖爾終是拙度權逗小機也若通教四諦明四悉檀體法即真其門則巧故釋論云今欲說第一義悉檀故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就佛菩薩皆得有四而約方便真諦以明悉檀猶為權也若別教四諦明四悉檀約於中道此意則深而猶是歷別別相未融教道是權此則非妙今圓教四諦明四悉檀其相圓融最實之說故四悉檀是實是妙若用此權實約五味教者乳教則有四權四實酪教但有四權生酥則有十二權

四實熟酥則有八權四實涅槃十二權四實法華四種俱實云云問三藏菩薩雖得四悉檀望通教但成三悉檀今通教望別教云何答有二義當通是得四望別但得三問別教望圓亦爾不答不例圓別證道同故竝曰三藏通教俱證真諦亦應俱得四答三藏真諦雖同菩薩不斷惑故闕一圓別俱斷惑是故俱四又竝三藏通等雖四而三可是權別教四而不三應非是權答三藏通教教證俱是權故但三無四別教教道權證道實從證則四

從教則權又竝證道有四教道應三答若取地前為教道應如所問云云九開權顯實者一切諸法莫不皆妙一色一香無非中道衆生情隔於妙耳大悲順物不與世諍是故明諸權實不同故無量義云四十餘年三法四果二道不合今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唯以一大事因緣但說無上道開佛知見悉使得入究竟實相除滅化城即是決麤皆至寶所即是入妙若乳教四妙與今妙不殊唯決其四權入今之妙是故文云菩薩聞是法疑網皆已

除即此意也決酪教四權生酥十二權熟酥八權皆得入妙故文云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又云決了聲聞法是衆經之王聞已諦思惟得近無上道方等般若所論妙者亦與今妙不殊開權顯實其意在此問曰決諸權第二悉檀同成妙第一義為當爾不答決權入妙十五自在無礙假令妙第一義不隔於三三不隔一一三自在今且作一種解釋也若決諸權世界悉檀為妙世界悉檀者即是對於釋名妙也亦是九法界十如是性相之名同成佛

法界性相攝一切名也亦是會天性定父子更與作字名之爲見我實汝父汝實我子也若決諸權第一義悉檀爲妙第一義悉檀者即對經體妙也即是開佛知見示真實相引至寶所也若決諸權爲人悉檀爲妙爲人悉檀者即是對宗妙也如此經云各賜諸子等一大車也若決諸權對治悉檀入妙對治悉檀者即是對用妙也文云以此寶珠用買所須又云如此良藥今留在此可用服之勿憂不差經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動執生

疑佛當爲除斷令盡無有餘又云我已得漏盡聞亦除憂惱也若是分別諸權四悉檀同異決入此經妙悉檀中不復見同異昔所未曾說今皆當得聞即是妙不同異即對教相妙也即如文云雖示種種道其實爲一乘雖分別諸同異爲顯不同異說無分別法也十通經者問今以四悉檀通此經此經何文明四悉檀耶答文中處處皆有此意不能具引今略引迹本兩文方便品云知衆生諸行深心之所念過去所習業欲性精進力及諸根

利鈍以種種因緣譬喻亦言辭隨應方便說
此豈非是四悉檀之語耶欲者即是樂欲世
界悉檀也性者是智慧性為八悉檀也精進
力即是破惡對治悉檀也諸根利鈍即是兩
人得悟不同即是第一義悉檀也又壽量品
云如來明見無有錯謬以諸眾生有種種性
種種欲種種行種種憶想分別故欲令生諸
善根以若干因緣譬喻言辭種種說法所作
佛事未曾暫廢種種性者即是為人種種欲
者即是世界種種行者即是對治種種憶想

分別即是推理轉邪憶想得見第一義兩處
明文四義具足而皆言為眾生說法豈非四
悉檀設教之明證也 第二別解五章初釋
名為四一判通別二定前後三出舊四正解
妙法蓮華名異眾典別也俱稱為經通也立
此二名凡約三意謂教行理從緣故教別從
說故教通從能契故行別從所契故行通理
從名故別名從理故通略說竟夫教本應機
機宜不同故部部別異金口梵聲通是佛說
故通別二名也約行者泥洹真法寶眾生以

種種門入如五百比丘各說身因佛言無非
正說三十二菩薩各入不二法門文殊稱善
大論明阿那波那皆是摩訶衍以不可得故
當知從行則別所契則同求那跋摩云諸論
各異端修行理無二云云約理者理則不二名
字非一智度云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大
經云解脫亦爾多諸名字如天帝釋有千種
名名異故別理一故通今稱妙法之經即是
教之通別各賜諸子等一大車乘是寶乘直
至道場即行之通別或言實相或言佛知見

大乘家業一地實事實所繫珠平等大慈等
即是理之通別約此三義故立兩名也問教
主不同設教亦異云何而言金口梵聲名爲
教通答此有兩義一當分二跨節當分者如
三藏佛赴種種緣說種種教緣異故教別主
一故教通依此教行有能契所契種種名理
理無種種經言即脫瓔珞著弊垢衣語言勤
作勿復餘去并加汝價及塗足油此則身口
行理齊分而說不得作餘解也通別圓等教
行理當分亦爾斯義易解而理難融云云二跨

節者何處別有四教主各各身各各口各各
 說祇隱其無量功德莊嚴之身現為文六紫
 金輝不說甘恬常樂之味說於鹹酢無常辛
 辣棄王者服飾執持糞器名為方便若開方
 便門示真實相即向身是圓常之身向法是
 圓法向行向理皆即真實如此通是一音之
 教而小大差別能契有長短所契唯一極種
 種名名一究竟唯一究竟應於衆名作如此
 論教行理通別者相則難解理則易明云云二
 定妙法前後者若從義便應先明法却論其

妙下文云我法妙難思若從名便應先妙次
 法如欲美彼稱為好人篤論無人何所稱好
 必應先人後好今題從名便故先妙後法解
 釋義便故先法後妙雖復前後亦不相乖云云
 三出舊解舊解甚多略出四家道場觀云應
 物說三三非真實云云終歸其一謂之無上無上
 故妙也引經云是乘微妙清淨第一於諸世
 間為無有上又云寄言譚於象外而其體絕
 精麤所以稱妙又引經是法不可示言辭相
 寂滅會稽基云妙者表同之稱也昔三因異

趣三果殊別不得稱妙北地師云理則非三
三教為麤非三之旨為妙此意同而辭弱光
宅雲云妙者一乘因果法也待昔因果各有
三麤今教因果各有三妙昔因果麤者因體
狹因位下因用短聲聞修四諦支佛修十二
因緣菩薩修六度三因差別不得相收因體
是狹昔第九無礙道中行名菩薩伏道不斷
未出三界故名因位下第九無礙止伏四住
不伏無明故言用短是為昔因三義故麤也
昔果麤者體狹位下用短有餘無餘衆德不

備故言體狹位在化城不出變易故言位下
第九解脫止除四住不破無明又八十年壽
前不過恒沙後不倍上數是故用短是為昔
果三義故麤今因體廣位高用長者會三為
一收束萬善故言體廣不止界內無礙道中
行出於界外行菩薩道故言位高無礙伏惑
不止四住進伏無明故用長今因三義妙也
今果三義妙者體廣位高用長體備萬德衆
善普會故言體廣位至寶所故言位高斷五
住惑神通延壽利益衆生故言用長今果三

義故妙即是一乘因果之法妙也今古諸釋世以光宅為長觀南方釋大衆多承肇什肇什多附通意光宅釋妙寧得遠乎今先難光宅餘者望風云云因體廣狹四難者若謂昔因體狹為麤指何為昔若指三藏等可然若指法華已前皆稱為昔此不應爾何者般若說一切法皆摩訶衍靡不運載思益明解諸法相是菩薩徧行華嚴入法界不動祇洹淨名一念知一切法是為坐道場昔因如此無所不收若為是狹若言今因體廣那忽言法華

明一乘是了不明佛性是不了那復言法華明緣因是滿不明了因是不滿那復言前過恒沙後倍上數猶是無常因既以無常因那得常果因果俱無常此無常人那見佛性非了義故體不收行一非滿字故體不收教一非常住故體不收人一不見佛性故體不收理一當知今因狹中之狹狹則是麤昔體既廣昔還是妙此一難已知麤妙遠復具作後難耳因位高下四難者般若是無上明呪無等等明呪上人應求上法因教則不下大論

云菩薩出三界外受法性身行菩薩行因位則不下淨名歎菩薩德近無等等佛自在慧十方作魔王者皆是住不可思議解脫則因人不下淨名云雖成佛道轉法輪而行菩薩道又云諸佛祕藏無不得入則見理不下如是因位四一皆高云何言麤當二若言今因位高者教那忽是第四時位那忽住無礙道伏無明人那忽是生死身非法性身理那忽無常不見佛性當知今因皆無四一其位下而麤昔因具四一高而妙因用長短四難者釋論

云處處說破無明三昧是教用長是事不知名為無明佛一切種智知一切法明無明無二若知無明不可得亦無無明是為入不二法門是則行長又一日行般若如日照世勝螢火蟲若人入蒼荀林不嗅餘香誰復樂二乘功德座不須禮華不著身皆是阿惟越類則人用長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受想行識無邊故般若亦無邊是則理長當知昔教行人理俱長長故是妙若謂今因用長那復言法華是覆相教教則短行覆相行則短覆相

不明佛性理則短四一既闕今短而麤昔用
既長長則是妙果體廣狹四難者若昔果體
是有餘無餘不備衆德為狹為麤者此豈然
乎般若是佛母十方佛皆護淨名云未曾聞
此實相深經當知昔果體備衆德也若謂今
果體廣應備滿廿二了何故復言亦滿不滿亦了
不了何故復言佛果無常亦無我樂淨等衆
德缺然廣義安在若體廣者法身應徧一切
處何故復言壽止八十或七百阿僧祇灰斷
入滅去此不至彼耶若言體廣應備五眼見

佛性當知今果闕於四一狹而是麤將今望
昔昔還是妙果位高下四難者今果位若高
設教何得在第五教下行那不出無常人那
不出變易理那不窮祕藏當知今果之位闕
四一皆下皆麤昔果位具四一皆高皆妙果
用長短四難者若今果用長教何不明常住
行何不頓破無明人何不即是毗盧遮那理
何不即是祕藏當知今果無有妙法豈非麤
耶云云而復言神通延壽是何神通若作意神
通同彼外道若無漏神通同彼小乘若實相

神通則非延非不延能延能不延能延何止
 延壽而不延眼令見佛性何不延舌說於常
 住眼不見性則知非實相神通非麤何謂前
 一難已知麤後難重來耳彼作因果六種以
 判麤妙又以四一專判妙今難其麤皆備四
 一則昔麤非麤難其妙全無四一則今妙非
 妙於其一句設四句難四六二十四耳用彼
 矛盾自相擊故不盈不縮應爾許耳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第一下

永樂北藏

妙法蓮華經玄義

第一五七册

音釋

覈 下華切 考實也 楷 口駭切 駭也 輻 方六切 輻也 輞 扶紡切 輞也
 浣 胡管切 衣垢也 濯 濯也 斲 夷也 析 先的切 析也 鴿 古各切 鴿也
 屬 師姦切 除削也 裕 俞成切 寬饒也 脇 虛業切 脇也 蚩 充之切 笑也
 締 抽遲切 投合也 錯 錯也 謬 謬也 辣 郎葛切 辣也
 越 越也 弊 毗祭切 衣敗也 恬 徒兼切 安也 跨 跨也

永樂北藏

妙法蓮華經玄義

第一五七册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第二上

密三

隋天台智者大師說

門人灌頂記

四正論今意為二先略用彼名顯於妙義因具三義者一法界具九法界名體廣九法界即佛法界名位高十法界即空即假即中名用長即一而論三即三而論一非各異亦非橫亦非一故稱妙也果體具三義者體徧一切處名體廣久已成佛久遠久遠名位高從本垂迹過現未來三世益物名用長是為因

果六義異於餘經是故稱妙又乳經一種因果廣高長一種因果狹下短則一麤一妙酪經唯一種因果狹下短但麤無妙生酥經三種因果狹下短一種因果廣高長則三麤一妙熟酥經二種因果狹下短一種因果廣高長則二麤一妙醍醐經一種因果廣高長但妙無麤又醍醐經妙因妙果與諸經妙因妙果不異故稱為妙也復次觀心釋若觀己心不具衆生心佛心者是體狹具者是體廣若己心不等佛心是位下若等佛心是位高

若已心衆生心佛心不即空即假即中者是用短即空即假即中者是用長復次於一法界通達十法界六即位者亦是體廣亦是位高亦是用長初約十法界是顯理一次約五味是約教一次約觀心是約行一次約六即是約人一略示妙義竟廣說者先法次妙南岳師舉三種謂衆生法佛法心法如經為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若衆生無佛知見何所論開當知佛之知見蘊在衆生也又經但以父母所生眼即肉眼徹見內外彌樓山

即天眼洞見諸色而無染著即慧眼見色無錯謬即法眼雖未得無漏而其眼根清淨若此一眼具諸眼用即佛眼此是今經明衆生法妙之文也大經云學大乘者雖有肉眼名為佛眼耳鼻五根例亦如是殅掘云所謂彼眼根於諸如來常具足無減修了了分明見乃至意根亦如是大品云六自在王性清淨故又云一切法趣眼是趣不過眼尚不可得何況有趣有非趣乃至一切法趣意亦如是此即諸經明衆生法妙也佛法妙者如經止

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佛法不出權實是法甚深妙難見難可了一切衆生類無能知佛者即實智妙也及佛諸餘法亦無能測者即佛權智妙也如是二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是名佛法妙心法妙者如安樂行中修攝其心觀一切法不動不退又一念隨喜等普賢觀云我心自空罪福無主觀心無心法不住法又心純是法淨名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華嚴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破心微塵出

大千經卷是名心法妙也 今依三法更廣分別若廣衆生法一往通論諸因果及一切法若廣佛法此則據果若廣心法此則據因衆生法爲二先列法數次解法相數者經論或明一法攝一切法謂心是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或明二法攝一切法所謂名色一切世間中但有名與色或明三法攝一切法謂命識煖如是等增數乃至百千今經用十法攝一切法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

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南岳師讀此文皆云如故呼爲十如也天台師云依義讀文凡有三轉一云是相如是性如乃至是報如二云如是相如是性乃至如是報三云相如是性如是乃至報如是若皆稱如者如名不異即空義也若作如是相如是性者點空相性名字施設遷迤不同即假義也若作相如是者如於中道實相之是即中義也分別令易解故明空假中得意爲言空即假中約如明空一空一切空點如明相一假一切假就是論

中一中一切中非一二三而一二三不縱不橫名爲實相唯佛與佛究竟此法是十法攝一切法若依義便作三意分別若依讀便當依偈文云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云次判權實者光宅以前五如是爲權屬凡夫次四如是爲實屬聖人後一如是總結權實引偈證云如是大果報大故知是實種種性相故知是權今恐不爾大義有三大勝若取大爲實者亦應取多取勝種種之名豈非多義若言權屬凡夫凡夫何意無實若實屬聖人

聖人何意無權如此抑沒義不可依又此地師以前五為權後五為實此皆人情耳今明權實者以十如是約十法界謂六道四聖也皆稱法界者其意有三十數皆依法界法界外更無復法能所合稱故言十法界也二此十種法分齊不同因果隔別凡聖有異故加之以界也三此十皆即法界攝一切法一切法趣地獄是趣不過當體即理更無所依故名法界乃至佛法界亦復如是若十數依法界者能依從所依即入空界也十界界隔者

即假界也十數皆法界者即中界也欲令易解如此分別得意為言空即假中無一二三如前云云此一法界具十如是十法界具百如是又一法界具九法界則有百法界千如是東為五差一惡二善三二乘四菩薩五佛判為二法前四是權法後一是實法細論各具權實且依兩義然此權實不可思議乃是三世諸佛二智之境以此為境何法不收此境發智何智不發故文云諸法諸法者是所照境廣也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者明能照智深

窮邊盡底也其智慧門難解難入者歎境妙也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者歎智與境相稱也方便品長行略說此法後開示悟入廣說此法火宅譬喻此法信解領解此法長者付子此法藥草述成此法化城引入此法如是等種種祇名十如權實法耳如來洞達究五十法底盡十法邊明識衆生種非種芽未芽熟不熟可度脫不可度脫如實知之無有錯謬殃掘摩羅雖是惡人實相性熟即時得度四禪比丘雖是善人惡性相熟即不堪度當

知衆生之法不可思議雖實而權雖權而實實權相即不相妨礙不可以牛羊眼觀視衆生不可以凡夫心評量衆生智如如來乃能評量何以故衆生法妙故次解十如是法初通解後別解通解者相以據外覽而可別名爲相性以據內自分不改名爲性主質名爲體功能爲力構造爲作習因爲因助因爲緣習果爲果報果爲報初相爲本後報爲末所歸趣處爲究竟等云云若作如義初後皆空爲等若作性相義初後相在爲等若作中義初

後皆實相爲等今不依此等三法具足爲究竟等夫究竟者中乃究竟即是實相爲等也次別解者取氣類相似合爲四番初四趣次人天次二乘次菩薩佛也初明四趣十法如是相者即是惡相表墮不如意處譬人未禍否色已彰相師覽別能記凶衰惡相若起遠表泥黎凡夫不知二乘髣髴知菩薩知不深佛知盡邊如善相師洞見始終故言如是相也如是性者黑自分性也純習黑惡難可改變如木有火遇緣即發大經云有漏之法以

有生性故生能生之此惡有四趣生性故緣能發之若泥木像雖有外相內無生性生不能生惡性不爾故言如是性如是體者攪彼摧折麤惡色心以爲體質也復次此世先已摧心來世摧色又此世華報亦摧色心來世果報亦摧色心故以被摧色心爲體也如是力者惡功用也譬如片物雖未被用指擬所任言其有用大經云作舍取木不取縷線作布取縷不取泥木地獄有登刀上劍之用鐵鬼吞銅噉鐵之用畜生强者伏弱魚鱗相咀

牽車挽重皆是惡力用也如是作者構造經
營運動三業建創諸惡名之爲作大經第八
云譬如世間爲惡行者名爲半人既行惡行
名地獄作也如是因者惡習因也自種相生
習續不斷以習發故爲惡易成故名如是因
如是緣者緣助也所謂諸惡我所所有具
度皆能助成習業如水能潤種故用報因爲
緣也如是果者習果也如多欲人受地獄身
見苦具謂爲欲境便起染愛謂此爲習果也
如是報者報果也如多欲人在地獄中趣欲

境時即受銅柱鐵牀之苦故名如是報也本
末究竟等者即有三義本空末亦空故言等
又惡果報在本相性中此末與本等本相性
在惡果報中此本與末等若先無後事相師
不應預記若後無先事相師不應追記當知
初後相在此假事論等中實理心與佛果不
異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此約理論等以是義
故故言本末究竟等三義具足故言等也次
辨人天界十法者但就善樂爲語異於四趣
相表清淨性是白法體是安樂色心力是堪

任善器作是造止行二善因是白業緣是善
我我所所有具度果是任運酬善心生報是
自然受樂等者如前說云次辨二乘法界十
法者約真無漏相表涅槃性是非白非黑法
體是五分法身力能動能出堪任道器作是
精進勤策因是無漏正智緣是行行助道果
是四果二乘既不生是故無報何故發真是
果而不論報無漏法起酬於習因得是習果
無漏損生非牽生法故無後報三果有報者
殘思未斷或七生或一往來或色界生非無

漏報也是故唯九不十若依大乘此無漏猶
名有漏大經云福德莊嚴者有為有漏是聲
聞僧既非無漏不損別惑猶受變易之生則
無漏為因無明為緣生變易土即有報也次
明菩薩佛界十法者此更細開有三種菩薩
云若六度菩薩約福德論相性體力善業為
因煩惱為緣三十四心斷結為果佛則無報
菩薩即具十也若通教菩薩約無漏論相性
六地之前殘思受報六地思盡不受後身誓
扶習生非實業報故唯九無十若別教菩薩

約修中道行次第觀而論十法此人雖斷通
 惑自知有生則具十法云云夫生變易則三種
 不同一全未斷別惑生變易者即是三藏二
 乘及通教三乘是也類如分段博地凡夫不
 伏見思者云云二伏別惑生變易者即是別教
 三十心人習於中道伏而未斷類如分段小
 乘方便道也云云三者斷別惑生變易者如初
 地初住斷惑是也類如初果雖斷見諦猶有
 七生彼亦如是若未斷伏生者用方便行真
 無漏為因無明為緣若伏斷者順道法愛為

因無明為緣生變易土云云佛界十法者皆約
 中道分別也淨名云一切衆生皆菩提相不
 可復得此即緣因為佛相性以據內者智願
 猶在不失智即了因為佛性自性清淨心即
 是正因為佛體此即三軌也云云力者初發菩
 提心超二乘上名為力作者四弘誓願要期
 也因即智慧莊嚴也緣即福德莊嚴也果即
 一念相應大覺朗然無上菩提為習果也報
 即大般涅槃果果斷德禪定三昧一切具足
 是報果也本末等者即相性三諦與究竟三

諦不異故言等也空諦等者元初衆生如乃
至佛如皆等也俗諦等者衆生未發心佛記
當作佛佛既已成佛說佛本生事即是初後
相在假等也中等者凡聖皆實相也就佛界
亦九亦十通途爲語從地地皆有萬行福德
爲因無明爲緣習果報果分得十法無不具
足此經云得無量無漏清淨之果報法王法
中久修梵行始於今日得其果報又云久修
業所得大經云我今所獻食願得無上報仁
王云三賢十聖住果報攝大乘云因緣生死

有後生死皆是分論果報果報即是生滅何
者無明分盡是故論滅真明轉盛是故言生
又殘無明在是故言生一分惑除是故言滅
大論云一人能耘一人能種萬行資成如種
智慧破惑如耘增道損生意在於此四十一
地皆有十法也若就妙覺亦九亦十何者中
道智慧乃是損生生既未盡故有諸地生滅
不同妙覺損生義足最後那得論報故云唯
佛一人居淨土三十生盡等大覺無後有生
死煩惱盡故智德已圓無復習果不受後身

故無報果又約現生後論九論十云云若按涅槃經文願得無上報者即明佛界報無上也佛報既言無上佛相性等九法悉皆無上何者六道相性全表五住二乘相性表破四住全表無明菩薩相性表次第破五住佛相性表一切種智淨若虛空不為五住所染故佛十法最為無上云云復次六趣相表生死苦二乘相表涅槃樂佛界相表非生死非涅槃中道常樂我淨故言佛界最是無上復次四道表惡人天表善二乘表無漏善菩薩佛表非

漏非無漏善故佛界最為無上復次六道表諸有因緣生法二乘表即空菩薩表即假佛表即空即假即中故佛界最為無上復次四趣但表惡不能表善人天相但表善亦不能表惡二乘但表無漏不兼善惡佛相兼表一切相若解佛相即徧解一切相是故佛界最為無上故賢聖集云地獄中陰但見地獄不能知上趣若天中陰能知天及下其相表之不名正徧知佛相表正徧知也佛智既徧知諸相而經教應徧說之若用此法歷五味教

者乳教說菩薩界佛界兩性相或入即假等
或入即中等入中乃是無上而帶一方便未
全無上酪教但明二乘相性得入析空等尚
不明入即空等況復餘耶故非無上生酥明
四種相性或入析空等或入即空等或入即
假等或入即中等唯佛相性得入即空即假
即中而帶三方便故非無上熟酥明三種相
性或入即空或入即假或入即中唯佛性相
得入即空即假即中而帶二方便故非無上
此法華經明九種性相皆入即空即假即中

汝實我子我實汝父一色一味純是佛法更
無餘法故知佛界最為無上復次餘經所明
九性相不得入佛性相即空即假即中者此
經皆開方便普令得入又按其相性即是即
空即假即中不論引入是故如來殷勤稱歎
此法華經最為無上意在此也復次百界千
法縱橫甚多以經論偈結之令其易解中論
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
亦名中道義六道相性即是因緣所生法也
二乘及通教菩薩等相性是我說即是空六

度別教菩薩相性是亦名爲假名佛界相性
是亦名中道義結要雖少攝得前多義則可
見_{云云}又涅槃偈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
滅已寂滅爲樂六道相性即是諸行二乘通
教相性即是無常別教菩薩相性即是生滅
滅已佛界相性即是寂滅爲樂又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即是別教相性即於生滅仍是寂
滅不待滅已方稱爲樂是爲圓教佛界相性
_{云云}又七佛通戒偈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
淨其意是諸佛教四趣相性即是諸惡人天

相性即是衆善自淨其意即有析體淨意是
二乘相性入假淨意是菩薩相性入中淨意
是佛界相性_{云云}若能解十相性與衆經論律
合者即通達三藏通別識一切法無有障礙
廣明衆生法相竟二廣明佛法者佛豈有別
法抵百界千如是佛境界唯佛與佛究竟斯
理如函大蓋亦隨大以無邊佛智照廣大佛
境到其源底名隨自意法也若照九法界性
相本末纖芥不遺名隨他意法從二法本垂
十界迹或示己身或示他身或說自意語或

說他意語自意他意不可思議己身他身微
妙寂絕皆非權非實而能應於九界之權一
界之實而於佛法無所損減諸佛之法豈不
妙耶是事可知無勞廣說至方便品中當更
明之三廣釋心法者前所明法豈得異心但
衆生法太廣佛法太高於初學為難然心佛
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者但自觀己心則為易
涅槃云一切衆生具足三定上定者謂佛性
也能觀心性名為上定上能兼下即攝得衆
生法也華嚴云遊心法界如虛空則知諸佛

之境界法界即中也虛空即空也心佛即假
也三種具即佛境界也是為觀心仍具佛法
又遊心法界者觀根塵相對一念心起於十
界中必屬一界若屬一界即具百界千法於
一念中悉皆備足此心幻師於一日夜常造
種種衆生種種五陰種種國土所謂地獄假
實國土乃至佛界假實國土行人當自選擇
何道可從又如虛空者觀心自生心不須藉
緣藉緣有心心無生力心無生力緣亦無生
心緣各無合云何有合尚叵得離則不生尚

無一生況有百界千法耶以心空故從心所
 生一切皆空此空亦空若空非空點空設假
 假亦非假無假無空畢竟清淨又復佛境界
 者上等佛法下等眾生法又心法者心佛及
 眾生是三無差別是名心法也問一念心云
 何含受百界千法耶答借三種為譬如止觀
 中說云云 二明妙者一通釋二別釋通又為
 二一相待二絕待此經唯論二妙更無非絕
 非待之文若更作者絕何感顯何理故不更
 論也光宅用法華之妙待前諸教皆麤巨有

所妨已如前難云云今待麤妙者待半字為麤
 明滿字為妙亦是常無常大小相待為麤妙
 也淨名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
 生即是明滿字也始坐佛樹力降魔得甘露
 滅覺道成即提昔之半待出於滿也般若云
 於閻浮提見第二法輪轉亦是對鹿苑為第
 一待般若為第二也涅槃云昔於波羅柰初
 轉法輪今於尸城復轉法輪眾經皆共以鹿
 苑為半為小為麤待此明滿大妙其義是同
 今法華明昔於波羅柰轉四諦法輪五眾之

生滅今復轉最妙無上之法輪此亦待鹿苑
為麤法華為妙妙義皆同待麤亦等文義在
此也問齊方等來滿理無殊者悉應稱妙答
今亦不剋教定時那忽云齊方等耶縱令爾
者別有所以何者利根菩薩於彼入妙與法
華不異鈍根菩薩及二乘人猶帶方便諸味
調伏方等帶生酥論妙以待麤般若帶熟酥
論妙以待麤今經無二味方便純真醍醐論
妙以待麤此妙彼妙妙義無殊但以帶方便
不帶方便為異耳復次三藏但半字生滅門

不能通滿理故名為麤滿字是不生不滅門
能通滿理故名妙能通滿理復有二種一帶
方便通滿理二直顯滿理方等般若帶方便
通滿理今經直顯滿理故中論云為鈍根弟
子說因緣生滅相為利根弟子說因緣不生
不滅相云云中論偈云云若不即空為通真方便
是故言麤若能即空是通中方便通中方便
若帶即空即假通中者麤不帶空假直通中
者妙云云問乳至醍醐同稱為滿是譬云何答
今以譬解譬如官有三航及以私船從於此

岸度人彼岸乳教如大中兩航共度人彼岸
 酪教如私船度人中洲生酥如四種小航與
 私船度人於中洲兩航度人於彼岸熟酥如
 三航一航中洲二航彼岸醍醐如大航度人
 彼岸三航同是官物故俱稱為滿私船非官
 物是故言半官物之中二航小所容蓋寡大
 航壯麗容載倍多獨稱為妙智者以譬喻得
 解其譬義如是云云二絕待明妙者為四一隨
 情三假法起若入真諦待對即絕故身子云
 吾聞解脫之中無有言說此三藏經中絕待

意也二若隨理三假一切世間皆如幻化即
 事而真無有一事而非真者更待何物為不
 真耶望彼三藏絕還不絕即事而真乃是絕
 待此通教絕待也三別教若起望即真之絕
 還是世諦何者非大涅槃猶是生死世諦絕
 還有待若入別教中道待則絕矣十三四圓教若
 起說無分別法即邊而中無非佛法亡泯清
 淨豈更佛法待於佛法如來法界故出法界
 外無復有法可相形比待誰為麤形誰得妙
 無所可待亦無所絕不知何名強言為絕大

經云大名不可稱量不可思議故名爲大譬如虛空不因小空名爲大也涅槃亦爾不因小相名大涅槃妙亦如是妙名不可思議不因於麤而名爲妙若謂定有法界廣大獨絕者此則大有所有何謂爲絕今法界清淨非見聞覺知不可說示文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止不須說即是絕言我法妙難思即是絕思又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亦是絕歎之文不可以待示不可以絕示滅待滅絕故言寂滅又云一切諸法常寂滅相終

歸於空此空亦空則無復待絕中論云若法爲待成是法還成待今則無因待亦無所成法華首云旣得無生忍亦不生無生無生即無生是名絕待降此已外若更作者絕何物顯何理流浪無窮則墮戲論乃是迷情分別絕待不絕非絕非待待於亦待亦絕言語相逐永無絕矣何者言語從覺觀生心慮不息語何由絕如癡犬逐塊徒自疲勞塊終不絕若能妙悟寰中息覺觀風心水澄清言思皆絕如黠師子放塊逐人塊本旣除塊則絕矣

妙悟之時洞知法界外無法而論絕者約有
門明絕也是絕亦絕約空門明絕也如快馬
見鞭影無不得入是名絕待妙也用是兩妙
妙上三法衆生之法亦具二妙稱之爲妙佛
法心法亦具二妙稱之爲妙若將上四種絕
待約五味經者乳教兩絕酪教一絕生酥四
絕熟酥三絕此經但有一絕若開權絕者無
不入一妙絕也問何意以絕釋妙答祇喚妙
爲絕絕是妙之異名如世人稱絕能耳又妙
是能絕麤是所絕此妙有絕麤之功故舉絕

以名妙如迹中先施方便之教大教不得起
今大教若起方便教絕將所絕以名於妙耳
又迹中大教既起本地大教不得興今本地
教興迹中大教即絕絕於迹大功由本大將
絕迹之大名於本大故言絕也又本大教若
興觀心之妙不得起今入觀緣寂言語道斷
本教即絕絕由於觀將此絕名名於觀妙爲
顯此義故以絕爲妙今將迹之絕妙妙上衆
生法將本地之絕妙妙上佛法將觀心之絕
妙妙上心法前四絕橫約四教今三絕豎約

圓教云 別釋妙者為三若鹿苑三麤鷲頭

一妙皆迹中之說約迹開十重論妙此妙有

迹有本本據元初元初本妙十重論妙迹本

俱是教依教作觀觀復有十重論妙迹中有

衆生法妙佛法妙心法妙各十重合三十重

密三

十七

此與衆經論妙有同有異本中三十妙與衆

經一向異此六十重一一復有待妙絕妙則

有一百二十重若破麤顯妙即用上相待妙

若開麤顯妙即用上絕待妙云迹中十妙者

一境妙二智妙三行妙四位妙五三法妙六

感應妙七神通妙八說法妙九眷屬妙十功

德利益妙釋十妙為五番一標章二引證三

生起四廣解五結權實 標章者云何境妙

謂十如因緣四諦三諦二諦一諦等是諸佛

所師故稱境妙智妙者所謂二十智四菩提

智下中上上上七權實五三智一如實智以

境妙故智亦隨妙以法常故諸佛亦常函蓋

相稱境智不可思議故稱智妙行妙者謂增

數行次第五行不次第五行智導行故故言

行妙位妙者謂三草位二木位一實位妙行

所契故言位妙三法妙者謂總三法縱三法
 橫三法不縱不橫三法類通三法皆秘密藏
 故稱為妙感應妙者謂四句感應三十六句
 感應二十五感應別圓感應水不上升月不
 下降一月一時普現眾水諸佛不來眾生不
 往慈善根力見如此事故名感應妙神通妙
 者謂報通修通作意通體法通無記化化通
 無謀之權稱緣轉變若遠若近若種若熟若
 脫皆為一乘故言神通妙說法妙者謂說十
 二部法小部法大部法逗緣法所詮法圓妙

法如理圓說咸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故言說法妙眷屬妙者謂業眷屬神通眷屬
 願眷屬應眷屬法門眷屬如陰雲籠月羣臣
 豪族前後圍遶故言眷屬妙利益妙者謂果
 益因益空益假益中益變易益猶如大海能
 受龍雨故名利益妙 二引證者但引述文
 尚不引本文況引餘經耶文云諸法如是相
 等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實相是佛
 智慧門門即境也又云甚深微妙法難見難
 可了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相即境妙也我

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又以此妙慧求無上
道無漏不思議甚深微妙法唯我知是相云云
即智妙也本從無數佛具足行諸道行此諸
道已道場得成果又云合掌以敬心欲聞具
足道又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
已來世得作佛即行妙天雨四華表住行向
地開示悟入亦是位義乘是寶乘遊於四方
四方是因位直至道場是果位是名位妙佛
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大乘即
真性定即資成慧即觀照是為三法妙我於

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又我以佛眼觀見六
道衆生又一切衆生皆是吾子又遙見其父
踞師子牀即感應妙也今佛世尊入于三昧
是不可思議現希有事神通妙也如來能種
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辭柔輒悅可衆心身子密三
云聞佛柔輒音深遠甚微妙又其所說法皆十九
悉到於一切智地又但說無上道又已今當
說最為難信難解即說法妙但教化菩薩無
聲聞弟子即眷屬妙現在未來若聞一句一
偈皆與三菩提記又須臾聞者即得究竟三

也舟也塊切方塊土苦怪切也黠胡八切慧也就馬疾切救籠盧紅切罩

永樂北藏

妙法蓮華經玄義

第一五七册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第二下

密四

隋天台智者大師說

門人灌頂記

四廣釋境又為二一釋諸境二論諸境同異
釋境為六一十如境二因緣境三四諦境四
二諦境五三諦境六一諦境然眾經赴緣明
境甚眾豈可具載略舉六種六種次第者十
如是此經所說故在初次十二因緣三世輪
迴本來具有如來出世分別巧示四諦名興
從廣至略次辨二諦二諦語通別顯中道次

明三諦三諦猶帶方便直顯真實次明一諦
一諦猶有名相次明無諦始從無明終至實
際略用六種足一明十如境已如前說云二
釋因緣境又為四一正釋二判麤妙三開麤
顯妙四觀心正釋又為四一明思議生滅十
二因緣二明思議不生不滅十二因緣三明
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四明不思議不生不
滅十二因緣思議兩種因緣為利鈍兩緣辨
界內法也中論云為鈍根弟子說十二因緣
生滅相此簡異外道外道邪謂諸法從自在

天生或言世性或言微塵或言父母或言無
因種種邪推不當道理此正因緣不同邪計
唯是過去無明顛倒心中造作諸行能出今
世六道苦果好惡不同正法念云畫人分布
五彩圖一切形端正醜陋不可稱計原其根
本從畫手出六道差別非自在等作悉從一
念無明心出無明與上品惡行業合即起地
獄因緣如畫出黑色無明與中品惡行業合
起畜生道因緣如畫出赤色無明與下品惡
行合起鬼道因緣如畫青色無明與下品善

行合即起脩羅因緣如畫黃色無明與中品
善行合即起人因緣如畫白色無明與上品
善行合即起天因緣如畫上上白色當知無
明與諸行合故即有六道名色六入觸受愛
取有生老病死等隨上中下差別不同人天
諸趣苦樂萬品以生歸死死已還生三世盤
迴車輪旋火故經言有河洄澗沒衆生無明
所盲不能出經又稱爲十二牽連更相拘帶
亦名十二重城亦名十二棘園此十二因緣
新新生滅念念不住故名生滅十二因緣也

料簡者瓔珞第四云無明緣行生十二乃至
生緣老死亦生十二是則一百二十因緣初
是癡乃至老死亦是癡不覺故癡初亦不覺
至老死亦不覺癡故生癡故死若能覺因緣
因緣即不行癡不行故則將來生死盡名為
黯黯即隨道又十二緣起十二緣生為同為
異此同是一切有為法故無異亦有差別因
是緣起果是緣生則二緣起五緣生三緣起
二緣生又無明是緣起行是緣生乃至生是
緣起老死是緣生又四句緣起非緣生未來

二支法是也緣生非緣起過去二支現在阿
羅漢最後死陰是也緣起緣生者除過去現
在羅漢死五陰諸餘過去現在法是也非緣
起非緣生者無為法是也法身經說諸無明
決定生行不相離常相隨逐是名緣起非緣
生若無明不決定生行或時相離不相隨是
名緣生非緣起乃至老死亦如是尊者和須
密說因是緣起從因生法是緣生和合是緣
起從和合生是緣生十二因緣支二是過去
則止常二是未來則止斷現在則顯中道推

現三因則說未來二果推現在五果則說過去二因三世皆有十二支爲推因果故作如是說十二將者無明是過去諸結時行是過去諸行將識者相續心及眷屬時名色者已定生相續未生四種色根六入未具一歌邏羅二阿浮陀三卑尸四伽那五波羅奢訶如是等時名名色六入已生四種色根具足六入此諸根未能爲觸作所依是時名六入此諸根已能爲觸作所依未別苦樂不能避免害捉大觸毒把刃不淨是時名觸能分別苦

樂避危害等能生貪愛不起姪欲於一切物不生染著是時名受具上三受是時名愛以貪境故四方追求是時名取追求之時起身口意是時名有如現在識在於未來是時名生如現在名色六入觸受於未來是時名老死一刹那十二緣者若以貪心殺生彼相應愚是無明相應思是行相應心是識起有作業必有名色起有作業必有六入彼相應觸是觸彼相應受是受貪即是愛彼相應纏是取彼身口作業是有如此諸法生是生此諸

法變是老 此諸法壞是死問何不說病為支
答一切時 一切處盡有者立支自有人從生
無病如薄 拘羅生來不識頭痛況餘病是故
不立問憂 悲是支不答非也以終顯始耳如
老死必憂 悲問無明有因不老死有果不若
有應是支 若無則墮無因無果法答有而非
支無明有 因謂不正思惟老死有果謂憂悲
又無明有 因謂老死老死有果謂無明現在
愛取是過 去無明現在名色六入觸受此四
若在未來 名老死如說受緣愛當知說老死

緣無明也 猶如車輪更互相因也欲界胎生
者具十二古人色界者十一無名色也無色界
有十際名色六入又言具有色界初生諸根
未猛利時是名名色無色界雖無色而有名
當知悉具十二支也問無明行與取有何異
答過現新故已與果未與果等異二思議不
生不滅十二者此以巧破拙中論云為利根
弟子說十二不生不滅癡如虛空乃至老死
如虛空無明如幻化不可得故乃至老死如
幻化不可得金光明云無明體相本自不有

妄想因緣和合而有不善思惟心行所造如
幻師在四衢道幻作種種象馬瓔珞人物等
癡謂真實智知非真無明幻出六道依正當
知本自不有無明所爲如知藤本非蛇則怖
心不生不生故不滅是名思議不生不滅十
二因緣相也三不思議生滅因緣者破小明
大爲利鈍兩緣說界外法也華嚴云心如工
畫師作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莫不從心造
畫師即無明心也一切世間即是十法界假
實國土等也諸論明心出一切法不同或言

阿黎耶是真識出一切法或言阿黎耶是無
沒識無記無明出一切法若定執性實墮冥
初生覺從覺生我心過尚不成界內思議因
緣豈得成界外不思議因緣惑既非不思議
境翻惑之解豈得成不思議智破此如止觀
中說今明無明之心不自不他不共不無因
四句皆不可思議若有四悉檀因緣亦可得
說如四句求夢不可得而說夢中見一切事
四句求無明不可得而從無明出界內外一
切法出界內十二因緣如前說出界外十二

因緣者如寶性論云羅漢支佛空智於如來身本所不見二乘雖有無常等四對治依如來法身復是顛倒顛倒故即是無明住無漏界中有四種障謂緣相生壞緣者謂無明住地與行作緣也相者無明共行為因也生者謂無明住地共無漏業因生三種意生身也壞者三種意生身緣不可思議變易死也還如界內十二因緣從無明至老死也緣者即無明支也相者行支也生者即名色等五支也愛取有三支例前可知也壞即生死支也

此十二支數同界內義意大異彼論云三種意生身未得離無明垢未得究竟無為淨無明細戲論未永滅未得究竟無為我無明細戲論集因無漏業生意陰未永滅未得無為樂煩惱染業染生染未究竟滅未證甘露究竟常以緣煩惱道故不得大淨以相業道故不得八自在我以生苦道故不得大樂以壞老死故不得不變易常者由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也是為界外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相云云不思議不生不滅十二因緣者為利根

人即事顯理也大經云十二因緣名為佛性者無明愛取既是煩惱煩惱道即是菩提菩提通達無復煩惱煩惱既無即究竟淨了因佛性也行有是業道即是解脫解脫自在緣因佛性也名色老死是苦道苦即法身法身無苦無樂是名大樂不生不死是常正因佛性故言無明與愛是二中間即是中道無明是過去愛是現在若邊若中無非佛性並是常樂我淨無明不生亦復不滅是名不思議不生不滅十二因緣也二判麤妙者因緣之

境不當麤妙取之淺深致有差降耳若從無明生諸行乃至老死從三生二從二生七從七生三更五因緣煩惱業因緣業苦因緣無常生滅中論判此教鈍根法涅槃稱殷勤半字此經但離虛妄名為解脫故知此境則麤若無明體相本自不有妄想因緣和合而有境既如幻智亦叵得經言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亦說如幻如化中論明教利根涅槃稱長者教毗伽羅論大品名為如實巧度此經名小樹斯境則巧若無明是緣從緣生相從

相有生從生故壞滅緣故淨除相故我盡生
則樂無壞故常中論云因緣生法亦名為假
名大品稱十二緣獨菩薩法涅槃稱因滅無
明則得熾然此經則是大樹而得增長比前
為妙方後為麤若言無明三道即是三德不
須斷三德更求三德中論云因緣所生法亦
名中道義大品說十二因緣是為坐道場涅
槃云無明與愛是二中間即是中道此經佛
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亦名最實事豈非妙
耶前三是權故為麤後一是實故為妙用此

麤妙歷五味教者乳教具二種因緣一麤一
妙酪教一麤生酥三麤一妙熟酥二麤一妙
法華但說一妙是名待麤因緣明妙因緣也
三開麤顯妙者如經我法妙難思前三皆是
佛法豈有思議之麤異不思議之妙無離文
字說解脫義祇體思議即不思議譬如長者
引盆器米麵給與窮子成窮子物若定天性
窮子非復客作人盆器還家安是他物如來
於不思議方便說麤何得保麤異妙今決了
聲聞法是諸經之王即是開兩因緣即論於

妙又大經云為諸聲聞開發慧眼者昔慧眼
但見於空不見不空今開慧眼即見不空不
空即見佛性故云慧眼見故而不了佛以
佛眼見則了了此即決菩薩慧眼開第三因
緣即絕待論於妙四觀心者觀一念無明即
是明大經云無明明者即畢竟空空慧照無
明無明即淨譬如有人覺知有賊賊無能為
既不為無明所染即是煩惱道淨煩惱淨故
則無業無業故無縛無縛故是自在我我既
自在不為業縛誰受是名色觸受無受則無

苦既無苦陰誰復遷滅即是常德一念之心
既具十二因緣觀此因緣恒作常樂我淨之
觀其心念念住祕密藏中恒作此觀名託聖
胎觀行純熟胎分成就若破無明名出聖胎
云三明四諦境為四一明四諦二判麤妙三
開麤顯妙四觀心初又二一出他解二四番
四諦有師解勝鬘無邊聖諦對二乘有餘彰
佛究竟二乘是有作四聖諦作者有量四聖
諦也無作四聖諦者無量四聖諦也作無作
就行量無量就法二乘觀諦得法不盡更有

所作故名有作得法不盡則有限量經言因他知知是有作行也因他知非一切知不知無量法也故言有作有量無作無量者佛知無窮盡更無所作故名無作自力知一切知者無作行也一切者是無量法也如此釋者

密四

九

說苦諦因性說集諦一切有漏法究竟滅說滅諦一切無漏行說道諦大經云陰入重擔逼迫繫縛是苦諦見愛煩惱能招來果是集諦戒定慧無常苦空能除苦本是道諦二十五有子果縛斷是滅諦遺教云集真是因更無別因滅苦之道即是真道此皆明生滅四聖諦相也次第者從麤至細苦相麤故先說滅雖非真因滅會真滅相麤亦先說又舉世苦果令厭世集滅能會出世果令其欣道作如此次第也聖者對破邪法故言正聖也諦

者有三解云謂自性不虛故稱為諦又見此
四得不顛倒覺故稱為諦又能以此法顯示
於他故名為諦大經凡夫有苦無諦聲聞緣
覺有苦有苦諦當知凡夫不見聖理不得智
不能說但苦無諦聲聞具三義故稱為諦此
釋與經合也無生者迷真輕故從理得名苦
無逼迫相集無和合相道不二相滅無生相
又習應苦空三亦如是又無生者生名集道
集道即空空故不生集道集道不生則無苦
滅即事而真非滅後真大經云諸菩薩等解

苦無苦是故無苦而有真諦三亦如是是故
名為無生四聖諦聖諦義如前說無量者迷
中重故從事得名苦有無量相十法界果不
同故集有無量相五住煩惱不同故道有無
量相恒沙佛法不同故滅有無量相諸波羅
蜜不同故大經云云知諸陰苦名為中智分別
諸陰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我於彼
經竟不說之三亦如是是名無量四聖諦無
作者迷中輕故從理得名以迷理故菩提是
煩惱名集諦涅槃是生死名苦諦以能解故

煩惱即菩提名道諦生死即涅槃名滅諦即
事而中無思無念無誰造作改名無作大經
云世諦即是第一義諦有善方便隨順衆生
說有二諦出世人知即第一義諦一實諦者
無虛妄無顛倒常樂我淨等是故名爲無作
四聖諦然勝鬘說無作四諦中別取一滅諦
是佛所究竟是常是諦是依三是無常非諦
非依何者三入有爲相中故無常無常則虛
妄故非諦無常則不安故非依滅諦離有爲
故是常非虛妄故是諦第一安隱故是依故

名第一義諦亦名不思議也達摩鬱多羅難
此義然經說佛菩提道三義故常一惑盡故
常二不從煩惱生故常三解滿故常如衆流
歸海那云道諦無常答勝鬘作此說者前苦
滅諦非壞法滅十四無始無作等過恒沙佛法成
就說如來法身不離煩惱藏說苦諦隱名如
來藏顯名爲法身二乘空智於四不顛倒境
界不見不知今欲顯說說一是常是實是依
有對治除障身顯故明三非常非實一是常
是實耳今難若爾一諦顯是無作諦三諦未

顯非無作諦一是了義三非了義當知勝鬘所說說於次第從淺至深歷別未融乃是無量四諦中之無作非是發心畢竟二不別之無作涅槃云有諦有實當知四種皆稱諦稱實稱常也二判麤妙者大小乘論諦不出此四以教行證不融者為麤教融行證未融亦麤俱融者則妙若約五味者乳教兩種二乘並不聞以大隔小則一麤一妙酪教一種大乘所不用以小隔大根敗聾瘂是故為麤生酥教四種一破三二不入二一雖入一教不

融故三麤一妙熟酥教三種一破二一入一不入一一雖入一教不融故二麤一妙醍醐教但一種四諦唯妙無麤是為待麤明妙云三開麤顯妙者先叙諸經意大品止明三種四諦文云色即是空非色滅空無生意也一切法趣色是趣不過無量意也色尚不可得何況有趣有不趣無作意也中論偈亦有三意後兩品明小乘觀法即生滅意也無量義明一中出無量是從無作開出三種四諦也法華明無量入一是會三種四諦歸無作

一種四諦也涅槃聖行追分別衆經故具說
四種四諦也德王品追泯衆經俱寂四種四
諦文云生生不可說生不生不可說不生
不可說不生不生不可說經釋初句云云何
生生不可說生生故生生不生不生故不可
說若依文但舉生不生釋生生此之生生即
生不生那可偏作生生而說佛爲利根人舉
一而例諸若取意者生生即生不生亦即不
生生亦即不生不生那可偏作生一句而
說若得此意下三句例皆如此問佛何故作

偏釋耶答爲利根故亦是有因緣故宜須如
此時衆如快馬見鞭影不俟徹骨耳如此追
泯何說而不寂耶或三種可說爲麤一可說
爲妙或三不可說爲麤一不可說爲妙或四
皆可說爲麤四皆不可說爲妙或四可說有
麤有妙或四不可說有麤有妙或四可說皆
非麤非妙或四不可說皆非麤非妙如是等
種種皆決了入妙開權顯實四皆不可說是
位高四皆可說是體廣四亦可說亦不可說
是用長四非可說非不可說是非高非廣非

長非短非一非異同稱為妙也觀心可知不復記也四明二諦又為四一略述諸意二明二諦三判麤妙四開麤顯妙夫二諦者名出衆經而其理難曉世間紛紛由來碩諍妙勝定經云佛昔與文殊共諍二諦俱墮地獄至迦葉佛時共質所疑二聖因地尚不能了況即人情強生去取問釋迦值迦葉即是二生菩薩云何始解二諦爾前復不應墮惡道答爾前語寬何必齊二生之前始惡道出又二生菩薩將隣補處補處位多別圓永無此理

通教見地已免惡道亦無墮落應是三藏菩薩至二生時猶未斷惑始解二諦此義無咎爾前墮惡道亦有其義問三藏菩薩有墮落餘三教無者金光明經那云十地猶有虎狼師子等怖耶答為惡友殺則墮地獄為惡象殺不墮地獄然圓教肉身於一生中有超登十地之義此則煩惱已破無地獄業猶有肉身未免惡獸餘教肉身一生之中不登十地唯作行解以煩惱為虎狼作行解者於理則通於事不去云云然執者不同莊嚴爰據佛果

出二諦外為中論師所覈如此佛智照何理
破何惑若無別理可照不應出外若出外而
無別照者藉何得出進不成三退不成二云云
梁世成論執世諦不同或言世諦名用體皆
有或但名用而無於體或但有名而無體用

云云陳世中論破立不同或破古來二十三家
明二諦義自立二諦義或破他竟約四假明
二諦古今異執各引證據自保一文不信餘
說今謂不爾夫經論異說悉是如來善權方
便知根知欲種種不同略有三異謂隨情情

智智等隨情說者情性不同說隨情異如毗
婆沙明世第一法有無量種際真尚爾況復
餘耶如順盲情種種示乳盲聞異說而諍白
色豈即乳耶衆師不達此意各執一文自起
見諍互相是非信一不信一浩浩亂哉莫知
安四孰是若二十三說及能破者有經文證皆判
是隨情二諦意耳無文證者悉是邪謂同彼
外道非二諦攝也隨情智者情謂二諦二皆
是俗若悟諦理乃可為真真則唯一如五百
比丘各說身因身因乃多正理唯一經云世

人心所見名爲世諦出世人心所見名第一義諦如此說者即隨情智二諦也隨智者聖人悟理非但見真亦能了俗如眼除膜見色見空又如入禪者出觀之時身心虛豁似輕雲藹空已不同散心何況悟真而不了俗毗曇云小雲發障大雲發障無漏逾深世智轉淨故經言凡人行世間不知世間相如來行世間明了世間相此是隨智二諦也若解此三意將尋經論雖說種種於一一諦皆備三意也二正明二諦者取意存略但點法性爲

真諦無明十二因緣爲俗諦於義即足但人心麤淺不覺其深妙更須開拓則論七種二諦一一二諦更開三種合二十一二諦也若用初番二諦破一切邪謂執著皆盡如劫火燒不留遺芥况鋪後諸諦迥出文外非復世情圖度所言七種二諦者一者實有爲俗實有滅爲真二者幻有爲俗即幻有空爲真三者幻有爲俗即幻有空不空共爲真四者幻有爲俗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趣空不空爲真五者幻有幻有即空皆名爲俗不有不空

爲真六者幻有幻有即空皆名爲俗不有不
空一切法趣不有不空爲真七者幻有幻有
即空皆爲俗一切法趣有趣空趣不有不空
爲真實有二諦者陰入界等皆是實法實法
所成森羅萬品故名爲俗方便修道滅此俗
已乃得會真大品云空色色空以滅俗故謂
爲空色不滅色故謂爲色空病中無藥文字
中無菩提皆是此意是爲實有二諦相也約
此亦有隨情情智等三義推之可知幻有
空二諦者片前意也何者實有時無真滅有

時無俗二諦義不成若明幻有者幻有是俗
幻有不可得即俗而真大品云即色是空即
空是色空色相即二諦義成是名幻有無二
諦也約此亦有隨情情智等三義云云隨智
小當分別何者實有隨智照真與此不異隨
智照俗不同何者通人入觀巧復局照俗亦
巧如百川會海其味不別復局還源江河則
異俗是事法照異非疑真是理法不可不同
祇就通人出假亦人人不同可以意得例三
藏出假亦應如是云云幻有空不空二諦者俗

不異前真則三種不同一俗隨三真即成三種二諦其相云何如大品明非漏非無漏初人謂非漏是非俗非無漏是遣著何者行人緣無漏生著如緣滅生使破其著心還入無漏此是一番二諦也次人聞非漏非無漏謂非二邊別顯中理中理為真又是一番二諦又人聞非有漏非無漏即知雙非正顯中道中道法界力用廣大與虛空等一切法趣非有漏非無漏又是一番二諦也大經云聲聞之人但見於空不見不空智者見空及與不

密四

十六

空即是此意二乘謂著此空破著空故故言不空空著若破但是見空不見不空也利人謂不空是妙有故言不空利人聞不空謂是如來藏一切法趣如來藏還約空空不空即有三種二諦也復次約一切法趣非漏非無漏顯三種異者初人聞一切法趣非漏非無漏者謂諸法不離空周行十方界還是鉗處如又人聞趣知此中理須一切行來趣發之又人聞一切趣即非漏非無漏具一切法也是故說此一俗隨三真轉或對單真或對復

真或對不思議真無量形勢婉轉赴機出沒
利物一一皆有隨情情智智等三義若隨智
證俗隨智轉智證偏真即成通二諦智證不
空真即成別入通二諦智證一切趣不空真
即成圓入通二諦三人入智不同復局照俗
亦異云云何故三人同聞二諦而取解各異者
此是不共般若與二乘共說則淺深之殊耳
小品云有菩薩初發心與薩婆若相應有菩
薩初發心如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有菩薩初
發心即坐道場為佛即此意也幻有無為俗

密四

十七

不有不無為真者有無二故為俗中道不有
不無不二為真二乘聞此真俗俱皆不解故
如瘞如聾大經云我與彌勒共論世諦五百
聲聞謂說真諦即此意也約此亦有隨情情
智智等云云圓入別二諦者俗與別同真諦則
異別人謂不空但理而已欲顯此理須緣修
方便故言一切法趣不空圓人聞不空理即
知具一切佛法無有缺減故言一切趣不空
也約此亦有隨情等云云圓教二諦者直說不
思議二諦也真即是俗俗即是真如如意珠

珠以譬真用以譬俗即珠是用即用是珠不
 二而二分真俗耳約此亦有隨情智等云云身
 子云佛以種種緣譬喻巧言說其心安如海
 我聞疑網斷即其義焉問真俗應相對云何
 不同耶答此應四句俗異真同真異俗同真
 俗異相對真俗同相對三藏與通真同而俗
 異二入通真異而俗同別真俗皆異而相對
 圓入別俗同真異圓真俗不異而相對不同
 而同若不相入當分真俗即相對云云七種二
 諦廣說如前略說者界內相即不相即界外

相即不相即四種二諦也別接通五也圓接
 通六也圓接別七也問何不接三藏答三藏
 是界內不相即小乘取證根敗之士故不論
 接餘六是摩訶衍門若欲前進亦可得去是
 故被接問若不接亦不會答接義非會義未
 會之前不論被接云云三判麤妙者實有二諦半
 字法門引鈍根人云云蠲除戲論之糞二諦義不
 成此法為云云如幻二諦滿字法門為教利根
 諸法實相三人共得比前為妙同見但空方
 後則麤以別人通能見不空是則為妙教譚

理不融是故為麤以圓入通為妙妙不異後帶通方便是故為麤別二諦不帶通方便是故為妙教譚理不融是故為麤圓入別理融為妙帶別方便為麤唯圓二諦正直無上道是故為妙次約隨情智判麤妙者且約三藏初聞隨情二諦執實語為虛語起語見故生死浩然無佛法氣分若能勤修念處發四善根是時隨情二諦皆名為俗發得無漏所照二諦皆名為真從四果人以無漏智所照真俗皆名隨智二諦隨情則麤隨智則妙譬如

轉乳始得成酪既成酪已心相體信入出無難即得隨情情智智等說通別入通圓入通令其恥小慕大自悲敗種渴仰上乘是時如轉酪為生酥心漸通泰即為隨情情智智等說別圓入別明不共般若命領家業金銀珍寶出入取與皆使令知既知是已即如轉生酥為熟酥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真實即隨情情智智等說圓二諦如轉熟酥為醍醐是則六種二諦調熟衆生雖成四味是故為麤醍醐一味是則為妙又東判麤妙前二教雖有

卷四

十九

隨智等一向是隨情說他意語故故名爲麤
別入通去雖有隨情等一向束爲情智說自
他意語故亦麤亦妙圓二諦雖有隨情等一
向是隨智說佛自意語故稱爲妙問前二
二諦一向是隨情應非見諦亦不得道答不
得中道故稱隨情諸佛如來不空說法雖非
中道第一義悉檀不失三悉檀益大槩判之
皆屬隨情爲麤耳若以七種二諦歷五味教
者乳教有別圓入別圓三種二諦二麤一妙
酪教但實有二諦純麤生酥具七種二諦六

麤一妙熟酥六種五麤一妙法華但有一圓
二諦無六方便唯妙不麤題標爲妙意在於
此是爲相待判麤妙也四開麤顯妙者三世
如來本令衆生開佛知見得無生忍大事因
緣出現於世法華論云蓮華出水義不可盡
出離小乘泥濁水故入如來大衆中坐如諸
菩薩坐蓮華上聞說無上清淨智慧者必非
坐華葉也乃是諸菩薩聞說一圓道證一圓
果處華王界同舍那佛坐蓮華臺耳佛意如
此始見我身初聞一實已入華臺爲未入者

從頓開漸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說諸二諦或單或複或不可思議種種不同皆為華臺而作方便但如來常寂而化周法界實不分別先謀後動施此汲引慈善根力令諸眾生從此得入有人言始自鹿苑皆是法華弄引今言不爾且近說寂滅道場已來悉為法華弄引所以光照他土現佛悉為頓開漸文殊引先佛亦為頓開漸如此弄引猶恨其近從大通智勝已來而為眾生作法華方便當知不止近在寂場又此猶近從本成佛已來

注四

二下

而為眾生作華臺方便又復猶近從本行菩薩道時而為眾生作華臺方便文云我本立誓願普令一切眾亦同得此道當知弄引豈止今耶本來所化入華臺者自是一邊其未入者如上方便不息中間亦如是若從華嚴方等般若等經或別入通圓入通圓入別等入華臺者與本入者無異復自是一邊其未入者四味調熟皆於此經得入華臺諸教之中或住三味二味一味或全生者皆決麤令妙悉入華臺三藏保果難破已破難開已開

况易破易開悉隨情仍本當門顯實即入華
 臺文云七寶大車其數無量各賜諸子云此
 即開權顯實諸廢皆妙絕待妙也若如上說
 法華總括衆經而事極於此佛出世之本意
 諸教法之指歸人不見此理謂是因緣事相
 輕慢不止舌爛口中若得其旨深見七種二
 十一種無量教門意氣博遠更相間入繡淡
 精微橫周豎窮悉歸會法華二萬燈明迦葉
 等古佛設教妙極於此有經云彌勒當來亦
 妙極於此釋迦仰同三世亦妙極於此涅槃

贖命重寶重抵掌耳觀此妙旨宏壯包籠尋
 者須曠其意莫以人情局彼太虛也攝大乘
 明十勝相義咸謂深極使地論翻宗今試以
 十妙比之彼有所漏且用理妙比依止勝相
 明不思議因緣四句破執豈留黎耶庵摩羅
 為依止耶四悉檀施設不止立無明他生一
 句彼直是一道明義不見開合衆經頓漸為
 物約教約行隨情隨智大包佛化深括始終
 因緣一境已廣於依止更用四四諦七二諦
 五三諦一諦等比者彼無準擬迹中十妙已

有所漏本中十妙羣經所無何況彼論又觀
心十妙即得行用不如貧人數果頭寶當知
十妙法門鱗沓重積可勝言哉天竺大論尚
非其類真丹人師何勞及語此非誇耀法相
然耳思自見之無俟辭費也五明三諦者衆
經備有其義而名出瓔珞仁王謂有諦無諦
中道第一義諦今經亦有其義壽量云非如
非異即中道如即真異即俗問若此經無四
種因緣等名那用其義答五住二死名出勝
鬘涅槃不應用其義若不用五住則不破無

明若不用二死則非常住又三佛名出楞伽
餘經應無三佛義衆經皆是佛說名乃不同
義不可壅云云今明三諦爲三一明三諦二判
麤妙三開麤顯妙却前兩種二諦以不明中
道故就五種二諦得論中道即有五種三諦
約別入通點非有漏非無漏三諦義成有漏廿二
是俗無漏是真非有漏非無漏是中當教論
中但異空而已中無功用不備諸法圓入通
三諦者二諦不異前點非漏非無漏具一切
法與前中異也別三諦者開彼俗爲兩諦對

真為中中理而已云云圓入別三諦者二諦不
 異前點真中道具足佛法也圓三諦者非但
 中道具足佛法真俗亦然三諦圓融一三三
 一如止觀中說云云二判麤妙者別圓入通帶
 通方便故為麤別不帶通為妙圓入別帶別
 方便為麤圓不帶方便最妙約五味教者乳
 教說三種三諦二麤一妙酪教但麤無妙生
 酥熟酥皆具五種三諦四麤一妙此經唯一
 種三諦即相待妙也三開麤顯妙決前諸麤
 入一妙三諦無所可待是為絕待妙也六明

一諦者大經云所言二諦其實是一方便說
 二如醉未吐見日月轉謂有轉日及不轉日
 醒人但見不轉不見於轉轉二為麤不轉為
 妙三藏全是轉二同彼醉人諸大乘經帶轉
 二說不轉一今經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
 不轉一實是故為妙地持明地相明義說相
 似法地實明義說真實法又教門方便即教
 道明義說所證法即證道明義今借用之諸
 佛法久後要當說真實即地實義道場所
 得法即是證道明義是故妙也執著此實實語

是虛語生語見故故名爲麤融通無著是故
言妙開麤顯妙可解云云諸諦不可說者諸法
從本來常自寂滅相那得諸諦紛紜相礙一
諦尚無諸諦安有一一皆不可說可說爲麤
不可說爲妙不可說亦不可說是妙是妙亦
妙言語道斷故若通作不可說者生生不可
說乃至不生不生不可說前不可說爲麤不
生不生不可說爲妙若麤異妙相待不融麤
妙不二即絕待妙也云云約五味教者乳教一
麤無諦一妙無諦酪教一麤無諦生酥三麤

無諦一妙無諦熟酥二麤無諦一妙無諦此
經但一妙無諦開麤如前云云問何故大小通
論無諦答釋論云不破聖人心中所得涅槃
爲未得者執涅槃生戲論如緣無生使故破
言無諦也問若爾小乘得與不得俱皆被破
大乘得與不得亦俱應破答不例小乘猶有
別惑可除別理可顯故雖得須破中道不爾
得云何破問若爾中道唯應有一實諦不應
言無諦也答爲未得者執中生惑故須無諦
實得者有戲論者無云云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第三上

密五

隋天台智者大師說

門人灌頂記

二諸境開合者先用十如為首何者此經命
章絕言稱歎十如今更說五境云何同異耶

十二因緣與十如密五開合者名異故言開義同

故言合無明支合如是性行支合如是相識

名色六入觸受合如是體愛合如是緣取合

如是力作有合如是因生老死合如是果報

等云云又總合者如是相合行有兩支如是性

合無明愛取三支如是體合識名色乃至老
死七支如是力還是煩惱道三支無明愛取
能生業力如是作還是行有二支能為苦作
業也如是因還是行有二支為七苦作因也
如是緣還是無明愛取三支能潤業取苦也
如是果還是行有之習果也如是報還是行
有之業招名色等報此兩番通用思議十二
因緣合六道十如是次用不思議十二因緣
合四聖十如者無明支轉即變為明明即了
因成聖人如是性惡行支轉即變為善行善

行即緣因成聖人如是相識名色等苦道轉
 即法身成聖人如是體愛取二支轉成聖人
 菩提心即是如是力有支舍果變成六度行
 即成聖人如是作亦轉成聖人如是因此有
 支轉有二種正道轉成如是因助道轉成聖
 人如是緣老死支轉成法性常住成聖人如
 是果報云云又總作者體力作三法祇是煩惱
 業苦變成法身菩提心六度行等勤習三法
 在內成性在外成相正意成體誓願深遠成
 力立行成作牽果成因相助成緣剋發成果

報云云若細分四聖節有異今取大槩故通
 釋耳經云一切智願猶在不失二乘亦得作
 通釋也四種四諦合十如者生滅無生兩種
 苦集是六道十如如是相如是性是集如是
 體是苦如是作力因緣又是集如是果報又
 是苦云云生滅無生兩種道滅是析體二乘及
 通菩薩十如如是相性即是道如是體即是
 滅如是力作因緣皆是道如是果報又是滅
 無量無作兩種苦集即是四聖界外果報十
 如集諦即是界外如是相性力作因緣也苦

諦即是界外如是體果報等云云無量無作兩
種道滅即是四聖界外涅槃十如道諦即是
涅槃性相力作因緣等亦是般若解脫也滅
諦即是涅槃體果報等亦成常住法身也云云
四種四諦合四種十二因緣者生滅無生兩
苦集即是兩種思議十二因緣生滅無生兩
種道滅即是兩種思議十二因緣無明滅乃
至老死滅也無量無作兩苦集即是兩不思
議十二因緣也無量無作兩道滅即是兩不
思議十二因緣無明滅乃至老死滅此可解

七種二諦合十如者藏通別圓入通凡四俗
皆是六道十如也藏通兩真是二乘十如也
別圓入別兩俗有邊是六道十如無邊是二
乘十如圓俗此通九法界十如別入通圓入
通別圓入別圓凡五種真皆是佛法界十如
也七種二諦合四種十二因緣者藏通別圓三五
入通凡四俗即是思議兩種十二因緣藏通
兩真即是思議十二因緣無明滅乃至老死
滅也別圓入別兩俗有邊是思議十二因緣
無邊是思議無明滅乃至老死滅圓俗即通

界內外四種十二因緣也別入通圓入通別
圓入別圓凡五種真即是界外不思議十二
因緣無明滅乃至老死滅也七種二諦合四
種四諦者實有二諦即生滅四諦也幻有二
諦即無生四諦也別入通圓入通兩俗還是
無生苦集也別入通真是無量道滅也圓入
通真是無作道滅也別俗圓入別俗此是無
量苦集圓俗是無作苦集別真是無量道滅
圓入別真圓真是無作道滅也五種三諦合
十如者別入通圓入通兩俗是六道十如別

俗圓入別俗有邊是六道十如無邊是二乘
十如圓俗意通九界云云五種真諦皆是二乘
菩薩等十如五種中諦皆是佛界十如也五
種三諦合四種十二因緣者別入通圓入通
兩俗是六道思議十二因緣別圓入別兩俗
有邊是思議六道十二因緣生無邊是思議
十二因緣滅圓俗義通云云今且用是四種十
二因緣五種真諦即是思議十二因緣滅亦
即是不思議十二因緣生五種中諦即是不
思議十二因緣滅五種三諦合四種四諦者

別入通圓入通兩俗即無生苦集也別俗圓入別俗圓俗通是無生之苦集亦是無生之道滅亦是無量之苦集也別入通圓入通兩真本取但空邊是無生道滅也別真圓入別真即是無生之道滅於無量是苦集圓真於無生是道滅於無量無作是苦集別入通中是無量道滅圓入通中是無作道滅別中是無量道滅圓入別中是無作道滅圓中正是無作道滅五種三諦合七種二諦者簡前兩二諦不被合也次二種二諦二俗即是五種

三諦家五種俗二真空邊即是五種三諦家真不空邊即是五種三諦家中後三種二諦三俗空邊即是五種三諦家真有邊即是五種三諦家俗三真即是五種三諦家中又作一種說如後簡前二諦不被合後五俗有真有俗後五真有真有中一實諦合十如者一法界皆具十界簡却九界但與佛法界同也簡三種十二因緣但與一種十二因緣滅同簡三種四諦但與一實四諦同簡七種二諦但與五真諦有同不同簡五種三諦但與

五中諦同云云言無諦不可說者合十如如名不異即是空寂言辭相寂滅不可說示即是十種皆如義也諸無明滅乃至老死滅其義甚深甚深即無諦同也生生不可說乃至不生不生不可說即與無諦同也七種真諦皆不可說最初真諦不可說者如身子云吾聞密五解脫之中無有言說況後六耶非生死非涅槃既非二邊亦無中道即五種中諦與無諦同也一實名虛空虛空無一云何有實即無諦同也無諦自無所存平等大慧無若干也

雖無若干若干無量舒之充滿法界不知從何而來無量無若干收之莫知所有不知從何而去不來不去即是法佛云云復次七種二諦赴緣開合轉轉相入一一又各有隨情隨情智隨智等餘五義例亦應有今不具載何者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自思之問諸境理既融會何意紛葩更相拘入耶答如來觀知十界性相有成熟者未成熟者大機未熟不令起謗小機若熟不令失時隨其所宜應單應複偏圓相入而成熟之聞即

得益華嚴雖具鑒十界兩界熟故別圓二種而成熟之三藏亦鑒十界二乘性相熟故用生滅而成熟之方等亦鑒十界四界熟故用四種相入而成熟之般若亦鑒十界亦四界熟故用三種相入而成熟之法華亦鑒十界一性相熟但一圓諦而成熟之若無善巧方便出沒調熟云何境智而得融妙耶譬如畫師尚能淡入五彩作種種像況佛法王於法自在而不能種種間入調伏衆生耶問上明六境等此經聽可無名有其義不答十如名

義已備於前四種十二因緣者化城品明生滅十二緣譬喻品但離虛妄是不生十二緣方便品云佛種從緣起是界外無量無作兩種十二緣四諦者譬喻品諸苦所因貪欲為本是生滅四諦藥草喻品了達空法是無生四諦又云無上道及方便品但說無上道如來滅度等是界外無量無作兩種四諦也十如差別是世諦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即真諦也安樂行云亦不分別有為無為實不實法有是俗諦無是真諦亦不分別

是遮二邊顯中道壽量云非如非異非非俗非如非真三諦義也方便品云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是一實諦也又云唯此一事實也若言說無分別法又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是無諦義也 第二智妙者至理玄微非智莫顯智能知所非境不融境既融妙智亦稱之其猶影響矣故次境說智智即為二初總論諸智二對境論智總智為六一數二類三相四照五判六開數者一世智二五停心四念處智三四善根智四四果智五支

佛智六六度智七體法聲聞智八體法支佛智九體法菩薩入真方便智十體法菩薩出假智十一別教十信智十二三十心智十三十地智十四三藏佛智十五通教佛智十六別教佛智十七圓教五品弟子智十八六根清淨智十九初住五至等覺智二十妙覺智二七類者世智無道邪計妄執心行理外不信不入故為一五停心四念處已入初賢佛法氣分俱是外凡故為一四善根同是內凡故為一四果同見真故為一支佛別相觀能侵習

故爲一六度緣理智弱緣事智強故爲一通
教方便聲聞體法智勝故爲一支佛又小勝
故爲一通教菩薩入真方便智四門徧學故
爲一通教出假菩薩智正緣俗故爲一別教
十信智先知中道勝前劣後故爲一別教三
十心俱是內凡故爲一十地同是聖智故爲
一三藏佛是師位名勝三乘弟子故爲一通
教佛智斷惑照機勝故爲一別教佛智又勝
故爲一圓教五品弟子同具煩惱性能知如
來祕密之藏故爲一六根清淨智隣真故爲

一初住至等覺同破無明故爲一妙覺佛智
無上最尊故爲一如是等隨其類分相似者
或離或合判爲二十云云三辨相者天竺世智
極至非想此間所宗要在忠孝五行六藝天
文地理醫方卜相兵法貨法草木千種皆識
禽獸萬品知名又塗左割右等無憎愛獲根
本定發五神通停河在耳變釋爲羊納吐風
雲捫摸日月法是世間法定是不動定慧是
不動出邀名利增見愛世心所知故名世智
也五停四念者有定故言停有慧故言觀觀

能翻邪定能制亂數息治散不淨治貪慈治
瞋目緣治癡念佛治障道念處是觀苦諦上
四智治於四倒四倒不起由此四觀初翻四
倒未入聖理故言外凡智也煨法緣四諦境
生智伏煩惱智更增成十六觀智如火鑽上
下相依生火烧薪以有智知有境能生煨智
令有萎悴如夏時聚華為積華生煙氣還自
萎悴又依陰觀陰發智火還燒陰如兩竹相
摩生火還燒竹林尊者瞿沙說求解脫智火
煨最在初如火以煙在初為相無漏智火亦

以煨法在先為相如日明相在初為相是故
名煨於正法毗尼中生信愛敬正法者緣道
諦信毗尼者緣滅諦信煨能緣四諦云何言
二答此二最勝應先說又正法是三諦毗尼
是滅諦如佛為滿宿我有四句法當為汝說
欲知不當恣汝意四句即四諦也所有布施
持戒盡向解脫是其意趣色界定起是其依
於自地前生善根是相似因緣於四真諦頂
是其功用果自地相似後生善根是依果色
界五陰是其報淫繫決定因及不斷善根是

其利十六行是其行是緣生是修慧色界繫
三三昧三根隨所說相應衆多心是退煖有
三種謂下下中下上頂有三中下中中
上忍有二種上下上中世第一有一種謂上
上此四善根以三言之煖是下頂是中忍世
第一是上復有說者煖有二謂下下下中頂
有三謂下上中下中中忍有三謂中上上下
上中世第一法有一謂上上亦以三言之煖
是下下頂是下中忍是中上世第一是上上
瞿沙云煖有下三頂有六下下乃至中上忍

有八下下乃至上中世第一但上上以三言
之煖法一種謂下頂法二種謂下中忍有三
種謂下中上世第一有一種謂上煖有二捨
一離界地二退時退時捨墮地獄作五無間
而不斷善根頂亦如是忍唯一捨不墮地獄
云頂法者色界善根有動不動住不住有難
不難斷不斷退不退就動乃至退者有二下
者是煖上是頂彼不動乃至不退者爲二下
者是忍上者是世第一法復有說者應言下
頂所以者在煖法頂故名頂在忍法下故

名下復有說者如山頂之道人不久住若無
難必過此到彼若遇難即便退還行者住頂
不久若無難必到忍有難退還煖猶如山頂
故名頂云何為觀於佛法僧生下小信小信
者此法不久停故言下小此信緣佛生小信
是緣道諦緣法生下小信是緣滅諦問應能
緣四諦云何言緣二諦答道滅勝故清淨無
過是妙是離能生信處為是受化者信樂心
故若世尊說苦集是可信敬者即是受化者
此煩惱惡行邪見顛倒云何可敬信我常為

此逼迫受化者於道滅生欣樂是故說二也
復有說者信佛僧是緣道信法是緣三諦則
盡信四諦也問住頂亦信陰亦信實亦信諦
何故但說信三寶答三寶是生信敬處但隨
行者意於陰生悅適是名為煖於實生悅適
是名為頂於諦生悅適是名為忍問何故頂
退不說煖退答頂既退亦應說煖退行者在
頂時多煩惱業留難煩惱等作是念若行者
到忍我復於誰身中當作果報若離欲界時
亦念行者出欲界我復於誰身中生果報離

非想非非想處時亦念行者離彼欲已更不受身我復於誰身中生於果報於此三時多諸留難留難退故大憂惱如人見寶藏大喜欲取即失住頂法者自念不久當得於忍永斷惡道獲大重利猶如聖人而忽退失故大憂惱是故言頂退也若能親近善友從其聞隨順方便法內心正觀信佛菩提信善說法信僧清淨功德是說信寶說色無常乃至說識無常是說信陰知有苦集滅道是說信諦若如是即住頂若不如是即頂退忍法觀者

正觀欲界苦色無色界苦欲界行集色無色界行集欲界行滅色無色界行滅斷欲界行道斷色無色界行道如是三十二心是名下忍行者後時漸漸減損行及緣復更正觀欲界苦色無色界苦乃至觀斷欲界行道除觀五斷色無色界行道從是中名中忍復更正觀欲界苦觀色無色界苦乃至觀色無色界行滅除滅一切道復正觀欲界苦色無色界苦乃至觀欲界行滅除色無色界行滅復正觀欲界苦乃至觀色無色界行集除滅一切滅

復正觀欲界苦乃至觀欲界行集除色無色
界行集復正觀欲界色無色苦除一切集復
正觀欲界苦除色無色界苦復正觀欲界常
相續不斷不遠離如是觀時深生厭患復更
減損但作二心觀於一行如似苦法忍忍法
智如是正觀是名中忍復以一心觀欲界苦
是名上忍復次生世第一法世第一法後次
生苦法忍譬如人欲從己國適他國多財產
不能持去以物易錢猶嫌錢易金嫌金易多
價寶往適他國行者乃至漸捨相續不離生

於上忍上忍後生第一法第一法後生苦忍
問世第一法有三品不答一人無多人有身
子上目連中餘皆下就佛支佛聲聞為三品
世第一法者此心心數法於餘法為最為勝
為長為尊為上為妙亦分亦都分者勝世間
法不勝見諦見諦眷屬不相離慧力偏多故
熏禪不與凡夫同生一處故盡智時一切善
根永離一切諸垢障故三三昧乃至惡賤無
漏何況有漏不應都勝分勝彼煥頂忍法亦
應言第一應言分勝勝煥頂忍一切凡夫所

得禪無量解脫除入也或言都勝非謂一切
事業中勝但以能開聖道門故彼見諦等不
能開聖道門以世第一法開聖道門彼見諦
等法得修見諦等法得修者皆是世第一法
功用是世第一法名義者最勝義是第一義
得妙果是第一義如高幢頂更無有上是第
一義問前諸義有差別耶答此皆歎說上妙
之義亦有差別於不淨安般名最於聞慧名
勝於思慧名長於煖為尊於頂為上於忍為
妙又依未至為最依初禪為勝中間為長二

禪為尊三禪為上四禪為妙如是種種說此
依毗婆沙釋欲委知向彼尋初果八忍八智
三果重慮緣真九無礙九解脫智支佛用總
相別相如約三世明苦集分別十二因緣即
別相相也六度緣理智弱伏而未斷事智強
能捨身命財無所遺顧聲聞能發真成聖猶
論我衣我鉢互論強弱云云通教聲聞總相一
門達俗即真通教緣覺能於一門總相別相
達俗即真通教菩薩能於四門總相別相達
俗即真又能徧四門出假教化衆生十信信

果頭真如實相為求此理起十信心十住正
 習入空傍習假中十行正習假傍習中十迴
 向正習中初地證中二地已上重慮於中三
 藏佛一時用三十四心八忍八智九無礙九
 解脫斷正習盡通佛坐道場一念相應慧斷
 餘殘習氣別教佛用金剛後心斷一品無明
 究竟盡成佛或言斷時是等覺佛無所斷但
 證得圓滿菩提具足耳圓五品不斷五欲而
 淨諸根具煩惱性能知如來祕密之藏六根
 淨位獲相似中道智初住獲如來一身無量

身入法流海中行任運流注後位可解不復
 記四明智照境者若由智照境由境發智四
 句皆墮性中如別記云云若四悉檀因緣立境
 智但有名字云云問智能照境境亦能照智不
 答若作不思議釋更互相照義亦無妨仁王
 般若云說智及智處皆名為般若譬鏡面互
 相照亦如大地一能生種種芽芽亦生地一
 且置斯義世智照六道十如五停心智去至
 體法凡七智照二乘十如六度及通教出假
 菩薩智兩屬上求照菩薩十如下化照六道

十如四十心智亦兩屬上求照菩薩十如下
化照六道十如十地智兩屬次第照照菩薩
十如不次第照照佛十如五品去凡四智皆
照佛界十如總略如此細揀云云二十智照四
種十二因緣境者世智五停四念四果乃至
支佛六度三藏佛凡七智照思議生滅十二
因緣境通教三乘入真方便智出假智佛智
凡五智照思議不生不滅十二因緣境別教
十信三十心十地佛凡四智照不思議生滅
十二因緣境其中不無別意且從大判圓教

四智照不思議不生不滅十二因緣境二十
智照四種四諦者前三藏等七智照生滅四
諦境次通教五智照無生滅四諦境次別教
四智照無量四諦境次圓教四智照無作四
諦境次二十智照二諦者前七智是照析空
之二諦次五智是照體空之二諦次八智照
顯中之二諦其間別圓相入者可以意得云云
次明二十智照三諦者前七智照無中之二
諦是因緣所生法皆屬俗攝次五智照舍中
之二諦即空一句皆屬真諦攝也次別圓八

智照顯中之二諦即是假名亦名中道二句皆屬中道諦攝也次二十智照一實諦者此須引釋論明四悉檀皆名為實世界故實乃至第一義故實當知實語亦通四諦生滅故實無生滅故實無量故實無作故實前三藏七智照生滅之實次通教五智照無生滅之實次別教四智照無量之實次圓教四智照無作之實前後諸實云云次二十智無諦無照者無諦無別理若於四種四諦得悟不復見諦與不諦故無諦亦通也前七智照生滅之

無諦生生不可說故次五智照無生滅之無諦不生不可說故次四智照無量之無諦不生不可說故次四智照無作之無諦不生不生不可說故前無諦是權後無諦是實此就言教若就妙悟同於聖人心中所照者則不見有權實故非權非實空拳誑小兒誘密五度於一切方便說權方便說實會理之時無復權實故稱非權非實為妙也五明麤妙者前十二番智是麤後八番智為妙何者藏通等佛自是無常亦不說常彼二乘菩薩何得

聞常信常修常是故為麤別教十信初已聞
常信修於常尚勝彼佛何況餘耶是故為妙
常途云法華不明常者祇是三藏意耳今明
十信知中已過牟尼則八番為妙也又別教
四智三麤一妙圓教四智悉皆稱妙何者地
人云中道乃是果頭能顯初心學者仰信此
理如藕絲懸山故說信行皆非圓意也故十
信智為麤十住正修空傍修假中十行正修
假傍修中十迴向始正修中此中但理不具
諸法是故皆麤登地智破無明見中道證則

為妙類如通藏兩種俱得道而三藏門拙今
別教亦爾教門皆權而證是妙云云圓教四智
皆妙者如法相說如說而信如理而行始論
五品終竟妙覺實而非權是故皆妙是名待
麤智說妙智也又約知見明麤妙者知與見
云何然分別有四不知不見知非見見非知
亦知亦見先約三藏釋後約圓釋中間例可
解凡夫不聞故不知不證故不見五停四念
至世第一法聞故名知未證故非見辟支佛
不聞故非知自然證故是見四果聞故亦是

知證故亦是見傳傳判麤妙可解約圓教釋者七方便不聞故不知未證故不見五品六根聞故知未證故不見發宿習者名見不從聞故不知稟教證入者亦知亦見此節節傳為麤妙究竟而論前來二十種智略而言之不出權實二智如經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悉具足即總束得前來諸權智也如來知見廣大深遠即是總束前來實智也方便既其具足何所不該知見既其廣大深遠何所不攝境淵無邊智水莫測唯佛與佛乃能究

蓋如此知見即是眼智眼即五眼具足智即三智一心一切種智知於實兩智知於權佛眼見於實四眼見於權此知即是見此見即是知對前諸智諸智是麤此之知見名之為妙也若得知見中意不復論五眼迷者未了更約眼明麤妙如肉眼盲閉何由見色徒聞人說起種種想終非真見欲令眼開應須治膜那得閉眼執諍何益耶閉眼想則麤眼開見則妙天眼未開不見障外為麤修禪定願智之力能發得淨色徹障內外明闇無隔慧

眼未開常行死逕假令情想亦復非實故為
麤無漏豁發故稱為妙諦理明了故稱妙法
眼未開差機說法如身子僻教滿願穢器名
為麤破障通無知分別藥病名之為妙佛眼
不開不見實相故文云二乘之人及新發心
者不退菩薩所不能知故四眼皆麤除諸菩
薩眾信力堅固者以信得入相似佛眼能開
真佛知見乃名為妙諸教多說四眼或帶四
眼說佛眼是故為麤今經獨說佛眼是故為
妙是為待^麤為妙也六明開麤顯妙者前十

六番智若不決了但是麤智若得決了悉成
妙智何者如妙莊嚴王先是外道世智聞法
華經便得決了以邪相入正相於諸見不動
而修三十七品不捨八邪而入八正即是決
於世智得入妙智或與五品齊或與相似齊
或與分得齊節節有入義細作^{云云}若五停方
便智乃至通教佛等智若不決了即是麤智
今開權顯實汝等所行是菩薩道來入妙位
須一一將十二番智來入圓妙四智或入五
品相似分得等智^{云云}又決了別教歷別之智

入於妙智當體即是某位進入是某位細揀
云十六 麤智皆成妙智無麤可待即是絕待
 智妙也復次開麤眼為妙眼者餘經雖說為
 五眼五眼不融是故為麤今經決了四眼令
 入佛眼文云父母所生眼遂得清淨學大乘
 者雖有肉眼名為佛眼即是決了肉眼名為
 佛眼也淨名云世孰有真天眼者有佛世尊
 不以二相見諸佛國此即是決了天眼即是
 佛眼也願得如世尊慧眼第一淨即是決了
 慧眼能得入妙決法眼入妙者邊際智滿是

也四眼融入佛眼寂而常照故文云決了聲
 聞法是諸經之王五眼具足成菩提開佛知
 見故稱為妙問佛眼開乃名為妙六根雖淨
 云何為妙答佛眼雖未開已能圓學圓信如
 迦陵頻伽鳥雖在殼中音聲已勝諸鳥即是
密五
 假名相似等妙若開即是分妙究竟妙云六 二
 對境明智又二一對五境二展轉相照對境
 初應對十如境此既一經之意處處說之可
 解故不復釋次對四種十二因緣明智者大
 經云十二因緣有四種觀下智觀故得聲聞

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菩薩菩提上上智觀故得佛菩提何者十二因緣本是一境緣解不同開成四種今以四教意釋之三藏具有三人而皆以析智觀界內十二因緣事為初門然析智淺弱三人之中聲聞最劣以劣人標淺法故名下智通教亦有三人同以體智觀界內十二因緣理體法雖深望藏為巧望別未巧三人之中緣覺是中以中人名通法故言中智別教佛與菩薩俱知界外十二因緣事次第菩薩比佛猶未

是上比於通藏則是上法故以上智當名也圓教佛與菩薩俱觀界外十二因緣理初心即事而中此法最勝故以佛當若故言上上智觀也以四教釋四觀於義允合云云所言下智觀者觀受由觸觸由入入由名色名色由十九識識由行行由無明無明顛倒不善思惟致不善行感四趣識名色等若善思惟致善行感人天識名色等觀此無明念念無常前後不住所生善惡遷變速朽所受名色衰損代謝煩惱業苦更互因緣都無暫停過去二因

現在五果現在三因未來二果三世迴復猶若車輪癡惑之本既無常苦空無我則無明滅無明滅故諸行滅乃至老死滅若不然火是則無煙是名子縛斷無子則無果滅智灰身離二十五有是名果縛斷則是下智觀十二因緣得聲聞菩提也中智者觀受由觸乃至行由無明無明祇是一念癡心心無形質但有名字內外中間求字不得是字不住亦不住猶如幻化虛誑眼目無明體相本自不有妄想因緣和合而生無所有故假名無

明不善思惟心行所造以不達無明如幻化故起善不善思惟則有善不善行受善不善名色觸受今達無明如幻故則諸行亦如幻從幻生識名色等皆如幻愛取有生三世輪轉幻化遷改都無真實有智之人不應於中而生愛恚無明既不可得則無明不生不生則不滅諸行老死亦不生不滅不生故則非新不滅故則非故非故者無故可畢非新者無新可造無新者子縛斷無故者果縛斷是名中智觀十二因緣得緣覺菩提上智觀者

觀受由觸乃至行由無明無明祇是癡一念
心心癡故派出煩惱由煩惱派出諸業由業
派出諸苦觀此煩惱種別不同不同故業不
同業不同故苦不同諸行若干名色各異種
種三道無量無邊分別不濫知因此煩惱起
此業得此苦不關彼業及彼煩惱如是三道
覆障三德破障方便亦復無量無明若破顯
出般若業破顯出解脫識名色破顯出法身
愛取有老死亦復如是自既解已復能化他
於一切種知一切法起道種智導利衆生是

名上智觀十二因緣也上上智觀者觀受由
觸乃至行由無明知十二支三道即是三德
豈可斷破三德更求三德則壞諸法相煩惱
道即般若當知煩惱不闇般若即煩惱般若
不明煩惱既不闇何須更斷般若不明何所
能破闇本非闇不須於明如耆婆執毒成藥
豈可捨此取彼業道即是解脫者當知業道
非縛解脫即業者脫非自在業非縛故何所
可離脫非自在何所得如神通人豈避此
就彼耶苦道即法身者當知苦非生死法身

即生死法身非樂苦非生死何所可憂法身
 非樂何所可喜如彼虛空無得無失不忻不
 戚如是觀者三道不異三德三德不異三道
 亦於三道具一切佛法何者三道即三德三
 德是大涅槃名祕密藏此即具佛果深觀十
 二因緣即是坐道場此即具佛因佛因佛果
 皆悉具足餘例可知是名上上智觀十二因
 緣得佛菩提約此應判麤妙開麤顯妙意可
 解故不委記耳又四智照四境界若不轉其
 智則麤四境轉成妙境麤智即成妙智仍是

待絕之意云云二對四種四諦明智者大經云
 知聖諦智則有二種中智上智中智者聲聞
 緣覺上智者諸佛菩薩若依此文束於體析
 合稱為中東大乘利鈍合稱為上今若約根
 緣利鈍內外事理開即成四聲聞根鈍緣四
 諦事即生滅四諦智緣覺根利緣四諦理即
 無生四諦智菩薩智淺緣不思議事即無量
 四諦智諸佛智深緣不思議理即無作四諦
 智也此乃大經之一文又云凡夫有苦無諦
 聲聞有苦有苦諦凡夫不見苦理故言無諦

聲聞能見無常苦空故言有諦即是生滅四諦智也又云菩薩之人解苦無苦而有真諦即是體苦非苦故言無苦即事而真故言有諦乃是摩訶衍門無生四諦智也又云知諸陰是苦知諸入為門亦名為苦知諸界為分亦名為性亦名為知是名中智依前說者即屬聲聞也分別諸苦諸入界等有無量相我於彼經竟不說之是名上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非諸聲聞緣覺境界此則異前兩意既稱上智又非二乘境界豈非別教菩薩觀恒

沙佛法如來藏理耶是為無量四諦智又云如來非苦非集非滅非道非諦是實虛空非苦非諦是實非苦者非虛妄生死非諦者非二乘涅槃是實者即是實相中道佛性也又云有苦有苦因有苦盡有苦對如來非苦乃至非對是故為實如此明義既異上三番豈非無作四諦智耶例此一諦為四餘三亦應爾謂有集有集果有集盡有集對有盡有盡因有盡障有盡障相有對有對果有對障有對障相如來非此四四十六種但是於實云云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第三下

密六

隋天台智者大師說

門人灌頂記

三對二諦境明智者權實二智也上真俗二
諦既開七種今權實二智亦為七番内外相
即不相即四也言六三相接合七也若對上數之
析法權實二智體法二智體法合中二智體
法顯中二智別二智別合圓二智圓二智上
七番各開隨情隨智隨智合二十一種諦
今七番二智亦各開三種謂化他權實自行

化他權實自行權實合二十一權實也若析
法權實二智者照森羅分別為權智盡森羅
分別為實智說此二智逗種種緣作種種說
隨種種欲種種宜種種治種種悟各隨堪任
當緣分別雖復種種悉為析法權實所攝故
有化他二智化他二智隨緣之說皆束為權
智若內自證得若權若實俱是實證束為實
智内外相望共為二智故有自行化他權實
二智也就自證權實唯獨明了餘人不見更
判權實故有自行二智也今更約三藏重分

別之此佛化二乘人多用化他實智二乘稟此化他之實修成自行之實故佛印迦葉云我之與汝俱坐解脫牀即此義也若化菩薩多用化他權智其稟化他之權修學得成自行之權佛亦印言我亦如汝云云此三種二智若望體法二智悉皆是權故龍樹破云豈有不淨心中修菩提道猶如毒器不任貯食食則殺人此正破析法意也故皆是權云云體法權實二智者體森羅之色即是於空即色是權智即空是實智大品云即色是空非色滅

空正是此義為緣說二緣別不同說亦種種雖復異說悉為化他權實所攝故有化他二智化他二智既是隨情皆束為權內證權實既是自證悉名為實以自之實對他之權故有自行化他二智也就自證得又分權實故有自行二智也密六此三二智望舍中二智復皆名權何者無中道故云云體法舍中權實二智者體色即空不空照色是權智空不空是實智說此二智赴無量緣隨情異說雖復無量悉是舍中二智所攝故有化他二智化他二

智本是逗機皆名為權自證二智皆名為實
於自證二智更分權實故有自行二智此三
二智望顯中二智悉皆是權何者帶於空真
及教道方便故又體法顯中權實二智者體
色即空不空一切法趣空不空了色是權智
空不空一切法趣空不空是實智為緣說二
緣既無量說亦無量無量之說悉為顯中二
智所攝故有化他二智化他二智既是隨緣
悉名為權自證二智既是證得悉名為實以
自望他故有自行化他二智就自證二智更

分權實此三二智望別權實二智悉皆是權
何者帶即空及教道方便故別權實二智者
體色即空不空色空俱是權智不空是實智
以此二智隨百千緣種種分別分別雖多悉
為次第二智所攝故有化他二智化他二智
悉是為緣皆名為權自證二智既是證得悉
名為實以自對他故有自他二智就自證權
實自分二智故有自行二智此三二智望別
合圓二智悉復是權何者以次第故帶教道
故別合圓權實二智者色空不空一切法趣

不空色空名權智一切法趣不空爲實智以此二智隨百千緣種種分別雖多悉爲別含圓二智所攝故有化他二智化他二智既是爲緣悉皆是權自證二智既是證得悉名爲實自他相望共爲二智就自證得更分權實故有自行二智此三二智望圓二智悉復是權何者帶次第及教道故圓權實二智者即色是空不空一切法趣色趣空趣不空一切法趣色趣空是權智一切法趣不空是實智如此實智即是權智權智即實智無二

無別爲化衆生種種隨緣隨欲隨宜隨治隨悟雖種種說悉爲圓二智所攝故有化他二智化他二智既是隨情悉復是權自證二智悉名爲實就自證中更分二智故有三種不同也此之二智不帶析法等十八種二智方便唯有真權真實名佛權實如經如來知見廣大深遠方便波羅蜜皆悉具足獨稱爲妙待前爲麤又從析法二智至顯中二智凡十二種二智待前皆名爲麤顯中爲妙何以故此妙不異後妙故又從次第二智凡九種二

智待前為麤不次第為妙又前十八種二智皆麤唯不次第三種為妙又不次第第二種為麤一種為妙又歷五味教者乳教具三種九種二智酪教一種三種二智生酥四種十二種二智熟酥具三種九種二智此經但二種三種二智若酪教中權實皆麤醍醐教中權實皆妙餘三味中權實有麤有妙可以意推若不作如上釋諸智者經論異說意則難解何者華嚴解初住心云三世諸佛不知初住智世人釋云如實智佛自不知佛如實智亦

不知初住如實智此釋自謂於理為通其實不允若藏通等佛不論如實智云何於自如實智不知耶別教初住不得如實智云何言不知若得前來諸智意者三世三藏佛不知圓教初住智此則事理二釋俱無滯也此中義兼二種一分別二十一種權實二待麤論妙如上說若開麤顯妙者諸方便諦既融成妙諦對諦立智悉非復麤如賤人舍王若過者舍則莊嚴如衆流入海同一鹹味開諸麤智即是妙智也二智多有所關須商略類通

今對七種二諦明二十一種權實以為章門
若得此意約因緣境亦應如此謂析因緣智
體因緣智舍中因緣智顯中因緣智次第因
緣智帶次第因緣智不次第因緣智一一各
有化他自行化他自行等三種分別合有二
十一種分別麤妙判五味多少論待絕等四
諦三諦一諦等亦應如是當自思之何煩具
記也問隨情諦及化他智何意無量隨智諦
及自行智何意不多答祇約一人未得道時
見心橫起邪執無窮何況多人種種各異為

是義故隨情則多智見於理理唯一種不得
有異六六夫二諦差別已如上說說此七權實
二十一權實頗用世人所執義不頗同世人
所說語不頗用諸論所立義不既不從世人
亦不從文疏特是推大小乘經作此釋耳若
破若立皆是法華之意若巧拙相形以通經
二智破三藏經二智乃至次第不次第相形
以圓經二智破別經二智方便諸經明智既
麤通經之論豈得為妙經論既爾弘經論人
何勞擊射任其所說自有所墮若作生滅解

權實者墮在初番若作不生不滅解者墮第
二番乃至第七番亦可知又縱廣引經論莊
嚴已義者亦不得出初番隨情二諦化他權
實況出初番第二第三權實尚不出初番三
種權實況第七番三種權實若但以初番二
智破一切世間情執略盡假令得入化城祇
是自行實智尚不得化他之權何況能得後
番諸智若尋二十一種二智凡破幾外見凡
破幾權經論復顯幾是立幾權經論然後方
稱妙權妙實世人全不識一兩種權實之意

而情中即計為智若是智者破何惑見何理
未見理未破惑生死浩然非情何謂今若待
前諸麤智而明妙智者法華破待之意也若
其會者一切權經論所明諦理皆成妙理無
非智地會一切權經論所明二智無非妙智
悉是大車如此破會深廣莫以中論相比可
熟思之云云四對三諦明智者上明五三諦竟
今更分別夫三智照十法界束十為三謂有
漏無漏非有漏非無漏三法相入分別有五
初謂非漏非無漏入無漏對漏無漏為三法

二謂一切法入無漏對漏無漏為三法三謂漏無漏非漏非無漏為三法四謂一切法趣非漏非無漏對漏無漏為三法五謂一切法趣漏趣無漏趣非漏非無漏為三法更說五境竟對此五境明五智者謂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三智相入五種不同一中智入空智對道智為三次如來藏智入空智對道智為三次中智對兩為三智次如來藏智入中智對兩智為三智次圓三智是為五差中智入空智分別為三智者初依無漏發一切

智次依有漏發道種智後深觀無漏之空知空亦空發一切種智然初心不知空空次雖得空亦不空空後能深觀於空空於前空但二空名同二境亦合故言相入今若分別以無漏空為一切智有漏空為道種智中道空為一切種智世人採經論意云六地斷惑與羅漢齊七地修方便道八地道觀雙流破無明成佛即此意也如來藏智入空智分別三智者依漏無漏發一切智道種智不異前而後不因別境更修中智但深觀空能見不空

不空即如來藏藏與空合故言相入以深觀
空見不空故發一切種智前中道智但顯別
理理之與智不具諸法藏理藏智具一切法
故異於前以藏智對兩智為三智也大經云
聲聞之人但見於空不見不空智者見空及
與不空大品云一切智是聲聞智道種智是
菩薩智一切種智是佛智即此意也中智對
兩成三智者各緣一境各發一智次第深淺
不相濫入故地持云種性菩薩發心欲除二
障有佛無佛決定能次第斷諸煩惱即此意

也如來藏智入中智為三智者兩智不異前
一切種智小異何者前明中境直中理而已
欲顯此理應修萬行顯理之智故名一切種
智耳今如來藏理含一切法非直顯理之智
名一切種智與前為異用此智對前為三智
也故地論師云緣修顯真修真修發時不須
緣修前兩智即是緣修後智發時即是真修
真修具一切法不須餘也即是此義云云圓三
智者有漏即是因緣生法即空即假即中無
漏亦即假即中非漏非無漏亦即空即假一

法即三法三法即一法一智即三智三智即一智智即是境界即是智融通無礙如此三智豈同於前釋論云三智一心中得無前無後為向人說令易解故作三智名說耳即是此意云云若欲顯智要須觀成汎論觀智俱通因果別則觀因智果例如佛性通於因果別則因名佛性果名涅槃今就別義以觀為因成於智果如瓔珞云從假入空名二諦觀從空入假名平等觀二觀為方便道得入中道第一義諦觀今用從假入空觀為因得成於

果名一切智用從空入假觀為因得成道種智果用中觀為因得成一切種智果也上明於智略有五種今以觀成亦應五種細作可知修觀義如止觀云云言麤妙者藏通兩佛雖有一切種智之名更無別理不破別惑此智不成故不用也中入空智者雖說中道因於通門而成兩智後照中道無廣大用因於拙教果又不融是故為麤次如來藏入空智者教果理雖融因是通門亦名為麤中對二智者雖不因通而三智別異果教未融是故為

麤如來藏入中者在果雖融因是別門此因
 亦麤圓三智者因圓果圓因妙果妙諦妙智
 妙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是故為妙智也
 若歷五味教者乳教有三種三智酪教一種
 三智生酥具五種三智熟酥亦具五種三智
 麤妙可知法華但一種三智此是法華破意
 即相待妙也開麤明妙者世智無道法尚以
 邪相入正相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低頭舉手開麤顯妙悉成佛道何況三乘出
 世之智故大經云聲聞緣覺亦實亦虛斷煩

惱故名之為實非常住故名之為虛凡夫未
 斷煩惱無實唯虛尚開麤入妙即是大乘何
 況二乘之智二乘之智根敗心死尚得還生
 何況道種之智如此開時一切都妙無非實
 相七寶大車其數無量此是法華會意即絕
 待妙也五對一諦明智者即是如實智也釋
 論云諸水入海同一鹹味諸智入如實智失
 本名字故知如實智總攝一切智純照一境
 故總衆水俱成一鹹也若待十智為麤如實
 智為妙若待諸實智諸實智名麤中道如實

智名妙若開麤顯妙者非但諸實智為妙十
 智亦名妙云云無諦無說者既言無諦亦復無
 智若歷諸處明無諦者餘方便無諦無智為
 麤中道無諦無智為妙若以杜口絕言無諦
 無智者亦無麤無妙無待無絕歷一切法皆
 無麤無妙也二展轉相照者六番之智傳照
 前諸境思議因緣下智中智照六道十如性
 相等下中二智觀十二因緣滅者照二乘十
 如性相等上智照菩薩性相本末等上上智
 照佛法界性相本末等四種四諦智照十法

界者生滅無生等苦集智照六道十如相性
 生滅無生道滅智即是照二乘十如相性無
 量無作苦集智照菩薩界性相等無量無作
 道滅智照佛法界相性本末等四種四諦智
 照四十二因緣者生滅無生苦集智照思議
 兩十二因緣也第六生滅無生滅兩道滅智是照
 兩思議十二因緣滅也無量無作兩苦集智
 照不思議兩十二因緣也無量無作道滅智
 照不思議兩十二因緣滅也七種二智照十
 法界者生滅無生滅兩權智及入通等二合

四權智照六道性相生滅無生滅兩實智照
二乘性相等別權圓入別權有邊是照六道
性相無邊是照二乘性相圓權則通照九界
性相別入通實空邊是二乘性相不空邊是
菩薩性相圓入通實空邊是二乘性相不空
邊是照佛界相性別實是照菩薩性相圓入
別實圓實俱照佛法界相性也七種二智照
四種因緣者前四權是照思議兩十二緣別
權圓入別權有邊是照兩思議十二緣無邊
是照兩十二緣滅圓權則通云云別入通實空

邊是照思議十二緣滅不空邊是照不思議
十二緣圓入通實空邊同上不空邊是照不
思議十二緣滅別實照不思議兩十二緣滅
圓實照兩不思議十二緣滅等前四種權智
是照生滅無生滅兩苦集又三權智照無量
無作苦集二實智是照思議兩道滅又五實
智是照不思議兩道滅五種三智照十法界
者五種道種智照六道性相本末等五種一
切智照二乘菩薩性相本末等五種一切種
智照佛法界十如相性等又五種三智照四

種十二因緣者五種有智照思議兩十二緣
五種一切智照兩思議十二緣滅又是照不
思議十二緣五一切種智是照兩不思議十
二緣滅五種三智照四種四諦者五道種智
照生滅無生兩苦集五種一切智照生滅無
生兩道滅亦是照無量無作兩苦集五種一
切種智是照無量無作兩道滅五種三智照
七種二諦者五道種智是照四種俗諦五種
一切智是照兩種真諦亦是照別圓入別圓
三種俗諦五種一切種智是照五種真諦一

如實智是照佛界十如性相又是照不思議
十二因緣又是照無作四諦又是照五種真
諦又是照五種中道第一義諦無諦無說與
十相性如合與不思議十二緣滅合與四種
不生不生合與真諦無言說合與中道非生
死非涅槃合如此等諸智傳傳照諦諦若融
智即融智諦融名之為妙如此等皆是方便
說言稱妙不妙見理之時無復權實非權非
實亦無妙與不妙是故稱妙也七種二諦五
種三諦更相間入餘諸境亦有此意七種二

智五種三智既相間入者餘諸智亦有此意
例自可作云云 第三行妙者爲二一通途增
數行二約教增數行夫行名進趣非智不前
智解導行非境不正智自行足到清涼池而
解是行本行能成智故行滿而智圓智能顯
理窮則智息如此相須者則非妙行妙行
者一行一切行如經本從無數佛具足行諸
道又云無量諸佛所而行深妙道又云盡行
諸佛所有道法既具復深又盡具即是廣深
即是高盡即究竟此之妙行與前境智一而

卷六

十二

論三三而論一前境說如法相法相亦具三
名祕密藏前智是如法相解解亦具三如面
上三目今行是所行如所說行亦具三名伊
字三點若三若一皆無缺減故稱妙行耳前
對境明智今亦應對智明行若直對一種智
增數明行則行若塵沙說不可盡況對諸智
各導衆行則浩若虛空得意止言不復可說
釋論云菩薩行般若時以一法爲行攝一切
行或無量一法爲行攝一切行或二法爲行
攝一切行或無量二法爲行攝一切行乃至

十法百法千萬億法為行攝一切行或無量
 十法百千萬億法為行攝一切行行雖衆多
 以智為本智如導主行若商人智如利針行
 如長線智御行牛車則安隱能有所至用此
 增數諸行為前十如諦智所導乃至一實諦
 智所導若得此意以正智導衆行入正境中
 此義唯可懸知不可載記云云二約教增數者
 若三藏增數明行如阿舍中佛告比丘當修
 一行我證汝等四沙門果謂心不放逸若能
 護心不放逸行廣演廣布則所作已辦能得

涅槃又告比丘當修一行謂他物莫取比丘
 白佛我已知已佛言汝云何知比丘白佛他
 物謂色聲香味觸法佛言善哉若能不取此
 六即所作已辦能得涅槃所言廣演廣布者
 以不放逸心歷一切法謂三界六塵皆不放
 逸得至涅槃增二數明行者阿舍云阿練若
 比丘當修二法為行謂修止修觀若修止時
 即能休息諸惡戒律威儀諸行禁戒悉皆不
 失成諸功德若修觀時即能觀苦如實知之
 觀苦集苦盡苦出要如實知之得盡漏不受

後有怛薩阿竭亦如是修增三數明行者謂
戒定慧此三是出世梯墜佛法軌儀戒經云
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諸
惡即七支過罪輕重非違五部律廣明其相
如是等惡戒所防止諸善者善三業若散若
靜前後方便支林功德悉是清淨故稱為善
自淨其意者即是破諸邪倒了知世間出世
間因果正助法門能消除心垢淨諸瑕穢豈
過於慧佛法曠海此三攝盡若得此意四五
六七乃至百千萬億法為行攝一切行亦如

是是名下智導行也通教增數行者不定部
帙判通教但取三乘共學法門指此為通耳
今且引釋論增數以示其相論云菩薩行般
若時雖知諸法一相亦能知一切法種種相
雖知諸法種種相亦能知一切法一相云何
觀一切法一相所謂觀一切法無相如四大
各各不相離地中有水火風但地多以地為
名水火風亦如是今觀無此異相若火中有
三大三大應併熱若三大在火中三大遂不
熱則不名火若三大併熱則三大捨自性皆

名爲火無復三大若言有三大而細不可知此與無何異若麤可得則知有細若無麤細亦無如是則火中諸相不可得一切法相亦不可得是故一切法皆一相此以一相破異相復以無相破一相無相亦自滅如前火木然諸薪已亦復自燒是爲觀一切法一相一相無相如是無量一切法悉皆一相一相無相或二法爲行攝一切行乃至百法千萬億法爲行攝一切行可以意推不復繫記別教增數行者如善財入法界中說於一善知識

所各聞一法爲行或如幻三昧或投巖赴火算砂相繫發菩提心等種種一行皆云佛法如海我唯知此一法門餘非所知乃至一百一十善知識一一法門皆如是是一一行皆破無明入深境界若二法三法百千萬億等法亦應如是云云圓教增數行者如文殊問經明菩薩修一行三昧當於靜室結跏趺坐繫緣法界一想法界一切無明顛倒永寂如空比之一行即是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一切諸法中皆以等觀入解慧心寂然三界無

倫匹此乃一行攝一切行增二法爲行攝一切行所謂止觀增三法爲行攝一切行謂聞思修戒定慧增四法爲行攝一切行謂四念處增五法爲行攝一切行謂五門禪增六法爲行攝一切行謂六波羅蜜增七法爲行攝一切行謂七善法增八法爲行攝一切行謂八正道增九法爲行攝一切行謂九種大禪增十數爲行攝一切行謂十境界或十觀成乘等增百數千萬億數阿僧祇不可說法門爲行豈可具載若得其意例可解然增數明

行爲行不同須判麤妙若三藏增數諸行以生滅智導但期出苦止息化城是故爲麤通教增數諸行體智雖巧但導出苦灰斷是同別教增數諸行智導則遠自淺階深而諸行隔別事理不融是故爲麤圓教增數諸行行融智圓是故爲妙今經屬圓增數如觀經云於三七日一心精進此就一法論行妙若行若坐思惟此經此就二法論行妙若聞是經思惟修習善行菩薩道此就三法論行妙四安樂行此就四法論行妙五品弟子此就五

法論行妙六根清淨此就六法論行妙如是
等行麤論妙也開麤論妙者低頭舉手積土
弄砂皆成佛道雖說種種法其實爲一乘諸
行皆妙無麤可待待即絕矣復次約五數明
行妙者又爲二密六先明別五行次明圓五行別
者如涅槃云五種之行謂聖行梵行天行嬰
兒行病行聖行有三戒定慧如經菩薩若聞
大涅槃聞已生信作是思惟諸佛世尊有無
上道有大正法大衆正行從此立行若聞大
涅槃即是信果亦是信滅有無上道已去是

信顯果之行無上道是信慧有大正法是信
定大衆正行是信戒是名信因信道自傷已
身及諸衆生破戒造罪失人天樂及涅槃樂
即是知集往來生死受惡道報即是知苦苦
集與戒定慧相違即無道無道故不得涅槃
則無滅菩薩欲拔苦集而起大悲興兩誓願
欲與道滅而起大慈興兩誓願發誓願已次
則修行思惟在家逼迫猶如牢獄不得盡壽
淨修梵行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即棄家捨欲
白四羯磨持性重戒息世譏嫌等無差別不

為愛見羅刹毀戒浮囊如止觀中說因是持
戒具足根本業清淨戒前後眷屬餘清淨戒
非諸惡覺覺清淨戒護持正念念清淨戒迴
向具足無上道戒根本者十善性戒衆戒根
本為無漏心持故言清淨前後眷屬餘清淨
戒者偷蘭遮等是前眷屬十三等是後眷屬
餘者非律藏所出結諸經所制者如方等二
十四戒之流名為餘戒也此兩支屬律儀作
法受得之戒也後三支非作法是得法得法
時乃發斯戒也非諸惡覺覺清淨戒者即定

卷六

十七

共也尸羅不清淨三昧不現前以戒淨故事
障除發得未來性障除發得根本滅惡覺觀
名定共戒也護持正念念清淨戒者即四念
處觀理正念雖未發真由相似念能發真道
成道共戒故名正念念清淨戒復次定共戒
依定心發屬止善義道共戒依分別心發屬
行善義動不動俱是毗尼何者戒論防止得
定共心不復起惡得道共發真求無過罪故
俱是戒也回向具足無上道戒者即是善薩
於諸戒中具四弘六度發願要心回向善提

故名大乘戒弘誓如前說六度者獸惡出家捨於所愛即是檀纖毫不犯拒逆羅刹即是尸能捨節身心安忍打罵名生忍耐八風寒熱貪恚等名法忍愛見不能損即是羸提守護於戒犯心不起即是精進決志持戒不爲狐疑所誑專心不動名爲禪明識因果知戒是正順解脫之本出生一切三乘聖人非六十二見雞狗等戒名爲般若又別發願要制已心寧以此身卧於熱鐵不以破戒受他牀席十二誓願自制其心又更發願願一切衆

生得護持禁戒得清淨戒善戒不缺戒不析戒大乘戒不退戒隨順戒畢竟戒具足諸波羅蜜戒以此十願防護衆生菩薩一持戒心若干願行以莊嚴戒諸餘行心亦應如是然護他十戒從自行五支中出從根本眷屬兩支出禁戒清淨戒善戒何者篇聚作法即是禁戒禁戒若發無作乃名清淨清淨即止善而言善戒即是行善也從非惡覺覺清淨戒開出不缺戒何者雖防護七支妄念數起致有缺漏若發未來禪事行不缺得根本禪性

行不缺從護持正念念清淨戒開出不析戒
即道共戒也滅色入空是析法道共今體法
入空故名不析又內有道共則戒品牢固不
可破析也從回向具足無上道戒開出大乘
不退隨順畢竟具足波羅蜜戒言大乘者菩
薩持性重譏嫌等無差別自求佛道性重則
急爲化衆生譏嫌則急小乘自調性重則急
不度他故譏嫌則寬菩薩具持兩種故名大
乘戒不退者行於非道善巧方便姪舍酒家
非法之處輒以度人而於禁戒無有退失如

醫療病不爲病所汙故名不退隨順者隨物
機宜隨順道理故名隨順戒畢竟者豎究竟
無上之法也具足波羅蜜者橫一切圓滿無
法不備也大論亦明十種戒不破不缺不穿
不雜四種即是大經根本支中禁戒清淨戒
善戒不缺戒論隨道戒即是大經護持正念
支中不析戒也論無著戒即是大經回向支
中不退戒論智所讚戒即是大經大乘戒論
自在戒即是大經自在戒論隨定戒即是大
經隨順戒論具足戒即是大經波羅蜜戒大

經明畢竟論言隨定此大同小異於義無失
涅槃欲辨菩薩次第聖行故具列諸戒淺深
始終具足善能護持即入初不動地不動不
退不墮不散是名戒聖行戒聖行既從始淺
以至於深今仍判其麤妙禁淨善三戒屬律
儀律儀通攝衆故定尊卑位次緒雖有菩薩
佛等不別立衆故戒法是同但以佛菩提心
爲異耳故知律儀等三戒三藏攝不缺是定
共根本禪是事亦屬三藏攝是故爲麤不析
戒是體法道共即通教攝大乘不退等別教

攝亦兼於通通有出假隨機順理於道不退
然依真諦不及別人別人爲妙也隨順畢竟
具足等圓教攝不起滅定現諸威儀不捨道
法現凡夫事故名隨順唯佛一人具淨戒餘
人皆名汙戒者故名畢竟戒戒是法界具一
切佛法衆生法到尸彼岸故名具足波羅密
戒淨名云其能如是是名奉律是名善解此
經云我等長夜持佛淨戒法王法中久修梵
行始於今日得其果報又羅睺羅密行唯我
能知之豈非待前諸戒皆麤唯圓爲妙也復

次持初戒如乳中間如三味後戒如醍醐醍
 醐為妙云云開麤顯妙者他云梵網是菩薩戒
 今問是何等菩薩戒彼若答言是藏通等菩
 薩戒者應別有菩薩眾眾既別戒何得異
 又若別明菩薩戒何等別是緣覺戒今明三
 藏三乘無別眾不得別有菩薩緣覺之戒也
 若作別圓菩薩解者可然何者三乘共眾外
 別有菩薩故別有戒問三乘眾外別有菩薩
 戒者緣覺戒云何答三乘眾外無別緣覺此
 說猶是待麤之戒耳開麤者毗尼學者即大

密六

二十

乘學式叉式叉即是大乘第一義光非青非
 黃非赤白三歸五戒十善二百五十皆是摩
 訶衍豈有麤戒隔於妙戒戒既即妙人亦復
 然汝實我子即此義也是名絕待妙戒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第三下

音釋

梯丁陞梯天黎切木階也陞也
 厲力黑於子琰切也古
 絰力治也呂
 羸力羸羸初限切
 羸力羸羸初限切
 羸力羸羸初限切

永樂北藏

妙法蓮華經玄義

第一五七册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第四上

密七

清天台智者大師說

門人灌頂記

定聖行者略為三一世間禪二出世禪三上
上禪世禪復二一根本味禪隱沒有垢無記
二根本淨禪不隱沒無垢有記根本者世出
世法之根本也大品云諸佛成道轉法輪入
涅槃悉在禪中若能深觀根本出生勝妙上
定故稱根本也隱沒者闇證無觀慧也有垢
者地地生愛味也無記者境界不分明也此

有三品謂禪也等也空也即十二門禪也初
修方便當善簡風喘明識正息安徐記數莫
令增減若數微細善解轉緣調停得所當證
前方便法或麤細住皆有持身法起進得欲
界定或未到定八觸發動五支成就是發初
禪大論云已得離姪火則獲清涼定如人大
熱悶入冷池則樂云若欲進上離下者凡夫
依六行觀佛弟子多修八聖種行者於初禪
覺觀支中厭離覺觀以初禪為苦麤障二法
動亂定心故苦從二法生喜樂故麤二法翳

上定故障二禪異此名勝妙出總而言之
 知過不受著二訶責二折破得離初禪是修
 二禪相善巧攀馱則內外皎然與喜俱發四
 支成就故論云是故除覺觀得入一識處內
 心清淨故定生得喜樂云云二禪中既離覺觀
 不得作方便出定時修習馱下進上亦有六
 行如棄初禪方法云云爾時泯然不依內外與
 樂俱發五支成就故論云由愛故有苦失喜
 則生憂離苦樂身安捨念及方便云云欲馱下
 進上亦有六行如前云云善修故心豁開明出

入息斷與捨俱發空明寂靜四支成就若能
 知樂患見不動大安憂喜先已除苦樂今亦
 斷云云行人既內證四禪欲外修福德應學四
 等此有通修別修通修者大論云是慈在色
 界四禪中間得修此語則通別修者初禪有
 覺觀分別修云云悲則易喜支修喜易樂支修慈
 易一心支修捨易復次初禪修悲易二禪修
 喜易三禪修慈易四禪修捨易此則修四無
 量定之處所也復次修時緣前人離苦得樂
 歡喜平等之相而入定發時內得喜樂平等

之法外見前人離苦得樂或內得外不見或
外見內不得分別邪正云云行人欲出色籠修
四空定滅色存心心相依故名四空方便
者須訶色是苦本飢渴寒熱色為苦聚讚空
為淨妙離諸逼迫過一切色與空定相應不
苦不樂倍更增長於深定中唯見虛空無諸
色相心無分散復次得空定故出過色界故
名過一切色相空法持心種種諸色不得起
故名滅有對相已得空定決定能捨色法不
憶應故名不念種種色相云云訶下攀上皆有

方便委在禪門云云根本味禪竟根本淨禪不
隱沒無垢有記與上相違此又三品謂六妙
門十六特勝通明等也涅槃是妙此六能通
故言六妙門此三法為三根性慧性多為說
六妙門此一一門於欲界中即能發無漏若
定性多為說云云十六特勝故下地不發無漏上
地禪滿乃能得悟定慧性等為說通明通明
觀慧深細從下至上皆能發無漏此是隨機
之說若作對治則復別途云云若廣明修習則
攝一切諸禪今但次第相生一轍豎意修此

六門修證合論則有十二法佛言遊止三四
出生十二即此修數證數乃至修淨證淨修
數者行人初調和氣息不澀不滑安詳徐數
從一至十攝心在數不令馳散是名修數與
數相應者覺心任運從一至十不加功力心
自住數息微心細是名證數若患數麤當放
數修隨乃至淨亦各如是然觀有三義一慧
觀觀真二得解觀即假想觀三實觀此中初
用實觀後用慧觀修實觀者於定心中以心
眼諦觀此身細微入出息相如空中風皮肉

筋骨三十六物如芭蕉不實內外不淨甚可
厭惡復觀定中喜樂等受悉有破壞之相是
苦非樂又觀定中心識無常刹那不住無可
著處復觀定中善惡等法悉屬因緣皆無自
性如是觀時能破四倒不得人我定何所依
是名修觀如是修時覺息出入徧諸毛孔心
眼開明徹見身內三十六物及諸蟲戶內外
不淨衆苦逼迫刹那變易一切諸法悉見無
自性心生悲喜無所依倚得四念處破四顛
倒是名與觀相應不能具記云云佛坐樹下內

思安般一數二隨等正是此禪十六特勝者
釋名云云此從因緣得名修相者知息入知息
出者此代數息調息綿細一心隨息入時知
從鼻至膈出時知從膈至鼻隨照不亂知風
喘氣為麤知息為細入麤即調令細如守門
人知入知出惡遮好進澀滑輕重冷煖久近
難易皆知知息為命所依一息不還即便命
盡覺息與命危脆無常不生愛慢知息非我
即不生見若知息長短對欲界定知息徧身
對未到地除諸身行對初禪覺觀支受喜對

永樂北藏

妙法蓮華經玄義

喜支受樂對樂支受諸心行對一心支心作
喜即喜俱禪心作攝即二禪一心支心作解
脫即三禪樂觀無常即四禪不動觀出散即
空處觀離欲即識處觀滅即對無所有處觀
棄捨對非想非非想處觀棄捨時即便獲得
三乘涅槃若橫論觀慧即對四念處云云通明
禪者行者觀息色心三事無分別諦觀出入
息入無積聚出無分散來無所經去無履涉
如空中風性無所有息本依身身本不有先
世妄想招今四大圍於虛空假名為身頭等

第一五七册

六分三十六物四微一一非身觀身由心心
由緣起生滅迅速不見住處相貌但有名字
名字亦空如是觀息色心不得三性別異既
不得三事即不得一切法此是修相證者內
證真諦空如觀解次第通達此身色息分明
亦知世間天文地理與身相應能具三界禪
定能知非想有細煩惱破惑發真得三乘涅槃
槃委在禪門世間禪竟二明出世間禪者即
有四種謂觀練熏修觀者謂九想八背捨八
勝處十一切處通稱觀禪行人為破姪火必

須增想純熟隨所觀時與定相應想定持心
心無分散能除世間貪愛破六種欲有人著
赤白黃黑等色或著相貌端嚴或著威儀姿
態或著語言嬌媚或著細滑肌體或著可意
之人此六欲淵沉沒行者能修九想除此六
賊死想破威儀言語兩欲脹想壞想散想破
形貌欲血塗想青瘀想膿爛想破色欲骨想
燒想破細滑欲九想通除所著人欲又散想
散想除著意人此九既除於欲亦薄瞋疑九
十八使山動雖是不淨初門能成大事如海

中屍依之得度云云八背捨名云云背淨潔五欲
捨離著心故名背捨修者行人持戒清淨發
大誓願欲成大事端身正心諦觀足大指想
如大豆黑脹皴起此想成時更進如狸豆大
更如一指大更如雞卵大次二指三四五指
次觀跖底踵踝膝腓臑悉見腫脹次觀右
脚亦如是復當想大小便道腰脊腹背脅脅
悉見腫脹又觀右胛臂肘腕掌五指又頭頤
等從足至頭從頭至足循身觀察唯見腫脹
心生厭惡復當觀壞膿爛大小便道蟲膿流

出臭劇死狗已身既爾觀所愛人亦復如是
內破見我外破貪愛次住觀察除世貪愛次
除却皮肉諦觀白骨見骨色相異謂青黃白
鴿如是骨相亦復無我得此觀時名欲界定
次觀骨青時見此大地東西南北悉皆青相
黃白鴿色亦復如是密上此是未到之相又觀骨
人眉間出光光中見佛是初背捨成相如是
次第乃至八背捨發相具如禪門云云八勝處
者初兩勝處位在初禪三四兩勝處位在二
禪後四勝處位在四禪三禪樂多心鈍故不

立也前背捨緣中多少不得自在是故勝處
 更深細觀察少多好醜悉使勝知勝見如快
 馬能破陣亦能自制其馬云云十一切處者以
 八色兩心更相淡入廣普徧滿轉變無礙具
 如禪門云云練禪者即九次第定也上來雖得
 八禪入則有間今欲純熟令從初淺極至後
 深次第而入中間無有垢滓間穢今不次第
 者次第故名次第亦是無漏練於有漏除諸
 間穢故名練禪亦是均調諸禪令定慧齊平
 無間也阿毗曇明熏練但言以無漏熏四禪

今以無漏通練八地即是次第入無間三昧
 也熏禪者即師子奮迅三昧也前是次第無
 間入今亦是次第無間入亦能次第無間出
 除麤間及法愛味塵猶如師子能却能進奮
 諸塵土行者入出此法能徧熏諸禪悉令通
 利轉變自在如熏皮熟密七隨意作物修禪者超
 越三昧也近遠超入近遠超出近遠超住是
 禪功德最深故名頂禪於諸法門自在出入
云云又九次第定善入八背捨奮迅善出八背
 捨超越善住八背捨善入出住百千三昧即

此意也譬如畫師五彩相淡出無量色如世間果但以四大出一切五陰定法亦爾但以觀練熏修出生一切神通變化無種不備大經云菩薩住禪得堪忍地能持能生一一禪中皆有慈悲誓願道品六度諸行無不具足何者若於戒定中明觀慧即共念處單論觀是性念處通取戒定等境智文字等是緣念處又不淨觀破淨顛倒是身念處觀諸禪中心受苦樂三世內外受不可得破樂顛倒是受念處觀諸禪心以有心故造作善惡無

心則無作者破我顛倒是法念處觀心生滅前後際斷破常顛倒是心念處復次八背捨觀四念處九次第定練四念處奮迅熏四念處超越修四念處二乘為自滅度修此五禪成四枯念處不名堪忍地菩薩為化衆生深觀念處慈悲誓願荷負衆生成四榮念處是摩訶衍名堪忍地也問無色無身云何具四念處答毗曇云無色有道共戒戒是無作色以無漏緣通故此戒色隨無漏至無色也成論人云色是無教法不至無色舍利弗毗曇

云無色有色當知小乘明義即有兩意大經云無色界色非諸聲聞所知若爾四念處通無色亦復何妨問諸禪中但得明念處尚無正勤云何具道品答約位為言念處無後品修行為義念處具道品也大論云初修善有漏五陰於有為法中得正憶念即念處智慧也四種精進即是正勤定心中修名如意足五善根生名為根根增長名為力分別道用名為七覺安穩道中行名八正道初善有漏中已能具此何須見道方有八正若念處既

具三十七品者煥頂等例然觀禪既爾練熏修等亦然然菩薩於一一禪中隨所入法門慈悲衆生如父母得食不忘其子慈傷癡闇不從內自求樂從他外求耽荒五欲求苦得怖失憂諸欲無樂為此起悲夫欲患如是河能去之得禪定樂則不為所欺是故起慈有四弘誓也又諸禪中修六度者衆生縛著世間生活業務不能暫捨菩薩棄之一心入禪是名檀若不持戒禪定不發又入禪時雜念不起任運無惡是尸拘檢身口捍勞忍苦制

外塵不著抑內入不起是為忍初中後夜繫
念相續行住坐卧心常在定間念不生是名
精進一心在定不亂不味名為定若一心在
定能知世間生滅法相深識邪偽名般若一
切衆行皆於禪中具足一一禪中能生諸功
德慈悲荷負是故得名堪忍之地九三出世間
上上禪者即九種大禪如地持所釋今不具
論自性禪者即是觀心實性名為上定一切
諸法頗有不由心者心攝一切如如意珠此
九大禪皆是法界一切趣禪造境即真一色

一香無非中道二衆尚不知其名況證其定
前根本舊禪如乳練禪如酪熏禪如生酥修
禪如熟酥九大禪如醍醐醍醐為妙也復次
根本禪愛味心中修即成乳自度心中修即
成酪慈悲心中修即成生酥慈悲次第心中
修即成熟酥實相心中修即成醍醐餘四味
亦如是若不以實相心修皆名為麤若開麤
顯妙者阿那波那即是摩訶衍法界實相攝
持諸法離此之外更無別妙故知諸佛成道
轉法輪入涅槃皆在四禪四禪中見實相名

禪波羅蜜何況餘定耶此即絕待妙義定聖
行竟慧聖行者謂四諦四諦云云生滅四諦
慧者還觀九想背捨依正兩報腫脹爛壞不
淨之色是逼迫相現相三苦相是苦諦慧以
不起迷著依正作恩愛奴運動身口起三品
十惡業感三途等生生長相轉相二十五有
相又知世間因果不淨過患深愧馱恥終不
殺他活已奪彼閔身耽湏不淨隱曲求直離
合怨親間搆榮辱內諂外佞引納無度縱毒
傷道邪僻失真不爲不淨作十惡業慚愧羞

鄙行三品十善感三善道生亦是生長相轉
相二十五有相是名集諦慧觀依正不淨破
淨顛倒觀諸受即三苦破樂顛倒觀諸行和
合破我顛倒觀諸心生滅破常顛倒別相總
相善巧正勤如意根力覺道向涅槃門慈悲
誓願六度諸行等即大乘相亦是戒定慧相
亦是能除相是名道諦慧倒不起則業不起
業不起即因不起因不起故果不起是名寂
滅相亦二十五有滅相亦名除相是爲生滅
四諦慧無生四諦慧者觀不淨色色性自空

非色滅空如鏡中像無有真實洞達五受陰
空無所有解苦無苦而有真諦是苦諦慧知
集由心心如幻化所起之集亦如幻化一切
愛見與虛空等是名集諦慧道本治集所治
既如幻化能治亦如幻化是名道諦慧法若
有生亦可有滅法本不生今則不滅若有一
法過涅槃者我亦說如幻化是名滅諦慧雖
知五陰衆生如虛空而誓度如空之衆生雖
知集無所有而斷諸妄想如與空共闕雖知
道不二相而勤於空中種樹雖無衆生得滅

度者而滅度無量衆生約此即事而真論道
品六度等云云是名無生四諦慧無量四諦慧
者大經云佛說四諦若攝法盡則不應言所
不說者如十方土攝法不盡應有五諦佛言
四諦攝盡無第五諦十一但苦有無量相集滅道
等皆有無量相我於彼經竟不說之若是空
者空尚無空云何無量當知出假分別之慧
也此慧徧知十法界假實差別名苦諦慧徧
知五住煩惱不同名集諦慧徧解半滿正助
等行名道諦慧解半滿十六門諸滅門不同

是滅諦慧二乘但服四諦藥治見思病自出生死於分別則閑菩薩作大醫王須解診種種脉識種種病精種種藥得種種差約此起種種慈悲行種種行諸度道品成種種衆生淨種種佛土廣說如止觀云云是名無量四諦慧無作四諦慧者解惑因緣而成四也大經云寶珠在體謂呼失去憂愁啼哭但見其體及瘡不見寶珠及鏡唯有憂悲無復歡喜此迷道滅而起苦集若解瘡體即是寶珠則喜不哭因滅無明即得熾然三菩提燈此解悟

因緣即是道滅道滅即苦集苦集即道滅若爾則四非四四既非四無量亦非無量無量既非無量則假非假假非假故則空非空何但即空非空亦即假非假雙亡正入即寂照雙流大品去一切種智即寂滅相種種行類相貌皆知名一切種智寂滅相即是雙遮雙亡行類相貌皆知即是雙流雙照無心亡照任運寂知故名不可思議即無作四諦慧大經云無苦無諦有實無集道滅無諦有實實即中道如來虛空佛性如此觀時無緣慈悲

拔二邊若與中道樂修色非淨非不淨即空
即假即中非枯非榮中間論滅一切道品無
不具足徧捨十法界依正名檀中道道共到
尸彼岸名戒住寂滅忍二邊不動名忍二邊
不間名牢強精進入王三昧住首楞嚴名禪
實相般若名智慧無謀巧用名方便八自在
我名力無記化化禪名願三智一心中得名
智一波羅蜜具十亦具一切佛法一行無量
行無量行一行是如來行是名無作四諦慧
修此慧時即得住於無所畏地即初歡喜地

二十七

十二

離五怖畏謂不活畏惡名畏死畏惡道畏大
衆威德畏大經云不畏貪欲恚癡此內無三
毒外離八風則無惡名畏若言不畏地獄等
即無惡道畏若言不畏沙門婆羅門即無大
衆畏見中道則無二死畏實相智慧常命立
無不活畏得入此地具二十五三昧破二十
五有顯二十五有我性我性即實性實性即
佛性開佛之知見發真中道斷無明惑顯真
應二身緣感即應百佛世界現十法界身入
三世佛智地能自利利他真實大慶名歡喜

地也此地具足四德破二十五有煩惱名淨
破二十五有業名我不受二十五有報名樂
無二十五有生死名常常樂我淨名為佛性
顯即此意也地持說離五怖畏者修無我智
我想不生云何當有我愛衆具愛是離不活
畏不於他人有所求欲常饒益一切衆生是
離惡名畏於我見我想心不生是離死畏此
身命終於未來世必與佛菩薩共會是離惡
道畏觀於世間無與等者況復過上是離大
衆畏十地經亦同十地論解云是中第一依

身第二依口第三第四依身第五依意活者
依身所用衆具能資於生名資生生為活也
此就因中說果菩薩無此畏復次名字言說
皆依口失護名不為利養心不希望他人恭
敬故名無惡名第五依意可解三四依身愛
善道憎惡道無愛憎身故無惡道畏亦不愛
憎身故無死畏私謂不畏貪欲等無作集壞
不畏惡道此名無作苦壞不畏大衆此是無
作道立無不活無死畏此是見性得常無作
滅立復次破二十五有有能舍果有破故集

諦壞果破故苦諦壞得二十五三昧者道諦立見二十五有我性我性即佛性滅諦立破二十五有則無煩惱是淨德破二十五有果故無苦是常德得二十五三昧是樂見二十五我性是我四德宛然矣今釋二十五三昧名依四悉檀意一隨時趣立如人多子各立一名使兄弟不濫二十五三昧亦復如是各舉一名令世諦不亂豈可定執也二隨其義便各從所以而立一名也三隨事對當各有主治從對得名也四理實無名而依理立字

雖有四意多用對治約理以立二十五三昧也通釋二十五各為四意一出諸有過患二明本法功德三結行成三昧四慈悲破有一皆爾地獄有用無垢三昧破者地獄是重垢報處報因則是垢謂惡業垢見思垢塵沙垢無明垢其菩薩先見此過為破諸垢修前來所明根本戒破惡業垢修前來所明背捨等定伏見思垢修前來所明生滅無生滅慧破見思垢修前來所明無量慧破塵沙垢修前來所明無作慧破無明垢其破見思垢故

真諦三昧成破惡業垢塵沙垢故俗諦三昧
 成破無明垢故中道王三昧成三其菩薩自破
 地獄諸垢時句句皆有慈悲誓願冥熏法界
 彼地獄有若有機緣關於慈悲以王三昧力
 法性不動而能應之如婆藪調達示所宜身
 說所宜法彼地獄中若有善機以持戒中慈
 悲應之令離苦得樂有入空機以生無生慧
 等慈悲應之令得真諦有入假之機以無量
 慧慈悲應之令得俗諦有入中機以無作慧
 慈悲應之令得王三昧先自無垢今令他無

垢故此三昧名無垢也下去例如此畜生有
 用不退三昧破者畜生無慚愧退失善道則
 是惡業故退見思故退塵沙故退無明故退
 菩薩為破諸退修前持戒破惡業退修於禪
 定伏見思退修空七生無生慧破見思退修無量
 慧破塵沙退修空七無作慧破無明退見思破故
 得位不退真諦三昧成惡業塵沙破故得行
 不退俗諦三昧成無明破故得念不退中道
 三昧成本修諸行皆有慈悲誓願冥熏法界
 彼畜生中若有機緣關於慈悲以王三昧力

不動法性而往應之宜示何身宜說何法爲
龍爲象鷄鳥大鷲若有善機以戒定慧悲應
之令出苦得樂有入空機以生無生慧慈悲
應之令出有得無真諦三昧成有入假機以
無量慧慈悲應之令免空得假俗諦三昧成
有入中機以無作慧慈悲應之令出邊入中
王三昧成菩薩自既不退令他不退故名不
退三昧也餓鬼有用心樂三昧破者此有常
弊飢渴惡業苦見思煩惱苦客塵闇障苦無
明根本苦菩薩爲破諸苦修前持戒破惡業

苦修定伏見思苦修生無生慧破見思苦修
無量慧破塵沙苦修無作慧破無明苦破見
思苦無爲心樂三昧成破惡業塵沙苦多聞
分別樂三昧成破無明苦常樂三昧成以本
行慈悲冥熏法界彼餓鬼道若有機緣與慈
悲相關王三昧力不動法性而往應之示所
宜身說所宜法若有善機以持戒慈悲應之
手出香乳施令飽滿有入空機以生無生慈
悲應之令到無爲岸有入假機以無量慈悲
應之令遊戲於五道有入中機以無作慈悲

應之令淨於三毒根成佛道無疑菩薩自既
 得樂又令他得樂是故名爲心樂三昧也阿
 脩羅有用歡喜三昧者脩羅多猜疑怖畏則
 有惡業疑怖見思疑怖塵沙疑怖無明疑怖
 菩薩爲破是諸疑怖而修諸行修持於戒破
 惡業疑怖修諸禪定伏見思怖修生無生慧
 破見思怖修無量慧破塵沙怖修無作慧破
 無明怖見思破故空法喜三昧成惡業塵沙
 破故一切衆生喜見三昧成無明破故喜王
 三昧成以本諸行慈悲誓願冥熏法界彼脩

羅中若有機緣關於慈悲以王三昧力不動
 法性而往應之示所宜身說所宜法有善機
 者應以持戒身慈悲令離惡業怖有入空機
 應以生無生慈悲令離見思怖有入假機應
 以無量慈悲令離無知怖有入中機應以無
 作慈悲令離無明怖自證三喜令他無復三
 怖是故名歡喜三昧此前悉用對治立名也
 弗婆提有用日光三昧破者日朝出於東隨
 便爲名耳日譬智光能照除迷惑東天下人
 有惡業闇見思闇塵沙闇無明闇菩薩爲照

此諸闇故修前戒光破惡業闇修禪定流光
伏見思闇修一切智光破見思闇修道種智
光破塵沙闇修一切種智光破無明闇破見
思闇故一切智日光三昧成破塵沙闇故道
種智日光三昧成無明闇破故一切種智日
光三昧成以本行慈悲誓願冥熏法界彼弗
婆提若有機緣關於慈悲王三昧力不動法
性而往應之示身說法若有事善機以持戒
慈悲應之令免惡業闇有入空機以生無生
慈悲應之令免見思闇有入假機以無量慈

悲應之令免無知闇有入中機以無作慈悲
應之令免無明闇自既破闇亦令他破闇故
稱日光三昧也瞿耶尼有用月光三昧破者
月夕初現於西亦隨便立名月亦照闇例同
日光云鬱單越用熱燄三昧破者北方是陰
地冰結難銷自非熱燄赫照終不融冶北天
下人冰執無我難可化度若非智火慧燄無
我所心終不得度彼無我所乃是妄計猶有
自性人我法我真如我菩薩為破諸我修生
滅無生滅慧破性人我修無量慧破法我修

無作慧破真如我得人空成真諦智破得法
空成俗諦智破得真如空成中道智破以本
慈悲冥熏法界彼鬱單越若有機緣關於慈
悲以王三昧力不動法性而往應之示身說
法有善機應以戒慈悲令免妄計無我有入
空機應以生無生應悲令免性我有入假機
應以無量慈悲令免法我有入中機以無作
慈悲應之令免真如我自破妄我令他破妄
我故名熱燄三昧也閻浮提有用如幻三昧
破者南天下果報雜雜壽命等不定猶如幻

化此則從心幻出業幻出見思幻出無知幻
出無明菩薩為破諸幻從於持戒幻出無作
破結業幻從於禪定幻出背捨從生無生慧
幻出無漏從無量慧幻出有漏從無作慧幻
出非漏非無漏見思幻破真諦幻成無知幻
破俗諦幻成無明幻破中道幻成故經言如
來是大幻師彼閻浮提有諸機緣關於誓願
以本慈悲隨感應之自破諸幻成他諸幻是
故名為如幻三昧餘如上說四天王有用不
動三昧破者此天守護國土遊行世界則有

果報動見思塵沙無明等動菩薩修諸行破諸動成三昧誓願熏機緣感以本慈悲令他破四動成三不動是故名不動三昧委悉如上說三十三天有用難伏三昧者此是地居之頂即是果報難伏見思塵沙無明等難伏菩薩修諸行出其上破諸難伏自成三昧誓願熏他若有機緣以本慈悲令他得證是故三昧名為難伏餘如上說談摩天有用悅意三昧破者此天處空無刀杖戰鬪以之為悅比是果報中悅而末有不動業悅亦無無漏

道種智中智等悅菩薩為破諸不悅而修諸行自成三諦悅意三昧誓熏法界有機緣者以本慈悲令他意悅是故三昧名為悅意餘如上說兜率陀天有用青色三昧破者真諦三藏云此天果報樂青宮殿服玩等一切皆青菩薩為破諸青修第一義非青黃赤白而見青黃赤白第一義非戒定慧而戒定慧以戒破果報青以生無生慧破見思青非真見真非假見假非中見中亦復如是三青障破自成三諦三青三昧乃至感應成他三昧例

上可解黃色三昧破化樂天有赤色三昧破他化自在天有白色三昧破初禪有皆是果報白等例青色三昧大意可解白色三昧者初禪離五欲爲白未離覺觀故是黑見思塵沙無明等黑破此諸黑修諸行白自成三昧又成他三昧如上說種種三昧破梵王有者梵王主領大千界種類既多即是果報種種未見種種空種種假種種中破此種種修種種行自成種種亦成他種種如上說二禪用雙三昧者二禪獨有內淨喜兩支餘支與餘

禪共此即果報雙而未見雙空假雙中例如上說三禪用雷音三昧者此禪樂最深如冰魚蟄蟲是果報著樂又著空樂假樂中樂爲驚駭諸樂修諸雷音之行餘如上說四禪用注雨三昧者四禪如大地具種種種子若不得雨芽不得生一切善根在四禪中謂業種三諦種修諸行雨自生三昧慈悲應機主他三昧云云無想天有用如虛空三昧者外道非空妄計涅槃謂果報非空三諦皆非虛無修諸空淨之行自成他云云阿那含天用照

鏡三昧此聖無漏天雖得淨色但是報淨色未究盡色空如鏡未極明未知色假如鏡未有影未知色中如未達鏡圓餘如上說空處用無礙三昧者此定得出色籠即果報無礙未是空假中等無礙餘如上說識處用常三昧者此定謂識相續不斷為常此乃定報非三無為常化用常常樂常例如上云云不用處以樂三昧破者此處如癡癡故是苦乃至無明苦例如上云云非想非非想用我三昧破者頂天謂是涅槃果報猶有細煩惱自在乃

至無明不自在修行破之得真我隨俗我常樂我例如上云云此二十五皆稱三昧者調直定也真諦以空無漏為調直出假以稱機為調直中道遮二邊為調直故皆具三諦則通稱三昧又稱王者空假調直未得為王所以二乘入空菩薩出假不名法王中道調直故得稱王一一三昧皆有中道悉稱為王大經云是二十五三昧名諸三昧王即其位高義若入是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即其體廣義應二十五有機即其用長也無畏地中具

得二十五三昧種種力用須彌入芥不傷樹
木毛孔納海不燒龜魚雖處地獄身心無苦
變通出沒不動而遠即其妙義豈乃慧聖行
成能有是力也問三昧破有乃是涅槃之文
何得釋此答第三云破有法王出現於世隨
衆生欲而爲說第七法四意明文宛然具足又涅
槃明菩薩破有此經明法王破有彌顯其義
也明聖行竟二梵行者梵者淨也無二邊愛
見證得名之爲淨以此淨法與拔衆生即是
無緣慈悲喜捨也菩薩以大涅槃心修於聖

行得無畏地具二十五三昧無方大用爾時
慈悲是真梵行非餘梵天所修四無量心亦
非三藏通教衆生緣法緣等慈悲也以今慈
悲喜捨熏修衆行無不成辦大經云若有人
問誰是一切諸善根本當言慈是慈既是行
本故言梵行若依圓語亦如大經慈即如來
慈即佛性慈若不具佛十力四無所畏三十
二相者是聲聞慈若具足者是如來慈是慈
即是大法聚是慈即是涅槃慈力弘深具
一切福德莊嚴故名梵行三天行者第一義

天天然之理此語道前由理成行此語道中
由行理顯此語道後今約由理成行故言天
行菩薩雖入初地初地不應住以有所得故
修上十地慧十重發真修慧由理成行名為
天行天行即智慧莊嚴上求佛道故有聖行
天行下化衆生故有梵行病行嬰兒行也四
嬰兒行者若福慧轉增實相彌顯雖不作為
利益衆生任運能有冥顯兩益天行力有冥
益梵行力有顯益衆生雖有小善之機無菩
薩開發不得生長慈善根力如磁石吸鐵和

光利行能令衆生得見菩薩同其始學漸修
五戒十善人天果報揚葉之行又示二百五
十戒觀練熏修四諦十二因緣三十七品同
二乘嬰兒行又示同習六度三阿僧祇百劫
種相好柔伏煩惱六度菩薩小善之行又示
同即色是空無生無滅通教小善之行又示
同別教歷別次第相似中道小善之行皆是
慈心之力俯同羣小提引成就從慈心與樂
起嬰兒行大經云能說大字所謂婆和此即
六度小行而求作佛故言大字又云不見晝

夜親踈等相即同通教菩薩即色是空意也
 又云不能造作大小諸事大事即五逆小事
 即二乘心此即同別教別教非生死故無五
 逆非涅槃故無小乘心又云楊樹黃葉即同
 人天五戒十善嬰兒又云非道為道以能生
 道微因緣故即同二乘嬰兒也慈善根力能
 出假化物同小善方便引入佛慧作圓教嬰
 兒也經云不能起住來去語言如經云云又判
 麤妙開麤顯妙例可解云云五病行者此從無
 緣大悲起若始生小善必有病行今同生善

邊名嬰兒行同煩惱邊名為病行以衆生病
 則大悲熏心是故我病或遊戲地獄或作畜
 生形化身作餓鬼等悉是同惡業病如調達
 等又示有父母妻子金餅馬麥寒風索衣熱
 病求乳此示人天有結業生老病死之病又
 示道場卅七三十四心斷結示同二乘見思之病
 方便附近語令勤作三藏通教菩薩亦如是
 又同別教寂滅道場初斷塵沙無明之病是
 故菩薩悉同彼病徧於法界利益衆生次第
 五行竟問聖行證三地梵行證兩地天行病

行嬰兒行何不證地答聖梵兩行名修因故
論證地天行正是所證病見兩行從果起應
故不論證耳又有義經顯別義從地前各入
證經顯圓義登地同一證又地前非不修圓
登地非無有別互顯令易解故不煩文地前
別者戒行從淺至深證不動地定行從淺至
深證堪忍地慧行從淺至深證無畏地地上
去並同者豈有三地條然未別祇登地時不
為二邊所動名不動地上持佛法下荷衆生
名堪忍地於生死涅槃俱得自在名無畏地

無畏地從我德立名堪忍地從樂德立名不
動地從常德立名淨德通三處登地之日四
德俱成則無增減蓋化道宜然例如朝三暮
四之意耳從登地去地地有自行地地有自
證自行祇是修天行自證祇是證天行故不
別說天行證也若地前化他名梵行慈悲喜
是化他之事行一子地是其證捨心是化他
之理行空平等是其證此二地亦不條然登
地慈悲故言一子慈悲與體同故言空平等
耳地地有悲同惡名病行地地有慈同善名

